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九册目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四）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四）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史049-001

宋

寧宗皇帝

辛巳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春二月，金兵破黃蘄州，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攻蘄，知州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百計禦之。金旣黃州失守，金人併兵來攻，城始破，誠之併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宋元通鑑：金人圍黃州，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敵兵已集，大節自沉于江而死。時以誠之、大節二人等死，誠之果決，特爲褒贈立廟；大節避遁，等于棄城逃去。所載與綱目不同，今並注于此。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蒙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呼爾嚕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元帥府于黃陵岡。

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呼爾嚕、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衆趨邳州。蒙古蘇呼圖哩舊作叟魯忽禿，今改。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先是，穆呼哩以東平不下，將還，謂千戶薩里台舊作撒台塔，今改。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去。至是，薩里台以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旋爲金王庭玉取曹州，殺石珪。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

[illegible]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于是立貴和爲皇子，以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之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厚，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薨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寄[illegible]遠[illegible]及還臨安，以告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聚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遣使復歸，保長大慚。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爲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將帥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晗、游九功，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士豪拔擢，歷任效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

九月，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

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衽。彌遠益異之，至是立爲沂靖惠王後。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葭州及

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卜凱沁布（舊作塔海監府，今改）等宴穆呼哩于河南。且遣特格（舊作塔哥，今改）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十月，穆呼哩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州，自將兵攻綏德，破兩寨。）夏主遣蔑布（舊作迷布，今改）率師來會。蔑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蔑布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至是穆呼哩進攻延安，蔑布始對馬而拜。金元帥哈達（即完顏瓊，字景山。按哈達舊作合達，今改。後仿此）與納哈塔邁珠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兵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為四川制置使，益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績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益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蜀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

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迎全，大合樂以享之。全陰諭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必須若等一到，始遂成舟謀，爭舟楫之利焉。（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將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于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遣道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已而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齊州據之。事在十五年五月。）

閏十二月，遣使如蒙古。

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

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于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真德秀遺書彌遠，謂天意遠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未有可答天意者。彌遠不從。）

二月，金人復來侵。夏五月，淮兵擊敗之。

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因用兵，命元帥左監軍鄂和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知樞密院事時全副之，出潁壽，進渡淮，敗宋軍于高塘市。（今[illegible]高塘鎮，在[illegible]縣西）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鄂和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畋之，留三日。鄂和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宋軍襲之，金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進封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

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瞯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字德源，鄞人）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秋八月，長星見西方。

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崮降。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

穆呼哩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在吉州西）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字正甫，吉州人）令妻堅先墜崖，已從之，皆死。（考一統志，楊貞築牛心寨以拒元兵，子克敬、克[illegible]……）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從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相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

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非至計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
臺平陽太原吉州等帥兼受節制穆呼哩遂趨長安使
烏呼雅爾台布哈（舊作兀朝乃太不花今改）屯守之遂阿齊台（舊作安赤）
今改將兵斷潼關。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鄂和死之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初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
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于不可勸耶

蒙古主特穆津入西域滅回回國（明史西域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其國王瑪哈木特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尊為排罕巴爾猶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為主而無像設隋開皇間始傳其教入中國至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續綱目是條提綱書蒙古主入西域屠諸城滅回回國）

（大掠而還考元史太祖紀十七年壬午西域主札拉勒丁出奔與密里克汗合帝自將擊之擒密里克汗札拉勒丁遁去遣之不獲十八年癸未定西域諸城置達嚕噶齊監治之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據此則回回之滅與角端之見事隔兩年續綱目併作一條非是今于是條提綱但書蒙古主滅回回國而以折都角端之見附敘目中仍加已而二字以別先後按默德那舊作默德那哈木巴爾舊作派罕巴爾木巴爾舊作密里汗舊作札拉勒丁舊作扎蘭丁今並改）

先是蒙古主遣子卓齊特察罕台諾格德依圖類分攻
鄂托拉爾（舊作訛答剌今改）玉隴哈什等城自將攻達爾瑪（舊作蒲華）
城（方輿紀要諸城皆在今改）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紇今改）城（天方國亦曰天堂又曰默伽在西域極西考西域圖志和闐有玉隴哈什城所謂玉龍城也）
遂圍塔爾哈寒（舊作塔里寒今改）寨（方輿紀要在默德那地近天方）進薄回
回國其王委國而去（續綱目作逃）于是略定西域諸城

置達嚕噶齊（猶華言掌印官也）監治之已而蒙古主進掠折都
（印度也方輿紀要漢身毒國六朝及唐謂之天竺宋時謂之折都後又訛為印度有東西南北中五國所謂五印度也）次鐵門關（明史西域撒馬爾罕有鐵門峽兩崖如斧鑿其中有門色如鐵番人號為鐵門關也舊作撒馬兒罕今改）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
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還蒙古主怪之以
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
今大軍西征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
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班師。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孝順（河東人按侯孝順舊作侯小叔今改）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

穆呼哩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出河中

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孝順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
浮橋而退穆呼哩以天應子翰科（按翰科舊作斡可今改）代領
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嚕岱守河中阿嚕岱惟恃
（舊作阿祿帶）河中孤城不可守有言親視果不可守則棄
之遂以兵攻之築不可守與河中為表裏今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
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
能成故撤守樓櫓
（舊作阿魯帶今改）按阿

二月蒙古穆呼哩卒于解州
穆呼哩自河中師還至解州聞喜縣以疾卒穆呼哩
雄勇多謀與博爾濟（舊作博爾朮）阿爾拉（舊作阿剌）博勒呼（舊作博爾忽）
拉袞（按博爾濟舊作博爾朮阿爾拉舊作阿剌博勒呼舊作博爾忽）
（舊作赤老溫今改）俱以忠勇佐元太祖創業賜號

為都爾本庫魯克（書作掇里班，今改。）猶華言四傑也。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集賽（舊作怯薛，今改。）出官則為輔相焉。

夏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具置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轄鎮江兵，高忠振前忠義力數摘高友等勇過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庵下，併召涉帳前將校，于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邱壽邁攝帥事，全請以忠義為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制閫，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失。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八月，金將納哈塔祿格（書作納合六哥，今改。後仿此。）殺呼爾嚕，謀以邳州降附全，人殺之。

呼爾嚕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哈塔祿格殺之，遂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巴得之，以報全。全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援，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芻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濟棣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要赫德（書作牙吾答，今改。後仿此。）討殺祿格，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illegible]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illegible]會召國入對，國[illegible]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

食宗何來韋于[illegible]倚情狀逕豈無二親信大臣可顧命，而以傳位大事諉及婦人子，其說傳於妃嬪近侍亦何說，縱若而世宗一派則若彼[illegible]八終涉當側無疵情況之形已陷於[illegible]又安能[illegible]兵之論而不之[illegible]誤自利者唐此[illegible]傳聞，非[illegible]修史者分從而異其詞[illegible]當時實事也

非有威望不能消弭，蓋自謂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殂，子守緒立，是為金哀宗。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政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遂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啟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

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豐阿拉木（契丹人。按伊喇豐阿拉舊作移剌蒲阿，今改。）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柩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頊自稱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甲申　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

判官伊喇瑪阿拉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是爲理宗尊皇后爲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史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本朝封人石字介之谷之弟侍上時）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

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于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嚮自牖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

[illegible]

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九月詔傅伯成（字景初察之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字敬仲慈谿人）爲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詔傅伯成楊簡及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眞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珌（字懷古休寧人）吏部侍郎朱著（閩縣人緯之孫）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字容父東陽人）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講也首事不避權倖且惓惓于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爲對請帝崇獎直言名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問綱了翁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事御史徐楠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守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illegible]定諡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白鶴山亦名四明山在邛州西）

追封希瓐爲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爲榮王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

弟與夜嗣之

冬十月金及夏平

夏人自貞祐初與金以小故失歡構兵十年。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好于金稱弟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鄂春良弼報之

理宗皇帝

乙酉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既而竑討壬壬走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爲巴陵郡公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欲奉濟王而立之乃遣甫密告于李全全欲坐觀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脅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等乃僞爲李全榜揭于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疑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聞甚急召殿司將彭壬

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潘壬至楚州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謀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矯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聞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

起居郎[illegible]了翁[illegible]員外郎洪咨夔言故之[illegible]史[illegible]部侍郎[illegible]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illegible]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illegible]川之變[illegible]非濟王本志前有避逃之迹後有討捕之[illegible]本末灼然可考[illegible]陛下[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以爲然[illegible]秀曰若[illegible]此人才但當以二帝[illegible]紀帝曰[illegible]共咨夔[illegible]失[illegible]知吉[illegible]不諸決合入太[illegible]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illegible]季子）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元史作王縉）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況不死邪遂僞質裝易鎧仗間道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博囉（蒙古語呼哩之[illegible]舊作[illegible]今改）言狀且乞嗣帥博囉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錫納台（[illegible]乃台[illegible]舊作[illegible]今改）國伯率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仙[illegible]將蘇鐵樹擁衆來拒天澤

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界無極，（今屬正定府）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已而武仙復叛，真定……天澤以……）
（武仙之兵入真定，擊仙，仙復走西山，……漢將阿海……復晉……今屬正定府）

二月，李全作亂，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

許國至鎮，（……楊氏……）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問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眾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激致仲，偽遣全逕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令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騰及庭，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

（全歸，本朝非人，……淮西都統……不相假借……全心報國，……）

不樂，慶福揣國之語，各亦愛先令，慶福覘國亦懼。既而全欲往青州，遂國許留，自請日後所事，若其……

……得請，必拜國大嘉，……家人日……

（……楊氏……一……人日此宗室也……）

……

語僚佐曰：……（……）將不從……者……攻南……之計。

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吏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頰，流血，敗而南走，亂兵焚官寺，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為賊有，視兵數十人殺國於城樓，縊殺之。伏道中宵，乃走，且慶福首殺變先，以報。其後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有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命屬意於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任責慶福不能彈壓，致亡義之喝，斬數人，上表待罪。制不問，擢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淮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且之，賊眾乃悅。（……晞稷至……以恩府……）

（……面手足……罵矣）

三月，葬永茂陵。

（史臣……）

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

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深忌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今兩淮新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齎來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揮涕。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

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攻全又敗全退保山蜩抽山陽忠義軍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通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泗州以壁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守安靜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偕其定實以蒙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孛勒和（舊作孛里今改）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通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實將兵與俱數千義斌不之疑而留所部實骨肉之家偏不遺也且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勒和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約勢迫即赴孛勒和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在內黃縣西）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要其後遂擒義斌誘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

[illegible]

邪遂死之于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晉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兗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諡文忠）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詳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以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所王事者眾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都下謁遂家客者為耳目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台必能辦此事彌遠喜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字孝先光之孫）三人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于是給事中王塈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玉隆宮咨夔亦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罷於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為成犬[illegible]）

冬十月蒙古主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

以西夏納仇人齊拉克和嘉琨（舊作亦臘喝翔昆今改）及不入質

子也

以李知孝爲右正言

知孝附史彌遠而已與眞德秀魏了翁之類直乃上疏陰詆之[illegible]進拜右正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眞德秀祠祿

先是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言甚切直史彌遠竄夢昱象州時魏了翁出關餞夢昱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夢昱尋卒于貶所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誣詆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職罷祠知孝復上言乞追削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擬并[illegible]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奏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輸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聞者笑之[illegible]

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給京軍糧錢

以軍興給在京諸軍糧錢有差出戍之家倍之自是慶歷以来以祥雨雪寒咸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

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丙戌二年金正大三年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

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諡文達沈煥字叔晦定海人直華文閣諡端憲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illegible]

三月進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趙汝愚凡二十四人圖形其上

蒙古圍李全于青州

全扎剌山東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壘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得生路全曰數十萬勁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如兄歸于是全留青福還楚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悸殂子睍立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陷德旺憂悸而殂國人立睍 [illegible]

諡德旺曰獻宗

八月金罷益政院

金主開設益政院于內廷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為說書官 [illegible] 雲翼天資雅重能文明于政事 [illegible] 同為時所重

至是罷之

以徐晞稷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將欲歸之以晞稷與全厚議易帥劉琸雅意恢復使鎮楚州鄰統彭託趙范亦不能代琸從史彌遠乃以晞稷代琸知盱眙

冬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琸以眾降金

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以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千為自衛夏全請從琸素畏其狡不許全托自以貲墾飛琸更疑自琸止夏全是欲逗遛盱眙琸猶懼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琸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何不往 夏全許然節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城內琸夜懼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家盡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 [illegible]

酒殺孫武自盡于是轉盤為奴以與楊氏遂逐珂遂圖楚州 [illegible]

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珂精兵尚萬人然束手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珂踰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留中錢粟悉為賊有珂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珂還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己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珂自劾未幾死

丁亥三年金正大四年 春正月以姚翀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以姚翀寬厚李全多驍故命之翀既至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翀其為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聞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寓治僧寺中極意媚之

贈朱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帝先讀日文公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奥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以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嘗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帝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illegible]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 [illegible]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 [illegible] 食其軍全欲降懼衆與異乃焚香南北拜欲自經而使其衆鄭衍德 用

則叛已可謂知爲衣有身恐綱有那今北歸亦必非福
全乃降于蒙古
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
六月戊申朔日食
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遂殺劉琸以姚翀制楊紹雲兼淮東制
置使改楚州爲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兩間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
歸功于朝福知之亦欲殺慶福于是二人互相猜忌不
復相見一日福偽稱疾不出翀使慶福往候之福乃譟
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獻于翀
翀聊大懼時楚州自叛全之亂餉猶有節餘翀遂不續贍

翀籍稱帥府所發餉與衆兵乃收翀兒翀從之翀許以朝廷
援降未上至是福乘衆怨以李全妻楊氏謀召翀欲逐翀
全而楊氏不由就李貴反左右散去福兵欲害翀翀衣
從校之衣免去縋城夜走歸盱眙州死朝廷以淮亂
相仍遣帥必斃始徵制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
以歸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
權守視之治盱眙州銘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
蒙古主鐵木真以夏主既納蒙古元太祖二十二年
蒙古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
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遂避暑于六盤山夏主見窮乃

主既力屈出降遂殺於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幾萬人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誘李福斬之
李全之黨以賑濟錢糧不繼屢有怨心全將國安用閻
通欽以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價可以衆生
而劉慶福爲不善怨訐村發使我曹無所衣食以張林
邢德亦在楚自謂皆受朝廷恩中道分間貳令歸于此
豈可不與朝廷分患于義深當爲全所誤在人則問曰
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
妾楊氏以獻遂訪求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福
將者數百人有鄭衍德等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妾

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
朝皆喜
詔知盱眙軍彭忱及時青經理淮東八月忱招張惠等執
時欲忱及總管范成進時青并兵往楚州使便宜
竄戮李全餘黨忱待假不爲患等所畏得機不敢自決
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欲令區畫青恐
禍及己遣人報全于青州遂延不決惠成進以朝命專
委青不及己乃歸盱眙殺與逃忱乘其醉縛之渡淮以
盱眙降于金金人以惠爲總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
完顏彝和成之

蒙古以李全行省事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専制山東[illegible]金帥全遂以蒙古[illegible]及袒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削年號揚綵尖朝其至遂留揚州不還子義深弃金國安用殺張林[illegible]以日[illegible]郭統制亦為全所殺既而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冬十二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

時全敗完顏鄂和于龜山故也。

蒙古兵入關外[illegible]大散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方輿紀要[illegible]

先是蒙古自鳳翔徙京兆入之關中大震及是蒙古復以兵破[illegible]武階[illegible]鄭損棄河州[illegible][illegible]淮上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illegible]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illegible]析津[illegible]東至邳州之源雀鎮[在邳州東北]東西二千餘里以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繕邊備以防南使密命樞臣[illegible]

蒙古主特穆津殂于六盤山少子圖類監國。

蒙古主在六盤山病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年六十六葬起輦谷廟號太祖[起輦谷在[illegible]方輿紀要云[illegible]諸帝皆葬此不加築為陵]第四子圖類監國

[史臣曰太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illegible]夏其[illegible]數[illegible]偉[illegible]甚衆惜乎當時史官不備或多失于紀[illegible]]

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寅[illegible]閩待制咸之子]死之。

蒙古兵薄西和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破寅謂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毋劣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右文殿修撰諡襄節]

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三月金將完顏彝[illegible]大敗蒙古兵于大昌原[在[illegible]]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忠孝軍提控完顏彝[illegible]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破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

中授定遠大將軍□□提控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
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性狠戾陳和尚御之有
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
登陷陣金倚以為重已而□□□□復敗蒙古于衛州
在□北。後又敗蒙古將□特蒙古乃求海人□□作□六年。凡頁合上例同谷在正大入名世作迎不秦馬梁海修作
今非曝七盤山蒸驗較河新道七倒開谷在西安府盛阿淮设七盤山取道故有倒回之名
秋六月壬寅朔日食。
冬十一月雷。
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秋八月蒙古諤格德依立是為元太宗。

諤格德依自和博在和林北舊作霍博今改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
以太祖遺詔召諸王畢會議立諤格德依時圖類監國
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圖類曰此社稷大計若不
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諤格德依即位于和
林東之庫騰阿喇勒在和林東舊作庫鐵烏阿剌里今改之地時庶事草創儀
制簡率楚材始定册立朝儀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
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
有忤意或鋸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
絕之。
冬十二月蒙古始定賦稅
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以史天澤等為萬戶分守中原
蒙古主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扎喇本名蕭乞剌□□□今改
為萬戶分統漢兵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隸
天澤平陽太原等路隸黑馬
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蒙古太宗二年春正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范葵時丁母憂詔起復不許及李全叛俱從起復。
蒙古立十路課稅所。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廩無斗粟尺帛之儲于是近臣別迭等
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
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
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
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
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
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
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
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夏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
命遂襲知揚州翟朝宗。
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令知東南利舟楫
諜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
遣人泛江湖市桐油諸筏順勢南下大冶舟艦船日推

[illegible]

口及海相絡時昕試舟于劍陽湖在淮安府阜寧縣北與鹽城寶應分界又海洋復以樵上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覬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遊說于朝復請建閫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椿潛入京師焚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于是先朝兵甲盡毀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兩道以趨通泰[illegible]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羅致亡命過盱眙城

瀆縣舊曰鹽城今縣屬淮安府知揚州翟朝宗縣尉兵卒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搗鹽城戍將陳益樓翼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遣幹官王備懇全退師全不許留卿耕墾今自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且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逃大懼乘民舊保一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命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龍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攝州事趙范趙葵謀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秋八月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illegible]仙敗走劉嶺關在[illegible]縣西亦名虎[illegible]關

先是天澤嘗攻仙仙自西山敗走汲縣[illegible]金復封仙為恒山公統府衛州蒙古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哈達[illegible]來援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諸軍合攻之仙遁天澤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

李全遣將[illegible]浴河[illegible]命為水軍又結趙葵以蒙古[illegible]人[illegible]金得米自[illegible]入[illegible]城以[illegible]朝廷[illegible]恐賊不[illegible]何力[illegible]義北賊戍淮民之語聞者大息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主帥衆入陝西金以完顏哈達伊喇蒲阿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

初[illegible]至陝西與和金行省伊喇[illegible]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寨六十餘所遂逼鳳翔金以[illegible]河[illegible]行省闕鄉以備之

十二月，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合師擊敗之。

李全寇至揚州灣頭（即茱萸灣，亦曰灣頭，東塘注見前），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璥夫得史彌遠書，許增兵五千，令以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說全，以書示之。全笑曰：「不相勸我降，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絕邪？」擲書不受。璥夫恐，亟發牌印送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發師，雄勝、寧淮、武定、强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帑，將趨揚州。聞范、葵已入揚城（全謂鄭衍德曰：我欲先取揚州，渡江，留苗勁兵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宜塞其河渡邪？衍德曰：今惟有徑搗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三城（志傳）（周顯德中克揚州，韓令坤以故城大難守，于城東南隅築小城以治。已而李重進改築子城，故城之南謂之西城。宋紹興中郭棣知揚州，以舊城遺址築大城。復就故城築堡，建築大城，謂之三城也。）。幾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民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束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

[illegible]

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命諸門以輕兵牽制，葵帥將士出堡砦內攻之。全分兵諸門拒戰，日晡至未，殺傷相當。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將數十，殺傷亦衆，敗之。

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立皇后謝氏（天台人，故相深甫之孫）。

后父渠伯早世，后家破壞，后躬親汲餁。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謝深甫有援己功（楊后立于寧宗嘉泰二年，時深甫為丞相，贊決），（史楊后及深甫傳俱不言援立之事，惟謝后傳載之，今依綱目從謝后傳。）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后生而黧黑，瞖一目，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疾病，及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辛卯　四年，金正大八年

春正月，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在揚州府城北。按新塘下遂逆猶）。

全□日城上，范、葵遣將出揚州東門挑戰，全走上城，官軍躡之，賊墮甚衆。范入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兵別城，加引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賊退奔頭

別隊自東北馳至范陂揮步騎夾淨橋格鬭並出爲三迭陳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賊遂大潰收走始全謀反巳成然多顧忌且懼其衆不順而遣陳者欲挾全爲亂遂賀成之故令夫計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辭非致討罪支爲標攻賊不得逞乃謀不利全始大悔巳而置酒高會于平山堂行保寨候卒識全於亂敢挾爲號以告范范密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誘之全望見突鬭而前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逐之全趨新塘新塘淖深數尺

會久晴浮淺塵如煤埃全騎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舊長槍二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也卒揮其兵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二千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推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退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退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子汝楳史彌遠壻也奏請倚閫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總精授勅故能成功

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

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哈達與阿拉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華字文舉隩州人）諭之哈達阿拉以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人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阿拉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微此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哈達阿拉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善努戍之

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

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五月淮安五城皆賊所據俱破斬首數千焚其柵萬餘家淮北賊餘赴援舟師又敗焚其水柵東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旻

趙必勝全子才等夜焚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耳遂絕淮而去其黨國安用張惠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國安用降蒙古以爲山東路都元帥

安用從李全妻楊氏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爲都元帥行省山東

蒙古侵金使綽布干（舊作速不罕今改）來假道宋七月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

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圖類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

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圖類然之至是言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圖類先趨寶雞綽布干來假道于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至沔州青野原（注見前）統制張宣殺之圖類聞綽布干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圖類入武休破興元遂陷仙人關（注俱見前）

蒙古圖類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今漢中府洋縣北有華陽山元魏置華陽縣以此名後廢）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棧道名與興元相近今棧有焦崖鎮）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在寧羌州東南）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後周置元省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閬中縣界）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果東下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注俱見前）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

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蒙古主從之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太廟火

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榯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某執降官其（時太常少卿度正上疏言修宗廟之制不合于古茲孫與其亡與行之彌遠謂當議之遂不肯合稽相合餘南史上疏留為二月以和異議不肯從正守因那合州人今不傳之可徐謂史守與翁）

蒙古攻金河中府取之

蒙古主圍河中金完顏慶山努棄京兆東還簽樞草火鄂和元帥板子鄂和（俱將名一得鄂和以草火燒之一嘗以呼宮中牙牌為板子人以其號稱名故加此號以別之）閉城大而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破草火鄂和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鄂和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鄂和在鳳翔為監戰奉御稱陽（皆作六兒改發仍乱）所創有陳及攻河中總帥同赴召議西遂衛鄂和今日防秋與杖遣遼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

冬十月蜀口諸郡降于蒙古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李塈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字敏若彭州人）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厚推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

蒙古伐高麗

以其殺使將殊古（[illegible]古今改也）。

十二月蒙古圖類入饒風關十二月渡漢江金完顏哈達伊喇豐阿拉自順陽（漢後邑晉置郡宋為縣元省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還鄧州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圖類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今河南許州金為昌武軍節度使）歸德（金改宋應天府為歸德府今河南歸德府）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粟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哈達豐阿拉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一名沃哩呼斯烏林嗒朔州靜邊官莊人按沃衍舊作斡烈烏林答今並改從[illegible]）武仙兵皆會之遂由鄧順陽圖類將兵屯漢江哈達豐阿拉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江而後戰孰是張惠阿達茂（舊作按得木今改）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腹必為所潰豐阿拉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illegible]）渡哈達豐阿拉進至禹山（在南陽府鄧州西南）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前山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後分三隊而來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合蒙古兵少卻其在西者望豐阿拉親軍壇統甲騎後而突之金兵幾不振（壇舊作[illegible]今改）力戰始退哈達曰彼眾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擊之必勝矣豐阿拉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達豐阿拉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哈達豐阿拉且戰且行之際蒙古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乃敢入鄧州城懼軍士逃潰匿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郭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illegible]）（[illegible]金天興元年）春正月以孟珙（宗政子）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軍皆帖然珙又刱平堰於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

[illegible]

甲申入壘河經衡水。（創壘太今永[illegible]步河在偶水跨九郡陽縣西南入衛水）
阜建通天橋八十有三丈。撤田十萬頃。立十社。三帳使
軍民分屯。邊備豐足。珙又命忠順軍家口諸馬官給錫
粟。瑪盆蕃。自是以將略起。後數刻襄陽
以史嵩之（字子申，鄞人。）為京湖制置使，
知襄陽府。
蒙古主自白坡（即白坡鎮，在懷慶府孟縣西。故宋以河為斷，留[illegible]此後雞）渡河攻鄭州。
遣其將速不臺圍金汴京。
[illegible]
圍類以師來會。蒙古主遂入鄭州。遣速布特攻汴城。金
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城大難守。商珙所築裏城決不可
守。外城決不可棄。于是決計守外城。修樓櫓器具。時京
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
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假借所用。得百餘人。又
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四萬并丁壯
一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
能軍矣。（金主命[illegible]）
金完顏哈達伊喇蒲阿拉引兵援汴及蒙古圖類戰于三
峯山。敗績。（[illegible]）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蒙古兵自鈞山之戰潰後而北所過州縣無不殘破。

自唐州以遷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
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
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今開封府禹州）沙河（鈞州東北）。蒙
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
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距鈞州二十五里。雨雪
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哈達等遂發。蒙古
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
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
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
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
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
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考金史楊沃衍傳。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部曲勸之降。沃衍[illegible]自縊死。與此紛歧不同。）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
馬戰。而蒲阿拉已失所在。哈達乃與富察鼎壽等以數百
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圖類與金相持。遣瑯布
哈（[illegible]）齊拉袞
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于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哈
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圖類言曰。汝家所
恃。惟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
何待。蒲阿拉走汴。[illegible]
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止以數騎夾之。請圖類問其姓
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

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
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
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
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完顏哈達
走蒙古兵追擒之械至官山(在鈞州東北)圖使欲降之往復
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
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二月金陝西諸將棄潼關東還蒙古追及之于鐵嶺(在陝州盧氏縣北)蒙古殺之。
初金聞蒙古兵入饒風關遣圖克坦烏登(舊作徒單兀典今改)行省
閿鄉以備潼關圖克坦拜扎為陝西總帥便宜行事會
阿里哈(舊作阿里合今改)傳旨召烏登援汴烏登遂與潼關總
帥納哈塔赫伸(舊作納合合閏今改)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
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金守將
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烏登發閿
鄉軍十萬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
多散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
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
至鐵嶺欲戰而饑憊不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
餘兵遂大潰烏登赫伸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
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

[illegible]

蒙古[illegible]德金行省作爲紐[illegible]名十八舊作石盞[illegible]今改
命穆爾蘇禹錫守鄭爲禹錫[illegible]取得不破
金復以完顏薩布為右丞相。
先是完顏薩布謂都事商衡(字平叔曹州人)曰古來宰相必用
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薩布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
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
攻汴日急財賦殫竭金主大懼平章政事博索(內族名希[illegible]出世祖諸孫按博索舊作白撒今改)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
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薩布為相且指汴京民軍
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蒙古圍洛陽金警巡使強伸(河中射糧軍子弟)力戰却之
蒙古立砲攻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四千及忠孝軍
百餘守禦而已留守薩哈連(舊作撒合輦今改)疽發
于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
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為府僉事(伸貌極醜陋而膂力過人)
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
人百為[illegible]之城上率壯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
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
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
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于百步外所擊無不
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終不
能拔乃退

金遣曹王鄂和[舊作訛可今改]為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
古退軍河洛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
荊王守純子鄂和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
蒙古為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舊作阿虎帶今改]
請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
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
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金以方議和不敢與戰城
中諠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時新雨淖泥沒脛忽
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于道傍老幼遮擁至有以手攬金
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

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
傳令勿放砲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
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
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蒙古不退汝等死戰未
晚也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illegible]
[illegible]
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蘇布特知不可
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

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illegible]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
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
之間參政瑪格達[舊作赤盞合喜今改]以守城為己功欲率
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南陽郡王]曰城下之盟春秋
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耶瑪格達怒曰社稷不亡君
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先是蒙古
攻城時金主封邱東北隅后陵被發秉文曰春秋新宮災
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金
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
功賞有差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
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

金命其平章政事完顏博索致仕
博索怯懦無能復命攻郡軍士怨憤其不職博索不自
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曰我妨賢路久矣得
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既上之金主已而遣使持詔至其
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博索懼一夕數遷至以混
雜卒百餘為之衛軍士無以洩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
而後已

五月金汴京大疫。
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
詔以疫後國戶籍逃亡者以厚利給有司俟征
之以助國用。

[illegible]

秋七月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

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

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為兗王行東京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安

先是金徐州軍亂國安用入據之部將張興[illegible]於是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illegible]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張進率兵入徐圖安用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謀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由宿州從宜東僧努[illegible]自通于金直僧努以聞金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賜姓改名且以蒙顏河湖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軍多[illegible]

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八月遇蒙古于京水[illegible]

初三峰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十萬人屯留山[illegible]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總帥完顏呼沙呼[illegible]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illegible]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從至京水又[illegible]蒙古兵[illegible]兵應仙思烈等[illegible]不戰而潰仙亦敗走還留山客省[illegible]呼沙呼[illegible]中[illegible]三日[illegible]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illegible]

閏九月彗出于角

[illegible]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所隱諱請[illegible]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illegible]伐之

[illegible]師衆入海[illegible]蒙古[illegible]

[illegible]代[illegible]軍

金括粟民間

金主以和議既絕權兵再舉乃復括民兵為守禦備遂括京粟以完顏珠[illegible]等[illegible]

士之益尉以推舉為名承勅諭民曰汝當從賊指出東
如一日擢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者否既而[illegible]
復以進奉東之且實官及令民且進十第為御史大夫
內族哈準一名[illegible]復觀進用建言京城括
粟得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哈準為參知政事與凡永
李蹊復括之[illegible]

冬十月金[illegible]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為[illegible]信軍
蒙古闊端[illegible]
隴[illegible]六[illegible]
[illegible]
令以[illegible]便宜總帥
[illegible]以戰功為[illegible]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將領皮痛
過但[illegible]發家資率衆告助[illegible]郡教之宜納遂於金主

以阿沙阿爲平章總州世[illegible]知府事二人[illegible]
以抗蒙古及阿沙阿鄂王東下而潰乃以世[illegible]之世
[illegible]自令節[illegible]城將職
詔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蒙古將遣王檝[illegible]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
聞朝臣皆以為可遂[illegible]之果獨趙范不然曰宣和海
上之盟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
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
南地來歸

金上守將出并河北蒙古蘇布特復圍汴
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群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
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蔡
在蘇布特從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
乃起完顏白撒為右司郎中同[illegible]歸德城雖堅久
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蘇布特則鄧下
亦不可往今[illegible]一決然汝州戰
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且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若
使彼兵在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
以息搖入之心此上策也[illegible]必
殺然後[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十于大慶[illegible]

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特嘉等帥軍扈從參政訥蘇肯（前完顏訥蘇肯字正甫蘇嚕之弟長訥蘇肯舊作奴申今改正）樞副兼知開封薩尼雅布（舊作習捏阿不今改後仍此）等留守金主乃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呼沙呼援兵至口子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金主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諸將請幸河朔金主從之蒙古蘇布特聞金主東走復進圍汴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二

宋

理宗皇帝

癸巳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春正月金主守將濟河使完顏阿勒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博索伏誅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什嘉紐勒輝送糧千五百石至（□城作春蒲□汴見前）東六軍給糧遂回招船二百艘布爲橋金主遂渡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能濟蒙古將輝格納（舊作回古乃今改）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德希（舊作賀都喜今改）力戰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北岸望之震懾遂次蒲麻閣（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北）遣博索帥師攻衛州于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博索遂退歸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躡其後戰于白公廟（在衛輝府汲縣東）金師敗績博索棄軍東遁金主進次魏樓村（在大名府長垣縣西）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博索至稱白公廟軍已潰北兵近在咫尺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阿里哈（舊作合喜今改）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翼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珠嚕塔克錫布（舊作术甲塔失不今改）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梟博索斬殺之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將陵人金主東走以立爲外城西面元帥）作亂以梁王從恪（衛紹王之子）監國而囚之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

[illegible]

蒙古。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歸軍敗，始大駭。會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訥蘇肯及富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至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訥蘇肯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璵等十餘人，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燕京人）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遂遣款請蘇布特[illegible]。蘇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始信其實降也。（[illegible]）

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

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蘇布特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蘇布特，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灼，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圖克坦氏、梁王、荊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等赴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蘇布特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潰，蘇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死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入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決。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孟珙擊金武仙于順陽，破走之，遂復鄧州。

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伊喇瑗互相掎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帥師遇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四百餘人。繼又敗金人于呂堰（在[illegible]）

襄陽縣北。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今有驛在南陽府淅川縣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伊喇瑗孫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贊晝見于[illegible]

是時者胡微珙言于史嵩之曰。許劉之人宜因其歸土。使之[illegible]因其人以為之長。少緩[illegible]

五月。金富察官奴[illegible]劫其主守緒于[illegible]八月同納代誅

先是。富察官奴作亂。殺元帥什嚕紐勒渾人。從右丞相李蹊等[illegible]殺之矣。

以同納權參知政事。同納又數敗蒙古特穆德克軍于亳州。[illegible]還歸。排參知政事[illegible]則元帥至是益驕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日悲泣。語近侍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困耳。[illegible]乃與內侍局令宋珪[illegible]奉御紐祜祿溫綽[illegible]等密謀誅官奴。且問蔡州城郭池深。兵多糧廣。[illegible]之以救護。

[illegible]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illegible]

入[illegible]運米四百斛至歸德。[illegible]金主意遂決。論同納以幸蔡。同納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此號于眾曰。敢言南遷者斬。眾以同納為無君。詔金主早為此[illegible]金主遂與珪等謀伏甲相[illegible]中。而令溫綽伏于照碧堂門間。同納進見。溫綽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同納中創投城下以走。溫綽愛錫追殺之。忠孝軍[illegible]皆擐甲[illegible]金主親撫慰之。于是金主亦以門[illegible]救忠勇。留以安反側。

[illegible]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illegible]蒙古兵復至。伸力戰。蒙古稍退。[illegible]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illegible]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塔齊爾。[illegible]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掖使北面。伸拗頸南向。遂殺之。

金主守緒走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兜[illegible]以青黃繖[illegible]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入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illegible]家[illegible]朕無德。

言從寔嚴輕之時既
而少者今時尤非此
以衆人心…攻耗呼沙
呼…微…而
誠…出中門佳…
賜…之道使…
從…用何得…其…國
未必…而不可救
者國…同心…
…以爲左右手…

令汝輩歲朕亦無足言者汝輩有志祖宗之德可也綏
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亭和六十里遣蒲察琦等中
蒲艾滿日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
及入蔡父老羅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歎泣金
主亦欷歔諭以完顏呼沙呼爲御營右丞總領省院事
烏庫哩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附見仍
參知政事富珠哩小洛索等時有大中小三洛索皆內族故以其名
簽樞密院事呼沙呼有文武材事無巨細
李蹊爲之遼士括馬籍治甲兵未嘗一日忘本金主幸
蔡衆之志近侍久困睢陽郾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
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呼沙呼惟深

居燕坐嘆曰太息而已既蒙古兵去蔡差遣商賈頗能
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在汝陽城上
爲遊息之所呼沙呼切諫乃止呼沙呼定進馬遷貨稍
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
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擾于馬警呼沙呼稍曲杖之金
主論呼沙呼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以全
乃謂呼沙呼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
于資…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
不侵。一日不在此之樣…小人之情縱之太過則驕驕則難制
雪之禍…閑亂之罪亦有司繩之太過耳今欲易亂
難。不宜變亂威賞必由中出則臣任其責上聞之
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於
烏庫哩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夜譖于金主以謂
食尚供焉言金主怒遂呼沙呼…
以致譖蠶攢成矣多不…

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

發耶律楚材之謀也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
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
其大砦石穴山在馬蹬山東南與馬蹬山相屬今屬…以馬蹬沙窩岵
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
則岵山沙窩孤危矣珙乃遣兵攻離金砦殺戮盡是夕
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圖馬蹬殺獲
山砦遂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子順復破默候
里砦于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
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請與婦人三百偕
逸歸歟招安撫以往珙料仙勢窮必上岵山絕頂窺

伺乃令焚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
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
烏也烏也舊作兀沙惹今改擒七百三十人乘勝中如山蕭森珙進
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
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略明
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遲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
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
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
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
六騎遁去降其衆七萬人…
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塔齊爾伐金取唐州金使穆

延烏登等行省院事于息州

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庫哩和爾歡（舊作烏古論黑漢今改）戰死城遂降官軍戰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庫哩瑚嚕（舊作烏古論忽魯今改後仿此）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穆延烏登（[illegible]）爲尚書權樞密院富珠哩中洛索帥忠孝軍五百赴之。

九月壬寅朔日食。

金人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阿爾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

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卽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賂是貨之也付之金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爾岱至宋朝廷不許。

蒙古以兵來會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孟珙帥師會之

金主拜天于節度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蒙古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齊爾大喜益修攻具[illegible]下之許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主時沙呼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嘗詣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既而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柔中

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麾死戰進逼柴潭（在汝寧府汝陽縣南）立栅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珙召麾下謂曰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illegible]縣西入汝）于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總帥富珠哩中洛索帥精銳夜出西門入宋營沃油其上將燒兩軍營攻內城[illegible]兵先登之伏于隱處[illegible]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　僅以身免[illegible]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珙沙呼命築[illegible]爲備及西

城壁兩甲皆不能入但于城上立柵以枝呼吸撝三
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
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
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
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
或辱于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
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又殺廄馬犒之然其勢
不可爲已

金徐州降于蒙古行省右丞相完顏確布死之

時徐州節度使郭栗與行省驗今作約降徐州總帥麻琮與破
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受迫于蒙古兵議出降麻
布那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單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
琮遂以州降蒙古

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薛極字會之武進人爲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參知政
事封史彌遠爲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死

彌遠以帝即位之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勳
勞且至宜加優禮于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醴泉觀
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十一將吾悉皆拜官秩遍人
日而死

十一月刑部侍郎梁成大等有罪免

時成大權刑部侍郎有言其之提舉鴻禧觀刑部尚書
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恩以貪黷苟賤無恥遂褫祠命
既而諫臣交劾莫澤貪淫枝吾工部尚書李知孝依欲
媚權姦稱之爲三人皆諂事史彌遠排斥諸賢爲成大
尤心術險惡凡可賊害忠良者率嚴身爲之四方賂遺
列置堂廡以觀之欲其效尤鄙知孝亦鄙其爲人
至目所不堪者但目與成大同傳耳卒皆廢死天下快
之。

詔改元

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
爲己任收召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爲元端平
以洪咨夔王遂字去非字舜俞之元積後爲金壇人爲監察御史。
帝親政方且飭名咨夔爲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
日今日之務孰急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
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稱之翼日與王遂並拜御
史咨夔請遂日彌遠無臣之罪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
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責
政殿學士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觀善類爲附史彌遠韶奪
部尚書又劾趙善湘鄭損
失江淮判襄蜀淡人心
將罷免胺損皆落職

十二月下旬免。

極與胡榘字仲友、聶子述、趙汝述，皆史彌遠拔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甲午　端平元年。（蒙古太宗六年。金天興三年。）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宗室承麟。（承麟[illegible]是為末帝。）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主及其尚書右丞呼沙呼死之，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太祖建國至承麟，凡十主，合一百二十年。）

蒙古兵以元日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

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託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宗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即位，時孟珙師已向南門，萬衆競進，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禦，而南城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啓賞天與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呼沙呼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知事急，即取寶玉置于幽蘭軒（在汝寧府城內，一名幽蘭閣。），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呼沙呼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于是參政

富珠哩小洛索、烏凌噶瑚圖克（[illegible]舊作[illegible]，今改從此。）、總帥元志、元帥裕色頭（裕色頭舊作玉山，今改從此。）、赫舍哩柏壽、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殂，帥群臣入哭，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宗。哭未畢，城已陷，諸將共逃其屍，火焚之。奉御完顏絳山（[illegible]）收哀宗骨，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齊爾分哀宗骨及寶玉法物，（[illegible]）

[illegible]

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

[illegible]

以陳蔡西北地分屬宋，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

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穆延烏登以息州來降崇下旨追殺之

烏登行省于息州與諸將飲因以歌酒爲樂師士縊 [illegible]

及蔡州破乃與宿城卑 [illegible]

令殷。 [illegible]

民因奉烏登爲丞相中路崇爲平章與城南遷途從徙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 [illegible]

月宋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

蒙古因濟用安敗之敗走徐州蒙古復兵攻徐用安投水死 [illegible]

以賈貴妃弟似道涉之子（字師憲）爲籍田令

似道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常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詔太常簿朱揚祖告河南省謁八陵

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拓往省謁八陵尋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

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哈拉海舊作好海今改）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 [illegible]

史丁遊言史嵩之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之變 [illegible] 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嵩之要亦盲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懼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五月賜徐李燔李道傳等諡錄其子

詔贈李道傳及陳宓（字師復）樓昉徐宣胡夢昱等死上疏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遺孫復官錄用其子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六月詔復濟王竑官爵

太常寺簿徐僑 [illegible] 當侍講因陳友愛大義請復乃命復故官爵存問檢視墓域以時致祭 [illegible]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殺崔立以降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

說范殺立抑私嫌而用
以忠定之而自當殺之亂
而但擁強兵可殺之人
猶謂可時以為不可誅
未免自我實開其端

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
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
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
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
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且狂寇殘除吾境之利
也師之害簿行簡書在告上疏曰以國有可除之邊亦
原有可復之機以人力為之直有大有為之會則事之
有成國可以爭而不虞也不要而之大無功而實事力之
不可乃以緩有功而全十不可必明月之無以新大覺宜不適
敢忘重遣將練兵諸吏足食而今將之卒食亦可以及食之
臣恐民方未可以動而自方已先勢力失敵堅持堅固定
為國論以絕紛紜之說皆不聽邱岳字山甫泰人
村異字子召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
京都尉李伯淵李琦等素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
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陰與立謀備禦之策
六月伯淵等燒封邱門以致驚動立亦不安伯淵等乃來
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就馬
上抱立從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蕭（？）
殺苑秀折希顏亦為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
號于眾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
當殺之否眾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
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啖之以
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趙葵師會全子才于汴秋七月葵將楊誼等入洛陽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
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
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
對葵督促益急乃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

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
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
日糧七月徐敏子啓行還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
百人潛赴洛陽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
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
復引兵南下
八月宋趙范還自河南
初朱揚祖謁陵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
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
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趨汴非旬餘不達吾選
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發東京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
珙與二使者夜疾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揚祖
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
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棄汴
而歸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
之楊誼至洛陽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
黃紅傘者衆方駭視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萬中楊誼
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所擠入洛水者甚衆誼僅以
身免是晚有戍卒亦告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
陣衝敗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于是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朔日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在開封府）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北黃河之溢之水勿灌）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狼狽收召叛卒本各削一秩除臣秩有差鄭清之力辭政不許乃行師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

詔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屯原終為君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恐實要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冬十月詔真德秀進讀大學衍義

十二月蒙古使王檝來

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程芾為蒙古通好使

詔孟珙屯黃州

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漢北（[illegible]）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以珙為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illegible]）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闢堡砦以處流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寨安鎮淮二砦（[illegible]在今黃州府黃梅縣）柵以居諸軍

蒙古城和林（[illegible]見）

蒙古以和林為會同之所于是城之周五里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貴誼字立道居仁子）

夏五月德秀卒諡文忠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illegible]）

不置史臣以是忌之輒撤不用而其閒忽彰反歸舒將大用則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爲多

六月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復以參知政事召之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久之召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起）

蒙古主使其子庫騰等（舊作闊端今改）分道南侵

蒙古主命子庫騰將塔海等侵蜀特穆爾克及張柔等侵漢琨布哈及察罕（初名[illegible]…[illegible]）等侵江淮

秋七月蒙古將琨布哈侵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閘（在今[illegible]）而還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

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乎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然若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己將斯人之禍會蒙古庫騰入蜀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庫騰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閉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庫騰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以令師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庫騰責其材械

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暫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爲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爲參議官

蒙古庫騰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進圍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字允叔同慶府人彬十二世孫）將兵救却之

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庫騰自鳳州入西川（[illegible]）攻城（在今[illegible]）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illegible]）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曰制置使趙彥吶（[illegible]）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舍是召兵退守內郡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見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

一（注見前。）入六股株，（在漢中府畧陽縣東北。方輿紀要：此卽白馬關也，亦曰九股樹，舊置巡司。）去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險，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已而蒙古大至，沔州遂破，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卽往救之，半夜截戰，蒙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

丙申 三年，春二月，蒙古初行交鈔。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鈔爲額。

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了翁固辭不拜。尋罷。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三旬，復以遠督爲非，召之還，而帝不悟。了翁固辭求去，不允。既而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言曰：了翁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督府之命，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旋有召旨。臣不知國家人材有如了翁者幾人，既召還，處以台輔。不報。李韶字元善與縣人。）

九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叛降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黄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撫馭，于是旻、伯淵焚襲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于邊陲，至是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

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金銀鹽鈔不與焉。亂作，南軍將李虎等乘火大掠，所積一空。詔削趙范三官，仍舊任，未幾以臺諫言，罷之。

夏四月，下詔罪己。

時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失，兵潰，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泳字叔永，潼川人。）草詔罪己。泳以監察御史王萬（萬字處一，婺州人。）忠亮有大志，精于邊事，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屬失亡之餘，恐亦不可令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爲條具沿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

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

初，蒙古雖事進取，降戶皆以與將士，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始括戶口，以大臣呼圖克

五月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
葵兼知揚州帶田治兵邊備以防（不許合肅）
秋八月蒙古攻[illegible]
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從遷洛陽）楊惟
中（字彥誠弘州人）見之以兒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
見樞甚喜特加重焉及南侵命樞從惟中即軍
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將秘
德見欲坑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
得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
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
以徒死無益隨我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學

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得聞程朱性理
之書。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時清之行簡爲左右相）
（不從）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庫春遂入成
都。
曹友聞帥師扼僊人關蒙古攻武休關興元欲趨大安
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
爲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
隘（[illegible]）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
銳萬人夜渡江（[illegible]）潛江流溪設伏
約日敵至鳴鼓舉火內外夾擊已而蒙古兵果至萬[illegible]
迎戰令諸軍燃火友聞親帥精兵疾馳至隘下入龍虎
頭（[illegible]）萬聞之出隘日與友聞會內外兩軍
皆殊死戰會大風雨兩軍交以雨衣代鐵甲經泥淖
不利北馳蒙古增鐵騎四面圍友聞數日此殆
天乎吾有死而已乎是殺所乘馬血戰愈厲與萬俱死
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十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
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鎮俱破殺掠庫春次于成都
四蜀所在唯夔州一路及瀘川府路所屬遂合州順慶
府（[illegible]）而已（[illegible]）
冬十月蒙古破文州（[illegible]）知州事劉銳等死之（[illegible]）

庫春兵攻成州又攻文州劉銳通判趙汝曏嬰城固
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
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僮有麗
汝[illegible]子幾六歲欲棄置猶下拜受之左右感慟城破銳
及其二子自刎死汝曏被執蒙古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
人。
封陳日煚爲安南王。
先是日煚遣使入貢故有是命。
十一月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韡（字子華侯官人）分
道拒之。
瑰布哈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棄城遁瑰布哈合兵

州人馬翼戰義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沿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孟珙引兵敗蒙古特穆德克于江陵。

先是特穆爾克攻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已而又破鄖州及荊門軍特穆爾克復攻江陵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部民兵）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旗幟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事邱岳敗之。

蒙古攻真州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

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在揚州府儀徵縣西相傳為伍子胥入吳處故名）以強弩射殺其驍將一人敵兵少卻岳曰敵兵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礮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礮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遣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三日皆引去

丁酉嘉熙元年春二月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

初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正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諡文靖）

贈少師

蒙古額哷卜察克（[illegible]）[illegible]叛攻之。考[illegible]

初蒙古太祖時蘇布特擊奇卜察克（[illegible]）由庫勒[illegible]（[illegible]）至太和嶺鑿石開道與其酋伊勒吉（舊作下里吉今改）等遇縱兵奮擊衆潰恐陀逆收其境與察[illegible]諸部千戶通立一軍及蒙古主即位陀[illegible]金命諸王巴圖（舊作拔都今改）[illegible]分討西域諸部至是莽賚扣擊奇卜察克至濟蘇哈雅其酋巴齊瑪克遁匿海島會大風刮海水其淺可涉遂進屠其衆生擒巴齊瑪克復進兵俄羅斯（[illegible]）[illegible]

夏五月臨安大火。

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冤進士潘牥（字庭堅福州閩縣人）對策亦以爲言并及史

[illegible]

竊遣侍御史蔣峴覘之蹟也。上疏言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字實之，興化軍仙遊人）、劉克莊（字潛夫，莆田人）等鼓煽異論，并斥物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

自是廷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冤矣。

秋八月，蒙古校儒士于諸路。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字[illegible]，乾州人）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侵安豐。（宋以壽春府置安豐軍，元為路，明改壽州，今州屬鳳陽府。）知軍事杜杲力戰禦之，蒙古引還。

蒙古現有哈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移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攻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巴圖魯將所部校木，巴圖魯皆死，因為之攻城以自蔽。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魯多傷，而蒙古填濠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衛。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回。蒙古作壩，杲募北士齊衝路，士皆殊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安豐人）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葵置麾下，遂累功擢軍職焉。）

十二月戊寅朔，日食。

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斗，食將既。

戊戌二年，春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時兼督視淮南西路兵馬，兼督蘄施州。

夏五月，以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知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書院事，李宗勉（字強父，富陽人）參知政事。

嵩之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秋九月，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

以窺江左。于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于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為煨燼。又于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頃而墉上。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字康[illegible]）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于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郢州、荊門軍。

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並荊州，據江陵，備制司掎襲。」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荊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于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儒，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己亥 三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

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字成之黃巖人)、游似(字景仁南充人)、劉應起、李韶、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居福州)等，皆以不合逐去。時三相皆同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

三月，孟珙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秋八月，蒙古兵復破成都而去。

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死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今保寧府南部縣)入，部將來，將旗幟門為潰兵旗幟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向戰至石筍街(在成都府西門外)，兵散力戰而死。蒙古遂攻漢州、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引兵還。黼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冬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與之字正子諡清獻)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與之[illegible]以張九齡[illegible])

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

孟珙策知蒙古塔海號八十萬，而度其必道施黔(今施南府屬[illegible])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今荊州府)，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在歸州[illegible])。及蒙古至，珙遣將御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仍設備。蒙古破萬州(萬州今[illegible])，且將如峽州，珙遣兵迎拒于歸州大埡，[illegible]巴東，[illegible]夔州以全。

以陳[illegible]為國子司業。

以史彌遠之甥[illegible]為太常博士[illegible]

之蠱始以正志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所收者指實務
如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真德秀曰好名孟子所
不取然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
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怒乃召還歷官吏
部侍郎至是授可衆給事中相度以爲得師。
庚子 四年春正月，封見[illegible]。
臨安大饑。
饑者奪食于路市中殺人以賣盜于隱處掠賣人以徼
利日未晡路無行人。
二月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
珙條具上流事宜，繕課加蒙古于襄樊信陽隨州招集

軍民在郢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據其險潛兵擣
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于蔡遂兵火其積聚遂拜四
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
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鞅巴圖魯舊作愛里巴都今改
領之[illegible]爲條班諸郡將且門不擇險要立
砦柵則須屯兵以守民不失流離安排種則[illegible]民以
屯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illegible]夔州路
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
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illegible]
建始縣置縣令屬門庭[illegible]上惟官軍教
之則年民皆知戰守善嗚遂無事則耕敵至則出戰珙

[illegible]

下其法于所部行之
夏四月召史嵩之還以杜杲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杲在後使于微來
微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殺逐使歸其輸于
蒙古
秋八月喬行簡罷。
行簡乞仕乃以少師爲醴泉觀使尋卒。[illegible]
辛丑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
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
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

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
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
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
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
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黜之。
[illegible]
秋九月高麗王暾以族子爲質于蒙古
先是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至是蒙古令其
王暾以親屬爲質暾以族子爲質于蒙古
八月求遺書
冬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殂第六后乃馬真氏[illegible]

托里條內按舊作乃馬真 托里格訥舊作脫列哥那今並改

蒙古主諤格德依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人之五臟乎蒙古主悟為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脈絕六皇后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因請肆赦蒙古主許之赦發而脈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推太乙數謂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獵五日還至鄂特古呼蘭山 [illegible] 進酒極歡夜乃罷翌日卒 [illegible] 初蒙古主行

有以[illegible]

故為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于和林

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

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禦彌月諸將城存部將田世顯等送款于蒙古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破盡為蒙古所屠

十一月蒙古使伊拉瑪斯（舊作月里麻思今改）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

蒙古使伊拉瑪斯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拉瑪斯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毋辱君命已而艴抵淮上守將以兵會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伊拉瑪斯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屈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壬寅二年（是年以後蒙古稱瑪嚕格后稱制）春正月蒙古復侵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伊克那顏（舊作也可那顏今改）耶律珠格爾自京兆取道商房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沙市今在荊州府江陵縣東）一軍出江陵與諸軍會

又遣一軍屯涪州（注見）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宋置開州 [illegible] 屬夔州府）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奉命惟謹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在衛輝府輝縣西一名百門山下有百門泉故名）

先是蒙古以伊勒噶克齊（舊作牙魯瓦赤今改）行省事于燕京[illegible]氏公事以姚樞為郎中伊勒噶克齊惟事貨賂以樞為幕長分及之樞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金置明改縣今輝縣屬衛輝府）之蘇門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夏六月，徐榮叟（字茂叔，應龍之子。）罷。（榮叟于是年二月參知政事。）

中書舍人李韶言：遴擇之地，愛君類不勝于愛身，謀臣公議不勝于權勢。與史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韶忠讜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亦罷。

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

已而蒙古復破通州，屠其民。

九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一月，日南至，雷電交作。

詔避殿減膳，求直言。

癸卯　三年，春二月，以余玠（字義夫，蘄州人。）為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

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鉅戎之士為麤人，斥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甲天下，（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illegible]所入者二千五百餘萬緡，[illegible]之類不與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蹙。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于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

者，玠不厭禮接，隨其材而任之。遂于閬城大獲，（[illegible]）[illegible]城營山，（[illegible]）[illegible]城大良平，（[illegible]）嘉定[illegible]，[illegible]城神臂山，（[illegible]）其他因山為壘，棋布星分，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集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播州有冉琎、冉璞兄弟，有文武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丁丑朔，日食。

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乃瑪真氏稱制，鄂多拉哈瑪爾專政，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鄂多拉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

成淵之日，非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居於近臣寵暱之惟蔡坑十餘，及今入資其金在道文叙王卷而已。[illegible]

甲辰　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

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郎兼官大全見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折及史嵩之。嵩之為諫議大夫劉晉之所論，罷二人。

夏六月，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

先是，以文德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總兩淮軍馬。既而蒙古圍壽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河，[illegible]復其城。

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人]、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

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illegible]俱上書論嵩之深藏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眾。及其父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學及此，非可使聞于鄰國也。臣恐熟納忠，何敢武可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上，嵩之憾之，帝亦不聽。于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

冬十月，以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為左司諫。

史嵩之之久擅國柄，帝亦厭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illegible]，以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對，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則是其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終喪。執政白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之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不可。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良，早定相位。嵩之亦自知不為眾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金淵[字淵叟，[illegible]人]等有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illegible]伯大[字[illegible]，福州人]、李性傳、陳韡等赴闕下。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寀、監察御史江萬里[字子遠，都[illegible]人]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

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附、韓祥起居舍人韓祥
國子祭酒須容孫守仲附起居郎葉賁主管侍衛步軍
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世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
盤踞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諸洲能攻之嗣餘各貶官有
差。

十二月以范鍾（守□□□）杜範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出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宮禁之外一切□□□）曰擇人才。（謂□□□其所長用之）曰惜名器。（不濫加文臣以職武臣以□□□）曰節財用。（□□□）
列其□□□勿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以孟珙知江陵府
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在荊州府江陵縣東北）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
役。繪圖上之。

乙巳五年夏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illegible]

史嵩之既去元杰首論□□□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書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領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竟無成劉漢弼亦得疾卒□邪未遂府次為遣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閽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箸者（□□□）

丙午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秋七月□□□
冬□□□
官□□□
九月□□□
制置使
珙卒累贈太師封吉國公

入與瑛等以□□右折衷宋志皆撰而上進各色段與字
書以圖書擢拔名位學士皆進於□臨安史嵩之亦聲然
無嫌者進明□地焚香□□□□若
蓋然事外蓮貨色絕□味尤密于易學

冬十二月，召史嵩之致仕。

嵩之服除，有詔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字□明，番禺人。監察御史黃師雍，字□□，□州人。論其無父無君之罪，官詔□官遂寢。詔□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陛下不能正奸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宰大臣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願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詔不復用。

蒙古侵京湖江淮之境。

蒙古萬戶史權字伯衡，□人。擁兵淮南，攻虎頭關寨，在黃州府麻城縣北，與穆陵關相□，□□□□□界。拔之，進至黃州。

丁未　七年夏四月，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中使召問，清之方放浪湖山，宵稍晝夕不歸，詔曰始還入對，力辭不允。

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韡知樞密院事兼湖南安撫大使。

葵兼知建康府，韡兼知潭州。

秋八月，蒙古侵高麗。

高麗歲貢不入，蒙古伐之。自後十年之間，凡四易帥，拔其城十有四。

戊申　八年春二月，蒙古主貴由殂，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

蒙古主貴由殂于橫相乙兒之地，□□□□□□□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抱失烈門垂簾聽政，諸王大臣□不服。□□□不能□力盡因。

己酉　九年夏四月壬寅朔，日食。

秋九月，詔中外上書之錄。

朕臨御以來，詔求讜言，所聞皆鼓是非，為便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補于國者，必加精採，偏詖私邪，明為罰上，□□□□花問是非，綱不振。

下政罪文及其□□則內所□□論列去請之節。

蒙……不敢與……

庚戌　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李曾伯為京湖制置使。

曾伯，字長孺，□□人。

似道兼知揚州，曾伯知江陵府。

以趙葵判潭州。

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君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趙普□□□何書，□以趙普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冬，蒙古出兵至興元而還。

玠帥蜀數歲自詭有舉故地邀天子之寵上竊之敗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以著邊境稍息侵以驅逐而鄭清之所謂因慫恿其進兵于是急出師攻鄭有小捷至與元遇蒙古將汪德臣（世顯之子鞏昌州人）無功而返

宋

理宗皇帝

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夏六月蒙古主莽賚扣立（是爲憲宗）

初定宗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穆格（舊作木哥）大將烏特哩哈達（舊作兀良合台今改）等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錫哩瑪勒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錫哩瑪勒故在而議他屬將寘之何地邪烏特哩哈達等不聽共推莽賚扣即位于奎騰拉（舊作闊帖兀阿闌今改）之地追尊考圖類（舊作拖雷）爲帝廟號睿宗錫哩瑪勒及諸弟心不平共謀因察著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賚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在宣化府下獨石口北今方良要害金世宗納涼之地其地多金蓮花美而小故以名）

詔凡漢民在漠南者聽呼必賚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賚遣趙璧（字寶臣雲中懷仁人）召之既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illegible]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

史049-048

[illegible]

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呼必賚從之。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侵淮蜀。

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清之以老病同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叢忌立得罪正人清之之力也其再相則年益耄政歸妻子而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

以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時二援虛廣嵩之貨遊士上書擠已所得麻制已下眾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蒙古呼必賚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

自蒙騎取汴上諸部因留軍戍境上雖而淮等奸復降而請和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賚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于汴以莽哈（莽哈舊作忙哥今改）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佃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因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清口見桃源木河元...）（為蒙今鄭馬旺安府）劉障守之。

蒙古旭烈兀伐納摩（舊作那摩今改）為國師。

納摩西域人與兄鄂托（舊作斡脫今改）俱學浮屠定宗嘗命郭托齎佩金符奉使省民疾苦是蒙古主復命諸納摩總天下釋教（...）

壬子十二年春正月乙卯朔日食。

蒙古主蒙哥追奪定宗后烏拉海額錫（舊作...今改）...

蒙古主蒙哥以諸王密謀立錫哩們乃從太宗后...

丁丁各遣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錫哩們...以砥礪並賜死禁錮錫哩們于默多和之地

夏六月閩浙大水。

殿前奏...建劍郡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時關中大水留奉以為后親舊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同天意。

蒙古分漢地封宗親。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于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呼必賚遂請于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寡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賚遂分遣使成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供軍立從宜府于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和糴。

秋八月蒙古使呼必賚將兵攻大理。

[illegible]

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攻嘉定。嘉定守將

元用等夜鬭，力戰始却去。議者謂四師之[illegible]

以召之。

十一月，詔求直言。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具

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緩進，非其

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禥爲皇子，封永嘉郡王。

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爲言。至是下詔以母弟嗣

榮王與芮子孜爲皇子，賜名禥，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

忠王。

二月己酉朔，日食。

蒙古城利州。

蒙古以汪德臣先城沔州，至是又城利州，且耕且守，蜀土

不可復矣。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

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

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卌中皆戰掉失色，而

玠自若也。徐命吏執夔，退謂人曰：偏者中乃有此人。

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擁重兵居外，謀于親將楊成，成曰：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 宋理宗寶祐 五

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日嘉定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

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

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

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在漢州）

[illegible]遣部統金某往代。世安閉關不納，而

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于方叔。方叔遂

得以玠失利心，帝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

玠身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謙，帝不能平。會徐清叟

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體，陛下何不出其不

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當以玠握大權，召之或

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偃然。乃以資政殿

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爲宣諭使。（晦[illegible]授制置使）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illegible]）

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

閫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于勇退，

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

目于群小，故人多憤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illegible]）

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明年侍御史吳燧等劾玠聚斂罔利七罪，籍[illegible]）

冬十二月，蒙古呼必賚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呼必賚至以爲特們哈達總諸軍事，分三道進。[illegible]

馬由臨洮衞今元昌路臨洮府[illegible]此取道自洮州[illegible]行山谷二千餘

里至金沙江[illegible]乘革囊及筏以濟摩娑蠻主[illegible]迎降進

薄大理城大破其兵高其王段智興[illegible]分兵取附都部善[illegible]部

[illegible]

進入吐蕃其酋蘇固闍[illegible]懼而由降兵威所加

罔不款附呼必賚遂班師留兀特哈進攻諸夷之未

附者

甲寅二年春正月蒙古呼必賚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

樞從呼必賚征大理嘗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

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呼必賚據鞍呼曰汝昨

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呼

必賚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

相完呼必賚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使教民耕植

一月余玠遣兵城紫金山（在遂州府蓬亭縣北）蒙古襲取之

紫金山蜀之要地余玠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蒙

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

為蒙古所據

夏六月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尋司夔州

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出行于西蜀

者十有二年今者天警余玠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

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軍帥之余晦者當之臣恐

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蒙古聞之亦且竊笑

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成命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

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而以李曾伯代晦

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玠鎮蜀必擇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

怨誣奏惟忠潛通北國帝下大理獄鞫官陳大方鍛成

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

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冬十一月蒙古呼必賚以廉希憲（字善甫畏吾兒人布魯海牙子今作布哷海雅）為京兆宣撫使

希憲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呼必賚

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呼必賚善之

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驚服

呼必賚曰文武材也呼必賚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

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

雜戎夷尤號難治希憲請求民病抑強扶弱境內大安

蒙古兵城亳州

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據亳之利蒙古主

乃命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

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為宋

爲宋往來之道俱梁兩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道
壁立栅密爲偵邏由是樵無不逆。

乙卯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起居郎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
賤奇技獻笑媟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雷示威願聖明
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二月。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
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字子文金華人言國
家與蒙古本無深讎而兵連禍結。原于入洛之師輕
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子才劉子澄祠祿以爲
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蒙古呼必賚徵許衡衡字平仲河內人爲京兆提學
衡幼有異資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
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在泰安府東南水經注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得王弼易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
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氏書益有得遂居
蘇門與樞及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肥鄉人相講習慨然以道自
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
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雨土。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
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
史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
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帝俾天錫易疏
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
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
知之爲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爲右司諫
大全面藍色爲戚里婢婿諂附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
宋臣遂得寵于帝。以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

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
徙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
天錫以時雨土其異爲蒙古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
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宦
官享富貴耳聚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
天下乎會吳民列訴宦官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
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隸御莊不當白臺儀狀司亦
隱而下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而所以均役不中貴
人丹以撓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
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也了供繕修比年動曰御
前姦贓之老吏逋逃之兇卒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

舉手彼者皆聲其禁者助虐其驅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吏得書之曰內司之指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

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方叔諭崇嶓又以天錫之論方叔意也于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尤升猶以為未快嗾宗學入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于內侍初無預焉于是方叔以提舉洞霄宮。

西南夷並降蒙古。

烏特哈達自吐蕃進攻白蠻鬼蠻諸部考唐書蠻有東西爨西爨為白蠻東爨謂之烏蠻又有大勃弄下勃弄此所謂大鬼主也鬼主猶渠帥故又謂之鬼蠻也所向風靡羅羅斯今雲南諸府境及阿伯兩國與阿伯俱蠻部名大懼舉國以降又乘勝攻下阿魯諸夷西南夷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八月以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槐嘗言于帝曰害政者三戚里不奉法一執法大吏擅威福二皇城司不檢士三害不去政且廢願日上除之于是嫉之者滋甚

丙辰 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

夏四月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帥殺然求去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

[illegible]

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思會稽人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人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等宜中字與權永嘉人于遠州。

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國家者無不為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璫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覺悟大全嘗遣

客私于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牒發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至大理寺欲以劫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嘩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嬰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遂擢益恣橫用事

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字聲伯樂清人〕
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
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妄議國政士論翕
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
秋七月以程元鳳〔字申甫歙州人〕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九月監察御史朱熠〔溫州平陽人〕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
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
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
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有經常綱解欲寬民力必汰冗
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蒙古城開平府〔在宣化府獨石口東北本金桓州地元置府後加號上都明改衛永樂中徙衛于獨石故城遂廢。〕
初邢臺人劉秉忠〔字仲晦〕英爽不羈以家貧為府令史
日因案牘事不愜乃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今乃汨沒為
刀筆吏乎即棄去隱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武安注見前〕尋為僧
下天寧寺往雲中南堂值呼必賚遣人召僧海雲邀秉忠
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
及邢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
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凡征
伐謀議皆以咨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會之
所呼必賚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桓州注見前〕東灤
水〔注亦見前〕北之龍岡〔即古卧龍山在古灤水下城北今名巴爾呼爾呼山〕為吉詔秉
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磻〔字渭臣臨川人〕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
事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同簽書院事。
時閻妃有寵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于朝門
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
督促太峻權宜周家施于御藏之條科寶冊泥封下同
官吏之文檄將焉乘之無乃偏向而附斷之有無事無全
微關係甚大蓋宋臣領書詐印泥劾能之。

己未五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字道父潛之兄〕參
知政事淵未至卒。
淵有才略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
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荊湖制置使召還未
至卒
蒙古呼必賚命阿拉克代爾行省事于京兆
或讒呼必賚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拉克代爾行省于
京兆劉太平佐之鉤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略
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且俟終局日
入此罪者惟劉哈瑪爾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呼必賚
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兄也大弟臣也事難與較遠

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
釋及呼必賚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
罷鈎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攻襄陽入其郛
蒙古董文蔚（文蔚藁城人俊之子）既城光化棗陽儲餱糧命
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
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頃
之即成至曉兵悉渡衝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
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夏六月蒙古將烏特哩哈達入交趾屠其城
烏特哩哈達遣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拘留因及至洮江（即富良江上流自安南國路洮府北與程考宗南入交趾合一道自洮江流分二派江之左一派江之右交入）

趾與其王陳日煚戰大敗之蒙古得前所遣使于獄中以
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瘴
不能堪班師
秋八月蒙古主分道南侵以其少弟阿里克布克
守和林
蒙古諸王伊遜克（伊遜克舊作塔察兒亦）駙馬納陳（納陳舊作納陳今改）
伐宋無功蒙古主亦怒前使彼因之伊拉瑪斯死餘使者至
始釋還乃命諸王阿里克布克居守和林阿蘭答
爾輔之自將南侵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入蒙古主由
隴州趨散關諸王穆格由洋州趨米倉（米倉山名在保寧府南江縣北與大巴山接）萬戶布爾察克（舊作孛里叉今改）由漁關趨沔州
回鶻貢于蒙古
回鶻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萬錠蒙古主
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或有此何爲卻之賽
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以爲言蒙古主稍償其值且禁其
勿復有所獻
戊午　六年春二月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
光祖爲沿江制置辟任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
江陵以汪立信（立信六安人）辟從孫汪文說（文說字）主幹爲參
議官
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遁

蒙古將紐璘（紐璘珠奈人安竺爾之孫舊作紐璘今改）前進欲會
都元帥阿爾圖（阿爾圖舊作阿答胡今改）于成都擇之遣安撫劉整（整字武仲）
（鄧州人破城人）等據遂寧江箭灘渡（在潼川府遂寧縣東涪江津渡處）以斷東
路擇之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擊宋軍敗擒其將遂
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大淵天水人）等守劍門及靈泉山
（靈泉山在成都府東簡州界今）自將兵取成都紐璘命阿爾圖死將
璘遇樹擊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
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
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蒙古入西域下克什密爾（克什密爾舊作乞石迷西今改）
（西域國名在印度西北境東南與痕都斯坦接）

初蒙古遣宗王旭烈伐西域至是旭烈以錫勒們沙巡（舊作揚馬那顏今改）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凡什密爾十餘國轉鬭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於蒙古遂留鎮西域。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不能。

秋九月蒙古主莽賚扣入劍門冬十一月破鵝頂堡（在保寧府昭化縣西南方輿紀要鵝頂當作苦竹城。劍州前有鵝頂鵝頂堡蓋以此名。）擒將閬蒙古主攻漢中遂留紐璘和卓（舊作密里火者今改）劉哈瑪爾等守成都行帥紐璘攻馬湖（金沙江下流也舊州今敘州府江由此入于大江）獲守將張實（按元史得張實人重...與張實...）

遣招苦竹隘（在保寧府劍州北小劍山臨巨壑）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蒙古主復攻嘉陵江（前見）至白水（即白水江源出陝西階州文縣流經昭化縣西北又東南合嘉陵江）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字子明天倪子）天全之急攻取之楊立巷戰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撫其餘眾十一月進圍長寧山（在昭化縣西南平湘驛）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蒙古十人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宕於山（山名在閬州廢縣東北縣在宋屬長府治此）大獲山（見前）運山（舊作運山見前）石泉（軍今龍安府）龍州（今龍安府見前）等將劉淵元珪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雅遂山轉運使施某不屈死蒙古諸王穆格略齊

兩淮略地還引兵來會

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蒙古將李璮（全子或曰本衛州人全養為子）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

璮取漣海拔四城殺官軍殆盡淮揚大震似道抗章引咎詔特與放罪。

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峽州以援蜀。

詔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移司紹慶（今四川黔彭縣彭水縣宋置紹慶府治此）士璧遂進師歸州與光祖迎戰房州蒙古少郤。

蒙古主莽賚扣入閬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

蒙古至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大淵尋遣馳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呼喇推濟（舊作李忽蘭吉今改）曰大淵宋將可謂盡道之乃單騎至城下呼未開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拽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罰不行而求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違（堅守以）盡殺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為都元帥

己未開慶元年冬十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

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嵩之卒之似道等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烏特哩哈達掠靜江府（注見），遂圍潭州。

烏特哩哈達率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砦名，在廣西南寧府東北山。烏特哩哈達由交阯進兵北為九道），衝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特哩哈達，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蹴賓州（與下象州俱唐置，今並屬柳州府），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烏特哩哈達掠官軍後，命其子阿珠（舊作阿朮，今改）擯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時向士璧知潭州，力守，聞尚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楚市，大戰，蒙古少却。南楚市在長沙府善化縣西嶽麓山南湘江濱，其東曰良市築。）

二月，蒙古主莽賚扣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殺之，毀于閱武場。蒙古主乃自引兵趨合州，自雞爪灘渡（雞爪灘在合州東北嘉陵江中），直抵城下。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蒲擇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將紐璘議攻，師文德乘風泝江搏戰，方得入重慶，即率艦縱橫于涪陵江，所上史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而還。）

秋七月，蒙古主莽賚扣殂于合州，餘衆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蒙古主亦殂于合州城下。（立凡九年）

（廟號憲宗）諸王大臣用二驢，蒙古給輜棺殯之北行，合州圍解。

（蒙古主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不效他國。平孔下壁之術，凡行事必躬親之，辦鮮亦出其也。或傳其中飛矢云。）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呼必賚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

呼必賚將兵渡淮，遂自將由大勝關（在河南汝寧府羅山縣南），張柔由虎頭關（注見）分道並進，官軍皆遁。呼必賚至黃陂（今縣，屬湖北漢陽府），民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穆格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訃告，呼必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乃登香爐山（在黃州府黃岡縣西），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在湖北漢陽府黃陂縣東南），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在黃岡縣西北，與武昌府江夏縣分界），其南岸即滸黃洲（注見），宋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呼必賚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字彥）等鼓棹疾趨，士叫呼畢登。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破臨江（宋軍，今為臨江府，屬江西），知軍事陳元桂（撫州人）死之。蒙古遂入瑞州（本筠州，宋寶慶初改名，今為瑞州府，屬江西）。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今南昌府），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瞋目叱罵，遂死。

之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
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還之付孫等言大全鬼
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
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亦相
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婪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
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

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
大夫致仕。
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
臣險士設爲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
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蕭鑑字文
義分寧人高鑄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
來登小門省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洪炎字若晦與人
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爲搏噬奸黨盤據血脈貫穿以
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鑄等韜營州軍帝不聽
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
慶元城壁預聚議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
器大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
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
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
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
報。
蒙古呼必賚遣使招諭鄂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
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

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荷達等引兵至賈似
道亦兵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哲辰巴圖魯奇卜察克
人舊作苫徹拔都兒今改領兵伺隙入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
者出鬬哲辰巴圖魯戰敗死塲逢恃其武勇殊易似
道欲見其督戰即戰之曰魏市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
似道親勞始出否則使兵士譁于其門呂文德諂事似
道使人訶曰宜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
在軍中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二人而忌文德
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于蘄草坪一名李坪
在黃岡縣北今爲將獲之
諸路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沅全至潭江西大震兵

潛用御史饒應子言，殺似道于漳州。及難下，密令部兵衞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蕪湖坪，候騎白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與似道別，及似道與日，北兵皆不光明，後偉南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劉整再與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呼必賚引還鄂州許解。

蒙古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賚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報，以蒙古主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呼必賚亦聞阿里克布哈謀立，阿里克布哈

克遣托郭斯舊作脫忽思今改括民兵，因集羣臣議。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陵州曰：今國內空虛，塔齊爾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豪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願大王以此機為念，與宋議和，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從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諸王會喪和林，命王子精吉木世祖長子，舊作真金今改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呼必賚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遂拔營而去。

十二月，蒙古烏特哩哈達引兵過湖北，潭州圍解。

呼必賚既還，命張傑閻旺以偏師候烏特哩哈達而北

縣，[illegible]舊作[illegible]今改將兵迎之至是，烏特哩哈達解潭州之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呼必賚中統元年。春正月，蒙古[illegible]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截其殿卒于新生磯。新生磯在[illegible]西北。

蒙古兵作浮橋新生磯，烏特哩哈達兵至，保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既還，隱和輸歲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數，上表

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還朝。

[illegible]王雖死，蒙古呼必賚封其子俱為王。

有氣如匹練亘天。

蒙古主呼必賚立，史為元世祖。

先是，呼必賚北還，諸王哈丹舊作合丹今改穆格塔齊爾會于開平，勸進。阿里克布哈遣使馳告，惟阿里克布哈不至。廉希憲言于呼必賚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且天下大計，呼必賚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蒙古主召許衡至開平。

理宗聞之建儲之事忠王[illegible]
[illegible]
……
有以自取之也

默于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再援之責潛欲殺己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意欲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

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奬諭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虎臣范文虎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忌達在軍中嘗侮己言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在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舊作大必閣赤今改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設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元主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有監有府外則有行省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蒙古以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副之。

蒙古阿里不哥稱帝于和林。

阿里不哥聞呼必賚已立命阿蘭答兒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賞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將渾都海舊作渾都今改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謀以關隴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火者青居乞台不花舊作乞台不花今改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于和林

蒙古以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爲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爲左丞元史百官志中書省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五月文謙罷。

文統本李璮幕屬以其才智薦遂得寵幸張慮務苟安以處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爲務觀相可否不能下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

諸帝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蒙古阿拉克岱爾及六盤守將渾塔噶舉兵應和林，廉希憲等擊敗斬之。

劉太平等從府陝西，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驛傳入京兆，謀爲援。參人前報阿拉克岱爾，太平等欲舉事，聞其發，破膽。越二日，希憲至，宜即日遣人往六盤驛鎮安撫司城門，伺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誅之，盡得太平與懷與渾塔噶密謀卜和卓等將特布哈等所約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前正在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等伏誅，仍遣劉哈瑪爾徵密謀卜和卓于成都，汪惟正[字公理]誅奇塔特布哈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正誅之。

良臣[世顯之子]帥秦鞏諸軍進討渾塔噶。良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illegible]四千命蒙古將巴春[元作八春今改]帥之，爲其聲援。詔故予希憲命殺太平等于獄，尸道衢，方出迎詔。渾塔噶聞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拉克岱爾自和林帥兵過平涼，遂與渾塔噶合軍而南。諸王哈丹亦率騎兵與巴春及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陳，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巴春直擣其前，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塔噶、阿拉克岱爾，隴右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

擒以良臣爲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尋授參知省事。[元史百官志中書省參政二員從二品蓋立左右丞。]

蒙古以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元史百官志翰林學士承旨秩正二品官屬至元元年始置…以翰林學士承旨…從例令之爲…者以備考。]

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之。至是因見請以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遂爲儒者有識，願往葬祭。蒙古主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投，具牲醴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高鳴[字雄飛，真定人]爲學士。復奏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illegible]滿入南計。

留五十餘日。

六月，立忠王禥爲皇太子。

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餔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繹，率爲常例。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略使。

蒙古李璮侵淮安，宋督制置司事李庭芝已見前擊敗之。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眞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修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宋人以害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閫李庭芝，而似道恐謀泄，竟拘留之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欲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軍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吾生死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埸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逆奏蒙古使者久留眞州不報。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其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

冬十二月，蒙古以西僧帕克巴舊作八思巴，今改。爲國師。

帕克巴，吐蕃薩斯嘉舊作薩斯迦，今改。人，足克袞舊作族款，今改。氏也。相傳自其祖多爾濟舊作朵栗赤，今改。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帕克巴年十五，謁蒙古主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爲國師，統釋教。

辛酉　二年。蒙古中統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并從祀。

帝手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尊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復有以續諸氏之傳，然說者或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明，指歸啟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以爲宜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四月，以皮龍榮字起巖，潭州醴陵人。參知政事。

龍榮伉直，不肯降志于賈似道，未踰年而罷。

蒙古聽儒士被俘者贖爲民。

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智耀河西人世

仕因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衡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悅。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爲中書右丞相。

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爲翰林侍讀學士。

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主。王文統患之。默復于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亦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陽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爲不可。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樞大司農。默仍侍讀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

初賈似道之出督也。潛怒高達曾世雄之輕己。令呂文德招撫其罪。迫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以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秋七月。竄吳潛于循州。

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窮劾以聞。當置于罪。以爲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專政。凡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爲是下詔。且安置潛于潮州。至是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略使劉元振（字仲宗。黑馬長子。）將兵來逆整。至瀘與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始功啓戎。罷任竄職。以文德爲四川宣撫使。

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

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汚時聞。且惡士璧嘗侮己。

[illegible]

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
邊費于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擅用罷官謫貶而
七壟所費尤多至是壟至行部責償壟弟元善者極
意逢迎似道意壟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
之有流涕者[illegible]
冬十月蒙古主呼必賚擊阿里克布克于錫默圖[illegible]
今改敗走之
蒙古主以阿里克布克遂命自將討之與戰于錫默圖
之地諸王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齊爾分道前驅大

破之追北五十里蒙古主亦引軍還其後合三路蹤之
其部將多降阿里克布克北遁蒙古主引還
壬戌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春正月賜賈似道第七家廟
給緡錢百萬建第于集芳園就置家廟
呂文德復瀘州
劉整以所部入附于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為江安
軍
蒙古修孔子廟
歸安縣
詔臨安賑貧民賜馬光祖以樞密兼知臨安府知榮王與
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于客次王

[illegible]

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大王子
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illegible]光祖
將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illegible]
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叛降詔封為齊郡王復
其父全官爵 二月蒙古中書平章王文統[illegible]
收
璮自蒙古主即位便有南歸之志所從所奏凡數十事
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為[illegible]至是召其
子彥簡于開平[illegible]蒙古戍兵
以漣海三城來歸[illegible]遣使告李

璮等伍檄劉整部授以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
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為安東州蒙古王文統
使其子堯通好于璮事覺被誅已而璮引歷下還攻益
都入之遂復淄州
以五月蒙古史天澤同李璮于濟南六月遣拔刑青陽蒙
[illegible]不至而還
蒙古[illegible]諸道兵擊璮復命
史天澤[illegible]征諸將皆受天澤節度天
澤至濟南謂諸[illegible]不宜力攻宜
[illegible]給錢
[illegible]

山東不敢進而還

封陳光昺爲安南王

陳日煚以蒙古烏特哩哈達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子光昺遣使來貢詔封光昺爲安南王加日煚爲安南大王然光昺亦遣人請降于蒙古蒙古亦加封冊

故相吳潛卒于循州

賈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蟲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敢曰殆不可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乃許潛歸葬

秋八月蒙古克濟南執李璮殺之以董文炳爲山東經略使

蒙古主命史樞等（樞天澤從子）及阿珠各將兵赴濟南璮師衆出掠輒南將及敗北兵邀擊大敗之璮退保城史天澤合兵圍璮璮自是不復得出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illegible]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illegible]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事聞贈璮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董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之庭下皆感泣山東以安[illegible]

九月蒙古以阿珠爲征南都元帥

蒙古主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以啓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爲請宜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南歸庶成和議稽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illegible]

冬十月蒙古命阿哈瑪特[illegible]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阿哈瑪特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奪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方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其事天子將誰問之蒙古主然之已而阿哈瑪特[illegible]州又請歲增益解鹽課額蒙古主以其能超拜平章政事

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州[illegible]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州將游翁明[illegible]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爲變廣西經略朱禩孫聞于朝詔改置新州士卒拘管日具存亡實似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illegible]擠大全于水而死

癸亥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爲中書左丞

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illegible]不絕然能令紀綱[illegible]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宜修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然[illegible]以規模不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蒙古主納之

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翰林學士徐經孫[illegible]罷）

賈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晞顏等交章言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副之徐經孫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經孫不報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上疏求去[illegible]然陳堯道[illegible]似道[illegible]乃趣[illegible]從之[illegible]行[illegible]似道[illegible]已田[illegible]萬畝爲公田[illegible]

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賞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三月蒙古始建太廟

蒙古建太廟于燕[illegible]烈祖太祖太宗[illegible]凡八室[illegible]命僧爲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常

夏六月詔買公田成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illegible]之意[illegible]數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illegible]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illegible]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illegible]多則給以[illegible]度牒告身准直民安[illegible]而得虛告[illegible]又[illegible]爲[illegible]切[illegible]中大[illegible]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illegible]之遂[illegible]收[illegible]是有可爭[illegible]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等[illegible]行賞

秋七月[illegible]

[illegible]以利[illegible]

授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振又偽爲文煥知爲
蒙古所賣以書諭止文德始悔公事已壞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在北者悉給其糧北人仕南
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以之呼通及降人皆感泣
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爲之輔修城治兵稍潜
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納琛（舊作合丹今改）代希憲且
覆視所告事無實狀詔希憲復還進秩希憲首言國
初以來凡將士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
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皁隸僮使前古所
無宜更張之乃於行省議罷遷轉法蒙古主從之

四年（蒙古中統四年）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經之恐害不除而利不
可久請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平江嘉興安吉常各一員[illegible]）
[illegible]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
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爲無窮之害
或內有硗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從而責償于田主其禍
尤慘
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買似道力求去位詔
勉留之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

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京上書以爲公田不
便民間愁怨所致乞罷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詔曰言
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不可行卿當任怨豈義不
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illegible]之意劉良貴
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illegible]之勢從解不允由是
公論頓沮
黜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
葉李等以彗星上書言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
劉良貴誣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蒙古阿里克布克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
噶（舊作不魯花今改）等伏誅

阿里克布克自錫默圖之敗不能復振至是與諸王玉
隆哈什（[illegible]）二人及謀臣布拉噶托里齊（[illegible]）
[illegible]來歸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
問[illegible]布拉噶等伏誅
楊棟（[illegible]）罷[illegible]參知政事
以[illegible]知政事楊棟以彗星爲出蚩尤旗非災民也言者劾其
欺天罔君坐免[illegible]是言陰告于[illegible]遂似道
似道惡之遂反爲所中而去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爲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間顧問輒
推薦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爲名臣

蒙古主命以□□[illegible]

蒙古人都于燕

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
號爲中都尋更號大都

九月宋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下興國軍

枋得考試宜興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目言權奸
誤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于似道
于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貶之

行經界推排法

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
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賈似道以物貨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關
每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由是
拘用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
貴物益騰

冬十月帝崩太子禥即位（是爲度宗）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帝有疾詔中外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
就文資者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帝無
子遂以太子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度宗皇帝

乙丑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葬永穆陵

[illegible]

也

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
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似道棄官還越密令
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大（[illegible]）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
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師而出又須建節乃授鎮東
軍節度使似道怒節已出復命追還之別刻節出撤關壞
屋無敢諫者以示不肯至是人皆駭異

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

初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累遷同簽書樞密院事
道倚仰容然爲似道用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
皆惡其然後故不久而罷至是仍以爲參知政事

秋九月蒙古以安圖爲中書右丞相（[illegible]）冬十
月命許衡議事中書衡辭不許

先是蒙古主追錄元勳以安圖爲[illegible]後召長宿衞及
是拜右丞相年二十一矣安圖以年少辭蒙古主曰朕
思之熟矣乃召許衡于懷孟俾（[illegible]）衡至以疾
辭蒙古主不許安圖親候其（[illegible]）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
釋者累日

丙寅二年元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以李可爲監察御史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奏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忌言諫官御史奏事悉用其儒懦易制者爲之第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手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固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慚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月蒙古以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爲中書平章政事

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實爲之一變及實卒南徙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拾者[illegible]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得失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夏五月以包恢字宏父建昌人簽書樞密院事

恢所至以嚴爲治破家猾去豪吏治盜獄政聲赫然

宗執當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蔽而食者外蔽近習耳

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蒙古主然之自是屢有問對

[illegible]

蒙古主即位以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尋遷爲諸路宣撫司遂入議政

丁卯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立妃全氏爲皇后會稽人

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歿于王事理宗以其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歿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家嗣以承宗祀遂納爲太子妃及是立爲后

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

又升顓孫師于十哲追封雍哲安伯詔以諡賜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illegible]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illegible]

吾民[illegible]

[illegible]

三曰中書大要在用人立法[illegible]

[illegible]

三曰爲君難以踐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正直多方門陷之夫邪[illegible]

得民心順天道[illegible]

[illegible]

爲難之曰四曰農桑學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言陳奏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illegible]凡萬幾[illegible]

[illegible]

月日四日似道乎章奏邸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

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

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

湖之葛嶺[illegible]使迎養其中似道于是五

目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署
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執筆
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然……一切事務……[illegible]
……可勝計二……大……[illegible]
議者無錄
其敢言者

三月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位權相軋諷臺臣中劾罷之。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秋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
以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元遵其遺囑夢鼎以爲合與贈似道
以恩不出己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即求去似道母責
似道曰葉丞相安于家食未嘗求進汝强以相之今乃
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會太學諸生亦上書
言似道專權擅位似道乃悔悟未罷夢鼎請其盡力帝
不許
冬十一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蒙古阿珠劉整城白河口。白河在南陽府……入漢
元築城于白河入漢之處故址尚存
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
築爲强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
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畧襄陽阿珠駐馬虎頭

山在襄陽府西南前淡來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
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取之之
戊辰四年元至元五年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
官爵。
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爐獻
帝似道疑其覬望嗾臺臣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
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誅之遂因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
叔罪乃止奪官爵。
秋九月蒙古阿珠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
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
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
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冬十月戊寅朔日食。
十一月行義役法。
蒙古以和爾郭斯舊作和禮霍孫今改爲起居注
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蒙古
主即以和爾郭斯爲之。

[illegible]

宋

度宗皇帝

己巳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

兼揚州新遭火公私蕩然庭芝以制置兼知揚州初至官即放民負鹽一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江南通州金沙場東有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前見）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鋭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夢鼎挫于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歸判福州夢鼎不赴

蒙古遣史天澤將兵圍襄陽

蒙古括諸路兵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銜以顯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illegible]）包百丈山（[illegible]）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爲一字城聯亙諸堡以爲久困必取之計

蒙古阿哈瑪特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蒙古主不許

阿哈瑪特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曰比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于此若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可集事耶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帕克巴爲大寶法王

蒙古主命帕克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更號帕克巴爲大寶法王

三月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范陽人）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圃（在襄陽縣東南漢江上）敗績

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以江萬里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廷鸞有見文法密功賞稍進將校不出死力于邊閫升破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已深嫉之史以泄其憤

秋七月夏貴援襄樊蒙古阿珠于新城敗績（[illegible]）

詔以貴爲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illegible]）明日貴舟果趣新城至虎尾洲（[illegible]）

貴爲阿珠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襄至灌子灘。（灘在襄陽縣鹿門山南漢江西岸）亦爲阿珠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植而立安慶公淐。（植之弟）冬十月。蒙古遣兵討之。

蒙古主以衍廢立。命趙璧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已而璧至東京。會衍已死。乃詔子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及其親黨。（林衍黨復集餘衆立植庶敗餘丁亥入海島踰年始討平之）

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既許蒙古置榷場。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衞國公。卒。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總禁兵。

庚午。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

時文煥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遺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

起復孫虎臣爲淮東安撫副使。

江萬里罷。

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罷。

希憲立朝日。有內侍入朝傳旨某事。希憲曰。開宦官招權之漸。不可啟也。又杖之。蒙古主嘗令受國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舊作匿贊馬丁今改）用事。時爲怨家所誣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帝命希憲在告。責不預其事。乃取堂判猶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世祖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阿哈瑪特曰。日與賓客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附阿哈瑪特者讒毀之也。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

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前後益王出內府爲之。宗禮爲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希恩賞。不知費幾州縣之血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及是拜簽樞密。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哈瑪特平章政事。

阿哈瑪特爲人多智巧。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于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因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恣益甚。既立尚書省。以爲平章政事。

三月庚子朔日食

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

衡被徵入朝與姚樞等詳定官制時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庫琨（新舊作忽辛今改）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詰阿哈瑪特由是怨衡亟薦衡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謝免蒙古主不許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其要君帝勉留似道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于相天祥不從似道甚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億故事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至是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婬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

[illegible]

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illegible]宮亦不從須有邊事名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陽

十一月蒙古城萬山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由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焉自是襄樊道絕

辛未七年（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春二月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恤知撫州黃震（字東發慈谿人）大書閉糶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眾

夏五月蒙古兵分道侵嘉定諸路

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牽制于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音諤德齊展斯迪音（一名烏瑪喇按賽音諤德齊舊）（展斯迪音舊作贍思丁烏瑪喇舊作烏馬兒今並改）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澤州陽城人）出嘉定汪良臣出瀘州扎拉布哈（舊作札剌不花今改）出

衡以論阿哈瑪特專權[illegible]
[illegible]
之弊苟未能盡[illegible]理大
人之事各[illegible]公私之
辨愛憎公明耳[illegible]私意得
援門戶之習[illegible]同不
可開[illegible]例之端然後
至精之與社稷[illegible]安危
要自[illegible]公正爲其心稍
出于私則[illegible]賢亦難
保其不爲[illegible]地矣
否者人各[illegible]是非不
曲斷不致有流弊耳

瀘州所至順流縱夜斷浮橋奪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上疏劾請代不許

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珠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在襄陽縣南）犯其前錄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夜遁去蒙古得其軍艦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蒙古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上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下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

兼國子祭酒詔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字伯强遼東丹王十世孫家東平）姚燧（字端甫樞之從子）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九月蒙古弛四川茶鹽之禁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所請也

十二月初置士籍

賈似道欲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鄰結勘于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卷字跡稍異者黜之

壬申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元罷尚書省（元史百官志至元七年立尚書省八年并入中書二十四年復置二十九年又罷其後武宗至大二年再立尚書省四年復罷今并書于此後因事附見下）

阿哈瑪特仍平章中書省事

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李庭芝移屯郢州庭芝偵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河自襄陽西北東流入漢明一統志樊城在南北兵相拒即此）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張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憤漢水方生

[illegible]

乘順流發舟百艘俄進團山下翌日又進高頭港口（在團山南）結方陣夜漏下三刻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布舟滿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欲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獲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在襄陽東南濱漢江中）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朮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炬列燭火光燭天如白晝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船皆元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

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六月貶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

龍榮倚官僚批御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密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諷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尼似道乃還

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

廷鸞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

州入辭帝惻然久之曰汝相繼為朕行耶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臣事方殷待臣凡數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惓惓不問臣死且瞑目矣拜而出

遣使入元封劉整為燕郡王元執使者殺之

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詔以整為盧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寧人賚告身及金印牙符待期致之整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命磔其人于市且諭整益修戰政

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

病至嵊縣（本漢剡縣宋改名今縣屬紹興府）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似道遣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癸酉九年（元至元十年）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文虎之甥）牛富（霍邱人）死之

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屈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猗角彼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援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台諫上章留己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

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于似道請用達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十人文煥即以大捷奏帝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先是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攻樊城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遂破外郛至是移之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阿爾哈雅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阿珠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

[illegible]行果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炳兄知廬州文福支世子知潞江府知義且

上表待罪[illegible]不問

三月詔堪清口已詔兄前。

劉整故吏[illegible]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于四川制司

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

言清口撤[illegible]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進山東軍以圖進

取宿[illegible]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illegible]

縣令[illegible]淮安府

置機速房于中書

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

聯絡氣勢將有大可虞者詔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

似道乃建議 置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

弊事留中外入小臣饒有材識超卓明撥御之宜懷攻

守之略者密以其以聞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

急三策曰鎖漢江口岸曰城荊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

[illegible]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

流民且守[illegible]並圖上城堡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

湖制司審度[illegible]賈事竟不行

元主立其子[illegible]木為太子

[illegible]吉木元主之[illegible]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

事劉秉忠薦中[illegible]以王恂[illegible]而以輔之元主以為太子

贊善[illegible]吉木問恂以心之所存恂曰嘗問許衡言人心

猶印板然板木[illegible]差則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

之于紙無不差者吉木因書至是立為皇太子

子庭芝免夏貴[illegible]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溍字元晉[illegible]之子

為沿江制置使

立信兼知江陵溍兼知建康留守溍多獻寶于賈似道故

有是命

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貸命與子大忠于循州[illegible]

前

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

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字君賚興化

人言文虎失襄陽[illegible]使知安慶府是賞罰而賞也趙溍

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

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曰臣奉

命分閫廷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

虎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閫雖怯戰僅從薄罰俞興奴

隸庸才妨務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

貲為又行[illegible]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

乞追[illegible]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

管

秋七月元許衡罷許之

衡請還懷[illegible]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

有法諸生[illegible]可使攻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

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等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
姚樞及竇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掌學事衡弟子耶律
有尚等爲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隳從之。
元人城馬騣山（在西蜀重慶府合州東北）知合州張珏（字君玉鳳州人）擊走之
劉整陰計于元欲自青居進築馬騣虎頭（亦在合州東北）二山
扼三江口（嘉陵江入合州界合宋以[illegible]）以圖合州
遣統軍哈喇（[illegible]）築之張珏聞哈喇至乃張疑兵于
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在合州東江中）火其資糧器械越登
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騣城築卒不能就（先是元兵入蜀王堅協力[illegible]守堅去以珏代之珏亦竭力[illegible]民[illegible]元兵[illegible]朝請城馬騣虎頭二山以[illegible]先據其[illegible]除要不報。）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爲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爲沿江
制置使
庭芝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
部兩淮爲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王工
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驟顯要遂掌禁兵。
封子㬎（[illegible]）爲嘉國公。
甲戌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起
復似道入朝
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
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
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illegible]於是何所賴矣

元以巴延（蒙古巴林部人舊作伯顏今改）爲中書右丞相。
巴延事宗王[illegible]于西域嘗入奏事元主見其貌偉言
厲曰此非諸侯王臣也留與謀國政自右丞進左相
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㬎即位太后臨朝稱詔
帝爲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及是崩賈似道
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昰爲長（昰同[illegible]帝長子）當立似道主嫡
乃立嘉國公㬎時年四歲奉謝太后臨朝稱詔
封兄昰爲吉王弟昺（同丙度宗第三子）爲信王
昰母楊淑妃昺母俞修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擢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立信移書賈似道（言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上下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卒至於此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參倍其兵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并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
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
以危法廢斥之（以朱禩孫爲京湖制使兼知江陵府）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山在杭州府臨安縣西北與於潛縣及湖州府安吉州接界元和志山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名曰天目)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注俱見前)民溺死者無算。

元太保劉秉忠卒。(謚文貞)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

元史天澤巴延奏大舉南伐天澤有疾而還。

元主詔數賈似道背盟拘使之罪命天澤巴延總諸道兵與阿珠阿爾哈雅呂文煥行省荊湖博囉歡下(巴延舊作伯顏阿珠舊作阿朮阿爾哈雅舊作阿里海牙博囉歡舊作博羅歡今並改)安塔海(舊作阿塔海今改)劉整董文炳行院淮西合兵二十萬大舉至郢城召遣諸軍悉聽巴延節制。

九月元呂文煥以巴延趨郢州劉整以博囉干趨淮西巴延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州師為前鋒博囉干由東道取揚州合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三道並進(巴延舊作伯顏)唆都將一軍由棗陽趨司空山(在襄陽府南漳縣西)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在襄陽府穀城縣西南)徇荊南而自與阿珠節阿(舊作阿朮今改)率諸將水陸趨郢州。

旅死者前後數百輩。

冬十月元巴延攻郢州張世傑力戰却之巴延遂潛兵入湧居沙洋(鎮名在安陸府荊門州東南舊志在縣西北今為沙洋鎮臨漢水上)破新郢守將邊居誼(隨州人)死之。

巴延既渡郢州軍于郢西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郢州即古石城今為安陸府治)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攻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珠乃用俘者言由間道趨郢(俘者言郢江中無鎖繫郢若由黃家灣堡東出其騎兵不得發唐莊此路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巴延從之攻拔黃家灣(堡在荊門州東南)遂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納大用等至城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獲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還會其總制黃順調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縛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

十一月，以陸秀夫（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後徙鎮江。）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幕。

以王爚（爚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章鑑（鑑字公秉，分寧人。）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制下，爚屢疏固辭，不許。又請解樞密院分府，亦不許。

十二月，元巴延攻陽邏堡，（注見。）夏貴帥師拒之。巴延使阿珠襲青山磯，（在武昌府江夏縣東北瀕大江。）遂渡江。

巴延至蔡店，（在漢陽府漢陽縣西，今為鎮，有巡司。）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萬戶馬福言淪河（淪河在漢陽府孝感縣東南，上流即澴水分流，曰淪水，又別為竹子港，下流俱入大江。）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在漢陽府黃陂縣南，上通武湖，下達大江，一名武口，亦名沙武口。）入江。巴延乃遣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乘間遣阿棱率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巴延因密謀于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阿珠即以昧爽率四

艘逆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格字晉明，天澤子。）一軍先渡，為荊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卻。阿珠遂登沙洲，攀岸上鬭，而復合者數四，出馬以急擊，進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

元巴延拔陽邏堡，夏貴東師走。巴延遂會阿珠趨鄂州。

阿珠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珠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師遂入堡。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乃渡江與阿珠會，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

朱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

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鄂州降元。巴延使行省右丞阿爾哈雅戍鄂，遂引兵東下。

鄂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招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命阿爾哈雅以阻萬人守鄂，規取荊湖，而自率大衆與阿珠東下，趨臨安。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
諸軍

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群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
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
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樁庫撥金十
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
邸第皆輸助軍餉殺田廢寺道租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

陳奕以黃州叛降元

元巴延遣[illegible]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
且求名爵巴延曰汝既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illegible]
江大都督許之奕入謁巴延以取降爲[illegible]沿江諸郡皆呂氏
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諭其子巖以[illegible]州降元

李庭芝遣兵入援

乙亥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元兵入蘄州知州管
景模以城降

史臣曰度宗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寖甚國亡不于其身幸矣

以呂師夔爲都督府參贊軍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

師夔呂文煥姪也江州兵[illegible]官屬聚兵以禦元師與知州錢
真孫同出迎見巴延似道以師夔參贊都督府事在
中流知遂師夔不受命與真孫同降元巴延以師夔知江
州時知南昌軍[illegible]胡夢麟寓治州中自
殺師夔設宴庾公樓遣宋宗室女二人獻巴延巴延怒曰
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
乎斥遣之庾公樓在江州府治後濱大江

元劉整死[illegible]

初元人南伐用呂文煥爲[illegible]而命整別將兵出淮
南整銳欲渡江因入[illegible]東下未悉力西指東方
[illegible]巴延不可至是整率騎
兵攻無爲軍久而不下聞文煥人鄂捷[illegible]首帥
衆我使我成功後于人遂發憤死于無爲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元

文虎遣人如江州迎元軍巴延乃使阿珠以舟師先趨
文虎以城降巴延到安慶[illegible]巴延承制授文虎
兩浙大都督

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二月夏貴引兵會之

似道與貴皆不敢戰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
表[illegible]以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
艫相銜[illegible]小事[illegible]決大事[illegible]
不得[illegible]道人[illegible]呂師夔[illegible]
引兵[illegible]似道[illegible]二十年
似[illegible]而已

以孫虎臣爲[illegible]招討使[illegible]元

賈似道至江上以孫虎臣[illegible]招討使[illegible]就進[illegible]兵

立信受命即日上道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
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
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
耳既至建康守兵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為
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
耳乃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巴延不許
似道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巴延
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
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元克池州（唐置州明爲府今屬江南）權守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死之

池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
卯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數
拒之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爲守
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
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
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明日元兵薄城卯發晨起
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
與雍氏同縊死林開門降巴延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
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卯發華文閣
待制諡文節雍氏順義夫人）
元主封其子若木罕（舊作那木罕今改）爲北平王以安圖行省院

事于北部
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元史諸王表太宗子合失海都合失之子）素蓄異
失大志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謀干戈非是諸王諸侯
智爲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圖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諡忠武）
天澤在軍中疾病問及后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
慎勿殺掠語不及他事帝聞訃震悼贈太尉追封鎮陽
王（天澤平生未嘗自矜其功及拜相益務謙抑出將入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
天下（帝嘗稱）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盡取江淮
州郡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
之丁家洲（在池州府銅陵縣東北）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
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在蕪湖縣西南上通銅陵之小淮水下流入江今
屬太平府）貴嘗有大利于鄂恐將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
進出己上殊無鬭志會巴延命軍中作大栰數十置柴
薪其上聲言欲焚舟而陰遣步騎夾岸以進時阿珠
與虎臣對陣巴延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
珠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
姜才（滁州人）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
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
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

巽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珠麾將校橫擊深入已延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于是鎭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俱相繼降元

元克饒州知州事唐震（字景實會稽人）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欵通判萬道同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殺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擁震使署降款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其兄椿家人俱死初江萬里罷相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illegible]）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元兵薄門人陳偉器曰大勢不可爲吾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illegible]）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illegible]萬里太傅益國公謚文忠[illegible]）

行宮留守[illegible]道[illegible]夜遁[illegible]而逃

江上之師爲宋存亡[illegible]

潛書取行宮金帛棄城而遁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爚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illegible]）復以爲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坐不動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宋學生上書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其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盡以家貲爲軍費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illegible]人）遣兵入援

芾[illegible]賈似道罷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遣元行人郝經還

元主復使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illegible]）等來問經所在

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所過近侍迎勞之未幾卒諡文忠[illegible]

賈似道有罪免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便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放還諸竄謫人。

右丞相章鑑遁。

鑑聞元兵日急託故遁去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郢。

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招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愛猶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巴延請戮其孥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震以言遷都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鬨而出射火箭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元巴延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巴延入城方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上言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少緩之則彼得逸後悔矣元主從之詔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珠分兵駐揚州與博囉等遏絕宋淮南之援巴延分兵四出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

以王爚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爚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師徵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分千人分廂差官爲將[illegible]兵付教場教閱

劉鼐罷官放歸田里

鼐既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鼐

其無他爲御史王應龍所劾削一官放歸田里（應龍作…）
與人多才可有乃爲滿朝歟
復以何向主議官吏賦賣似道殺人有差
御史陳過等劾（…）似道
並治其黨與部刺配翁應龍于吉陽軍籍廖瑩中于庭
金華劉良貴陳伯大董樸等官
元軍入常州
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訔（…）以城降
元知平江府潛說友亦叛降于元（…）
劉師勇廬州人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劉師勇進軍平江李
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鬭于中天一星隕
江西都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
臨安戒嚴簽書樞密院事（…）人文及翁倪普等棄位而
遁詔戒禁之
元兵既近臨安戒嚴于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
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
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
爲之一空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
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

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
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乃且表裏合謀接
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所許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
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
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叛官而遁者令御史臺覺
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禮部尚書廉希賢（…）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書使宋
偕行而南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
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宋

至獨松關張濡部曲不知爲使輒殺忠範執希賢送臨
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
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請罷兵通好巴延曰
彼爲詐計以緩我師耳當遣人同往覆其事遂令彼使
將乃進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元阿爾哈雅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
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爾哈雅自將水軍趣東岸世
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擊之世傑敗走
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
城降元元兵復破沙市城監鎮司馬夢求（…）死之

死之。

夏四月，元阿爾哈雅侵江陵，宋朱禩孫、高達以城降，遂盡取荊南州軍。

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忌以建節役之，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居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爾哈雅遂入城，命禩孫移檄所部，於是湖北諸郡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常德均房施荊門相繼皆降。阿爾哈雅以兵守峽，提舉開元宮。喜謂近臣曰：巳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荊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以福王與芮爲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有司議建藩府，以福王宅邸以與芮爲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珠侵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所部固守揚州。阿珠使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使焚其榜，招張俊出城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又殺之，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珠攻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宗室帥兵大戰于老鸛觜，前見敗。續阿珠來勝，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珠遣兵邀之，阿珠反戰，至揚子橋，在揚州都督府。

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二十騎絕波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弘範，弘範旋馬反迎，刺之應手而斃，才軍遂潰。阿珠縱兵蹴逐之，自相蹂踐溺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直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攝州南門。

詔與婺州處士何基官，賜諡。

基少師事黃榦，榦語以爲學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定楊棟薦入，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又改承務郎，基終不受。柏年二十始知爲學之源，指王柏爲于求道，從基遊，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書，皆有箋述。至是詔諡基曰文定，贈柏承事郎。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

時元兵已逼臨安，以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己等將兵入衞，詔與世傑及彥分道出擊元軍，陳宜中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破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蒙，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詭虛議。不報。

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晝晦如夜。

成都安撫使昝萬壽以城降元。諸城皆降元。

元主以江陵人判之，因成都被兵久，領兵安集之。

世傑固有忠勇之氣
然師非水戰所能
焉膠之灰尾可尚況世
傑乃自中流既非萬全之
策而又禁其發碇以舉之
置於必死之地間無阿珠火
攻亦不知其轉旋以禦勝

授西川行樞密院事遣汪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壓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山名在今嘉定府東以形似得名）九頂（山名在今嘉定府東一其上的山有九峯故名）紫雲（在今府城東南亦曰子雲山也作揚雄台居）凡而諸城降元元以萬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名為所降內）（川郡縣多送款丁亥籍四川制置副使張珏圖守不下元主建東西川行樞密院省兵馬入國之事心不相下得以節守）

以王爚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王爚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爚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一相毋得北來惰也乃以

爚平章軍國重事二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並相爚聞曰執政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塞天下之議固辭去遣使追留乃還

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珠戰焦山下世傑敗績奔圌山（在今鎮江府丹徒縣東北山在江濱有下三翁洞）

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爲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登石公山（在今丹徒縣東北與焦山對峙）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燒其篷檣煙焰蔽江諸軍既碇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江死張弘範直攻艦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阿珠與弘範追之獲黃白鷂船七百餘艘師勇遁常州虎臣遁眞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初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

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發州居住婺人聞似道且至聚爲露布逐之尋又徙于建寧府（今福建建寧府）（家修學中王庭降）名儒之藪南皆自殺翁合上言似道總權固上貴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道子衆怒僅謫建寧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唾罵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服以禦魑魅國子司業方應發中書舍人王應麟亦言之皆不從于是侍御史陳景行孫嶸叟等上疏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典刑乃詔貶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在今建寧府城南）

晉建齊名林泉，唐賜今名。行，從者數十人，虎臣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在今泉州府晉江縣東北，一名萬安橋，宋蔡襄守泉州時建也。適某李自漳州放還，見了客，蹤跡賦詞嘲之，似道俯首謝罪。

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爚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溫州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不然則已。詔行，宜中託故，已而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今二相並建，都督府廢，推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出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illegible]學之論，實爚嗾之，請上宜中，徵夫遣使四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皋等臨安獄，而除王爚給舍之奏，罷爚與宜中。已難久虛，乃爚近臣乞免，平章鄧氣不平，誠有

如人，以宜中罷爚，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爚既去，宜中還朝，爚勢危，乃不能去。士論惜之。

以巴延為右丞相，阿珠為左丞相

元主召巴延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珠左丞相，仍詔巴延由趨臨安，阿珠仍攻淮南，阿爾哈雅取湖南，萬戶宋都岱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加夏貴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

詔貴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乎臨安，上疏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江陵。
阿爾哈雅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望拜庭中。荆人大駭。希憲禁剽奪，興學校，出民間犬豕，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冬十月，以留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夢炎自右相除左相，宜中自觀文殿大學士復除右相。
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爲書遣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元阿爾哈雅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李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湘陰，五代宋縣，今屬長沙府。益陽益陽，漢縣，今屬長沙府。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獠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帳檄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人皆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似道所次南劍州黯淡灘，在今延平府城東，其水[illegible]。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在今漳州府龍溪縣南。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厠上拉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後十二月，復詔許似道歸葬，還其田產。

元阿珠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
阿珠攻揚，入而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會巴延至鎮江，召諸將授方略，遂率衆南行。

元巴延渡江，分兵東下。
已而分兵爲三道：阿拉罕、鄂囉齊扎剌台人。按鄂囉齊舊作奧魯赤，扎剌台舊作[illegible]，今並改。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在廣德州東，與長興縣接界，爲江浙往來通道。趨獨松關；董文炳[illegible]帥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澉浦、[illegible]以范文虎爲前鋒；巴延及阿塔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爲前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寧都人。、麻士龍、朱華與張全陳宜中所遣也。合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牧，在今武進縣東南。前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卒不戰而遁。

十一月，元將阿拉罕克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
阿拉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illegible]死之，遂至護牙山，[illegible]連破諸隘，進克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令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

元將蘇都爾岱李恆等盡取江西州軍都統密佑（其先郡州人後徙）
居盧州逆戰于撫州死之。
蘇都爾岱與李恆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
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所向
萬乃將閩州將問兵至金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
賢坪（坪在今進賢縣南）元兵呼曰降者乎鬭者乎佑曰鬭者也佑
其兵突進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
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橋斷被執蘇都爾岱
以壯士也欲降之不屈令其子說之佑叱曰父死子安之佑
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
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南石走入閩

元巴延克常州屠其民知州事姚訔（訔音銀）通判陳炤（炤字光常州人）
都統王安節（堅之子）死之。
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陳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
固守巴延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巴延怒役城外
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
作礮焚其牌杈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
堅巴延乃[illegible]前後諸將督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訔
死之陳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
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巴延命屠其
民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以謝枋得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
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
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于元乞身
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爲沿江察訪使以
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
追封故濟王竑爲鎮王（諡）昭肅。
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爲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
進封鎮王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
獨松既破鄰邑皆望風遁潮朝廷大懼詔勤王師尚二四
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

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合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
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
遂止（宋濂曰[illegible]）
左丞相留夢炎遁。
十二月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巴延不許。
陳宜中當國遇事多猶豫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
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場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
差遣士人覃恩例等事是遣柳岳奉書如元營乞班
師修好岳見巴延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
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
誤國耳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

皇文煥……心負國……（眉批，字跡模糊）[illegible]

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于小兒天道如此何必多言遂令叔加特〔奈曼人舊作倚叟加今改〕忻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追封呂文德爲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爲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爲兵部侍郎詣元成和議

元巴延入平江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巴延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破乃以兵入衛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陳宜中同柳岳還復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叔加特使元卑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于平江巴延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字□□道士〕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褎然爲之至等至高郵嵇家莊爲稽徐所殺

黃萬石叛降元統制米立〔淮人〕死之

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遂開出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元軍略江西立迎戰□□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陳士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丙子二年〔是年依前史爲例二歲兩係三月以前爲宋德祐二年三月以後爲元至元十三年說詳後〕春

正月元阿爾哈雅破潭州湖南安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之遂盡取湖南州軍

阿爾哈雅皆戰益急與諸將盡地分圍決隍水以攻之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

手書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霆〔字震仲〕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安仁人〕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以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爾哈雅傳檄諸郡同日皆降袁州□□迎衛小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如驥□□□□舉□敗〕

陳文龍〔文龍參知政事元年十二月〕黃鏞〔鏞簽書樞密院事元年十一月〕同遣以吳堅

元年十一月。擧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字長卿簽書樞密院事。曾淵子參知政事。

時

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時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及士林皆遁去。留夢炎遁去不至。詔抑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諸關兵皆潰。

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字景程，汝愚曾孫。與提刑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同守。時元兵逼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移武康縣今屬湖州府。臨安縣今屬杭州府。境。敵將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眾城守。夜發兵舍陣上不歸，既而戍將吳國定開南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閤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伺守者少息，赴水死。

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于元。

陸秀夫還言，巴延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巴延會長安鎮在今海寧縣西北，與仁和縣接界。論平。

進封吉王昰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

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吉王秀王[illegible]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報。至是宗室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修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

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肯。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群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于奏耳。

元巴延軍皐亭山。在今仁和縣東北。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

巴延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巴延乃進次皐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今在仁和縣北武林門外。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巴延受之，遣使召宜中議降事。而使巽加特奉璽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宜中遁歸于溫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于海。

世傑、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今改名鎮海，屬寧波府。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

[illegible]

以爲虜衆從巴俱南也椎牛享之酣中彪從容爲言促
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中子山（在今廣東潮陽縣東其山形卓立如巾幘故名）
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
吳堅文天祥如元軍巴延執天祥遣堅還
楊應奎還言巴延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爲右丞
相兼樞密使（天祥辭不拜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偕往天祥辭不拜遂
行因說巴延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
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
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
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以其語爲辭顏天祥辭動不屈
延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北

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
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蒙古岱（舊作忙古歹今改）
索多（舊作唆都今改）館伴羈縻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
元呂師夔侵江東謝枋得迎戰敗績
枋得與元戰于安仁（縣今屬饒州府）矢盡而敗遂奔建寧（宋建寧府今福建建寧府枋得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中妻子皆被執枋得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子弟論學）
三月日中有黑子

元巴延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
巴延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蒙古岱范文虎
入城治都督府事又命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
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眉州人時爲簽書樞密院事）
獨不肯鵬飛令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
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巴延還軍湖州市（湖州市在今杭州城北）復
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
表謝而出（容曰茲實孔命來抗南師號以大馬報日伍曾罪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竊何言哉）
巴延令張惠阿樓罕董文炳張弘範索多等封府庫收
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勑罷官府及侍衛軍尋
復宋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是今正月餘慶已簽書樞密院事劉岊同）
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充祈請使如元謝
堂先歸
餘慶兇狡殘忍岊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
歸由是議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于北而遁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天祥尋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
溫州
巴延召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
且責巴延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
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
爲逆何言文煥等懼甚巴延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

行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台州人從子）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我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遂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逃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免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遂由通州汎海如溫以求二王

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沙竟三日不至

元巴延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溫州

巴延聞二王自婺台門出渡浙江而南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吾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溫州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即巢縣地宋置鎮巢軍今仍爲縣屬廬州府）洪福死之

阿珠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琿吉爾（蒙古人姓京嚕爾努氏按琿吉爾舊作昂吉兒渠舒穆嚕傳作舒穆嚕今並改）俾與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巴延曰願勿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爲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誘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欲殺福子大源大淵諫曰法止誅首謀何乃盡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矢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三月元巴延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宋亡

巴延自湖州市太城延大將鋤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在今錢塘縣西南風篁嶺之北)天竺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駐兩士亦自紹興至巴延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巴延因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妥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應係[illegible]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字巨翁衢州江山人)與其二子一女同赴井死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五

元

世祖皇帝

帝名呼必賚太祖少子圖類(追諡睿宗事具前)第四子。母奇喇氏(諡莊聖太后舊作怯烈氏今改)帝嗣位始建元立國號(與以前)滅宋而有天下。

丙子至元十三年(宋益王昰景炎元年。是年三月元兵入臨安宋帝㬎已降依前夏商周之例係三月以前書宋帝㬎德祐二年三月以後爲元世祖下系以宋二王紀年附注其下)春二月以阿樓罕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

巴延自臨安北還承制留阿樓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蒙古岱鎮浙西宋多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蘇都爾岱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逹春毅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樓罕董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宋陳宜中等奉益王昰開府福州。

宋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相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在今永嘉縣東南山北麓)舊有宋高宗南奔時御座眾相率哭座下奉益王昰爲都元帥廣王昺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謀興復會說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汀建諸州方謀從黃萬石納款(萬石爲福建

時六月定設天下與代讓[illegible]
淮浙日有一日宋可稱[illegible]
者偏祖之私且宋鐘所以[illegible]
成法取亦考為名書御批[illegible]
繼存[illegible]
於[illegible]
上[illegible]
徇[illegible]
亦[illegible]
可[illegible]
[illegible]

諸使長悍以役從闕二王逕從關門以拒角不南進作
敗金閣爲巴功
劍宋南劍州屬守臣林起鰲迎軍攻之角石敗走宋人
福州爲花見前
兵勢稍振將軍宋人伺之以傳檄[illegible]
還都江西[illegible]
貴[illegible]
其[illegible]
爲[illegible]

宋主㬎[illegible]
姜才將兵襲瓜洲不克
宋主㬎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㬎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珠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貞州苗再成亦謀出兵奪㬎不克。

夏五月宋人奉益王昰立于福州。
宋陳宜中等共立益王改元景炎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同聽政進上宋主㬎尊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又上謝太后今太后尊號遂封廣王昺爲衛王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州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
宋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凝翁張世傑爲[illegible]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illegible]
[illegible]今從之

陳宜中以陸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乃謫居潮州[illegible]
宋以趙溍爲江西制置使吳浚[illegible]江人爲江西招諭使
宋人謀起兵興復以溍爲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爲招諭使鄒㵯字鳳叔吉水人劉之毛統由海道至溫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師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宋以文天祥爲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天祥自溫州至福州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爲樞密使同都督使呂武太平州人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溫州

封宋主㬎爲瀛國公。
初宋兵既至燕不得合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閉門不食且夕哭泣不食飲者數十日宋主㬎及全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承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已而遂以㬎朝上都見帝于大安殿降封瀛國公凡家貲在杭越者行可盡至京師付之[illegible]

以巴延同知樞密院事。

巴延入朝，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詔以滁州（今屬安徽，直隸州）等處五千戶為食邑。

建康安撫使索多克衢州，宋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索多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索多連戰三月，遂克婺州。衢州守備甚嚴，索多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宋故相留夢炎降。

六月，阿爾哈雅遣將克廣州。

宋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立，乃復遣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山名，在今廣州府南海縣西北南山，兩峰對峙若門，關隘）。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遂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害。

宋吳浚兵敗于南豐。

浚聚兵于廣昌（宋縣，今屬建昌府），復取南豐、宜黃（俱見前）、寧都（宋縣）三縣。翟國秀取秀山，何卓至銅坑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敗，國秀引還，宋兵亦敗。詔江西元帥府降之。

秋七月，宋文天祥開府南劍州。

天祥欲趨溫州以圖進取，陳宜中不從，意宜中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

宋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以城降，李庭芝、姜才死之，淮東州縣皆平。

初，臨安既下，阿珠以宋謝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及宋主至瓜洲，謝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斃一使，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復遣使者持帝手詔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漣州相繼皆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蘗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董士元（一名布哈，字賓國，文炳兄子）戰死。阿珠使巴延察爾（舊作巴顏察爾，今改）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珠請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召命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會姜才疽

發言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以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阿朮既破揚州攻真泰高郵寶應淮安皆下見其兵少遂之孟錫元用沈促斃水中死苗再成不屈死附阿朮入朝以奉興戶二千為食邑

宋趙與檡圍婺州董文炳拒卻之

宋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檡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遣與檡出兵浙東宋廷臣皆言與檡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語者益急卒遣之

封宋謝太后為壽春郡夫人

謝太后以病久留臨安至是自宮中舁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命阿樓罕達春等分道將兵入閩廣

阿樓罕董文炳及蒙古岱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春及呂師夔李恆等以騎兵出江西

阿爾哈雅將兵入廣西宋都統馬塈宕昌人力戰禦之

初宋徵知邕州馬塈入衛未行而臨安破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帝使阿爾哈雅取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在今桂林府興安縣西南為楚粵咽喉

帥軍攻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宋縣今屬平樂府適臨桂宋縣今屬桂林府。夾攻壁壘退保靜江時阿爾哈雅遣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攻三月晝夜不解凡前後百餘戰城中死亡相藉乾糧絕

冬十月宋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字宗白邵州人宋宗室子等將一軍趨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漢縣今屬贛州府。劉洙字淵伯廬陵人等皆自江西起兵會之

呂師夔等將兵入梅嶺遂克韶州

初東莞唐縣今屬廣州府。民熊飛以兵應趙溍攻宋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取韶州新會隋縣今屬廣州府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溍飛與逢龍執而殺之溍遂入廣州至是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溍使飛及逢龍拒之于南雄宋置州今為南雄府。逢龍敗死飛走韶州遂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巷戰兵敗赴水死溍棄廣州遁去

十一月阿樓罕董文炳入處州宋趙與檡等逆戰于瑞安宋置府今為縣屬溫州府敗執死之

與檡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瑀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宋史作洪幸宋卷載兵敗俱死與綱目不同

宋陳宜中張世傑奉益王昰遁入海

阿樓罕兵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鐩知邵武軍趙時賞

等皆棄城去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其主昰及衛王
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
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宋福建招撫使王積翁以福州降
先是宋以積翁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知漳
州備禦下三州積翁聞兵至棄城走福州遣人送款軍
前至是阿樓罕軍至福安積翁爲內應遂與知州王剛
中同降
宋益王昰走潮州十二月宋招撫使蒲壽庚以泉州降
昰泊舟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迎謁請留駐張世傑不
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船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

庚不遣則凡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
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宋宗室及士大夫
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昰趨潮州壽庚遂與知
泉州田子眞以城降
阿樓罕克興化軍宋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旣降遣使至興化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兵固守
阿樓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于境
上華反導阿樓罕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
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
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後阿樓罕北歸文龍之姪瓚復聚兵殺林]
華據興化宋以瓚爲參
多所破瓚死之屠其城

時東西川行院合兵萬人圍重慶肆于劇掠且攻不一
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宋前以珏]
[爲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不能赴留合州爲拒守計且遣兵陷瀘
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兩
川軍頗敗
阿爾哈雅破靜江抗其民來者統馬塈死之廣西州郡皆
下
阿爾哈雅爲書詐塈以江西大都督塈不聽又諭帝親
降手詔諭之塈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阿爾哈雅
乃築堤斷大陽[在今臨桂縣東北源出興安縣思恩山下東流合于桂江]小溶[一名小融]
[江在興安縣西與大融江合]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堤以涸其隍城

遂破塈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挾拳奮起
立踰時始仆阿爾哈雅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
梧等州宋廣西提刑鄧得遇[字達夫邛州人]開靜江破朝服南
向拜辭投南流江[在今思恩府武緣縣東南出[illegible]大明山]而死
宋益王昰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
昰次于惠之甲子門[在今海豐縣東海中有人石障其上下各有六十四石爲之若進]
倪宙奉表詣軍前請降索多命其子元帥伯嘉努[舊作百家]
[奴今改]偕宙赴燕
命諸將分道入兩川
詔以哈丹克呼濟蘇[舊作闊里吉思今改]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

州布哈李德輝字仲實通領西川行樞密院事重慶仍
命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丁丑十四年宋益王昰景炎二年春正月宋文天祥移屯漳州汀守黃
去疾及吳浚以汀州降
汀關既破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益王航海
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屯漳州時趙孟溁等軍遁惟吳
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俱叛來降浚降後復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
義斬之。
命道士張宗演道陵之後居信州龍虎山領江南道教
詔封宗演為嗣漢天師嗣道靈應沖和真人命丁官郊
勞待以客禮

二月詔諸將班師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帝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
命李雄統之潛說友尋為雄所殺已而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以西僧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璉真加今改總攝江南釋教
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夏四月宋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字鼎卿惠州人復取廣州
先是召帥塔出至廣州州人趙若岡以城降廣東諸郡
皆下至是宋張鎮孫襲廣州復取之張世傑亦將兵入
潮州
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天祥進兵復取梅州提兵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
取會昌縣會昌縣今屬贛州府
汀人張德興傅高起兵附宋有壽昌軍殺湖北宣慰使鄭
鼎
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宋劉源等起兵司空山兵傅高應
之遂陷黃州壽昌軍用宋景炎年號宣慰使鄭鼎將
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謀先除之以絕禍本
昂吉不可鼎將斬其所善部將周奇遂乘夜以城舉
烽城樓內外合發鼎出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
口戰敗溺死鼎死後五月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等將兵攻破司空山寨擒德興斬其二子以去高變姓
名出走尋獲殺之

六月宋文天祥入汀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取吉
贛諸縣遂圍贛州
時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等咸起兵應天祥諸縣豪
傑悉遣人如軍中受約束臨洪諸郡皆附之惟贛州不
下
諸王錫喇勒濟舊作昔里吉今改劫北平王諾摩罕及安圖以叛
命巴延討平之
諸王錫喇勒濟劫北平王于阿爾瑪勒舊作阿力麻里今改之地
械繫右丞相安圖脅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弗
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巴延率軍禦之巴延與其
衆遇于鄂爾坤舊作斡耳罕今改河夾水而陳相持竟日俟其

僕掩擊破之劉狗勒奔走死

宋張世傑合師攻蒲壽庚于泉州遂復取邵武軍

世傑以福州軍北還自將淮兵攻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吊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畲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進將復取邵武軍

八月江西宣慰使李恒襲宋文天祥于興國縣（宋縣今屬贛州府）天祥兵潰走循州其將鞏信（信安豐人）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少不利時鄒㵯眾兵敗散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㵯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在興國縣北）及之鞏信以兵拒戰恒疑其以寡誘眾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觀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追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爲天祥擒之恒還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㵯東嶠遂走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將佐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

九月宋益王昰遷于潮州之淺灣（今潮州府南澳山相近有淺灣或曰即淺澳）

詔達春等將兵入大庾嶺

帝詔達春與呂師夔李恒等以步卒入嶺蒙古岱索多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索多遣兵援泉州宋張世傑走踞淺灣

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賂畲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索多至是索多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珍政梁特寧什（舊作也的迷失今改）復取邵武遂入福州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宋復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論張世傑議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懼恐唆召秀夫遂罷宋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十一月達春會兵克廣州

初達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名富場在今廣州府東莞縣）索多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宋守臣馬發力拒守索多恐失期乃舍之而人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宋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達春遂克廣州城

劉深將兵襲淺灣宋張世傑兵敗走秀山（秀山一名虎頭山俗號虎頭門在今廣州府東莞縣南海中）遂至井澳（在今廣州府香山縣南海中）

是日，井澳颶風壞舟，溺水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劉深襲井澳，宋益王昰奔謝女峽。一名仙女澳，亦在香山縣境海中。陳宜中遁之占城。

昰復入海，至七里洋。舊作九星洋，九星洋在……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返。

遣兵伐緬。緬在雲南西南……緬甸宣慰司……布哈……元于緬境置邦牙等處宣慰司……二十八程……

初，朝廷屢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緬使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隳其寨三百餘而還。

戊寅　十五年　宋益王昰景炎三年，五月，衛王昺祥興元年。春正月，布哈將兵入重慶，宋制置副使張珏死之。西川州縣皆下。

西川行院布哈將江民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爲書與張珏曰：君之爲臣，不親于宋之子孫，合州爲州，不大于宋之天下。珏不答。布哈率城下，當夜開鎮西門將攻之，……身中四矢，明日……爲……合州……從役合……學之……其夜都統趙安等以城……不支，歸宗……欲不得，乃順流走涪，布哈遣……被執，至安西，……今僧……宋安撫王世昌……被殺。紹慶南平……諸州皆相繼降附。

定武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爲令。

二月，索多將兵克潮州。

達春令索多進攻潮州，宋馬發城守，索多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相拒二十餘日而城陷，發死之。索多屠其民。

以郭守敬領太史院事。

元初承用金大明曆，虞久寖疏，帝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及楊恭懿字元甫，高陵人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三月，以索多等行省事于福州。

阿爾哈雅、董文炳、索多皆以北還議，二王事，乃留索多蒲壽庚行省事，兼撫瀕海諸郡。

宋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在今惠州府海豐縣南，合海豐……

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遂次于麗江浦。

宋益王昰遷于碙洲。在今高州府吳川縣南，一作淤洲，在海中，南北道……

宋以曾淵子爲參知政事。

淵子起兵據雷州唆都遣使人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𡽀洲宋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夏四月宋益王昰卒宋人立其弟昺。

昰卒年十一。（後葬于崖山宋人謚之曰端宗）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昺年八歲夾將有黃龍見海中因改元祥興升𡽀洲為翔龍縣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宋人日俟其還宜中竟不至。

五月宋張世傑攻雷州不克。

世傑使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遂降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史格遣欽廉高化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六月宋衛王昺遷于新會之崖山（崖山在今廣州府新會縣南大海中亦曰崖門山）

時宋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崖山在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其主昺移蹕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翔龍府（是年三月宋都統凌震復取廣州）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入匠造舟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

元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張世傑立衛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帝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帝復命達春留後供饋。

秋七月宋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崖山與阿爾哈雅戰敗死之湖南州縣皆平。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崖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戍應之帝命阿爾哈雅往討劉隆十二烈良等奔思州為羅國軍復襲之皆戰死阿爾哈雅又以海外遣人招諭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從率兵拒于白沙口（在今瓊州府北海口港南岸舊名白沙港）未幾

州人執與珞以降阿爾哈雅獲殺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相率降附。

汰江南冗官。

阿哈瑪特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官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彧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哈瑪特以其丞任其不肖子瑪蘇爾（舊作抹速忽今改正）彼先自陳負罪子弟之何今乃身為平章而子若婿或為參政或為宣慰或領將作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哈瑪特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爾人朝亦以官冗為言于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運司歸本道

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八月有星隕于海南。（八月甲申，大星東流墜海中，聲如雷鳴，數刻乃止。）

宋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天祥聞衛王立，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沖，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歿，尋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冬閏十一月，張弘範襲執宋文天祥于五坡嶺。（在今海豐縣北。）

天祥屯潮陽，鄒㵯、劉子俊（子俊字民章，廬陵人。）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弘範弟。）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㵯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十二月，西僧嘉木揚喇勒智發宋紹興諸陵。

嘉木揚喇勒智引宋宗戚允澤，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取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字玉潛。）聞而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百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等皆宋人，吾不忍陵骨

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瘞。衆如珏言，夜往取瘞諸蘭亭山。（一名蘭渚山，在今山陰縣西南。）昔王羲之修禊處。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己卯，十六年。（宋衛王昺祥興二年。是年二月昺溺于海。）春正月，張弘範將兵襲厓山。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衛王昺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衛王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其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火不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弘範軍中，弘範三使諭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可移。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又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零丁洋在今香山縣東。）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輒嘔泄，兵士

大用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日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兵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

宋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東川州縣皆平

東川行院張功不立乃遣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宋守將王立以城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從間行至成都請降于李德輝德輝單舸泝江至合州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合人德之于是東川州縣皆降附

二月張弘範及宋張世傑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其主昺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在今肇慶府陽江縣南舊名[illegible]州又名[illegible]島）舟覆而死

宋都統張達乘夜襲弘範軍敗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去其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軍中樂作世傑以為且宴不設備弘範以所攻其前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皆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弘範遂兵進海中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其主昺所居舟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其主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

[illegible]

再辱即負其主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從而入百姓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昺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過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始聞昺溺海之問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還趨占城土豪劫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焚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溺死蘇劉義出海洋為其下所殺

史臣曰宋興起下周武[illegible]仁之弊失于孫[illegible]可悲也夫

十二月詔定州縣社稷制度

詔太常寺考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制度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是月命道士張留孫[illegible]作醮事

留孫初從龍虎張宗演入朝奏對稱旨遂留侍闕下授元教宗師乃命作醮事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illegible]

春秋[illegible]

受禪之於禁爾必釐元世祖其明為丞所以之主亦不借曰若非為得閏餘時而與宋撒敦以為漢耳

秋九月詔皇太子參決朝政
凡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宋文天祥至大都不屈囚之
崖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元史百官志[illegible]所為兵馬司凡二[illegible]南北城[illegible]置有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囉等召見于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願早求死博囉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至今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鴻詞科何暇泛論博囉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古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以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囉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

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囉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責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囉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欲殺之帝及大臣不可弘範時在疾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十一月增置宿衛
宿衛舊領于四集賽集賽猶言分番宿衛也以太祖功臣博囉呼勒博爾濟穆呼哩齊拉袞之其兄弟子孫世襲年勞既久即擢為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無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集賽增至十八有衛而名[illegible]多[illegible]集食尤多因之大費[illegible]

十七年春正月詔發阿爾哈雅所俘戶口放為民
時阿爾哈雅下湖廣南之地得州凡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萬餘人悉沒為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史大夫姜

衛檢聚之悉放爲民。

都元帥張弘範卒。謚武烈後改謚忠武

平宋之功，弘範居多。還朝未幾，瘴癘疾作，遂卒。後累封淮陽王

二月，帝如上都。

初，帝定大興府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每年三四月迎

北草青，則駕幸上都避暑，頒賜于宗戚，馬亦就水草焉。

八九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歲以爲常。今上是年其詳注遼舍不再贅

秋七月，以郝禎、耿仁並爲中書丞。

同阿哈瑪特貪横縱肆，援引參知政事郝禎、耿仁驟升同

列，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

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

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長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

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

則道行有時矣。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謚文獻

自樞應召，中州名儒接踵而出，論者謂樞實有以倡之。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阿樓罕爲右丞相，大發兵擊日本。注見前

初，帝屢遣使往諭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略使忻都、舊作忻都

今改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

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乃命阿樓罕爲右丞相，

范文虎、洪茶邱爲右丞，李庭、本金人蒲察氏歸元後改賜李姓九[illegible]巴

同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

睶來朝，則請兵併擊之。加睶行省右丞相。

遣使窮河源。

以篤什舊作都實今改爲招討使，往求河源。四閱月始抵其地。

河源出吐蕃朶甘思元置朶甘思宣慰司今在青海境內西鄙，有泉百餘

泓，方可七八十里，燦如列星，名鄂端諾爾。[illegible]

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拉諾爾。[illegible]

[illegible]東，爲成川，號齊必勒，舊作赤賓河今改又合伊爾齊、呼蘭、伊拉齊[illegible]

河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名也孫鄂洛木，舊作也孫斡論今改

譯言九渡。自是行二十日，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羅。舊作[illegible]

亦耳麻不莫剌今改名阿木尼瑪勒占[illegible]

[illegible]以山石黑，下多水，[illegible]其山最高，譯言騰格哩哈達。[illegible]

[illegible]即崑崙也。今阿木尼瑪勒占[illegible]

[illegible]其南，河繞崑崙南行十餘日，有水西南來，名

納林哈喇，舊作納鄰哈剌今改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

奇爾穆蘇，舊作乞兒馬出今改二水合流，復折而西流，過崑

崙北，又轉而東北，行半月，至貴德州，[illegible]今爲歸德[illegible]

又四五日，至積石州，[illegible]即禹貢積

石。[illegible]始入中國。篤什還報，并圖

其城傳位置以聞。[illegible]

[illegible]

附錄諸説不合又以導河積石之文誤爲河州之積石出於大雪山之爲[illegible]積石者反誤以崑崙之名被此[illegible]

滋諸書互爲[illegible]不加詳考其故[illegible]古字訛其由川[illegible]之人好異[illegible]以能[illegible]字[illegible]傳之[illegible]名實不符[illegible]至[illegible]其[illegible]力[illegible]舉以[illegible]文[illegible]引[illegible]經[illegible]之[illegible]

玄則[illegible]非是[illegible]史記大宛傳[illegible]下河源[illegible]出[illegible]

東水東流[illegible]其地[illegible]下[illegible]有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古[illegible]書[illegible]河[illegible]出[illegible]

[illegible]

南出[illegible]

[illegible]

所[illegible]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古木[illegible]蒙古[illegible]崑崙[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

[illegible]

防分故河從此[illegible]

十一月，行授時曆。

郭守敬等以爲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益，未嘗測驗于天。究冬至者[illegible]之本而[illegible]本者在驗氣[illegible]

表傾仄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造儀[illegible]

表爲簡儀[illegible]

[illegible]遣監候官十四

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illegible]參驗[illegible]

法酌取中數成新曆上之言自漢以後曆法經七十改[illegible]

創法者十三家[illegible]

[illegible]

今所考正者凡七事創法者

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其法視

古加密而又恐未密[illegible]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

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上以名曰授時

頒之天下。

平章政事廉希憲卒。[illegible]

希憲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病無

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大者也[illegible]

延給國賴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世以爲名

言[illegible]大德閒贈太[illegible]

十二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勒巴[舊作阿里，今改]、右丞雅

克特穆爾[舊作燕鐵木兒，今改]、左丞崔斌。

[illegible]

誠既發阿哈瑪特姦蠧海內聳快勤遷江浙行省左丞

阿哈瑪特歲北者巴乃奏理算江浙行省錢穀誣搆誠

與阿勒巴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

部事劉正字清卿[illegible]州人等往案獄兩其復遣參政張樹等雜

治之竟寘誠等于死[illegible]

[illegible]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諡文正

默爲人樂易不於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

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

竇漢卿及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隱居嵩山[illegible]又曰

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爲全人矣[illegible]太師封魏國公

漳州民陳桂龍據高安寨反[illegible]西北命福建都元帥烏

哲勒圖[illegible]奇卜察克人[illegible]等擊走之

桂龍及其兄子陳吊眼有衆數萬屯高安寨據之命烏

哲勒圖及副帥高興字功起蔡州人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

猖獗烏哲勒圖先引兵壓其境軍威大振華懼乞降

烏哲勒圖奏以華爲副帥凡軍行悉以付之桂龍守

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興命人持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

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illegible]焚柵斬首二萬級桂

龍遁走[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八年春二月皇后鴻吉哩氏崩[illegible]

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

[illegible]

詔皇太子行邊

以巴延佐之帝諭太子曰巴延有文武材必能輔汝以常人

遇之也

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致仕許衡卒諡文正

衡病亟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乎祖考

起奠獻既徹乃命[illegible]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

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

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諡文正從祀孔子廟庭

秋七月阿塔海等率軍八月諸將[illegible]而還

阿塔海既奉詔以范文虎等[illegible]之未至范文虎等

已航海至平壺島[illegible]遇颶風破舟諸將

各擇堅好船乘之[illegible]推張百戶

爲主帥[illegible]

[illegible]殺[illegible]不殺而奴之[illegible]得還者則三人

[illegible]阿合瑪特[illegible]非[illegible]所[illegible]殺且[illegible]與妖人[illegible]好[illegible]今[illegible]時[illegible]加[illegible]復世[illegible]何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何[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何[illegible]不[illegible]

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

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阿哈瑪特猶以為未實，欲增之。上察其奸而止。

冬十二月，焚毀道書。

帝方信桑門之說，詔樞密副使張易等校道書，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詔悉焚之。

十九年，春二月，遣諸王桑阿克達爾[illegible]入[illegible]緬。

招納蘇勒坦[illegible]自緬還，言其可擊狀，遂以台布噶[illegible]為右丞，伊克特穆爾[illegible]為參政，諸王桑阿克達爾將兵往擊之。

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哈瑪特于闕下。

著因人心怨阿哈瑪特，密鑄大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哈瑪特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番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高觿[illegible]張九思[illegible]時宿衛宮中，詰之，番僧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遂以兵往。[illegible]問[illegible]，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阿哈瑪特而省[illegible]。」中，遂偽為太子，所將其黨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illegible]於是觿、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司[illegible]以梃擊著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諾爾[illegible]，聞之，即遣和爾郭斯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後以張易為佩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以為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

夏四月，以和爾郭斯為右丞相。

初，瑪吉爾[illegible]為右丞相，至是降留守，以和爾郭斯代之。皇太子謂曰：「阿哈瑪特已死，汝任中書省事，凡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阻撓，吾當力持之。」自是廢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擇。

詔籍阿哈瑪特家財，窮治其黨。

阿哈瑪特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博囉[illegible]，乃盡得其罪狀，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于通元門外，縱犬食之，百姓聚觀稱快。籍其家，得[illegible]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咒詛時，置神座前。」又以絹二幅畫甲騎圍守帳殿，兵皆張弓挾矢內向，如射者狀，詢不知何意。并誅其子和遜等四人，命中書省悉罷斥其黨與，凡據其官者，省部官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剉

已死，命戮其屍，下仁于獄誅之。

以張雄飛爲參知政事。雄飛，琅琊臨沂人。

初，阿哈瑪特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尼瑪多卜丹 [illegible] 三人，雄飛爲兵部尚書，執不可。阿哈瑪特使人啗之曰：「誠殺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爲也。」阿哈瑪特怒，出爲澧州安撫使。三人竟死獄中。後雄飛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哈瑪特以其子瑚遜爲江淮右丞，恐不能容，改雄飛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哈瑪特死，召拜參知政事。瑚遜被逮，敕廷臣雜問瑚遜，歷指宰執曰：「汝輩皆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獨公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六月己丑朔，日食。

命索多將兵擊占城，不克引還。

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索多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命索多討之。已而破其城，王子遁入山谷，復遣其臣寶脫禿花詐求歸附，以款師役，所設所說使臣百餘人。索多等久之，知其詐，乃進兵攻之，屢戰，至木城下，因險不敢進。其兵多截歸路，師殊死戰，得出。索多等遂引還。

秋七月戊午朔，日食。

九月，俱藍國入貢。

[illegible]

海外諸番，唯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遣招討使楊庭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自是海南諸番凡十國，馬八兒、須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來、急蘭亦{[illegible]}、蘇木都剌，皆以次遣使質子弟，上表來覲入貢。

遣使括 [illegible] 用金。

定其賦稅用金爲則。

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

中書省擬吏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

冬十月，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闕，洙遜于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 [illegible] 之，遂 [illegible] 瀛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 [illegible] 丞相 [illegible] 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

相奕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
矣帝猶不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于
都城之柴市（柴市在今北城教忠坊西北隅）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
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
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
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 [illegible]

[illegible]

國宋徒存已矣文天祥奉兩勝于蹶躓之餘以圖匡復
之取義殺身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
有甚于生者可
不謂之仁哉

徵處士劉因（因初名駰字夢驥後改名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爲右贊善大夫尋辭
歸。

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
注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
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諸子之所學則曰
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
貫之以正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
布呼密（[illegible]）
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條綸一

無所受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

初御史惟用漢人至是中丞崔彧（彧字文卿弘州人）請參取蒙古
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由中書必無偏黨之弊今宜
令本臺得自選任從之（[illegible]）
行省行臺臣雖議兵部[illegible]
[illegible]
拔吏如抑之[illegible]
吏可[illegible]此不可行也遂止

始海運

大都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
流至中灤（中灤鎮名在開封府封邱縣南[illegible]）陸運至淇門（[illegible]）入御河以達京師又或自利津
河（[illegible]）入海[illegible]

[illegible]
戶入海勞費無成朱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
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
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巴延平宋時命清瑄等
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
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璧字仲玉鎮江人）暨瑄等造船六十艘
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初行海洋亦逾年
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行運河後因蒙古代言海運
爲便遂立萬戶府四以掌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
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元時海運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illegible]）

而行者凡十有三日……於大洋……劉家港開洋……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至成山……自此西……轉……太倉州劉家港……海門縣……

癸未

二十年春正月立翁吉剌特氏為皇后

特前春秋甫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焉翁吉剌特之族曩太祖起兵有功者在其女世以為后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賦

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民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

徵……阿哈瑪特用事……

三月廣州亂討平之

廣州民林桂方等聚眾萬餘稱羅平國改元延康官軍討之從賊悉平

夏四月復命阿塔海及安塔哈發兵擊日本

帝憤日本殺使中官命阿塔海及安塔哈為征東行省左丞相諸部往擊之命各路約集水手及造船五

百餘艘民不勝其苦或謂之昂吉爾諫止不從

五月罷採民間女子

初有詔採民間女子入內有司貪緣為姦耶律鑄字成仲楚材子請令大郡歲貢三人小郡二人擾不大擾至是從因

崔彧言罷之

六月增給官吏俸

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若干貫以上杖決除名不敘省臣以上言今有俸月俸不能贍養之責

難責以廉勤之擬宜更議增廣俸月俸所增俸給雖贓

之時民官亦不食民必受賜其有以食貨罪又復何辭

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率增給五分

詔四川行省發兵討蠻平之

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蠻洞十八洞

蠻數叛不常詔四川行省參政曲里吉思

合軍塹山開道分兵破其營依險以拒然眾寡不敵

多就擒數其酋長率眾來降分其地為郡縣之

冬十一月桑阿克達爾擊緬破之西南夷十二部俱降

詔桑阿克達爾及……等分道攻緬江頭城

破之遣使招諭其王不至以建都太公城

其巢穴後進軍擒之

後……

[illegible]

沈之既克二城遂俱來降[illegible]
[illegible]在寧海西南

二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時議欲罪叛張雄飛諫曰古人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帝嘉納之遂止

下輕刑之詔

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時荊湖閩廣間兵興無寧歲在官宋宗室居江南叛反者遂使捕之宿衛士[illegible]江南初下民心未附宋宗室反不問郡縣言而伯一人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令使者追諸遷宋

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

帝以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山名在寧波府定海縣東海中尤名補陀洛迦[illegible]亦名普陀山也僧如智航海以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秋七月詔鎮南王托歡[illegible]假道安南擊占城

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子托歡為鎮南王與左丞唆都相合往安南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道謀行擁合兵行假道于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illegible]
[illegible]城未降非無道兵
分道抵[illegible]

九月京師地震

[illegible]

冬十一月和爾郭斯張雄飛等罷復以安圖為右丞相盧世榮[illegible]為右丞史樞為左丞博囉哈思哈[illegible]薛迪勒密[illegible]並參知政事

初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使榷茶江西以罪廢阿哈瑪特死廷臣諱言利無副上意者總制院使僧格巴[illegible]
[illegible]
宜合與中書廷辯所欲行右丞相和爾郭斯等皆以議不合能去復以安圖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illegible]

[illegible]

詔盧世榮為鈔法下御史中丞崔彧吏罷之

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奏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于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于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翦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illegible]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其

日滋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
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與承旨王鶚等屢請帝以科舉
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爾郭斯與
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
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
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帝可其奏會
和爾郭斯罷事遂止
冬謁太后卒于燕
乙酉二十二年春正月罷江南行御史臺尋復之

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為提刑
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
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為疑安圖曰江南
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須行省並治
杭州行臺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二月立規措所
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餘錠以臣經畫之不取
于民可增三百萬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
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
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用銅鑄錢仍製綾券與鈔
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

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
取權豪所揭鐵冶鑄器賣之以其息儲米平糶則可均
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榷酤法
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
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于上都隆興諸路具幣
市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
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
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
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
穀者為阿哈瑪特所用今懲以為污濫之臣欲擇用
之懼有言臣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
于是擢用甚衆

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
世榮請于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
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擬立條例禁諸司不
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
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辦鈔七十餘萬錠
是以用之
夏五月托歡兵擊敗日烜所收兵遂入其城而日烜遁
兵來追寇多自[illegible]死
托歡屢捷將士日[illegible]假道不得[illegible]路兵皆邀敵計托歡
乘間糾散卒[illegible]上北與日烜大戰破之

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猶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衆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恆中毒矢至思明（思明唐置州明為府今前屬廣西與安南接界）卒衆多瘴死與托歡相去二百餘里托歡軍還衆多猶未知之脫歡其營父人邀于乾滿江（富良江別流在安南國故交州南界）力戰而死

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

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于是朝中皆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字吉甫趙州寧晉人從宿州）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榷茶轉運使[illegible]所犯贓罪計令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百事大政恣行肆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于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勒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援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末病深矣臣聞名不相[illegible]下欲謂其罪復行天罰與世榮俱平上都[illegible]之[illegible]赦服遂命誅之（[illegible]）

十二月集賢院[illegible]作資戒[illegible]

凡七[illegible]

[illegible]

太子真金卒

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言內禪太子皇后[illegible]寢其奏不敢聞而阿哈瑪特之黨[illegible]臣因是發之帝大怒太子益憂懼不食遂卒（[illegible]）

以哈喇哈斯為大宗正

哈喇哈斯由掌宿衞積功[illegible]（[illegible]）謀宗正哈喇哈斯曰江南新附秩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

丙戌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不果行

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哈范文虎等再舉征日本敕各處造海舶集水手于浙東[illegible]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于合浦行省稍緩天為之浙吏部尚書劉宣（[illegible]）上言[illegible]與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兒衆多議伐占城哈喇哈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將士戰歿其士交亂小邦湖廣提兵深入無

功及殘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彼二國比爲一不利援
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事安南
命阿爾哈雅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托歡將之以
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
其國以兵衛之冑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
期征者用兵無功將瘁未復今乃復大舉聞者恐懼且
交廣炎瘴之區今約七月集諸路兵于靜江病死者必
衆矣況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尚多大兵一出爲一邦須
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
兵以蛀民命詔從之命還軍各省括益稷于鄂州。

二月禁漢人持兵器。

時江浙行省理算錢穀甚急羈所在學田皆其直于官。
利用監臣徹呼克 [illegible]
[illegible]
使江南見之謂[illegible]有川以供
祭祀育賢才安可奪耶遂奏罷之

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諱以字行建昌人訪求江南人才

先是文海爲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
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宜亦宜參用之至
是遂命文海仍集賢學士行御史臺事往江
南博求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名
密論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字子昂秦

[illegible]復薦湖北[illegible]及張伯淳[illegible]等二十餘人帝皆擢
用之

夏四月遣湖廣右丞納蘇穆爾[illegible]鈞考荆湖錢穀

六月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獄

時遣納蘇穆爾鈞考荆湖錢穀中書擬以爲平章政事
及托克托呼[illegible]帝曰納蘇穆爾小人
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托克托呼人奴之[illegible]令
史耳使才也觀所進擬令人恥之會湖廣行省左丞相
阿爾哈雅入朝言納蘇穆爾在鄂貪無厭述臣亦請鈞
考之遂遣天祥偕往天祥至鄂州即劾納蘇穆爾貪暴
不法者事凡十餘條納蘇穆爾遣人倚爲奸搆天祥

於中書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
遠等[illegible]辯其無罪獄繫百餘日方釋之[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以左丞相[illegible]阿爾哈雅[illegible]平章政事阿必錫克[illegible]

先是二十二年正月以阿必錫克爲平章政事二月復
以吉爾[illegible]爲左丞相于是[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好言利
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illegible]合其省[illegible]各以進言
安西郭佑楊居寬[illegible]仍[illegible]
選可代者以聞遂從之自是廷中有所選置人才進退

並伐所與留焉。

命定省院臺部官屬。

詔中書省鈐定省院臺部官屬曰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中書省除中書令外左右丞相並一員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並一員參知政事二員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illegible]）仍諭安圖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省司並從中書銓擬安圖因奏言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將廢格不行慮其營行短臣者名曰聞上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置洪澤（[illegible]）芍陂（[illegible]）屯田。

兩淮兵革之餘荊榛蔽野宣慰使昂吉爾言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未幾合千人往其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冬十月河決。

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鄢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役民二十餘萬塞之

（丁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復命托歡督諸將擊安南屢戰敗之陳日烜棄城走。

時復命托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冠州人）等進討安南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月以桑珠迦（舊作桑哥今改）爲平章政事

初桑珠迦爲右丞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已廉潔起佐安圖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政事

閏月復置尚書省以桑珠迦特穆爾爲平章政事[illegible]爲右丞葉李爲左丞馬紹（[illegible]人）參知政事

桑珠迦首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爲宜詔從之安圖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僧格別擇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爲祭酒

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迄至元初乃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衡之寓居故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爲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爲祭酒（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學官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時江南諸路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路各置提舉司以提舉儒學一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御史臺言以江西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三月行至元鈔

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二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趙孟頫初膺召入見令與議立為曹議擬罪滿至元鈔一百貫者死孟頫以為重造中統鈔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不可計鈔抵法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公不以為然孟頫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慚色舊作乃顏今改正）

夏四月諸王納延（特穆格後裔舊作乃顏今改正）反五月帝自將討平之秋八月還上都

先是有告納延反者帝遣巴延往覘虛實納延謀執之巴延覺脫歸時西北諸王闊納延底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衛士阿實克布哈（劉哩因王族太祖拔都之曾孫舊作阿沙不花今改）曰此輩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卿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哈（舊作納牙今改）因大王聞納延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納延已遣使來歸罪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納延外應今納延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哈許之於是諸王之附納延者皆相率入覲而納延之黨錫嘉努承李庭等將漢軍門法以戰既而納延之軍堅壁不出而晨報帝親麾諸軍圍之（舊作…今改）特格（舊作…今改）塔布台按兵觀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必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礮夜入其陣礮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至是以知其必遁遂令庭將漢軍約蘇特穆爾（舊作…不見月兒…今改）將蒙古軍並進納延敗走追之帝遂還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僧格殺中書參知政事郭佑楊居寬

初僧格奉詔檢覈中書省逋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自辨以為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格怒令左右拳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圖共議之曰此輩狡獪冊令他日得以賂問誣服為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冤之（書曰…）

十一月以僧格為尚書右丞相特穆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

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舉前省臣所不能者僧格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以僧格為尚書右丞相右丞

左丞相阿珠卒

時旻合（…）和卓（舊作…今改）追封河南王

元

世祖皇帝

戊子至元二十五年，春二月，毀宋故宮為佛寺。

從僧格及嘉木揚喇勒智請，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從。

三月，帝如上都，以鄭制宜（舊誤丁翰，綱目誤作鄭子明，案元通鑑列之誤，且今依本傳改正）領樞密院事。

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

托歡引軍還，陳日烜邀擊敗之，尋遣使來謝罪。

托歡復遣兵追日烜于海。右丞相阿巴齊（舊作阿八赤今改）曰：賊衆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餘糧且盡，吾不能持久矣。盍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緩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巴齊率衆攻之，將士多被殺，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隘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東關（在安南國今屬），邀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戰據險竊發毒矢，大將士裂殺以戰，樊楫、阿巴齊皆死。前進內傍關（舊作昔都今改），衛勇乘之，交人小却。托歡由間道趨思明。日烜遣使入貢，并金人以代己罪。帝以托歡無功而還，命出鎮揚州，終身不令入覲。

冬十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

謝枋得遁入建陽。及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其略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陋，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

之，奏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者。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辭諭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江南盜起。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蒙固岱、行樞密院副使雲丹密實（舊作月的迷失今改）（[illegible]今改），發四省兵討之。明亮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貪殘，故其民往往嘯聚蔓延

[illegible]之後[illegible]福建[illegible]
之民戶幾百萬[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十六日五令明完之[illegible]
父烈于[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宜選精兵[illegible]合以
討取之可也御史大夫伊[illegible]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
餘處宜選將討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家[illegible]已
往卿毋以爲慮也。
詔皇孫特穆爾[illegible]太子[illegible]精吉木第[illegible]行邊。
納延餘黨和[illegible]落[illegible] [illegible]
等侵攻掠邊郡。[illegible]皇孫特穆爾北撫諸軍討之。[illegible]
指揮[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破和
落霍斯還復收哈[illegible]部[illegible]東路[illegible]

五月河決汴梁。
汴梁大霖雨河決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其
害。

秋九月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
時江浙行省丞相[illegible]劾其
罪而九[illegible]宣[illegible]人入建康[illegible]之
陰求[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逮繫其子于獄又令人[illegible]
置獄行省鞫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illegible]不勝憤遂
自刎于舟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直被[illegible]可。冬十月[illegible]
初僧格摘委六部爲考核[illegible]以爲不學其
任遂所[illegible]理[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錢穀
者無不破産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僧格又言
[illegible]錢穀已[illegible]于不[illegible]必[illegible]
以參知政事[illegible]十人[illegible]
[illegible]安[illegible]六省[illegible]
[illegible]侍御史程文海入[illegible]天子之[illegible]
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illegible]以
[illegible]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illegible]用[illegible]
者[illegible]錢穀以[illegible]生民爲務所委任者[illegible]

[illegible]利之人江南盜賊[illegible]以此也臣[illegible]以爲宜[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行省之[illegible]利之[illegible]行[illegible]民之事僧格大
怒留京不遣又[illegible]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遣[illegible]公趙[illegible]佛於[illegible]。
十一月立僧格輔政碑。
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illegible]之徒方[illegible]請立石爲
僧格[illegible]口[illegible]之[illegible]僧格使之[illegible]
成樹之省前[illegible]王公[illegible]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爲御史中丞。
文用入爲中丞[illegible]人[illegible]千餘人
爲按察使[illegible]中[illegible]以爲

極述今省各處災傷及其之狀[illegible]

之朝廷使人宣文日如已功不從又曰用事日[illegible]

皆具[illegible]

丹[illegible]之因

特部[illegible]所上各賦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之法

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致時政之不及丞相當行以罰

之不當抑之也們柏愈恨之行無拾從事謂帝言文

用簡促迎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

爲大司農

十六年春正月地震

會通河[illegible]今山東運河[illegible]上[illegible]之[illegible]

從壽張縣請[illegible]見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illegible]

[illegible]安山[illegible]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

至臨清[illegible]引汶水以達御河[illegible]

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

會通[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以中書右丞相巴延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

和林[illegible]知院[illegible]巴延始[illegible]

[illegible]月既蝕日食

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

犯者籍爲兵

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大都不屈死之

初天祐[illegible]求才欲[illegible]枋得[illegible]之入城[illegible]

之言[illegible]天祐不能[illegible]乃[illegible]

之臣當死[illegible]何不死枋得曰[illegible]公

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illegible]

皆可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

知此天祐怒遣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

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少茹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

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

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

死[illegible]

六月海都犯邊秋七月帝自將討之

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illegible]之劉哈剌

巴圖[illegible]

[illegible]

王田及帝親征[illegible]謂皆太祖與臣下

[illegible]者飲[illegible]珠兩河[illegible]之水以[illegible]功令[illegible]

[illegible]人。

冬十月禁百官受餽酒食者。

內外百官有犯之者籍其家貲之半

閏月帝還大都。

十一月詔括馬。

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以白絮爲尚書省舍人。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絮建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于京師僧格以聞擢爲尚書省舍人[illegible]之江南豪兼併戶借宋宗室遷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

[illegible]大聖壽萬安寺

詔天下荒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爲例

庚寅二十七年夏四月河北十七郡蝗。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地大震九月赦天下

武平[illegible]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死者不可勝計[illegible]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引[illegible]

當國根腳里及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僧格莫敢斥言切時政。時僧格遣錫都[illegible]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于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諤勒根諭里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歸咎尚書省不爲不相深累耶僧格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冬十一月增置萬戶府分戍江南。

江南行省言浙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巴延等于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爲多寡後爲奸臣特更易其法今宜復遣三萬戶分地戍守之。[illegible]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

安圖罷。

安圖見天下大權盡歸僧格書省自愛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大水。

江南民流者四十五萬餘人凡發粟五十八萬石賑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僧格及[illegible]以罪免

天下以僧格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集
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僧格罪甚似道我
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上親信捐一旦之命為
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既帝畋漷北（漷州之北也在順天府通州[illegible]東入白河）徹里言僧格奸貪誤國之狀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
大臣命左右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
問之辭色如初且曰臣與僧格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
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禍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
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布呼密問之對曰僧格壅蔽聰
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以他罪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

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會廷臣言者益衆
遂詔臺省相與辯毀之僧格辭屈帝曰僧格為惡始終
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
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僧格
等官命徹里帶衛士三百人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
之半誅[illegible]以連坐亦籍其家其與僧格同事
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僧格以疾[illegible]伏誅（[illegible]）

本[illegible]

二月罷徵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錢穀未已[illegible]
省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格
當國設法已極其弊公私匱竭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
帝從之仍命取已追錢穀文簿聚至一處非上命而
擅追者罪之

以旺扎勒（舊作完澤今改正）為尚書右丞相布呼密平章
政事

初僧格欲殺楊居寬郭佑刑部尚書布呼密爭之不得
僧格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
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
為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為相諭之曰朕過聽僧

格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
成材今日之用布呼密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
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
事旺扎勒可帝曰籍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
籍惟無旺扎勒名又嘗言僧格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
其言故知其可也乃拜旺扎勒尚書右丞相布呼密平
章政事

三月踣僧格輔政碑

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字子靖高唐人）撰文至是復已改廉
訪使[illegible]亦坐免

夏五月逮西僧嘉木揚喇勒智下獄尋釋之

嘉木揚喇勒智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冢墓

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

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

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發省諸臣皆言宜

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illegible]

門人哀閔齊帝閔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

徒歟遂不問及之

下僧格獄逮其黨納蘇拉穆爾誅之

從成宗僧格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

親舊皆授要官其地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

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湖廣

平章政事納蘇拉穆爾僧格妻黨也尤不法逮至京師籍

其家黃金四千兩遂詔下僧格獄復繫納蘇拉穆爾遣

湖廣誅之

罷尚書省右丞相扎勒等並入中書

頒行至元新格

初朝廷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

右丞何榮祖（字繼先廣平人）家世業吏初以公規治民盜賊

財賦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秋七月僧格伏誅

八月平陽地震

壞民廬舍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遣使招諭琉球國

琉球久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之輿

而閩人吳志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遂授

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志斗禮

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志斗卒于行

祥志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為祥所殺詔福建行省

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字顯卿其先陳州人）使安南徵其

王入朝

托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陳日烜死子

日燇嗣位布呼濟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

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苟使諭之彼當無不奉命

者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

入朝

十一月[illegible]國公[illegible]州

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

[illegible]

百六十頃，乞如例與之，從之。

均賦科取之法

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差役爲名七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廣賜官吏，佛藏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並輸之。至是，以何榮祖言，各省依征發之法。

至京師，並定科取之法

戶部上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三百四十二萬，有二千有二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有四，游食者不在其數。[illegible]

壬辰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免絹賀

開通惠河。自今大都[illegible]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illegible]

[illegible]

並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江南歸附建諸路，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時盜皆以次就平，江南右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之。

二月，以伊克穆蘇[illegible]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瓜哇

初，右丞孟祺使瓜哇，瓜哇黥其面使還，帝怒，命伊克穆蘇及史弼、亦黑迷失將兵二萬伐之。時瓜哇國王爲鄰境葛郎國所殺，其婿土罕必闍耶迎弼等，弼擊葛郎，遂并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土罕必闍耶復叛，弼等力戰，却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亡失，貲貝直五千餘萬。帝以其亡失太多，及追其縱土罕必闍耶之罪，弼責伊克穆蘇沒家貲三之一，唯興以不與議得免。

三月，誅僧格黨納蘇喇鼎烏瑪爾等

初，僧格敗，納蘇喇鼎烏瑪爾[illegible]錫都爾丁巨濟等俱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罪比僧格爲甚，不決。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破家產，死及親鄰，鋃鐺受禍最慘，孤寡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皆思食其肉。今三人既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錫都爾丁理財，欲釋

[illegible]

之布呼嚕力爭不可曰中凡七奏卒併誅之
莽珠迪音能以特格拉津（其今改）並為平章政事。
莽珠迪音嘗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布呼密同阿
哈瑪特僧格等相繼誤國身戮家滅前鑒未遠奈何欲
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久居其任免猶與議省事特格
與拉津同拜中書平章政事 [illegible]

徵集賢學士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
恭懿于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稱吉木

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
及考正歷法歷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
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
名士若胡祗遹王惲姚燧（字端甫樞從子）蕭𣂏（字惟斗奉元人）等十餘
人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力辭不至尋卒

夏六月兩浙水

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餘石

閏月廣西上思州（今屬南寧府）亂遣右丞程鵬飛將兵擊之
上思州土官黃聖許據眾一萬叛交趾為援寇陷忠州（[illegible]）及華陽（[illegible]）[illegible]鵬飛討之聖許等敗走入交州

安南遣使入貢
張立道至安南謂陳日烜曰昔鎮南王不用鄉道率衆
深入不職自潰天子亦既遲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
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
兩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豚
非上意皆將議汝耳汝射不惜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
禍且至矣日烜拉謝因付寶為賄立道却之固要其入
朝日烜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
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從立道上表謝罪修
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
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烜懼卒不至已而復遷吏部

尚書梁曾及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往徵之

秋八月罷福建銀冶
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
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
十錠至是宗臣以聞詔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時[illegible]路銀冶課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未嘗得之於山[illegible]亦詔罷之）

冬十二月改封梁王噶瑪拉為晉王鎮北邊
噶瑪拉初出鎮北邊後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封
晉王統領北邊[illegible]之地于天性仁厚
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諸王移爾特穆爾（[illegible]）[illegible]以叛詔也速[illegible]討之

巴延兵至[illegible]

巴據之矣天下知有巴延[illegible]

[illegible]

二日殺[illegible]以遁

以族[illegible]副使

其[illegible]入覲帝欲用為僉樞密副使約蘇特穆爾年尚少果欲大用可俟他日帝曰不然其家為國滅金戌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乎遂拜江淮行樞密副使。

癸巳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員。

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詔邊軍屯田。

詔邊境軍士本軍屯耕以食。

始置社稷。

至元初已詔歲祀而未立壇壝至是始用從臣言置之

右丞相安圖卒。

帝聞之震悼曰人言丞相[illegible]果毀于良弼

[illegible]後大德中追封[illegible]

二月以茄木楊喇勒智子[illegible]為江浙行省左丞

詔以江南民怨茄木楊喇勒智[illegible]已罷之

三月括諸路馬

將以海都入寇召群臣[illegible]所以為備從樞密[illegible]復括天下馬凡得十[illegible]萬匹

夏六月詔皇孫特穆爾撫軍北邊召巴延還以約蘇特穆爾代之

時有譖巴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特穆爾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大傅約蘇特穆爾輔行召巴延居大同以俟後命約蘇特穆爾未至海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約蘇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與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為怯[illegible]曰果懼戰何不授軍于太傅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

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選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約蘇特穆爾至軍中授以印而行巴延餞之日公去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

秋七月以伊徹察喇[illegible]知樞密院事

初伊徹察喇由長宿衞授宣徽使[illegible]從帝北征[illegible]

伐一人者臣不可以後之[illegible]一戰帝曰朕以安國事與朕家同功[illegible]心不[illegible]視傳衞厥功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心邪及俯格之敗是伊

徵察剌濟奏劾之帝以爲知樞密院事。

八月安南遣使入貢。[illegible]安南[illegible]復興兵伐之。

初梁曾（字貢父燕人。）等至安南其國門[illegible]日燇欲迎詔自旁門入曾執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日燇迎之入。別日燇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所與日燇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今丞相上[illegible]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illegible]受安南所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illegible]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illegible]以日燇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illegible]

[illegible]氏役人與諸王伊勒吉台（舊作[illegible]今改）[illegible]中州[illegible]竝[illegible]兵聚糧復議伐之。

冬十月彗星出紫微垣。

帝憂之夜召布呼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布呼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之世[illegible]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年有之此殆天亦[illegible]內乂安此前代驗然也願陛下[illegible]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遂諭誦至[illegible]

三十一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巴延還自軍中。

巴延時在大同帝不豫乃驛召還。

[illegible]

諸王諸大臣援使[illegible]知樞密院巴延總百官以聽宮以[illegible]兵[illegible]司請曰[illegible]巴延[illegible]內帑銀者[illegible]欲誅之巴延曰[illegible]何時無[illegible]今輒誅之邪人服其有識。

帝崩。

世祖[illegible]

[illegible]以收獻之

時穆呼哩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于市
璽之或以告崔彧彧以示秘書監丞楊桓桓辨其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
弘吉剌特氏以示群臣
陳之時宮中出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
也乃遣承旨張九思賫授之
夏四月皇孫特穆爾即位于上都大赦
皇孫南還及未至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
言者彰德特穆爾謂晉王噶瑪拉曰宮車晏駕神器不
可久虛昔儲闈符璽已有所歸王為宗盟
之長何猶豫而不言巴延亦按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
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
遂即位大赦
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弘吉剌特氏曰皇太后
改太后所居舊太子府為隆福宮
五月以約蘇特穆爾為太師巴延為太傅伊徹察喇為太
保
遣使安南釋其使歸國
六月庚辰朔日食
賜宋徵士家鉉翁號處士遣還
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以館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
數為諸生談攻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
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錫予金帛皆不受尋卒
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布呼密罷為平章復留之
河東守臣獻嘉禾布呼密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
邪曰惟此數莖耳布呼密曰如此則既無益于民何足
為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
瑪氏犯法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
僧請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布呼
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
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布呼密知今聞其言朕甚愧
之使人諭布呼密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
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布呼密言若此必大壞
天下風俗使上下之分紊帝為之改
下多與議不合奏以為陝西行省政事太后
帝曰布呼密朝廷正人之外
邪乃復留之
冬十月帝至自上都
帝幸川之地
用天下悉逝不暇無以疑

安元元凡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詳
略也宜趣還京師帝悟嘉遜。
弛江西銀冶課額。
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
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爲額。
十一月罷江南行樞密院。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之
帝以問巴延時巴延已病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
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
行省。
以何瑋伯祥之子易州易縣人爲參知政事巴延徽蘭爲參議省事

初帝諭右丞相阿里參政梁德珪字伯溫大興貢舉人曰中書政
務繁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胥使選人留滯俗格難
爲邪然條畫揮其成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所屬不
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以瑋參知政事辭
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猜
忌請損之不從巴延徽蘭中書政事巴延一月入爲不
帝弟也巴延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兄
平章于上弟參議于下何所嫌也。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卒謚忠武。
巴延深沉有謀略善御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
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及是卒贈太師追封淮

安王。
禁侵擾農桑者。
成宗皇帝
乙未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廣西地接交趾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
溪洞隘丁在戍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
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
盡交廣西自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
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
軍中輒以家貲賞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帝如上都自後諸帝往還上都俱不書其以事特書者不在此例。

留夢炎致仕。
上以其在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與葉李優劣于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之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于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夢炎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
三月安南入貢。
地震。
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肆。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肆三十發米七萬餘
石糶之其[illegible]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爲
豪家所取乃命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價糶之

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蘭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釐正選法。
省臣以哈瑪特僧格當國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
乃詔桑珠迪音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五月升江南諸縣爲州
以戶爲差戶四萬爲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爲中州
凡爲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州者[illegible]
路爲州
六月汴梁諸路災

汴梁路利州蓋州綏德保安甯州濟寧永安西[illegible]
[illegible]
秋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一月太師約蘇特穆爾卒
後追封爲廣平王諡貞[illegible]
十二月立皇后巴約特氏[illegible]
丙申 二年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毋擅罪官吏
時諸王錫錫[illegible]等部曲及駙馬[illegible]
擅據民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依違從事是詔[illegible]

[illegible]

旨毋得專擅加罪
二月以布呼密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爲平
章政事
布呼密以與國有勳舊入朝[illegible]不用帝日[illegible]
之故日卿不能去入亦不能[illegible]歸則欲以段貞代[illegible]
何如布呼密日貞賢臣乃拜布呼密爲昭文館大學
士平章軍國事後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
貞不敢當制去軍字而以貞代爲平章政事
夏六月頒官吏受賕條格
凡十二等御史臺御史大夫阿哈迪音[illegible]
言定法貴于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

枉法外其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
科似輕重少偏然終求之改也
秋八月立捕盜賞格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定條格責所屬期至
盜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强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
半之應捕者又半之指[illegible]凡人能[illegible]給之[illegible]
[illegible]

括江南隱蔽田

凡巴延阿珠阿爾哈雅等下江南所據田及權豪隱蔽者悉括之令輸租

冬十月贛州民作亂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討平之

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illegible]其黨不行但命將校分兵守地待命然知激亂之人悉置于法復諭好民之為寇脅者于是民爭出自効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事平上遣使奏聞且請黜贓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行大德九年春正月以太后幸五臺山（在山西代州五臺縣東北[illegible]）

初為太后建寺于五臺山因以大臣董其役驅迫民夫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及太后將幸五臺河東廉訪使王忱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

（[illegible]）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在縣北舊爲汴水分流處）

先是河決汴梁（[illegible]）南歸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字周卿深州人[illegible]）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illegible]二百里至歸德横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强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泛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之民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若其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冬十月命卜蔡克凱指揮使鄂和爾（[illegible]）攻破巴林之地（[illegible]）擊海都軍敗走之

巴林時爲海都所據鄂和爾阿剌瀾爲由攻之其將特斷特（[illegible]）遂降（[illegible]）而取伐木[illegible]以兵追鄂和爾擊

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至阿喇台（舊作阿剌台今改）與海都援將博拜（舊作孛伯今改）遇鏖和爾郭斯河岸之北博拜敗走僅以身免

以吳元珪（字君璋大寧人）爲吏部尚書

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一以誠悉革其弊

十二月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乃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戊戌二年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從伊徹察喇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事牲盤酹馬湩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檽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凡所承也

二月以張九思爲徽政使兼爲平章政事

初太子將吉木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爲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祉人心所屬院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不可罷尋進拜中書左丞徽政使于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城處仕祖怿州衙夜因之數遇多從其指當國者患于徽政受延收懷以致此謝帝語爲撤中外通貨尋拜右丞至是始爲平章政事

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奏比年所費動輒鉅萬所入之所不敷至殆盡至是遂奏曰今天下所得歲入之多出不及入歲賦之數丞相旺扎勒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發于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爲請帝爲罷中外土木之役

開鐵幡竿渠（[illegible]）

時欲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言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于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三月以兩淮閑田給蒙古軍

夏六月徵湖廣夏稅

初阿爾哈雅下湖廣既定秋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戶一貫二錢每秋稅以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稅門攤依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illegible]爲言詔起罷之可復改門攤爲夏稅征錢之鈔可以貫四錢以上腹江浙行省爲定制

秋七月大雨河決

漂沒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其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海御史劉賡等塞之凡月之間凡築九十六所

召高麗王謜入朝

先是高麗王暄傳國于其子昌源，昌源（□暄為高麗王）至是劾
昌源僭設司空司徒等官及殺無辜及自造歷等事
中書請詔源入朝，因留不遣，復以暄為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
賑饑民二萬四千九百有奇
冬十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
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人
彗星見
（由子孫星下一十尺指外癸東南有彗指十二星，軍壘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一星曰子，子東星曰孫）
（晉書天文志）
駙馬高唐王兗哈濟蘇（蒙古敦觀部人，駙馬之後）勒兵備遼，遇寇敗沒

先是諸王領布根（太宗第六子哈丹之子，舊作也不干，今改）叛，兗哈
濟蘇擊之有功。至是諸王將帥共議備遼事，咸曰：敵
往歲不冬出，今可休兵于境。兗哈濟蘇獨以兵待之。冬
敵果來，兗哈濟蘇一戰再戰，乘勝逐北，馬蹶，為敵所
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兗哈濟蘇毅然曰：我天子
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後追封趙王，諡忠獻）
己亥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漢人所
論，豈可一一盡從？朕但當擇賢者任之。兩府翰林學
士闕，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
今郡守之貪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
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之
以哈喇哈斯為左丞相
帝問闕復曰：中書右相誰其人？聯試擇所知誰可任者？
復以哈喇哈斯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二月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伊蘇布哈（舊作也速不花，今改）復勸帝用兵日本。
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遣僧一山往使，而日本竟
不至
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
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凡
古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

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
祖卒（諡文）
夏五月立征東行省（□□□□□□□□□□□□□□□□□□□□□□立征東行省，以高麗國王為左丞相，罷其目）
（至治元年復立，至是又□□□□□□□□□□□□□□□□）
高麗王暄既復位，已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暄不能服
其衆，乃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克哷濟蘇（□□□□，又□□□）
（舊作闊里吉思，今改）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秋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冒入楊喇勒智大寺總攝為佃
戶，至是有司言，放之
八月己酉朔太史院奏日食不應

是日巳時依曆法當日食六分有奇至期不食衆賀[illegible]
章上太史院官齊履謙[illegible]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
況比年近年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
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冬十一月以諾爾根薩里為平章政事
帝初擬以諾爾根薩里不往匝爾道帝曰太
子賓客一至及即位諭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
惟諾爾根數召不往其忭大臣體自是召皆不名賜坐飯諸
侯王諸問左右曰若全平章[illegible]諾爾根薩里又號名 萬全故以全呼之 其全
材也命復入中書
命兄子海桑[illegible]拔海桑[illegible]
帝以寧遠王庫克楚[illegible]總兵北邊怠
于備禦命海桑即軍中代之
罷收後鎮撫北[illegible]
省民出公田租
時公田為民害而荊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
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荊湖宣慰使
勒[illegible]之喇[illegible]民所不
便十餘事于朝其[illegible]公田[illegible]之命有部
凡官無公田者[illegible]
庚子四年春二月丁未朔日食
皇太后翁吉喇特氏崩

后有[illegible]及[illegible]聖皇后[illegible]
[illegible]
夏五月緬阿散哥也[illegible]進貢
詔下中書政事許緬國[illegible]等發兵討之
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弟釋之阿
散哥也乃率其衆囚王于家宇因弒之王次子窟麻剌
哥撒八奔訴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人往
討之[illegible]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布呼密卒諡文
布呼密嚴重而寡欲貧無以殮賜鈔葬之
[illegible]
秋八月更定蔭敘格
正一品子敘正五品從五品子敘從九品以是為差
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illegible]
[illegible]
先是緬賊阿散哥也侵八百媳婦為援其勢張甚至是
旺扎勒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
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
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喇哈斯[illegible]

遠經蕃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勞兵力不[illegible]

詔命劉深及合剌帶[illegible]等將之以往征[illegible]

不許上意亦兵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棄百萬生靈

况地[illegible]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度之出

五年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illegible]高麗王擅署官府及

僭用天子儀器物况官冗民稀用罰不一若止依本

俗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罷止之

[illegible]且設省監制其國不使帝亦以爲所論不

能和輯遂罷行省復之還

夏六月劉深等兵至順元[illegible]

水東土官宋隆濟等遂兵反[illegible]

劉深等取道順元遂自烟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

[illegible]民[illegible]谷之間[illegible]大將[illegible]人斗[illegible]數人佐之[illegible]

日乃遁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深復合兵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詔移征緬兵伐金齒諸蠻

先是緬阿散哥也逆兵[illegible]自陳殺主之罪乃命征

緬兵及是以諸王闊闊所遣上多戰死金齒地近八百

媳婦諸將因欲不[illegible]殺官吏詔遣薛超兀兒等移

征緬兵討之

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illegible]

凡四十六日而滅[illegible]

海都復大舉入寇海山大敗之海都走死

海都與都哇[illegible]大舉入寇海山[illegible]

和林等五軍合戰大破之[illegible]

[illegible]中道[illegible]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九月誅高慶察罕布哈免[illegible]爲庶人

先是[illegible]及高慶等[illegible]本奉移兵金齒之詔要等

已受緬人金賂假言炎暑瘴癘辭兵而還引兵還及是

事聞詔遣官鞫之盡得引枚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布

哈薛超兀兒遇赦例奪官罰爲庶人

禁酒

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冬十月益海運糧

以歲內成饑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

十一月遣劉國傑等討叛蠻宋隆濟及蛇節

劉深兵敗，宋始悔不用哈剌哈斯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塔賁亦爾（小注，字跡模糊）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道別牧宋正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節制。

分

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小注）二人父子致位顯要，……江南……諸番中庫藏倉廩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從僕佩金虎符為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豪右不敢進逆，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有二人賄，致人言官能其官，詔御史臺鞫之，伏誅，籍其家，禁錮其親屬，流其妻子遠方。

劉深引兵還。

（小注）宋隆濟攻陷貴州，不解，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賊復率衆邀之，糧市委棄，士卒饑傷殆盡……

二月，帝有疾。

三月，赦。

西南夷俱叛，遣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伊蘇岱爾等討之，……劉深等官。

（小注）烏撒……及武定……

……諸賊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起兵攻掠州縣，焚燒驛舍，遣伊蘇岱爾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伊蘇岱爾等率師分道並進，攻第下之。

夏五月，太廟寢殿災。

六月癸亥朔，日食。

太史院火，丁……詔議其罪。

秋九月，……男女。

……有殺其子者……三人誅之……

癸卯 七年春二月，詔定中書省官。

（小注）詔中書省……平章政事……左右……

舊志設官分職具有顧[illegible]

丞、佐、貳、參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illegible]

制已詳前注今因更定八府故復載之[illegible]

月遣使巡行天下

罷贓汚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于墨特川，[illegible]擒斬之。

初國傑與師自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命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噪乘之，賊大敗。既而隆濟復合蛇節兵，國傑率應敵，日命楊賽音布哈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

勝逐北，至伊殺獲無算，遂破之。[illegible]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遁去，詔購其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平。

復以特格爲平章政事

初特格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因諭特格論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爲平章政事。

旺扎勒及巴延等俱坐賕，巴延等免官，旺扎勒釋不問。

初朱清、張瑄以金珠賂宰近，無不受之者。事敗，監察御史杜肯構等劾旺扎勒等與一人受賂宜罪之，詔巴延[illegible]省臣下相[illegible]梁德珪[illegible]瑪琳沁[illegible]

等前皆受賂，[illegible]巴延等罷職不敘，供給其家。惟旺扎勒不問。既而御史及樞密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選亦宜罷，[illegible]家鈔爲非義，帝曰：既云稍貸，不必問也。

[illegible]分省

將[illegible]合[illegible]斯日[illegible]名首[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當界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illegible]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進而益邃。既而屏居金華山，[illegible]以淑後進。[illegible]當時以爲其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高明剛

[illegible]之二氏而兼充於己者也。家在仁山[illegible]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安。

夏閏五月戊午朔，日食。

右丞相旺扎勒卒

元貞以來，旺扎勒數爲賢相，特朱清、張瑄之賂，帝釋不問，人皆疑之。[illegible]

六月，遣蒙古軍戍瓜、沙二州。

御史言瓜、沙二州爲邊鎮重地，今大軍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儲，從之。[illegible]

秋七月，都哇遣使乞降。

都哇既敗，恐引麟及海都之子察八爾舊作察八兒今改。按察八爾（以下小注難辨）遣使請命，使子伊徵叛察爾，命諸王將帥議，乃都哇乞降事，當得命于上，然往返須時月，恐失事機，乃使囚爲赦。與隣付鳥兀合剌今改兀魯。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撫諭，通于安置驛傳以候，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

平江等十五路霖雨害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糶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各州諸路旱饑尤甚，行省徹斯東元帥托歡徹爾舊作托歡察兒今改。賑之，托歡徹爾殘虐不恤，治中陳孚訴于宣撫使，亟發廩以賑，民之殍者已十六七。

以哈剌哈孫爲右丞相，阿忽台爲左丞相。

八月，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有旨……而……之道……可徒……疾……及中官……故……

及之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不位……政之……皆……政者之……不以……

遣翰林直學士林元……人……所入朝……流之安西。

……幽顧之流安西。

冬十月，詔遷行省官之久任者。

時諸道奉使宣撫行省官久任，多負所隸，編民……害政，詔互遷之。

十二月，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仕。

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臣，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爲令。

甲辰　八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帝弗豫，皇后伯岳吾氏……政事……阿忽……

二月，增置國子生。

初增蒙古生口貢至是增置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尋復分教于上都

夏五月癸未朔日食

秋九月復巴延等官

御史杜肯構等言巴延等嘗受賕贓成逸左道路相慶方嬖數月遽明召復相位又與原籍者列坐朝堂天下之人自巴延宋鎮珪巴特瑪琳沁爲三因三因不敢每以謝天下混齊喇卜和卓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迺亂要耕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卓因或奸我詠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瑋亦以爲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冬十月立海青方懷撫軍

出鎮青海 在和林境元爲屯田之所置元帥府以年青之故青海其作爲今要。

乙巳九年春三月隕霜殺桑

般陽 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元般陽路治此 益都河間諸路凡殺桑二百四十一萬七千餘本

夏四月大同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死二千餘人

始定郊祀禮

元初代行拜天之禮然皆循用國俗 [illegible]

[illegible]

至是哈喇哈斯等言北外地窄

災變所深恐則歲比不登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日天日祖宗日社稷而祭天尤大陛下躬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爲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官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內已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漢唐而後禮樂下與日繁將宋金多循周禮今欲備盛非草創所能備也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宜從日古漢人行天下之尊祖以配天宗廟已行于郊止祭天爲宜中丞何瑋因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六月立子德壽爲皇太子

秋七月徙[illegible]阿裕爾巴里巴特喇 [illegible]

時皇后秉政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與其母答吉喇特

[illegible]不易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設置復成何[illegible]

氏居于懷州。

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祭祀。

買胡賈寶珠

西域賈人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剌郭（舊作押忽，今改。）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文問何用，省臣曰：含之可不渴，熏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丙午 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

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臣以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使民利其所殖，民戶或懼徭役，投其徒者坐視不恤，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賜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夏五月，遣高麗王謜還國，復置征東行省。

高麗王昛既卒，遂遣謜還，仍置行省鎮撫之。（謜舊作源，今從高麗史改。）（中樞院但[illegible]不勝請罷，有敕丞省從之。）

秋八月，開成路地震。（開成，路名，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

先是晉寧（元路，今山西平陽府。）、冀寧（元路，今山西太原府是。）及諸郡地數震，至是開成又大震，壞王宮。（世祖子安西王鎮開成。）及官民廬舍，

壓死五千餘人。

冬十二月，帝有疾。

丁未 十一年，春正月，安西王阿南達（世祖孫，莽噶拉木之子，至元十七年襲封。）

及諸王穆爾特穆爾入朝。

皇后召之也。

帝崩。

廟號成宗，國語稱曰鄂勒哲依圖皇帝。（鄂勒哲依圖，蒙古語有壽之謂，舊作完澤篤，今改。）（史稱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守成者。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于宮壺，外則委于宰臣，然其不至于廢墜者，則以去世祖為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左丞相阿呼岱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輔政，左丞相哈喇哈斯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

后以嘗謀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懷州，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故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呼岱、平章賽音諤德齊、巴延、巴特瑪珠爾、諸王穆爾特穆爾陰為左右之，謀勸誘稱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呼岱以衆謀及皇后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illegible]曰：制祠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謂不可。阿呼岱變色曰：制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阻大事？瑋曰：死畏不義，苟死於義，何畏？遂辭。時右丞相哈喇

哈斯取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府中日數至王
皆不聽衆欲害之不敢發遂與寧王道剛呼克扎都阿
克布計耶京師哈喇哈斯令密遣報後遣使附迎阿裕
哈子
爾巴里巴特喇于懷州
二月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子自懷州詣阿呼台等執阿附
道歸於上都
哈喇哈斯使至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猶未行其傅
李孟字道復濮州人曰父子不剛世祖之典謂世今首出良
贊大太子過在萬里殿下躬息道宮廷以安人心阿裕
爾巴里巴特喇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謁哈喇哈斯
親之適后使問狀哈喇哈斯所在入長揖引其手診之
束亂首陳安危不疑以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遣報日事
待矣不可不早圖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日當以卜決
之遂召卜者謂日大事待我而決第云其吉及太卜筮果
吉乃日勿不進人是時大同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語振
舊而起衆聽之上聽諸侯持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府待
郎安西之黨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至遂出以二月
二日為遣人生辰因以燕事哈喇哈斯謁之夜遣人
召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日懷遠不能持手恐變生
不測宜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從之得其人
加點人。案諸王圖喇太祖次子察罕台四世孫延蘭貢所實為作元制今改從此
爲事特叉力贊之于是元一日衛士入內捕縛安西王

遣使召安西討事至阿南達王穆爾特穆爾統之入城遂
上都收阿呼台巴特瑪爾諾海普德哈巴延等誅之
諸王庫庫布作綽爾今惟呼圖特穆爾博喀一作伯
延俱作謁只今改從此遣日今其人斯得太子寶冊錫係宜早
正大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日惡人潛結宮闈亂我家
法故誅之皆我祖先威靈何以慰諸君耶懷寧王吾兄也宜
立之乃已遣使奉璽迎之矣遂自監國奧哈喇哈斯
日夜居禁中衛禁事誅參知政事並撫綏庶務裁抑
僥倖罪小多不樂既而日執政大臣當任人了親用今
衆與在道乘未見顏色誠不敢自安任因辭免任遂逃
去不知所之

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州元作伯岳吾今改殺之誅安西王阿南達及諸王穆爾特穆爾遂
即位大赦
初海山聞帝崩自阿勒泰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辭勸進
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阿裕爾巴里
巴特喇既定內難其母答吉以特勒心於日名密欲海
山讓位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遣近侍朗問之羅鋼叱克托
都日我撫邊陲十年序又居長神器之歸不言而喻
我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一日之短亦
足垂名萬世何可以陰陽家言而違祖宗之託哉此殆
用事之臣擅權而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爾

汝爲我往察事機疾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闊
闊出（舊作按灰今改）由中道綽和爾由東道各以兵萬人前進
而進旣不進托都馳至大都入道海衆見妃悵然自悟
姪之說遣出衛家爲太子周旋遠慮乃使宗室今宿衛
巴陳宗王大臣義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爲汝所攻曰皆
有謀同汝先爲我辦理之而阿貝克先見妃乃潛衆不
至從進阿貝克布哈這也偶道安西王緩於未及太弟
監國與諸王等謀拆散之意巳是北都蘇德行至中道
潛衆與中宮見之還使同遂北都備述妃旨潛衆大駭
悟既以阿貝克布哈爲平章政事遣返報阿爾阿爾哈
巴哩巴特喇即付其討來會于上都潛衆遂即位

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鴻吉哩特氏爲皇太后
加哈喇哈斯托多爾兄（舊作床兀兒今改）太傅達爾罕（舊作答剌罕今改）並錄軍
國重事
以太保兼錄軍國重事
以達爾瑪爲右丞相韓和勒阿實克布哈並平章政事
六月立弟阿裕爾巴哩巴特喇爲皇太子
詔定祔廟之次
哈喇哈斯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兄也
一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行宜擬議皇考曰昭聖衍
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
宗升祔太廟太祖居中睿宗西第一世祖第二裕宗第
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先元妃鴻吉哩特氏宜謚曰

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制可（[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封阿穆哈爲越王左丞相哈喇哈斯爲和林左
丞相以伊徹察喇爲和林右丞相迎行其職上
初呂天子之兩朝阿呼特有功力人從迎阿喇特
子錫之以功臣號哈喇哈斯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
不得加　帝之阿喇特疏屬豈可以一日功遽爲世之
規乎不遂聞喇因請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此丞相亦
嘗督其府出是罷爲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錄軍
國重事（[illegible]）

（[illegible]）
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
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
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以都指揮使庫巴爾（[illegible]）及伶官錫迪（[illegible]）
爲平章政事
庫巴爾以角抵屢勝遷授平章政事錫迪等授平章仍
領天樂院使衆從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錫迪等
以玉旋與刑部抗之（[illegible]）大夫皆不遵中書

[illegible]

以聞帝因凡諸司既以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階元職名官高者宜遵舊制降之。[illegible]
省之所以志武
宗肅遠之本。

八月傳內降旨選官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其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掛祖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求裁者臣復言此行應入常調者或求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備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皆得干請如此員授貨賂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頒國字孝經

中書右丞孛羅鐵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九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命皇太子領中書令。

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爲皇太子署中書令省敕行中書令[illegible]後[illegible]向日省[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今後遵[illegible]書予[illegible]省乞從中書令位[illegible]皇太子入省一[illegible]之制[illegible]

十二月山東饑

遣禮部尚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不給則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請[illegible]糶場米以行。

徵蕭㪺[illegible]爲太子右諭德。[illegible]元史百官志詹事院左右諭德各一員

㪺初出爲府史已官品不合例引退讀書南山三十年凡天文地理律曆術數靡不研究世祖時屢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召皆不起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歸[illegible]或問之則曰[illegible]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illegible]依前右諭德[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

原缺

元

武宗皇帝

戊申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實克布哈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耽麴蘗好妃嬪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詹事入中書既又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賦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復請行勸貸令設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石為率獄皆令坐擒拘押字沒科差人戮之民為之扰其有沒意愆散于民使而果索其役以貸抱以家進目錢是托歡徵斂雖怒不敢問

西僧奪上都民上都留守…者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長斷民…方詰其由僧已奪其齋訴自臣要入公府窺案引毆捽諸地捶扑交下拘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剌妃忽剌出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奏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舊制所未有遂寢其令

二月建興聖宮

為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

夏六月隴西寧夏兩地大旱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尚書左丞相

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世祖擢為江浙行省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荷先朝寵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固宜辭輔者皆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以寺人陛下縱不以臣為愧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尚書左丞相領太醫院事

秋七月皇子和錫拉請括河南田命止之

和錫拉請括河南歸德汝寧境河荒地歲收…田命止之

…者及和尚中書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

騷動致害之民併率衆刦以為義與非遇赦救免今乃赦
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逃民因荒就食所請爲害非
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于漷州。本遼漷陰縣元升漷州明省故城在今順天府通州南呼鷹臺在今通州放鷹南呼名呼鷹臺
初改鷹坊爲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托克托等爲
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漷州澤中發軍千五百人
助其役。
以塔斯布哈舊作塔失不花爲右丞相奇拾特伯奇舊作[illegible]今並改從
物爲左丞相。
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等毋混擾

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亦非由中書毋隔越奏
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
時淮揚旱蝗江浙大水詔凡驛使賑貸之處罷玩莊鎦
除之仍令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中書省臣言自是歲
間累月地震歸德暴風濟寧安與大水民居蕩析
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illegible]
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皆臣等不才[illegible]大臣以
致陰陽失序願避賢路[illegible]所致也
但當悔所行爾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西僧旺勒[illegible]今改正爲翰林學士
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皆有定員邇者請謁
遷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
如大德十年以前裁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
寺及爲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斃府藏空虛而用度
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凡百議
之事留于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
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奉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
者其執之以聞。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沉檀異木可備宮室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中
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勅求珍異乃
或以一豹上獻妄覬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
需賈之商賈孤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間使人
過者千二百有餘[illegible]今進獅豹鴉鶻
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罷天下屯田。
中書省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田所用非人多致廢
地除四川甘州應昌[illegible]邊遠餘
省遣官與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太傅哈喇哈斯[illegible]

[illegible]

伊徹察剌進攻徹伯爾諸部漠北悉平

伊徹察剌言徹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未嘗無侵心，備邊一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都斡之子庫爾齊（[illegible]）及邊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如彼有異志，已得其腹心矣。帝嘉納，遂進軍攻之，徹伯爾等果欲叛，既窮，乃納款，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立[illegible]

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於宰臣意，謫兩浙鹽法久弊，乃奏請儼為左運使，欲陷之。及至，對貪理敝，課復增羨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莫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病民，以為已不可，遂止。

己酉　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喇有罪賜死。

圖喇也常怏怏有怨望意，前秋帝幸涼亭（[illegible]），將御舟，圖喇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illegible]與我者止此耳，帝聞其有異志，命省臣鞫之，辭服，遂誅之。

始親饗太廟。

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特親饗之，始是祭。（[illegible]）

[illegible]

遏迴內降旨

詔用塔斯布哈[illegible]凡傳旨不由中書省令翰林[illegible]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士田戶日錢及除官獄訟妨政之事，詔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省者乞勿予之，制可。

帝如上都

御史臺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盜易起，今車駕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illegible]道[illegible]

從[illegible]之言也。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八月復置尚書省，以托克托為右丞相（托克托，舊作脫虎脫），三寶奴為平章政事，保巴（舊作保八）為右丞，[illegible]為左丞，[illegible]參知政事。

初帝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言至元中阿哈瑪特、僧格相繼立尚書省總理財用，專以掊斂為事，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困乏，又復立之，則必增置官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嘉是其言而仍欲行之。至是命[illegible]保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奇托克托爲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保巴爲右丞王
羆爲參知政事官[illegible]之三省[illegible]尚書省[illegible]更新
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
[illegible]者行之未任任者行之此者[illegible]了事[illegible]已任
之人勿拘例授以宣勅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
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舊作不里牙敦今改從此
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上約曰左衛率府舊
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
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斯扎勒科

爲事務文數千里取兵器入必驚疑甚上聞之奈何莊
扎勒懼曰實不慮及此[illegible]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濟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illegible]自
一兩至二釐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
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
凡三變矣

命遷大都

始鑄錢

先是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錢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
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
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秩五品錢文曰至大通寶者每
一文準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準至大錢十文與歷
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
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
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
詳議不報

復行內降旨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
仍舊行之俾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論中書之務乞以盡

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領尚書令

初帝從[illegible]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勅散
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勅皆歸中書以
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勅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
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爲軍

濟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
室有蔽占王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
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于官
仍質一子爲軍所撥之軍下人京師以養卻七年留

丁夜以滿因卒當國發兵臨至此詔如其言行之。

十一月以阿里海牙為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以出南海王陽行省事。

丙寅 泰定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同知樞密院事。

初泰定既逃去有留于帝者封內外初定用...勸立太子自取帝位之位一日太子侍內宴忽厲然改容帝問所以何不樂太子從容進曰太祖太宗列聖神器有歸然後今日册予兄弟之後者遂復之功績多矣...思之不自知其發于色也帝即命授勸之詳于許...由商...所...之山...皇帝...命以中書平章...

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立...特...

二月...

庫...

事...

兄...

特...

三月...

初...

陸...

命...

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布韓總治

可通議。

詔加托克托太師封淡國公三布韓封楚國公。

別義大水山崩。

襄陽峽州荊門州大水壞官廨民居二萬一千...

餘溺死者一千餘人汝州六安州宿州皆大水。

冬十月...誡宮人騎

衛士省...宿衛...廩給日增儲積

帑府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服無異其嚴實

減之。

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享南郊

先是三布韓等言不當躬行郊祀與禮臣等議欲祀...郊必先南郊今茲冬至祀天圜丘將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地方丘將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上帝。

殺大都留守鄭阿爾斯蘭

阿爾斯蘭與...文殊為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搆其與...米拉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對之...市籍其家中外冤之。

城中都...郭壁...

作...

以中書...部尚書...以...四月...集...

晉王。

辛亥 四年，春正月，帝崩。

壽三十一。國語稱曰庫魯克汗。（庫魯克蒙古語傑出之謂元史舊作曲律今譯改）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錫賚太厚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云

皇太子罷尚書省，誅托克托、三布翰、洛實（按宰相年表洛實時為平章政事綱目作二年二月書以洛實為右丞相本紀係當時遷授之職以丞相例領平章非左相其前文而綱目于此）、保巴、王羆（舊作王羆今改）等，流蒙格特穆爾于海南。

皇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慢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多爾濟（河西寧夏人舊作朵兒只今改後倣此）諫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博囉特穆爾、烏瑪爾（舊作烏馬兒今改後倣此）等姦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詔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司職務復歸中書。

罷城中都。

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徼功毒民，命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

以特們德爾（特們德爾蒙古語鐵也舊作帖木迭兒今改）為右丞相，班扎勒（班扎勒蒙古語取之謂舊作完澤今並改）、李孟為平章政事。召先朝舊臣程鵬飛

等十六人。

召先朝諸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閭、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字繼先出於多羅別族安州人）、董士珍（居安肅州舊作董士珍今改）、劉敏中（字端甫章邱人）、王思廉（字仲常真定人）、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阿哈瑪特（杭州人按元史作阿合馬此又一人非奸臣阿合馬也）十六人，詔同議庶政，不至者並加論諫。至者陳九事，並陳大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率切時弊。

二月，以喇哩克托都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托都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滸，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托都曰：「吾陛辭之日，詔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親督役衆作土功。托都曰：「敬天莫先勤民，民家其利，則與給自身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即位。（是為仁宗）

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宜御大明殿，太子從之，即位大明殿，解所御衣及積蘇衣（元史舊作只孫服輿服志云一色服也按今蒙古語凡物之顏色純一之謂積蘇只孫蓋音譯之訛今改正）二十襲、金帶一，賜之。

詔百司遷除品秩者復舊制。

詔武宗時有司遷陞品秩者悉從至元舊制。既又諭省

[illegible]

臣只兒哈郎以僞中統至元以來條畫擇其可明法律行封所定於封冊中類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以抵罪者無寃抑

寶貝地裂

選官若[illegible]孔氏

秋[illegible]之所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illegible]

[illegible]

卷之九十七

十三

夏[illegible]行至大銀鈔銅錢

詔以中統至元鈔法行之五十餘年比因尚書省妄事紛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illegible]八[illegible]

帝以八[illegible]雲南王及右丞阿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臣知兵部者付以兵機兵官勿用也不聽

秋[illegible]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類以國事爲己任節賜與重名爵大官之濫[illegible]之凡[illegible]不便于己而心服其公[illegible]風俗[illegible]上下無[illegible]

[illegible]之限[illegible]帝皆從之初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illegible]稍裁除之[illegible]吏[illegible]賢者在廢屬之間亦已[illegible]帝曰[illegible]有與此曹[illegible]不合而曲爲保護如此[illegible]長者[illegible]謂之曰[illegible]在中書[illegible]秦國公同其衆命詞臣[illegible]之餘人見[illegible]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爲三百人

帝既命李孟[illegible]國子學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illegible]國學[illegible]許衡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illegible]著爲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級果材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九月[illegible]國王[illegible]益穀[illegible]賜田

益穀入見言臣自世祖朝[illegible]妻子[illegible]爲國人所[illegible]九[illegible]十[illegible]出[illegible]臣年幾七十[illegible]所[illegible]省臣[illegible]益穀來[illegible]

[illegible]

宣徽院以供億人衆進請撥田如故
冬十一月罷錢鈔
李孟奏錢幣爲用之本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
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
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帑藏見貯止十一餘
萬錠僅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illegible]都
水監傳旨給鈔往取杭州所造舟省臣啟曰陛下踐
阼詔天下凡非宜索毋得擅進今取此舟有乖前詔遂
命止之
十二月詔停內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
犯者從[illegible]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國家選法明條
因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用皆
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
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
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仁宗皇帝
壬子 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illegible]選用[illegible]擬太人
言御史臺[illegible]國史院[illegible]御史臺是 時公
論國史院[illegible]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
尋勅[illegible]之十[illegible]之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
勅左右勿僥倖名官
時朝廷封拜繁多群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
繼于是[illegible]在有司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
挺言曰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于左右三五有功
之人賜之大爵近侍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
迹于朝比者雖命追奪裁罷然承襲故又復錫然不知
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
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
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
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
易者奔走往來不暇何暇宣風布化燮理幾務哉乞自
今惟大臣可急擢選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俟任滿
方許遷遷庶免朝除夕改僥倖長奸之弊
冬十二月李孟罷以張珪爲平章政事
孟以論告選朝官暫求謝事命以平章政事承旨翰林
而以樞密副使張珪代之時帝欲以伶人曹[illegible]
咬住今改爲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
力諫止之
癸丑 二年春正月特們德爾罷以[illegible]今改後仿此爲右
丞相
初以平章[illegible]爲左丞相[illegible]爲平章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特們德爾以[illegible]職以

太府卿阿圖阿勒代爲右丞相。

□月，熒惑犯鬼宿積尸氣。

彗出東井。

丞相阿爾哈代等以天象示儆求罷黜。帝曰：事豈關汝輩，其勿復言。御史臺亦言：宦人貫緣特旨濫授官爵職政治廢，用人多廢罪之徒，內侍託爲貴之元奏恩賞面遷，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諸王駙馬[illegible]土田從僧氏濫擢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改革也。帝從之。

是月，京師地震。

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illegible]

賑淮、雄三州陳留等縣饑，以糧賑民通經算。

冬，十一月，詔行科舉。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爲言，乃命定其條制，下詔行之。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illegible]

京師人[illegible]

[illegible]

命阿爾斯蘭之近侍人，[illegible]

帝歎曰：此實朕之[illegible]何罪陳所行善治[illegible]

史弼道俗[illegible]人[illegible]以作佛事，求放罪囚，以爲福[illegible]殺外殺主妻妾殺夫者皆殺[illegible]以免貨釋典常憲，故修之以令。天譴未聞有先于此者哉。

甲寅 延祐元年春，正月，以趙世延參知政事。

省臣言：比年參議選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illegible]特氏，非漢人，其留江居右參知政事。

夏，六月，制：百官者勿得援文階。

秋，八月，地震。

暴雨汴梁及武安，[illegible]

壞官民廬舍，壓死者二百四十人。

九月，復以特們德爾爲右丞相。

初，阿勒呼勒以阿薩爾代爲右丞相，阿薩爾自言非世勳族，不可居右相，因舉特們德爾自代。遂拜特們德爾爾等[illegible]三司，錄軍國重事。至是復拜右丞相，而仍以阿勒呼勒爲左丞相。[illegible]

冬，十二月，定官民車服之制。

帝以上下車服相尚[illegible]，命中書省定車服等差，[illegible]不許服龍鳳文。

[illegible]

一帝初即位以議與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但有國學教養有法
未幾以陞議俞太史院事學制相繼是復以陞議為
司業乃約朱熹科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齋論以歲終與私試孟月積分優者一分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
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
張驢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隱遂遣驢
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其所有田自實于官期
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爲姦于是民不聊生
盜賊蜂起由野荒穢其害反有甚于前者御史副使吳
元珪〔注見〕入見言世祖嘗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
令貢賦稅況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賦
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爲能有司頭會箕斂元元
困苦自其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仍遵舊制
乙卯二年春正月遣使巡行天下
詔遣奉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三月廷試進士
賜呼都丸托里〔舊作護都答兒今改〕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
第出身有差分進士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
人爲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
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五月戊戌紀縣山崩
是夜疾風雷雨北山南移至文河〔即文陽河在今泰安縣西〕〔谷水分流又文陽河是也〕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
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人居光州〕言山不動之
物今而動者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宮有當言不
言之佞故致災異〔時帝嘗…〕
加舊官銜元畢昭文館大學士
江西湖廣饑
秋七月畿內大雨水
寧州民蔡五九作亂官軍討平之
初經理之法既行特倫德勒爾猶以欺朱實復下令括田
增稅南郡擾〔…〕在江西贛州尤甚信豐
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以爲所增頃畝
居民蔡五九聚州民蔡五九聚衆寇汀州寧化縣
稱寧化稱號詔遣張驢討之
捕衡斬五九餘黨悉平
以趙世延爲御史中丞
世延自參知政事遷中丞〔…〕以下遵之又
當其前所無有用是爲行德爾所忌因太后旨由

為雲南行省左丞陞諸帝命仍為中丞。

尋以郭貫字安道保定人。為參知政事

貫初為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為幸五臺見貫問

河東廉訪使對曰[illegible]何以行善政子

白曰謝使郭貫之教也所傷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淮西

廉訪使至是以為參知政事

月字見紫微垣赦

[illegible]等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illegible]卿等

勿致其復職苟政有過差勿憚于改凡可安百姓者當

悉言之因赦死各路差稅有差

立武宗子和世㻋為周王出鎮雲南

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後丞相三布幹復勸立和世㻋

召鄂哩克托都言之托都曰太弟嫌定宗社久居東宮

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三布幹曰今日兄已

授弟異日能保叔姪其好乎托都曰在我不可渝彼失

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特們德爾欲徼寵

請立皇子碩迪巴拉[illegible]又與太后幸

臣錫哩[illegible]遂封

為周王遣出鎮雲南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

時方鎮贛州之亂而朝廷[illegible]江浙復以其田還民有至

死者御史臺尚書[illegible]及措田之[illegible]罷之遂復令

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

減免租之數二十二萬石

皇慶二年春正月平章政事[illegible]謝病歸

初皇太后以特們德爾為太師趙世延論其不可至是帝

如上都方度居庸關特們德爾使太后旨召世延切責杖

之拜[illegible]宗師[illegible]出國門時孟子景元宿衛

告以父病[illegible]帝[illegible]不懼遣使賜之酒進

拜大司徒謝病歸

[illegible]春方春敗獄

初制蒙古人[illegible]死者杖[illegible]司郎中韓若愚字希賢[illegible]定滿

人曰貴重其主之論乃四十里殺其[illegible]殺人之罪

孟子亦之衆以為[illegible]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

自宋以來學者于天文水利多不講守敬獨能任其絕

學以成一代之制太史令[illegible]得見其制度精巧深歎

服之所著[illegible]書[illegible]十六

冬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

帝在東宮素知孟頫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

是拜翰林學士承旨[illegible]有[illegible]之者[illegible]因史不宜令孟頫與

帝曰[illegible]所[illegible]之作[illegible]使與[illegible]傳之後

[illegible]何[illegible]之

十一月周王和世㻋進居[illegible]

和錫拉大延安其臣圖固勅此又一個詞勅非蔚及武
宗舊臣哩日等議會遣侍郎喀琿
識其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
由於讒構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塞讒間遂與陝西丞
相阿斯罕
也行臺御史大夫圖們上中丞托克托發關
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齊爾等殺阿
斯罕嘉琿于河中和錫拉乃西走至金山西北附諸王
察克台諸部居之
十二月立子碩德巴拉為皇太子
仍兼中書令樞密使

丁巳四年春二月詔諸路復置義倉
夏四月不雨
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
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住惶愧
之帝露香默禱於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
民祈雨何避焉
六月特們德爾復以阿蘇爾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凶穢滋甚中外切齒
往不知所為乎
御史特們德爾使家奴

由之勢不可
好獨數上乃
人共劾其桀驁內外御史凡四十餘
地珍玉之賂動以萬計誤國
之罪又上四海疾首
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特們德爾匿太后宮帝為
不御酒食數日以待決獄誅其思慰太后特們德爾
太后濟之帝不
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為集賢學士
命優恤蒙古部長女
帝曰此諸部女子長家

為奴婢其命有司贖還各部又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
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
輩久勞于外留守官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
今有如此者必言因命賜之鈔幣
秋九月以伯為右丞相阿散為左丞相
帝問曰卿等日所行何事對曰奉行
詔旨而已帝曰祖宗遵訓則是
法令不遵守天下上下安民未有法
不立而天下治者則民知畏
避特們德爾
罪人不服人望因

殺辭連以宜務役胡迦蕃為右丞相阿薩爾伍為右丞明
發兒內相林路元福寧和林總管府又仁宗即位元年改
者和寧路總管府立嶺北等處行中書省以統之
戊辰三日

戊午五年春正月賜遍珠特作貝住令舊作顯爵合
遍珠由湖廣平章政事進爵榮國公尋以求遷御史
言先年以名將大濫方暴裁罷近聞郡部翁太尉司徒
等職二十有六此徒無功于國載諸史冊貽笑將來宜
令罷去從之

二月癸巳朔日食

寫金字佛經
詔書西天字維摩經共用金三千餘兩舊官徽院使以內外事之費
以前數者延祐十三萬九千五百兩七萬九千餘兩蓋其
五萬餘兩蓋自至元二十年開戒翰林事之日誇五有二
人念七年再立功德使司曾至五百餘年是年
徒目利無厭歲費滋甚蓋之大德數以加倍

夏六月衛者趙子玉謀作亂伏誅
坊魏王阿穆哈明宗長子仁宗之兄舊作阿木哥
結綱日益汗不紀之誤又阿穆哈今並改正貶高麗子玉等于王府司
馬哲圖布台舊作不台今改後仿此曰阿穆哈名應圖讖子是潛
謀備兵器航海往高麗取阿穆哈至大都將而發行
次利津縣今屬武定府事覺誅子玉等七人

冬十一月增江南茶稅
初世祖時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
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

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帕哈勒總管舊作法忽魯丁
令後言立減引增課之法勅以二十五萬錠為額後
仍此
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都縣所輸山谷之產不能
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司得以
專制有司凡市吏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右
之民病焉合州郡文原人人進錢者之編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己未六年春二月丁亥朔日食

夏四月以特們德爾為太子太師
特們德爾家居未逾年復入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
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又
外處幼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
故皆不報

揚州火

賑官民糧食二萬三千五百餘石

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

冬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帝嘗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邪朕惟祖宗創
業艱難恒懼不能守成使百姓樂得其所夙夜念慮在茲
卿等固不知也至是復諭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
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遊觀
西山以終天年伊嚕特穆爾
作伊嚕特穆爾作月魯帖木兒
布沙錦舊作

後，彷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者，唐元宗、宋徽宗、光宗、高宗此
禍亂不得已而爲之，嗣陛下正大統，保無疆之業，前代
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庚申　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

帝崩。

帝崩，年三十六。國語稱曰普顏篤皇帝。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釋典，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省臺官必分別賢否。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太后以特們德爾爲右丞相。

帝崩方四日，特們德爾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日，參議省事乞失監坐鬻官，刑部議杖之，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示天下。徽政院使錫哩瑪勒復以太后命，請遷轉僧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輒動？俟予即位之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二月，籍江南冒爲白雲僧者爲民。

先是，省臣言：江南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俗，及以民田歸之。江南冒爲白雲僧者爲民。

度僧四千八百人，賊敗，錮萬王，是始正其罪，籍其冒度爲僧者復爲民。

特們德爾殺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多爾濟。

初，特們德爾以蕭拜住、多爾濟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錫哩瑪勒、御史大夫圖們岱爾哈斯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特們德爾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其罪，多爾濟唾之曰：汝等嘗備員風憲，乃爲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慚俯首。特們德爾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皆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復籍其家。多爾濟妻劉氏與人劉夢[illegible]毀容自誓，乃免。時特們德爾日思報復，誣殺不已。左丞張珪[illegible]謂曰：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宜行殺戮，人皆所望，行不臣之心邪？[illegible]所以然者，特們德爾大悟，日非存示，寬戮慢，不敢不恤也。既皆從之，特們德爾亦深慮，不可不慰。

三月，太子碩迪巴拉即位，是爲英宗。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加特們德爾爲太師。

尋詔中外毋沮議之。特們德爾既復相，即奏來不許，丁
穀若木、高肪等復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
諸路歲貢帶帛、紙移者，俱責其值，所司程督嚴刻，怨聲
復興。

李孟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

特們德爾以孟切不附己，讒搆于上，盡奪其前後封拜
制命，仆其先墓碑，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孟其必除
中書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問，仰與同
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例當賜酒。帝愕然
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因諷特們德爾子已爾
積。蘇（舊作……今改……）曰：尚論謂彼不肯為是官，今定何
如。由是氣稍奪者。

夏四月，近臣獻七寶帶，却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
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帶誘朕也。其還之。

以拜住為左丞相，特羅拉圖特斯哈雅（……）為……

拜住初襲為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使人召之。拜住曰：嫌疑
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
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帝初即位，首太常禮儀
院使，擢授中書平章政事。至是，阿……特們德爾出為嶺北行省平章
政事，遂以拜住代之。

平章政事特們德爾……，御史大夫
托多爾海（……以後仿此），謀逆伏誅。

有告特們德爾子……與托多爾海……等與故……穆
爾……伊蘇薩巴……共謀廢立者。拜住曰：此輩久
擅權亂政，今猶不悛，謀危社稷，宜……帝曰：彼若告太
皇太后，為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六月，以阿哩克托都為御史大夫，既而殺之。

……為御史大夫，阿哩克托都
既從名……之姦，故江南行臺……復噬……其擅
權……守將從之……會……誅，乃解家居，五年而卒。
……沙門……殺。

秋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特們德爾猶怨之不
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索諾木……告
世延罪，遂世延至對……
極……以罪狀置不問。特們德爾復以……
刑部……令……世延不為所……
……
特們德爾又……之，此……報私怨耳，朕豈能
從之？……
……
因……則……對者

冬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廟。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賢議。[illegible]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可以朕勞乎？博議而行。所擬禮至，是以冬謁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欷流涕，左右感動。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出宮鹵簿導迎，鼓吹交作，萬姓聳觀。

河南饑。

帝召群臣問故，皆莫對。帝曰：民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職，致陰陽不和，災害荐至。自今宜各務勖修，以恪天心，毋使吾民重困。

詔上書言事者得實封。

特們德爾奏：比者內外官言得失，令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宜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皆直至御前，斯民苦窮得以自達，其勿禁之。

英宗皇帝

辛酉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於禁中。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付左丞相拜住以進，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宮掖之嚴，宜加慎。今燈山之構，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賜之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illegible]

二月，建壽安山寺。殺監察御史觀音保等。

詔建大刹于京西壽安山，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以歲饑諫，且東作方興，土木宜罷。特們德爾之子索諾木[illegible]今欲殺御史觀音保等，大不敬。帝怒，殺觀音保、索約勒哈，杖成珪、李謙亨，流尼嚕罕地。

夏五月，遣武宗子圖卜特穆爾[illegible]于瓊州。

特們德爾懷私，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illegible]約爾珠告托克托、徵爾等交通親王[illegible]，於是徙圖卜特穆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得占候。

六月癸卯朔，日食。

禁言時政。

時太白經天，道士蔡道泰等以上書言事，勅歸田里，因禁妄言時政。

渾河溢。

[illegible]

破吳晉一萬二千二百餘戶時大雨滹沱河及巨馬河
在涿州西北合涞水拒馬河入白溝與滹沱河合流出白溝下也俱溢
冬十一月立皇后伊奇哩氏伊奇哩氏昌國公主伊勒噶雅之女按伊奇哩舊作亦啓烈伊勒噶雅舊作益里海雅今並改復仿此
壬戌二年春正月敕有司錄孔氏子孫貧乏者
二月禁捕鴛鴦違者籍其家
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以水澇民饑故也
秋七月特們德爾死
特們德爾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讒睚眦之私無行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為乃任拜住委以心膂由是特們德爾漸見疏外因稱疾不得入見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圖碑于范陽將復位省事入朝至內門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疾
請死于家
八月太皇太后弘吉喇特氏崩謚昭獻元聖
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拜住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死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
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癸亥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
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務舉老臣舊部復起約等俾以其職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
命之政事所務詢諮趙孟頫為集賢學士以疾不果行乃以拜住薦起為翰林直學士
龍上都諸路金銀冶
土都銀冶[illegible]與和[illegible]
[illegible]
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二月頒行大元通制
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啟等[illegible]參知政事[illegible]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
伯啟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施于人也法當改易不報
命御史大夫特克錫[illegible]振理臺綱
帝初立特克錫以太醫院使拜御史大夫尋命領左右

阿克蘇衛

其振舉綱紀中外所行諸事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
好惡民生安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者特們
德爾貪黷無厭攻劾其罪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
懲後

勅寫金字藏經

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蘇蘇（舊作速速今改）
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
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
回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清明其極則與日月
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濁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

遂創為祈禱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
庸追薦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苟有效亦
已無益矣又若是誣其祖也撰為文辭不可以示
後世

夏四月詔行助役法

遣使江南頒按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掌之
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六月追奪特們德爾官爵

特們德爾既死罪惡日彰監察御史蓋繼元等發其奸其
子[illegible]貪虐因生忿遂致死有所取[illegible]所在[illegible]
帝以其受封爵制書籍沒其家貲

大風拔木。

大風雨雹拔御林行宮木二千餘株。

奉元路（舊陝西行省奉元路今陝西西安府治也）行宮正殿災

帝語羣臣曰世皇建宮室于此而燬焉朕不能圖之
故也嘗觀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
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
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秋七月詔以海運糧

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頗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
而京倉充滿奏之歲減二十萬石帝從之

增江淮鹽免之

八月御史大夫特克錫弒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

初特們德爾既以貪黷獲罪特克錫為其義子以姦黨不自安帝
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
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番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
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耳又欲庇有
罪邪姦黨聞之益懼乃謀逆會帝自上都南還駐蹕
南坡特克錫與知樞密院事按摩諸王阿
爾台布哈等謀以
特克錫所領阿克蘇衛兵為外應特克錫先與前平章
政事赫噶爾特穆爾等殺拜住而特克錫進犯
禁幄手弒帝于臥所時年二十一國語稱曰格根皇帝

格按蒙古語□堅之謂也 [illegible]

諸王阿爾台什哈答木巴被遜王伊遜特穆爾□下□□□□□

初明請拉襲其子伊遜特穆爾襲封晉王仍鎮北邊

四大鄂爾多之地王府內史道拉錫□□□□□□

得幸于上密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克散事丞相拜

住得入宿衛久之哈克散知特克錫欲傾害拜住遂肬

歸是年二月宣徽使特爾坦□□□今來王邸為道拉

錫亮主上將不利于台□由此二人深相結八月二日

特克錫密遣□□□□□□□□告晉王曰我與哈克

散額森特穆爾□□□□□□□謀已定事成推立

王為皇帝又告道拉錫曰後與延□□□□□□知

之勿令舒瑪爾□□□□□□□也王乃命因烏魯

斯達巴勒密拉錫□□□□□□等赴上都以逆謀告

未至帝遇弒者□□□□哈及額森特穆爾奉皇帝

璽綬北迎王于□□□□即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冬十月特克錫額森特穆爾伏誅

[illegible]

帝初即位以額森特穆爾為右丞相特克錫□□□

事王是時□□□□□□言于帝曰不誅元凶何

陛下若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之乃誅額

森特穆爾北□□□又一比扎勒□□木特克錫之

一□□□□□□□□□□□□等于行在命舒瑪爾

節專珠□□□□入京師收特克錫□誅其黨徵辰

特穆爾□數其子孫籍沒家□特□德爾子前治書

御史索諾木議遣流張珪□索諾木從逆賊親弑丞相

拜住將欲活之邪尊亦伏誅餘黨俱竄官

十一月帝至大都

詔雪圖多爾濟□拜住等冤

御史台特們德爾□□□□□□多爾濟□拜住賀巴延

□□□□保索約勒哈達穆蘇□□李謙亨成珪冀晃

王毅高□張志禮□□□之詔存者召還録用死者歸

官有差

追尊考晉王為皇帝

廟號顯宗母翁吉剌特氏曰宣懿淑聖皇后

祔顯宗于太廟□王

太廟□□皆用黄金為之至是仁宗及莊懿慈聖皇

后金主為盜所竊太常□□李好文□□□言在禮

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别室不從時盜

□□□□□□□□□□□□□太常□使□□□□□

[illegible]

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祀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勸在大之職遂格。

流諸王伊嚕特穆爾等于遠地。

伊嚕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後仿此阿爾台布哈海南哈爾布哈舊作曲呂不花今改後仿此海島逆黨與特克錫逆謀故也

封滿努爲秦寧宋縣今屬鞏昌府王。

舒瑪爾濟等言南坡之變諸王滿努遣使邪顏效死力且請誅元凶上英宗喪遣使諭令臣等議宗戚中能自拔逆黨者惟有滿努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五千戶封滿努爲秦寧王。

以道拉錫爲左丞相

茂穆蘇等茂穆蘇舊作…今並改後仿此並加光祿大夫賜茂穆蘇等金有差以討逆功也

泰定皇帝

甲子泰定元年春正月召圖卜特穆爾于瓊州。

聞命諸王從逆者悉還其部遂召圖卜特穆爾于海南阿穆哩于大同

二月開經筵

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立皇后翁吉剌特氏。元史帝紀作巴巴罕氏按后本翁吉剌特氏巴巴罕其名也今依后妃列傳改正又巴巴罕舊作八不罕今併改後仿此立子阿蘇吉布舊作阿速吉八爲皇太子。

夏四月大風地震。

時帝在上都以烈風地震赦傷百官詔大都守臣集議以聞於是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國院官極論當進得失宜上都奏之其略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權之相[illegible]而爭[illegible]大臣[illegible]亦[illegible]之見[illegible]閭閻[illegible]矣

[illegible]

官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illegible]之臣并有功勳勞勤者明頒賜不加以[illegible]令。按濟[illegible]舊作[illegible]刑部[illegible]特舊作古略今改後倣此。[illegible]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冬十月命左右丞相日直禁中。

乙丑二年春正月命懷王圖卜特穆爾出居建康。

初圖卜特穆爾自海南召還至潭州復命止之居數月乃遣大臣封爲懷王至是又命出居建康。

夏五月河溢汴梁。

六月罷大臣兼領軍務。續綱目繫于四月今從本紀改正。

參知政事左塔布台舊作左塔不台今改正。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特克錫以御史大夫兼領特穆爾以知樞密院事皆領侍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乞勿以大臣領之所敗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

冬十月道拉錫罷爲御史大夫十一月復以爲左丞相。十二月以塔什特穆爾舊作塔失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爲右丞相。

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仍封塔什特穆爾爲[illegible]國公

丙寅三年夏四月燕南河北山東饑。

初張珪告歸保定上冢帝思念之召還問曰卿來時民間如何珪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保定真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不及者十五六帝惻然敕有司[illegible]月至是復令給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

牛[illegible]撫[illegible]居西山。

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番僧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illegible]定西[illegible]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得以糾察不報至是因其擾民禁之。

秋七月河決陽武。

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冬十一月賜大天源延聖寺田。

初帝命建顯宗神御殿于盧師寺[illegible]曰大天源延聖寺泰安[illegible]至是又賜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illegible]言臣言發給田民[illegible]利[illegible]地祖宗所付子孫當共惜之臣恐後來爲口實宜與工役[illegible]幅利以延私欲也帝嘉納之然不能用。

十二月赦。

特道拉錫[illegible]與[illegible]續[illegible]兩廣人以[illegible]年五月[illegible]四年

[illegible]

六月丁[illegible]作十月[illegible]

按[illegible]

累朝貢朋所獻諸物直及折川與廟宇今為[illegible]

者頗上德時勅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鍊學執政佐以[illegible]

蕭宗左司郎中宋本字誠夫大都人木曰今天微災變而異獻

物未酬直者積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

惡何謂有貫者官也祖成法也今上即位累[illegible]汎世濫

若擢用之是廢成法而反行前弊也後復有邪佞臨機

將擢拾之弊遺不問邪舉執聞本言相視畏忌罷去明

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出

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

先是監察御史[illegible]大禮未舉言天子

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迎福禧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

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

復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夏四月盜竊武宗神主

是蝗民饑

秋八月山崩地震

通渭縣[illegible]山崩碉門地震有聲如雷寧夏[illegible]

天全道[illegible]山

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皆震

九月丙申朔日食

戊辰 致和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帝如上都[illegible]密院事雅克特穆爾 和爾[illegible]

又一[illegible]

凡十五[illegible]

往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初圖卜特穆爾居建康以珠祥院使[illegible]

[illegible]

誠復遣使遷之于江陵

夏四月禁蒙古色目人居親喪

塔什特穆爾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

除其名從之

秋七月[illegible]夏地震

帝崩于上都

[illegible]三十六[illegible]不得立廟號世止稱為泰定帝

史臣曰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illegible]

平

八月[illegible]密院事雅克特穆爾謀逆執中書左丞[illegible]

他時勒等下之獄遣使迎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初雅克特穆爾以泰定帝由[illegible]人繼[illegible]與諸王[illegible]

俄傷[illegible]

欲迎立[illegible]

帝崩于[illegible]

[illegible]（……之……雅克特……王丞相……別……不以君……敗亂……其罪亦與亂臣等耳）

皇后皇太子詔使布大都以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收掌百司印章諭安百姓平章雅克特穆爾與安西王喇特納錫哩（舊作阿剌忒納失里今改後仿此）大陰結勇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雅克特穆爾率其黨十七人皆露刃號于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乃執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御史臺臣特默格并左丞多木達（舊作朵朵今改後仿此）參政王士熙等皆下獄與安西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于樞密命前參政莽賚托噶（舊作明里董阿今改後仿此）乘驛迎圖卜特穆爾于江陵推前湖廣左丞伯布哈（舊作別不花今改後仿此）為左丞相塔斯哈雅為平章蘇蘇為左丞旺布哩克特（舊作王不憐吉台今改後仿此）為樞密副使以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及諸選拜能選單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衆既受命皆注目若未知所為乃指使南向拜衆皆竦毛髮森然始知其意有在懷王也雅克特穆爾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恐人心疑懼令塔什特穆爾（舊作塔失帖木兒今改）偽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納瑪台（舊作乃馬台今改後仿此）偽為北使云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舊作伯顏今改……殺參）知政事托博台（舊作脫別台今改後仿此）

初莽賚托噶至河南以謀告巴延巴延從之遂殺平章奇拉爾（舊作曲烈今改後仿此）右丞拜特穆爾（舊作別帖木兒今改後仿此）……別遣兵南迎圖卜特穆爾而躬自勒兵以俟托博台獨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在上都而諸險守兵單弱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巴延不從夜托博台手刃欲殺巴延巴延覺遂拔劍殺托博台而奪其所部軍器馬匹圖卜特穆爾發江陵遣使以巴延為河南左丞相。

諸王們都等謀叛附于雅克特穆爾伏誅

諸王們都阿穆爾台（舊作阿馬剌台今改後仿此。）宗正庫克楚平章瑪晉（舊作買閭今改後仿此）集賢學士烏爾斯布（舊作兀魯思不花今改）院使鄂海齊（舊作……今改後仿此）等十八人同謀圖雅克特穆爾事覺皆為道拉錫所殺

皇太子阿蘇奇布即位于上都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遣梁王旺辰（梁王……舊作王禪……）右丞相塔什特穆爾分道討雅克特穆爾

懷王圖卜特穆爾入京師

以莽賚托噶庫庫台（舊作闊闊台今改）蘇蘇為平章政事前立為右丞巴延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巴圖特穆爾布哈（舊作……化今改）知樞密院事又殺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流左丞多木達等于遠州後一年復殺之（木達等……人既而放歸田里）

九月圖卜特穆爾僭位

圖卜特穆爾既在雅克特穆爾以爲擾攘之際予辭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卜特穆爾以周王和錫拉在漠北欲虛位俟之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卜特穆爾曰必不得已當明著吾志播告中外遂襲帝位改元天歷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大赦封雅克特穆爾爲太平王加右丞相知樞密院事加巴延太尉

梁王旺辰等兵入居庸關與雅克特穆爾戰敗引還

初雅克特穆爾弟薩敦（舊作撒敦今改後仿此）子騰吉斯（舊作唐其勢今改）皆在上都密遣人召之來使薩敦將兵守居庸關騰吉斯屯古北口及旺辰等兵至榆林雅克特穆爾將兵拒之還擊及先鋒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旺辰兵稍却時諸王額森特穆爾兵自遼東入遷民鎮（今置縣金時爲鎮在今撫寧縣東[illegible]）圖卜特穆爾復令雅克特穆爾禦之次于榆州旺辰等兵遂破居庸關雅克特穆爾敗之倍道還逆戰于榆河（一名溫餘河俗名富河自昌平南流至通州北入白河漢書地理志軍都縣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是也）之北旺辰兵復不利追至紅橋（[illegible]西南）阻水而陣相持者累日旺辰再敗北走餘衆遁還

靖安王庫庫布哈（舊作闊不花今改後仿此）等兵破潼關河南大震

庫庫布哈等以兵踰上都自陝西至潼關破之遂克關鄉陝州行省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illegible]）與諸王部將[illegible]

[illegible]分兵北渡河中遂據河東官吏皆棄城走特穆爾南過武關破鄧州直趨襄陽下郡縣二十餘橫絕數千里河南大震

諸王額森特穆爾等兵破通州遂趨京師雅克特穆爾拒之引還

特們德爾（[illegible]）及諸王額森特穆爾敗通州將奔大都雅克特穆爾引軍還擊之陽翟王太平（[illegible]）敗沒死者蔽野餘兵皆潰而還

諸王呼喇台（舊作忽剌台今改後仿此）等兵入紫荊關（在易州西北太行第七陘也宋時謂之金陂關金元以來名紫荊[illegible]）守關軍士皆潰散遂乘勝進逼京城與額森特穆爾軍遇于良鄉南特戰至盧溝橋聞雅克特穆爾援兵至遂引去

冬十月圖卜特穆爾遣使至陝西省臣執之送上都

初雅克特穆爾遣人召陝西行省平章特穆齊（舊作[illegible]今改）行臺御史[illegible]（舊作[illegible]今改）皆不至至是使者懷王即位詔于甘肅至陝西行省行臺官焚毀其詔執其使械送上都陝西使者持詔至浙江閩言行省小皆不服懷王恐欲誅之左司郎中[illegible]（[illegible]）言于雅克特穆爾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厲德事況浙江豈肯地使臣或不

張所部遊古哈之琉璃克特穆爾入古之邪乃止

圖卜特穆爾兵陷上都帝不知所終梁王旺辰遁走遼東

托克托死之。

先是齊王伊嚕特特穆爾及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舊作不花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以齊王問位乃舉兵還上都圍之將諸王大臣出戰屢敗梁王自率遁拉錫等乃不皁帝致出降梁王旺辰遁走遼王托克托遇害帝不知所終伊嚕特穆爾奉皇帝寶又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迎拉錫等于京師。

靖安王庫庫布哈等大敗河南兵進拔虎牢遂引還

庫庫布哈等兵至鞏縣遇河南兵（舊作闊闊不花今改後仿此）與河南兵戰大敗之獲其將取鉅鹿遂克虎牢旋引軍至汴會有使者來言上都已破河南省臣遣使招諭庫庫布哈等殺其使臣十餘遣使而圖卜特穆爾復遣使臣諭之乃遂巡引去。

十一月圖卜特穆爾遷泰定皇后翁吉喇特氏于東安州

遣使迎周王和錫拉于漠北。

圖卜特穆爾殺梁王旺辰及遁拉錫等。

梁王旺辰既遁圖卜特穆爾遣人行捕得之有官五品以上者被執賜死遁拉錫及穆蘇蘇珠蘇特等什及額森特穆爾等並棄市時復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政事敬儼字威卿其先阿爾渾人從從部論謝是在當該從行之人

殺之非罪衆稍以從。

四川平章政事囊嘉岱（舊作囊加台今改後仿此）稱兵燒絕棧道

囊嘉岱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托克托為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靜為左丞殺平章庫爾（舊作寬徹今改後仿此）等稱兵燒絕棧道。

弛蒙古色目人居親喪之禁

自願者聽如舊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八

元

明宗皇帝

己巳八月以前係文宗圖卜特穆爾天曆二年按明宗己巳年正月即位而八月改元[illegible]目側而未[illegible]今[illegible]特書元年而附[illegible]於下明宗紀年於下

圖卜特穆爾遣使奉迎勅進王南還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使還都[illegible]及兩都之民聞王使者至皆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陝西大旱饑以張養浩為行臺御史中丞

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圖卜特穆爾乃起張養浩為中丞往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居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祠一雨二日到官復[illegible]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三緡民持鈔出糴[illegible]即不用詣庫倒換累日不能得民大窘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奉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備不圖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遂得疾卒[illegible]文忠

二月圖卜特穆爾立其妃翁吉剌特氏巴[illegible]舊作[illegible]今改從此為皇后

圖卜特穆爾追尊帝母伊奇哩氏[illegible]及其母唐古特氏[illegible]今改從此並為皇后[illegible]

三月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璽北迎[illegible]月以雅克特穆爾為太師

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璽來上乃諭[illegible]曰[illegible]北[illegible]今國事其選人隨行在所四月癸巳雅克特穆爾入見帝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其舊其論以朕意雅克特穆爾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省院臺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巴[illegible]等為平章政事[illegible]等為[illegible]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繫累即能敗名喪身卿等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時首命塔察兒[illegible]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illegible]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婪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遣使立圖卜特穆爾為太子

[illegible]

旱蝗民饑。

河南北、山東、兩浙饑民凡處百餘萬戶，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藉，命所在州縣官以便宜賑之。

囊嘉岱降，尋殺之。

圖卜特穆爾遣使至四川，敕囊嘉岱，囊嘉岱聽詔歸順。蜀地悉定，尋坐以指斥乘輿，殺之于市，籍其家。

秋七月丙辰朔，日食。

太白經天。

八月，帝次翁郭察圖，圖卜特穆爾入見，帝遜滿。

武寧王徹辰圖（舊作徹徹禿，今改後仿此）等至京師，既致立皇太子之命，圖卜特穆爾遂發京師，奉迎于道，受太子寶。八月乙酉朔，帝次翁郭察圖。丙戌，圖卜特穆爾入見，與諸王大臣宴于行殿。越三日庚寅，帝暴崩，年三十。國語稱曰胡土克圖皇帝。（胡土克圖蒙古語有福之謂，元史舊作護都篤，今譯改。胡特中日聞之故也，命雅克特穆爾奉上寶，發明宗崩。官有不為之禮者，雅克特穆爾曰：思且俟，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夤夜齊入帳下，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亦不令。豈當時忌諱而不敢明言之者歟。）

圖卜特穆爾以巴延爲左丞相，齊徹台（舊作欽察台）、阿爾斯蘭哈雅（舊作阿兒思蘭海牙，今並改後仿此）、趙世延並爲平章事，多爾濟爲右丞，鄂允（舊作阿榮，今改後仿此）、趙世安並參知政事，塔斯特穆爾知樞密院，特穆爾布哈、特穆爾圖（舊作鐵木兒脫，今改後仿此）並御史大夫。

圖卜特穆爾復即位于上都。（是爲文宗）

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

命鄂允、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于是南臺御史言：陛下龍潛建業，居民困于供給，幸而獲覩今日，莫不跂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創佛寺，臺臣表正百官，委以監造，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光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教乎。書奏，爲免臺臣監役。

詔修經世大典。

敕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爲經世大典。

冬十一月，湖南猺賊寇邊。

湖廣州縣爲廣源等猺寇掠者二百八十餘處，命平章劉托歡招捕之。

十二月，以西僧年扎克喇錫（舊作輦真吃剌思，今改後仿此）爲帝師。

帝師至京，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富珠哩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爲富珠哩）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栗然。

文宗皇帝

庚午至順元年春正月，立明宗子額琳沁巴勒（舊作懿璘質班今改後仿此）為鄜王。

平章政事多爾濟以罪免。

臺臣言多爾濟紊亂紀綱，貪汙諸罪，請加罷黜，從之。

以阿巴哈雅（舊作阿卜海牙）、□□（舊作□□今改後仿此）為平章政事。

以巴延知樞密院事，罷置左丞相。

帝以雅克特穆爾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中書省曰：昔世祖朝以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于一。今雅克特穆爾為右丞相，巴延既知樞密院事，其左丞相勿復置，又命一切政務悉聽雅克特穆爾總裁，大小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

二月，雲南諸王圖沁（舊作禿堅今改後仿此）反，遣豫王喇特納錫哩督諸將討之。

圖沁及萬戶伯忽（舊作伯忽）、阿布哈（舊作阿禾今改後仿此）等叛，攻陷中慶路（路本大理國善闡府，元置中慶路，為雲南行省治所，今為雲南府），殺廉訪司官，拘省臣，以布呼為丞相，阿布哈等為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詔以克楚（舊作乞住今改後仿此）為雲南平章政事，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木兒不花今改後仿此）為雲南左丞，及中尚卿□□（舊作□□今改後仿此）從喇特納錫哩由八番（本漢牂牁郡地……）分道進討之。

夏四月，皇后翁吉喇特氏殺明宗皇后必巴什（成宗姪……公主之……）

女。拔必巴什舊作八不沙今改後仿此。皇后與宦者拜住謀殺之。

雲南土官祿余叛，附圖沁。詔遣諸王溫都爾特穆爾（舊作雲都思帖木兒今改後仿此）會諸路兵進討之。

初雲南烏蒙（?）部……以討……明宗不紀……致征。

圖沁功驕將省……撒……叛……

六月，殺知樞密院桂徹伯（舊作闊徹伯）、托克托穆爾（舊作脫脫木兒今改）等十二人，籍其家。

桂徹伯、托克托穆爾及通政使濟爾噶朗（舊作只兒哈郎今改）等以雅克特穆爾權勢崇重，欲謀殺之。伊德爾（舊作也的迭失兒今改後仿此）以其謀告雅克特穆爾，遂下捕案問，並棄市，籍其家。

秋七月，將作院使索珠等有罪誅。

特們德爾子索珠……等……謀……皆伏誅。

閏月，趙世延罷。

御史萬明誠言世延年逾七十，固位苟容，請斥歸田里。詔中書議之。雅克特穆爾言世延向乞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有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中書，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職。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

孔子父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顏氏啟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舊復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位列七十子之）

江南大水。

江浙、湖廣尤甚，被災民田五萬一百八十頃，民饑者四十餘萬戶。

冬十月，始親祀南郊。

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十二月，立燕王剌特納達喇為太子。（剌特納達喇舊作阿剌忒納答剌，今改。）

太子既立，月餘以疹疾卒，詔繪其容，奉安慶壽寺，祀之如累朝神御殿。

辛未　二年春二月，立廣教總管府。

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正三品。府設達嚕噶齊、總管、同知、府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流內官擬註

以聞，總管則僧為之。

三月，詔徒希沙（舊作喜山，今改）圖符讖。

希沙言：明宗在朔漠，曲有段使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號，將合陛下生年，紀號可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奎章諸儒議，咸以為唐開元間，諫議進武后時銘文上大聖臨方降其為元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然之文以為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惑其君也。今弘景之曲斷丁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其正統，無待于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啟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夏四月，武陵地震。

閏月，不止。

喇特納錫哩等畧定雲南，引兵還。

先是，鎮西武靖王綽斯巴勒（世祖第六子西平王奧魯赤之孫。綽斯巴勒舊作搠思班，今改，後仿此）及喇特納錫哩等率兵十餘萬討雲南，信道旅進，會金沙江（即古瀘水，源出吐蕃共隴川犁牛石下，東南流入雲南境，合打沖河，又東流至會川州南，入四川界），與賊兵遇，進擊敗之，擒阿斯喇，遂復中慶路。又與布倒戰于馬金山，獲而誅之，惟祿余遁去。至是，遣使來獻捷，且請留鎮兵。伊蘇伊伯根（太宗子合丹之曾孫。伊蘇伊伯根舊作也速也不干，今改，後仿此）等各領所部兵留鎮，餘諸王兵皆遣還。詔從之，而以特默齊為雲南行省平章，總帥軍事。

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

澄自奉定門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常數百人，著書至將終，猶不輟。其易、春秋、禮記纂言，皆有補於經，學者稱為(?)然成一家。朝廷命其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至是卒，

秋八月朔，日食。

江浙水。

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

詔皇子古納答喇出居伯顏家。命市諾爾根薩理宅，令伯顏子居之，更名雅克特古斯。

伯爾之子……以居第及貨產。

九月，寇余復寇……十月，都元帥克呼……擊走之。

寇余既……復作亂……

冬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二年夏四月，諸王伊嚕特穆爾謀反，伏誅。

安西王阿南達之子伊嚕特穆爾與輝和爾……太津達巴……謀不軌事覺，皆伏誅。

五月，禁加封廟。

太常博士王……言：……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請不得加其從之。

六月，敕起復之禁。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係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之除人，……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材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二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

官制凡例吏官員須三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

命中書議行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

帝崩于上都

年二十九國語稱曰濟雅圖皇帝 [illegible]

冬十月鄜王額琳沁巴勒即位是為寧宗

寧宗明宗第二子為帝所愛留居京師帝崩遺詔傳位明宗之子雅克特穆爾請皇后立皇子雅克特古斯后不從命立王以繼大統時年甫七歲中書百司政務咸啟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尊皇后為皇太后

鄜王下 [illegible]

[illegible]

太后遣右丞克呼濟蘇迎托歡特穆爾 [illegible]

靜江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 [illegible]

[illegible]

孫女邁里迭 [illegible]

順帝明宗后必巴什 [illegible]

高麗 [illegible] 中不與人接 [illegible]

下[illegible]明宗在時素謂托歡特穆爾非己子移于廣西之

靜江郡王燕特穆爾復請立雅克特古斯皇太后

曰吾子尚幼托歡特穆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

長子于理當立乃遣克呼濟蘇往迎之

[illegible]四年[illegible]春三月雅克特穆爾死

雅克特穆爾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

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

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

列坐見座隅一婦色甚麗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為

[illegible]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托歡特穆爾即位于上都是為順帝

初托歡特穆爾[illegible]自靜江[illegible]迎至良鄉雅克

特穆爾既見[illegible]徐行[illegible]托歡特穆爾幼且

畏之[illegible]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測又恐即位之

[illegible]故[illegible]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

立則天下亂[illegible]延者數月[illegible]雅克特穆

爾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illegible]後當傳于雅克特

[illegible]

古斯若武宗仁宗故事。

以巴延爲太師右丞相，薩敦爲太傅左丞相。（時復置左丞相。）

時有阿嚕台特穆爾（[illegible]）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于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京畿水，平地丈餘，饑民四十餘萬。時關中、河南俱水災。

大霖雨。

兩淮大旱。

秋八月，立皇后巴約特氏。（[illegible]）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字伯生，允文之五世孫。）謝病歸。

初，御史中丞馬祖常薦集爲引其鄉人龔伯璲，集因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盍以明宗特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感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傳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尋遣使賜酒酪召還，集竟以疾作免，不至。

（[illegible]）

冬十月，封薩敦榮王，[illegible]

薩敦食邑廬州路，賜平江田五百頃。

十一月，封巴延爲秦王，

賜以金印。是日，秦州山崩地震。

順帝

甲戌 元統二年，春正月，雨血。

著衣皆赤。

三月，天雨毛。

彭澤縣雨白毛，俗呼云老君髯。民謠曰：天雨氂，事不齊。（[illegible]）

水旱疫，民饑。

山東大水，浙西水旱疾疫，饑民五十七萬戶。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五月，薩敦薨。六月，復以爲左丞相。

命薩敦仍爲中書省平章事，唐吉斯爲左丞相。既而唐吉斯辭不拜，遂復命薩敦爲之，尋卒。

秋八月，赦。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illegible]）崩。

以湖廣、河南自二三月不雨至于是月，及諸路旱蝗，民饑。

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日京師地震，雞鳴山崩，

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冬十月，始以珍格（[illegible]）皇后配饗武宗。

時議[illegible]皇后升祔，[illegible]以問太常博士逯魯曾（[illegible]修武人）曰：先朝既以珍格皇后無子，不得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illegible]、文宗母[illegible]。曾對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以文（[illegible]）無子之故不得立主，

[illegible]

而以叔母為□□□□而□其□□之□為子而不信

其先父之妻□可復踰禮以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

素疾脫脫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為后亦二后也奚

為不可脫脫只兒以帝嘗廢伯顏夫□不欲以配位不諫鞏

舜而況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巴延亦是之遂以珍格

皇后配武宗擢陳顥為御史

詔舉才堪守令者

命在京諸官各舉才堪守令者一人以名聞

辛巳至元元年春二月帝欲獵柳林不果行

帝將畋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

皇付託之重致天下于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八 元順帝 一

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橛之變奈宗廟社稷

何遂止

三月罷采高麗女

臺臣言高麗舊以女為貢而近年屢遣人往取媵女至使

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賜禁止從之

夏六月騰吉斯伏誅秋七月巴延弒皇后巴約特氏

時唐其勢已死巴延獨秉政騰吉斯曰天下本我家天

下巴延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其叔父□□王達哩

蓄異心謀立諸王鴻和特穆爾 [illegible]

帝數召達哩不至郯王徹辰圖密發其謀六月晦騰吉

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巴延及旺扎勒特穆爾 [illegible]

[illegible]

□□□□今改後仿此等擒捕騰吉斯 執其弟塔喇海誅之塔

[illegible] 巴延遣阿爾

[illegible] 乃逆戰敗走獲鴻和特

[illegible] 執送上都賜之死鴻和

特穆爾自殺初騰吉斯事敗倉皇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

喇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

后衣巴延命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

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巴延尋酖殺之于開平民舍

[illegible]

九月減宦官者

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八 元順帝 一

千餘乞依先制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用

從之

冬十一月詔罷科舉

初徹爾特穆爾 [illegible]

此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

及入中書 [illegible] 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

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

太廟四祭為一于是御史呂思誠 [illegible] 等劾其罪

狀會帝納之不報思誠等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

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巴延怒

曰汝風臺臣言徹爾特穆爾邪有壬曰太師擢徹爾特

書……不以……見……之於律……

以……法……實……

成……之……用……所……

考……之……前……元……以

……有而……不

……不……是……

有

謬爾。往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畏有王，豈有王
權重于太師耶。巴延意稍解。有王乃白科舉若罷，天下
才人觖望。巴延曰：舉子多以贓敗。有王曰：科舉未行時，
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于舉子？巴延曰：舉子中可任用
者惟參政耳。有王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
如歐陽元（字原功，其先廬陵人，徙瀏陽）之文章，亦豈易及。巴延曰：科
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王曰：爲士者
初不事衣食。巴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王曰：今通
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
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
科舉于選法果相妨耶？巴延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

中輟。乃溫言慰解之。明日宣詔，特命有王爲班首以折
辱之。有王懼禍，不敢辭。治書御史布哈（舊作普化，今改譯）誚
有王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王以爲大恥，移疾
不出。

詔改元

時星文屢示儆，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詔
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
不蹈其實，未見有益……不如至元者……不報。

十二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初，騰吉斯既誅，帝詔天下有曰：皇太后從其所生之子，
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付予兄弟，定策兩朝，功德難

盛，近古罕比。命大臣特議加禮。至是，奉玉册玉寶，尊爲
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于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
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而
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
之，乃反輕矣。不從。監察御史台哈布哈（字兼善，巴約特氏，居台州臨海。台
哈布哈舊作泰不華，巴約特舊作伯牙吾，今改，後仿此）同列上章言：嫡母不宜
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者，衆懼。台哈布哈曰：此事
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太后怒解，曰：風
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
直。

徹爾特穆爾有罪，免，徙南安。（註見前）

徹爾特穆爾附巴延指斥武宗，又以妻弟之女爲己女，言請
珠袍等物。于是臺臣復劾其罪，而巴延亦惡其忤己，遂
流于南安，人皆快之。尋卒。

河決封邱。

丙子二年，春二月，追尊生母瑪里迪爲皇后。

秋八月甲戌朔，日食。

是歲，水旱蝗饑。

鄧州大霖雨三十日，白河（注見前）水大溢，爲災；汴州蝗。江
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饑。詔江浙諸郡民饑甚者，官
出大中貧富家粟賑之，而免其雜役，以爲恒。明[illegible]
其本民無病焉。

丁丑三年春正月帝畋于柳林

凡三十五日御史諫台（[illegible]今改後仿此）朱稽明進諫帝賜以金帛旌台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求賞不賞汝不受之

廣東朱光卿（增城人）河南棒胡（名閏兒陳州人）等起兵作亂

光卿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相結為亂棒胡本以燒香惑衆反于信陽州（[illegible]）破歸德府鹿邑（[illegible]）焚陳州（[illegible]）屯營於杏岡（[illegible]）命河南左丞慶同（舊作慶童今改）討之獲其旗幟宣勅金印獻之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意謂漢官為賊黨反將中以罪許有壬曰此曹反狀甚明尚何言大臣意沮而帝以光卿蔡卿棒胡皆漢人詔漢人官省台院及翰林集賢者講求誅捕之法以聞（[illegible]）

二月壬申朔日食

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并禁倡優盛服及戴笠乘馬

弛江浙諸處山澤之禁

時江浙等處饑民至四十萬戶詔發鈔四十萬錠賑之各

聽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採

三月立皇后弘吉剌氏（[illegible]之女）

禁漢人南人不得兼軍器

凡有馬者拘入官尋復以[illegible]起生番處開其禁內地如故既又禁漢人南人不許習蒙古字

夏五月民訛言採童男女

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女一時嫁娶殆盡

西番盜起

殺鎮西王子丹巴（舊作黨兀班今改）寇延至二百餘處詔立行宣政院以額森特穆爾為院使督兵往討之

彗星見

時太白屢晝見久而不息彗星自五月至八月凡六十有三日自昴至房歷一十五宿而滅

秋七月武陟生蝗

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群飛啄食之

八月京師地震

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御河（[illegible]）皆溢沒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大震人馬壓死各室牆壁皆壞壓損儀物文宗神主及御床盡碎凡六日方止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illegible]）

謙少受業金履祥之門盡得所傳居東陽八華山
學者翕然從之不出里閭者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上
行義薦于朝者前後章數十上部復以遺逸應詔終莫
能致至延祐詔賜謚文懿

十二月以□□合巴延之弟以此文□□為太保分
樞密院鎮北邊。
移齊台時方如樞密院事劉夔進爵為王辭曰兄封

秦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
巴延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
戊寅四年春四月大雨雹。
時京師大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
獅象等物之形
五月詔考覈郡縣官功過。
命□□為考功郎中□□為員外郎
宗道□□為考覈天下郡縣官殿最功
過
漳州民李志甫袁州民周子旺起兵作亂

漳州南勝縣民李志甫聚衆圍州城守將
□□發同省兵討之不克乃詔江浙平章別布
哈發同省兵討之不克
城殺其子日十餘日省掾州人陳君用者襲殺
之袁州人周子旺亦聚衆稱周王改年建號尋敗被擒
誅之
秋八月己亥朔日食
京師地震
日二三次凡十日乃止
己卯五年夏六月汀州大水
平地水深三丈漂沒民居八百餘區人溺死者八千餘

冬十月詔以巴延為大丞相
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
十一月盜殺河南平章政事□□□
杞縣人范孟□□使至河南行省殺平章政
事伊□特□□□□□□
官誘及其黨者而用之□大都□□
伊北守黃河口勝力拒不從賊□而官
山□□誅之凡□賊者□
巴延矯詔殺郯王徹徹禿

巴延搆陷郯王奏賜死帝未允巴延擅傳旨殺之又奏貶宣
讓王特穆爾布哈（鎮南王托歡第四子也原作帖木兒不花今改）威順王寬徹普化（鎮南王托
歡之子按原作寬徹普化今改後仿此）不俟入朝即遣之帝爲之不平

庚辰

六年春二月巴延有罪黜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尋徙南
恩州（宋置明廢今屬廣東肇慶府陽江縣是）道死

巴延既誅騰吉斯獨秉國鈞愈專恣變亂成憲虐害天
下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欲以其姪托克托（瑪爾台之子巴延養爲子）
宿衛伺帝起居擢物漸乃以知樞密院事旺嘉
努（舊作汪家奴今改後仿此）翰林承旨錫哩巴勒（舊作沙剌班今改後仿此）同侍
禁近實屬意托克托故托克托敢令日侍衛士扶翊
東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揚珠布哈（舊作燕者不花今改後仿此）爲
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
焰熏灼天下但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深憂之私請于
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盍及
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托克托復質于師吳直方（浦江人）
人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于國耳餘復
何恤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殉國之意帝猶未之
信時帝前後左右皆巴延之黨獨沙克图巴勒（舊作世傑班今
改）瑪嚕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遊日以忠義之
言往復辯論益悉其忠誠遂以言于帝帝始信不疑及
巴延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忿決意逐之一日泣
語托克托托克托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

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瑪嚕及托克托私人直方曰子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語
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治酒張樂晝夜不
令出遂與沙克图巴勒等謀欲俟巴延入朝擒之戒衛
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置兵巴延見之大驚召托克托
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巴延遂疑托克托益
增兵自衛至是巴延自領兵衛請帝出田托克托勸帝
辭疾不往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特古斯出次柳林
托克托遂與瑪嚕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
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
出宮門聽命夜二鼓遣集賽伊克徹爾（舊作月闊察兒今改）率三
十騎抵營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錢塘人）范滙（江西人）入草
詔數巴延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綽
爾噶台（舊作只兒瓦歹今改）賚赴柳林黎明巴延遣騎士至城
下問故托克托踞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
皆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奏乞陛辭不許遂行道出眞
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巴延曰爾曾見子殺父事乎對曰
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殺君巴延俛首有慚色既而
詔以巴延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梁置今屬廣東肇
慶府）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以穆齊爾台爲太師右丞相特斯哈雅爲太傅塔瑪齊爾爲
太保此嘉努爲平章政事托克托知樞密院事

詔托克托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輙入內廷

彗星見

凡三十二日色白狀如粉絮尾跡約長五寸餘

賜穆齊爾台爲忠王固辭許之

詔以穆齊爾台爲忠王賜號達爾罕固辭不受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忠讓從之

夏六月詔毀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布達實哩于東安州竄雅克特古斯于高麗殺之於途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　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浸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之際與其臣阿嚕布哈（舊作月魯不花）伊哷雅（舊作也里牙今並改）并賽托克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于必巴什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嬸布達實哩（舊作不答失里今改）怙其勢不立宗嗣而立孺稚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阼每念治必本于盡孝事莫先于正名賊天之讎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卜特穆爾在廟之主布達實哩本朕之嬸僭稱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閨門之間離間骨

允垂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雅克特古斯放諸高麗當時賊臣阿嚕布哈等已死其以莽賚托爲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字伯恭大寧人）言文宗既徹廟主嬸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古斯年方幼稚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方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殆失他邦取辱中國萬一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特古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雅克特古斯未至高麗伊克徹爾（舊作月闊察兒與令將係兩人）害之于中道

冬十月穆齊爾台罷以托克托爲右丞相特穆爾布哈爲左丞相

穆齊爾台以疾辭位詔以太師就第而以托克托及宗正特穆爾布哈爲右左丞相

十二月復科舉取士制

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字子山康哩氏舊作巎巎今改）數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言詔復行之

罷文宗增置官屬

初文宗設太禧宗禋院及奎章閣藝文監皆設官屬有差至是大臣以爲不然前朝所用氏行下令之處罔設

[illegible]

家艱以延館客，堂堂大朝，一宰相乃不能容邪？帝然之。
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餘悉罷之。

辛巳至正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御史崔敬上疏諫。[illegible]自世祖以上都為清暑
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間有大安閣，有鴻禧、睿思，所
以保釐衆務，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illegible]
斯[illegible]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
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頒大赦，避大內，居深宮，嚴宿衛，
與宰臣謀治道，講求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
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湖廣猺賊作亂。
湖廣猺賊唐大二、蔣丙作亂，其黨蔣丙、何仁甫等相繼舉
兵，攻破江華[illegible]等州縣，丙自稱順天王，溪峒
猺民二百餘寨，亦相繼入邊抄掠，湖廣行省不能捕，
巴[illegible]軍不之，山東群盜亦縱橫，至三
百餘處。

壬午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illegible]
托克托用參議博囉特穆爾[illegible]言，于都門外開河置閘，
引金口河[illegible]之水，東流達通州，接引海運至大都
城內輸納。廷臣多言不可，托克托排衆議不顧，左丞許
有壬言：河之水，湍悍易決，而淤淺易塞，
不可行。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
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不
能保其不與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沉塞，船不
能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死傷甚衆，又費用不
貲，而卒以無功。

三月，大同饑，
人相食，遣京師糧賑之。

秋八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己亥朔，日食。

癸未三年，春正月，遼陽吾者野人及水達達作亂。[illegible]
遼陽捕海東青[illegible]及水達達[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illegible]山崩。
成紀[illegible]伏羌[illegible]山崩，水
湧，溺死人無算。

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嘗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
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撰，以義例未定，久

已竟不能成。至是，命托克托爲都總裁，[illegible]

[illegible]

元呂思誠、揭傒斯[illegible]爲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記，或又謂遼立國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後稱臣于金，以爲不可。待制王理著論欲以遼金爲北史，宋人[illegible]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行論久不決。至是遂命宋遼金各自爲史，托克托所[illegible]成之。[illegible]

夏四月丙申朔，日食。

秋七月，汴梁大水。

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牟、汴[illegible]等七縣皆大水。

冬十月，親祀太廟。

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臣。春秋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拜之。

十二月，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文宗

[illegible]開其名，徵之不起[illegible]

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迫至，托克托稱疾固辭不至，徵處士[illegible]

[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定守令黜陟之法。

六事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

減二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河決曹州。

發丁夫萬五千八百有奇塞之。是月又決汴梁，既而復決濟[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以賀惟一爲御史大夫。

惟一字允中，[illegible]之孫，爲中書平章政事。至是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省正官非國姓不以授，惟一固辭，詔特賜姓，改其名曰太平。

閏月，命托克托兼領宣政院事。

[illegible]所[illegible]如坐地獄。托克托曰：「若復帶宣政院，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耶？」

夏五月，托克托罷，以阿嚕圖[illegible]右丞相。

托克托以疾辭，阿嚕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一月令民入粟補官。

備賑濟也。有匿姦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訐，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犯法之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敕，追其粟，著爲令，乃可從之。[illegible]

乙酉 五年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卒。謚文忠。

庫庫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旨以承旨召還，道中遘疾，平章闕員，或有所薦，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在半途矣。人知帝意在庫庫。至京七日而卒，家貧幾無以爲斂，帝聞，賜賻并以罰布償其所負官錢。[illegible]

秋九月壬午朔日食。

遣使巡行天下。

時諸道奉使者，行省御史臺相掩蔽，惟巡察道大都[illegible]

路遣嗚嚕齊巴克什[illegible]巡京畿道，兩寺中丞[illegible]天[illegible]所劾凡官吏臟污者七百八十二，黜劾九百四十九人，都人稱爲包拯，然竟以忤時相罷去。

丙戌 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食。

夏五月陝西饑。

行酒禁。

命諸大廟神主。

六月羅天麟等作亂，陷汀州。

連城縣[illegible]兵羅天麟及陳積萬陷長汀[illegible]命江浙行省右丞瑪圖克布哈[illegible]兵進討，未幾，其徒羅得用殺天麟、積萬來降。

雲南死可伐作亂。

詔以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命伊圖勒[illegible]改授爲雲南行省平章，討之，且下詔招諭。[illegible]

秋七月以多爾濟巴勒[illegible]爲右丞。

[illegible]

冬閏十月，道州…天保作亂。

時湖廣猺俱亂，而天保勢尤熾，寇陷…

同…潑猫…諸猺，湖廣行省…

物…舉師討之，猺遂殺天保，遂有衆六萬餘，寇

寇全道州。…官軍不能制，未幾，廣西猺亦叛，陷

寇。

是歲，可夬。

尚書李綱請…近正人，遠佞邪，以崇聖…不

聽。

阿嚕圖罷。

先是，博爾克布哈等與阿嚕圖謀擠托克托，阿嚕圖

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博爾克布哈屢

以為言，阿嚕圖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

嚕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皆為之不平，勸其見上自

陳。阿嚕圖曰：我博爾濟之世臣，豈以丞相為難得耶？但

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去。御史臺乃世祖

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

是日，大風，…仆者數人。

以蓋苗…為參知政事。

時大臣以兩京驛道狹隘，發民…

治。苗曰：驛道…自世祖以來…今日獨以為狹，乃…其不

可，乃止。又欲出衛士為郡長官，俾以…苗曰：衛士

所以衛民，豈…之地，果不能自保，則…之可也，若位

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錢為萬貫…

…不宜…何功，獲此重賞乎？…

…

執如此，復有公務…自參政…

江浙行省御史中丞…相…

…

以…

二月，山東地震。

…如…近…

夏四月，…以博爾克布哈為右丞相…

…為左丞相，博爾克布哈…

帝嘗問…為治何先…祖宗…

…才也，…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

…

…今有…

…宜以太保…

…湖…

河東大旱，

民多饑死。

六月，…西…

帖爾克布哈以宿憾譖於右丞相綽斯戩徙西寧州其子托克托力訥與俱行時相從帥之因行省從者復移于西域沙巴爾之地御史大夫納琳沁巴勒曰托克托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于險遂矯詔賜托克托鴆死

秋九月特穆爾達什卒以多爾濟巴勒為左丞相

多爾濟先為江浙行省丞相以寬簡得民心召入為御史大夫會特穆爾達什從幸上都遂感疾卒遂命代為左丞相

冬十一月沿江盜起

剽掠無忌有司不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所禁慶花山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誅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四方近宜亟遴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十二月以多爾濟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多爾濟先拜左丞相諸于帝曰臣祖先臣之蔭爲國家之卿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遂拜太平左丞相而以多爾濟為右丞相

詔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詔民間利害實封呈省

戊子八年春二月立行都水監于鄆城

以工部郎中賈魯為都水監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還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

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

夏四月帝臨國子學

賜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省親奔喪等制

五月霖雨山崩江溢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台州方國珍又名谷珍作亂

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為業時有蔡亂頭者行劫海上有司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遂殺人亡入海為亂劫掠漕運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討之追至福州國珍焚舟將遁行省與自併執遣多爾濟巴勒遂被執

[illegible]不經誠當
不妥[illegible]
此[illegible]
臣[illegible]

國珍曾使請于朝詔授以官國珍不肯赴遂以攻
州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台哈布哈[illegible]御史後[illegible]之命台哈布哈[illegible]阿克布哈
亟爲平章政事
丞相太平薦台哈布哈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罷相
台哈布哈寘于托克托謀害太平衆由是不平之
己丑九年夏四月棗陽縣女子暴長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
皤腹擁腫見人輒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秋七月多爾濟太平俱罷以托克托爲右丞相
初移齊爾台以太平請命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爲[illegible]太
平爲之[illegible]托克托遂得還復拜太傅[illegible]太平之
有[illegible]于己[illegible]
之[illegible]太平[illegible]太
平[illegible]
之[illegible]太平[illegible]
子[illegible]太平[illegible]
聽于天若自殺則[illegible]遂還本元

冬十月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習漢人文字
命皇太子阿裕錫哩達喇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爲
諭德歸暘爲贊善張冲爲文學命托克托領其事[illegible]
中座侯臨[illegible]子與[illegible]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從臣
以次列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illegible]日李好文先生教我[illegible]書多
不曉其旨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益崇尚佛學
十一月戊午朔日食
[illegible]宣流韓嘉納于尼嚕罕

[illegible]

六部月屬營如舊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更鈔法

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轉擬民間流通者少故偽鈔滋多請[illegible]凡合支名目于總班轉支從之于是復與吏部尚書偰哲篤[illegible]迎合丞相托克托會議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錢為子托克托集衆省兩院共議之衆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illegible]不可不諳[illegible]

[illegible]

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焉[illegible]

[illegible]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置寶泉提舉司鑄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踴逾十倍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illegible]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辛卯十一年[illegible]四月

河間河故道在遣工部尚書成遵行河間暨運使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

時議河決北侵安山[illegible]延及濟南河間朝廷患之托克托集羣臣議言人人殊惟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于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illegible]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遍閱河之故道歸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時托克托先入賈魯之說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illegible]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illegible]南達白茅[illegible]放于黃固[illegible]哈只[illegible]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illegible]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四月興工七月[illegible]凡月[illegible]河十一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南滙于淮又東入海詔遣翰林大學士[illegible]托克托世襲[illegible]其餘遷賞有差[illegible]

[illegible]變之[illegible]政亂之[illegible]一朝夕[illegible]不與是役孰[illegible]而起乎不[illegible]

冀寧地震。

是月乃止[illegible]等州[illegible]有聲如雷圮民居屋壓死者甚衆。

五月己酉朔日食

潁州人劉福通蕭縣人李二羅田人徐壽輝又名真一等起兵

[illegible]

時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韓山童者[illegible]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年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多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illegible]韓咬兒復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謀同起兵以紅巾為號事覺官捕之急福通遂反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林兒逃之武安福通遂[illegible]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illegible]

[illegible]既破潁州[illegible]攻羅山[illegible]

[illegible]府及光息[illegible]李二[illegible]

蕭縣李二以[illegible]徐州

[illegible]不以[illegible]為[illegible]以[illegible]與

[illegible]為土攻

[illegible]因劫小及貴人路亦以紅巾為號時謂諸賊曰紅軍亦稱香軍。

六月浙江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討方國珍兵敗為所執

秋七月遣大司農達識帖睦邇[illegible]招降之

[illegible]

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詔遣[illegible]孛羅帖木兒往討之兵[illegible]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自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被執反為國珍飾詞上聞朝廷遂遣大司農[illegible]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illegible]合命[illegible]欲命[illegible]之[illegible]移國珍[illegible]術者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命事乃止[illegible]兵各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八月[illegible]劉福通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後上[illegible]

冬十月[illegible]

徐州人李二[illegible]

[illegible]

壽輝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
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大本字
信中，宿州人。皆脅使從己，命以官。二人不屈，壽輝並殺之。

十一月，以多爾濟巴勒為平章政事。

多爾濟巴勒首言治國之道，以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
桓字彥威，蒲人。後寧遠小抗為賊執不屈死。死節，宜旌之以勸來者。
又言：世祖用兵，不專殺人。今但以反者數人，乃盡坐中華
民為叛逆，非所以服人心。其言頗忤托克托意。時托克
托倚任偏克忠巴勒、拜特穆爾兩人擅權用事，而多爾
濟巴勒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為西臺御史大夫。

壬辰　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諸郡，威順王庫沁布
哈棄城走。二月，陷江州，總管李黼字子威，潁州人。力戰不屈，死
之。

壽輝遣其將普郎等陷漢陽、興國、武昌，威順王及平
章政事和尼善等並遁去。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慶元象山人。
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又陷安陸府，知府超
爾字時中，蒙古氏，舊作丑閭，今改，後仿此。出戰死。遂下九江，右丞博囉
特穆爾方兵于江陽，聞風宵遁。黼檄諸務堅木石于陰
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伊遵外，伊所出擊。黼與之
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下陸，必以
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于杪，暗置沿岸水中。
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下，遇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

不多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抵湖湘，守臣往往棄城遁。
獨州守孤城，中外援絶，且戰且守。賊進兵攻城，分其
普顏布哈舊作普顏不花，今改，後仿此。自北門出走，使引兵登
城上，焚西門，張弩射之。賊攻東門，卽急往救，賊兵已入
城，巷戰之，然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
姓！賊剮之。臨死，與從子秉昭俱死。州民聞之，哭
聲振天，具棺殮之。本朝贈河南行省右丞，追封公，諡忠文。

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遷定遠。等起兵作亂，陷濠州。濠州屬元安豐路，今江南鳳陽
府。是

子興少任俠，喜與壯士結交，至是見汝、潁兵起，郡邑騷
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起兵反，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
之。徹爾克布哈舊作徹里不花，今改，後仿此。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
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徼賞。由是民益惴惴不安，其豪
傑咸投方城以自保。

三月，詔省臺官兼用南人。

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詔
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台州路達嚕噶齊台哈布哈與方國珍戰于澄江，在今台州府黃巖縣中。死之。

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省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
復劫其黨入海。台哈布哈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留
不遣，其賊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可降狀。台哈布哈乃

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乘與國珍遇呼
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哈覺其心異手斬
之即前搏賊船賊舉槊刺台哈布哈抱持入其船台哈布哈
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
投其屍海中 [illegible]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
隴西地震
凡百餘日城郭頹圮陵谷遷變定西會州會寧注俱見前靜
寧州[illegible]尤甚會州公宇墻屋傾圮五百餘
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詳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
州為會寧州
徐壽輝陷吉安路

壽輝遣破袁瑞饒信徽等州復使偽將陳普文進陷吉
安路郡民羅明遠起兵復之
命各行省分兵討賊
詔四川行省平章約爾珠討荊襄賊復忠萬等州江西
行省丞相額琳沁巴勒守江東西關隘簽政額森特穆
爾與陝西行省平章伊嚕特穆爾討南陽襄鄧賊刑部
尚書阿嚕討海寧賊江西右丞[illegible]討
江西賊江西右丞烏格什[illegible]等討饒信等處
賊
夏四月癸卯朔日食
額森特穆爾師潰召還復為御史大夫[illegible]御史大
夫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政事
額森特穆爾駐軍沙河[illegible]軍中
夜驚棄軍奔汴城北[illegible]退屯朱仙鎮朝廷以額
森特穆爾不知兵[illegible]代之仍為
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托
克托庇之[illegible]托克托[illegible]文等
越分干[illegible]乃左遷[illegible]
各部判官由是人皆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詔天下完城郭築堤防
五月徐壽輝[illegible]趙完普等于沙州
御史徹辰特穆爾[illegible]等言諸路藩[illegible]
亡宋故號以為口實[illegible]從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
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月大名路旱蝗
饑民七十餘萬口
秋七月徐壽輝陷杭州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illegible]
戰死[illegible]
先是[illegible]
[illegible]

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拒賊中槍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東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衆議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進京口則浙西不可為矣衆猶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為江浙相方面失陷而又今不敢進乎衆從之復收劍刺諸將曰有後者斬遂進與賊戰杭城賊迎敵摶霄擐甲上馬麾諸將奮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摶霄圍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城已而餘杭武康德清安吉次第以平賊將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寶德斯偉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摶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獲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八月右丞相托克托將諸軍大破李二于徐州屠其城

托克托自乞率師討李二詔許之尚書瑪爾默（舊作邁里麻）和海克（舊作哈麻今並改）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托克托以彌見天工庶內外撫治不報遂詔托克托以逆臣分太傅右丞相分省于外總制諸路軍馬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托克托不為動麾軍奮擊破之李二遁去拔其城彭早住遂濠州遂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當是時軍中加托克托太師還朝改徐州為武安州

九月以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世居武威唐兀人）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時闕以浙東廉訪僉事丁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將議屯田守城鑿嶺境築堡寨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境內晏然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與都元帥府西番軍舊從元帥阿爾斯蘭（舊作阿思蘭今改）後仍此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西蠻不當使之窺中國部阿爾斯蘭還軍而軍有暴于境者即收殺之澤滿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在今六安州霍山縣西又名天柱山爾雅霍山為南嶽是也）崩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字吉甫河西人）討趙普勝戰于湖口（注見前）兵敗死之

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拜政出之為湖廣平章召拜大司農時相復奏移之江西星吉驟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城已陷趙普勝僞驍騎擁眾據池州太平星吉就有部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南唐縣今屬池州府）克之擒其將燬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於是復池州分兵攻石埭（縣今屬池州府）諸縣進據清水灣

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
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補小孤山星吉曰據番陽
口縱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
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
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舟
中乃蘇羅拜餽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
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
以察罕特穆爾（字廷瑞系出北庭家河南為潁州沈邱人察罕特穆爾舊作察罕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汝寧府達嚕噶齊李思齊（信陽羅山人）知府事
時汝潁賊兵愈熾不數月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
致討卒無成功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同奮義起兵

中子弟從者數百人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遂並授以
官于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邱（今屬陳州）
府自成一軍數與賊戰輒克捷
趙均用入濠州據之
時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托克托命
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魯卒
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初二人木以窮蹙
來奔子興與德崖反曲己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既
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九

元

順帝

（癸巳）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為右丞
先是托克托為相哈瑪爾日擢附其兄弟之門及托克
托侍其父西行博爾克布哈為相以宿怨銜欲中傷之
賴哈瑪爾得免博爾克布哈又與太平韓嘉納圖
們爾等十人結為兄弟謀黜哈瑪爾不克及托克托
復相博爾克布哈等相繼得罪去哈瑪爾復見召用而
托克托兄弟尤德之至是遂拜右丞
立分司農司

先是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請召募江南人耕種歲
可收粟麥百萬餘石可以[illegible]海運而京師自能足食
帝曰此事有利國家其議行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
丞烏蘭哈達（舊作悟良哈台今改後仿此）左丞烏克遜良楨（字幹卿臨潢人）
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
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illegible]）凡官地及原管各屯田悉
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
農器穀種之用（又略仿[illegible]召募[illegible]）
夏五月泰州[illegible]張士誠[illegible]據高郵自稱

郵王知府李齊字公平廣平人死之

士誠及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運鹽為業富家多陵侮之弓手邱義尤甚士誠怒帥壯士十八人殺義及諸富家招少年起兵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為主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內自相疑始縱齊來歸士誠尋復叛殺行省參政趙璉據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圍高郵命齊守之偰哲篤以高郵會數賊呼降入城省官皆遣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佑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曰請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拘繫之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緩師計官軍急進攻之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捶碎其膝而剮之尋寇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鄧古特人進兵討士誠

六月立子阿裕錫哩達喇為皇太子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

九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元制上路總管府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不受命

國珍遣人至京師賄賂諸權貴而遣江浙左丞托里特穆爾舊作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實哩舊作左答納失里今並改復招諭之二人以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

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乃復遣江浙右丞阿爾斯蘭舊作阿兒厮蘭今改後倣此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舊作卜顏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等會兵討徐壽輝于浙水破之

先是布延特穆爾軍沔州賊衆十萬來攻布延特穆爾曰賊衰爽連結破之實難今宜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功可成也與諸將分番進戰大敗賊衆率舟師追之連戰皆捷遂復江州進克蘄州擒其將鄒普勝分兵平兩巴河巴河出羅田縣北南流經蘄水縣界至蘭溪入江有上巴河下巴河故曰兩巴江路始得通至是西寧王揚沙舊作牙罕沙今改後倣此等諸軍皆會分道進攻蘄水拔之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

大都無雪而雷

是歲天地少頃有火墜于東南是月大同饑大疫人死者過半

哈瑪爾進西番僧于帝

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延徹爾舊作演揲兒今改法華言大喜樂也集賢學士瑪爾特穆爾舊作禿魯帖木兒今改後倣此又進僧結琳沁舊作伽璘真今改後倣此善秘密法亦名雙修法帝皆習之乃詔以西番僧為司徒結琳沁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旁諸弟巴則舊作八郎今改後倣此與倚納特

穆爾等十人俱號伊納克[illegible]皆在帝前相與褻狎
號所處室曰濟齊鄂烏格依[illegible]
令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皇太子既長深
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濠人郭子興[illegible]起兵據濠州明太祖[illegible]始此
元璋先世家沛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之鍾離[illegible]生四子元璋其季也至正四年大饑疫時
元璋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爲
僧遊食諸州尋復還寺會盜賊並起元璋謀避兵卜之
去留皆不吉乃入濠城見郭子興子興奇其狀貌留爲親
兵妻以所撫馬公[illegible]女[illegible]元璋力拒之既

而圍解因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署爲鎮撫元璋見
諸帥無足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而獨與徐達[illegible]
湯和[illegible]費聚[illegible]南略地定遠[illegible]計
降驢牌寨民兵三千與俱東襲張知院于橫澗山[illegible]
西收其卒二萬道遇李善長[illegible]定遠人與語大悅遂與俱
攻拔滁州[illegible]
[illegible]
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illegible]糴于浙西
[illegible]浙兵起京師食不足[illegible]浙西和糴粮百

二月癸亥朔日食
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
民以疫癘死者無算
秋九月命托克托[illegible]討張士誠
士誠陷揚州[illegible]特穆爾兵敗詔托克托總制諸王諸
省軍討之[illegible]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
士誠衆遂遣兵[illegible]六合[illegible]賊勢大熾
冬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哈瑪爾等代
總其軍
初托克托[illegible]用[illegible]爲左司郎中參議中

書省事[illegible]以下議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以有德于
托克托不爲下[illegible]之托克托改爲宣政
院使哈瑪爾深銜之及托克托討高郵哈瑪爾復入爲
平章遂嗾御史袁賽音布哈等劾托克托出師三月略
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
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illegible]三上詔
削托克托官爵[illegible]安置[illegible]台
哈布哈爲河南行省[illegible]太尉[illegible]知
樞密院事代[illegible]所不
受[illegible]也[illegible]書且勿
開讀則大事[illegible]我不從是我

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誣構首以臣等爲

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與諸侯撒弗克勝。且將此臣子之

恩所及 即出兵甲爭馬分州諸將佯各叩所部以

聽伊克徹爾等節制各省副使哈喇台 舊作哈剌台今改。曰不

相此行我輩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寧死汝相前遂拔

刀自刎而死。

詔威順王寬徹布哈還鎮湖廣。

王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遂

歸鎮。

大都饑疫。

民石文子

帝制龍舟于內苑。

帝于內苑造龍舟自製其樣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

舟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

皆前 未有帝既怠于政治惟事遊宴

按舞 十六天魔舞家牙假髮身被纓絡

鳴巴 之器…中

臣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

冬十有五月…遣其…文俊

威順王寬徹布哈令其子報恩努 舊作報恩奴今改。等同

阿爾斯蘭水路進討文俊至漢州水淺船閣 文俊用

火筏燒船報恩努死之寬徹布哈走陝西文俊等進陷中興路元帥

多爾濟巴勒死之遂復…陝西遂…

教授鄭 … 國祥不報。

大鄂爾多 … 教授鄭 … 乃國家本

族皆教之以脈而鄭猶本 … 不行三年之喪又娶其繼

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蔓延河北及掠州縣上下洶若當事中書參議

通言于左相曰今天下州郡喪亂適半。兩河

者以河爲之限賊兵卒不能遽渡所以得保以供軍

儲而民無深怨者惟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

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

復何所恃其心。撫國勢將若之何爲不謀鳴咽不能

言宰執而下皆掩淚乃入 … 部遣使分守河將帥而

防禦稍嚴仍遣河南參政洪 … 今改後仍此等各將

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

王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

文郁爲丞相羅文素劉六 … 知樞密院

拆鹿邑縣太淸宮材建宮闕于亳遵道[illegible]

福通疾遵道擅權伏甲士撾殺之遂自爲丞相。

三月竄托克托于雲南。

初安置托克托于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路（[illegible]今改）[illegible]屬甘肅行省[illegible]有漠居延城元置亦集乃路於此[illegible]

故再徙雲南之鎭西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川碉門其

子哈喇章（舊作哈剌章今改後仿此）肅州[illegible]三布[illegible]

黃[illegible]

蘭州雨雹。

夏四月以[illegible]爲右丞相[illegible]十二月罷哈瑪爾爲左

丞相桑圖錫里（[illegible]今改）[illegible]政事[illegible]爲御史大

夫。

瑪爾爲柯[illegible]爲御史大夫于是國家大柄盡歸其

兄弟矣。

五月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命達什巴圖爾（[illegible]）[illegible]巴圖爾[illegible]作[illegible]今改後仿此。總其兵。

台哈布哈以軍士之糧之故歸[illegible]不道。廷命軍士

又往往剽掠爲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怙功虐民部將其

官仍[illegible]

總[illegible]其兵。

六月朱元璋自和州渡[illegible]取太平路。

先是元璋自滁州引兵和州郭子興檄元璋總[illegible]

守其地時行省副使班沐噶瑪克（[illegible]）民兵元帥[illegible]

[illegible]

度江[illegible]

[illegible]

史夫[illegible]制于人然以其勢方盛[illegible]乃用龍

鳳年號以令軍中至是元璋謀渡江無舟楫會巢湖帥

廖永忠（[illegible]）俞通海（[illegible]）[illegible]以水師千艘來附元

璋大喜往撫其衆而中丞蠻子海牙（[illegible]今改後仿此）扼

銅城閘馬場河（[illegible]）諸隘巢湖舟師不得出忽大雨水漲乃從小

港縱舟與敗海牙舟衆乃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趨集

慶元璋曰取集慶必自采石（在當塗縣西北）始采石重鎮守必

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爲備可克也乃揚帆直趨牛渚

常遇春（[illegible]）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潰[illegible]

[illegible]

之遂乘勝趨太平拔其城總管靳義[illegible]元璋揭榜

禁剽掠軍中肅然儒[illegible]太平[illegible]

召陶安字主敬當塗人[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遣使[illegible]

遣[illegible]四川左丞錫喇巴[illegible]

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illegible]安命將行院判官[illegible]

喇等招諭濠泗汝陽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不用命無圖志遂假為招降之策上不聽

以達什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騷詔以北[illegible]許達什特穆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illegible]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游說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冬十一月達什巴圖爾擊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達爾[illegible]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先是達[illegible]巴圖爾進兵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福通[illegible]所敗[illegible]其所貝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喇布[illegible]以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至是進兵大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韓林兒遁走安豐

哈瑪爾矯詔殺故相托克托

初托克托既竄雲南行次大理騰衝[illegible]欲以女事之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辭拒絕[illegible]之事聞哈瑪爾[illegible]矯詔賜之鴆遂卒年四十[illegible]

始復官爵

罷大兵[illegible]

十一

設有水田處撥大兵[illegible]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illegible]其方[illegible]滿又有兵農千戶司二十四百戶所凡十八[illegible]

丙申十六年春正月哈瑪爾蘇蘇有罪伏誅

哈瑪爾既得[illegible]事告其父圖嚕[illegible]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illegible]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illegible]太子立則已必先誅[illegible]以謂于帝然不敢[illegible]哈瑪爾謂[illegible]下[illegible]遂[illegible]老邪因與[illegible]哈瑪爾及蘇蘇計已定有旨哈瑪爾蘇蘇勿入朝御史大夫納[illegible]氏[illegible]因劾奏二人罪帝曰哈瑪爾兄弟雖有罪然侍朕久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illegible]詔安置哈瑪爾惠州蘇蘇[illegible]州比行[illegible]

[illegible]

張士誠陷平江據之

時淮東大饑士誠遣其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遂陷平江及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為隆平府自[illegible]

郡從[illegible]

十二

京不絕汝中南以平江揚與士誠部將張茂先約欲
人詩南王錫日逆兵南郵諸將遂其害孫得守
自誠曾州人。

三月朱元璋陷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元璋率諸軍進攻集慶至江寧鎮（在今江寧縣西南）破陳兆先營降之盡降其衆福壽數督兵出戰皆不能支城遂陷福壽猶督兵坐鳳凰臺（在今江寧縣西南）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何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遇害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舊政不便者除之民大喜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遣徐達等攻鎮江鄧愈等攻廣德皆拔之。

方國珍復降。

命為海道漕運萬戶以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

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時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寇杭州江浙丞相達什特穆爾遁平章政事普達錫哩死之。

初江南始亂達什特穆爾以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字完者武岡綏寧人）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遣弟士德間道寇杭州達什特穆爾遁入富陽楊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

及萬戶普賢努（舊作普賢奴今改後仿此）擊敗之復其城達什特穆爾乃還。

朱元璋自稱吳國公。

以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參議以下等官。

八月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一月朔始滅

冬十月有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劉者。

賊陷淮安城江東廉訪使褚布哈（字君實隰州石樓人褚布哈舊作褚不華今改後仿此）死之。

初褚布哈與總管劉甲在淮安甲守韓信城（在今淸河縣東）相犄角為聲援褚布哈上章劾總兵者逗撓罪總兵者恚之撤甲別將兵擊賊以困褚布哈賊因據斷淮安饋餉路絕元帥吳德琇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掠及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饑者作道上大門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蟲燕及鞾皮鞍韉皆取啖之至是賊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捕斫為賊人多露處坊陌生荊棘力既盡城陷褚布哈猶據西門力戰中傷見執為賊所臠子理格（舊作侍保今改）亦死褚布哈守淮安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

[illegible]只此之張姓入城[illegible]

丙申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二月韓林兒黨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運兵擊敗之

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取武關見上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等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錫哩及省臣告急[illegible]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字致道兗州人）以察罕特穆爾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客兵軌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若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與賊戰[illegible]餘黨皆潰散走南山河南劉兵官以察罕特穆爾調遣人問之思誠奏言朝廷令專守關陝仍許便宜行事朝廷從之以察罕特穆爾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為四川左丞

三月朱元璋陷常州

先是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元璋遣徐達敗之于龍潭（[illegible]在江寧府句容縣西北為濱江要地）遂進圍常州士誠遣將來援達[illegible]城設二伏以待而身自督戰敵走遇伏大破之獲其二將士誠乃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元璋答書許其歸所掠使人楊憲（字希武太原陽曲人）而歲輸五十萬石士誠不報達復圍之至是遂下其城

[illegible]

韓林兒黨毛貴陷膠萊莒州益都路[illegible]院事布哈奇[illegible]

[illegible]等將兵擊之

劉福通遣毛貴陷膠州萊州益都般陽（注見上）諸郡縣遂以兵據青齊為山東宣慰使從布哈苛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郡縣相次陷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

[illegible]

不知兵妄殺降卒等然不覺而日□□行至此所謂征伐之過者也□□其論道陳山南道廉訪使事 是永□□何利者敗而執政惡

夏五月以綽斯戩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綽斯戩自哈瑪爾得罪已拜左丞相至是進為右丞相而太平亦自遼陽行省丞相復召為左丞相

象元帥汪□國等陷□□

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陷沔陽城久不下元帥乃親往督戰[illegible]阿思蘭守臣□伸夾關門出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殺[illegible]元帥朱□[illegible]侵江陰[illegible]胡大海字通甫泗州虹縣人侵[illegible]池州[illegible]大學人 定遠侯[illegible]

六月有龍鬬于[illegible]江下流連亙入于海。

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秋七月大都[illegible]

自旦至午晦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遣分兵略地于山東西

分□為三道關先生破頭潘等[illegible]不信大刀敖李喜喜[illegible]關中[illegible]出山東北犯[illegible]其勢益熾

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illegible]所過[illegible]遇[illegible]達什特穆爾[illegible]楊完者以[illegible]中[illegible]故楊完者[illegible]之而生殺予奪皆決于己[illegible]曰□不可[illegible]特穆爾[illegible]成案而已

[illegible]不論降命以為太尉

士誠[illegible]楊完者兵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illegible]楊完者[illegible]達什特穆爾[illegible]不可信不[illegible]江浙[illegible]省參政[illegible]又[illegible]達什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可定今我雖[illegible]人[illegible]楊完者又力為之[illegible]達什特穆爾[illegible]之心□幸其降又恐[illegible]得[illegible]者[illegible]

上□太尉其弟士信[illegible]受官有差士誠雖去偽號擅甲兵土地如故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什特穆爾功詔[illegible]

[illegible]

初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降于劉福通[illegible]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illegible]都衛輝[illegible]都之

九月倪文俊奔荊州徐壽輝[illegible]陳友諒[illegible]殺之

友諒本漁家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起，遂往
從之，遂爲文俊簿掾，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
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害壽輝，不克，奔黃州，友諒因
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政事。
冬十月，韓林兒黨白不信等陷興元，遂圖鳳翔，察罕特穆
爾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特穆爾先
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紿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
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
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譟而
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

入蜀。
十一月，汾州桃杏華。
十二月，隨州人明玉珍作亂，襲據重慶，遂陷成都，及嘉定
平章克達舊作闊夕右丞琪扎勒圖舊作完者都今改參政趙資遁
死之。
玉珍初聞徐壽輝兵起，團結千餘人屯青山今名青山在隨州
南，結柵自固，壽輝使人招之，乃引衆降，令以元帥守沔
陽。久之，帥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因襲破重慶，右丞琪扎
勒圖出走，已而復會平章克達、參政趙資屯嘉定之
大佛寺，謀復重慶，玉珍遣其將萬勝萬勝夷陵人禦之，分兵襲
陷成都，來攻嘉定，亦陷，執資及琪扎勒圖、克達以歸，

[illegible]

欲殺降之，三人皆不屈遇害，蜀人謂之三忠，于是蜀中
郡縣相繼降于玉珍。
太尉達什巴圖爾以其子博囉特穆爾爲河南平章政
事，領其軍。
劉福通攻陷曹州、大名、衛輝路，達什巴圖爾引兵擊
之，詔遣知樞密院達爾瑪錫哩舊作答理麻失里今改。來援，分兵
屯濮州今濮州屬，以禦福通，達爾瑪錫哩戰沒，諸軍大
潰，達什巴圖爾軍亦潰，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
趣戰相踵，敵知之，詐爲達什巴圖爾通好書置道路，
使者果得之以進，達什巴圖爾聞知，一夕憂憤而死，詔
命其子四川左丞博囉特穆爾爲河南平章政事，代領

其軍。
詔天下團結義兵。
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使。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卒。
初，元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詔歸，帝命留之，仍爲承旨。
及天下盜起，元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
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至是
卒。
戊戌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
之。
先是闕守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巴

遊[illegible]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兵向[illegible]
下。巴延[illegible]戰四日夜，敗還。敵迫蘄城下，關選兵拒之。
而廬州祝寇攻西門，友諒兵攻東門。既登城，鬬死士
奮擊敗之。賊兵[illegible]乃并軍樹柵，起飛樓，復來攻。關分
兵捍禦，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率[illegible]水軍將
[illegible]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四面蟻集。關徒
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捍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
戰，斬首無算，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關
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伊[illegible]
氏、子德生、女福童亦皆赴井死。守臣皆逃，以下死者數
十人。

[illegible]
[illegible]城中士民[illegible]
樓[illegible]死。此皆不從賊，殺死者以千計。
[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陷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illegible]死之。
初，搏霄從[illegible]
南[illegible]敗[illegible]兵城下[illegible]
劉[illegible]
益[illegible]搏霄[illegible]

淮南行省判官求殘[illegible]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illegible]
城在今[illegible]州西北。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
是，濟南果陷，毛貴遂入據之。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進
前之魏家莊。[illegible]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
貴兵至，[illegible]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
「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戰敗，前擁搏霄刺殺之。[illegible]
撫兒自[illegible]入[illegible]亦死。
韓林兒[illegible]陷濟寧。努都爾[illegible]東昌走。
努都爾[illegible]因益兵逼境，即棄城遁。[illegible]還京師，拜
中書左丞。[illegible]相[illegible]遂入據其城，引兵大掠。諸部已而
復促保東昌。

三月，毛貴陷薊州。詔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illegible]東由河間趨直沽，[illegible]天津府城北[illegible]遂陷薊州，略
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克達國戰死。京師大
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
獨[illegible]太平[illegible]力以為不可。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
密院事劉哈剌不花以兵拒于柳林，賊衆潰退走。[illegible]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
[illegible]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
中天，遍[illegible]但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illegible]

多通初任其將貊巴延舊作伯顏今改布延布哈舊作卜顏帖木兒今改後仿此揚言欲有功於己左丞相孔興求江西專兵柄素與多通不相能且欲忌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多通因退保濟州收集兵再圖克復爲追騎所及遂遇害。

五月劉福通陷汴梁韓林兒遷據之

福通攻汴梁守將珠占舊作竹貞今改後仿此出走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林兒居之。

削右丞相台哈布哈官爵尋殺之以知行樞密院事局爾略迭代總其軍

台哈布哈與太平有隙前嗣其復相恐不利己因太平

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乃構有詔起台哈布哈爲湖廣行省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台哈布哈以養銳爲名勸兵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至十往反猶按兵不動或諫之台哈布哈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幾境百里內蕭然曰是寇益延不可制將延安之兩道重臣論其按兵玩寇皆不聽其子頭通舊作今改將兵分討山東入益城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召台哈布哈有丞相總兵進討台哈布哈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欲害己遂諷御史劾其擁兵拒命之罪詔削其官爵徙蓋州赴

前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局爾哈迭代之台哈布哈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喇布哈求救哈喇布哈聯兵保定即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實對太平素惡之俾致台哈布哈以來哈喇布哈遂縛台哈布哈送于京師未至皆殺之路

遣河北翰林待制巴延一名師聖字宗道濮陽人開州濮陽舊作伯顏今改死之

巴延以儒術爲文學任至正初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已而辭歸四方來學者甚衆其學務真知力踐至是期措諸實用至是河南寇起延河北巴延乃渡漳北行至磁與寇遇寇知其名生致之欲誘以爵賞巴延罵不屈

妻子俱死之巴延既被寇劫其鄉里人有自凡數十人有七十其殺中嗚而悔之

六月戊辰朔日食

韓林兒將關先生破頭潘等陷遼州遼州見遂大掠寇分諸軍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今山西一出沁州今踰太行焚上黨陷遼州晉冀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餘里于是大掠殆遍復犯南寇守將察罕特穆爾遣其部將關保等率兵分扼屯聞喜絳陽又分兵屯澤潞以杜太行諸道賊擊卻之河東悉定以察罕特穆爾爲左丞章政事

[illegible]

冬十一月左丞相綽斯戩有罪免以努都爾噶為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軍旅煩興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溺于娛樂不恤政務綽斯戩怠於政事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于是御史伊蘇布哈（舊作亦不花今改後仿此）劾奏其任用私人都呼（舊作禿忽今改後仿此）及其弟崔扎勒特穆爾（舊作雀兒只帖木兒今改後仿此）印造偽鈔事將敗因殺都呼以滅口綽斯戩乃自請解職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寧等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朱元璋取婺州

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元璋自將往擊之僉行樞密院

按舒穆嚕伊遜（字申之其先遼之[illegible]人按舊作石抹宜孫今改後仿此）方率兵守處州其母及弟和遜（舊作厚孫今改後仿此）在婺乃遣將率車師由松溪（在金華東）來援元璋曰道險車載適取敗耳命胡德濟（字世美大海養子）迎戰于梅花門（在府南）擒舒穆嚕伊遜[illegible]伊遜兵大敗遂陷婺州改州為寧越府令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illegible]）宋濂（[illegible]）為五經師戴良（[illegible]）為學正吳沅（[illegible]）為訓導自兵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聲

關先生兵陷上都焚宮闕

[illegible]遼陽下高麗[illegible]上都宮闕盡毀帝不復時巡

癸巳御帝欲復修之上役人夫[illegible]中書省事陳祖仁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難之時[illegible]于天道下順乎民心[illegible]世之功以光祖宗之業[illegible]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於創業之[illegible]自開創自先帝[illegible]興兵[illegible]吉凡陛下所為日夜[illegible]未濟今府庫空虛乃其[illegible]其[illegible]明宮闕不急之務[illegible]兄[illegible]忠[illegible]不[illegible]乎[illegible]疏奏帝嘉納之[illegible]陳祖仁字子[illegible]人[illegible]

大饑疫

時河南北山東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者布哈（文作王布哈舊作朴不花今改後仿此）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太白經天

己亥十九年春二月詔博囉特穆爾移鎮大同

徵何以扞禦京師故並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博囉特穆爾部曲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于朱元璋

元璋既取婺州遣使招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請獻溫台慶元三郡且以其次子關為質元璋却其質厚賜而遣之然國珍實陰持兩端欲以甘言謝元璋而已

夏四月趙均用殺毛貴[illegible]均用殺之

韓林兒諸將惟貴赤有智略，其在濟南立賓興院，
故官分守諸路，又于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凡官民田十取其二，多所規畫，故得擄山東者三年。及是為均用所殺，其黨繼絕，回復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部皆相讎敵。

五月，大旱。

山東、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皆平。京師銀一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其子而食者。

六月，陳友諒陷信州，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克濟（和尚氏。巴延布哈德克濟舊作伯顏不花的斤，今改。）死之。

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巴延布哈德克濟自衢州往援，破走之。時鎮南王子達勝努（舊作大聖奴，今改。）屯兵城中，開門出迎。巴延布哈德克濟登城四顧，誓必破賊。賊數日戰，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賊繞城植木柵，進攻益急，又遣使來說降。巴延布哈德克濟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塵戰，糧竭矢盡，鬥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煮食之，又盡，乃殺老弱以食。巴延布哈德克濟屢出兵破賊，王奉國遂穴地攻城，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陷，巴延布哈德克濟與達勝努及部將哈瑪坦（舊作海魯丁，今改。）等，皆戰死。

秋八月，察罕特穆爾克汴梁，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豐。

韓林兒本起盜賊，無大志，又聽命劉福通，諸將在外者率不遵約束，老弱畏懼，且皆福通故吏，福通亦不能制。兵雖盛，威令不行，所攻下城邑多不能守。至是察罕特穆爾圍汴梁，大發秦晉之師，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壞城而攻，屢挑賊出戰，輒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劉福通復挾林兒出東門遁走。得女婦數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捷聞，詔以察罕特穆爾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知行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

九月，朱元璋陷衢州。

常遇春入衢州，廉訪使宋巴延布哈（舊作伯顏不花，今改。）被擒。胡大海大破處州，守將石抹宜孫戰敗，走福建境上，欲圖克復，而人心已散，因歎曰：吾勢已窮，無所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為處州鬼耳。遂還至慶元縣，（今屬處州。）為亂兵所害。

（元史：宜孫得處州，有為國之略，乃采及本州有才略者，以書幣招之。又以宜孫嘗說苦與胡經史及諸門，昕事，命于所部之西南。劉基、賢輔之將，李文忠守處，其後復以處。王天將命，皆用之。劉基字伯溫，青田人。章溢字三益，龍泉人。葉琛字景淵，麗水人。[illegible]）

遣使以書招諭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既平，乃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等，以御酒龍衣賜士

誠徵海運糧，巴延特穆爾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什特穆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送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巴延特穆爾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自是歲以為常。

冬十一月，大都有虹□。

十二月，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所親暱御史中丞圖們特穆爾，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謫他官。太子疑太平子額森呼圖克（又名[illegible]舊作也先忽都今改譯）實泄其事，益忌太平。太平與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噶圖之，數于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志不得逞。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

陳友諒徙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居之，友諒忌其來不利于己，不從。至是壽輝遽引兵發漢陽，將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于城西，俟壽輝入門，閉伏發，盡殺其所部，因留壽輝居之，而自稱漢王，設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僅擁虛位而已。

二十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噶卒。二月，太平罷。

成遵等既死，努都爾噶又卒，太平外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拜太保，俾養疾于家，□□留之，不允。

三月，復以綽斯戩為右丞相。

時帝益厭政，宦者布木布哈用事，為好利，綽斯戩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由是內外解體。

夏五月丁亥朔，日食。

陳友諒攻太平，拔其城，遂弒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皇帝。

友諒挾壽輝東下，攻太平。太平城堅不可拔，乃引巨舟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遂克之。朱元璋守將花雲（懷遠人）及其養子朱文遜等皆不屈死。友諒志益驕，乃謀僭號，遣部將□□□采石，使人白事壽輝前，命壯士持鐵撾擊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太師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會大風雨，羣下班沙岸稱賀，不能成禮。

秋九月，博囉特穆爾引兵攻冀寧，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詔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特穆爾所平定，而博囉特穆爾[illegible]

特穆爾守石嶺關，則以孛羅特穆爾□□□□□□
是時□□不衛，復遣兵自石嶺關而北，□□□□
日退屯交城。察罕特穆爾遣兵拒戰□□□□□□
（小註）[illegible]詔和解，□□分兩和，遂各退守□□□行□□
（小註）[illegible]特穆爾與察罕特穆爾以用兵數年皆被寇
（小註）[illegible]命余以孜□路不肯奉詔，訖皆用□指□等炎河
（小註）也等路推之，謂是安重交戰于東勝州，出□□將本色
賈勒□之，本布賈勒曰：彼違本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
特穆爾怒，殺之。已而朝廷復遣使詣二人，令罷兵還鎮。
博囉特穆爾遂罷兵還。察罕特穆爾亦遣其子詣闕。
庫庫特穆爾本姓王，小字保保，察罕特穆爾之甥，養為子。按庫庫特穆爾舊作擴廓帖木
兒，今改正。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
（小註）[illegible]
冬十二月，陽翟王阿嚕輝特穆爾太宗子密特大王七世孫。舉兵反。
遣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將兵討之。
時兵起四方，朝廷屢敗，宗王以北兵南向。阿嚕輝特穆
爾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穆爾圖（按穆爾圖舊作木兒古徹兀，今改）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
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
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圖沁特
穆爾將兵擊之，□□圖沁特穆爾□走上都。

辛丑 二十一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秋八月，朱元璋克江州，陳友諒走武昌。

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取安慶，元璋乃率舟師遡流而上。友諒將傅友德（傅友德其先宿州人）等皆迎降。友□江州，分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遂克其城。
（小註）[illegible]省平章胡廷瑞以龍興降于元璋，建[illegible]

察罕特穆爾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特穆爾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兩淮，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積穀訓兵，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群盜自相攻殺，乃興兵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冠州隋冠氏縣，元置□州）、東昌（今為縣，屬東昌府）。遣其子庫庫特穆爾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順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賊兵皆聚于濟南，察罕特穆爾乃分兵取□□，收南界泰安，益都北徇濟陽、章丘（[illegible]），沿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阿嚕輝特穆爾兵敗，伏誅。

阿嚕輝特穆爾兵逼上都，命少保禿堅以兵十萬禦之，大敗，其眾將太子□子帝命以太平[illegible]執縛之。

[illegible]

死他合阿嚕克特穆爾部將托歡拜太子額森呼圖
克故將也引兵執阿嚕克特穆爾至京師太平不受送
闕下誅之。

冬十月以察罕特穆爾為平章政事，
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磧在陝州東北）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
日。

大饑

二十一年春正月李思齊等攻張良弼敗之。
先是博囉特穆爾遣其將據延安謀入陝朝廷以張良
弼為陝西參政駐兵藍田受節制于察罕特穆爾良弼
陰結中丞[illegible]聽丞相[illegible]特穆爾調遣察罕特穆爾
銜之與李思齊連兵攻良弼詔和解之旋命思齊討四
川良弼乘虛以分其勢等由南二路各以兵自劾未
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二月彗星見
未幾長星復見于危之間其形如彗長數十丈。

二月明玉珍陷重慶五月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弒其主[illegible]乃發兵守瞿塘
絶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illegible]南行省並
金馬山[illegible]以張[illegible]

[illegible]

參議分兵犯輿元鞏昌等路。

六月田豐復叛平章政事察罕特穆爾遇害詔以其子庫
庫特穆爾代總其兵。
時山東俱定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特穆爾移兵圍之
大治攻具濬重塹造戰船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
結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不疑數
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紿請行營衆以為不可往察罕特
穆爾曰吾推心待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
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先是太史奏白氣如索起危宿貫大微[illegible]山東當大水[illegible]必失一良將[illegible]察罕特穆爾勿輕舉[illegible]而已）及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諡忠襄命其
子庫庫特穆爾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
事代總其兵。

冬十一月庫庫特穆爾克益都執田豐等誅之。
庫庫特穆爾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
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
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尋
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乃引兵還河南

十二月江浙[illegible]特穆爾[illegible]遣兵送
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入收而還
初高麗[illegible]王巴延特
穆爾[illegible]而謀立其昆

為行京師有塔斯特穆爾□□王國人
廢新王不當立帝不聽乃以□□□同□□
相率兵為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塔斯特
僅以十□□□
遣戶部尚書張□□下□□□□□□江西行省平
章政事□□□
初□□□□□破由東□□□□遣使致書于察
罕特穆爾察罕特穆爾通其使朝廷因命戶部尚書張
杲□□□□木特□□□合□□如江東授元璋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以御衣御酒未至而察罕
特穆爾被刺元璋遂不受欽賜哈木特以張杲未皆留

之

癸卯 二十三年春正月明玉珍稱帝于重慶

玉珍用劉楨策僭即帝位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

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朱元璋率兵擊走
之以韓林兒歸于滁州

時福通兵勢日蹙珍引兵圍安豐林兒告急于元璋元
璋乃率徐達常遇春等往救之未至而珍已殺福通據
其城元璋攻走之以林兒歸滁處之滁州

夏六月□□□□□□□□□□□□特穆爾與李
思齊合兵□□□□之

時陝西□□□□□□□□特穆爾與行臺有隙且恐陝西

為庫庫特穆爾所據陝西諸將□□□□托音人
取御史大夫圖嚕特穆爾□□□□約之庫庫特穆爾
遣部將□□□□□□□□合李思齊兵討之托音乃奔

秋七月陳友諒圍洪都朱元璋帥師救之大戰于鄱陽湖
友諒敗死其子理□□□□□□

初友諒忿疆場日蹙乃大治舟艦□□□□□□□□
官屬□□進攻□□□□□□□□□□時元璋從子文正
□□□之□□鄧愈守洪都□□□方備禦三月不能下□□
中流矢死內外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元
璋自將救之進次湖口友諒聞援兵至撤圍東出鄱陽
湖遇于康郎山友諒兵號六十萬元璋分軍十一隊禦

之張定邊直趨元璋舟舟膠于沙不得退危甚遇援得
脫進水湧得脫友諒集巨艦連鎖為陣元璋兵仰攻不
利皆有懼色俞□□□東北風起乃命死士載火藥蘆荻
焚友諒舟風烈火熾友諒弟友仁等皆燒死□□□
自辰至午友諒兵大敗欲退保鞋山□□□□元璋
既扼湖口邀其歸路相持數日友諒食盡突圍出湖口
元璋自上流邀擊之大戰涇江□□□□□□友諒窮
日闘且走日暮猶不解友諒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揮
驟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師遂大潰其太子善兒被執
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尸遁還武昌復立理爲
帝改元德壽□□□□□□既而□□建康□□□遊春

督諸軍先是元璋救安豐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illegible]天乃頓兵南昌不能自拔友諒亡天下不足定也

張士誠自稱吳王詔徵其糧士誠不奉詔

士誠令其下頌功德[illegible]請命於朝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

所害乃以其文書下[illegible]不報士誠[illegible]為吳王

郎中汪治言宦官[illegible]因與[illegible]大妃朝[illegible]使誠

懼不復與參政今因思齊[illegible]人議[illegible]所[illegible]今

為臣不貢可乎士誠怒[illegible]作地忠[illegible]引疾去士誠士嘗與文夫[illegible]參[illegible]

者爭趨之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博囉特穆爾遣兵攻冀寧擴廓特穆爾擊走之

博囉特穆爾自察罕特穆爾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屢下詔解之而特穆爾[illegible]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擴廓特穆爾大破之擒其將烏瑪喇殷興祖遁歸山壁

十一月殺太師太平

初帝欲以巴哈爾[illegible]伯撒里[illegible]相[illegible]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illegible]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方謝歸奉元于是帝旨令巴哈[illegible]之太平于沙井[illegible]命而止及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布哈勒劾其違命語拘收所受宣命錄勅斯職同訴奏之[illegible]土蕃後遣使至東勝

逼令自裁

十二月以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為樞密參知政事御史大夫

大羅達錫帝母舅拔錫達錫舊作老的沙今改後同此[illegible]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

輸背逃

時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與搠思監內外結納肆行驕恣不

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書太子[illegible]其罪[illegible]宗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祖宗之天下[illegible]父君[illegible]書奏太子怒令御史

大夫羅達錫諭祖仁以[illegible]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

實已與美除皆宗為太子時比事台奏着指啟聞

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書切言之而臺臣大小

皆罷去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乃皆辭退帝又令羅達

錫諭祖仁復上疏極論之[illegible]

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于是出仁等皆左遷

時羅達錫亦與[illegible]力太子惡之因前事以掛圖

特為雍王遣歸國而復以[illegible]不花為集賢大學士羅

達錫乃與圖沁特穆爾奔大同依博囉特穆爾[illegible]之軍

中

二十四年春正月朱元璋自立為吳王

元璋以正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
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
洋（廣洋字朝宗高郵人）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

二月吳王元璋將兵圍武昌陳理降

元璋以武昌久不下復自將攻之其臣張必先自岳
州來援常遇春擒之徇于城下城中大懼元璋乃遣
其故臣羅復仁入城招諭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
降凡府庫儲蓄悉聽自取城中民饑因發粟賑之以理
歸建康封爲歸德侯湖廣江西諸郡縣皆降于元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九　元順帝

三月削博囉特穆爾官爵不受命詔庫庫特穆爾討之

夏四月博囉特穆爾舉兵犯闕右丞相綽斯戩太子出
奔

初綽斯戩徇太子旨遂誣羅迪錫及太中書宣政院使
額森呼圖克等謀不軌收其黨下獄逮逃不已帝
知其無辜數諭太子太子不從綽斯戩樸布
哈皆附太子必欲究其事額森呼圖克等皆死又
圖沁特穆爾先與中書右丞錫爾布哈有隙錫爾布哈

圖沁特穆爾其武安劾政府納哈特穆爾素與圖沁特穆爾
友善且知其受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怨博囉特穆爾
政庇受逋圖沁特穆爾及羅迪錫至是下詔削博囉
特穆爾官爵命其兵屬別將特穆爾拒命遂詔庫庫特
穆爾率兵討之博囉特穆爾遣圖沁特穆爾將兵赴闕
所爲非出帝意遂命圖沁特穆爾率兵向闕人皆惴惴
知院伊蘇（也速今改伊蘇）統事而闕帝復遣戰不利
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
圖沁特穆爾兵至清河
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
分守使遣達國師問其舉兵故曰必得綽斯戩樸布不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九　元順帝

哈爲對帝不得已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皆爲所殺遂復
博囉特穆爾官爵加太保仍命守禦大同圖沁特穆爾
兵自健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宥之授
平章政事乃引兵還大同

五月太子遣兵攻大同博囉特穆爾復舉兵犯闕太
子率兵拒之戰不利遂復出奔詔以博囉特穆爾爲右丞
相

先是太子至路兒嶺聞追及之還宮志怒不已遂命庫
庫特穆爾調兵分道討之庫庫特穆爾遣其東道以白索
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兵四
萬西道以關保領兵關保等進逼大同博

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圖沁特穆爾達
錫復大舉向闕前鋒入居庸關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遣道驛進首索珠達引兵屯
河間取道以達魯特穆爾特穆爾出建德門外與羅
達錫等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帝賜宴乃
宴博囉特穆爾欲追襲太子羅達錫止之
遂以博囉特穆爾為左丞相尋進右
丞相節制天下軍馬羅達錫為平章政事圖沁特穆爾
為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博囉特穆爾既
入國遂誅狎臣圖們特穆爾等罷三宮不急營造汰沙
汰宦者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
留不報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張士誠逐達什特穆爾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左丞相南臺
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不屈死

時行丞達識特穆爾舊作答蘭帖木兒郎中珍布舊作真保今所改後仿此二人爭事士誠受其金帛數媒孽達什特穆爾之短于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誠遣使兩諷達什特穆爾過失脅其自陳老病去職又以丞相印上士信不可卻遂取符印遷于嘉興因之而上士信為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為之請實授士信丞相布哈特穆爾不從間使人求縊

與索其印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庫中曰印可斷
印不可與又迫之答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乃沐浴
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飲藥死後數日達什特穆
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
進飲之而死

乙巳二十五年春二月甲子有一月一星

三月太子大發兵討博囉特穆爾博囉特穆爾幽二皇后
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庫庫特穆爾使白索珠將
二萬騎由漁陽為朝廷聲援而使關保等以兵據大同
覆之太子乃承制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庫庫

特穆爾兵由中道博囉特穆爾聞之懟遂出二皇后奇氏幽
之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
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圖沁特穆爾率衆攻上都之附
太子者調伊蘇所統庫庫特穆爾兵伊蘇次良鄉不進
而謀之于衆皆以為博囉特穆爾逆節顯然
遂勒兵歸永平不進入西連庫庫特穆爾東連遼陽諸王兵
軍聲大振博囉特穆爾患之遣姚巴延布哈將兵
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之東自通州以待伊蘇出其不意
襲而破之擒斬姚巴延布哈博囉特穆爾大怒自將兵
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于博囉特穆
爾至百日始遣還

[illegible]

夏五月大都雨雹

長尺許或曰龍精也命拾而視之

秋七月博囉特穆爾羅達錫圖沁特穆爾等皆伏誅

博囉特穆爾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復又失妃巴延布哈特穆爾不樂乃日與羅達錫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華善忿其專權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瑪勒（舊作上都馬今改）金諾海（舊作金那海）鄂德爾（舊作伯達兒今改）等伏兵刺之會圖沁特穆爾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博囉特穆爾入奏行至延春閣下鄂德爾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瑪勒等爭前斫死羅達錫偕紹遵出擁博囉特穆爾家屬北走部民門益

殺其部衆既而羅達錫被執伏誅圖沁特穆爾亦引兵走巴咱爾（舊作八思兒今改）之地尋亦殺之時遘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珠占摩與帝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鎖以入大掠于都市

皇后翁吉喇特氏崩

九月太子還大都以巴咱爾為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左丞相

帝遣使由博囉特穆爾首往冀寧召太子還于是庫庫特穆爾扈從至京師詔以巴咱爾為太師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事

冬閏十月詔封庫庫特穆爾爲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時巴咱爾以累朝舊臣庫庫特穆爾後生晚進與之並相中朝多忌之者而庫庫特穆爾久典兵亦不樂在內終向月朝請南還視師以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殘沒乃太子數請出督師征討帝難之乃詔封庫庫特穆爾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並進兵一應軍馬凡遇調度悉從便宜而行庫庫特穆爾于是分省中官屬[illegible]可數十用軍容[illegible]成以爲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其議然後又移檄彰德

十二月立奇氏爲皇后

改奇氏爲肅良合（舊作肅良合今改）氏

丙午 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禹自[illegible]九[illegible]之[illegible]歟，紀縣[illegible]日蓄河自東阻[illegible]，天于杞其以河往而北[illegible]入閩陽城[illegible]界遂無，河[illegible]考河自舍明目力[illegible]兒分流後大勢川趨十餘，而非流[illegible]乃[illegible]，大徙也。故特引[illegible]以詳之。）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庫庫特穆爾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進兵西擊良弼。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初，李思齊與察罕特穆爾同起義兵，齒位略相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其兵，檄諸將會師大舉，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脫烈伯（舊作脫列伯，今改。後仿此）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庫庫特穆爾喟曰：吾奉詔總天下兵，而鎮將皆不受調遣，何討賊為。乃遣關保、和尼齊（舊作虎林赤，今改。後仿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思齊與脫烈伯、孔興等皆與良弼合。庫庫特穆爾遣關保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時遣兵部尚書瑪[illegible]貝爾、吏部侍郎[illegible]持詔諭思齊，報道川梁道路阻[illegible]，方事兵[illegible]，年始還京師。按瑪[illegible]不太[illegible]瑪寶貝爾等，留陝[illegible]一年[illegible]。寶貝爾舊作滿尚[illegible]，[illegible]舊作撒[illegible]剌哈，今並改。後仿此。）

三月，明玉珍卒，子昇復僭稱帝。

玉珍素無遠略，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既僭稱尊號，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設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illegible]日救[illegible]其左丞相[illegible]諭之

曰：西蜀險固，若協力同心，則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所知也。遂卒。子昇立，年甫十歲，母彭氏為太后，同聽政。

夏四月，吳王元璋取淮安諸路。

時徐達克高郵，遂襲破張士誠將徐義于淮安，義遁去。[illegible]梅思祖（[illegible]）以城降，濠、徐、宿諸州皆相繼下之。元璋遂如濠州省墓，置守冢二十家，召父老飲，悉除其租賦。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八月，以陳友定（名有定[illegible]福[illegible]人）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友定初為黃土寨巡檢，以討平山寨功，累遷為汀州路總管。陳友諒將鄧克明陷汀州，友定入援，連戰克捷，盡復所失州縣，進參知政事。尋進兵攻處州，為朱元璋守將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所敗。深乃與朱亮祖進攻建寧，破二柵。友定遣阮德柔以兵二萬據錦江，出深後，斷其歸路，而自帥銳師搏戰。德柔自後夾擊，深兵大敗，遂被執而死。至是詔晉分省于延平，以友定為平章。于是友定盡有福建八郡之地。（友定頗任威福，所屬違令者承檄不敢[illegible]，[illegible]方國珍[illegible]歲輸粟數十萬石，由海道達京師[illegible]十[illegible]之下[illegible]。）

九月，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先是以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分省慶元，至是復拜江浙左丞相，封衢國公，（[illegible]）國珍與好，則遂[illegible]為平章政事。

有兵戍下東北

吳王元璋遣將敗張士誠取湖州諸路

元璋與張士誠接境數以兵相攻元璋將廖永安[illegible]被執死謝再興叛附士誠元璋方與陳友諒相持未暇東略及破武昌歸取淮北地至是元璋乃發檄數士誠八罪命徐達常遇春帥二十萬衆擊之[illegible]敗遂進圍之士誠遣朱暹等來援屯于舊館（舊館在烏程縣東）遇春築壘斷其糧道士誠知事急親督兵來戰敗于皂林潛元紹又敗于烏鎮（在烏程縣東南）舟山（在烏程）水陸寨皆破舊館援絕朱暹等降達等以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左丞張天騏遂舉城降于是李文忠攻杭州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冬十二月韓林兒卒

林兒既居滁州至是卒僭號凡十二年或曰吳王元璋命廖永忠迎林兒歸建康至瓜步覆舟沉于江云

吳王元璋立宗廟社稷

元璋本用宋龍鳳年號林兒既殁始以明年爲吳元年立廟社建宮室有司進宮殿圖見有雕琢奇麗者命去之及新殿成製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次古人行事可

[illegible]

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illegible]

或言宮室多施繪畫今書此以備省覽不愈于丹青乎[illegible]

丁未 二十七年（是歲吳稱吳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

其聲如空中戰鬭者

李思齊等會兵于陝西同拒庫庫特穆爾

庫庫特穆爾遣其弟托音特穆爾（舊作脫因帖木兒今改後仿此）以一軍由濟南防遏南軍自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思齊乃與張良弼等會于含元殿舊基共推思齊爲盟主遣將守潼關塞庫庫特穆爾使關保等擊走之侯巴延達什（[illegible]）以兵援庫庫特穆爾亦攻下秦州既而[illegible]以兵還侯巴延達什亦奔還思齊乃遣將會良弼等還于華陰而自還鳳翔

夏六月丙午朔日食

秋八月詔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立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庫庫特穆爾不從及還京師后使人諭庫庫特穆爾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特穆爾知其意去至京

處與志勛既罷為內禪之[illegible]庫庫特穆爾[illegible]

城三十里閉營遣其軍以數騎入朝故太子深銜之及與李思齊相持詔令罷兵專事江淮庫庫特穆爾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不奉詔廷臣請言其跋扈有狀帝亦心忌之乃下詔命皇太子以中書令懽宗使總制天下軍馬（[illegible]）太子又用錫喇岱爾（[illegible]）等計立大撫軍院設知院同知院官專備庫庫特穆爾

九月吳王元璋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士誠自殺

先是徐達等進攻平江築長圍困之士誠拒守數月數突圍決戰不利元璋貽書招之不報士誠故將李伯昇知其困甚遣所善客踰城說之降亦不聽士誠故有勇勝軍皆驍猛善鬭悉敗溺萬里橋下死最後丞相士信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及是城破士誠收餘衆戰于萬壽寺（在蘇州府東街）衆散走倉皇歸府第拒戶自經故部將趙世雄解之士誠妻劉氏積薪齊雲樓（在蘇州府治後子城上）驅群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自縊徐達數遣李伯昇等諭意士誠士誠瞑目不答乃以戶扉舁之出葑門入舟不復食至金陵竟自縊死（士誠為人外遲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實無遠圖既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戶口殷盛[illegible]）

克平江乃遣使致書于帝并送宗室神保大王等北還

冬十月詔還庫庫特穆爾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庫庫特穆爾亦扞拒不受其將摩該所統多博囉特穆爾之故部曲因鼓變殺之叛庫庫特穆爾殺貊高德(?)等將從進襲懷慶因有備而還摩該遂上疏列庫庫特穆爾罪狀于朝關保亦自歸于朝廷帝乃下詔以庫庫特穆爾拒命宜削其兵柄落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托音特穆爾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命索珠和爾齊分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令統之山東諸軍伊蘇統之山西諸軍錫喇岱爾統之河北諸軍摩該統之詔下庫庫特穆爾遂退軍澤州

吳王元璋遣徐達等將兵北伐

元璋召諸將議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庫庫特穆爾跋扈關隴則李思齊等梟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北伐何以決勝常遇春曰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直搗元都破竹之勢也元璋曰元建國百年

士卒傷亡，固必罷敝，深入饑餓，不前若兵四集，進退失據，
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河南，破其藩籬，拔潼關而守
之，扼其戶檻，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絕，不戰自克，鼓行
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乃以徐達
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五萬，由淮
入河而北。時又命[illegible]

吳王元璋定律令。

初，元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
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
定律令。至是，命左丞相李善長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
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
可重，奸貪之吏得竊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
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
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太
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元璋命頒行之。

十二月，吳王元璋遣將克慶元，方國珍降。

初，元璋遣兵攻溫州，國珍懼，請俟杭城下，即納土來歸。
元璋為罷兵。及杭州既克，國珍據境自若，遣間諜假貢
獻名，覘勝負，又數通好于庫庫特穆爾及陳友定。元璋
怒，遺書責其懷奸挾詐，觀釁伺隙，叛且徵其貢糧一十二
萬石。國珍不報，遂命湯和伐之。遂兵克溫、台州，長驅抵慶

[illegible]

元。國珍懼，遁入海。湯復令廖永忠引兵自海道追之，
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懼失措，乃
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帥所部詣和
于軍門，和遂送國珍等于建康。元璋授國珍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數年卒于
京。時延平、建寧、福州、興化、漳、泉皆屬陳友定。湯和兵既
克國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

吳王元璋兵略山東諸路。

徐達、常遇春引兵而北，皆略沂州，進略嶧州。今為嶧縣，屬兗州
府。于是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諸路相繼皆降。詔右
丞相伊蘇同[illegible]守禦山東，李思齊為副[illegible]
等出潼關，渡河東行。其勳王事，思齊等皆不奉命。

戊申，二十八年是年敵帝倪戰代一歲，明係仍稱七月以前為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明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相國李善長等奉吳王元璋為皇帝，國
號明。

先是，李善長等率群臣奉表勸進，王不允，凡三上，王乃命
具儀以聞。至是，遂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國號曰
明，建元洪武，追尊祖考為皇帝。高祖考曰玄皇帝，廟號德祖；曾祖考曰恒皇帝，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皇后。立妃馬氏為皇后，
世子標為皇太子。后仁慈有智鑒，好書史[illegible]
[illegible]
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

善長少習法家言有智計明主嘗從容問曰四方戰鬭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明主稱善明主凡自將征討善長命居守轉調兵餉無乏之至是改官制尚左以爲左丞相

明將軍湯和略福建平章陳友定死之

先是明主既命和由海道趨閩復命胡美（即胡廷瑞避明主諱改名）由江西趨杉關（注見前）遣使至延平招友定友定置酒會諸將殺使者瀝血酒中與衆酌飲之誓以死守已閩杉關破友定分軍爲二以一軍守福州自帥一軍守延平和舟師抵福之五虎門（在福州府閩縣海中五虎山下）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多爾瑪（舊作朵耳麻今改）不屈死僉院拜特穆爾殺妻妾縱火自焚死時胡美已克建寧和遂進攻延平友定欲以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部將殺一人軍士多出降者會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明師知有變急攻之友定呼其屬與訣退入省堂仰藥死所部開門納明師舁友定出水東門未絕也天大雷雨友定復甦械送建康入見明主詰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併其子殺之延平既下興化泉州皆望風附獨漳州路達嚕噶齊德勒密實（舊作迭里迷失今改）自殺時稱閩有三忠謂友定拜特穆爾德勒密實也

明庫庫特穆爾侵邑命關陝李思齊討之

庫庫特穆爾既退軍澤州帝知其勢孤乃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摩該共攻之而命關保以兵戍太原庫庫特穆爾憤甚引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於是下詔削庫庫特穆爾官爵令諸將四面討之

夏四月明將軍廖永忠招廣東

永忠自福州以書諭行省左丞何真（字邦佐東莞人）曉譬利害真即奉表迎降永忠至廣州降盧左丞擒海寇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驛諭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又遣陸仲亨（濠人）進略清遠英德連州廣東悉入于明

明徐達常遇春陷河南梁王阿嚕溫（察罕特穆爾之父也）降于明

徐達自山東會遇春于濟寧引舟師泝河趨汴梁守將李克彝走左君弼竹昌等降遂自虎牢關入守將托音特穆爾以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陳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托音特穆爾軍遂大潰追奔五十餘里梁王阿嚕溫以河南降嵩陝陳汝諸州次第皆下明主如汴梁改爲開封府往勞軍至命其臣宋濂北檄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爲群雄所苦故命將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殘害實不忍爲予將士無得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獲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是月明主將還應天

明將馮勝陷潼關

明師既陷河南李思齊張良弼（明史作張思道）合兵駐潼關會火焚良弼營思齊遂敗胡廣羅（注）明師遂陷潼關思齊奔鳳翔良弼奔鄜城（注）其推思齊為總兵諸將皆以兵會之于鳳翔。

六月明平章楊璟陷廣西

璟攻永州鄧祖勝斂兵固守璟分營築壘造浮橋西江急攻之祖勝力盡仰藥死遂陷永州以次略取寶慶全州道州藍山諸州縣（藍山縣今屬桂陽州）璟進攻靖江不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堤堰破之必矣乃遣將殺守堤兵盡決濠水築土堤五道傅城攻兩月會廖永忠朱亮祖自廣東陷梧州連破潯桂鬱林亮祖以兵來會總制張彬約降璟與之白幟為號夜半從寶賢門入執平章額爾吉訥（舊作也兒吉尼今改）移師郴州降兩江土官黃英岑巴延等永忠亦陷南寧象州廣西悉入于明

秋閏七月復庫庫特穆爾官爵命率師會諸將復河洛

關保摩該進攻晉寧庫庫特穆爾與戰擒之皆為所殺帝大恐乃下詔歸罪于太子罷大撫軍院誅知院事巴延特穆爾等詔庫庫特穆爾仍領河南王左丞相統軍馬直抵彰德衛輝右丞相伊蘇由東道同圖齊李思齊西道並進以復汴洛詔下而明兵已逼庫庫特穆爾尋自晉寧退守太原

明師陷通州帝北走八月徐達入大都監國淮王特穆爾布哈死之元亡

徐達命師發河北遣部將分道循河北地進下衛輝彰德廣平次臨清使薛顯傅友德以騎兵先進開陸路道步騎顧時（字壽卿濠人）浚河道舟師會常遇春已陷德州合兵陷長蘆抵直沽作浮橋濟師水陸並進遂陷通州知樞密院事布延特穆爾力戰被執死之帝大懼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以慶童為左丞相同守京師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實喇巴知樞密院事鼎珠（舊作黑驢今改）宦者趙伯顏布哈力諫以為不可帝不聽已而伯顏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諸軍民及諸集賽等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健德門北去達陳兵齊化門將士填濠登城入淮王及左丞相慶童平章迪德納爾什（舊作迭兒必失今改）普顏布哈（舊作朴賽不花今改）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壽（舊作滿川今改）等不降殺之餘不戮一人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視宮人妃主禁士卒毋侵暴吏民安堵市肆不移遣傅友德等分守古北諸隘口元亡

明

太祖皇帝

帝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人。（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追諡仁祖淳皇帝。）母陳氏。（追諡淳皇后。）帝其季子也。（帝生之夕有光滿室。）年十七為僧。天下兵起，年二十五起兵於濠州，初依郭子興，後遂渡江克金陵，以次平定東南，遂師北伐，凡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焉。

戊申 洪武元年。（是年正月即位。）秋八月，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

先是帝幸汴梁，將營都而未果，及是既定元都，遂行是命，且下詔將以春秋往來巡狩。（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于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始建六部。

中書省初設四部，以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事，至是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初帝北巡，命李善長與基留守。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基按之罪當死。彬係善長所善，善長請緩其獄，基不聽。

上竟殺彬。（方祈雨，善長曰：今殺人，可乎？基曰：殺之，天必雨。遂斬彬。）由是善長銜基，及帝還，善長愬基專恣，（適旱不雨。）會基有妻喪，遂告歸。

大赦。

仍諭有司利害當興革而詔書未載者，具奏以聞。

帝如北京。

徵元故官至京師。

既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于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放元宮人。

九月，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

安博涉經史，帝渡江時首謁軍門，陳王道。（語具見元年。）徵諸儒議禮，命安為總裁官，諸禮多所裁定，至是卒，追封姑孰郡公。

冬十月，帝還南京。

十一月，詔使訪求賢才。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字士行）襲封衍聖公，孔希大世襲曲阜縣知縣。

（衍聖公秩二品。帝謂禮部曰：孔子萬世師，後嗣秩……）

[illegible]

止三品弗稱其授希學秩二品賜銀印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典籍司樂知印奏差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學錄學正司各一人）

山泗水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

徭役（其官制省令至公選舉）

手詔召劉基還

建大本堂

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上時臨幸爲摧古今評論經史（上嘗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耳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又及爲帝又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下安百姓公族毋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敬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

十二月徐達克太原元庫庫特穆爾走甘肅山西平

達既定元都進取山西常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真定馮勝湯和下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庫庫特穆爾遣將來援戰于韓店（在潞安府長治縣南）楊璟大敗會元帝自開平（注見前）命庫庫特穆爾復大都庫庫特穆爾乃引兵出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達聞之與諸將曰庫庫特穆爾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時於北平置燕山六衛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興祖濠人雲龍定遠人）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乃率師趨太原庫庫特穆爾至保安（元升州明廢屬宣化府）聞之果還救遇春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若夜襲之可得志達然之會庫庫特穆爾將呼必勒圖（呼必勒圖舊作豁鼻馬今改）約降請爲內應達夜選精騎襲其營庫庫特穆爾方然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跣一足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呼必勒圖降得甲士四萬遂克太原進收大同分遣湯和等徇旁郡下陽曲擒其守將樹木平遂介休以次下山西悉平

（己酉）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

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馮國用（勝之兄）趙德勝（濠人）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華高（含山人）丁德興（定遠人）俞通海（字碧泉濠人）張德勝（字仁輔合肥人）吳良（定遠人初名國興賜名）吳楨（良之弟初名國寶後賜名）曹良臣（安豐人）康茂才（字壽卿蘄人）吳復（字伯起合肥人）茅成（定遠人）孫興祖

凡二十二人立廟雞籠山（雞籠山見下）死者像祀生者虛其位又以廖永安（字彥敬德勝之兄）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無為人）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配享太廟

免山東北平山西河南及畿內諸郡田租

優恤山東（此明優恤之始）

二月詔修元史

大都既克得元十三朝實錄乃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褘（字子充義烏人）爲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字德一祁門人）胡翰（字仲申金華人）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曾魯（字得之新淦人）高啓（字季迪長洲人）趙汸（字子常休寧人）等十

六人爲纂修。（[illegible]）元統以後之史未備，乃分遣使者十二人往北平山東採遺事。明年續修，仍以濂禕總其事。（[illegible]）

元丞相伊蘇侵通州，平章曹良臣擊走之。

大軍徇山西北平，守備單弱。曹良臣守通州，兵不滿千人。伊蘇將萬騎營白河。（[illegible]）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當以計走之。乃于沿河舟中多立赤幟，亘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伊蘇驚遁，良臣出精騎追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耕耤田。

三月徐達克奉元，常遇春克鳳翔。

元將李思齊擁鳳翔，張思道（即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駐鹿臺。（[illegible]）達兵入關，思道遁去。（[illegible]）將師騎直搗奉元，守將棄城走。御史桑圖[illegible]哩，郎中呂兌，（[illegible]）檢討阿什克布哈，（舊作阿失不花，今改。）三原尹朱春俱抗節死。

力窮不屈，（[illegible]）節俱投崖死。遂改奉元路爲西安府。將關中饑，詔戶賑米三石，民大悅。遇春兵至鳳翔，思齊奔臨洮。

夏四月命博士孔克仁（句容人。）授諸子經。

功臣子弟並令入學。

馮勝徇臨洮，李思齊降。

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徐達命諸將議所向，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陽易于臨洮，請先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精，猝未易拔。臨洮西控羌戎，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備戰鬬，物產足佐軍儲。蹙以大軍，思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于旁郡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illegible]）入鞏昌，進馮勝逼臨洮。思齊果不戰降。（[illegible]）

五月甲午朔，日食。

御史中丞章溢卒。

溢與劉基並拜御史中丞。時廷臣伺帝意多尚嚴苛，溢獨存大體，不以搏擊爲能。受詔分閩，擇練兵行至處州，遭母喪乞終制，不許。鄉兵既集，再乞終制，許之。哀毀卒。

帝痛哭，親撰文祭之。

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元帝奔和林。

先是遇春下鳳翔，詔還備北平，以李文忠副之。至是遇春、文忠帥步騎九萬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州，敗也速于全寧。[illegible] 進攻大興州，[illegible] 遇春擒之，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illegible]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漠北悉平。

秋七月，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卒于軍，詔李文忠領其眾。

御批 [illegible]

八月，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

文忠會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曰：[illegible] 閫外之事，苟利于國，專之可也。遂出雁門，敗元兵于馬邑，擒其平章劉[illegible]，進至白楊門。[illegible] 天雨雪，已駐營，文忠引數騎入山谷觀勢，[illegible]其有伏，遽令移前五里，阻水以自固。元兵果乘夜來劫，文忠下令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擒其將劉[illegible]等[illegible]人。[illegible]

定內侍官制。

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illegible]有功則驕恣矣。

封王顓為高麗國王。

先是顓遣使朝貢，因遣冊封，遂有是命。

命徐達克慶陽，擒張良臣，斬之，陝西平。

達自臨洮下蘭州，襲走元豫王，盡收其部落輜重，還出蕭關，克平涼。張思道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而自奔寧夏，為擴廓所執。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illegible]人受之。良臣先出迎，詐復叛，襲傷顯。達督兵圍之。[illegible]擴廓遣將攻原州以援慶陽，達遣[illegible]勝拒[illegible]驛馬關，[illegible]敗其將[illegible]等。良臣被圍久，數出戰不利，糧之絕，至煮人汁和泥嚥之。守者遂開門降，良臣父子俱投井，引出斬之。[illegible]

大功及敵酋猶自開門出汲驍騎乘城下達置營其門曰是不得逞其求拔乎良者又悉被獲將士相繼出降城遂破時元賀宗哲攻鳳翔指揮使金興旺與知府父子俱不

周煥嬰城守敵編荊為大箕形如半舫五人負之攻城

矣石不能入投薪焚之氣燄起乃置鉤薪中擲者其降

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為地道薄城攻不已會百戶王輅

收臨洮降卒還入城共守敵技窮去眾欲追之將曰求

敗而還誘我也俟之距五里設伏果獲還師復圍城與

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豈可去耶以餉所將皆

新附乃括城中貲令曰敵退當大犒新兵新兵皆盡力

固守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宗哲奔鞏州達遣馮勝李

擊宗哲遁河步騎往

道勝乃還

修禮書

詔徵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

者禮送至京纂修明年書成名大明集禮

九月置中都

以臨濠為中都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帝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之中或言汴梁宋之故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梁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作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何如群臣皆稱善遂營之

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庚戌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兵北伐

時元帝尚在應昌帝再致書元帝皆不報而擴廓帖木兒攻蘭州

指揮于光入鞏昌力戰死先是擴廓帖木兒圍蘭州指揮于光自鞏昌來援與敵遇力戰被執至城下使呼城內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大軍且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堅擴廓帖木兒引去

帝以達為大將軍文忠及

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二道出兵達自潼關出西道搗

定西元定西州明改安定縣今屬鞏昌府取擴廓帖木兒文忠自居庸出

東道絕大漠追元帝二月文忠至興和元興和路降其守將

進兵察罕諾爾擒元平章珠占次駱駝山在張家口外[illegible]擊

走平章沙布迪舊作沙不丁今改次開平降平章沙達

哈舊作上都等今改

吏部請有罪于僭偽不誅

帝曰前代謂僭偽為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若

有風俗未淳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二月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

立廟滁州祀之仍以其三子從祀

夏四月封子九人為王

樉帝第二子為秦王封西安棡帝第三子為晉王封太原棣帝第四子為燕王封北平橚帝第五子為吳王封錢塘後改周王封開封楨帝第六子為楚王封武昌榑帝第七子為齊王封青州梓帝第八子為潭王封長沙杞帝第九子為趙王檀帝第十子為魯王封兗州從孫守謙為靖江王封桂林

王說萬石罷街衛官匠役術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五萬九千人籍隸兵部……大臣伏而拜賀者無與……不露臣分藩而不賜土與周漢封國制異焉。

徐達大破元庫庫特穆爾于沈兒峪。[illegible]

達至安定，庫庫特穆爾退屯沈兒峪，遂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綏。庫庫特穆爾遣精兵千餘人由間道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親率兵擊却之。德濟，大海子也。達械送京師，而斬其下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奮擊，大破之，擒郯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庫庫特穆爾僅挾妻子數人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達引兵入徽州，[illegible]南出一百八渡，[illegible]

中[illegible]略陽[illegible]下沔[illegible]至略陽[illegible]入連雲棧，攻興元，取之。鄧愈亦自臨洮進克河州。

帝聞之[illegible]

封陳日煃為安南國王。

元帝殂于應昌。[illegible]詔諡之曰順帝。國人立其子阿裕錫哩達喇嗣。

五月，始設科取士。

時詔天下郡縣舉行鄉試，三年一舉，[illegible]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帝嫡孫邁迪哩巴拉，[illegible]送京師。

文忠聞元帝殂，督兵兼程趨應昌，克之。元嗣君阿裕錫哩達喇北走，獲其子邁迪哩巴拉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并獲宋元玉冊[illegible]馬牛羊[illegible]追至北慶州[illegible]而還。道興州，[illegible]擒國公江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illegible]又降楊思祖之眾萬六千餘人。

是月，[illegible]六月朔，帝親禱于山川壇，越五日雨。

帝齋于西廡，皇后妃嬪親執爨為農家食，太子諸王饋于齋所。帝素服草屨，徒步至壇，席藁曝日中，夜臥于地，凡三

日。詔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明治道者。越五日大雨。

封邁迪哩巴拉為崇禮侯。

李文忠捷奏至，群臣稱賀。帝命朝臣嘗任元者勿與賀。已而中書省草詔進，帝見有侈大之詞，削改之，曰：[illegible]邁迪哩巴拉至京師，群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對：唐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前代之子孫，恐不爾也。命以本服朝見，賜帶，妃皆朝中宮，賜第龍光山。[illegible]

[illegible]東北[illegible]

立開中鹽法。

山西行省言，時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引赴所在繳之。帝從其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備邊儲，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徙蘇、松、嘉、湖、杭民無業者田臨濠。

凡四千餘戶，給牛種車糧資遣之，三年不征稅。其後又徙山後民萬戶屯田北平，又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又徙江南民十四萬于鳳陽，又徙山西民於河北，又屢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東、河南。終洪武之世，徙民最多。

秋七月，中書右丞楊憲（字希武，陽曲人）有罪，誅。

憲有才辯，裁決明敏，然意刻深，有不足于己者，輒中傷之。在中書欲盡易省中故事，凡省吏皆罷去，更用己所親信者。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為右丞，以憲專決，依違不與較，猶不能得。憲嗾侍御史劉炳劾罷廣洋，又奏徙之廣南。帝不知也。已復有所論劾，帝覺其詐，下炳獄，炳吐實，遂誅憲。

冬十一月，大封功臣。

先是，徐達、李文忠師還，至龍江，帝出勞于江上。越二日，以武成告于郊廟，令大都督府兵部上諸將功績，帝自定其次第。至是，論功行賞，進李善長韓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又封汪廣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越三日，大宴。翌日，諸臣入謝，帝賜坐，從容論取天下之略，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徒為民害。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姑蘇嬰城固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持兵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月至十二月，日中屢有黑子，詔求直言。

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定遠人）為左丞。

善長貌寬和而性忮刻。既進封大國，意稍驕，帝頗厭之，以疾致仕。初，帝嘗以事責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求小木為之，且立仆。」

[illegible]

帝又嘗欲相楊憲憲素與基善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不與焉者也帝問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于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然則無踰先生對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及憲廣洋惟庸皆敗如基言

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帥師伐明昇

先是帝遣平章楊璟招諭明昇令奉國入覲昇羣下衆議不能決昇年幼國事皆決于母彭氏及丞相戴壽等璟復以書切諭禍福昇不能從已而帝遣使假道征雲南昇不奉詔其將吳友仁又數寇興元徐達之克興元也命金興旺守之及達還西安友仁以兵三萬來攻興旺嬰城拒守遣使告急于達達遣傅友德援之友仁乃引去至是乃下詔伐之命湯和帥副將軍周德興濠人廖永忠等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帥副將軍顧時字時舉濠人等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鄧愈督餉給軍

二月元參政劉益以遼陽降

益為元遼陽行省參政轄所部來降詔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馬彥翬洪保保殺益右丞張良佐執彥翬殺之保保走依納克楚舊作納哈出今改後倣此良佐因權衛事執彥翬黨以獻帝授良佐蓋州衛指揮僉事既念遼陽懸絕納克楚未靖乃設遼東都指揮使司命葉旺六安人馬雲合肥人往鎮之納克楚者元木華黎裔孫為太平萬戶府帝拔太平獲之待之甚厚納克楚常鬱鬱不樂帝召謂之曰人臣各為其主況爾有父母妻子耶乃縱之北還其後屢寇遼東帝數以書諭之皆不答

夏六月湯和下重慶明昇降

帝之遣和友德也諭之曰蜀人聞我師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潰腹心必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陜西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其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在階州南一曰南橋友德修造舟為梁於白龍江源出疊昌府州經階州文縣與白水江合白水江注見前橋以渡破五里關在文縣北遂拔文州進破綿州將渡漢江會水漲不得渡友德命伐木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為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其丞相戴壽等聞階文綿已破急分兵援漢州未至友德舟師已逼大破其守將向大亨于城下援師將至友德逆擊大敗之遂拔漢州廖永忠兵至瞿塘關阻鐵鎖橋先是明昇遣莫仁壽以鐵索橫斷關口鑿兩岸石壁引鐵索為飛橋用木板置砲以拒之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黑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先破其陸寨將士

旁出江者一時並發，鼓譟而下。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上下夾攻，大破之，入夔州。明日和始至，乃分道並進。友德帥舟師直擣重慶，別將僧恭下勸昇降。昇母彭氏泣曰：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耳，不如早降。昇乃面縛銜璧與母率官屬降於軍門，和等承制撫慰之。友德進圍成都，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突其象陣，象反走，踐藉死者甚衆，遂降成都。分兵徇州邑，蜀地悉平。

秋七月，以方克勤守濟寧府。

克勤為治，以德化為本，不喜近名，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時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不俟期徵民，輒藝田者，克勤稅如期，區田為九等，以等徵發，吏不得為姦。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學延名士為師，弟子盛稱者一千人。盛夏將督民築城，克勤曰：民方耕，奈何役築？請之中書省，得罷役。會天旱，遂大雨。濟寧人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封明昇為歸義侯。

昇至京，群臣請帝御殿受俘，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昶異，免其伏地待罪之儀，授爵歸義侯，賜居第。

九月庚戌朔，日食。

設糧長。

詔以田多者為之，督其鄉之稅糧，以萬石為率，設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其後官罷免，運法行，而糧長不廢，科斂橫溢，叢為民害，其尤弱者，復為勢豪所陵，耽延逋負，率破產以償，遂至隕身喪家云。

冬十一月，逮漢中知府費震，鄱陽人。尋釋之。

震以賢良徵為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知漢中府。歲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盜聞者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為保伍，籍之，得數千家。至是坐事被逮，帝以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授寶鈔局提舉，後以提舉擢戶部尚書，出為湖廣布政使，卒。

五年春正月，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被執不屈死。

元梁王巴匝剌瓦爾密，出鎮雲南。大都不守，順帝北去，王歲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稱臣奉貢如故。蜀地既平，天下大定，帝以雲南僻遠，難進兵，而王所遣使者蘇成適為北平守將所獲，乃命禕齎詔偕成往招諭之。禕至，以禍福喻王，王將聽命。會元主遣托克托徵餉雲南，脅王，王有他意，藏禕民間。危詞不得已，出禕見之。托克托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元命，爾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為汝屈？遂自刎，梁王具衣冠斂之。

徙陳理明昇于高麗

或言陳理明昇有怨言帝曰此孺子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所惑將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陳理自生乃徙高麗

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分道征擴廓特穆爾達班敗績文忠勝敗元兵而還大書

帝以擴廓特穆爾數擾邊命達爲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趨和林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居庸趨應昌勝爲征西將軍出金蘭趨甘肅三月達先遣都督藍玉出雁門敗擴廓特穆爾于圖拉河（圖拉河出喀爾喀部西北下流與鄂爾坤河合舊作土剌河今改正）五月達與特穆爾與賀宗哲合兵拒達于嶺北達軍敗死者數萬人勝至蘭州遣副將軍傅友德前驅再敗元兵於甘肅下扎布圖哈喇把哩（方輿紀要山在涼州衞外舊作別篤山今改）元岐王多爾濟巴約遣其平章錫喇努（舊作長加奴今改）等二千七人友德復追至瓜沙州斬獲甚衆文忠至鄂爾坤河（鄂爾坤河出喀爾喀界流經百里）口河（舊作阿魯渾河今改）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殊死戰遂破敵追奔至于稱海（見前）獲士而還

以鄧愈爲征南將軍討湖南廣西蠻

奴禮諸蠻作亂（慈利土司覃垕等）討之垕遁入蠻中既還垕復出寇周德興討之垕復遁去帝命愈往討以周德興吳良副之愈出澧州

討散毛（今施南府來鳳縣元置散毛誓崖等處軍民宣撫司明置散毛宣撫司屬施南）德興南寧（本邕州元改南寧路明爲府今屬廣西）討婪鳳（元來安路地明爲府今思恩府思田州等地）安（今田州西）田（府後降爲州今屬思恩府）諸州蠻夏出靖州（見前）討會同（本宋縣今屬靖州）五開（今貴州黎平府）古州（見前）諸蠻悉平

銜（衛?）輝（??今?）古（??）…

二月安南陳叔明弒其王日熞而自立遣使入貢卻之

叔明暴立懼誅遣使入貢以覘朝廷禮部主事（??）…部尚書（??）…公等取前封日尚書…使者不敢辭且言其…遂卻其貢

叔明復遣使謝罪乃命以前王印視事

置茶馬司

戶部言陝西四川茶官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于是諸産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設茶馬司于秦洮河雅諸州（秦州…）…番行茶之地…以馬售茶

三月免京民役

時營建輸官物悉大府請悉役京民帝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于外郡今兵革漸息正當休養俾免其徭未幾又賜京民租戶一疋

高麗國王遣子弟入國子學

夏六月作鐵榜戒功臣

帝以功臣不能檢下，作鐵榜，凡九目，以申戒之。

冬十一月，納克楚侵遼東。

十二月，詔百官奏事啓皇太子。

癸丑 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

帝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偶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偶爲愷悌，必無變易之誠。爾等勉之。

選朝天宮在上元縣，舊爲冶城，吳冶城，宋天慶觀也，明初改名。道士供事郊壇。

天地社稷山川各[illegible]令司之。

汪廣洋罷爲廣東行省參政。

時左丞胡惟庸專省中事，廣洋無所建白，故黜之。

二月，停科舉，諭有司察舉賢才。

帝初以官多闕員，詔入仕先會試，赴京聽選，又擇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爲翰林院編修，又於禁中文華堂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爲之師，帝政暇輒品騭其文，日給光祿酒饌，每食退，太子親王迭爲之主，或時賜賚甚厚。至是以所取多後生少年，行文雖工，[illegible]用者寡，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于是罷科舉者十年。先是國初設國子學，生員日眾，[illegible]前代學校皆能以[illegible]爲世用，後世[illegible]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以記誦爲能，欲其成材也難矣。今祭酒之人，可訪[illegible]

教備宜爲人師者，以聞。帝又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定安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忘武備耶。

始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

初設六科給事中。

先是統設給事中，秩正五品，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至是始分爲六科，以六部分察，各設給事中，秩從七品，人十一人，其後每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各一人，亦從七品。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命徐達等帥師鎮山西北平。

先是帝命徐達、李文忠練兵山西北平等處，召還，至是以元兵寇擾，乃命達、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等帥師往鎮，以備之。初元宗室[illegible]大王[illegible]自國亭[illegible]

擢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知蘇州府。

觀知蘇州府，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課績爲天下最。擢四川行省參政，以郡民乞留，命還任。初蘇州府[illegible]

夏六月京師城成

城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

秋七月以胡惟庸爲右丞相陳寧爲御史大夫

自汪廣洋罷惟庸獨專省事帝以爲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所爲多稱旨遂至大用學性狡[illegible]

左右雜職多人近侍吏以惟庸處相位[illegible]民害之數爲陳說[illegible]

帝殊覺之而未能去

九月定有司季報歲報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于冊縣達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繁碎而公私多廢事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或州縣受賕省府弄法出入輕重又相驅牽動多淹滯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議革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獄囚依律斷決死罪者獄具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天下便之

冬十一月潞州貢人參帝卻之

帝曰人參得之甚艱勞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爲務何口腹累人

閏月錄已故功臣子孫

功臣早世恩未及嗣者錄凡二百九人[illegible]等五百十一人授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

定大明律

先是帝慮律令恐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楨[illegible]箋爲之直解又命儒臣同刑官論定律日進二十條[illegible]至是乃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illegible]唐律益舊律凡六百有六條

甲寅七年春正月遣將屯田西北

時河南山東北平陜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縣有屯田處[illegible]未盡又命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諸處經理屯務明年又命[illegible]事西北田野閑曠屯軍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畝給耕牛種子[illegible]租賦官畝稅一斗民以不困而軍餉益充

遣靖海侯吳禎巡海備倭

倭寇瀕海州縣帝遣使往諭其王良懷良懷遣僧祥來入貢未幾寇掠如故[illegible]

又遣[illegible]

[illegible]吳禎[illegible]之兵[illegible]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獲[illegible]

兵桃敗伐宋師其使臣造作本有俱勅書上中書省丞
雖貴之并論杖殺住之褒自是
勅賞不遵而為上之誓亦遂廢

二月丁酉朔日食

修曲阜孔子廟

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夏四月都督藍玉拔興州

獲元將托音特穆爾于興和玉大敗其衆于白酒泉故

眞和[illegible]五十九人

托音特穆爾棄城走

五月甘露降

命起兵[illegible]大舉來征役[illegible]刑及群臣功過四

[illegible]日大明日曆[illegible]之全圖

帝以北方郡縣荒蕪命吏部[illegible]河南北平山東

六月改北方府州縣官

減州縣官三百八人

秋七月李文忠拔高州

先是文忠奉命同徐達以所統將士分布山西北平直
隸因遣兵出塞[illegible]

擒陳[illegible]至順[illegible]斬其將[illegible]

州擒大尉巴延布哈等[illegible]李文忠復自率兵攻

高州拔之斬[illegible]

及司徒達[illegible]

九月遣崇禮侯[illegible]

遣老成官者二人護行并道元嗣君書

冬十一月定服制

貴妃孫氏卒[illegible]禮官定服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
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庶母則無服帝曰父母之恩一也
低昂若是不情甚矣命儒臣考定宋濂等考古人論服
母喪者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
四人帝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
乃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
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
孝慈錄頒天下

高麗李仁任弑其王顓

顓無子以嬖臣辛旽之子禑為嗣于是仁任立禑

八年春正月詔天下立社學

帝以都邑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

河決開封。

壞大黃寺堤百餘丈，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

二月，帝耕耤田。

三月，立鈔法。

時中外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毀器物輸官，頗以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而不便用錢，乃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一千，銀一兩。（除以是為）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稅課錢鈔兼收，錢什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錢。

賜德慶侯廖永忠死。

初，永忠從韓林兒之舟于瓜步（事見前）。帝咎之。及大封功臣，帝曰：永忠戰鄱陽，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永忠又素與僭，忘比懲誡。永忠以功大得免，至是坐僭侈失人臣禮，賜死。（永忠勇而善謀，行師有紀律，平廣東、四川，民懷其忠，俱為立祠。既死，子權嗣侯。）

夏四月，罷營中都。

帝初欲如周、漢制，建兩京，至是以勞費罷其役。

誠意伯劉基卒。

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若神，暇則數陳王道。帝以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然性剛疾惡，與胡惟庸深隙之。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為鹽盜藪。基奏立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合逃軍為亂，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方掌省事，怒，使吏訐奏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絕逃軍民以致亂。基坐奪俸。帝初欲相惟庸，基言不可。既而惟庸相，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惟庸挾醫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踰月卒。（初，基在元時得天文書于燕市，一夕而誦其書。已為高安丞，過賢驛，遇異人，精集禪學，盡以其術授之，愈洞其要。及亂離，駒驅每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世傳基事多神奇，然帝嘗言基數以孔子之言導予，是知陰陽風角之術甚屏，予因不有此，懷予孟浪甚矣。）

五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

自鈔法行，西番馬至者少，帝遣成齎羅綺及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中官奉使自此始。（成番為西番多爾濟巴勒易錫。）

秋七月乙未朔，日食。

詔百官奔喪毋俟報。

京師地震。

八月，元擴廓帖木爾卒。

自元時帝遣使通好于擴廓帖木爾，前後七致書，皆不答。既出塞，復遣人招之，亦不應。帝益心敬之，嘗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帝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

王保保乃奇男子耳竟拘其妹為秦王妃保保庫庫特
穆爾小字也劉基亦嘗言于帝以庫庫特穆爾未可輕
及徐達敗後大兵亦稍出塞庫庫特穆爾從其主從金
山至是卒于哈喇諾海（在和林北舊作哈拉那海今改）之衙庭其妻毛
氏亦自縊死
九月遣湖廣參政吳雲（宜興人）使雲南為所殺
帝以雲南未下再遣使招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
使漠北為官軍所獲帝釋之命與雲偕行知院等以已
奉使被執且得罪乃誘雲改制書為元使者紿梁王
雲以死拒知院等殺之
冬十月改都衛為都司

帝初置各都衛指揮使司節制方面至是詔改為都指
揮使司凡都司十有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
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河南遼東行都司三西安大
同建寧十五年增置貴州雲南二都司
十二月納克楚寇遼東都指揮使馬雲葉旺擊敗之
帝以納克楚兵必至勅雲等預為備納克楚果至見備禦
嚴不敢攻越蓋州徑趨至金州（金州見前）指揮韋富王勝等
伏兵城下擒其驍將敵大沮遂趨柱河（柱河在今奉天府蓋平縣之西南流入海）遁旺先引兵扼河隆河鑿冰為墻沃以水經宿凍
沍如堅城旁設坑穽敵至伏四起納克楚急趨連雲島（在今蓋平縣西）
遁水城旁走悉陷穽中衆大潰雲自城
中出合兵追擊至畢喇河（同劉河在蓋平縣東南下流入海舊作畢里河今改）殺獲甚衆納克楚僅以身免
（丙辰）九年春正月遣湯和帥師鎮延安
元將巴延特穆爾為邊患帝以和為征西將軍防延安
是秋巴延特穆爾來侵傅友德征討之降其衆
二月太白晝見
凡三日復見
詔免近畿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
田租
夏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
廣山西諸行省俱改為承宣布政使司罷行省平章政
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使一員（秩從二品）置左右參政（秩從三品）
各一員後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員復又增置左右參議
（秩從四品其各省按察使秩正三品副使秩正四品僉事秩正五品）
秋七月癸丑朔日食
閏九月詔求直言
以五星紊度（先是六月有客星大如彈丸白色止天倉歷數日益有光遂入紫微垣犯文昌等入……）日月相刑故有是詔

冬十一月平遙訓導葉伯巨（寧海人）應詔言事下獄死
伯巨上書言三事一曰分封太侈（略言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今……）

法思史

之先節其一都俗之殘其定衛服之殺理以行判諸二日用刑
王子各割一時之恐判萬世之刑莫有不以任事欲結民
大繫心畏以任刑失民心肯今覽者曰本元之聖典獄如
息以致滅亡言士上斯然心其弊成用多裁自典獄
之吏趨承意旨牽上斯者多功平民有者並雖所堂
議有有差然有寬猛之名不見罪之所好名
以上不在下也吉之爲七者不見重谷寶者
以調罪無用爲之弊七之名不見罪之所名
發之罪以成弊與罰以爲之法以爲工役爲必
嚐緣措撲務無事以法重罪爲弊寺曰天下之
以多成積學其節司遺之學官以不少見除
苟貨深興罪所所學以爲道之學道子者
丸從陝下數則作也田則工谷亦不如也
自來試發來所來宜也也太從也事也見
初罪來從工成爲大三曰求於太速
爭于自今宜存人太陰歲也其周言
治之成殷不可化得數今下賦嘉
乃全命天下而收之下自嘉天下民
不轉皇上命而事收天下之臣民
俗正風俗之之心也而世之風
守令不遊其文案貴先于刑而已知其所務之風俗不知所從今

然而已非所以使民遷善遠罪防治之大者也古者教
子于學後世選升太學而後仕官學校得人故成周得人爲盛
今天下郡縣生員數日衆其中豈無爲國家用者亦未盡選舉
來未嘗不爲國家所任而下用其人以爲保舉之法
未不爲不多然所舉者多不稱其任國家得其人
數之者有限此皆由於臣不爲不重自今
小子聞吾將肉選下獄瘦死骨肉未上書者大怒曰
者果爲古常新來政而叔人來尋又作其學太
行之所以然中書定奏對所以下弊文其中敵太
明得過於中書定其之事其門令天下文秩
二事可畏其身者初佰見之其事其門今天下
興明律非專將事之見罪其之分封也然其
將其爲弊之大來未害於之罪如分封也然
十年二月遣元臣蔡子英
天下人乃以上命爲守將明而以爲兵之
大澤州

十二月遣元臣蔡子英歸和林。

子英元至正中進士察罕特穆爾辟爲參軍累遷行省

參政元亡從擴廓特穆爾走定西擴廓特穆爾敗子
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帝遣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
至江濱亡去久之復獲械送至京見湯和長揖不拜
和怒抑之跪不肯熱火焚其須不爲動其妻適在洛子英避
帝見至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
天下之主人不能以義奪匹夫之志
陛下乃欲以義奪臣之志臣聞之
是以得天地之正以義相勸勉以身
殺身成仁臣本無欲不欲人
以志自乃寺本知至今愛何見
亦食初有于年無小功陳在今
家食之人反覆不之事不知之至
一以志爲天下不死之生忍之之臣
令其鳳諸天天下之亡乃臣事之守
之忠臣之心不敢求生以害其節
帝命賜其館之儀曹忽一夕大哭不止人問故
曰思舊主耳帝知終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其故主

于和林。

己未十年春正月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濂年老帝憫之予告歸濂將辭見帝命茶賜坐濂素不
能飲帝強之飲一日侍宴濂不能飲帝強飲之至醉帝謂學士曰卿等
然後命侍臣賦醉學士歌帝又賦楚辭一章命濂賦詩
如此也帝賦詩賜之謂曰濂年七十命濂之作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
命詞臣賦之及歸又賦贈
歲一朝至期必遣馬加賜

夏四月遣鄧愈帥師擊吐蕃平之

初鄧愈充陝西遣員外郎許允德招諭吐蕃諸族而以
指揮使韋正守西寧正因吐蕃人之降者招其至
桃合吐蕃永錄即擊降之
初吐蕃川藏以西十八族之人皆歸附衛所
長北南族至今爲兵守防而允德還
元吐蕃官慰司何索諾穆雅布作何索諾穆雅布請領門降

西武靖王卜納剌等（卜納剌舊作卜納剌今改）亦以諸部來降詔授以使

守河州（[illegible]）其後

吐蕃所部往往復叛阻殺官使（[illegible]）

木北勒巴勒[illegible]

入朝帝置[illegible]

蕃侵掠[illegible]

木喀薩丹巴嘉木燦等[illegible]

帝命愈為征西將軍偕都督同知沐英討之分兵三道

窮追至崑崙山俘斬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五月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illegible]）兼領軍國重事

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事悉總之議定然後奏行

六月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

秋七月初置通政使司（通政使一人秩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秩正五品）

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巡按之設始此）

俾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以致化

九月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

惟庸居政府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

必先關白以故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

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浮沈守位而已

冬十一月衛國公鄧愈卒（[illegible]）

愈征吐蕃還卒于壽春追封寧河王（愈沉毅[illegible]）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封子五人為王

（椿帝第十一子為蜀王[illegible]第十二子[illegible]湘王[illegible]桂[illegible]第十三子[illegible]豫王[illegible]第十四子[illegible]漢王[illegible]第十五子[illegible]衛王其後桂改封代[illegible]改封肅[illegible]改封遼[illegible]）

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命吏部課其殿最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稱職

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

于門宴畢然後退朝覲考覈自此始

三月詔奏事毋先白中書省

夏四月元阿裕錫哩達喇卒

子特古斯特穆爾（[illegible]）嗣帝遣使往弔

為文祭之

秋七月蘇松嘉湖杭諸府海溢遣使賑恤

冬十月河決蘭陽

十一月總兵官楊仲明討五開叛蠻平之遣內官吳誠諭

其軍

先是五開蠻吳面兒作亂殺靖州衛指揮過興詔以辰

州指揮使楊仲明為總兵官討之既而帝遣內官吳誠

往諭仲明且觀兵勢及是仲明討破諸蠻面兒遁遁帝

後遣尚服奉御呂玉詣軍問勝是役帝兩使內官至軍

元帝嘗[illegible]

遣僧宗泐[illegible]使西域。

帝以佛經遺佚，遣泐往求之。[illegible]

己未 十二年春正月，始合祀天地于南郊。

帝以分祀天地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圜丘壇址，合祀天地。

遣征西將軍沐英擊洮州番，大破之。

洮州十八族番酋王嗣保等叛，據納麟七站地。在洮州西。命英討之，復命李文忠往督軍事。英至洮州，擒其酋[illegible]。舊洮州即古洮陽城也，後漢書西羌傳[illegible]。酋遁去，追擊大破之，擒三副使等。築城東籠山，在洮州東[illegible]。置洮州衛。[illegible]

文忠奏官軍守洮州，[illegible]民勞，帝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將復為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卒設衛守之。

平羌將軍丁玉[illegible]擊松州番，平之。

先是四川威茂土司董貼里叛，以玉為平羌將軍討之。玉至威州，貼里降。[illegible]及是松州平，玉遣指揮高顯城之，遂併潘州于松州，置松潘衛。明年帝以松州遠在山谷，屯種不給，命罷之。朱亮祖指揮耿忠經略其地，言松州為番蜀要害地，軍衛不可罷，乃命復置。

秋七月，以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

八月，給致仕官誥勅，復其家。

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各加一級，給誥勅，復其家。[illegible]

冬十二月，賜汪廣洋死。

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欺罔，貶海南，舟次太平，賜死。

徵元吏部侍郎巴延貴中，[illegible]不至。

巴延貴中初為元建昌路[illegible]，後江西省[illegible]守贛州，而陳友諒兵已破，巴延貴中間道走閩，陳友定素知之，以為行省員外郎。巴延貴中由福建浮海[illegible]至元都，[illegible]吏部侍郎。[illegible]元亡，[illegible]巴延貴中[illegible]馬求死，不得，抗其[illegible]乃[illegible]江湖間。帝求之，不得。[illegible]其妻子，巴延貴中竟不出。[illegible]以使[illegible]立本官[illegible]以[illegible]巴延

資中慨然曰死晚矣爲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死。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伏誅。

惟庸貪賄弄權無所畏忌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瑞應又言其祖父塚上夜有光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平涼侯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令在外收輯軍馬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太師善長弟惟庸壻李佑父也惟庸陰令說善長善長驚悖曰爾言

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後十餘日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善長不能制惟庸乃遣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于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既而節見事不成遂上變告帝大怒命羣臣更訊復自臨問乃誅惟庸寧以節本預謀并誅之善長仲亨置不問。

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帝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府征調則隸兵部後復勅諭羣臣國家罷

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政事權歸于朝廷立法至爲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

始南北更調用人。

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于浙江江西湖廣直隸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隸人于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西川廣東廣西福建用之廣西廣東福建人亦于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及以事降謫者不分南北悉于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龍南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還用。

沐英與元將托和齊舊作脫火赤今改等于賴齊訥戰擒之。

元國公托和齊知院接珠屯和林帝命英擊之英自靈州偵知托和齊在額濟訥路遂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分軍爲四乘夜銜枚而進合圍之擒托和齊接珠盡獲其部曲以還

三月減蘇松嘉湖稅糧

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

燕王棣之國。

先是秦晉二王俱各之國，至是復來朝，及是燕王始之國北平。其後燕王稱帝，之事不具書。

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

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六月，雷震奉天門。

帝避正殿，省愆，罷王府工役。

秋七月，詔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

九月，置四輔官。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分號，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不詳其籍）等，乃告于太廟，以本及杜佑（安邑人）、龔斅（鉛山人）為春官、夏官，杜斅（壺關人）、趙民望（蒙城人）、吳源人為秋官、冬官，以本等攝之，俱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勅以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既而數年相繼罷，本坐事誅，後召安然（祥符人）、李幹（徐州人）、何顯周（內黃人）等代之，然等亦尋由為知，係聞，尉亦能此職，遂廢。

冬十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于茂州，道卒。

濂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帝怒，欲誅之，皇后以濂親教授太子諸王，乞赦其死，帝意解，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濂傅太子十餘年，一言一動，必以禮法風諭，使歸于道。

有關政教及前古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是。太子每斂容嘉納，以禮少窮，下帝問之，對曰：天朝作從劍，文小臾金，非所以崇國體也。帝然之。海外諸國朝貢至者，必問濂安否。其文也，胡以不備之。

辛酉　十四年春正月，元兵侵邊，命徐達擊之。

先是元平章[illegible]扎勒布哈（舊作乃兒不花，今改後做此）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殁，千戶王輅擊敗之，擒扎勒布哈。至是命達偕湯和等討扎勒布哈，達率諸將出塞，傅友德夜襲灰山（灰山在大寧城東北），克之，沐英等獲全寧四部以歸，達仍鎮北平，自是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為常。

定賦役籍。

詔天下編賦役黃冊，凡鄉一百十戶為里，里有里長十戶為甲，甲有甲首，歲以里長一人董一里之事，應役一年，一周謂之排年，其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在城曰坊，近城曰廂，役亦如里甲，編一冊，冊有丁有田，以戶為主，冊首為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冊有四，一進戶部（冊面用黃紙，故謂之黃冊），其三（用青紙）布政司府縣各留一焉，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其後因了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編類為冊，名曰魚鱗圖冊，以戶為主，以田為主，賦役之法定焉。

三月，赦。

秋八月，河決原武，并決祥符、中牟。明年春復決，其秋又決滎澤、陽武。

九月命傅友德等征雲南

帝以雲南自恃險遠屢使招諭輒爲所害乃以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爲左副將軍沐英爲右副將軍率步騎三十萬往征之（帝曰朕覽輿圖識雲南形塞當先遣驍將一軍自永寧向烏撒而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師曲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抗我師既下曲靖一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破之必矣雲南破分兵徑趨大理可勢頓刃也　永寧元州明廢明復置今州屬貴州安順府廢沅烏撒字俱見前普定元路明爲府今爲安順府治曲靖本唐曲州靖州地元并爲路明改府今府屬雲南）

冬十月壬子朔日食

制法司錄囚會翰林春坊官給事中集議以聞

十二月命翰林春坊官考駁諸司奏章

傅友德等下曲靖元梁王巴咱爾斡爾密走晉寧（晉寧元州今州屬雲南府明史作普寧考雲南有晉寧州而無普寧殆訛者不在晉寧普寧之訛也今依一統志改正）自殺藍玉沐英遂克雲南

友德至湖廣遣都督胡海（字海洋定遠人）等由永寧趨烏撒而[illegible]郭英趨普定友德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克普定普安（元置明爲州今州屬貴州南籠府）梁王遣司徒平章達爾瑪（舊作達里麻今改）將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在曲靖府南寧縣東北下流入南盤江）頃之霧霽達爾瑪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恐爲所扼乃帥諸軍鼓噪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陣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縱鐵騎擣之生擒達爾瑪俘獲萬計友德自率衆擊烏撒分遣玉英趨雲南梁王聞敗度不能支乃走晉寧州之忽納砦（在晉寧州西）驅妻子赴滇池死與其左丞托迪（舊作達的今改）右丞[illegible]爾等俱自殺玉英師至板橋（驛名在雲南府呈貢縣東）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整軍入城戒戢軍士秋毫無犯友德等破烏撒蠻遂城之又克七星關（在貴州大定府畢節縣西七星山上下臨七星河有城當雲貴川三省之交爲扼要之地）以通畢節（明衛今爲縣屬大定府）于是東川烏蒙芒部水西（俱見前）諸蠻皆望風降附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閏二月藍玉沐英克大理擒土酋段世諸郡悉下雲南平

先是[illegible]川侯[illegible]定遠侯王弼分兵下臨安（元臨安路明爲府今府屬雲南）威楚諸路及是玉英師至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在大理府太和縣西山高千餘仞有十九峯[illegible]）西臨洱河以上下二關爲固（[illegible]）上倚[illegible]聞[illegible]兵且至聚衆扼下關英攻之不克乃命王弼等東趨上關自以兵綴下關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緣崖而上立旗幟林爽軍在下關者望見之皆譟蠻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

緩將士隨之切將之所亦自出而下遂出關大[illegible]

相就擒斧兵取鶴慶[illegible]麗江[illegible]

雲破石門關[illegible]下金齒[illegible]于是諸蠻部皆

下雲南平[illegible]

夏四月殺大理寺卿李仕魯[illegible]濮州人

帝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于蔣山應

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召入禁中賜坐講論吏部以耳目諸僧怙

寵請為釋氏創立職官于是設左右善世闡教等官高

其品秩道教亦然有稱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向即

示子孫為世法程奈何舍聖學而從異端言數十上不聽

仕魯性剛介以聞儒自任及言不見用遂乞骸骨置笏

帝前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田租

置錦衣衛[illegible]

初置拱衛司管領校尉已改為親軍都尉府而設儀鸞

司至是罷儀鸞司改設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illegible]

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于先師

帝初以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至是改學為監親行釋菜

禮命祭酒吳顒等進講遂視祕閣[illegible]

大旨賜宴[illegible]

流廣平府吏王允道于嶺南

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

利今軍器不乏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秋八月復行科舉

三年一行為定制時罷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

參用者或多官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

使及參政副使等官或用為御史給事中而薦舉之途

尤盛[illegible]人才[illegible]

[illegible]起家為尚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皇后馬氏崩

后疾甚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

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藥不效陛下能不以妾故而殺

諸醫乎疾革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

[illegible]

九月葬孝慈皇后

遣僧侍諸王

高后崩諸王命選僧隨侍命各以一僧與之命為經修

帥事與僧道衍即姚廣孝先以宗勳封爵名在宗門……
見燕王棣即深相結數以奇謀進棣甚信任之

冬十月更定都察院官制

初吳元年置御史臺設御史大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及侍御史〔從二品〕等官後罷臺〔十三年〕十五年改都察院〔都御史秩正七品〕設都御史秩正七品分監察御史為十二道〔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四川山東北平河南湖廣山西〕秩正九品至是陞都御史正二品御史正七品
〔設左右副都御史秩正三品僉都御史秩正四品……御史專糾劾……〕

十一月置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字仲敏〕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字濬仲蘭谿人〕為東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字仲孚崇德人〕余詮張長年〔字……〕為之以輔導太子秩俱正五品帝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啟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

癸亥十六年春二月始令天下學校歲貢士子〔京師〕

三月傅友德師還命沐英留鎮雲南

英後沐氏遂世鎮雲南

復鳳陽臨淮二縣民徭役無所與

秋八月壬申朔日食

甲子十七年春三月曹國公李文忠卒〔諡武靖〕

文忠疾帝親臨視及卒御製文祭之追封岐陽王〔……〕
〔文忠……〕以是……不免……云

一頒科舉條式

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中式者各布政使司送禮部會試會試中式者赴殿試〔……〕
〔……〕

秋七月禁內官預外事勅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

盱眙人獻天書誅之

八月河決開封杞縣

冬十月河南北水遣使賑之

閏月詔天下刑獄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奏決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雷震謹身殿詔臣民極言得失

太傅魏國公徐達卒〔諡武寧〕

先是太陰犯上將帝心惡之時達在北平召還至是病卒帝為輟朝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賜葬鍾山之陰御製神道碑文以紀其功〔……〕

修撰編修檢討典籍皆無定員 庶吉士及觀政進士之名自此始

三月於進士入翰林及殿閣庶吉士

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 等為翰林院修撰二甲

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等為檢討 命進士觀政

于諸司其在翰林院承敕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在

六部都察院諸司者仍稱進士 庶吉士及觀政進士之名皆自此始

定翰林官品員

先是翰林官無常員 是年定翰林學士 侍讀侍講學士 典籍修撰編修檢討 亦無定秩 至是更定品員 學士一人正五品 侍讀侍講學士各一人從五品 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 修撰從六品

侍講史官修撰從六品編修正七品檢討從七品俱無定員其侍書及待詔則不常設

秋七月遣使封高麗國王禑

先是高麗貢使數至帝皆不納已而帝諭政府令遣官往觀禑王何如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拘囚則可許所請否則必討既被放及是禑又上表請襲爵廷議乃許遣使封之賜故王顓諡曰恭愍

九月古州蠻亂命楚王楨率湯和討平之 親王建兵自此始

先是吳面兒既逃帝諭湯和不必窮追至是面兒復據古州乃命楨率和討之和至古州擊平亂蠻擒面兒送京師誅之楨還藩

冬十月頒大誥于天下

[illegible]

帝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乃彙官民過犯條為大誥

日有十頒學官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能誦大誥

者罪減等其後複命刑官取大誥條目要略附載于律

謂之律誥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云

十一月免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

十二月平緬 [illegible] 在布政司西南六十六程

先是大兵下金齒平緬與地相接思倫發懼請降詔以為宣慰使又命兼統麓川之地至是思倫發反率眾十餘萬攻景東 [illegible] 都督馮誠 [illegible] 之合大大敗官軍失利千戶王昇戰死

十九年夏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

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觔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絮一觔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均禮復其家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

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于六部布按二司用之

冬十二月癸未朔日食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一

明

太祖皇帝

丁卯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

元太尉納克楚擁衆數十餘萬屯金山（明史地理志[illegible]）[illegible]至是帝以勝為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副帥師二十萬征之諭曰納克楚詭詐宜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慶州在今巴林西北）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慶州既克全師徑搗金山出彼不意必成擒矣復遣前所獲元將[illegible]還以書諭納克楚勝既而勝至通州聞敵騎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illegible]勒（[illegible]）獲其子[illegible]勝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illegible]）[illegible]其大寧

焚錦衣衛刑具

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詔獄有冤甚繫衛獄用非法[illegible]帝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也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今此輩[illegible]乃命[illegible]之悉以其囚送刑部[illegible]

[illegible]

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一仍存二十六年。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

勝出大寧諭師趨金山遣[illegible]至松花河[illegible]招納克楚見之大悅相勞問[illegible]因述帝恩德納克楚遂[illegible]來獻馬勝受之而引兵踰金山降全國公和通（[illegible]）進壓納克楚營而軍初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伊圖河[illegible]）畜牧甚盛及是為大軍所迫又已先入[illegible]意猶豫不決因遣使隨[illegible]請降以覘兵勢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克楚所[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乃偕天[illegible]使者有出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酹玉玉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解蒙古語者告茂納克楚將遁茂直前抑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衆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追者勝遣招諭降之凡二十餘萬人所獲輜重馬匹百餘里[illegible]

乃盡俘其衆內徙大台兵亦悉敗歸納克楚憤甚數
出言詈諸酋欲殺之設伏于金山渠實取其軍過不敢陵英
後二二猶爲所泰二二十八萬二旦出乃追封其金山侯以
給銀家納克楚至京帝召見慰勞甚至封海西侯
于是國才拔賜金帛。

秋七月太白晝見

八月收馮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攝軍事。
勝奏常茂激變狀。茂勝女婿也其在軍以不得任偏裨邑邑不樂勝每詬責之茂應之
勝與茂不相得也會有人言勝多匿
良馬使閽者行酒于納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
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茂亦訐奏勝諸不法事且言勝
欲以自解故委罪于茂帝怒下詔切責勝收其大將軍
印以藍玉代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安置茂于龍

州宋置元爲萬戶府明仍爲州土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土州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寧都指揮使司大寧又置大寧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隸焉明年改爲北平行都司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爲定額帝以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以藍玉爲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脫古思帖木兒尚在終爲邊患乃即軍中拜藍玉爲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濠人武定侯郭英與之副

之以都督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明初設無品級之武職定員多以勳戚充之其後改在都督府設左右參將各一員並正三品率師十五萬往征之是冬元將托克托等降于玉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防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事在十七年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濱海四郡福州興化泉州漳州築城練兵以備之德興往四郡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增置巡司四十有五民丁取一於是湯和在江浙府帝召和謂曰
卿雖老強爲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
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
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錯
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其兵則籍近海民
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爲然命和董其事和
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
萬八千餘人戍之始和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城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
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復有讟者吾寧任之逾年而城成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沿海城堡戍兵久而不圮民多賴以相保咸歌思之請于朝立廟祀焉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爲令

二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馬龍他郎甸馬龍他郎甸元置元江府路新化州麼些部明初爲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屬元江府明并爲州今裁入新化州平彝西北有故新化州東北山爲之摩沙勒寨舊名江險

[illegible]

噶啖沐英遣將擊敗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復寇定

邊明時爲定邊府今併入蒙化府直隸司爲州號三十萬象百餘英選騎三萬馳救

置火礮勁弩爲三行衝前象敗甲退以俟後循發英

分軍爲三都督馮誠將前都督何知府在左湯昭在右英

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縮者斬因乘風大呼礮弩齊發

象皆反走賊殊死鬬左軍少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

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提刀馳下恐斬己奮呼突陣大

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

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明年思倫發遣使入貢謝罪麓川平[illegible]

永昌侯藍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在今克魯倫河[illegible]

[illegible]與其子迪保努舊作地保奴今改後仿此

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

海遂間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

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

令軍士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黎

明去敵營八十餘里將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

不設備弼爲先鋒大破之斬太尉蠻子降其衆特古

斯特穆爾以其太子天保努舊作天保奴今改後仿此等數十騎遁

獲其次子迪保努及妃主以下百餘人官屬三千男女

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有奇捷至京師帝大悅遣使齎敕勞

玉比之衛青李靖云既而迪保努及妃主至京帝命有司給[illegible]玉私元主妃[illegible]

帝怒[illegible]切責玉妃尚自縊迪保努由是有怨言[illegible]

[illegible]

高麗李成桂囚其王禑而立禑之子昌

禑欲寇遼東使成桂將兵屯艾州以糧不繼

而退禑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囚禑遣使遜位

于其子昌既而又以禑本辛旽子禑之子亦不可爲王

氏後乃廢昌別求王氏族屬定昌國院君瑤立之事在二十[illegible]

五月甲戌朔日食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浸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

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爲諸公侯治第至

是第成和築城海上還乘傳妻子陛辭帝錫賚甚

厚

秋七月以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爲監察御史

縉爲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

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上封

事萬言[illegible]

[illegible]

書奏帝稱其才尋改爲御史

九月勑天下衛所屯田

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土官阿資叛命沐英傅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叛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其地諭降龍海令以爲知州未幾仰叛英以計擒之徙遼東

東阿資復叛帝命英友德會兵討之

以卓敬爲戶科給事中

敬字惟恭瑞安人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觀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天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弑其主特古斯特穆爾

特古斯特穆爾自遁將依丞相囉珠行至和林行至圖拉河爲其下伊遜岱爾所襲衆散獨與十六騎偕囉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會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遂遇害并殺太子天保奴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主煒尋弑之

陳煒……代立其……

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

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並以親王領之其餘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三月禁武臣預民事。

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寧侯葉昇（合肥人）討之得忠伏誅。

得忠誘九溪（九溪即九溪洞在湖廣澧州慈利縣西南水經注九溪水南出九溪山由下有溪聚以九溪爲名）洞蠻爲寇昇同胡海等討之昇出戰後擒得忠斬之並置九溪永定二衛。（九溪衛在澧州安福縣永定衛在安福縣）今俱廢。

夏五月置朵顏泰寧福餘三衛。

三衛之地本烏梁海（舊作兀良哈按元史蘇布特傳稱以烏梁海爲姓氏是也今改正後文俱仿此）所居在元時爲大寧路北境洪武初元遼王阿札失里來降元帥府內附已數稱藩朔所抄乃即其地置三衛曰泰寧曰朵顏曰福餘俾部長各領其衆互爲聲援獨朵顏地險而強。

秋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遷周王橚于雲南尋止之。

橚棄其國來居鳳陽帝怒命遷之雲南尋止勿徙使居京師（橚尋復歸藩）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棡燕王棣帥師北伐。

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以山西兵從晉王征諾延及額勒布哈

三月河決歸德。

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發十三衛士卒及諸色民丁并力築之既又決開封。

三月燕王棣至伊都（伊都舊名迤都今改）元太尉額勒布哈等降。

棣出古北口偵知額勒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去敵一磧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與額勒布哈有舊至則相持泣須之大軍壓其營額勒布哈及諸將驚欲遁和通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額勒布哈喜過望遂悉擁其部來降既而命元樞密赴北平燕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強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英敏好學善屬文嘗召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賞賚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琥坐胡惟庸黨誅梓不自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梓無子國除先是帝命禮臣議喪禮曰父子天性...不得以私恩廢公議特諡曰荒）

閏月定期服不得奔喪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或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宜定爲令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爲刑部尚書（靖字仲寧山陽人）

時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靖以戶部尚書試職

部告諭□愚民犯法如嗜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者衆□生忍行仁或能感化詩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所平反帝亦稱之 [illegible]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善長年七十七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有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鞫之詞連善長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帝以大逆會星變占者謂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并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尚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滎陽侯鄭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illegible]

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臣如善長者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帝得書亦不罪也

秋七月[illegible]海溢。

詔遣官賑之發民二十五萬築堤。

八月詔以勁卒赴邊。

九月庚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文衛。

辛未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日食。

夏四月河決原武。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在縣北與[illegible])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陳州今屬陳州府)太和(太和今屬潁州府)潁州(今屬潁州府)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在壽州西南[illegible])全入于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曹州(今[illegible])鄆城漫東平之安山(在[illegible])元會通河故道亦淤(明年役[illegible])

[illegible]

封子十人為王。

[illegible]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先遣太子往視，故有是命。

冬十月，以馮堅為僉都御史。

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心省事，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色而言，以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司，辨別屬吏，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廉能，以懲貪墨；九曰會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勞佚、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張騫者，又何以數易為哉。乃擢堅僉都御史。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太子還，上陝西地圖，遂病，病中猶上言經略建都事。

壬申 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卒。諡懿文。

帝御東角門，召群臣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字如孫，茶陵人。）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立孫之意遂決。

建昌衛指揮使伊嚕特穆爾叛，命藍玉討之。

伊嚕特穆爾（舊作月魯帖木兒）合德昌（元路，明為千戶所，今曰會川）……轉攻蘇州……玉遣四川指揮瞿能（合肥人）討之，至雙狼寨（在西昌），伊嚕特穆爾遁去，能督兵追捕，進至柴河，又敗之，伊嚕特穆爾乃走柏興州，玉遣百戶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盡降其眾。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諡昭靖。

英先後鎮雲南十年，威惠甚著。嘗入朝，帝勞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及是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為流涕。追封黔寧王。……子春、晟相繼鎮守。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廢其君瑤而自立。

成桂在國，威權日盛……遂逐瑤而自立。（王氏自五代時得國，至是凡四百餘年。）遣其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聽之。既而成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先是東宮官以故為事啖多以大臣領之不設僚屬至是始
改院為府設詹事（秩正三品）及少詹事（正四品）等官（左右春坊各設大學士[illegible]中允贊善司經局設洗馬其屬又有司直郎[illegible]皆設之不常置）

寘安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於遠方。
從權恒給由至京（[illegible]吏部考[illegible]）[illegible]
載在方策上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設經義
治事二齋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人
既不通世務則平日所教何事生徒中縱有
人材亦為爾輩所壞矣遂命寘之遠方且榜示天下學
校以為鑒戒

八月給公侯歲祿
初帝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武
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祿勳臣莊佃多倚威干禁帝每召
諸臣戒諭之至是給歲祿歸賜田于官。

九月立孫允炆為皇太孫
允炆太子第二子也（妃呂氏出）既立為太孫帝命裁決庶
務寬厚亦如太子承其意而有加焉中外莫不頌德（[illegible]）

詔求諳曉曆數之士

其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悉封侯（[illegible]）

以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克勤之子）為漢中教授。

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十五年以吳
沈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
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
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
正學。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彥誠（德興人）下吏尋釋之
彥誠以徵稅愆期逮州民楊么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
還么等亦復宴賚帝以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
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
者。

癸酉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

[illegible]

王有勇略，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浸驕恣自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峯關，關吏不即納，玉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以私元主妃事，帝切責，鐫其過于券，玉猶不悛。及西征歸，皇太孫立，以玉兼太子太傅，而馮勝、傅友德俱兼太子太師，玉怏怏，大言曰：我固不當爲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延將之獄詞云：玉與鶴慶侯張翼（臨淮人）、普定侯陳桓（[illegible]人）、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貢之子）及吏部尚書詹徽（字資善[illegible]同之子）、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爲變，將伺帝出耤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玉，開平王常遇春婦弟也。懿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以故玉屢從征，頗見親近，嘗言于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玉曰：臣蒙殿下厚恩，敢布悃忱，[illegible]及太子薨，燕王來朝，[illegible]諸公侯縱恣不法，將[illegible]功臣[illegible]六不[illegible]錄不敘[illegible]）

三月，命晉王棡、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並受節制。

夏四月，詔有司賑饑，毋俟報。

旱。詔群臣言事。理獄囚。

秋七月甲辰朔，日食。

九月，以鄭濟（浦江人，宋鄭綺七世孫）爲左庶子，王勤（浦江人，[illegible]之孫）爲右庶子。

初，東宮官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尚書詹徽以（[illegible]人以浦江鄭氏對。義門鄭[illegible]帝聞[illegible]）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illegible]其子[illegible]）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詣闕。（[illegible]）

十二月，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

甲戌 二十七年春正月，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

三月，命工部藏兵甲。

帝以四方底定，命工部收兵甲，裹而藏之，示弗復用。

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

諭工部：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潦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九月，命禮部議旌表例。

日照（縣今屬山東沂州府）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禱岱嶽祠，許以母病愈殺子祀神。已而母病果愈，遂

殺其三歲子。由東守臣以聞。帝怒曰。父子天性。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倫鬼杖之百。遣戍海南。因下禮官議旌表例。議曰。臥冰割股。前古未聞。皆由愚昧之徒。務爲詭異。希求旌表。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逆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臥冰割股之人。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

冬十一月。賜潁國公傅友德死。

友德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邪。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友德與弼王先後同統兵具有功及王誅友德內懼 王弼[illegible]上春秋高[illegible]帝聞之故友德與弼皆死

乙亥　二十八年春正月。越州蠻復叛。西平侯沐春討平之。

阿資屢降屢叛。春與都督何福鳳陽人率師營越州城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賊悉衆出。伏起。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詗知所在。樹柵斷其糧道。已出不意擒其巢。遂擒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平。

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勝自金山歸。不復將大兵。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之月。與傅友德自山西召還。至是。亦賜死。勝嘗築稻場[illegible]瓦其下以爲[illegible]

秋八月。命都督楊文等討龍州。

龍州土司也。洪武初。其酋趙貼堅歸附。詔以爲知州。貼堅死。無子。從子宗壽嗣。貼堅妻黃以愛女子茂爲小妻。擅州事。無何茂病死。黃與宗壽相仇。告訐。帝以遠人置不問。宗壽卒得嗣。已而或譖宗壽殺茂。匿龍州實不死。宗壽知狀。命宗壽捕茂。并論都督府檄宗壽。宗壽懼。遷延不敢出。廣西守臣奏宗壽抗命。且告奉議諸蠻奉議州宋置明改今屬廣西鎮安府皆使化。乃以文爲征南將軍。指揮使韓觀字彥賓虹縣人都督宋晟字景陽定遠人爲副。發江西湖廣諸衞兵討之。復命致仕尚書唐鐸往諭宗壽。文等師未至。鐸還奏。茂實前死。宗壽亦伏罪。請朝。乃罷征龍州。令文等移師討奉議諸蠻。平之。

信國公湯和卒。謚襄武。

和晚年益爲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當時公侯諸宿將。先後罹法。稀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

九月。頒皇明祖訓。

初。帝命儒臣編祖訓錄。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愼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衞營繕供用既成。帝自爲之序。事在洪武六年至是更定名曰皇明祖訓。頒示內外諸司。且諭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姦臣論。毋赦。

丙子二十九年春二月命燕王棣帥師巡邊

先是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得北虜蹤跡恐有邊警帝乃命燕王棣操精騎巡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敵所在掩擊之既而棣至徹徹兒山（舊作徹徹兒山今改）遇敵大敗之（舊作）擒其將布琳特穆爾（舊作孛林帖木兒今改）又追敗哈拉固（舊作）追至烏梁海城而還（後仿此）

秋九月大賚致仕武臣

凡二千五百人悉召入朝大賚之復命各晉秩一級

丁丑三十年春二月白虹亘天貫日

夏五月壬子朔日食

命楚王楨湘王柏帥師討古州叛蠻

先是古州蠻林寬作亂陷龍里（元設龍里長官司今屬貴州）守將吳得井孚戰死事聞帝以齊讓為平羌將軍討之既而寬犯新化（長官司）攻平茶（明守）勢益熾乃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柏副之由黔陽進剿二王不臨軍而請帝賜詔責之以讓逗遛不進命都督楊文充總兵官往代文未至讓俘寬以獻命至誅讓命文討寬餘黨悉平

六月策試禮部下第舉人

是年會試取士多南人既廷試上言考官劉三吾白信蹈皆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讀張信等覆閱下第卷得六十一人以進不稱旨或又言三吾信蹈囑信等故以陋卷呈帝益怒親試策問擢武城人韓克忠為第一皆北士信蹈及信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

秋八月沔縣吏高福興作亂命征西將軍耿炳文討誅之

福興及縣民田九成等謀為亂教諭王樸知之言於指揮發兵捕之攻陷平陽賊大集逆陷官軍殺賊遂入略陽殺知縣吕自榮攻徽州殺學正顏敘彬陝西番兵皆響應炳文時練兵陝西帝命移軍討之炳文驛文縣進捕分道進剿未幾福興就擒并獲其黨悉誅之

九月平緬刀幹孟逐其宣慰使思倫發詔沐春討之

下部長刀幹孟叛思倫發奔京師帝憫之命春與何福等討幹孟遣思倫發還諭春先以兵送之金齒檄幹孟來迎不應乃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斬其首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堅守官兵糧且盡福告急春帥五百騎救之乘夜渡潞江

戊寅三十一年夏五月，帝不豫。（王可以令發始歸乎補。事在明年。）

臨朝決事如平時。

命駙馬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邊開平，俱聽燕王節制。（考明太祖實錄，是年五月命燕王棣遼王植備邊開平。成祖實錄則云是年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官召王，已至淮，敕令歸藩。二書一言令王北行，一言召王南來，俱在是年五月，矛盾殊甚。成祖實錄乃事後史官之飾辭，其後史官秉筆而書之，不足爲據。今仍太祖實錄特書此條，以証成祖實錄之妄，皆類此。）

閏月，帝崩。

遺詔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

太孫允炆即位。

以明年爲建文元年。

詔行三年喪。

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見羣臣，退則衰寢杖經，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

命定儀以進。

葬孝陵。（陵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北鍾山之陽。今設陵戶守衛，禁樵牧。）

七日而葬，遵遺詔也。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時諸王會來朝，惠遂授遺詔止，毋會葬。明史贊曰：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後所未有也。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修人紀，重風教，王用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

詔文臣五品以上及州縣正官，各舉所知。

非其人者坐之。

六[illegible]除次元身

戶部侍郎卓敬請徙封燕王棣于南昌，不聽。

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疏入，翌日帝召謂敬曰：燕王朕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大計，願陛下察之。帝曰：卿休矣。事遂寢。

召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

帝在東宮時，素聞孝孺賢，及即位，自漢中馳驛召還，日

侍左右，備顧問。讀書有疑，即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之。

以齊泰（溧水人，初名德，太祖賜名泰。）爲兵部尚書，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爲太常寺卿，參預國事。

泰習邊事，初爲兵部侍郎，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太奇之。子澄先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伴讀，時帝方立爲太孫，一日坐東角門，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滅亡，順逆之理異也。至是遂命泰與子澄同參國政。時燕府齊湘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于朝。

帝問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

秋七月長星見西方

詔行寬政赦有罪免逋賦

周王橚有罪廢爲庶人

橚子有爋告橚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帝問齊泰黃子澄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多不法今告變者已在周奚須若先取之周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計定乃命曹國公李景隆（文忠子小字九江）以備邊爲名猝至開封圍王宮執之以歸帝詔欲釋之泰子澄不可未決出相語曰上嬌人之仁其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復言之乃廢橚爲庶人竄蒙化諸子皆別徙

八月詔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爲民

冬十月癸戊心

前都督府斷事（前都督府斷事官從五品）高巍（遼州人）上書

帝即位擢遼州知州

巍在洪武時以孝行旌試都督府斷事嘗論成與州及

時政

諭諸藩鎮

蘇之三…不收……告太廟…奏帝頗嘉之然不能用

詔示御史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疏于大臣

帝有疾晏朝昌隆疏諫略曰昔大雁高皇帝雞鳴而起……

其以疏宣示天下使咸知朕過

帝曰直諫難得何可沮也

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

以工部侍郎張昺（澤州人）爲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

掌北平都司事

自帝爲太孫中外屬望獨燕王快快不平常懷窺覬及即位削藩議起僧道衍勸燕爲逆燕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安問人心乃進相士袁珙……燕益自是陰事一切與……

先發制人請討之泰曰今方有邊報但當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悉調燕邸精銳出塞羽翼既除雖欲爲終不能矣帝然之乃更置守臣並密命伺察燕事

都督宋忠調兵屯開平，以燕府護衛精壯隸之，又調北平永清二衛于彰德順德。

惠皇帝

己卯　建文元年春正月，修太祖實錄。

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illegible]等為總裁官，侍講方孝孺副之，徵布衣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等充纂修官。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

尊妣常氏為孝康皇后。

尊母呂氏壽州人，太常卿本之女為皇太后，立妃馬氏光祿少卿全之女為皇后，子文奎為皇太子。

封弟三人為王。

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俱不之藩

更定官制。

詔方孝孺等議內外品官階勳，悉倣周禮更定。[illegible]

帝制頒行天下，然紛更舊事，徒滋藉口。

遣刑部侍郎暴昭潞州人、戶部侍郎夏原吉字維喆，其先德興人，徙湘陰等充採訪使，分巡天下。

使凡二十四人，[illegible]

得燕王棣諸不法狀，密奏之，請預為備。

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

柏膂力過人，握刀槊弓矢，馳馬若飛。于是有告其反者，帝遣使即訊，柏[illegible]，長于中死。榑[illegible]以武功自喜，時與燕通，為府中人所告，代王亦[illegible]

上變，乃廢二王為庶人，錮榑京師，幽桂大同。[illegible]

遣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還北平。

太祖祔廟，燕王棣遣三子入臨京師。高煦勇悍無賴，其[illegible]

[illegible]鎮齊泰欲遂收之，黃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

[illegible]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illegible]

六月，岷王楩有罪，廢為庶人。

西平侯沐晟奏楩不法，廢為庶人，徙漳州。

秋七月，燕王棣舉兵反。

棣以僧道衍為謀主，張玉字世美，祥符人、朱能懷遠人為爪牙。道衍[illegible]

燕山衛百戶倪諒告變，帝下詔讓棣，逮中官[illegible]

屬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以軍士列九門防。

守都指揮張信叛附于燕[illegible]

[illegible]棣乃用道衍計伏

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及昺貴至棣僞

縛官校詣庭中殺昺貴入執殺之張玉等率勇士奪九

門燕府長史葛誠護衛指揮盧振初皆與貴昺謀誅棣

至是事泄棣夷其族伴讀余逢辰[illegible]泣諫殺之參

政郭資武安副使墨麟僉事呂震[illegible]降人並降棣棣乃

上書于朝指齊泰黃子澄爲奸臣請入清君側遂自署

官屬稱其兵曰靖難尋陷薊州居庸懷來都督

宋忠敗死之于是通州遵化永平密雲諸守將皆以

城叛衆至數萬

谷王橞自宣府奔京師

宣府地近北平燕兵既破懷來宣府震恐橞棄其國走

還京師

詔削棣屬籍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兵討之

棣反書聞帝告太廟削棣屬籍廢爲庶人詔示天下以

炳文太祖時宿將拜征虜大將軍時開國勳臣多已物故惟炳文在

[illegible]年已六十五矣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副之帥師討燕

[illegible]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illegible]之都督耿瓛

指揮盛庸[illegible]等分道並進設平燕布政司于真定以暴

昭掌之。[illegible]

八月耿炳文及棣戰于滹沱河北敗績。

炳文次真定使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值中秋不設備燕

將張玉夜半疾驅襲陷之又陷鄚州炳文部將張保叛

降于棣將大兵號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

南北棣欲與北軍戰懼南軍乘之乃縱保歸揚言燕王

率兵且至誘炳文移營盡北渡河棣率張玉譚淵[illegible]

[illegible]衝河既渡炳文軍不得成列大敗喪師一萬副將李

堅甯忠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退保真定棣圍之三日

以炳文老將未可克乃引去

召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

炳文敗帝商代者黃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景隆[illegible]

[illegible]齊泰極言不可帝不聽賜景隆通

[illegible]親爲推轂餞之江浦景隆至德州收集炳文將

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當是時帝傾國兵以

畀景隆謂燕可旦夕破棣聞之顧大笑曰昔漢高止能

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其衆也留

[illegible]破之必矣會吳高耿瓛攻永平棣語諸將曰吾

留知我在此必不敢至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

怯不敢戰聞我至必走[illegible]一舉解永平圍而破景隆

也遂帥師援永平吳高聞棣至果棄輜重走退保山海關景隆

[illegible]

知燕兵出，栗而薄北平城下，築壘九門，燕世子高熾堅守，夜遣勇士縋城出，斫營，營中驚擾，輒退，都督瞿能攻張掖門，門即今西直門 垂克，景隆忌能功，令止之，燕人夜汲水沃城，明日冰凝，不得上。

[illegible]

冬十月，棣誘說寧王權，奪其衆及朵顏三衛，歸北平。

寧王權大寧，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為巨鎮，所屬朵顏

三衛騎兵皆驍勇，權數會諸王出塞，燕兵起，朝廷恐權與燕合，召權及遼王植歸京師，植至，權不至，削其護衛。棣聞之，乃為謀，遣使致書，陽以單騎入大寧，詭言窮蹙求救，權乃大喜，求代草表謝罪，留居數日，令吏士私結三衛部長及諸戍卒。及辭去，權祖之郊外，伏兵起，擁權行，三衛驍騎及諸戍卒，呼噪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棣以其衆分隸各軍，大寧城為空。

十一月，李景隆及棣戰於鄭村壩，大敗，退保德州。

棣軍方將北平，燕兵乘勝攻城下，城中兵鼓噪出，內外夾攻，景隆軍皆潰，喪士卒十餘萬，明年，棣兵陷德州，注

[illegible]

而攻大同，使景隆疲於奔命，景隆自紫荊關赴援，[illegible] 棣兵已徙居庸，官軍多凍餒死者，不見敵而還。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

棣以前所上書不報，再上書，請去泰、子澄，帝為罷二人以謝棣，陰留之京師，仍參密議。

庚辰　二年，春正月，均江浙田賦。

初，太祖以蘇松嘉湖極重田賦，事具至正二十[illegible]年。帝下詔減免，畝不得過一斗，後永樂中盡革帝政，江浙田賦復重。

夏四月，李景隆及棣戰于白溝河，再戰，景隆敗績，奔德州。

景隆大會諸將于德州，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合軍六十萬，進次白溝河列陣，[illegible]先[illegible]家橋。[illegible]州東[illegible]安縣北 棣已由西北循河而進，都督平安伏兵河側，擊棣，伏發，平安與瞿能父子亦奮擊，向棣，戰至暮，棣以三騎殿，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是日也，棣幾殆，亦失馬百餘匹而已。明日再戰，能及安奮戰，陣敗之，景隆軍騎繞出棣後，大戰，景隆軍矢如雨，棣三易馬，矢盡揮劍，劍折，阻于隄，幾為所擒，走登隄，佯引鞭招後騎，景隆疑有伏，不敢前。會高煦救至，棣乃得免。日晡，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滅燕，指揮俞通淵之[illegible]騎衆俱以兵赴之，會旋風起，折旗，大將旗陣動，棣以勁騎繞後。

[illegible]之不可過甚…
[illegible]

乘風縱火燒營瞿能父子及通淵衆皆死安與朱能
戰亦敗官軍大亂斧鉞如霍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
盡棄其所賜璽書斧鉞走德州
五月棣陷德州進攻濟南
燕兵乘勝進攻德州未至景隆先奔燕兵入城得糧儲
百餘萬石勢益張參政鐵鉉（鄧州人）趨濟南（府名 明置 自燕 [illegible]）
（[illegible]）與都督盛庸等誓以死守
景隆往依之燕兵遂攻濟南時景隆兵在城下者尚十
餘萬棣乘其未陳驟擊之景隆大敗南走帝用齊泰黃
子澄計遣使詣棣以緩之棣不聽（帝命尚寶司丞李得成如燕軍請罷兵棣不答得成遂留于棣 尚寶司洪武初置掌寶璽符牌印章卿正五品少卿從五品丞正六品）射書城中

諭降不下棣堰水灌之鉉乃佯令守陴者皆哭擬守具
出詐降于城外伏地請撤圍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闞
塔中俟棣入下板擊之別設伏斷城外橋棣留濟南降
大喜以其地當要會得之斷南北道則山東可圖也遂
下令受降翌日乘馬張蓋鼓吹徐行至城門軍士失約
棣未入板遽下傷棣馬首棣忽易從馬奔及橋伏兵起橋
倉卒不可斷遂得逸棣憤甚益兵圍晝夜攻之（鐵板詐降之說出自[illegible]史考異以爲文皇善用兵不應疏忽至此考[illegible]未達功臣尚有在者兄闞少非無據考理之[illegible]詐耳何足深信今仍從通鑑諸書採錄之）
秋八月承天門災
方孝孺建議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午門爲端門端門爲
應門承天門爲皐門前門爲路門從之
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敗棣兵于濟南復德州（[illegible]）
時平安[illegible]
出御河奪其餉舟又遣水軍[illegible]攻德州鉉與
庸乘夜出兵擊燕衆大敗解圍去鉉等乘勝復德州
帝聞擢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尚書封盛
庸歷城侯拜平燕將軍于是庸進屯德州吳傑平安守
定州徐凱屯滄州相犄角以困北平
九月詔錄洪武功臣罪廢者後
冬十月詔李景隆還赦不誅
御史大夫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

希賢（松陽人）並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黃子澄亦
請正其罪以謝天下皆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
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
十二月盛庸大敗棣于東昌斬其將張玉棣遁還
先是棣襲滄州執徐凱斬首萬餘級降三千人[illegible]一夜
盡殺之棣自長蘆渡河至德州遣人至城下招盛庸庸
堅壁不出遂兵掠臨清大名越汶上至濟寧庸與鐵鉉
屯兵東昌以邀之棣至兵薄之庸開陣縱棣入圍之數
重斬其驍將張玉已而朱能率番騎來救殊死鬭燕棣
潰圍出以百騎出殿[illegible]引還北平庸軍勢大振自燕人
犯[illegible]將[illegible]是失大將燕軍奪氣其後定

討南下皆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

辛巳三年春二月復齊泰黃子澄官

以東昌捷告太廟命泰子澄任職如故。

二月盛庸敗棣于夾河（在真定府武邑縣南滹水分流也又東入滹沱） 斬其將譚淵復戰敗績

棣懲東昌之敗意殆欲稍休道衍力趣之。（道衍謂棣曰臣前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今全勝矣） 棣遂復率眾南出保定成庸營夾河棣將輕騎來覘庸陣還道遣千騎追之斬其將譚淵。燕軍大挫而朱能張武（渦陽人）等殊死鬬棣自以鐵騎貫陣與能合官軍稍却日暮各斂兵棣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庸諸將皆以帝有詔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棣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至未互有勝負忽大風東北起沙塵蔽天庸軍面迎沙咫尺不辨物棣兵縱左右翼夾擊斬首數萬庸大敗。走德州時吳傑平安自真定引軍來會聞庸敗引還棣以計誘之出戰傑安列陣滹沱河棣率驍騎循河繞出陣後安登樓射燕兵矢集棣旗如蝟毛死者甚眾。亦遇大風拔樹聲如雷安遂敗仍走入真定（庸之斬譚淵也[illegible]）

[illegible]

貶齊泰黃子澄諭棣罷兵棣不奉詔

帝聞庸軍敗大懼詔竄泰子澄于外密令募兵討棣閏三月己亥王若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帝以問方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度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逾月使彼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為然乃遣大理寺少卿薛嵒（閩縣人）往報詔赦燕罪令罷兵歸藩棣不奉詔不盡聽用吳傑平安分道邀燕餉道棣患之復遣其指揮使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為所惑帝乃執勝以絕燕

夏六月棣將李遠（懷遠人）寇沛縣焚糧艘

官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棣遣李遠以輕兵六千詐為官軍[illegible]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魚鼈皆浮死[illegible]都督袁宇[illegible]騎追之為遠伏兵所敗

秋七月都督平安攻北平不克

燕兵掠彰德[illegible]安在真定度北平空虛帥萬騎攻之棣乃使大名遣兵[illegible]安戰不利引還時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棣引兵圍之都指揮花英[illegible]援大敗棣[illegible]兵還北平

冬十二月[illegible]都督何福[illegible]守徐[illegible]淮安

殷尙寧國公主太祖孫女高諸王疆盛尙受帝命輔皇

太孫至是命充總兵官鎮淮安。

棣大舉南犯。

棣稱兵三年親戰陣身冒矢石屢瀕于危所陷城邑兵去

旋復爲朝廷守故不敢決意南下無何有以中官奉使

侵暴[illegible]有司繫治。于是中官密遣人赴燕

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棣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

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遂大出兵明年春遂陷東

平濟陽諸州縣遂徐州館道破蕭沛及宿州[illegible]先官

[illegible]

[illegible]兵至[illegible]吏皆棄城走華獨[illegible]城破與

[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禦棣兵于山東[illegible]

敗[illegible]還京師。

夏四月官軍迭敗棣兵于淮北。[illegible]

棣軍小河。[illegible]

[illegible]敗之斬其將陳文平安[illegible]

北陂毀雞棣[illegible]入陣被棣大[illegible]來會戰

下[illegible]斬其將李斌[illegible]

再敗燕人大懼會淮上[illegible]諸將[illegible]帝聞

不從[illegible]

[illegible]兵已[illegible]軍遂[illegible]

五月[illegible]兵[illegible]于直沽

先是帝命楊文帥遼東兵十萬赴濟南與鐵鉉合以斷

[illegible]及是至直沽軍潰無一人至濟南者。

[illegible]揚州。

何[illegible]久老[illegible]而糧運爲燕所阻平安

分兵往迎[illegible]斷其軍爲二[illegible]往援與

戰[illegible]諸將[illegible]淮河[illegible]軍中聞[illegible]砲即走興

打[illegible]亦[illegible]三砲軍以爲已[illegible]爭趨門[illegible]

燕兵乘之遂大亂人馬[illegible]驍騎走安及都

督陳暉[illegible]等三十七人皆被執

[illegible]以兵數萬

戰[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使至淮安假道于

駙馬都尉梅殷[illegible]以進香爲名[illegible]曰進

[illegible]曰留汝口還

[illegible]氣沮[illegible]守徐安亦拆浮橋絕

舟楫以遏燕棣乃令[illegible]未能等帥驍勇數百人

潛自上流以[illegible]軍[illegible]

敗走[illegible]其戰艦遂渡淮下泗州出天長進陷揚州

[illegible]

……求平人。

徵天下兵勤王。

帝遣御史大夫[illegible]往[illegible]侍郎黃觀[illegible]一字[illegible]修撰王叔英[illegible]等分道徵兵。蘇州知府姚善[illegible]以兵入衛，請召還齊泰黃子澄，帝從之。[illegible]

下罪己詔，遣慶成郡主如燕軍。

時棣兵往來江上，江南北郡縣俱寇已輸款。詔下，京師內外臣民慟哭。而已，方孝孺進曰：事急矣，可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俟募兵漸集，然後決戰江上。乃遣慶成郡主往燕軍請割地罷兵。郡主，棣從姊也，見棣述太后及帝意。棣曰：吾此來欲得奸臣，不在土地。郡主默然遂辭歸。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乃守。[illegible]陳瑄以舟師叛降之。[illegible]江人。

六月，棣兵渡江，犯京師，谷王橞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帝不知所終。

盛庸徐輝祖等敗棣兵于浦子口。在江寧府江浦縣東[illegible] 會高煦引番騎來援，庸戰[illegible]，輝祖軍退駐高資港。在鎮江府丹徒縣西[illegible] 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叛附棣，棣率兵自瓜洲渡江，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率[illegible]

衆[illegible]棣進軍[illegible]帝命諸王分守都城，遣[illegible]及兵部尚書茹瑺[illegible]請和，棣曰[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人，今[illegible]死，何以見[illegible]不能發一語[illegible]

帝復令谷王橞安王楹往棣營，不[illegible]

[illegible]門國難復，方孝孺請堅守京城，待四方援兵，自[illegible]不[illegible]謂當死社稷。棣至[illegible]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illegible]內應，帝手劍斬之。[illegible]金川門，谷王橞[illegible]開門迎降[illegible]遂入，[illegible]劫[illegible]城[illegible]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棣遣中使出[illegible]火，帝后屍[illegible]八日，用學士王景[illegible]棣[illegible]葬之。[illegible]無聞焉。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後[illegible]皆傳有帝為僧[illegible]往來[illegible]以帝[illegible]

[illegible]

棣自立為皇帝。

棣入京，編修楊榮[illegible]迎[illegible]馬首[illegible]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棣遂[illegible]天殿，即皇帝位[illegible]

[illegible]

削魏國公徐輝祖爵

輝祖，達之子。師次江浦，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附，輝祖獨守父祠，不迎。下吏命引罪，不屈。何削爵，幽私第。[illegible]

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坐黨死者數百人。

初，帝發北平，僧道衍以孝孺為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帝頷之。及陷京師，即大索孝孺等五十餘人，鎮撫伍雲擒孝孺至。帝以道衍言，顧左右收之，曰：「勿令遁死。」及是召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帝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于地，哭且罵。[illegible] 强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帝大怒，命繫獄。會泰、子澄亦至。[illegible] 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與孝孺同磔于市。孝孺慨然就戮，賦絕命詞而死。[illegible] 其門人廖鏞、[illegible] 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illegible]，與胡子昭 [illegible] 林嘉猷 [illegible] 鄭居貞 [illegible] 俱坐死。泰從兄弟俱坐死。[illegible]

[illegible]

殺族人無少長皆戮。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族親友及門下士坐死者，廢錮、徙戍而外，復數百人。[illegible]

殺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夷其族。

子寧縛至，語不遜，磔死，夷其族，姻戚俱戍邊。敬先建議徙燕王於南昌，以離間骨肉。帝愛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邪？」僧道衍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是，用之豈有今日。」乃斬之，夷三族。[illegible] 最先死。[illegible] 檢討王艮，字敬止，吉水人。[illegible] 都給事中龔泰，義烏人。投城下死。[illegible] 葉福，侯官人。守門死。[illegible]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江西副使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自經死。[illegible] 大理寺丞鄒瑾，永豐人。御史魏 [illegible]

[illegible]場之同自殺[illegible]
羅劍冕與瑾大呼[illegible]
亦死之同邑鄒瑾[illegible]
昔在帝未即位前特見拒絕死者禮部尚書陳迪
[illegible]
[illegible]
刑部尚書暴昭
[illegible]
戶部侍郎郭任
[illegible]
禮部侍郎黃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副都御史茅大芳
大理少卿胡閏
不屈死大芳[illegible]
了二人亦死
周是修[illegible]
人功[illegible]
之[illegible]修撰王叔英
鄒人敬之[illegible]
京城不守[illegible]
時都御史[illegible]
拾遺戴德彝
[illegible]給事中陳繼之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御史高翔[illegible]
[illegible]謝昇
[illegible]
甘[illegible]
御史[illegible]
人府經歷宋徵[illegible]刑部主事徐子權
人[illegible]浙江按察使王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蘇州知府姚善

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漳州教授陳思賢
[illegible]
[illegible]
帝[illegible]先後死不
一時殉難者[illegible]給事中黃鉞[illegible]赴水死[illegible]
[illegible]
御史曾鳳韶[illegible]自到死
[illegible]
[illegible]谷府長史劉璟[illegible]
人詔[illegible]死[illegible]
[illegible]下獄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賢以叙案被戮小吏先走死齋寺或又以二人為不死
[illegible]
和尚[illegible]
附錄有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革建文年號
以是年為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為永樂元年凡建文中
所更政令條格悉罷復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乃遣龍衛宮漢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罪而加之罪
[illegible]廣爲之斯丁
[illegible]

遂卑是歲六月[illegible]便[illegible]洪武[illegible]十二年[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
以推其[illegible]其子[illegible]
舊史例[illegible]乃據其說而力辨其[illegible]
革除之事又安足爲定論乎今不取

還孝康皇帝主于園陵。

仍稱懿文太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從居園陵。吳衛
徐三王俱降封，尋廢允熥、允熞爲庶人，錮鳳陽。允熙奉
太子祀，未幾暴卒。

召陳瑛，擢入爲左副都御史。

建文初，瑛爲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通密謀。僉事湯

宗言於朝，謫廣西。至是召爲副都御史，署
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寵任，益務深刻。言廷臣効死建文
者，如曲與燕爲異，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其心與
叛逆無異，請追戮之。帝不聽。後瑛同方孝孺等[illegible]遂籍
[illegible]數百
[illegible]
[illegible]

八人以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侍讀胡
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illegible]胡儼[illegible]
[illegible]高入預機務
[illegible]在建文中以[illegible]

官翰林侍讀[illegible]下秩九品。帝即位，擢侍讀，與淮常立御榻左
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至是命
七人同入直，預機務，謂之內閣。內閣之名自此始。參預
機務亦自此始。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不屈，殺之。

初燕兵渡江，鉉[illegible]淮上師亦潰[illegible]至是執鉉
至，反背坐廷中，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于市。以鉉非
剮臣，故不族。其父母年皆八十餘，安置海南。

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清倜儻尚大節。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委蛇班行，
人怪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

色犯帝座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搜得所藏刃，詰責之。清
奮起曰：欲爲故主報仇耳。遂磔于市，族之，籍其鄉，轉相
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論靖難功，封爵有差。

封丘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illegible]等侯者十四人[illegible]
[illegible]

伯者十四人。徐理西平人武康伯。李濬和州人封襄城伯。張輗字弼，王長子，封信安伯。唐雲封新昌伯。譚忠子封新寧伯。孫巖鳳陽人封應城伯。房勝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丘人封廣恩伯。茹瑺成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諡忠顯。朱能成國公，諡武烈。徐祥武陽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俱壽州人，嘉成寧人。

冬十月，重修太祖實錄。

以建文中所修，是非失實，乃重修之。命李景隆、茹瑺監修，解縉修，官知府葉惠仲。惠仲臨海人，先以知縣充修。書成，遷南昌知府，以直書帝起兵事族誅。

十二月，立妃徐氏為皇后。

明

成祖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王國。

帝即位，仍以周、齊王俱已復爵，及是帝遂故封各令之國。王穀從岷州請改封長沙，遷荊州，從之。

二月，以北平為北京。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所屬六曹各設郎中。

改國子監，設北平日順天府。

遣御史分巡天下。

自洪武元年定出巡之例，至是，帝又命定御史分巡天下。

徙封寧王權于南昌。

初，權之被劫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破，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

權帝史載王好從兵與老中官駿馬出入宮，帝以南昌為之曲，不得已可之。舊布政司為邸，有司極其規制，皆無所更。義靖無考，存史志略，而究在南昌之理，則史無為今不取。

而今往南昌，必謂內地，其勢必不得已。

權至，有誣以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構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

三月，始以大寧地界烏梁海。

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地畀烏梁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險。自北平兵起，帝既誘執寧王，挾烏梁海三千人為奇兵從

戰數有功及天下既定遂割大寧地畀之以償前勞由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寧遂盡爲烏梁海所有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

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

洪武中靖海侯吳禎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餉至三十年以遼餉贍足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不足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北京遼東自是歲以爲常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即古松江自太湖分流經吳江縣東至嘉定縣入海）

時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在其西南綿亘幾五百里

頃因浦港堙塞匯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在浚吳淞諸浦而吳淞下流遏當潮汐之衝泥沙易致淤壅惟嘉定劉家港（即劉河口注見前）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今白茆浦在常熟縣東北宋元皆置閘于此）徑入大江皆廣川急流今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安亭浦在崑山縣東南今有鎮）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勢減（自受三泖諸水東流經華亭諸縣至上海縣東北會吳淞江入海相傳戰國楚春申君所鑿故亦名春申浦三泖在婁縣西有上中下三泖北爲上泖亦曰圓泖中曰大泖南曰下泖亦曰長泖）乃通吳淞要道其入海處亦宜浚令深濶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畫布衣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

[illegible]

帝聞烏斯藏僧哈里瑪（舊作哈立麻今改後倣此）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命顯齎書幣往迎選壯士健馬護行求幾又遣馬彬使瓜哇（注見）蘇門答剌（在占城西南海中爲西洋要會諸國）尹慶使滿加剌（在占城南古哥羅富沙）李興使暹羅（即赤土國後分爲暹與羅斛二國元時羅斛併有暹地遂稱暹羅斛）柯枝（在西南海中或云即古盤盤國）諸國下與中官銜命與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

時發流罪以下與北京則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豐城侯[illegible]爵尋自殺

帝初命[illegible]鎮淮安擒殺山東賊常不自安陳瑛誣以心

懷異謀遂削其爵尋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曆于朝鮮諸國

北京地震

閏月封胡奃爲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弒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顒及弟奝復弒之而纂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奃尋自稱太上皇傳位于奃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奃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絕臣爲衆所推乞賜封爵遣使賫勅諭其陪臣耆老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誠僞奃隨遣使還奏遂詔封奃未幾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既而前國王日烓弟陳天平來奔請兵

明年，帝始悔封蒼之誤，遣使賚書令其縛獻之狀以聞。蒼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帝信之，遂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人。項城以兵納天平于安南。[illegible]至芹站，[illegible]險惡，蒼伏兵遮殺天平，中等引兵欲戰，橋斷不得前，遂還。事在四年。帝大怒，決意興師討之。

始命內臣出鎮[illegible]及明史兵志宦官傳所載刊

初，高帝御內臣嚴，燕兵過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虛實，帝深以為忠于己。及即位，封賞既行，諸宦官言功不已。帝思之，命鎮[illegible]侯顧成、都督韓觀、劉真、何福等出鎮貴州、廣西、遼東、寧夏邊，乃命宦官中有謀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未幾，[illegible]而大同、甘肅、宣府、永平、寧波亦各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使監軍。[illegible]復建東廠，在十八年。使刺外事，大權悉以委寄，遂為一代厲階。

甲申二年，春三月，始選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illegible]及是春，廷試進士，賜曾棨[illegible]等及第出身有差，復命于第一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于是庶吉士遂為翰林官。尋又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曾棨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illegible]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命之，時人謂之挨宿，以其

在二十八宿之外也。[illegible]

夏四月，立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illegible]高燧為趙王。[illegible]

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己。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孫瞻基也。[illegible]復問黃淮、尹昌隆，[illegible]對與縉同。帝意乃決。

以僧道衍為太子少師。

初，帝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及是錄功，以為第一，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為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皆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亦不受。

六月，[illegible]

封哈密恩克特穆爾為忠順王。[illegible]

哈密，[illegible]地近[illegible]，元末以威武王納古里[illegible]鎮之。卒，弟恩克特穆爾嗣。帝即位，遣使詔諭，遂入貢，詔封忠順王。[illegible]

秋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帝以為祭酒。遂不預機務。

周王橚來朝。獻騶虞。

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德而至。騶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修省。不許。周王宴賜加厚。

冬十月。河決開封。[illegible]

衛城河津黃河清。[illegible]

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illegible] 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遂自殺。[illegible]

十一月。京師地震。濟南開封亦震。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左柱國。朝廷有大事。景隆以勳首。上班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事。即受賂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削爵。絕朝請。于是李至剛[illegible]復言其居家不道。遂奪爵。錮私第。籍其家。

乙酉三年。春正月。韃靼索和爾內附。

初。北平兵起。[illegible]帝遣使[illegible]之。遂與通[illegible]國公。趙國寶根[illegible]等。率眾助戰。並厚加賞賜。及帝即位。屢使致書郭勒齊。賜之銀幣。并及其知院阿嚕台。[illegible]等。至是。阿嚕台別部索和爾及察罕達爾嗎。[illegible]等。先後來歸。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illegible]見

時命武城侯王聰[illegible]人。本視廣兵。別遣山壽帥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入漠。[illegible]月每二十里置丑驛。以待馳報。宦者擁兵自此始。

遣中官鄭和[illegible]使西洋。

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和等蹤跡之。多賚金幣。率兵二萬七千餘人。造大舶。凡六十二。由蘇州劉家港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諸邦咸聽命。比和還。皆遣使者隨和朝貢。帝大喜。未幾。復命和往。遍賚諸邦。由是來朝者益眾。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番長。[illegible]為古來宦官所未有。而諸番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說。而後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然中國前後耗費亦不貲。且隨行軍士。或以[illegible]有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二云。

[illegible]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為書招之殷得書慟哭及還京既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既而陳瑛奏殷蓄養亡命帝命錄殷家人遂遼東至是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揣帝意不悅殷遂擠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牽帝衣大哭帝詰罪深曦斬之官其二子（自殷爾不肯降人由帝殷久以深曦殺殷當斬二人手足剔其腸祭殷遂自殺死 拔） [illegible]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甸（本八百媳婦國明初內附設八百者乃八百大甸二宣慰使）降之

丙戌四年春正月初御午朝

合群臣奏事得從容陳論

三月帝幸國子監行釋奠禮

開原廣寧馬市

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

六月己未朔日食不見

禮官請賀不許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illegible]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為左右副之師十八萬軍分道進一出廣西一出雲南諭之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泰寧侯陳珪（泰州人）董其役命犯死罪以下令輸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木供工至十八年冬郊廟宮殿始成

八月齊王榑有罪廢為庶人

榑恃內熾復閩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九月榑入朝廷臣劾榑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帝怒此罪帝謂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其子至並廢為庶人

冬十月朱能卒于軍詔以張輔代之

十一月高文雅上書言事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言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卻之昨旨切責予屬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欠及救荒卹民帝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十二月赦

張輔大破安南兵

輔軍出憑祥（明置縣屬太平府今為州屬廣西太平府）進破隘留雞陵二關

險留關(在安南國舊諒山府北諒陵關在其北)。抵芹站。沐晟亦由蒙自(元縣今屬雲南臨安府)。斬木通道。奪諸關隘。營於洮江(江名在安南國舊宣化府北)北岸。安南有東西二都(交人以交州府為東都以清化府為西都)。依宣、洮、沱、富良四江(洮江自宣化府東流至白鶴與宣江合宣江即古蘇歷江在宣化府其南有沱江合流處口至交州界為富良江)為固。賊緣江兩岸樹柵築城。迤亘九百餘里。輔軍次富良江北岸。遣都督朱榮(字仲華沂人)破賊于多邦隘(在安南國舊三帶州西)。破賊于嘉林江(在安南國舊北江府西南富良江支流也以經嘉林州故名)。遂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軍士人持炬火銅角趣東南城。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循富良進攻東都。遣別將李彬(字質文定遠人)等取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焚其宮室倉廩逃入海。(明年春明定諸江諸府賊以舟師入犯人破之門木丸山村行一戰降殺)

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為廣西參議。

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遂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大寶法王。

先是。侯顯偕哈立麻至。帝令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為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

五月。張輔擒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

官軍自諒江追至鹹子關(在安南國舊建昌府快州西北自東南海道入接此為要處)。會之賊以海艘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未詳何處人)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水涸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窮追至奇羅海口(在安南國舊乂安府東南)。擒季犛及其子蒼。檻送京師。安南平。

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黃福(字如錫昌邑人)領之。

求陳氏後不得。乃以安南為交阯。設府十七。曰交州(領州五縣十三)。北江(領州三縣七)。諒江(領州二縣十一)。諒山(領州七縣五)。新安(領州四縣十二)。建昌(領州一縣六)。奉化(領縣四)。建平(領州一縣□)。三江(領州三縣□)。鎮蠻(領縣四)。宣化(領縣九)。太原(領縣十一)。清化(領州四縣十一)。乂安(領州四縣十三)。新平(領州一縣□)。順化(領州二縣十一)。升華(領州四縣十一)。直隸布政司州五。曰廣威(領縣十)。宣化(領縣□)。歸化(領縣四)。嘉興(領縣三)。演州(領縣三)。其他要害設十二衛控制之。置三司。以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呂毅掌都司。黃中副之。

以丁鈺為刑科給事中。

昕嚴訓誘之。先山陽民丁鈺訐其鄉人謗訕得罪者數十人。法司迎上旨。以鈺可用。命為給事中。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后好讀書，嘗爲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間舊。又言：帝堯施仁，自親九族始。帝嘉納。及崩，帝大悲慟，爲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爲具物。[illegible]

冬十一月彗星見。

戊子六年春正月，岷王楩有罪，削其官屬。

楩在藩與沐晟交惡，[illegible] 帝以書諭楩，而不戒。晟。楩益沉湎廢禮，殺戮吏民。帝怒，奪冊寶。尋念楩建文中久囚，復之，削其官屬護衛。[illegible]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召黔國公沐晟班師還京。

論功，進封英國公，晟封黔國公，餘爵賞有差。自唐之亡，交阯淪于[illegible]

秋八月交阯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行復逸去，說孽[illegible]下之，遂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中。大軍還，即出攻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諸州縣皆響應。事聞，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晟與簡定戰于生厥江，晟敗績，參贊尚書劉儁[illegible]被執，[illegible]

己丑七年春，復命張輔、王友

[illegible]州師，師與晟協剿簡定。[illegible]上皇立陳季擴爲帝，賊勢益張。[illegible]

九月詔理獄囚。

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致死者衆。帝召尚書呂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決。[illegible]

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倭。升遇倭于靈山，[在萊州府]敗之。瑄追至白山島。[在登州府]

遣都督[illegible]百戶唐鎮等追至朝鮮義州界，捷奏，勅還師。

庚寅八年春正月申茶禁。

洪武中以茶易馬，[事見]上馬給茶八十斤，中下以次減之。帝初年招徠遠人，遂增其數，至是稍[illegible]門茶馬司至用茶八斤餘，勅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illegible]

忠誠伯茹瑺下獄死。

瑺以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復逮至京，得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念之，遂逮瑺下錦衣衛

獄，瑛知不免，服毒死。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初，惠帝時，安以列將屢挫燕軍，已而兵敗被執，帝以前送北平。帝即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奏見安名，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四月，詔重罪皆五覆奏。

五月，封衛拉特（蒙古部落，舊作瓦剌，今改，後倣此）瑪哈木特（舊作馬哈木，今改，後倣此）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巴圖博囉（舊作把禿孛羅，今改）為安樂王。衛拉特始見此。

初，元臣孟克特穆爾（舊作猛可帖木兒，今改，後倣此）據西陲，衛拉特强盛。帝自起兵北平，即與之通。已而孟克特穆爾死，衆分為三。其渠曰瑪哈木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帝即位，復遣使諭之，至是，遣使來貢馬，仍請封。遂封三人，皆紫金光祿大夫，加王號。

一劍貢

遣給事中郭驥使韃靼，為所殺。

韃靼知院阿嚕台殺鄂勒哲特穆爾（本雅……），迎元裔布尼雅錫哩（舊作本雅失里，今改，後倣此），立為汗。帝以書諭之，不從。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

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以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詔自今勿復用吏。

秋七月，以邱福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韃靼，敗沒。

帝以邱福為大將軍，王聰、火真為副，李遠為左右參將，將精騎十萬北討。時布尼雅錫哩已為衛拉特所襲破，與阿嚕台徙居臚朐河。福帥千騎先驅，遇游兵，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大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僅可三十里。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虜實，然後進。福不從，率衆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敵衆奄至，圍之數重，聰戰死，福等皆被執，全軍盡沒。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阯，破之，獲簡定。

輔進師鹹子關，以舟破江，為盛官軍衝其東風，縱火，奮擊，兵接敵，斬首八百餘級，衆皆潰。於是李擴自言陳氏後，請紹封，輔曰：向者徧求陳氏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進兵，縱步騎，先歸舟師，殺之。自黃江至化州，獲簡定于美良山中。

及其黨送京師皆伏誅惟陳季擴遁去帝留沐晟討之召輔還

庚寅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督左右哨陳懋（壽州人）劉才督左右掖劉榮督前哨衆五十萬出塞

夏五月大敗韃靼于斡難河。布尼雅錫哩遁遂征阿嚕台

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從衆貳散君臣始各爲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嚕台東奔帝追及布尼雅錫哩於斡難河布尼雅錫哩以兵拒戰大敗之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阿嚕台

六月擊阿嚕台敗之

帝次[illegible]陽戍之[illegible]追至飛雲壑阿嚕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陣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阿嚕台帝自將精騎衝擊矢下如雨阿嚕台墜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illegible]

班師

秋七月帝還北京

御奉天殿受朝賀論功行賞[illegible]賜宴賞始復常

八月幽遂侯何福自殺。

福在惠帝時與盛庸平安等拒燕師于淮北戰敗奔還見帝即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illegible]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福懼自縊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辛卯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師討交阯。

前年冬沐晟追陳季擴于寧長海口[illegible]又大敗之季擴遣使奉表乞降帝命爲交阯布政使不受命剽掠如故乃以輔爲征虜將軍會晟討之[illegible]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都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爲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其譖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命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浚會通河。

河爲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帝遷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修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illegible]

舟自寶應小谿中灘而
南，乃入淮，汶之形
勢有泉人不能不能因勢
利導之，以獨潛旁潮識
汶泉之勢，自日如大禹
之治水，行其所無事，然疏
瀹決排，不能舍天地自
然之勢而為之。何獨于
此而違之？可聞通運於
是而得，後世以為大凡
難，使引中原，亦如已

民謂年而公卄可任者，聽其鄉詢，諮謂之白英，鈸策：
老人事重者，始行下官，核者老人理之。
東平之戴村，伊裴在東平。遏汶流，使南無入洸，洸見北無歸
海，匯諸泉之水，汶河泉源凡自西北十有八，盡出南旺，南旺湖名，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
東西二湖，潛梁貝中，只有南旺
肯為南，日湖，北為馬踏湖，中分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
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
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啟閉。又
疏東平沙河，汶水支流，逕兩山，經東平州境，會馬常灣
之流，以益汶。

自寧州西北，與蜀山湖，接之流，以益汶。
木人馬其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引別水以益之，
有淺澀之患。今東平東境，沙河亦汶水支流，通于泊之北
年於寒官，永排瀹築堰，障之使水歸，所謂又汶上東
臺寧之南，發諸處泉，水，懸閣門，建閘，日南旺，日安山
巳馬場，日昭陽，以蓄水，陡門各閘
在平郵湖，當陽，因水盛則啟以洩焉，開運道以成。湖注

見前昭陽有人小一湖。
北屬滕縣，南屬沛縣。
月，浚祥符縣賈河故道。河即賈魯河故道。
自洪武時河決原武，事見前。賈魯河故道久淤，既而決開
封，在洪武二十年，開封城三面受水，城遂圮，至永樂二年，命修築。又決溫縣，在永樂
水交流，壞
隄四十丈，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
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帝命工部侍郎張信
興有人時有，以為信
起而旨往，視，已見前。帝命信往視。信言祥符縣魚
王口至中灤，在見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浚之以
殺水勢。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了修。方開會通河。帝
乃發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偕純相治，
并令禮總其役。純引河自開封北，復由故道，河自封下。

臥于彌湯會于汶，出徐呂二洪入淮，湯其日，至通
興南，洪武初徐達引北通，自永樂後，為運道所經，在
逸，中河，安，河南水患稍息。
夏六月，下交阯右參政解縉于獄。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阯，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
太子監國，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
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
贛江，通南北奏，遂下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
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編修朱紘、檢討蕭引高
等，俱繫獄。得暘、貫、紘、引高並瘐死，縉在獄四年，錦衣衛
帥紀綱，使獄卒以
酒，埋積雪中，斃之，仍籍其家，
妻子徙遼東。紀綱臨邑人。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阯賊于月常江。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
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樁，設伏山右。輔遣將連艦拔樁以
進，而自率步隊剿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是冬，復敗之于生厥
江。
冬十月，封哈密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推勒特穆爾，舊作兔力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初，哈密忠順王托克托卒，侍郎歸襲封，帝令侍厚。而
托克托凌侮朝使，且沉湎不恤國事，帝賜敕戒諭。未
托克托卒，乃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
誥，世守哈密。自是修貢惟謹。
復修太祖實錄。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詳
細，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爲皇太孫

築海門捍潮隄

海溢潰隄。先是（隄始自唐時名捍海塘宋范仲淹復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漸壞廢）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命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隄萬八千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于淸浦築土山立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圍四百丈高三十餘丈海中望之若島）見于 帝親爲文記之。（明年正月）

壬辰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

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二月徙遼王植于荊州

植之改封荊州也請止給一衞以備使令而留其二護衞于廣寧防邊。然帝終嫌其避兵。移武昌已（建文時渡海歸朝）事見 至是并一衞削之。

秋八月勅邊將治塡垣。

自長安嶺（在宣化府龍門縣東南）迤西至洗馬林（在宣化府萬全縣西北）皆築石垣深濠塹以固防禦。

九月以藺芳（夏縣人）爲工部侍郎。

芳爲都水主事。河決陽武中鹽隄。遣芳按視。芳言隄當衝流之衝河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樁以資捍禦。而自中灘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經久利。芳又以築河隄樁止用蒲繩泥草不能持久請編木成大囤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承築隄上爲殺水固隄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略甘肅。

凉州酋長老的罕（老的罕作老的）叛守將擊敗之。要達走赤斤蒙古衞。（明置今爲土門將屬文內州）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略。榮還言隆冬非出兵時。彬亦言道遠餉難宜緩圖之。乃賜敕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要達致來獻。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字志新南海人）

時錦衣衞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賕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遣逮新。所遣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新初爲大理寺評事[illegible]）

冤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罷朝賀。

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置八番[illegible]）八番（[illegible]）之[illegible]入[illegible]番州諸長官司[illegible]其地也（[illegible]）[illegible]太祖平陳友諒兵威振[illegible]

服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撫田仁厚，率先歸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及洪武末，貴州宣慰靄翠、[illegible]女總管奢香、宣慰[illegible]等先後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賦稅聽自輸納而已。而思南田宗鼎、思州田琛之[illegible]相仇殺，朝廷屢禁之不能止。[illegible]於是帝命鎮遠侯顧成帥兵擒之，送京師，詔分其地爲八府。[illegible]

[illegible]設貴州布政使司。[illegible]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焉。貴州爲內地自此始。[illegible]

令民牧馬。

洪武初，令應天、諸州民牧馬。[illegible]

[illegible]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其以事編發者，七戶養馬一，得除罪。自後馬政漸廢，責民牧民年十五即養馬。復敕之。山東、河南民漸苦之。[illegible]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以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輔太子監國。

[illegible]皇后[illegible]

先是帝[illegible]

[illegible]

夏五月，定死罪納贖例。

令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背杖八十，[illegible]流徒以下納鈔，有老疾力者發天壽山種樹。

秋七月，封阿魯台爲和寧王。

先是衞拉特瑪哈木[illegible]留使不遣。帝遣中官[illegible]而瑪哈木等弒其主布尼雅錫哩，立答里巴[illegible]爲汗[illegible]使來告請發兵討[illegible]所部[illegible]故有是命。

八月，北京地震。

十二月[illegible]

瑪哈木[illegible]

[illegible]

尉與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于老撾。老撾舊名撾家，明置宣慰司，去雲南布政司六十八程，今爲南掌國。

先是輔與晟會順州，永樂中設，屬鎮化府，今屬越南。破賊于愛子江，在順州。破其象陣，俘斬千餘人，擒僞將軍潘徑阮徐等。永樂十一年冬。至是進師羅蒙江，在乂安府田和縣界。道險騎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擒鄧景異阮帥等，皆縶以徇。又遣別將追斬阮帥于南靈州，永樂中置，屬新平府。季擴走老撾，輔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方輿紀要在老撾東南，與交阯接界處。遂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斬之，交阯復平。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知兵法，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等即軍中爲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袞。方輿紀要在漠北故和林東。按和錫袞舊作忽蘭忽失溫，今改。

大破衛拉特兵，追至圖拉河，瑪哈木特遁。

前鋒都督劉江等遇敵于康哈拉海，漠北地名。舊作康哈里孩，今改正。擊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至和拉和錫袞，瑪哈木特等三部埽境來戰，帝升高阜見其衆分三隊，乃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右，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左，火器齊發，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圖拉河，瑪哈木特等遁。

[illegible]

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至三峯山，阿魯台復遣使來朝。

秋八月帝還北京。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于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寧公素長人。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廢晉王濟熺恭王棡子。爲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濟熺弟。爲晉王。

濟熿少很戾，失愛於父，濟熺既嗣位，濟熿遂憾其兄，幷怨濟熺嫉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譖濟熺于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熺爵，及世子美圭並爲庶人，而立濟熿爲晉王。濟熿既立，驕恣暴横，一府咸被其害，至進毒弑嫡母謝氏，遂不救正，有是人哉。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

書成名曰大全，頒行天下。大全書全摭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鮮所折衷，說者病其少之。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遣使來朝。

瑪哈木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不足與較，受其獻，歸其使者。

罷工作內府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
曰此昔衣食空乏出于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遣家共
釋四千九百餘人。

罷海運。

會通河既開甚之令流入淮（見前）漕道大通遂罷
海運。

三月帝策士于北京。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出鎮交阯。

輔班師甫逾月（在三月）論功賞賚甫畢交阯陳月湖等不
之。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謚忠襄）。

忠少從兄成通州以善卜與燕兵既起借道衍薦爲謀
臣（事見前）帝即位歷官兵部尚書定建儲議兼宮事帝北
征輔太子監國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
勲舊不問而密令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
頓首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楊溥黃
淮等亦獲全至是卒。

五月丁酉朔日食。

開清江浦（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北運河由此出閘口爲水陸孔道今河道總督駐此）

初漕渠至淮安陸運以逆淮河勢費甚鉅陳瑄請自淮
安城西管家湖（舊名在府西北二里）鑿渠二十里爲清江浦（導湖水入淮）
運使舟楫直達之導湖水入淮設四閘以時啓閉又條河
田築堤可避海直達于河漕運稱便。

秋九月北京地震。

丙申十四年春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饑。

發粟一百三十八萬賑之。

三月阿嚕台敗瓦剌特來獻捷。

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時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
旱疾疫非若太宗時尚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而止
爾等所請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矣不許。

秋七月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佞詭黠善伺人意帝愛幸之令典詔獄綱與帝言
廢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
爲忠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綱益恣橫謀不軌內侍
劾綱者發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于市天下
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關。

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又增設驛傳遞運規畫
甚備交人所畏憚至是召還

丁酉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橞有罪廢爲庶人。

概自徙封長沙，恃前討阿功，日益驕恣，謀不軌。其護衛指揮使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會蜀王椿子悅燇得罪逃櫰所，櫰因說衆曰：建文君尚在，我將爲申大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召櫰入朝，示以蜀王章。櫰伏地請罪。群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以爲當死。帝曰：吾寧生櫰。乃廢櫰及其二子，並爲庶人。

命豐城侯李彬鎮交阯。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州。（樂安州，本唐棣州，明改樂安，後改武定，今府，屬山東。）

高煦初封雲南，曰：我何罪而斥萬里？不肯行。（天策衛爲王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已而改封青州，又托故不欲往。私選各衛健士，及蓄亡命，又擅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手鐵瓜撾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還京師，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召至，切責之，褫衣冠，繫西華門，將廢爲庶人。皇太子涕泣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數人，徙封樂安，趣即日行。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交阯復亂。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擾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爲寇。李彬遣將剿定之。至是，俄樂（交阯清化府屬縣）巡檢黎利反，又安部府潘僚等復乘機作亂。利初事陳氏爲金吾將軍，歸命後授巡檢，以是懷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參政侯保、馮貴（[illegible]）死之。帝以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illegible]人）爲左參將，助彬討之。（十八年，其黨悉破滅，惟利竄老撾。）彬檄其酋發兵捕之，不獲。

〔三月〕姚廣孝死。

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廣孝決策之功爲多。（[illegible]）既拜太子少師，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至是死，追封榮國公。（[illegible]）

（[illegible]）

是月，[illegible]

尚書[illegible]狎，雖迎附以希寵，見幸，時人以方漢[illegible]，終遇寵。

褒及李特賜謚。

秋七月，下[illegible]于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illegible]子[illegible]人，帝怒，[illegible]下獄死。

己亥，十七年夏六月，總兵官劉江擊破倭[illegible]。（江[illegible]）

倭數寇海上，江度形勢，請于望海堝（在奉天府寧海縣東北[illegible]）築城堡以備之。倭入王家山島，江

慫引兵壯猛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賊敗走，江分兩路夾擊，盡殲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庚子十八年春二月，蒲臺（縣名，今屬山東武定府）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以幻術煽衆，自稱佛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城，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忠中流矢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丘益急，都指揮衛青（字明德，[illegible]人）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illegible]大敗之，斬戮八千餘人，[illegible]指揮王真亦戮賊于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升忌青功，撻辱之，為刑部尚書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所劾，詔撻青部指揮使。

[illegible]

秋八月丁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召皇太孫從皇太子至北京。

時將遷都，故有是命。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成。

改京師為南京，以北京為京師，御[illegible]詔天下，大祀天地于南郊，赦。

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詔羣臣條奏闕失，直言無隱。

殺主事蕭儀，下侍講鄒緝、侍讀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于獄。

左庶子兼侍講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應詔上言，略曰：陛下肇建北京，[illegible]

[illegible]

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多云遷都不便。帝不懌。儀與時勉言尤峻切，帝下吏發怒，殺儀，下時勉獄。

[illegible]

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災敕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

武長史擾民者奏聞之。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

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于獄兵部尚書方賓懼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為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下原吉及中于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本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天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罷朝會。

帝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嚕台初為帝所拔擢，所致貂馬歲輒納而封之。數年生聚蕃滋，浸桀驁，拘留朝使，時將兵出沒塞下。至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帝于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霪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沙狐原（在興和北），阿嚕台懼北遁，遂移師征烏梁海。

大軍至弱下，諜報阿嚕台攻烏梁海，諸將請分兵追擊。帝曰非也，彼慮吾掎其後，欲以此示閒我，孰救驛之攻尚全者

[illegible]

果遁去。大軍至沙狐原，阿嚕台大擾，母妻皆焉之。于是盡棄輜重于闊倫海側遁去。帝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嚕台所恃有烏梁海部眾，敢行悖逆，當移師剿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屈裂兒河（[illegible]），遇其部眾。帝麾騎夾擊，自率前鋒衝之，賊散走。其地背河面右皆山，大軍據山而陣。帝乘高望之，以其眾稍復聚，乃以兵繞出其右，其眾奔至盡獲之。又以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于深林中，其眾棄輜重走左，遇伏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眾。

八月詔班師。

諸將分道搜剿者亦以次燬撓，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尚書吕震侍郎事蹇義于獄尋釋之。

太子遣使迎帝，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尚書吕震所張縱朝參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正，併與震並下獄，尋皆釋之。

冬十月遣使覈天下倉儲。

閏月乾清宮災。

癸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帝有疾，多不視朝。賢與宦官黃儼衞士高以正等相結

造僞詔謀進毒于帝俟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以正詔其甥王瑜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實帝顧高燧曰汝爲之耶高燧戰慄不能言太子力解之曰此下人所爲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出李時勉于獄復其官

八月帝復親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時阿嚕台將帥衆南犯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駐塞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在宣化府懷安縣北）蒙古額森托干（舊作也先土干今改）率所部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西陽河在宣化府懷安縣西北自山西天鎮縣流入經西陽河堡下流入東洋河合入桑乾河）聞阿嚕台爲衛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命陳懋爲前鋒至宿嵬山（方輿紀要在興和北亦曰宿嵬口或曰嵬嵐也）遇王子額森托干率所部來降帝大喜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賞賚甚厚遂班師

十二月帝還京師

二十二年（甲辰）春正月復詔北征

金忠數請擊阿嚕台願爲前鋒自效帝初不許會開平守將言阿嚕台兵在近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時楊士奇等留京師輔太子）大軍至開平獲諜者知阿嚕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數阿嚕台罪而宥其來降者前此年用兵自昔被掠者命悉[illegible]紀之

六月至答蘭納穆爾河（方輿紀要在和林東北[illegible]舊作答蘭納木兒河[illegible]語見今並改）詔班師

前鋒至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命陳懋等前覘至白邱山（方輿紀要在塞外）無所遇乃引還

南京地震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在故開平衛西北）崩

帝還至清水源（在漠北[illegible]此甘泉[illegible]名之曰神泉）命楊榮金幼

孜刻崖石爲銘遣呂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時帝已不豫次蒼崖戍（[illegible]）顧左右歎曰夏原吉愛我至榆木川疾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遂崩[illegible]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鎔錫爲椑以殮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榮及御馬少監海壽馳訃太子遣太孫奉迎[illegible]谷（在宣化府龍門縣東）[illegible]中始發喪及郊迎入仁智殿加殮納梓宮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是爲仁宗）

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洪熙元年

釋夏原吉黃淮等于獄復其官

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黃淮楊溥金問皆以繫獄中遣詔

予京師太子府釋之給原吉以將事原吉對以振飢省
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悉從之既卽位
復原吉等官。
復置三公三孤官。
洪武初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等爲之三孤缺[illegible]
文[illegible]并公孤官亦不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之
加楊士奇金幼孜楊榮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
初翰林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
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帝卽位以榮士奇等皆東宮
舊臣乃進榮爲太常卿幼孜爲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
學士如故士奇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
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已復置謹身殿大學士改榮
爲之未幾榮士奇皆遷尚書閣職如舊。

九月召黃福于交阯以兵部尚書陳洽字叔遠武進人代之。
福在交阯凡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
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
然帝以福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
福既還交阯賊遂劇諸不能靖。
[illegible]
易月制滿禮部尚書呂震請卽吉侍郎楊士奇不可尚
書蹇義兼取二說進帝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
士奇執是也明日帝素冠麻衣絰而視朝諸臣皆易吉服唯士奇

又[illegible]
臣也而知德過六卿由是益見尊重。
門令官用物悉于所產地市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所用物必于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貸。
[illegible]
以[illegible]爲之兼領中軍都督府事。
初內臣守備南京自此始其後復以內臣同守備後罷尋復置
協同守備一人。
鎮守交阯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
初利未叛時與壽相善及窮老猶以爲所遷朝廷詰責逼還利。

乃爲利求撫而利鐵柴不出尋寇茶籠交阯舊州敗鎮
守茶籠方政全椒人兵陳智指揮伍雲人定遠會帝疑作壽入
朝力言利與己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恐爲所紿壽
叩頭言如利不來臣當萬死帝頷之遂齎敕往諭赦
其罪授利清化指揮同知陳忠人誡復明年春利
得敕亦無降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制能
加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等銀章
義進少傅楊士奇進少保楊榮進太子少傅金幼孜進
太子少保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諭以協心贊務凡

攻守有間或羣臣言而未從者，用此寫密疏以聞。

帝尚書蹇義夏原吉少保楊[illegible]士奇等。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輝祖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削爲民。至是復故爵。

召行可奏雨澤者部以聞。

通政使請以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欲前知水旱以便恤民，故令奏雨澤。今送給事中，是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立皇后張氏，永城人，兵馬副指揮麒之女。

立子瞻基爲皇太子。

封子瞻埈爲鄭王，帝第二子，居鳳翔，後[illegible]。瞻墉爲越王，帝第三子，居衢州，[illegible]。瞻墡爲襄王，帝第五子，居長沙，後徙襄陽。瞻堈爲荊王，帝第六子，居建昌，[illegible]。瞻墺爲淮王，帝第七子，居韶州，後徙饒州。瞻垍爲滕王，帝第八子，居雲南，未之藩卒。瞻埏爲梁王，帝第九子，居安陸。瞻堙爲衞王，帝第十子，居懷慶，未之藩卒。

詔舉賢才。

令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端篤文學優長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謂仁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詔羣臣極言得失。

葬長陵。

諡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嘉靖中更號曰成祖。[illegible]

仁宗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建弘文閣。

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字嗣初，吳縣人。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爲博士，敬爲編修，澄爲給事中，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侍之。[illegible]

二月，帝耕耤田。

南京地震。

凡十有六震。四月又二震，五月復震。

三月，以權謹徐州人，字仲常。爲文華殿大學士。

謹初爲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求直言。

初，大理少卿弋謙代州人。[illegible]言事，帝怒，侍郎胡濙朝參未[illegible]

帝以[illegible]少遂[illegible]大冬無[illegible]

怨[illegible]

臨[illegible]

勿與常朝參如故。

隆平侯張信 [illegible] 餘

有司以官參役之帝曰彼何人斯之何必曰貴

詔法司慎刑

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于善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或朕過于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輒用鞭背及加入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爲非父子不相及是以罰弗及嗣文罪不察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盛時採民言以資政戒今奸人往往摭拾誹謗法吏刻深鍛鍊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詔北京部司復稱行在

罷遷都南京故有是命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也趣具將璽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下所司

命皇太子居守南京

左 [illegible] 以言事 [illegible] 御史 [illegible] 下獄

侍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脅折死而復甦 [illegible] 亦言事 [illegible] 改監察御史頃之下獄

帝崩

先是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及是崩遺詔皇太子即位

六月皇太子瞻基至自南京即位宣宗章皇帝大赦

太子方謁孝陵海壽 [illegible] 日就道時南京所傳凶問人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驛道馳進至良鄉太監楊瑛尚書夏原吉呂震捧遺詔至宣

詔太子哭盡哀入宮發喪越十日即位大赦以明年爲宣德元年

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胡氏 [illegible] 爲皇后

閏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能弘文閣召溥入內閣典機務 [illegible]

更定科舉法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 [illegible] 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 [illegible] 以爲然帝即位遂詔行之

……處州二府。設……三州也。

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寺卿胡概（字元節，豐城人，本姓熊）、參政葉春……人巡撫南畿、浙江。（巡撫始此……曰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

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任漸輕。

詔內外官舉賢任守令者。

九月，葬獻陵。（陵在昌平州天壽山）

諡曰昭皇帝，廟號仁宗。

明史贊曰：仁宗在東宮久，……遂以誠……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三

明

宣宗皇帝

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一名……字厚夫，豐城人）等清理天下軍伍。

時軍伍缺額，所勾補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不已，有丁之家行賄得免。興州軍士……，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人）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沙縣人）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進。有是命，瑛善承風旨，與參機務，委蛇……而已。帝亦悅之也。（陳山以明年正月升……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先是，利陷茶籠，……方政討之，敗績。是年三月，時……本下小寇蜂起……

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參將，鄉師討利。尚書陳洽務贊軍務，俱……

[illegible]

五月，詔毀身殘洩者不得旌表。

[illegible]

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以冰割股者，不在旌表之例。事見[illegible] 至是，[illegible] 高郵女[illegible]爲其翁者割肝以救之而愈，禮部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割股割肝，豈可爲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

是歲，南京地亦震。

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爲之。又設尚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爲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亦時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爲常。于是內官始通文學，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震。

[illegible]

長尺餘。

部，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覆申諭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詰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illegible] 詛怨望。帝即位，窺伺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爲兵，破獄出死囚厚資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伍，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illegible] 部署，定授王斌太師朱恒及長史錢巽尚書[illegible]及與伍侯爵 [illegible] 教授錢常侍郎，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爲內應，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李濬家居樂安，濬變姓名詣京告其事。山東文武軍民自充等亦告變者，亦踵至。高煦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立執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聽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illegible]曰[illegible]，我豈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伍[illegible]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我所欲。泰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對。[illegible] 以夏原吉爲首，帝遣[illegible]

武侯薛祿（祿膠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貴始更名祿）行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原吉免冠謝罪。帝曰：卿何爲是？言彼借卿爲兵端耳，休戚與朕共之。命諸大臣並坐左右密議。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輔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帝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帝在道中，上顧謂從臣曰：爾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illegible]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行。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屬在樂安，肯棄之南向耶？且計多疑，其外詐中怯，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自行，他將來，以利害啗之，庶幾可成。事今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成擒耳。）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遺高煦書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執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圍其四門，賊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箭之聲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矢射城中，諭以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窘，密遣人詣行在，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夜，高煦盡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黎明，帝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所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詣行在。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高煦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改樂安州爲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縣，（單縣屬兗州府，見前。）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命楊士奇草敕。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兩人將以死諍，一人入閣者不納。帝召蹇義、夏原吉，以士奇言白帝，撥兵事遂罷。至京師，帝召士奇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其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乃遣駙馬都尉袁容（容，壽州人，尚成祖女永安公主。）等奉書及羣臣章往。趙王大喜，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并獻護衛。[illegible]

廢高煦爲庶人

築室西安門內錮之逍遙城，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恒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曾諫免死，謫口北爲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後數年，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勾帝仆于地，帝命舁銅缸覆之，高煦頂負之而動，乃命積炭缸上燃之，逾時火熾，高煦死，諸子亦死。）

冬十月，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爲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使押斬西市，毋入見。甫至，時勉已從前校尉縛至。帝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其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命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阯，遇賊于應平（交阯州縣，屬交州府），敗績，兵部尚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阯，賊衆攻交州府，都督陳濬擊卻之。黎將馬騏破賊清威（清威州名，屬交州府），至石室會通兵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御史何忠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洽躍馬突陣，左右欲扶還，洽叱曰：吾爲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亦無將略，一敗膽氣沮，陰遣人許爲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官吏軍民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據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既而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illegible]）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汝陽人）副之，都督崔聚人（[illegible]）爲參將，尚書李慶（字德孚，順義人）參贊軍務，師由廣西進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從雲南進兵救通，同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阯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是歲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爲庶人。

初，濟熿既構陷其兄（晉王濟熺），幽其父子，空宮中，蔬食不給。數日宮中老婦走訴成祖，詔得其構陷狀，乃命釋濟熺

大作(?)……入欽遣……
……可……而……不救……
……納米……不……
……聽人……時……
……與……而……入使

封其子美圭為平陽王，畀以恭王故田。濟熿慚，不與。仁
宗屢詔諭之，不聽。帝即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赴
京自首，帝化王濟煥亦奏其私，帝亦是前嘗遣人察之，皆
實，乃廢為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欲易之，致書請和，上表
謝罪。通欲許之，集眾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
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眾莫敢言，遂
遣人偕利使至京，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合兜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戍交阯，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其黨謀

言番叛，冀免遣。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召番
寇，責以大軍將致討，遂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大
軍且至，眾遂驚走，約生番為亂，殺指揮陳傑，眾至五萬
人，合攻松潘城，於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
等處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奇遣指揮蔣貴……
都人合兵討之，而梁宏守松潘以待。明年正月官軍迎敗……
十餘寨松潘……命懷鎮其地。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自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
贓罪得不死，徙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酌其數，大罪
不得補者，至死後以……入罪……

狄。

命都督僉事山雲鎮廣西。雲，徐州人。
初，柳慶蠻韋萬黃等糾合猺獞諸種，劫掠臨桂、桂林府治，今為
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以不救交阯。命雲佩征蠻將軍印，
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舉石于藤，候官軍
至，輒擲之，山下莫敢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金鼓舉向
賊，賊爭斲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眾噪而登，斬首萬
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令九十餘區，以鎮要害。
初，上官保饋獻錦幣，率受之，然卒為所持。桂林府吏鄭牢剛
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復湔。將
軍新潔衣也，畀可污乎？」雲曰：「彼且疑奈何？」牢曰：「顯貨法
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邪？」雲曰：「善。」盡却之，由
是土酋皆服。

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在鎮夷關南。遇伏死，諸軍盡沒。
升奉命入援，諸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
有成言，乃偽為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令其下請升罷
兵，立陳氏裔。升不敢封，道使奏聞，趣進兵，連破
隘數十，直抵鎮夷關。即雞陵關。升意殊輕賊。郎中史
安、寧夏人。主事陳鏞錢塘人。言：「賊示弱以誘官軍，恐
于今。」慶請升持重，勿輕進。時慶及梁銘皆病甚，強起告
升，都事潘禋、郭人且引寧橋事為戒，升不為意。前至倒
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

淖中伏發升中鏢死從者皆殲梁銘卒明日慶亦卒

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鬬賊驅象大至師亂聚爲

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一人存

者安鏞禮及主事李宗昉史無傳皆死黃福奔遁爲守關者擒欲自殺守

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豈敢至此而

賜館白金餱糧以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以還所遺歸

之

冬十月王通棄交阯與黎利盟而還

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與利和教利立陳暠爲陳氏後

詭言爲前陳王顒三世孫令訪得之父人欲奉以爲後帆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

盟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爲馳上

表即引兵還沐晟軍至水尾聞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晟大敗水尾交阯舊縣屬歸化州接雲南界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阯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陳

暠表亦至詞與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

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之

臣期只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爲不可許而楊士

奇楊榮揣帝厭兵且前有欲棄交阯語語見前因力言許

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乃遣禮部侍郎李琦羅汝

敬等齎詔撫諭交阯赦除其罪并諭利與滅綱耆老

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王通率衆及三司衞所府

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而通已由陸路還廣

[illegible]

西陳智及中官馬騏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

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爲利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交阯

內屬十餘年凡數叛及是棄其地罷兵歲省軍興無算時論中國兵威因損自是遠夷朝貢多不至者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妃鄒平人幼以良家子有美色選入宮帝在東宮時爲嬪及即位封爲貴妃乃陰取宮人子爲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詔

貴妃有加

戊申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爲皇太子即英宗

皇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爲太子皇后亦屢請

早定國本貴妃佯辭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

邪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作帝訓成

凡二十五篇曰君德敬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勸學求賢祭祀崇儒興學賞罰明刑尚治戒備禦夷愛物帝自爲之序俾頒其後以詔

子孫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既長以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諭

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爲不可翌日帝獨召士奇至武英

殿密論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還居別宮

則進退有禮帝命之乃令皇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

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爲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召居清寧宮內廷朝宴令居孫后上人皆憐之

宴大臣于西苑（在今西華門西明初嘗賜遊西苑記西苑有太液池周十餘里池中為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為圓臺其北即萬歲山山上有廣寒亭六七所後亦廢云）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從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illegible]）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向具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

閏月遣使撫輯河南流民

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即遣官撫恤撥廩振之

十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以棄交阯罪下獄論死（[illegible]）

待長繫待決而已（[illegible]）

九月諸撫交阯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字禮卿太康人）為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以貪（[illegible]）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公有威（[illegible]）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勉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二十人（[illegible]）佐性嚴毅（[illegible]）避之入內（[illegible]）不與諸司（[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改北京諸司悉稱行在（事見[illegible]）復設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至是罷之（[illegible]）

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于寬河（寬河在今[illegible]）

帝次石門驛（在遷化州[illegible]）聞烏梁海衆萬餘人已入寇乃留大軍于遷化（[illegible]）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二馬約十日糧出喜峯口（[illegible]）遇敵于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敵大潰帝復以火器（[illegible]）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illegible]）寇望見黃龍旗悉下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俘獲甚衆駝馬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嘗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內官有與總兵官抗之者亨與敬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恣

己酉四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贓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翱（翱鹽山人）言官吏害民莫甚贓犯為甚今官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贓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為治之道也詔自今贓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又以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豈可為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官吏犯贓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洪武元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亨信東莞人）等亦言之乃詔南京水道設關收鈔于是置漷縣（在南京）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南京）九江金沙州（在湖廣）臨清北新（北新在杭州）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宣製猗蘭操賜大臣

又諭蹇義等曰卿等皆國大臣之首卿等宜勉圖厥職

庚戌

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諡忠靖）

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領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贈太師。原吉有雅量（嘗曰處小事當如大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處事……其有不可……卿其）

三月下詔寬卹

帝以春祀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稅逋民間追償孳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與民生之幸但今當寬卹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減官田租額部符採買當罷法司理刑務從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遣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即草勅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櫜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橋在昌平州）下馬扶輦渡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稚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推之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況鍾（鍾字伯律靖安人）等九人為知府賜勅遣之

帝以郡府多缺資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知蘇州）及郎中趙豫（豫字定素安肅人）（知松江）……莫愚（知常州）……員外郎陳本深（知吉安）

用薛貳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停皆復其舊有居官
至二十年者史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承平稱極盛
[illegible]
六月遷開平衛于獨石
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
今棄開平大寧既廢開平勢孤不足遂徙開平衛于獨石
[illegible]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吳中總理緣邊山東河南淮北屯田
[illegible]

郎中趙新等經理福建兵部尚書吳中董軍民各
有常業務復分營田後未幾勞擾事遂不行
九月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大臣往
蒞之乃用大臣薦擢忱巡撫南畿兼督稅糧許便宜行
事[illegible]
詢逋稅故設法以次清之時蘇州逋賦最多積至八百萬石而
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餘萬石而
官田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屢詔減之忱
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
次減民困稍甦[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閱武而還
十一月南京地震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辛亥六年春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二年夏李琦還自交阯黎利遣使奉表謝罪言陳暠

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肯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撫諭利及其國人令徧訪陳氏之子孫并蠲還官吏軍民及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頭目耆老來至言陳氏無後仍為利乞封帝乃遣禮部侍郎章敞會同[illegible]齎敕命利權署安南國事[illegible]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越數日帝遣內官問士奇微行有何不可對曰陛下[illegible]萬一匹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語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既開陳瑄改用官軍支運[illegible]既而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道遠數違期併黃福與瑄兼理漕事福請復支運法在四年令江西湖廣浙江江南北諸郡民輓粟于淮徐臨清各倉而令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耗費往反經年失誤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黃福等議行之謂之兌運又命江山[illegible]則例[illegible]兌運與支運並行[illegible]而民亦以遠涉為艱由是兌運多而支運者少矣

十二月中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特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使假采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侈事法遂磔琦併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罪示天下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謚文靖

幼孜病帝家人請身後恩幼孜對曰君子所恥不蘄及卒贈少保

壬子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賜中官金英范弘交阯人免死詔

三月復下詔寬卹

帝召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墨薦賢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略者蒙恩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

夏八月復天下府州縣倉

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中湖廣府州縣四預備倉

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早澇有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凡三十五篇。

秋七月，揭豳風圖于殿壁。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于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咏豳風中鋤禾日當午句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八月，宥訕謗者罪。

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訕謗。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群臣請下法司。帝曰：此人之世說謬訛，本以來諫者，此人寧可罪耶？其釋之。

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戶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鈔平糴米（時江南大稔，忱奏令諸州縣出官鈔平糴），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以防歲凶。民糧起運或除存貯外，雜名曰餘米，皆準請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又遇運風濤盜竊者，皆給於此，秋成抵數還官，概與況鍾條約請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為濟農。久之歲有餘，

或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忱在任二十年，百姓……因荒而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癸丑八年春三月，賜曹鼐（宁晉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鼐初由鄉舉授訓導，歷就別職，改泰和縣（前注見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鼐始。

秋閏八月，西域貢麒麟。

彗星見。

禮官請表賀，不許。

甲寅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魯台子穆納山（衛拉特舊作瓦剌，今改。托歡舊作脫歡，今改。穆納山舊作母納山，今改）。

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魯台子諤博爾濟延（舊作阿卜只俺，今改）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

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廣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彼感恩而來，若襲之，是前招諭之失其信也。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襲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叛……[illegible]

乃與兄聚黨□□錦衣百戶龍溪諸番寇作亂。帝遣命陳懷討之。寇如
故。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擒渠魁，滿散
其黨，番悉降。惟松潘猶梗化，政等進破三十餘寨，寇平。
遂留政鎮守松潘。

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是爲英宗）

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歲，外廷傳言
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
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
也。士奇等伏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珠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稅鈔

悉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諡忠定）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義與夏原吉皆[illegible]）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延綏淮浙者如
故。

加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illegible]

二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罷諸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不
急務，斥宮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務學而已。朝廷大政
輒白太后，太后令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
行。太后兄彭城伯張昶、都督張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
政。廷臣奏昇賢，乞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尊皇后爲皇太后。

封弟祁鈺（宣宗次子，賢妃吳氏出）爲郕王。

封平陽王美圭爲代王。

美圭自永樂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圭紹封。

以禮部尚書楊溥入內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同直內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

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命李彭森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振恤，大盤山（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亘數十里，跨新淦永新諸縣）賊曾子良等爲亂，衆至三萬，屢撫不服。森
與吉安知府陳本深、李宥署民壯，以計擒斬
子良，餘衆潰散。

論死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廷。

夏五月，詔自今初仕者不得除風憲官。

[illegible]

六月葬景陵 在天壽山東長陵之北

謚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明史贊曰仁宣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閭閻樂業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 此四川龍州今龍安府是 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有若此類者毋獻。

釋御史陳祚 字永錫吳人 主事郭循 字循初廬陵人 于獄復其官

宣德間祚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為未讀大學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錦衣并其家逮其親屬下錦衣獄繫久發院衣食時與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循為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與陳俱繫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帝益怒下錦衣獄至是皆放復職。

以王振為司禮監 明史宦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掌印秉筆隨堂等太監為內官最要

振狡黠多智事仁宗于東宮宣德初以用事帝為太子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 太后當召閱事至內閣[illegible]

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illegible]太后[illegible]戒振[illegible]

冬十月詔天下獄所皆立[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戊辰朔日食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政[illegible]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徐從人易無辨者時論賢之號三楊 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曰南楊

阿魯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魯台既死其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兒只伯等為托克托布哈 舊作脫脫不花今改 所窘竄賴前納外為寇甘涼至是陳懋追敗之追至蘇武山 在涼州府鎮番衛東

南山右有[illegible]而還托克托布哈者元後裔拉特托歡[illegible]阿魯台欲自立為汗眾不可乃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illegible]其號令也

英宗睿皇帝

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因京軍用糧備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尚多宜令于北京八府屯田可省方轉運之費從之

二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侍講[illegible]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

殿。宣德前儒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定于文華殿以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二日為講期

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夏五月。始設提督學校官。

初京戶部尚書黃福言比來生員學業疏曠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選歷考試庶得真才于是兩畿及十三布政司各設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皆爲之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衢州事具前）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給其徭役祠墓頹圮者修之。

兩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廣東大水。

八月。始徵金花銀入內承運庫。

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及北京既建各衛官支俸南京道遠費多所餘無幾至是副都御史周銓請于南直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金布絹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為言帝問尚書胡濙（濙字源潔武進人）濙言太祖時嘗行之民以為便（洪武中天下稅糧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十七年又令不通舟楫處折納銀鈔）乃做洪武制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麥亦如之南畿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共折銀百餘萬兩不送南京盡解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給武臣俸外悉供內用其後遂行于天下自起

[illegible]

運於市外糧四百萬兩解京以充俸不復由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幾不復存之積漸少矣

九月。封黎利子麟為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國事至是帝以陳氏宗支既絕麟事朝廷恭謹遣使齎敕印往封之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

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驥字尚德束鹿人）于獄，尋釋之。

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己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耶遂執驥及右侍郎鄺埜（字孟質宜章人）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奏稽遲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挫大臣過自公侯勳戚以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謫戍無虛歲

丁巳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于便殿。

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后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嗟歎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溥仁宗為太子時被讒宮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仁宗嗣位乃出之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太后言）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

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將女官執侍刀劍者以
刀加振頸帝跪爲振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
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
得令干國事也振故怨望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
崩遂復恣不可制矣

夏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韃靼阿台及多爾濟巴勒數寇甘涼邊將失利帝命
驥往便宜行事先是都督蔣貴追敵魚海子在今涼州府鎮番縣北卽白亭海也將及之都指揮安敬以前無水草遂
引軍還巡撫甘肅都御史曹翼奏之帝命驥責貴狀并
毅敬驥恐之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魚海子先退

者爲誰衆曰安敬乃卽縛敬斬轅門下責貴曰汝大將亦
當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將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校
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事竣還報命會
阿爾台復入寇帝命驥偕都督任禮字尚禮臨淮人蔣貴擊之
驥遣貴爲前鋒而自與禮將大軍繼進戒貴曰不捷無
相見也貴奮擊敵於石城[illegible]敵走之驥及禮復敗
[illegible]又及之多[illegible]
敵追至黑泉而還是役官軍出漠千餘里諸將莫不
奮擊殲敵幾盡先後獲其部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
濟巴勒皆遁走爲托克托布哈所殺

詔旌州毅振若爲義民復其家。

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六合人守備獨石

洪初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數與洪不相能洪
嘗帥將士殺敵謙笑曰徒殺吾人耳敵可盡乎御史張
鵬劾謙謙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烽堠修飭數與烏梁
海戰斬其部長名門倫敵稱楊王。

戊午 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與衛拉特互市也。

六月審錄囚。

陝西饑

命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

冬十一月逮天下逃匠四千餘人。

宣德初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卽位悉罷之未
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京城
內外諸衙門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
六千餘人不足又逮四千 百餘人後又逮藺人逮至
者皆桎梏赴工六年以盛暑始脫桎梏。

己未 四年春三月逮[illegible]有鄧[illegible]爲庶人。

貴給杖殺其史[illegible]州知府爲所按官所劾帝亦聞其
內亂自訴以從廢爲庶人[illegible]

夏五月京師大雨水。

壞官舍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溺死長安街皆溺

六月彗星見。

長丈餘五十四日乃滅

京師地震。

東里五年冬十月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此

此大人在對日向來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公也。

自論不及于謙惜之成化初贈太保諡忠宣。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字性和臨朐人侍講曹鼐入內閣預機務。

王振言內閣宜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吾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翌日列愉鼐及侍講學士苗衷高穀等名以進遂先後擢用。

夏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

陝西大雨雹。

深尺餘

度僧道二萬餘人。

王振請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萬一千人至是又有請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黃冠緇服充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過于此

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

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尊以養民為務每四方水旱振濟勸借蠲免災糧或數百萬於閭閻安業雖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云。

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諡文敏。

榮乞歸省墓北還至杭州卒贈太師授世襲都指揮使。

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

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以聞之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錮禁之同謀者十二人皆戍邊

所收權乃使其……金山貢以馬徑歸大內故以為紫……年俱……勘……讓人說

見正統實錄。記載參差，兩存之。其地今改于緬甸指不同。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

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

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思倫發（思倫發本平緬宣慰使）為其頭目刀幹孟所逐，赴京陳訴。

太祖仍命為宣慰，因居麓川，已分其地設府三，曰孟養（孟養府元雲遠路，明初為土司），曰木邦（木邦府元木邦路），曰孟定（孟定府元孟定路），皆為土司。

其地今仍為……屬……上。

其後所置……宜……二土司界外。

又設……南甸……長官司四，曰潞江……千崖……隴川……大侯……

之。思倫發死，其子思任發襲職，兼併鄰境，舉兵侵孟養、木邦，

與緬甸相仇殺。思任發乘釁侵掠之，遂欲盡復其父故

所失地，稱兵擾騰衝、南甸（注見前）等部。

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晟請發兵進剿。帝命都督方政

會晟及其弟昂貴州之師……政與晟不協……獨引兵至上江……全

軍皆歿。……朝廷

切責晟，晟懼，暴卒。敕昂代鎮，其軍久亦無功。……思任

久之……遂議大舉。……

發。由是愈橫。既乃遣其頭目以象馬金銀來修貢，且請

罪。帝用楊士奇言，降勅許赦其罪。侍郎何文淵亦請罷

兵，遣官招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事，

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候命。尚

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紬廷議，以貴為

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為副，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

諸道兵十五萬人往討麓川。侍講劉球（字廷振，安福人。）上疏諫，

不聽。（……思任發……南……以……將……乃……以為……下……麓川之師……兵部……）

成命寢之。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于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無私謁王

振。衛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舉參政王來（字原之，慈谿人。）、孫原

貞（……）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任不

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侍謙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

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

謙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以河南、懷慶二府積粟賑之，又奏令布政司撫集其衆，授田給牛種，流民因安。）

夏五月，太白經天。

遣使錄囚。

秋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

永樂中宮闕未備，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爲正朝。至是宮殿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與外宴。是日，帝遣使問王先生何爲。王先生謂王振也，帝方宮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復命，帝蹙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振至，百官候拜門外，振始悅。

冬十月，進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

鍾、本深治行爲天下最，秩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詔予正三品，仍視府事。鍾先以丁憂當去，部民詣闕請留，詔起復。及秩滿當遷，部民詣闕請留者至二萬餘人。鍾雖起刀筆吏，然重學校，禮文儒，死之日，民聚哭。本深守吉安十八年，政化大行，民恥爭訟。嘗聞鼓樂聲，問知爲前民嫁女，本深笑曰：我來時孔目下升堂也，今日嫁女留此郡。逮請老去，郡人肖像以祀。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至雲南，部署諸將，分三道進，取右參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驥與蔣貴由中路趨上江，副總兵劉聚自下江夾象石在隴川東，隴川江東，在洗江西，西南高黎共山北。合攻上江。賊重地立寨堅守，攻之不克，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共山道，至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在永昌府北。連破七寨，進搗賊巢。巢在隴川宣撫司境。城在山上，山險峻，深塹環之，其東南一面倚江壁立。賊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以兵六千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又誘敗其象陣。會冉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西峩渡在芒市，可通木邦。而分道諸將四面環攻。西風大作，復縱火，賊死者不可勝計，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驥留兵守之而還。捷聞，進貴爵定西侯，驥封靖遠伯，俸祿有差。

壬戌七年，今人以攻……獄論死。

七年九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旱蝗。

夏五月，立皇后錢氏。海州人。

后家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爲侯，后輒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六月，遣戶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寇，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諡誠孝。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而臨御四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一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行仁政，語甚諄篤。振自太后有疾，數年間已稍恣。及太后崩，益無忌憚。

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

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廬府、戶部侍郎劉中敷大興人。等俱以供餉有缺，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私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府關詰檢之，帝不許。太監郭敬歲造鋼鐵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十二月，葬誠孝皇后。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尚書。

直[illegible]爲南京國子[illegible]滿至京選司欲改北學以

侍[illegible]前曰是亂法自我始矣固止之。（[illegible]遇王振大皆少[illegible]醉罷色並每坐首先居其右自太監四品升尚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敬焉）

夏五月，復遣王驥將兵征麓川。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賞以麓川地與之。既而思任發自木邦竄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而其子思機發復帥餘衆據者藍，（麓川別寨，地通孟養）奏乞入朝謝罪，廷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可。于是命驥等合兵再討麓川。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驥至金齒，檄緬人獻思任發，緬佯諾不遣。及大軍逼境，緬人以樓船來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思任發遁。驥分軍爲五，進薄之，緬人堅執前說，迄予地始出思任發。驥無如何，乃趨者藍搗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部衆，立隴川宣慰司（在麓川城）。（[illegible]其地爲[illegible]而還後二年緬人始出思任發獻至雲南思任發垂死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雷震奉天殿。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略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親二朝，進人臣于便殿，裁決庶政，權攬于上。陛下臨御，今已九年，願守二聖之成規，政必親決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論[illegible]復[illegible]不加刑辱之[illegible]不大[illegible]及其有[illegible]至大辟亦[illegible]今用大臣未嘗[illegible]出公論及有小失輒[illegible]復[illegible]其職[illegible]人臣[illegible]今之太常[illegible]之[illegible]宗今[illegible]告[illegible]選[illegible]其職[illegible]人[illegible]不

[illegible]

一新。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爲姦，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謂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下球錦衣衛獄，囑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支解之，瘞獄戶下。（[illegible]）

（[illegible]學士[illegible]忠愍）

下大理寺少卿薛瑄（字德溫，河津人）于獄，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爲薛夫子，初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爲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以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爲瑄也，先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欲強娶其妾，妾訴指揮妻毒殺夫，瑄辨其冤。一[illegible]御史王文[illegible]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

內張成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宥殺乃免。

秋七月，枷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並以師道著，時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命王振往視，時勉不加禮，振銜之，廉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遂坐以擅伐官樹，枷于門。監生石大用（豐潤人）、李貴（大興人）等三千餘人上疏救，不納。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爲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于忠，太后使于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在耳。使復命太后，言于帝，帝始知振所爲，即釋之。

甲子 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勇，能之子）等分兵四路擊烏梁海。

上。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爲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命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出劉家口（在永平府遷安縣東），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在永平府撫寧縣北，舊有關城），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兵萬人，分剿。已而諸將皆奏捷，然俱無大功，僅有斬獲而已。諸將遂濫加封賞，後邊將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衛積怨，遂導寇入寇。

三月，帝視國子監。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召入獻，及升堂講，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其子稷，贈太師。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字德遵，泰和人）入內閣預機務。

初閣務皆三楊主之，及是榮、士奇已卒，惟溥在，循及曹鼐、馬愉、逵皆參決。

秋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帝初即位，詔封坑冶。福建參政宋新（交阯人）、浙江參政俞上疏，以礦盜因禁，請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輗（鹿邑人）力持不可，乃止。至是礦盜葉宗留、陳鑑胡聚衆至數千，福建參政捕之，礦盜所得，于是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兩，浙江四萬餘兩，官司供億，較課數倍，猶遍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八月敕諸將嚴邊備。

瓦剌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額森特默州入陷大成邊額森舊作也先托歡所據悉主額森益今改從仿此自稱太師淮王寬肄求掠北部皆服屬附烏梁海未附額森劫襲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蒙古諸衛劫制哈密邀朝陝西都御史陳鎰（鎰吉有戒縣人）以聞帝敕諸將嚴邊備。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戊午下奚錢於錦衣衛獄。

錢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遜下錦衣衛獄論戍之將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大小悉送鎮撫訊報害甚衆順大通賄賂車馬冠蓋其門如市。

乙丑七年。春正月殺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廷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爲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王山家爲緝事者所執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

始命天下學校增取附學生。

知縣楊蘊（蘊某縣人）以府州縣學生員有定額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部議從之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此始（舊制廩膳增廣生員……）

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以歲科兩試前等者充補其額外入學者謂之附學生。

秋七月下蘄州知州張濡于獄戍之。

濡見民遊食者多乃畢籍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爲設方略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濡笞其校卒中官訴于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罪之戍遼東（濡生霸州……）

天府永王
解催篤民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

衷貞良也淪陷甫祝皆楊士奇所薦及是四人並在內閣而祝尤通達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命太監王振姪錦衣衛世職。

振姪林世襲指揮僉事山世襲（……）人。欽天監等弟姪俱世襲副千戶。

二月虹氣見奉天華蓋二殿。

三月遣御史柳華討礦盜。

福建銀場既閉盜礦者益衆葉宗留爲盜首自稱大王當遣戶部郎中楊誼招撫浙江衆議以浙江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爲一其患不小宜特遣御史柳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在福建遣兵分捕群盜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巡夫盜稍戢而葉宗留剽掠如故（已而鄧茂七反……不能……）

[illegible]

東謂(?)彼既之[illegible]部[illegible]

夏六月京師地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稅。先是以干議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領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請增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榷滋繁

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諡文定。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贈太師[illegible]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先是光祿寺卿奈亨爲事下[illegible]理戶部侍郎[illegible]亨[illegible]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構之詞連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俱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亨斬直義新俱從寬宥[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illegible]行人司[illegible]洪武中置司正[illegible]正七品[illegible]正八品職傳奉差[illegible]

明

英宗皇帝

丁卯 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訥格 [illegible] 兄弟乖爭部衆多攜貳甘肅總兵官任禮欲乘其從衰遂之內地會訥格亦求內徙入居甘州禮遣使齎納格撫諭其部衆而親帥兵隨其後比至訥格之意中變其部下多欲奔衛拉特禮進兵逼之收其全部入塞凡一千二百餘人 帝命徙之山東 [illegible] 自是沙州遂空已爲 [illegible] 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諫屢疏乞休至是始得命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致衆 [illegible] 遂商賈爲 [illegible] 送登舟欲舟發乃 [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

太監喜寧 [illegible] 侵輔田宅輔不從寧弟勝帥閹奴毆輔家人妻因孕死輔訴之帝宥寧戍閹奴於邊已而寧誣奏輔占民田 [illegible] 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貴求寄占也時王振觀勳戚如奴隸諸勳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父惟輔獨與抗禮振亦敬於輔及是輔既衰老又數爲喜寧所侵亦屈節以避禍矣。

秋八月甲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宋新爲福建左布政使。

[illegible] 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賂王振又偏安其遷之遂進布政使新既任貪汙所至 [illegible] 縣官驗戶斂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以 [illegible] 爲總兵官鎮寧府

[illegible] 衛拉特使至托克托布哈 [illegible] 額森 [illegible] 受之 [illegible] 報以禮

戊辰 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

思機發 [illegible] 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屢敕招之許以不死然心疑懼終不敢出會總兵官沐斌 [illegible] 代鎮討之未幾以糧盡還作引還土振以威 [illegible]

[illegible]

必欲生致思機發，其患乃除。於是復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為平蠻將軍，統兵十五萬討之。

夏四月，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旱蝗，陝西江西水。

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一文。前從御史蔡愈濟言，交易用銅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後至天順中始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

一自新鄉八柳樹[illegible]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illegible]合大清河入海。一自滎澤漫原武，抵開封祥符[illegible]。又由陳留歷睢亳入渦

口[illegible]入淮。溢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自黃河全入於淮[illegible]二洪淺澀[illegible]

京師飛蝗蔽天。

罷保舉。

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徇私，舉者[illegible]之投。蕭傳臚[illegible]上虞給事中余忭、奉化御史徐謙[illegible]以為言，遂罷之。因是進退人才大權一歸王振矣。

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

茂七，江西人，亡命入閩，為佃人，素無賴。其俗佃人輸租外，必[illegible]饋田主，茂七倡其黨令毋饋，而田主自往受粟。

[illegible]

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攝，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復殺戮盡，巡檢及縣官皆遁。茂七遂大猖獗，攻沙縣尤溪[illegible]平。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乞貸死免三年徭役，即解散。海以聞，命遣御史丁瑄[illegible]招撫，而命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illegible]以大軍躡後。時福建兵衛久弛，及茂七倡亂，村落聞風畏死，又皆苦布政使宋新貪虐，於是相率從茂七為盜，衆至數萬。茂七據陳山寨[illegible]，自稱剷平王，設官屬，攻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帝以聚等兵少，復命寧陽侯陳懋為平寇將軍，保定伯梁瑤[illegible]、平江伯陳豫[illegible]為之副。尚書金濂參贊軍務，率京營江浙兵往討。

冬十一月，幸大興隆寺。

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時建。王振重修之，役軍民萬餘人，縻帑數十萬，既成，壯麗甲京師，改賜新額，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行童焉。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

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鄧茂七於延平。

瑄[illegible]茂七不肯降，瑄[illegible]沙縣尤溪[illegible]及是瑄因

沙縣瓦驛汝先誘賊復攻延平瑄督兵分道衝擊賊大
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黨在陳山寨者閩
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孫據 在陳山之攻封州縣 後僭號
瑄蔚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軍至諸將欲盡
殲賊衆懋不可下令招之其衆多降遂進攻賊寨破之
伯孫走餘衆潰散懋遣兵分捕獲伯孫送京師誅之先
是劉聚張楷至建寧畏兵不進日飲酒賦詩爲樂及閩
瑄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掠其功瑄被奪依違其奏劉福
心不平詣陳懋奏之辭連楷瑄具狀楷等貶秩瑄有功
不問然功亦竟不錄 當是時福建閩廣所在蜂起皆以誅
督民兵御賊往往多斬獲閩則建寧知府張瑛敗賊於
建寧城外斬首五百餘級進擒巫(?)賊以退賊被執誅
之汀州推官王得仁等擒賊黨陳昇政等宗送數萬畜新
江浙金華知府石瑁擒賊黨[illegible]州知府孟倫
擒賊黨[illegible]千餘人前後降者[illegible]以
自解乃命同知李文史[illegible]上宗於是
華巳氣猶坐前本帝朔當指揮失利敗益熾在籍其
家男女盡皆[illegible]御史王豎等前師會同定
賊許降不遣兵御史柴文顯中前[illegible]起[illegible]不奏
役[illegible]刑[illegible]以得[illegible]遣[illegible]
承天下威望孫之權而[illegible]當時之失刑也
華亭[illegible]建德人[illegible]張瑛字彥
人米[illegible]文[illegible]行[illegible]人
尚[illegible]金華府。

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遂班師
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沙江 貝土[illegible]大盈江出騰越 界龍川江流入[illegible] 至緬甸入[illegible] 合人江 自西南[illegible] 入南海 江[illegible]
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 方輿紀要名見[illegible] 嶺山在孟養西南 驥連破其

十餘柵墜死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官軍已踰孟
養至孟那海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 諸將皆還奏曰
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丁始至此實天威也。驥慮大軍逗遛餽餉不繼謀
引還而諸蠻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 發諸兵夫之號 思機發猶在孟
思陸不撫發 據孟養驥知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
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
遂班師驥凡三討麓川卒不能得思機發議者皆咎驥
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會川衛 江見 訓導詹英
英州人 抗疏劾驥擅兵爲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
問 思機發至景泰五年爲緬人所執送京師誅之。
夏四月磔盜葉宗留爲其黨陳鑑湖所殺巡撫浙江大理
少卿張驥 字仲德安化人 招鑑湖降之。

鄧茂七之亂宗留鑑湖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諸
境 [illegible]定人 僉事丁寧 [illegible]人 與戰於麗水 縣名屬括蒼今改
縣下今爲[illegible] 都指揮吳剛禦之建陽 縣今屬建寧府。 都督陳榮
與戰下山 [illegible]府。 皆死監軍都御史張楷撤禾豐 縣宋
今屬古[illegible]安府。 知縣鄧顒 [illegible]人 擊之被執不屈死賊勢日熾遠
近皆震及茂七誅一人擁衆如故至是以酒色相角鑑
湖遂殺宗留併其衆建僞號進圍處州然是時官軍漸
集鑑湖亦頗懼驥遣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
榜入其寨招之鑑湖遂降 鑑湖至京師宥其死繫錦衣 衛獄尋釋充[illegible]之[illegible]
閣[illegible]歸後伏誅

[illegible]遂行以毀之

是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設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凡法司抑於內官之下，遂爲永制。

升翰林侍讀張益爲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益內學強記，三楊雅重之，及是入直文淵閣。

六月[illegible]。[illegible]入內外。

南京謹身等殿災。是夜大風雨，明日殿災，[illegible]下詔修省，大赦。

秋七月，衛拉特分道入寇。[illegible]

自正統初以來，衛拉特遣使入貢，撫以厚賜[illegible]名賞使人與額森[illegible]凡所要乞亦無不給。已而額森以二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與，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怒，遂誘脅諸部分道大舉入寇。[illegible]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又遣別將寇甘州，額森自擁衆從大同入。[illegible]參將吳浩迎戰，死猫兒莊。[illegible]武進伯朱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大同與額森戰於陽和，[illegible]爲監軍太監郭敬所制，遂敗沒。敬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俱述。[illegible]

[illegible]其妻子南歸[illegible]邪妻逐行。徐珵字元玉，吳人，後改名有貞。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亦不納。遂下詔，命郕王居守。[illegible]甲駕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尚書侍郎以下官率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駕。振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尚書王佐、鄺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于土木。[illegible]額森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荊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稼，復改道宣府。鄺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扶出之。及至土木，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illegible]

巴圖[illegible]作[illegible]今改
按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今改及其弟都督孛
勤衛之力戰死後軍潰散遂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
綬[illegible]率師四萬往援至鷂兒嶺[illegible]
全軍俱覆沒日次土木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
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
深不得水人馬饑渴敵分道自旁左口入部衆
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闔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請和
帝召曹鼐草敕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就水行列
已亂敵四面[illegible]人衆[illegible]死者與[illegible]衝突
圍不得出下馬[illegible]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
死官軍死傷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illegible]

駙馬都尉井源[illegible]尚書鄺埜王佐[illegible]
學士曹鼐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
營[illegible]校尉袁彬[illegible]帝至[illegible]專
[illegible]
[illegible]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
池[illegible]不敢奉[illegible]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illegible]伯劉
[illegible]
[illegible]人城不果[illegible]
[illegible]行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
[illegible]帝[illegible]之次日遣千戶梁貴以袁彬書[illegible]
[illegible]
擊[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不滿十萬人

[illegible]

猶洶洶侍講徐珵[illegible]之天[illegible]歷數天命已去[illegible]
若且幸南京尚書胡濙等[illegible]不可侍郎于謙曰欲遷者
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
事乎[illegible]速召勤王兵[illegible]以死守學士陳循[illegible]謙言[illegible]贊
之太監興安[illegible]曰若[illegible]陵廟[illegible]與守金英因叱珵
出[illegible]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二日太后遣[illegible]太后
命郕王總百官大小事俱啟王[illegible]如行
[illegible]入京。
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illegible]巡撫周忱在京言
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
遂付灰燼于謙以為然[illegible]令京官及軍有[illegible]運通州
糧至京者[illegible]給之都御史陳鎰[illegible]其事
[illegible]山東[illegible]河南江北[illegible]入衛

[illegible]時[illegible]人才
[illegible]子見深為皇太子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illegible]
[illegible]九門[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人楊洪[illegible]宜倚任至軍旅之事
[illegible]不[illegible]臣[illegible]深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給下[illegible]家[illegible]

命下指揮杌今臣萬族誅王振長隨馬順此群臣退給事
中王竑字公度河州人捽順髮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爾邪
與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衛卒譁洶洶上懼欲起于
謙直前救王曰諸王宜諭百官死其請衆乃定尋執王
山至今將赴市誅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
六十餘庫玉盤百面珊瑚樹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
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下獄錮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以楊洪為昌平伯仍鎮宣府
詔以郕王命勅洪開門者三洪皆不聽又命帝為書遣
洪洪以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偽也自今有書悉拒
毋受于是洪一意堅守
以羅通為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初通自交阯還 [illegible] 戶部員外郎尋以事謫廣
東河泊所官 [illegible] 及是于謙薦之遂復以員外郎
守備居庸通上言關敵逆賊回京恐因之入寇大小關
口官各增兵 [illegible]
馬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關外從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召前大理寺少卿許瑄

[illegible]

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商輅彭時入內閣預機務 [illegible]
以陳循高穀進秩 [illegible]
九月以寧伯劉安下獄
安以額森欲與帝歸欲以王子切責之尋自大同馳至
京師言帝已進已為侯逆臣劉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
宜正典刑王命禁錮之尋得釋 [illegible]
[illegible]
於是行之
皇太后命郕王即皇帝位尊帝為太上皇帝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沖古云國有
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臣以
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遂歸郕邸羣臣復固請會都
指揮岳謙使額森營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
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為景泰元年
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 [illegible] 請罷內官監軍不從
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北發兵以誅振為名今
車駕回廷則治歸宮則亂況今額森 [illegible]
即何宜專將帥事權悉歸監軍中官重聽賞相 [illegible]

旅庶大都可遂破兵行退帝懼禍納不能從也已而山

東布政使裴綸劾之[illegible]言山東既有巡撫又設內官鎮

守有司供億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下廷議凡內地已

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責綸服罪

[illegible]

浚湖江臨建殺掠課。

以郭登為總兵官鎮大同。

時大同城門晝閉帑概不[illegible]與賊繫結器

械消費七八[illegible]此城

存[illegible]不合者[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數[illegible]萬人同兵遂為天

下坡。

以楊信[illegible]合都御史討[illegible]

人

前[illegible]行[illegible]禁不[illegible]使人

[illegible]

斧仮中斗夜與四百七十八人破城出刻所器局收兵

仗賊驟辯[illegible]日開泉[illegible]餘人進[illegible]州總兵官張

安[illegible]死[illegible]事王清被[illegible]月不[illegible]民避賊至

城者[illegible]不納[illegible]則[illegible]為賊殺[illegible]賊者[illegible]帝以信民為

僉都御史往討信民先為[illegible]東[illegible]有[illegible]民聞其

來皆喜信民至開城門[illegible]士卒招[illegible]從者

數萬人賊勢[illegible]衰[illegible]信民[illegible]賊聞之

曰楊公死[illegible]從大[illegible]明年四月都督[illegible]討

定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illegible]至大同[illegible]入[illegible]

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illegible]上皇所告帝[illegible]

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illegible]上皇[illegible]致書[illegible]

[illegible]即位之故[illegible]以帝立[illegible]議[illegible]大[illegible]入[illegible]必[illegible]

[illegible]大都可有也[illegible]中國

[illegible]告之[illegible]奉上皇[illegible]諸[illegible]總兵鎮

守官出見[illegible]留之可以得志[illegible]以為然乃[illegible]奉上

皇[illegible]大同[illegible]兵官[illegible]遂[illegible]陽和進陷白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紫荊關[illegible]劉[illegible]人同王[illegible]攻關城

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青[illegible]死[illegible]入關[illegible]

東

詔諸王遣兵入衛

以十議提督各選軍馬

節制者府於各該節制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斬以徇然後奏聞。

京師戒嚴

廷議禦敵之策不守滿州出師第堅壁以老之于謙曰敵恣披猖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即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謙自與石亨副總兵范廣等人

等陣德勝門當額森恐閉諸城門絕士卒退路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于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以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巡撫皆入援

額森挾上皇至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卻之

額森自紫荊關奉上皇過易州至良鄉又老遣茶進次盧溝橋進駐上皇作書三封奉皇太后一致帝一諭文武羣臣額森列陣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土城謙高禮毛福壽敗敵彰義門北殺數百人奪還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額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少卿出城朝見皇又嫌額森以二人官小遣于謙石亨胡濙王直出見額森皆曰議和遣

入至軍中問計謙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額森遣騎窺德勝門謙令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至以萬騎來薄伏兵起發火器擊之額森弟孛羅及平章卯那孩中砲死額森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力戰不石亨分兵至敵引退復城中居民皆升屋呼號投磚石擊敵動地王竑毛福壽亦來援敵逕目相不敢復前額森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邀請既不應戰又屢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復爲羅通所敗大沮喪又聞勤王師且至乃夜拔營由良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擁上皇出紫荊關去帝以謙守功大進封少

武清侯加謙少保總督軍務

詔以勸士民

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

時衛拉特托克托布哈爲汗兵較少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帝從禮部

十一月

上皇至衛拉特

額森以上皇至老營惟袁彬哈銘[illegible]

[illegible]

雷震死其所乘馬而上皇寢幄復有異彩乃止及上皇

皇所居毳帳每夜有赤光奕奕繞其上若龍蟠額森見

之大驚異尋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却之益敬服每[illegible]五

七日必進羊酒爲壽稱臣行君臣禮

以左都督朱謙[illegible]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

先是朱謙[illegible]洪奉詔入援宣府人心危懼欲棄城走都御史

羅亨信仗劍軍門諭止之衆始定至是學士陳循以洪

善戰請留京師[illegible]

帝從之于謙以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今

洪既留京道復行邊宜更選重臣鎮守乃以朱謙鎮宣

府[illegible]王竑及夏忠備預守居庸

十二月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

以王驥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初貴州自統用[illegible]湖廣貴州苗所在蜂起閉平越而

[illegible]

民遮道訴願曰吾受命征麓川不受命討苗也去之[illegible]

無紀律苗前後被殺死亡數萬比至武昌詔選軍討苗

[illegible]土木之變苗復力振兼及[illegible]乃在軍且

倚之爲平苗[illegible]

總兵官止之。

尊生母賢妃吳氏[illegible]爲皇太后立妃汪氏[illegible]爲皇后

甘星見。

凡二十日始滅

額森犯寧夏

[illegible]額森西北連寧夏掠花馬池趣江表居上皇南京

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從取凍餒且

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額森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

乃止額森遂自寧夏掠人畜期月始還仍留數千人

[illegible]

景泰帝

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衛拉特也。

築城天壽山陵

名曰永安以昌陵衛官軍[illegible]縣治于內今順天府昌平

[illegible]

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罷廢者輸納於邊

得復職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下廷其議不行

閏月郭登敗衛拉特于栲栳山[illegible]
寇入大同至沙窩[illegible]登追奔四
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盡奪所掠[illegible]自土木敗後邊
將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一振捷聞
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二月命耕籍田[illegible]

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illegible]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illegible]大同楊能統京軍
一萬五千巡宣府[illegible]有敵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遣奸細
將許貴[illegible]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遣指揮李鐸

出諭往敵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
而還抑不足信明矣且我與敵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
萬一和而彼卽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則速變勢
亦不得和貴將怯懼畏縮由恒怯如此何以敵愾後戴切
責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
陽和大同偏頭關[illegible]宣府[illegible]野狐嶺
[illegible]
陽判川破敵[illegible]

叛閹喜寧伏誅
寧數誘衛拉特入邊[illegible]知之[illegible]自上皇
寧欲殺袁彬[illegible]森宮[illegible]使來[illegible]歸
[illegible]
物而分彩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將楊俊預伏兵
城下[illegible]遂擒之送京師寧伏誅
下山[illegible]

錄土木死事諸臣後

夏四月[illegible]

五月貴州苗作亂[illegible]圍貴州
[illegible]
數被圍已九月城中食盡掘草根煮弩革食之而王驥
[illegible]
士人乞援于朝乃更命保定伯梁瑤都督方瑛會湖廣
總督侯璡[illegible]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圍遂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朱謙敗衛拉特兵于宣府

衛拉特二千騎屯貫家營謙與總兵紀廣等力戰却之持宣撫寧伯額森擾宣府大同二城可旦夕下而謙與石亨數以奇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沮

衛拉特遣使請和

喜寧…額森失利…所部亦多死傷而托克托布哈下阿拉知院又皆攜貳上下…額森…欲和又恐自所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參政…扎勒拜款[illegible]等…懷來議和…通…用…使令還…牧命阿拉木行額森忽…大同遣使齎文書以講和為言…自…于戊午…仍欲謀奉上京[illegible]

[illegible]

其今帝厚…使令與…扎勒托欲…遣廷臣…宜遣使往…臨興安出呼…以公等欲假使…為…弱文天…寧…安…撫…之…始…乃以御及指揮…合…諭衛拉特…未幾托給事中…大理寺…為…克托布哈額森所遣使不勒…皮…哈瑪…使…往令…及太師所命…不報使必不…尚書胡濙…具…廷議…四人往…命侍…寶…之…

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使衛拉特…

先是阿拉知院使來…部…上…請…上皇及

衛拉特君臣使相繼…與廷臣復奏…之…帝不懌曰…非貪此位而卿等…今…復作紛紜何…不知所對…從容言曰大位已定…有他…尚寶…奉迎萬一彼果懷…我…曾…不…等…遣乃命善及侍郎趙榮為正使以都指揮同知王息錫衣衛千戶湯允勣…之…金銀書幣往衛拉特而李實…以額森使至…額森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議請更遣大臣帝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諭額森足矣

八月上皇發衛拉特

楊善奉使齎賜額森金幣外無他賜善乃捐己貲…額森…亦中國人留…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人留…與善相得因以所聞…之館伴…曰善謂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賞金幣載途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馬價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徵者之太師自度價幾何…多帛剪裂者通事…之所太師…有…或殺豈太師…貢使多至二三四千人有為盜或犯他法…自…中國留之何用…擄現在…于人…非…也額森屢稱…見…額森…和…太…攻我所…數十萬太

[illegible]

師部曲寧無損今還上皇和好仍敦中國金帛日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皇歸何以處之[illegible]大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illegible]遣使奏[illegible]上皇位額森謂失信不可乃引[illegible]設宴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令善等坐[illegible]上皇曰太師命坐與坐善即頓少坐[illegible]周旋其間[illegible]額森顧左右曰有禮巴延特穆爾亦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臺下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還知院[illegible]兵衛送而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

[illegible]迎上皇禮

禮部尚書胡濙具儀以上 [illegible]

[illegible]迎[illegible]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于東[illegible]門[illegible]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居南城大內。[illegible]傳旨只一轎[illegible]迎于安定門易[illegible]給事中劉福言[illegible]太簡帝曰[illegible]上皇[illegible]迎駕禮宜從[illegible]而[illegible]乃不敢言[illegible]千戶龔[illegible]為書投[illegible]奉迎[illegible]主上當[illegible]迎上皇故事[illegible]之入[illegible]胡濙王直[illegible]也[illegible]欲[illegible]王文不[illegible]給事中葉盛[illegible]已奏之有[illegible]迎上皇[illegible]可做行[illegible]不悅曰[illegible]服命無事紛更[illegible]府[illegible]迎上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得禮

上皇至京師入居南宮

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推遜良久帝送上皇至南宮百官[illegible]人行朝見禮赦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爲民

以刑部侍郎江淵[illegible]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illegible]

御史許士達[illegible]經筵[illegible]每月不過二三日如遇寒暑又輒停止[illegible]累十數年[illegible]何以有成願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illegible]之于古會之于心以庶無方之變帝優詔褒答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illegible]致仕

[illegible]吏部侍郎[illegible]驥稱先生[illegible]南京進[illegible]以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illegible]事在[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不得[illegible]私謀[illegible]致仕去[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未幾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

自是濙以爲請者[illegible]給事中林聰[illegible]

三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都給事中金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字宗元益都人）言近輸戶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者甚多十餘年賞已償矣復令其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使取息長無窮也乞自今惟令其本身不得任事帝然之令已授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凱言

度天下僧道

先是僧道十年一度帝初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一遇饑饉守之七度僧道太多恐非本末帝不省

二月吏部郎中李賢（字原德鄧州人）上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深嘉納命翰林

寫置左右備省覽

夏四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獨石馬營雲州赤城雕鶚龍門李家莊長安嶺凡八城）

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俱殘毀戍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率兵守之安招土卒修城堡仍戰且耕死則償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五月遺衛拉特托克托布哈書

上皇歸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屢使致貢上皇所亦有獻帝意欲絕衛拉特不復使使額森以爲請尚書王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絕之恐啟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曩額森入寇時豈無使邪因敕額森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言之甚無謂也大師使朕自當優禮厚給之前亦須少人貢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而通好宜從復用誰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答其使而以書報之

復以楊洪鎮守宣府

洪故宿將一門父子俱擁重兵[illegible]盛滿難居乞賜休致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卒

秋七月京師地震

南京亦震

八月復午朝。

自永樂初舉午朝事見後漸罷不行至是復之。

閣五府六部及各衙門以次奏事及是定午朝議常用學士東西侍立命各衙門奏事視五府六部之奏

冬十二月廣通王徽煠陽宗王徽焟謀逆廢

為庶人。

岷王家人段友洪致仕都事于利賓等有

下作勅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

諸苗為亂封苗酋楊文伯等為侯令發兵攻武岡文伯不敢受。陽宗王徽焟亦

與通謀友洪歸為鎮南王徽煠所執有司以聞帝

廢徽煠徽焟為庶人幽徽煠京師而錮徽焟于鳳陽蒙

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聞事敗遂入廣西稱蒙王糾生

苗為亂久之始就誅事詳後

立團營。

明初京營兵隸五軍都督府成祖北征分中軍左右掖

左右哨既旋師倣之謂之五軍營兼馬步隊專教陣法

已又置三千營掌車輦旗纛扈從出入隊皆騎從征交

阯得火器法置神機營隊皆步各提督以勳臣內臣所

謂三大營也其五軍都督府亦自名五軍營掌府者非特命不預營事及是

于謙以營伍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

營團操營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為隊隊有長百人兩

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有都指揮總統雜

兵將相識卒散各寡以為調法既而謙又請益兵五萬

通前五營為十團營每營都督一十把總一百五十領隊官一千五百仍各統以

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永誠曹吉祥往來提督

其餘軍不在團營者號本營歸本營以衞京師名曰老營

由是京軍之制一變

訓練號令明肅目觀指麾日奏悉合機宜若亨輩大將受成而已

以翰林侍講王一寧蕭鎡並兼翰林

院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先是以李時勉為祭酒帝即位初以老疾辭國子生三

千人叩闕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寧並以本官兼學士

入內閣。

瓦剌殺其主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姊生子額森欲立之托克托布哈

不從額森亦疑其通中國將害己遂相攻托克托布哈

敗走額森追殺之收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于謙上

言額森弑逆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

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國操

軍往討

人同討賊帝不從。

三年春三月戶部侍郎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先是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稅輸麥有折收絲絹

者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稅糧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

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故學士江淵以告帝命責戶部

濂言絲絹等本非土產今國家多用皆概免國計何

錄，尚書文奎劾之，逮下都察院獄。三月，釋之，仍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理財非源，不可，遂復遷戶部。

以錦衣衛官訪事。

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帝既即位後，欲以見濟代太子，而難于發言。會廣西土目黃竑以私怨戕其兄思明土知府瓚，并滅其家。[illegible]

逃歸，至京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竑父子入獄。竑急，使其黨至京師行賂，有教其逆合帝意者，乃上疏請易太

子，疏曰：[illegible]

[illegible]

下，黃竑奏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日以聞。明日，命禮部集[illegible]

百官，越九日，更封太子為沂王，立見濟為太子。詔曰：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汪后不可，因執監國之稱，忤帝不悅。

后以太子杭妃所出，遂廢汪后。

封上皇子三人為王。

見淸，上皇第二子，封[illegible]榮王，[illegible]

官朝[illegible]氏子孫各一人。

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于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明年，寺成，帝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illegible]

疏諫，河東鹽運判官楊浩，[illegible]除官未行，亦上章言之，帝乃止。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于南宮，上皇賜以鍍金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震怒，下浪、瑤錦衣獄，鞫治之。[illegible]實以大義折

名且曰此六因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于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浪瘐于獄而瑤竟磔死

召謙以父喪起復

初侍講學士倪謙（字克讓錢塘人）遭喪閣臣謙為講官請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倪謙引謙正為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閣中已有五人陳循最能任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強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舉文文方巡視江淮以中官王誠助遂召入閣一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穀人謂穀自生敵云

遣諸將分鎮大同宣府

孫鏜石彪協守大同楊能協守宣府從于謙請也謙又議上禦邊安邊十一事詔悉行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于謙辭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凡所陳奏無不從而謙亦每事抒忠直無隱由是人多忌之方論功追都御史羅通劾謙上功不實且言韓青進自行伍職貴授予冥徼賞陶搜將士中如僨事有與謀罪當若今陛下珥貂皆荷全性命保爵祿之人亦足與議也實益誠謙與石亨輩謙疏辯且乞歸田通指為韓信陳平其人者廷臣共留謙又請過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設團營謙與石亨同事謙議論嚴制亨不能贊一辭銜之亨貪縱自恣謙每事裁抑亨不得逞益根謙疏辭總兵官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遇有事乃棘命臣兼領此一時之宜非經久之法今敵情未定將任宜專臣見石亨累奏辭職以臣為之掣肘也豈可以臣之需銜使亨不得行其志乞解臣總督俾亨專任其事帝亦不允適與亨皆謙所薦舉前後陳乾之有言者復措撫不已諸御史屢以深文詆劾賴帝力持之謙略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剛負才氣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耎大僚勳臣貴戚意頗輕之故憤怨者益衆

[illegible]

十二月額森遣使來廷臣請遣使報之不許

額森自殺托克托布哈以屢貢得至是復遣使賀來年正旦且請于帝等再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謙言臣職

司馬知戰而已時人事非所聞帝從廉言遣使諭乃罷

[illegible]

四年春二月以黃竑爲前軍都督府同知

勅竑馳驛至京召見便殿以竑有機謀勇略命治前府事時竑第居京師 [illegible]

三月鳳陽淮徐饑巡撫都御史王竑賑之

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不待報檄開倉賑之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發以賑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爲盜若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懼竑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命其議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竑便宜從事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以食饑民又勸富民出米家錢粟爲賑 [illegible] 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槥斂之女鬻者贖而歸之遺骸者瘞之民忘其饑頌聲大作 [illegible] 初竑奏淮陽饑帝憂其及得竑奏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于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進竑功遂進左副都御史 [illegible]

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

[illegible]

輸粟八百石者準臨清徐州賑濟者入監讀書備資出身舊制 [illegible]

秋八月額森自立爲汗

額森以兵力強諸部東至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皆遂自立爲汗以其子爲太師遣使奉書稱大元可汗 [illegible] 之木添元元年朝廷覆議報書所稱或以爲但勅諭來使不必題其稱或以爲宜仍稱太師 [illegible] 或以爲可稱瓦剌特上 [illegible] 而府部大臣則僉言宜從北俗稱爲汗帝從大臣議書稱爲汗以答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爲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

有貞即徐珵以倡議南遷爲太監興安金英所叱久不得遷因謀事陳循以玉帶遺之且用星術言公當將五或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學士有貞因引爲右諭德尋復爲欲附于陳循帝曰是議南遷者耶爲人傾邪將

懷貪生之心雖使大臣亦屢薦輕[illegible]不用循其以皆理占
若節更名無為肉食習知也珠山之遂改名有貞時河
決沙灣已七年矣隄築隨決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
舉有貞乃擢僉都御史治之。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諡懷獻。

五年春正月命平江侯陳豫（以平賊功進封侯）學士江淵撫輯
山東河南兩淮饑民。

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
以為[illegible]後有是命

[illegible]

減國子生額。

[illegible]生二千餘人俾給官讓以戶部侍郎孟鑑言留年
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命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

尚書儀銘[illegible]以江南北積雪凍死亡載道
奏請賑恤帝得奏即馳遣江淵往淮北而命文賑
揚州及蘇常[illegible]先是王文既以來蘇松常鎮四府糧自

兌運外每四石折白金一兩[illegible]民以為便從戶
部仍徵米輸淮徐凡一百餘萬石率二石而致一石民
多困被災文以便宜停之又發廩賑饑民三百六十餘萬。

夏四月壬午朔日食。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字世京吉水人）于錦衣衛獄。

先是懷獻太子既卒綸與同偕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
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捷北[illegible]綸乘使偵京師將以
秋初大報案人同附之上疏抗論時政因及復儲事曰
父有天下固當傳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
在今皇儲未建國本猶虛臣竊以為上皇之子即陛下
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廣天地之量
敦友于之仁擇日具儀復還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疏
入帝不懌然猶下廷臣集議難[illegible]下發也越三日
綸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言修孝弟者曰孝弟者百行
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
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
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
下奉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願陛下于朔望或節
旦率南宮率群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
又請復汪后于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于儲位定
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傳旨自
門隙中出立執綸下詔獄并執同[illegible]使拷掠

俄至會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姻之。

尋朵顏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額森虜使二衛遷往其部落于黃河穆納地穆納地注見前

一衛不能堪其侵奪中瑪哈穆舊作乞格根搭根穆爾舊作帖木兒今並改。遂避歸請得近邊屯駐因乞居大寧廢城于後仿此

帝以為不可乃止。

秋八月減兩京課鈔

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按月

征之商民以為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按園蔬果木以

避之給事中陳嘉猷餘姚人言兩京根本重地宜民尤宜

加恤豈可當饑饉之時與擾民之政雖使鈔法通而民

已不聊生矣帝乃罷其等鈔免納鈔

冬十月額森為阿拉所殺

額森恃強日益驕恣荒于酒色阿拉求為太師不許且

殺其二子阿拉怒遂率眾攻額森因數其三罪曰漢兒

血在汝身扎克扎布哈王血在汝身烏梁海血亦在汝

身天道好還今日汝當死額森獨身逃之未幾樵

獵部保喇舊作卜剌今改後仿此復殺阿拉奪額森母妻并其玉

璽求扎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今改後仿此舊作麻兒可兒立之號

小王子者是衛拉特遂衰今並改正額森諸弟及諸部眾分散而保

嘶與其婦瑪拉錫今改後仿此舊作毛里孩諸部中雖相雄長

復擾邊額森本扎薩克大汗子博羅特其世子為烏林台巴爾太師遂據部

落是傅爾瑪之始 按博洛特舊作孛羅烏林台巴爾舊作烏林台巴爾今並改正

十一月貶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聰遇事敢言為執政大臣所疾王文尤惡之會聰劾陳

和為毅官徐得遷地便者文嗾御史黃溥劾聰下廷議

坐專擅罪法當斬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日帝遣

興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頗操至今不學

耳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所以悸也安入

言帝聰遂得輕貶國子監學正

乙亥六年春正月改工部尚書石璞字仲玉臨漳人為兵部以學士

江淵為工部尚書

淵在內閣好議論欲得閣官所親意忽忽不樂會于謙

以病在告淵推一侍郎協理部事眾僉推淵帝亦不

許陳循高穀陳循王文密以石兵江工四字帖在

方不知也比詔下淵大失望

二月南京水

淮旬不解

錄囚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天象命法司錄之

由是得減免者甚眾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遣都御史人賑

濟淮以遊民未有存者甚眾給事中帝從其請命之以撫

其忌

五月。帝禱雨南郊。

以雨暘及各省旱蝗也。

予太監王誠等錦衣衛世職。

六月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尋復以宋儒程顥後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為世襲博士。

秋七月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有貞至張秋（張秋鎮名在今泰安府東阿縣西南運河東陽穀二縣接界）上治河三策。一置水門（水門累石木閘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故溝武甃了終弗成功茶明徐乔河消年若請吉由來者甚眾獨東漢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今關閘於法稍益其間置閘門于水面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無溢）。一開支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水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水入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度黃河可分之地別河一道過濮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帝敕有貞如竑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治渠，起張秋金堤（北見）之首，引而西南百里（經濮陽濼博陵陂至壽張之沙河及東西影塘白嶺灣李家堰凡九十里又荊作口連花池瓜大）。諸潭又瀹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有金堤以為固，外倚梁山泊以為池，又置上下二閘

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欄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其渠名廣濟。由是河水不東衝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濟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建閘于東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與工，有司言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即問有貞。有貞出二壺，一竅其一為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先涸。中使還報，乃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蓋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始塞。阿、鄄、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然亦會黃河南趨，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貞得奏績。（以云有貞築決口上水石則若無者有貞思數日忽曰此下鈐有龍箱耳吾有以制之矣乃縣鐵下之不得暗制而夕日寤有貞事竣遂為居芳之畜復命趣視濟河明年秋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至濟寧水患悉平遂被召見帝勞有加進副都御史）

太白晝見。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字汝敬無錫人）以災異頻仍，請罷齋醮，慎遊宴，止與佞臣，遠小人。帝不懌。未幾，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啣命去之，遂黜敬為典史。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字安止吉水人）于闕下，謫為驛丞。復杖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同死，綸仍錮獄。

[illegible]

光。矣並有南京疏言臣竊見上皇遣使初封陛下每
遇慶節必命群臣朝謁東廡今上皇在南宮願陛下時
率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推治道庶時令節命群臣朝
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帝子陛
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
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報及是琪
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慟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謫
定羌驛丞存有言事皆由鍾同倡實罪魁帝乃封同梃
就獄中杖同及綸各百同竟死綸氣而復甦繫如故年是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以方瑛爲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黑人楊蠻陷殺其家人掌能入苗中爲亂[illegible]見詳
作亂其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illegible]見新化[illegible]
掌千銅鼓[illegible]諸城官軍離叛不能克至是
帝命瑛爲平蠻將軍尚書石璞總督軍務李泉巾討之
時諸苗勢盛既能相應合縱攻平溪衛[illegible]
都指揮鄭泰以火鎗擊傷能從剋走命進攻之[illegible]
餘賊流劫武岡分兵撫捕諸眾勢窮[illegible]已而瑛進駐沅
州分三道[illegible]自南[illegible]自十溪[illegible]自鎮

[illegible]

遼會于賊境被虜板等一百六十餘家〈在明年十二月〉紫能鑑
節貢奏下
丙子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諡肅[illegible]〉
二月大鼓鳴[illegible]
是兩月彗星見
彗東北見于胃其光芒或尺或長丈餘自是月至
于六月凡兩月餘及十二月復見于畢宿
五月敕內外群臣修省
以星變也
六月葬肅孝皇后
河決開封

秋七月兩畿山東河南大水
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並溢尚地丈餘
以工匠蒯祥爲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遷太僕寺少卿至侍郎
仍督工匠時稱爲匠官
八月浙江江西湖廣旱
九月賜大學士王文陳循子俱明年會試
自設科以來輔臣子弟少登第者至是文子倫循子瑛
應順天鄉試被黜文循摭考官劉儼黃諫欲殺之[illegible]
諱然商輅言于帝曰大臣子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又
不安于命欲殺考官可乎帝命翰林院禮部覆閱貢士

卷有後[illegible]命其子一人[illegible]勉御一人意命其子一[illegible]會試
而心術之
冬十一月，詔天下具茶以前逋賦。
十二月，帝有疾。
罷明年元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五

明

景皇帝

丁丑 景泰八年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illegible]考是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改元天順[illegible]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illegible]立太子不[illegible]

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徒問安何益？眾嘿然。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詣諸御史曰：若皆[illegible]御安否[illegible]謀[illegible]請復沂王[illegible]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上意所屬？[illegible]其議遂[illegible]以為太子[illegible]為援笑曰：吾等亦欲更[illegible]四日上之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于獄。

先是帝與疾宿南郊齋宮，十三日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illegible]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盍圖之徐元

…蔽欲以奪廷臣其功……且……以……私怨殺戮……不世功臣……不……罪入耳

玉宮有貞與亨輒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俟報乃可越二日亨軏與吉祥報以復會有貞所軏曰俟得……計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啓有貞以亨故即至朝房亨軏等率其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衆入明……史云有貞……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門納之既入復門……外兵……可制皇城門鑰內……之……亨乃……兵有不察……門……日……早朝百官……門……復閉何有得待……為下……承……定……小……不……後……依人……衆遂夾輻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趨行軏觴曰事濟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見上皇于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合聲請登位乃呼進輦兵士惶遽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噪聲地震天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目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皇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既……事……本……云……帝……鼓……大……開……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命與衛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曰中御奉天門何位于謙而……命……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以前林……為……部侍郎……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彰以石亨……楊……所為也

改元大赦。

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

錄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張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徐有貞兵部尚書……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慊……亨……曰……得……冠側……從兄後亨入言之……封武功伯……置陛下于何……衛……鐵嶺衛……府……為民

先是徐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辭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等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色俱壯謙曰亨等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等出朝廷不承……況遂文……其……以謀逆……極刑……上猶豫……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乃

乘輿嘗于南郊其家家屬成遂以千戶伯琦言傍[illegible]
首示天下于是一時[illegible]龍[illegible]以非寵口實矣[illegible]
[illegible]
罷鎮守撫[illegible]中官事務。[illegible]
石亨[illegible]節制武臣[illegible]于帝罷之。[illegible]時王竑巡撫江北[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王[illegible]致仕。

[illegible]以年老乞休。[illegible]七十有八[illegible]賜[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illegible]
[illegible]
也[illegible]送歸西內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illegible]孝[illegible]后
杭氏[illegible]號[illegible]太子為[illegible]欽天監[illegible]
[illegible]除景泰年號帝不[illegible]

曰[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迄罪[illegible]
罷[illegible]
從石亨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以[illegible]穀長者[illegible]廷臣[illegible]
在內閣[illegible]及南內[illegible]
以[illegible]
[illegible]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賢入閣[illegible]許彬薛瑄[illegible]徐有貞其事而深[illegible]之。[illegible]
進吏部尚書。
郕王[illegible]薨。[illegible]曰戾。
[illegible]所[illegible]金山與妖殤諸王公主墳相屬妃唐氏
[illegible]不可乃止[illegible]
[illegible]

聞當發不克以
命名發遣去。
二月以袁彬爲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帝艱彬獨從內出
南還後景泰帝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進指揮同知彬
子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復立沂王見深爲皇太子
封皇子四人爲王。
見潾爲德王，景泰中封榮王，至是改封。見澍帝五子，爲秀王，後之藩汝寧。見澤帝六子，爲崇王。見浚帝七子，爲吉王，後之藩長沙。
韃靼保喇寇邊。

帝復位郎進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漢
名哈銘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事尤至也保喇進兵
仇之而使使入貢且請獻玉璽帝卻之曰璽已非眞
印其亦奈不能物歸帝由關第母留我使以進獨保喇
剌不受命遂殺延綏將校犯寧夏又進犯
靖也大同邊外瓦剌衛帝命石亨爲將軍討之至
威寧海子而還
夏四月帝謁陵十三帝。
以災異數見上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襄王瞻墡來朝。

初帝之北狩也襄王瞻墡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后
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太后請立太
子命郕王監國書不報及帝還京師
居南內瞻墡復上書請帝宜朝夕省問率羣臣朔
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得瞻墡等所上數十疏上文皇迎立
外藩帝頗疑瞻墡宮中得瞻墡所上二書而金符
尚在太后閤中乃嘆瞻墡比二書并金符比至宴
便殿特命百官朝王帝親送至午門外瞻
墡伏地不起帝問故又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
渴願省刑薄斂帝拱手謝曰敬受教
賑北畿山東饑。

侍郎周瑄字廷玉陽曲人賑北畿都御史林聰賑山東帝恐
瑄與聰不能周遍復遣侍郎薛遠侍郎吳仕偁往直
隸諸府發帑賑濟從侍
郎言設法賑民因是困甦
嗷者也帝從賢議
五月彗星見。
是月始見至八月猶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等十三人於獄并謫都御史
耿九疇
瑄同馬顯內至河間民遮訴言其罪瑄以

當其列二人怙寵專權帝詔問有貞李賢具言
御史也遂進官往以伙仝史部識瑄名爲擢用吉祥聞
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延綏還會其
掌道御史張鵬周斌等將劾亨吉祥諸違
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于亨亨乃先與吉祥泣訴于
帝謂鵬爲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爲報仇明
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華殿逮系諸御史擲
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
彼奪門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冒何濫斌曰此輩皆
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
超遷至數十人其冒濫何待言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

史于獄搒掠備至且究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瑄鵬
給上議斥遠戍之

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于獄。

有貞爲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
異頗帝意亦微厭二人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
數毀有貞于帝帝方嚮有貞亨吉祥令小
豎竊聽故洩之于帝帝驚問轉對曰受之有貞且曰外
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及楊瑄獄起亨吉祥
疑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二人遂同下獄
前其陳迎駕奪門功因言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
必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帝心動乃論有貞等
有貞等增威權排斥勳舊遂並下獄

大風雨雹

大風自西北來拔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毀奉天門東吻
丁鴟門飛揚都人震恐
以天變貸有貞及賢謫降有差
亨寵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出有貞賢等
爲參政布政使御史周斌等十
二人爲知縣楊瑄張鵬戍邊賢未行以尚書王翱薦留
爲吏部侍郎初復還東華遷叙還故
入內閣預機務

原內備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敏之大議事有不可據
理爭未嘗假以辭色衍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
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入內閣預機務。

徐瑄既去帝謀代者問吉于翱以正勝帝亦素知正名
遂見色喜既
對帝遂命入內閣以官小欲
擢爲吏部兼學士吉祥語之亨曰陛下
既得人何須加秩未晚乃仍以原官入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己勅羣臣修省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嚮賢雖假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
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日吉祥亦厭亨[illegible]
人言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達其門朕令一國之事今皆由[illegible]陛下獨[illegible]將亨吉
事猶用事賢願忌不敢當言耳從容論勢所以疏斥之者甚至
改許彬為南京禮部侍郎
彬性坦蕩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門及登大
政欲杜門謝客浮蕩之徒相騰謗遂不安其位而與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為帝親拔益感激思自効或為匿名書
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命撰榜榜正與
吉祥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
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
者言抽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
曰此地皆沙漠安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
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間之帝曰卿
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出即語亨吉祥曰聖恩因公欲何公所
為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其兵柄又請亨論令自成
且云上使我告公而正二人揣知正意因共譖帝前見

譖之帝內媚其說之而責正正對曰陛下親之豪遂
以計殄滅臣欲令二人感悔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
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己詔因極數弊政無所避亨
吉祥等摘詔語訐正賣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
閣僅二十八日正既行道漷縣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尚
書陳汝言所劾執下詔獄杖戍[illegible]
肅州方正被譖時或勸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帝[illegible]
帝命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赦
以承天門災也

放修撰岳正于肅
有貞既由石亨等得釋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
斥乘輿因奏言此有貞黨所為遂執之徙州下詔獄
榜治無驗有貞拷掠有貞見榜乃言于帝曰有貞
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纘禹成功而受禪為帝武功曹操
始封也有貞志圖非常帝由是疑之法司言罪當棄市
帝以犯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為民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時奉召時入閣[illegible]時于[illegible]以母喪乞終制不允明年展事
時自以翰林院官除服還帝命仍入翰林院不復與
閣中至是帝特召見仍令入閣謝位為帝親擢者時與

王振利用言路排擊異己……（小字注，模糊）

歸正一人而已然帝方嚮用王振數以言激劉而許獨
推重時退必答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然初不作
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追封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祠祀之賜額曰旌忠……
特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爲建庶人帝憐其
無罪久繫釋之……
鳳陽賜宅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文奎繫時方
二歲今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封太監曹吉祥嗣子欽爲昭武伯
戊寅天順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恃險貪黷邊將皆出其
門帝聞無狀始罷命有司籍其貲若干擲之既而又欲
上遣石以自閱帝于帝前陳之二人淵選二人閣之大怒
嘆曰吉勒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
視曰于謙在景泰朝被遇死無餘貲汝言何
朱久而多耶因言稱好于謙者亨俯首不能
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成上徽號上皇太后仍稱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
止已而錢溥請從汝言因復議之初並尊太后詔議敢
揚兵入宗今論功行賞無加止而於后殊號未加學非
關與汝言以聞帝大悅會汝言敗未及行至是帝問李
賢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
明代宮闈徽號自此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帝退朝御文華
殿閱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復設巡撫官
帝從議復設巡撫乃命口部侍郎年富（小字注）巡撫山
東副都御史程信（小字注）巡
撫遼東兩廣大同（小字注）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如京命不容欲引賢名爲已重謀于李賢盛稱
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齎璽書加束
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曰宜以宮
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
辭以出身艱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敢有
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閒
不必辭也文職而以中官送館次命賢曰此老非迂
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讀秘閣

丐官日分羁揆并以敗受賄括一戶以聯逆稱病篤賢
請由從叔選賄終煦體以少保兼帝太之賜勅月勞遣
鍼臍遣行人送還[illegible]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爲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爲耳目由是指揮使門達[illegible]僉事逯杲[illegible]俱得幸而杲更强鷙帝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爭進賂使貧者以新免鬻觀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横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己卯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illegible]入寇石彪及楊信擊敗之
先是總兵大同擊勃巴圖王[illegible]瓦剌北旗時邊倚而在總兵官楊信寧夏是保喇以二萬騎犯安邊營彪與楊信築之追戰于野狐其平[illegible]勒所出寨復大敗之斬[illegible]數百[illegible]得馬[illegible]牛羊二萬餘後開[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遣御史同內官採珠廣東
[illegible]

夏四月苗賊大擾湖苗[illegible]
東苗干把豬等攻都勻諸衛命方瑛率川湖雲貴軍分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干把豬送京師瑛之瑛前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殺一千侖斬四萬餘級苗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陝西行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戶楊斌等奏保留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命門達鞫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illegible]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逮侧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鞫彪因姦亨招權納賄并行無忌私與術士鄒論天文妄談休咎宜寘重典乃罷亨閑住絕其朝參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illegible]

亨等。由徹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
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群臣表請復位，此誰能欲保
貴以何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　有殺戮降黜之事
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盛
哉。今爲此輩損耗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
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餘人，朝署
爲清。

詔甫降後錄囚者爲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錄重囚，謂之朝審，遂
爲永制。

辰　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

逯杲奏亨怨望愈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且蓄養無
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亦言不可輕宥。乃
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沒其家貲。未幾，亨瘐死，彪僇
于市。帝初欲亨復位，德之，亨每日不入見，帝不召亦必假
事以進，出則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許諾輒授
于衆，因爲聲勢，朝臣奔走恐後。亨乃以其賄之多寡爲
職，其黨入之先後爲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
謠，謂郎中龍文、朱銓俱以賄得也。天下之人咸惡之。帝
其帝不能堪，謂李賢曰：獨擅國柄，乃可因勢左順門
其官日切邊兵官亨族黨朝夕帝漸有不覺者
府爲猶不悟，亦知故速杲不亨所留多不覺
乃爲以親門亨弟不知都不可職所以起家不肯文
然門下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與
出兵門，又謀鎮大同，爲天下精兵
處，叛人皆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

夏四月，大雨雪，
月餘乃止。

[illegible]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于獄，貶知衡州府。
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段七
千匹，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貶衡州知府。

八月，韃靼分道入寇。
保國阿羅出孛來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掠，衆南行，犯
兵官李文不敢出，保國公抵雁門，至代州、忻州諸州
縣，擄畜產若干，搶掠至紫荊關，憲宗乃命總兵
之，寇稍引去。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
有貞在金齒五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爲
石亨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放情山水……

辛巳　五年春二月，遣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採珠池，從之。

夏五月，殺弋陽王奠壏。寧靖王奠培之孫。
逯杲誣奠壏亂倫，遣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杲，杲
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死，焚其尸，方舁尸出，大雷雨，
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爲冤。

下南雄知府劉實于獄，毒死。
實爲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迎送，實與中
官忤，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大中官恨，怒誣實，逮下詔

獄死，部民以[illegible]刑之。

六月，追論[illegible]保羽。

[illegible]之敗

[illegible]總

[illegible]之。

甘[illegible]見。

秋七月，[illegible]欽[illegible]之。欽

敗，死。吉祥[illegible]。

[illegible]吉祥[illegible]不自安，漸蓄異謀。

[illegible]戶馮益。

欽所親[illegible]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

武，其人也。」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事，帝命逯杲按之，

降敕徧諭群臣。欽懼，曰：「前降敕逮捕石將軍，今復爾，殆

矣。」反謀遂決。會孫鏜西征，師未發，欽令其黨伏天監正

湯序擇庚子昧爽，欽擁兵入，廢帝而

立。謀定，欽召諸達官夜飲。時孫鏜及恭順

侯吳瑾俱宿朝房，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

與鏜由長安門隙投疏入。帝命收吉祥，敕皇城及京師九

門俱勿啟。欽知事覺，夜馳往杲家，殺杲，傷李賢于東

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遂[illegible]

[illegible]攻東安門，不得入，縱火，[illegible]呼門[illegible]

[illegible]西和[illegible]千人[illegible]之。欽走攻長安門，[illegible]

門。其黨稍稍散。欽率數騎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

家。會大雨，孫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

小盡殲之。鏜督衆入[illegible]，欽[illegible]者皆伏

誅。進孫鏜爵為侯。

河決開封。

城中水深丈餘，督舍民居漂沒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

官乘[illegible]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勝計。

[illegible]孫鏜西征，進都督[illegible]將兵[illegible]代之。

[illegible]驕縱不法，[illegible]宗[illegible]民官[illegible]之，遂囚

都御史[illegible]家[illegible]賁軍[illegible]

八月，保喇[illegible]論之曰

[illegible]人[illegible]而[illegible]如故[illegible]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

冬十[illegible]月，[illegible]西湖[illegible]食。

六年春正月，都督僉事[illegible]西番，破之。

[illegible]元年春，大藤峽[illegible]

[illegible]虎

為總兵官討之。[illegible]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

峽[illegible]

羣臣觀自効勛將不能禁故不久即罷[illegible]

[illegible]一久乃[illegible]出城而致之[illegible]

[illegible]而已

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illegible]

廣錦衣衛獄

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得寵杲及杲得志遂反為

之用事是杲已死達欲專其所為益布旂校于四方告

訐者日眾[illegible]因[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西[illegible]地皆

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章皇后

丙[illegible]

原丁內艱詔奪情起復原乞終制不允及[illegible]家

[illegible]

人[illegible]之

八年春正月以陳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預機務

文自[illegible]有[illegible]東宮[illegible]

因原[illegible]可[illegible]

丁[illegible]賢人[illegible]

因[illegible]用文帝乃許之文既入閣[illegible]

原[illegible]出

文[illegible]按御史[illegible]

起復[illegible]中官[illegible]文

[illegible]

春[illegible]少保[illegible]

五月己巳朔日食

冬[illegible]月[illegible]楊[illegible]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

[illegible]

帝命[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illegible]賢[illegible]

[illegible]不也[illegible]下三思[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不行

[illegible]

[illegible]

者今職中八事[illegible]詔天下子孫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
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是為憲宗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赦

停遣學士錢溥官[illegible]罪貶

溥嘗授內使書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私
詣溥計東宮之文與溥[illegible]舍居常睨之已而英宗崩李賢
當草詔文起吾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門[illegible]溥編定詔
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illegible]賢怒發
其事令人效聆綸衣服[illegible]惡之因驗綸畀執下獄

詞所連者十餘人 溥謫順德知縣令綸廉州府知州降雍為
浙江參政

[illegible]月指揮門達有罪下獄戍邊

達先以[illegible]用[illegible]及綸[illegible]衛
自行[illegible] 安宰論其罪遂繫論斬後貸死謫戍廣西南
丹衛

[illegible]以內批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匠[illegible]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
一傳旨外名工百十人 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
以千數

[illegible]為慈懿皇太后 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后命下內宮[illegible]中官[illegible]明欲獨尊周為太后李
賢彭時持不可 [illegible]中官傳貴妃旨言子為皇帝母當
為皇太后 [illegible]子而稱太后者宜[illegible]有故事彭時
曰[illegible]上表宣付故事[illegible]不加尊
[illegible] 中官曰如是何不昔時[illegible]表揚曰
先帝[illegible] 中官復問若怵之時[illegible]拱手曰
天日人[illegible]太宗[illegible]敢有二心日錢后無子何
[illegible]欲令上[illegible]若[illegible]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遂究[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何私 則無別錢皇后當加二字以便稱
[illegible]日中官[illegible]包至內閣曰[illegible]意固如是何迺

下太后不敢自[illegible]一公 [illegible]錢[illegible]大[illegible]陳文初默無
語聞之[illegible]大愧

[illegible]東宮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借同官上言曰者君象君德明則日
光[illegible]修身正[illegible]明日[illegible]
恃之不畏也人[illegible]自[illegible]文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
宣德至今天順[illegible]選[illegible]宮人人多浣衣局設宮婦女悲怨
先[illegible]宮放還[illegible]從之中外大悅

[illegible]侍[illegible]日講

[illegible]以原官兼[illegible]大用而李賢欲用為講
[illegible]上不悅[illegible]者為正[illegible]賢[illegible]之未

[illegible]由大與化知府。[illegible]後以人觀逆[illegible]

乙巳，罷[illegible]

復立團營。（明年正月復罷，又明年復立。）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五月，大風雨雹。

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惕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

帝領之。

[illegible]崩[illegible]

諡曰睿皇帝，廟號英宗。

[illegible]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illegible]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帝居東宮時，萬貴妃已擅寵。吳后既立，摘其過杖之。[illegible]帝怒，廢后別宮，乃冊王氏為后。貴妃寵冠後宮。

[illegible]王后處之淡如也，以是得安。

[illegible]

[illegible]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

[illegible]

作武舉法。

令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會官考其策略弓馬，分別甲乙。武舉廢已久，至是復之。[illegible]指揮以下子[illegible]

詔[illegible]

憲宗皇帝

丙戌，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illegible]、僉都御史韓雍

討廣西猺。

時，兩廣猺獞流劫，屢[illegible]湖廣、江右，日益蔓延。

[illegible]之，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illegible]薦雍[illegible]

[illegible]輔，乃命輔為征夷將軍，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開納粟例。

以備荒賑饑。

二月，詔雪于謙冤。

御史趙敏[illegible]進言于謙等為石亨[illegible]所構，冤死天下[illegible]

冤。正統十四年敵犯京城，謙一心保守，其功甚鉅，乞

因前枉死者[illegible]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illegible]

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禍，所可[illegible]

行釋子冕還京，明年八月復謙官[illegible]

[illegible]

彗星見

三月帝視國子監

荊襄盜起

荊襄上游為鄖陽萬山深廣二百里元至正間流賊聚此為巢穴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以兵剿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深密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相雄長襄漢中守臣以聞請遣使撫諭詔以小民為饑寒迫耳命御史往撫諭適成數人餘陽聽撫而大猾不服不能禁積至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西華人有膂力能舉石獅號劉千斤與其黨石和尚劉長子聚衆數萬稱漢王建元德勝署將軍元帥等官十四人死難已而劉通遂命分兵自去討之至是流民從之者衆知賊巢在安沙河遂敗賊於是七進分道進賊據險不石如山峭壁而仰攻賊附面從遂擒通送京師伏誅劉長子逃去轉掠四川太白山等處分兵討之賊破擒食鹽長子耕龍

夏六月李賢楊鼎等

冬十月太不欲執京人舉賢召石亨

復襲府者皆革其惟理宗同襲封指揮同知黃源等授例乞復送什學理宗

秋八月湖廣浙江山西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災荒無衛老弱轉死丁壯流移荊襄流民十餘萬湖廣河南或水或旱不登絕收乞敕官司賑濟上從之命戶部及浙江撫按各振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往淮揚內外諸臣兩畿督撫賑者皆從之義琛無他才能惟上綱紀事何以而皆以不恤民為罷

冬十月韃靼孛來犯延綏

敕撫寧侯朱永大同總兵楊信等為總兵李杲陝西巡撫項忠等率所部兵備之官軍力戰乃引去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羅出者始入居河套遂逼近山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里饒水草外為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漸絕內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為嚮導抄掠延綏無虛時矣

傳諭破猖大藤峽

[illegible]

初師子監生林佐侍郎夾江諸山險巉中有人騎如
斗延口丞肖勢如從杜欽與賊戰大敗賊遂以數
百里賴助可盡諸猺倚為與滅中峒猺人依附錄內
姓為渠魁又有猺人諸仲恃勢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
猺亦憚之自是奈以來嘯聚為亂縣坂設吏所至必虐
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修師滸 [illegible] 上書
李賢言賊在嶺東者宜嚴有嶺西者宜因賢言之策于
朝詔舒示諸將諸將多土其說欲分兵兩廣特賊因不
得賊已遁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大藤峽賊
之巢穴我以全師擣之心腹既潰餘延刃解其道輔猺
雍才往廟賊軍謀一總于雍雍乃倍道馳全州 [illegible] 前 [illegible] 被

陽峒敗苗又自桂林破修仁 [illegible] 為浦 [illegible]
諸賊首長擒千賊日 [illegible]
[illegible]
雜督諸軍水陸並進連破山南石門林峒古營諸巢
其寨踞禍險賊皆奔潰進至九層崖 [illegible] 等山先
後破寨三百二十四衆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
餘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紀先是峽
中大藤浮江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斧斷之改名斷
藤峽刻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勅嘉勞召補還封武靖
伯雍進右副都御史賜督兩廣軍務 [illegible]
[illegible]

丙戌二年春三月遣 [illegible] 都督李震 [illegible] 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岡 [illegible] 等苗為患延 [illegible]
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 [illegible]
鎮遠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猺獞于桂陽威
名著西南苗獠懾呼為金牌李

南畿大饑
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賑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 [illegible] 上疏論
建市舶司副提舉 [illegible]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即還起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
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 [illegible] 朝廷

[illegible] 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 [illegible]
疏入黜為福建市舶副提舉王翱以文
[illegible] 傅敖曹介弟顯賢曰昔公有恩歸總朝廷事何可
救之竟不從後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封弟見治 [illegible] 子為忻王 [illegible] 見沛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illegible] 諡文達

閣臣揭稜自三 [illegible]

其所言俱不書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太常寺少卿兼[illegible]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學質俱[illegible]

[illegible]不問

[illegible]珠珍寶錢能奏[illegible]

[illegible]太監[illegible]

以妃故不問[illegible]

太監[illegible]武侯失律[illegible]西夏兵家

之帶未背以一[illegible]功兵部議勿許內

批允之

紀二年春正月　朔日食

[illegible]　許之

[illegible]保喇[illegible]

設保喇史[illegible]阿勒楚[illegible]

[illegible]大同

[illegible]

[illegible]人人[illegible]

張寧上[illegible]

[illegible]也宜選精兵二

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illegible]講官通承

旨明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illegible]是君臣

之間無一辭相接[illegible]以定之[illegible]為通云

三月[illegible]入內閣

[illegible]故官入閣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地三百七十五震勅所在

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illegible]南京[illegible]

[illegible]戶部尚書[illegible]南京禮部侍郎[illegible]于是

[illegible]劉定之[illegible]

[illegible]四川山都掌[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九姓

苗[illegible]之不漸化者改大明為太
平州長官司存[illegible]分部掌地設官建治山都木都
以治控制之師還雍進為侯仍亦進秋兼大理郡與白
圭同治兵部。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敔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征不力逋負者多
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一南
昌吉安臨贛撫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冬十二月敕翰林院編修章懋[illegible]黃仲昭[illegible]
檢討莊昶[illegible]江浦人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昶同疏
進諫[illegible]
[illegible]
檢論宗敬出其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昶通判
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illegible]
理評事昶改南京行人司副。

戊子四年春三月禁勢成請乞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illegible]
太后弟求涿州田許之

先是指揮扎實巴勒[illegible]乞鄭海地為常住田武
善公主[illegible]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
千餘頃皆予之給事中邱弘[illegible]等言洪武永樂年
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
豪怙勢率指為閒田奏乞至數十百頃大地踰百頃占
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恒產哉帝
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扎實巴勒等所乞還之于民
[illegible]太后弟[illegible]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
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壽
弟彧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詔予之給事中李森[illegible]
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扎巴爾勒木燦[illegible]以秘術得幸進封萬行莊
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
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師禪師
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棕輿衛卒
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
而傳奉官遂日進矣。

陳文卒。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及居官端行事部猥既
參大政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賢奪
情文內媿[illegible]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所鄙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illegible]九月葬孝莊皇后
初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等日[illegible]帝人不同[illegible]人尚有錢[illegible]之議[illegible]

不待以從違為孝見宗[illegible]之[illegible]違[illegible]從[illegible]之[illegible]從[illegible]小責[illegible]不足論矣

解候之命勒是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及營裕陵賢所營三壙中右不可爭遂虛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召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翼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為心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飭議衆羣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請如時言帝目以非禮非孝遂寢亦非孝其議報下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又明日禮部尚書姚夔合諸大臣議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后縱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字士廣鄞人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與太后皆感動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冬十一月都督劉玉字仲璽 州人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今平涼府固原州明初為開城縣叛酋滿俊平之

滿俊亦名滿四其祖自洪武初帥衆所部歸附授以千戶苗裔為鄉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衛固原與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猾賊逃俊所有司跡捕至其家多索遂激衆為亂據石城在固原州西北石城即唐吐蕃石堡城在固原西北四壁創立惟一徑可緣而上城險固官軍討之屢為所敗不數月衆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玉為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既至賊在城前已屢敗賊乘勝逐之至中流矢彼閑衆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親當矢石不少避玉得由後連戰數十賊大衄會大寒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俊賊夜出汲被擒忠貰其死賜之金帶鈎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俊賊盡殲于是毀石城送俊京師伏誅

己丑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字循吉眉州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寬而深中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當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及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閹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自愧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相往來通妻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八月吏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諡文安

下刑部郎中彭韶、監察御史季琮于獄。

太后弟周彧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頃畝者，籍為閑田。彧已乞二縣地六百頃，至是又欲于其外籍民田也。帝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因按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悉入為閑田，得七十餘頃。彧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琮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于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仍理兩廣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自蒼梧入言：兩廣地勢錯互，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劫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庚寅 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猶未息，疫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荐饑，請遣廷臣[illegible]審死刑，收流民，敕數十萬發倉廩之乞，請大臣循行天下。帝從之。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浙江人。侍郎[illegible]等[illegible]人，黃琛、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內、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賜敕遣之。令所在會鎮守、巡撫、三司，審錄死刑，賑濟饑民，其有貪酷官吏，悉[illegible]治之。[illegible]

三月，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王越字世昌，濬縣人。等禦敵延綏。

先是，瑪拉噶擾邊，求貢而屢犯延綏，守將許寧字志道，[illegible]人。退之。事在四年。至是復犯，二衛入寇榆林，大掠，大同巡撫王越遣將及楊信等連敗之。事在五年。至是，羅雞與阿勒楚爾分別部伽嘉色凌舊作加思蘭，今改正。亦入據河套。伽嘉色凌為土默特部，在喀喇沁西，今屬[illegible]其東[illegible]乃據孫部中，與其西[illegible]天順間嘗遣使朝貢，朝廷使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窮入套中，為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為將軍，以越參贊軍務，往禦之。永等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陞賞，而敵據套自如。既而帝以兵部尚書白圭言，命廷議大發兵搜套，乃以武靖侯趙輔為將軍，王越贊理軍務。輔以病不能往，召還，以撫寧伯劉聚代之，事亦不行。[illegible]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湖廣、雲南並饑。

六月戊申朔，日食。

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澇相仍，民食草木幾盡。

從吏部侍郎姚夔請遣使賑䘏

秋七月[illegible]子[illegible]生于西內

[illegible]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隨之帝偶行內藏紀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之[illegible]令婢鈎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生子使門監張敏[illegible]人溺之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

[illegible]西內近安樂堂密邇[illegible]知其[illegible]不知也

七年冬十月以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巡撫延綏

明[illegible]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illegible]人

撫陝西佈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illegible]

[illegible]末[illegible]為[illegible]城堡[illegible]

騎入掠鎮兵赴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illegible]乃徙鎮榆林增設兵衛及守器畢具榆林遂為重鎮[illegible]拓所據[illegible]民得安耕牧

始[illegible]長運法

初[illegible]從[illegible]中[illegible]陳[illegible]兌運法[illegible]之[illegible]又[illegible]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illegible]兌加[illegible]米[illegible]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illegible]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illegible]湖廣荊州杭州[illegible]

初[illegible]分行[illegible]取鈔後易以銀

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

英宗初命官[illegible]分治[illegible]北為二[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

梁[illegible]分[illegible]以[illegible]北及山東[illegible]委曹[illegible]及[illegible]可[illegible]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

于是始命恕為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樘[illegible]為太子

祐樘以五年四月生于是立為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之

十二月[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文華殿

[illegible]大臣議政大學士彭[illegible]時[illegible]力[illegible]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illegible]見時[illegible]本[illegible]召[illegible]大[illegible]約如期[illegible]帝[illegible]已知[illegible]心時又[illegible]御史有[illegible]誠[illegible]新[illegible]不[illegible]帝可之[illegible]安遂頓首呼萬歲[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言[illegible]退[illegible]萬歲[illegible]不見[illegible]及見[illegible]知[illegible]之[illegible]七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illegible]

日盡不聞乞公務部覆對一詳不合輒引奏呼時屬去
督軍務停宣言太監撥而闕之上無不允者從御史劉
發
八年春二月順征山西行府以陝西明年賦。
將議發兵援會寧十足內地騷然為兵科給事中梁璟
言以山西頻年旱
民從過此減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
人心駭懼乞發倉賑賑以避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
夏四月辛
是月不雨運河水涸。
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來貢代修職貢累蒙朝廷冊封為安南

國王容領兵破占城擄其國王盤羅茶全等茶悅
遣山中遣使備兵部主因不為處分
其國失占城歸附之心亦恐啟安南驕虐之宜遣官
賚敕宣諭遣其國王及家屬帝安南欲保其
使王以救貢之王以盤羅茶悅為給事中陳
俊行人司盤羅茶悅而占城已為
俊使一為戶部此
不人
秋浙江大水。
癸巳九年春正月壬哈密
以哈密忠順王令
加哈密擴其地成化二

兵部會請以都督同知巴圖穆爾
封子阿哥鎮切帝乃擢巴圖穆爾為都督轉行國王
事又兼其子哈商改後仿此副總督帝許之而不
命其子國事或令無所出所土魯番酋阿力
兼採掠襲破哈密城虜王母及金
印去留其妹婿伊啣令之兵部言哈密
西域咽喉苟不救恐赤斤罕東
沙州等亦為所併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
使臣不敢不遣報中供給命都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右
通政劉文四川計甘肅總兵文等檄哈商及赤斤罕
東諸部集兵進討

是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
山東境內盜賊如故又大饑死者相枕藉無餘商
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辛丙朔日食
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指揮李勝等
四十六人已而復閱西苑能中者郭鐺等四人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指揮馬不聞
義指揮劉金十
璟好上命公事杖璟
杖之帝命宥之

[illegible]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敗之于紅鹽池(在榆林府西北,與寧夏府接界。)

自成化初以來邊患日熾至是[illegible]博勒呼伊斯[illegible]凌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總督延綏軍務王越策寇盡銳南出而不備東偏乃與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字廷璧,[illegible]人。)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林紅兒山(在榆林府北。)出塞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邊縣西北。)又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為十隊而身率寧玉夾兩翼直搗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稍遠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明

憲宗皇帝

甲午成化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河南[illegible]人。)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諸從其請因設制府于固原即以越為之巡撫總兵而下並聽節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中官黃沁鎮守兩廣不得逞又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自布政使何宜([illegible])副使張斆皆銜之會柳潯蠻將叛兵部劾雍失機沁亦訐雍濫費帑財帝遣官往勘官受沁囑成其罪而命致仕去(考用兵兩廣,韓雍[illegible]設兵車門[illegible][illegible]令行禁止[illegible]陽[illegible]敢[illegible]去後人[illegible])

[illegible]

夏閏六月余子俊修築邊牆

初余子俊以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甚進人窮追從入河套自是寇頻將以我兵遠外急宜于沿邊築牆置堡況今寇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鑿削為城塹于平旁為便時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illegible]寇入孤山堡(在[illegible]縣西北。)復犯榆林[illegible]河套[illegible]令[illegible]八年秋[illegible]令征秦

史049-356

上馬河延袤八百...文頗內地若今之延不北夫又
須借來年額...約八百二十五萬公私頗擾至此妄得
不變計詢于明年各省延馬價之時役陝西運糧民夫
給食與工期前月畢事帝從之命王越襲鹽池...
前患少息予役得一...其役東起清水營...西抵
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
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
三月而成墻內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癸丑朔日食
冬十月總督...李文等進兵討土魯番不克引還

李文等引兵至哈密苦峪川...
...
採等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哈密
及戰死里誰相為之衆...
肅州土魯番知中國不足...延因命邊
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衛于其地給米布賜穀種命哈密
王國事...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官言從諸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元為路...仍
...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

金三十餘兩乃從撫臣言止之。
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與萬安同在閣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見者絡中官戚
畹上下經脈時頗懷憂每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
見用常悒悒不得志屢引疾...至是力疾...不起
加太子少保...
不取...
以吏部左侍郎劉珝...禮部右侍郎劉吉...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珝先以舊宮僚官直經筵日講每進講反覆開導詞
氣侃侃剴切之稱為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每
呼東劉先生珝世稱珝直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乾清宮災。
夏六月始召見皇子于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
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已有子也帝
愕然問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
于是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
已六歲矣匿不敢聞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
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
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時胎髮猶未剪
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

皇子已六歲，[illegible]……此[illegible]……閣[illegible]……子豈[illegible]……閣……閣臣商輅之[illegible]……[illegible]……其德尚有可子

我從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並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勑禮部，以定名為儲子。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俊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臨御十一年，儲嗣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名祐樘，頒詔中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薨。

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大學士商輅恐有他患，而難以顯言，因偕同官上言：皇子聰明岐嶷，不宜久離其母，以貴妃保護為言。紀妃外義則皇子已因情別居，久不得慈母之養。乞移紀妃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

皇子仍居東宮。萬貴妃宗社幸甚。紀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紿我。至是妃暴薨，或曰萬貴妃使之，或曰自經。太監張敏懼，亦吞金死。

秋八月，浚通惠河。

通惠河即元大通河，郭守敬所鑿。事具……亦名閘河。洪武時廢，水衆中，修治復淤。……至是命平江伯陳銳、尚書楊鼎、侍郎喬毅……修浚……用小舟剝運，便帝從之……轉至都下……石壩……水道……相度上言：諸閘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

濬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玉泉山下水，會西湖，西湖水會閘分流……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閘則樞鑰可……至是命平江伯陳銳……其議以此……丁未，及至是命平江伯……漕運……六月……龍泉……舟前進……西湖……

如故。

俾都埒伊本部已凌弱其人納……

伊斯瑪音伊本部已凌弱，遂以女妻俾都埒，故立為汗。及是伊斯瑪音使人……俾都埒亦死。

諸部分相攘，略邊人殺掠。

九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立子祐樘為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謂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宮，……已飽。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恨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悒悒成疾。

以……都督……

自……以來，將帥……邀功利……冒名為……賞……招……

擴猺[illegible]敕所名[illegible]編戶給[illegible]二年于是[illegible]平[illegible]
陽朔[illegible]前[illegible]諸猺[illegible]附[illegible]
荔浦[illegible]公等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
子弟[illegible]永安州[illegible]之俾其子孫世襲
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
有奇帝嘉之。

十二月[illegible]郕戾王爲景皇帝。

初荊門州訓導高瑤[illegible]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
北狩宗社危[illegible]統[illegible]
有由乎[illegible]七年[illegible]功不小[illegible]
先帝[illegible]功[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祀未稱典禮[illegible]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
廷議久不決左庶子黎淳[illegible]不可復
爲漢某帝更始既廢不可復[illegible]有[illegible]罪
一言[illegible]先帝[illegible]不[illegible]下[illegible]必有小人主
之者[illegible]
[illegible]
史楊守隨[illegible]亦言[illegible]功社稷請改謚帝下廷
議大學士[illegible]當復至是乃下詔曰朕叔[illegible]
戡亂保邦[illegible]先帝[illegible]深[illegible]
[illegible]朕[illegible]
用[illegible]仁康定

[illegible]修飾陵寢
十二年春正月南京陰霾地震
將祭陵依舊
二月乙亥朔日食
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荊襄流民
初項忠既平劉通荊襄流民屯結如故通[illegible]李原等
招撫南漳内鄉[illegible]命項忠討之忠遣人入山招
諭流民先後來歸者九十萬[illegible]亦以次就撫[illegible]
[illegible]
民[illegible]荊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荊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都御史李[illegible]
帝然之遂命[illegible]流民
欣然[illegible]
十[illegible]
及[illegible]

縣今屬商州諸縣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到，猝有盜賊，難遙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illegible]將道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illegible]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有撫治自此始。傑以功進右都御史。踰年卒，鄖民為立祠。

秋七月，黑眚見。

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貍，負黑氣入民家，至則人昏

迷，徧城驚擾，[illegible]帝嘗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乃定。帝于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一用度不節，二工役勞民，三忠言不聞，四仁政不施。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illegible]決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毋受玩好，許諫臣直言，分遣部使錄囚，省寬捷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險要，責有巡撫當備以寇盜。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以[illegible]初給事萬妃下昭德宮，遷御馬監為太監，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illegible]都御史王越與直

亂。

冬十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四川巡撫張瓚字宗器，孝感人。討疊溪，疊溪番寨名，地在今平[illegible]黃平州重安[illegible]擊破之，事命瓚兼督松潘[illegible]務，討叛番。先是，播州致仕宣慰楊輝，以所屬天壩干[illegible]番寨名地在[illegible]及重安長官司所轄[illegible]溪等寨，生苗竊據，請土師[illegible]詔瓚親率[illegible]播州[illegible]復地，不服則征之。[illegible]至是瓚督兵攻拔諸苗，分設安寧宣撫司，即以輝子友為之。詔從其請，會松潘番寇邊，西路驛騎命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諸軍務，瓚至，審度形勢，令副總兵堯彧[illegible]參將[illegible]攻，[illegible]修河西舊路，作

浮橋，[illegible]月城，置[illegible]棧道，軍行安，轉餉無阻。瓚[illegible]自[illegible]兵攻白草[illegible]番[illegible]在龍安府平武縣西[illegible]種最為強悍[illegible]等數大寨，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魁皆殲，先後破滅五十二寨，其他一百五十寨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乃班師。時在十四年。

大學士商輅等進續資治通鑑綱目。

初，景泰中詔纂宋元綱目，命[illegible]復辟中輟，及帝即位，復命商輅等修之，[illegible]至是成，[illegible]以進。凡二十七卷，帝為之序。

以戶部侍郎王恕巡撫雲南。

大學士商輅先已論[illegible]巡撫，又以鎮守中官錢能

鎮遂不許議遣大臣有威望者往鎮壓之乃以恕為右
都御史以行然其能遣指揮郭景齎奏京師詐言安南
捕盜兵入境帝即命景齎敕戒約之能因使安南必由
雲南修貢而景由雲南往能因遺安南王玉帶綵幣珍奇
求行賂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能又遣景
交通干崖[注見前。]孟密[亦曰孟密本隸木邦土司後為思撾所篇據事詳十年]土官
納其金寶至是恕皆廉得之還驛捕景景懼自投井死因劾
能私通外國及諸貪暴不法狀帝宥能而殺其黨九人
于法恕上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騷擾今日之
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遠徼能大懼然納賂貴
近得召恕還恕遂改掌南京都察院[事在明年能事竟解恕]

[illegible]

南京大雷雨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初成祖設東廠令宦官刺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
勢至是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
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時南京鎮監覃力朋進貢
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朋擊折其齒射殺
一人直廉得以聞命逮治論斬尋宥之直乃任錦衣
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冤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
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鬥詈雞狗瑣事輒
置重法人情大擾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陛下委聽

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
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擿奸禁亂為
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
刺事激變可為殷鑒自直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
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若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
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
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
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
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
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
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

先後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命直罷
西廠復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
眷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御史戴縉[南昌人]南[illegible]青[illegible]性[illegible]險躁
十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遂詔復開西
廠予逐直欲愈熾

夏六月斥兵部尚書項忠為民[忠字[illegible]嘉興人]

初忠倡九卿劾汪直既為兵部郎中姚璧[[illegible]人]所持[illegible]
諸尚書皆名先而吏部尚書尹旻[山東歷城人]獨曰本兵項尚書
兵部宜為首忠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
六卿長邪既署名陰遣報直直銜之指忠下獄[初錦衣百戶吳]

[illegible]

按從忠[illegible]頭變從忠勅非後沐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譖黜斥排擯貶金黜之龍驤蠻稱之令兩京大臣
自陳欲以傾直所不快者於是大臣以久陳免者數十
人士大夫益側目事直矣

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尚書張文質（[illegible]人）下獄

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通政使工部
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
（新淦人）等以事白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戊戌）十四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出閣老宦者覃吉朝夕侍左右口授四書章句及
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
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
輔翊太子方九歲然本正始吉有力焉

以復開遼東馬市

遼東巡撫陳鉞[illegible]開馬市[illegible]衛馬市通貢[illegible]姚安
羈縻朵顏諸部悵怨[illegible]不復來市[illegible]
今朵顏[illegible]所[illegible]遂[illegible]三
人罪可令兩西及朵顏三衛入市以有市之利充撫賞

夏六月太白歲星同晝見

汪直行遼東邊

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而帝
命馬文升（[illegible]）往安撫直不悅文升馳至鎮宣璽書
撫慰衆不靖[illegible]事定[illegible]其功請于帝挾其私憾
下文升[illegible]百里偵守令各起都御史服委鞬迎謁
供帳百里外令遼東隊伍郊迎蒲伏謁傅尤盛左右皆
有所賂直大悅會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直
內慚心銜不置而陳鉞益諂事直日夜譖文升與直以
中之

秋九月河決開封

坡波城隄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illegible]定人）[illegible]上言河南累
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隄下抵

梁家淺舊河口以洩杏花營（[illegible]）上流又自八角河口
（[illegible]）直抵南頓（[illegible]）分導散漫以免睢符
邦陵聯陳留德之災乃敕衍內行之明年正月遷衍澤
聯城于河北以避水患而開封隄不久即塞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修開國功臣墓

無後者置守塚一人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南昌人）為太常寺丞

孜省以江西吏坐贓[illegible]時帝好方術
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中旨
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孜省贓吏不宜典祭祀帝
改授上林苑監丞然寵幸日盛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

大獄與榮芳等夫婦爲姦干亂政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于獄，謫戍。

汪直勘事遼東，還劾文升行事乖方，逮下獄，謫戍重慶衛。并[illegible]不劾，公廷杖李俊 字子英，岐山人 等五十六人。

十六年春二月，汪直[illegible]捷[illegible]于威寧海子，[illegible]

[illegible]敗之。

[illegible]汪直怙寵用事，思以邊功自樹。王越朱永附之，會延綏守臣奏寇渡河入靖虜衛。見越勸直奏請出師，詔以永爲平虜將軍，直監軍，越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己與直將輕騎[illegible]而西，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illegible]大同鎮兵二萬出孤店 [illegible]大同縣 [illegible]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illegible]直越突入，[illegible]擊破之，斬首四百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由是越封威寧伯，直[illegible]

[illegible]自在。

十七年夏四月，旱，風霾。

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illegible]法司[illegible]囚[illegible]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爲[illegible]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illegible]定熟審之例[illegible]會審[illegible]命三法司同公侯伯[illegible]審[illegible]內臣[illegible]

大理寺爲三尺法中半[illegible]三法司今但坐行受卿中以下[illegible]可否所由入擇惟但視中官意不敢忤。

五月，[illegible]汪直[illegible]之。

秋七月，雷震郊壇承天門。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爲太常卿。

十八年春三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爲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illegible]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illegible]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尚銘[illegible]直怒其不先告己，銘懼，乃廉得其[illegible]中[illegible]公之，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悟[illegible]直[illegible]府，以[illegible]遂請班師，不許，[illegible]鎮居兵[illegible]代爲[illegible]帝切責之[illegible]兩人始[illegible]召還京[illegible]直越鎮大同[illegible]上越[illegible]外欲[illegible]

夏四月[illegible]

哈[illegible]東赤斤[illegible]遂還居故土[illegible]

六月[illegible]官軍[illegible]之

伊斯瑪音人[illegible]

在陵州[illegible]有卜赤[illegible]名[illegible]

山西[illegible]敗之于[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大水

[illegible]淮[illegible]河南[illegible]六月至于是月[illegible]

[illegible]

十九年夏六月[illegible]寇大同官軍敗績

小王子[illegible]

十與[illegible]人[illegible]

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乃[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將官[illegible]用二子以功[illegible]得官者皆削籍並斥而

[illegible]部御史[illegible]為民[illegible]亦坐他事誅人皆快之

然道竟[illegible]死

九月召[illegible]獻章[illegible]為翰林院[illegible]

[illegible]以宋人[illegible]讀書夜不[illegible]廣東布政使彭韶總

[illegible]以禮徵聘吏部尚書尹旻[illegible]獻章[illegible]

[illegible]京師[illegible]比安用[illegible]至京令就試吏部獻

章稱疾不試[illegible]請終養乃授檢討以歸自是屢薦不起

[illegible]

旌表[illegible]江夏[illegible]母朱氏

[illegible]以[illegible]日請帝為法事建大水

[illegible]于兩市通衢居民數百家[illegible]數十萬其母朱氏

本[illegible]家女也[illegible]不也 旌其門

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以[illegible]使

[illegible]木邦部內地也[illegible]木邦宣慰[illegible]法

死其[illegible]女曰[illegible]以分[illegible]

不受[illegible]制[illegible]自稱天娘子其子思[illegible]宣慰

使[illegible]木邦[illegible]以問[illegible]

三司官往[illegible]不服且欲[illegible]木

[illegible]

嘗上用兵下廷臣議皆以為與木邦仇殺並未侵犯
邊境宜宥罪遣御史薛宗人往撫八年最等言思
隣境不半遣人從間道至京進金牌乞別立而衛安撫
司開設治所直誘布政司下內閣議為安欲許之楊士
奇言思任發乃木邦之叛屬若許之是開天子命二百
人去為諸夷也且賊雖不能聽受何不從則當伐之往
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懲況封其何以伐為但令守臣嚴
邊備而勅隣境土官各兵使之彼彙能為事將殺而罷
宗文安屬夷復叛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得
合乞勿謝遣之設而督安撫以思任倘為官使思任
先役屬木邦地十七自是各部離散役屬中國
用兵且數十年。

京以山東河南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饑
秋九月乙酉朔日食
冬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及都督府經歷張黻於獄尋謫姚州
俊上疏請斬妖僧繼曉并劾太監梁芳罪帝大怒下俊
詔獄考訊俊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二人司
禮太監懷恩力爭叩頭不已帝怒我恩免冠
伏地號泣帝叱出之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
俊死汝曹何以生不起帝亦解獄上謫俊

[illegible]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夜有聲詔群臣言闕失
申刻有星光芒自中天西行至折上復有赤星
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帝頗懼詔群臣陳闕失
于是吏部尚書尹旻等請得官過吏科給事中李
俊[illegible]

[illegible]

李杜四川富順人，劉俊河南新鄭人，張善吉…人，田景暘保定人。奏入，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禪師…國師爲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事中盧瑞（…人）、御史汪奎（字文燦，…人）、主事張吉（字克修，餘干人）、南京員外郎彭綱（字性仁，清江人）等言尤懇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宦官尹旻出役瑞等，且書其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未幾，瑞等相繼貶斥，或以他事下吏，孜省、常恩等仍復官，有寵如故。

三月，泰山震。

太監梁芳、韋興、陳喜，爭進淫巧，以結萬貴妃，數累朝金七窖俱盡。帝一日視內藏，詰芳及興曰：「帑藏金貲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年福耳。」帝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名祐杬，帝第四子，時興王尚未就藩），言於帝。太監懷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會泰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寢其事。

夏四月，以康永韶（字用和，…人）爲禮部右侍郎。

永韶故爲御史，有直聲，謟邪，尋中旨召還，進太常少卿，掌欽天監。監官術天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饑，頼春民饑死，是當之，誠國家無疆之福。帝悅，擢禮部右侍郎。

秋八月己卯朔，日食。

九月，劉珝罷。

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珝及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爲黨，互相傾軋。珝自以宮僚…[illegible]…所倚…下獄，珝于帝前解之。李孜省輩…道流攻劾…東宮，珝密疏諫，帝皆不悅。珝常斥安負國無恥，安忿，日夜思中珝。任直…[illegible]…珝同奏，珝辭不與，安遂獨奏之。…[illegible]…使人訐珝與直仇…[illegible]…珝子鎡…誕，且…[illegible]…安乃使人爲劉公子曲，鐫飾…教坊院本奏之。帝怒，遣中官持手封書一函詰問，乃人訐珝者安與劉吉，併…且言…令乞休，以全始終。翌日珝遂上疏乞休。其實排珝使去者，安、吉兩人也。

冬十一月，…文升…[illegible]

…[illegible]…吏部…[illegible]…兵部李孜省…方技…文升時有所言…[illegible]

之。

十二月，以彭華（安福人）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人）入內閣預機務。

華深刻多計數，善伺人短，與萬安、李孜省相結，得入閣。嘗嫉尹旻…[illegible]…誣訊午門，多所株連，斥…[illegible]…李…[illegible]…旻致仕去，皆由是人皆…華而惡之。踰年以風疾罷。

丙午二十二年秋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以馬文升代

之

恕先後條陳時事凡五十餘疏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

慕之時為之語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于是帝[illegible]

制曰帝亦頗厭苦之是年因用傳奉官恕論之切帝愈

不悅令恕致仕尋又升南京以[illegible]朝野大駭

以廣東布政使陳選[illegible]守士賢臨海人選字

選于天順中以進士[illegible]成化初督學河南

任直出為御史以下[illegible]長揖久之進按察使

決遣數百人事[illegible]所平反[illegible]

獨于聯吏無所假借廣東左布政[illegible]貢獻而

市舶中官[illegible]積奏乞均徭戶六十人采辦方物選

持不可帝命與其半由是銜選[illegible]人馬力麻[illegible]

門答刺使臣欲入貢私市易謀利[illegible]將許之選聞

立[illegible]番馬令[illegible]且[illegible]人[illegible]

御史宋旻[illegible]不敢詰[illegible]且聞于朝[illegible]

會[illegible]

及選按御史[illegible]

證[illegible]

職與[illegible]

[illegible]

陳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忠[illegible]

選刑部[illegible]

播州宣慰使楊輝[illegible]為副長官[illegible]

安撫宋韜等議乃北輝致仕[illegible]

良友選撫張[illegible]

[illegible]

諭[illegible]楊氏主播州五百餘年[illegible]

文[illegible]

疑[illegible]

調播州[illegible]安

以尹直為戶部左侍郎[illegible]上入內閣預機務

直[illegible]兵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正月[illegible]妃萬氏[illegible]

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部[illegible]

[illegible]

孜省由中旨復用，仍[illegible]擢通政參議，出其門者[illegible]

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尚書，掌通政如故。

秋七月，封子五人爲王。

祐杬興王，[illegible]

八月，帝崩。

先是帝不豫，命皇太子視朝于文華殿，是日崩。

九月，太子祐樘即位。是爲孝宗。

以明年爲弘治元年。

太監梁芳[illegible]謫[illegible]，孜省等有罪，謫戍。

[illegible]孜省及八人[illegible]，[illegible]太監[illegible]

外戚[illegible]等，諸不法事，尋死。上以宅[illegible]

指揮使孜省[illegible]

冬十月，[illegible]

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illegible]

[illegible]二千餘人，[illegible]二千[illegible]

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illegible]

本土。

[illegible]尊大[illegible]太后[illegible]后爲皇太后，[illegible]皇后張氏。

[illegible]內[illegible]

[illegible]

進萬氏[illegible]衣[illegible]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曰：近與尹直共擬旨罷之。帝亦居然傷先帝意，不問。安言得無事。帝生西宮時，吳后往來保抱惟謹，帝命服膳皆如太后禮。

罷萬安。

帝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末署臣安進。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庶吉士[illegible]人、御史[illegible]交劾安，[illegible]安罪狀，復令懷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意。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尚于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云。

追諡母紀氏爲孝穆皇太后。

[illegible]太后[illegible]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宮中自言家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illegible]以希寵貴者十數，後皆詐冒。[illegible]不可得其後，禮臣上言可做太祖封徐王故事，追封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詔曰：孝穆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禮部尚書[illegible]入內閣預機務。

[illegible]禮部尚書[illegible]大學士[illegible]閣務[illegible]

以安[illegible]國家法度所以[illegible]元元者備矣[illegible]不[illegible]

守[illegible]

十一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illegible]恕[illegible]為[illegible]薦[illegible]亦

[illegible]之[illegible]帝[illegible]用之。

[illegible]以劉健[illegible]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

健自為編修即精習典故有經濟志入閣後正色無所

依違獨以身任天下之重。

逮宋芳等[illegible]下獄十一月獄省死于獄。

芳等[illegible]遇赦當遣所殺監太監[illegible]大興[illegible]芳等

罪大不當赦復逮下獄獄省不勝榜掠死。當以[illegible]

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免死仍[illegible]

死。

葬茂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講讀[illegible]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

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只述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

下闕[illegible]采[illegible]以補之[illegible]進

濬尚書[illegible]下詔刊行之[illegible]

議行之

帝報可

孝宗[illegible]皇帝

弘治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喬新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帝[illegible]用[illegible]刑部侍郎[illegible]

[illegible]刑部尚書[illegible]以遠之中官懷恩請[illegible]正色

[illegible]若宜用正人胡為出[illegible]安[illegible]然會刑部尚書

杜銘[illegible]喬新[illegible]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illegible]

帝以[illegible]為召用之。

二月帝耕耤田。

[illegible]教坊以雜伎進[illegible]文升[illegible]色[illegible]

[illegible]宜以此瀆亂聖聰罷斥去之。

擇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預選妃嬪以廣儲嗣[illegible]

[illegible]山陵之工未畢[illegible]

以動陛下[illegible]

未[illegible]從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擇文[illegible]人[illegible]

內外文武六品以上外官知府守備以上吏兵二部並疏其
姓名揭□殿壁如有遷罷即以新除者易之
御經筵命儒臣日講
謝遷為講官務積誠開帝意每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
善
起用言事謫降諸臣
王純（仙居人）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李文祥
並以言事遷謫南京吏部主事儲
巏（泰州人）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得罪必不變節願召
之擢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帝命吏
部起用之

夏四月
依□以□制凡祀典所無者悉罷之
擬□求貢
小王子上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時朝廷方務優容許之
自是與巴延蒙克王□□□□漸往來套
中出沒為寇
六月癸巳朔日食
冬十月妖僧繼曉伏誅
□□繼曉罪以犯在□前免死□□陳□人
曉井人惡之□不當有命來□
十一月□□殺忠順王哈密復據哈密

上□□□□□□□□
閣□□□□□□□□□□□□□□非忠順族裔得封乃傳其
紀□□□□□□□□□□□□□□□
三年春正月下監察御史湯鼐獄戍之
帝即位後更新庶政言路大開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
祥交章論劾當路
□□□□□□□□□□□□□□□□□□□□
大臣多畏惡之劉吉尤刺骨

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湯鼐行僉院事矣
□□□□□□□□□□□□□□□□□□□□
之吉不娶人騎牛□□□□□□□□□□□□之曰
人騎牛□□□□□□□□□□□□□□□□以
□□□□□□□□□□□□□□□□□吉人長安
□□□□□□□□□□□□□□□□□□人私
□□□□□□□□□□□□□□□□□□□
□□□□□□□□□□□□□□□□□□之王
□□□□□□□□□□□□□□□□鄒智李文祥
□□□遂□大理不
以□□□□□□□□□□□

時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諸邊未寧虜塞下又升接戰

諸將懼食憎二十餘人如入大怒夜持弓矢伏其門作

謗詞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

二人衛出入文升因乞休慰諭之。

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

河決自原武由開封東北入沁河 [illegible]

三 自上家店直抵陽武 [illegible] 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由徐州

入淮 一 自封邱縣之荊隆口 [illegible] 漫祥符清儀封

縣之黃陵岡 注見 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郡邑多被害

汴梁人以彼處者請遷開封城以避其害帝命政使徐恪 公字

[illegible] 力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役丈夫五萬人治之已而命

戶部侍郎白昂 武進 總理其事昂築陽武長堤濟徐州

古汴河 [illegible] 注見 使河流入汴汴入睢

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水患稍寧。

秋七月詔求直言。

京師淫雨南京風雷後有星變詔

冬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賜故少保王竑謚。

加贈兩縣太子上柱國謚忠愍立祠襄所賜額曰旌功

[illegible]

三年[illegible]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

每十里積粟若干石及數為殿最遺者罪擢不及者罰

之府州縣及衛所官能此者陞

冬十一月[illegible]天津[illegible]四清[illegible]部[illegible]言

[illegible]大

人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illegible]作曰[illegible]

通藝[illegible]見其占為兵為饑為水旱今兩畿河南山

西陝西四川湖廣皆不次請明年復然恐有盜賊竊

發禍亂伏乞親理下顧問[illegible]所宜致敬

[illegible]

修省[illegible]俱非急務宜悉停止

帝嘉納之[illegible]所見[illegible]及帝即位見吉仁

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而吉[illegible]兩人亦有

論建吉每署名于前竊時譽以自蓋焉。

京師地震。

四年[illegible]三月逮內廠總杆奈紘[illegible]竄。

初紘[illegible]安遠侯御史[illegible]貪殘不法累逮

下獄[illegible]反訐紘不

已命逮[illegible]死[illegible]紘亦罷

[illegible]

夏六月[illegible]復災

秋八月，封皇五人爲王。

[illegible]

罷刑部尚書何喬新。

喬新執法不阿，徐溥重王恕，薦劉吉銜之。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御史鄒魯人，會劾喬新受賄，雖此吉指中旨下諸人詔獄，喬新乃疏乞歸。先是，尚質運大難及喬新薦郎中魏紳人，[illegible]之所撫恕，故有是參均之[illegible]治昇驗得停，喬新亦遂致仕。

[illegible]

九月，以彭韶爲刑部尚書。

先是，韶由刑部侍郎遷吏部，與王恕既人不能協，貴任路爲尚書。是何喬新既罷，帝以韶代之。

冬十月，以[illegible]部侍郎[illegible]人[illegible]預機務。

自景泰中王文以尚書入閣，[illegible]初，內閣職任雖重，秩官仍以尚書[illegible]部[illegible]同爲尚書[illegible]入閣[illegible]以吏部[illegible]讓也，[illegible]郎[illegible]人閣[illegible]

十二月，吐魯番[illegible]哈密城。

阿哈瑪特既破哈密，[illegible]貢使頻至，帝仍容之。

[illegible]

[illegible]由是阿哈瑪特以中國易與，益桀傲，已而帝用馬文升，[illegible]

馬什[illegible]使即闕[illegible]還哈密及前[illegible]所掠金印，遣臣以聞，許之，至是果以城印歸，還[illegible]所拘使

[illegible]之。

[illegible]火。

延九十餘里。

召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言官論紘[illegible]起之。

戶部會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

[illegible]

六月下[illegible]

程[illegible]視光祿寺見壇[illegible]者[illegible]修[illegible]行法

之所也程[illegible]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

民現投無辜之地先帝[illegible]

今二人已代[illegible]不能自保[illegible]下如有此[illegible]

過之[illegible]如[illegible]此[illegible]

揚先帝過失下[illegible]合刑部定罪[illegible]

禁止兩刑部擬程[illegible]杖[illegible]不[illegible]戍邊

秋八月劉[illegible]

齊郎[illegible]

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太后[illegible]方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年作

冬十月吏[illegible]法

劉武[illegible]各邊開中令商人[illegible]

從[illegible]以充成化中[illegible]以銀易米[illegible]至是

[illegible]銀令[illegible]太倉[illegible]

給諸邊[illegible]

守[illegible]太倉[illegible]數[illegible]邊[illegible]中之法

[illegible]

十一月[illegible]

初成化末[illegible]內河南諸省[illegible]

王恕[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各邊亦有軍

[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

一遇災[illegible]行捐[illegible]既開則進身[illegible]

吏豈可得也帝[illegible]命止之

[illegible]六年春[illegible]月[illegible]李文忠[illegible]

陵

[illegible]文忠[illegible]六世孫[illegible]

[illegible]史以奉先祀

河決張秋[illegible]劉大夏[illegible]都御史治之

河決張秋[illegible]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遂

工部侍郎陳政[illegible]

任者將大夏為[illegible]之時

河流[illegible]九十[illegible]下流未

可[illegible]流[illegible]之

[illegible]

水勢[illegible]

[illegible]陳

留至歸德分為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與
會于淮然後治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
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
隨決隨塞連晝夜不息功乃成命遣行人往勞改張秋
名安平鎮大夏又言安平決口既塞下流已治黃陵岡
在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荊隆等口又居黃
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黃河至此寬漫奔放
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久安
之計廷議如其言大夏乃興工〔在八年正月〕築塞黃陵岡及
荊隆等口七處旬有五日而畢于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
城逕歸德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于海南流故道以

復又築長隄〔起胙城歷[illegible]〕抵徐州復築荊隆口
等隄〔凡一百六十里〕起于家店歷銅瓦廂抵小宋集〔在蘭陽[illegible]〕
岸大小二隄捍禦潰決之患始息水大治乃召大夏還

〔[illegible]〕

夏四月土魯番復據哈密

初土魯番既歸哈密城印馬文升言番人重種類且素
服蒙古非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乃求故忠順王孛羅托克托
從孫陝巴〔[illegible]〕襲封為王以恩克保喇〔[illegible]〕為都督同知阿穆呼郎為都督僉事輔之
已而諸番索賞陝巴財物不得皆怨阿穆呼郎又引默克

尋入掠土魯番阿黑麻怒率兵夜襲其城
執陝巴支解阿穆呼郎仍令伊蘭據其地事聞命兵部
侍郎張海〔[illegible]〕甘州都督同知緱謙前往經略〔[illegible]〕

〔[illegible]〕

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
以水災蠲租一百八十餘萬石

吏部尚書王恕罷

初恕與濬不相能恕老察人下患官已盤而濬謂吉留
之者九十餘人恕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
判劉文泰者求遷官為恕阻銜之文泰故往來濬家知
濬授恕因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聘用[illegible]作傳鏤
版行之歷數先帝之失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于濬
乃奏辨乞賜廷鞫于是下文泰錦衣獄訊果連濬

〔[illegible]〕

馳驛歸〔[illegible]〕

六月蝗

秋八月京師大雨雹

禮部尚書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疏弭災急務勸治勵學問言

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俯[illegible]納忠
先是因方所指災異疏[illegible]成[illegible]類[illegible]為其交[illegible]乃以日月先後采分條析不復拔[illegible]為帝[illegible]切
言之。
刑部尚書彭韶請
詔自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為三老然亦為貴戚近臣
所疾故及於去。
甲寅七年癸丑二月詔[illegible]宮闕火。
去冬雷震風雨拔孝陵樹故有是詔。
二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討平都勻苗
都勻苗乜富架長腳等作亂命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廷
瓚與兵備副使吳倬[illegible]遣諭苗不降富架誘入寇伏

兵擒之乘勝抵其巢連破百餘寨生擒長腳以歸初成
化中設程番府[illegible]延議知府事政不合和苗叛
悅服及見復平苗亂乃上言都勻清平宜設[illegible]
九長官司[illegible]
其人皆世祿恣虐激亂亦數十年今始克定請于
二衛改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可忍役府一日都勻[illegible]
州二日獨山[illegible]長官司[illegible]麻哈[illegible]
[illegible]苗患始息
命[illegible]捕蝗
民捕蝗一斗給米倍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命工部侍郎徐貫[illegible]人經理浙西水利
貫言三吳大水命貫疏浚水道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
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疏治時以吳淞江[illegible]沙浮
蕩未克施工[illegible]迨今九十餘年港浦[illegible]
塞地勢[illegible]夾江長橋[illegible]
導太湖散入澱山[illegible]
[illegible]陽城[illegible]
湖又開大石[illegible]
吳淞江入海開白[illegible]
港不湖水由白茆港[illegible]入海[illegible]
七[illegible]等[illegible]陽城湖水由七丫港

[illegible]入海下流疏通下是開湖州之溇港[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illegible]
[illegible]開常州之百[illegible]
[illegible]溧陽
[illegible]
又開[illegible]引門以泄[illegible]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
不復增築[illegible]
夫二十餘萬[illegible]
八月以李東陽[illegible]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典誥勅
東陽官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其位文名及是大學士

[illegible]

徐溥等以弘治勅纂輯如允即主直政事
東陽入閣典之。
九月南京地震。
八年春三月甘肅總兵官劉寧敗遼于涼州。
[illegible]等人奪騎牧
于是小王子及陀羅孩子和碩[illegible]居賀蘭山
後與之相仇數爲邊患及是又犯涼州寧與戰相
持數日擒其長一人遼乃遁去
二月乙卯朔日食。
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諡文[illegible]
濬先以目疾免朝參及是卒贈太傅[illegible]
以禮部右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參機務
東陽與遷同日並用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東陽
工古文辭閣中疏草必屬之疏出多爲人傳誦
秋七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定國子監生[illegible]
初[illegible]以課諸生
行積分法[illegible]

[illegible]歲內積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
堂肄業又命諸生于各司分習吏事[illegible]謂之歷
事又謂之撥歷其期以入監年月爲先後送吏部選用
[illegible]已而選于日積監生
日衆習吏分撥不改初法而監生滯多淹滯撥歷或
至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頗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
自歲貢選貢者輒與[illegible]在監有未及一年者及是監
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選至萬餘人又不得官[illegible]部尚
書倪岳乃定議監生[illegible]可歷事一依舊制必須日月滿
後方許分撥由是諸生在監肄久而選人亦不至壅塞
[illegible]
冬十二月復哈密
阿哈瑪特既擄哈密[illegible]使沙州[illegible]巴
馬文升言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
事襲斬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方略翥請陳哈密
可取狀文升以聞于帝[illegible]兵命副將彭
清[illegible]
[illegible]
伊濟勒[illegible]夜半大雨雪及明[illegible]
又六日至哈密城下[illegible]伊濟勒已先遁去乃斬其遺

冬兵部尚書白圭……[illegible]……亦絕……

[illegible]

[illegible]

丙戌 九年夏四月丙戌朔……[illegible]……爲戶部尚書

……[illegible]……部尤……行私者不可勝紀

少不如……[illegible]……按……宗成憲略無所顧覓道

後征……[illegible]……之風少衰

下給事中……天台人……御史劉……人……等于獄

……[illegible]……知州劉……人。……命錦衣官校逮之并……等

……利道官上言錦衣不宜輕遣……所在……而王奏帝左

右……大……盡逮請勅……按……以觀王……一州

官……[illegible]……下……給事中四十二人御史二

十人下獄六科……吏部尚書……人……

及中書……封事……學士楊守阯……人……

直……乃……九……得……

六月……[illegible]

冬十二月刑部……人……請……

刑部郎中……員外……人……

司承大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逮……[illegible]……多東厰

[illegible]

錦衣司……或校……人報……或受……

賊……人……刑官……其……以……多……一介

人……下……大……可……臣……

微……不……其……于虎……若死于朝廷願陛下

……行……死無……以其……原籍爲民……

等……而……進士……人……上……官……

人……勢……如……出……者……之……

……[illegible]……門……其……

時……家皆分別……其……不……

……不能用……內臣不……

[illegible]

明

孝宗皇帝

丁巳 弘治十年春三月召閣臣議政文華殿

帝御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目與卿等議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商議既罷賜茶而退自成化中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其後宣召頗數遂以為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illegible]指揮劉欽等戰死

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方許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邊儲充積[illegible]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即位越自安陸赦還屢疏頌冤下廷議列上其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已七十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言官交章論奏乃寢及是小王子和碩諸部屢犯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殘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吏部尚書屠滽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申閲營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洪武初有南北軍南軍守皇宮北軍護京師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為腹心我太祖設南衞十六衞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衞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衞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敕大臣揀選操練命更番直各門官為鈐束出入從之

戊午 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官吳寬不欲太子近倫臣數以事間請輪講官與寬[illegible]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於外欲令暱近賢儒遠此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破之

[illegible]

小王子居山後入寇，知宣遼兵招野狐嶺，復擬遼地。越分兵三路進，俱自斫崖，斬瓶收兵，因別伏道旁，敵來襲，復追殺之。[illegible] 獲駝馬牛羊器械以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上利害，詔鎮守太監來報，得罪死。以官進帝劾[illegible]及越越聞[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韓[illegible]大學士徐溥致仕。

溥居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天下稱賢相。至是以目疾乞休，詔許之，恩賚視常典有加。

[illegible]

冬十月，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先是，有帳[illegible]西直門，兵部尚書職武備郎

[illegible]

中何孟春[illegible]郴州人，曰：宮禁火已而[illegible]內府軍器庫[illegible]

[illegible]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符籙禱祀蠱惑帝，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清寧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其家亦[illegible]此？左右曰：隱語耳，黃米者金，白米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交結者，諸臣俱走壽寧侯張鶴齡求解，事得寢。

[illegible]

閏十一月戊[illegible]朔，日食。

己未十二年夏六月，闕里孔子廟災。

救山東撫按重建，及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禮部主事楊循吉[illegible]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illegible]

行

庚申十三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初洪武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毋許妄引條例英宗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借便己私條例由此日繁及是帝命刑部備查凡出剖定之給事中楊廉方

[illegible]

二行之一概依律斷行無知所向矣之中外帝前後皆任刑官何臣內外皆與聞守刑法皆平允舉比律一端天下翕然稱頌

和碩特犯大同總兵王果禦之敗績。敵騎七千餘人破逍遙[illegible]果及都指揮鄧洪等與戰大敗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伯陳銳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illegible]進提督軍務往禦之

五月甲寅朔日食

召[illegible]

大同之敗京師戒嚴兵部請[illegible]別京營[illegible]命召劉健及李東陽謝遷于平臺[illegible]等自陳疏面議去留[illegible]人而召[illegible]遷[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京師地震。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于獄尋復其官。

初和碩等部屢寇大同朝廷以陳銳等無功召還遣保國公朱暉代之太監苗逵為監軍雄上言克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北虜入寇廷臣首推陳銳以為之死生眾之存亡成之謀勇未聞之人寄以閫外今斥陳銳用朱暉者不更事固不多於銳臣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推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置監軍使得以掣之今之監督即唐觀軍容使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猶然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將九節度兵潰相州況其下乎帝以雄妄言下獄尋以不臣冤已乃還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地大震。

朝邑縣十七日壞官舍壓死人畜無算[illegible]

夏四月和碩及小王子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

先是小王子及和碩等復居河套至是以數八千騎東駐延塞下入長勝等[illegible]既而西歸復進掠延綏寧夏佳水數千里[illegible]

劉瑾等方縱往禦及秋賊從花馬池入寇已飽掠去乃以
五路之師夜襲敵巢于河套僅斬三級以捷聞未幾小
王子和碩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寧夏境殺掠慘
酷醫偏野關中震動

六月陝西獻玉璽
鄠縣民得玉璽以獻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背有
螭紐刻其旁 只四小印二 巡撫熊翀以爲秦璽復出
遂獻之帝命禮部會議 禮部尚書傅瀚言 人 秦璽亡已 其栽簡翀
今所進璽篆文皆不類與宋元所得璽色又殊蓋後人
做爲之耳帝王受命有德不在璽請姑藏內府帝是其
言遂薄賞得璽者而遣之

秋七月普安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
字用敬公安人督師討之
初普安土司隆暢既老子婦 暢長阿保淫蠹用佐紹
與有夜以米魯以罪見逐依禮阿居惠阿保與亂暢
明 阿保懼謀殺米魯幷暢攻暢殺百餘家暢遁
南鎮巡官召阿保與暢憩兵米魯暗命人殺暢與阿
保亂益甚鎮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入霑益州
今州屬 尋復歸故巢攻城 太監楊友
討之大敗賊乘勝圍普安殺都指揮 兼右副都御史
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衆窺劫楊友去
九月[illegible]

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言官劾史琳等喪師淪辱召琳還起秦紘戶部尚書兼
副都御史代之 紘至 死事有功劾敗將楊琳等四人
罪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文升在兵部中最久甚有碩望帝推心委任特敬禮之
閣議考察 因文升 其他 大臣 也 大夏
時爲兩廣總督召命至再以疾固辭帝不允趣之入
見既至帝問曰朕召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
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
不能故辭耳帝默然

十二月[illegible]命出河套諸將轉還
南京兵三千不防守以參將楊玉領之甯
兵部都給事中屈伸字引之任丘人疏劾興等西討無功班師
前命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深京
師及遼陽兵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足以五十
萬衆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
賊一深入如何稱戍所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
賞而報功又不知幾倍也卿等宜論罷置與典不對
壬戌
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調官土兵分道進擊連破賊阻進至 事王 申土
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籠 在貴州南 舊府 官軍四面夾擊

督兵圍出戰英臨陣招殺之餘黨平。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瓊州黎亂。

前知府余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清賊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眾為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馮顒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週二千里其五指山（在瓊州府定安縣西南五[illegible]峯高入雲名黎母山黎人環居山下[illegible]黎內為生黎山外為熟黎分五[illegible]瓊[illegible]郡縣境入深林箐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眾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不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租賦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從之明年七月斬符南蛇賊遂平。

（癸亥）十六年春二月詔建延壽塔于朝陽門外尋罷。

帝事兩宮太后甚謹兩宮皆好佛老以是宮中多設齋醮數遣中使往泰山武當山進神袍奉幡幢或白晝散燈市上閣臣雖諫帝不敢違也及是內旨建造佛塔又除道士崔志端等為真人劉健等力諫遂皆寢罷

夏五月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illegible]巡視雲貴。

先是雲南景東[illegible]晝大晦雲霧黑暗凡七日不辨晝夜[illegible]如丁[illegible]殺禾稼宜良[illegible]地震[illegible]火災屢屠無算帝以雲南災變并寇害由官不得人上下擾攻以致小民含怨上干天和命瑩兼左僉都御史巡視瑩至劾黜不職者數十人民心漸安。

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于便殿

帝問大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征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illegible]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帝察知大夏方嚴委寄益重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清見知每有宣召或與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與也既而寇犯大同中官苗逵貪武功勸帝出師帝然其言將從之閣臣劉健等交諫阻帝意猶未回召問大夏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謂邱福事見前）舉十萬衆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戴珊亦同召從旁贊決帝遂曰微二卿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帝

[illegible]

[illegible]

見客何[illegible]出[illegible]之[illegible]步[illegible]
為[illegible]入[illegible]留客[illegible]矣
[illegible]

秋九月詔戶部嚴鹽法

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積弊嘗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誰敢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也第言之未詳耳遂詔戶部嚴厲剔弊具議以聞[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年二月詔每歲官錄重囚毋限一日[illegible]
故事每年有官錄囚奉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鐸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冤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命各官再訊逾十日不為遲祖宗好生之仁為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illegible]月太皇太后周氏崩[illegible]定祔廟制
先是[illegible]之[illegible]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illegible]之[illegible]以行[illegible]通至是周太后崩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一窒一通此皆先朝內臣所爲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

先[illegible]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因與劉健[illegible]始[illegible]后[illegible]后居[illegible]祖[illegible]宋始
[illegible]太皇太后居在
議者定[illegible]太[illegible]人后居[illegible]大行太皇太后居在
引唐宋故事[illegible]以此不敢復論帝曰事須師古
本世不足[illegible]太皇太[illegible]朕[illegible]豈敢忘頤[illegible]情耳
[illegible]一帝一后今[illegible]祔[illegible]禮自朕始也乃援
[illegible]奉慈殿爲[illegible]下廷臣議[illegible]張[illegible]
[illegible]子入惠公之廟仲
子無祭所以[illegible]之祖廟無[illegible]而周禮有祀先妣之
文疏云姜嫄也[illegible]宋[illegible]太后不祀食者立別廟享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做故事于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爲宜
帝然之[illegible]欽天監奏年月不宜遂議請暫祀太皇
太后于[illegible]中從之移居奉慈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葬孝肅皇太后于裕陵
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編巡官舗之從[illegible]大夏[illegible]也
六月[illegible]
命南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著爲令
故事京官[illegible]考察南京堂上官不與至五
品以下[illegible]始[illegible]行而[illegible]官[illegible]轉遷或除[illegible]
[illegible]補多不及與給事中許天錫[illegible]京官六年一

考察大僚令自陳禱嶽之命從所請

和碩入大同指揮鄭瑀戰死。

靈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星子（宋縣今屬南康府治）德安（五季楊吳縣今屬九江府）二縣人溺死者無算

秋八月置東西衛軍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備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以下宿當亦如此請遣選操軍為入侍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為東衛報可中官臨京營者患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聞不行

九月復開起居注

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巏言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係機密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每蒙召問者備錄聖言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與典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一月貶大理寺丞吳一貫（…人）為嵩明州（元置今屬雲南府）同知

先是永寧衛都指揮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關掩殺他夷一十八人指為明賊使者巡撫張鼐（字用和歷城人）以捷聞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郤發其事命一貫往勘得實論天祥死繫獄中天祥叔父洪屢訟冤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門親鞫之盡反前讞罪一貫死閣臣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徙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請一貫謫明州同知茂擬死洪反得論功帝晚年委任大臣中官勢稍黜而天祥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撓

罷雲南銀場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御經筵

學士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清羸長不踰中人其進日講帝特設低几聽之

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于獄尋釋之

帝寵后外家后弟壽寧侯鶴齡建昌伯延齡並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語末云壽寧侯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為張氏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泣訴帝不得已下夢陽獄尋即內批復職奪俸三月金夫人泣不已帝亦怒左右知帝意夢陽請移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忿帝亦不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

[illegible]使宦官監軍欲自淳事[illegible]時總兵視戰所得之遂以寄之耳

起延衣因出遊[illegible]狗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遂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

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淸宮執健手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等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叩首歔欷受命翌日召東宮諭以法祖用賢遂崩

太子厚照即位是爲武宗

以明年爲正德元年

秋八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京師淫雨

自六月至于是月時東宮舊豎劉瑾等瑾興平人本姓談依中官劉姓者以進因冒其姓帝即位掌鐘鼓司與其黨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相交結時謂之八黨亦謂之八虎日導帝遊戲由是怠于政事遺詔中所當興罷悉廢格不行閣臣劉健等因久雨上疏言之帝雖溫旨褒答而狎暱群小詔旨廢格如故

冬十月葬泰陵在昌平州茅山東南

諡曰敬皇帝廟號孝宗

明史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明民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貞元各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乞罷不許

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政事爲宦官所撓傳示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帝不聽健等力諫謂奸商攘亂鹽政武臣貪罪玩法北征將士無功授官御用監書家濫用匠人皆宜痛抑今陛下不信大臣而信群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制臣等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此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撰條數目未奉玉音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非歟亦當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求儒寔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居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能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三月兵部尚書劉大夏罷

大夏承旨清核鎮守中官并額設者凡數十人劉健以孝宗遺命入告發部中行之又列上傳奉官當汰者六百八十餘人帝不盡從復勒廢閣韋興不當起用帝不聽大夏自知言不見用遂連疏乞歸許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泌陽人代之

時朝政已移于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
兵部侍郎熊繡[illegible]可任。繡不欲出外。頗怏怏。其同
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遂疏乞休去。芳粗鄙
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
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請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
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諺云。無錢揀故
紙。今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
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為尚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帝令[illegible]劉健李東陽謝遷[illegible]比來兒朝太多
奉事未[illegible]遊戲[illegible]宮
中。復有何事急于此者。夫隆寶玩好。非所以崇儉德。彈
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不可育于朝廷。弓矢
甲冑。不可施于宮禁。[illegible]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
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于前。臣不勝愛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illegible]上元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
[illegible]

閣議。健等持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亦同[illegible]陳言[illegible]不
斷也。先是。戶部尚書韓文[illegible]以八黨用事
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誼何為
此。諫官疏劾諸閹。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
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弗濟。吾年足
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令夢陽草疏。既具。文讀而刪之
遂率諸大臣伏闕以上[illegible]
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帝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日三
反。欲安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以為處之未盡。健推案
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
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健聲色俱厲。惟李
東陽少緩。王岳者剛直。嫉邪。慨然曰。閣議是。其以
健等言白帝。明日將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耳。衆相顧[illegible]文乃抗聲數八人罪。[illegible]王鏊[illegible]

人助之曰入人不去賢本不避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黎直曰設上不處荼何榮曰榮頭有幾夾邪敢壞國事遂退健約文淵諸九卿詣朝伏闕爭王岳從中應之[illegible]芳與之[illegible]乃卒不成遂夜伏帝前[illegible]迫物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曰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機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各分據要地夜具諸臣入朝將伏闕知事已中變於是健東陽遷[illegible]瑾矯旨聽健遷歸而獨留東陽岳充南京淨軍追殺之于途

于是中外大權悉歸于瑾矣[illegible]

以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命鏊與芳同入閣[illegible]

給事中劉蒨[illegible]請留劉健謝遷不報[illegible]與南京給事中戴銑[illegible]御史[illegible]等並杖斥除名

健遷既去位蔣冕抗疏請留帝不聽其疏傳至南京給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illegible]之所得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illegible]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銑等[illegible]諸科道官合疏言元老不可去宦豎不可任劉瑾等激帝怒[illegible]逮之[illegible]于杖削籍[illegible]瀚亦[illegible]

十一月削戶部尚書韓文職

劉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過不得反是有以偽銀輸內庫者遂以為文罪詔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illegible]昔[illegible]除[illegible]文出都門乘一騾宿野店而去[illegible]將殺之[illegible]紙出[illegible]

猶救之……得以陽……遂……人[illegible]
海因說……之……陽遂得釋……擢[illegible]
陽起為江西提學副使,復以與巡按御史爭[illegible]
奏罷官久之,乃奉旨陽才思雄贊,古文沿秦漢[illegible]
唐與府及何景明倡……[illegible]
于情[illegible]
為宗天下[illegible]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王九思字敬夫,鄠人。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illegible]
太倉人[illegible]

丁卯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食。

二月,劉瑾榜奸黨于朝堂。

劉瑾惡言者甚,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

守隨字維貞,鄞人。瀚字亨大,閩人。敷華字公實,安福人……[illegible]

召群臣跪金水橋南宣戒之。

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

復寧王宸濠護衛。宸濠,寧王權五世孫。

初,宸濠陰蓄異志,以護衛革,欲復之,賂劉瑾,瑾受賂,遂許之。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人,寓丹徒。

先是,一清巡撫陝西,請特遣大臣總制三邊。劉大夏以一清才略任之。一清乃建議防邊,以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平,寇不[illegible]

能耕牧,請修諸城堡,……以內附,以邊外侵寇,可其議。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瑾惡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瑾以一清冒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illegible]及管糧郎中下獄。

秋八月,作豹房。

帝為群閹蠱惑,于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冬十月,劉瑾矯旨杖戍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道死。

源以星變時,言此災異之氣,陰盛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占甚切,劉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源又上言:日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耶?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瑾矯旨又杖六十,謫戍肅州,在道以創卒。初源父瑄在天順時,以忠諫名天下,及是源以小臣抗節,尤為士論所賞云。

以楊廷和、劉忠入……為……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illegible]……帝問楊……乃召入閣。

戊辰三年,春正月,大計外吏,內批……翰林學士……字克溫,宜興人。

御史楊南金……

若人臣專擅以挾其
勢逞志之具卿仇主欲
賴人主不可合閣
和何從談劉瑾之
處分

儼家素號劉瑾遣人求金啗以美官儼峻拒瑾然銜金

爲都御史劉宇（字志大鈞州人）所搆瑾亦怒之將方考察朝覲

官瑾忽批奏尾落儼南金職初瑾毎奏事必伺帝爲戲

弄時帝厭之亟揮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大小

事瑾皆專决不復白帝及先奏中外莫不駭異（瑾不學成各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松江市儈張文冕相參决聰文冕不能文辭事則屬焦芳爲潤色之凡內外所進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若朝覲爲）

夏六月劉瑾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數瑾罪者瑾矯詔召百官

悉跪奉天門外詰責之日將晚五品官以下三百餘人

悉下獄時酷暑死者三人暍而病者無算明日李東

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衆獲免（瑾自是日益……）

秋八月立內廠

時東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劉瑾復立內廠自領

之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尤爲酷烈

劉瑾創罰米法

凡朝官忤瑾者悉詐以他事罰米輸邊多者則完納違者

罪之（……）

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劉宇爲大同巡撫宇私市善馬

賂遺權要大夏于宴見時爲孝宗言之宇因深憾大夏

及是與焦芳譖于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

假田州岑猛事逮繫之（猛田州土官也弘治中與思恩土官岑濬相仇殺濬伏誅猛當從坐大夏議降授福建平海衛千戶猛遲不肯行及是瑾……）瑾欲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

氏未嘗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滽亦言劉尚書無死法瑾

怒焦芳曰即不死可無戍邪瑾亦詗大夏家實貧乃坐戍

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

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

下（大夏……至所司……大夏曰軍……下者……）

己巳四年春正月削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爲民

初健遷在內閣嘗詔舉懷才抱德之士餘姚周

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凡四人（……）

也及是劉瑾焦芳以舊怨遷所薦乃摘其事以

禮等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爲罪矯旨謂天下

士大夫何罪餘姚隱士何多邪遂下禮等詔獄

屬主者詞連健遷欲逮二人籍其家賴李東

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復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旣

而旨下果如芳言并禁自今餘姚人不得授京官

夏四月王鏊罷

劉瑾橫甚鏊初開誠與言時聽納既而漸不能救遂

方求去此三上疏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改翰林官與一職 [illegible]侍讀 顧清 [illegible] 等

于南京六部

劉瑾惡翰林官不下己焦芳亦銜之及是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遷秩芳訝曰翰林官當補充政事耳遂以顧清等十六人俱出南京六部為員外郎主事等官

六月以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宇乞歸遂以張綵 安定人 為

吏部尚書

綵字介于焦芳以綵得入為部郎史瑾好抑折奏諫

宇輒以小過笞御史瑾以為賢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

金宇首以萬金賀瑾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遂由兵

部尚書晉吏部 [illegible]

宴瑾閣中極讙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須[illegible]相耶此

地豈容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 [illegible] 吏部綵

先為選郎稱疾家居 [illegible] 之一依

之中由郎署長六卿 [illegible] 行金帛奇貨[illegible]

望豐甚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小王子寇延綏

寧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 字汝栗 遷安人 率師禦之敗有斬

獲敵伏兵突出寬中流矢死

湖廣江西四川盜起

時逆瑾擅權四方盜賊並起湖廣則沔陽 [illegible]

戌楊清劉仁等 [illegible] 出沒湖湘間江西則東鄉 [illegible]

[illegible] 賊王鈺五徐仰山等桃源山 [illegible] 賊汪澄

二王浩八等華林 [illegible] 賊羅先權陳福

一等各據山寨而叛 [illegible] 賊何積欽

等復起延福建廣東之境四川則保寧 [illegible] 藍廷瑞

[illegible] 擁衆至數萬官

軍討之不能克羣盜遂日熾

冬十二月以曹元 字以貞大寧人 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預機務

元系依附瑾不修士行與劉宇瑾逢迎擢入閣其在

閣中日飲酒謔浪道里巷鄙語而已

二月以洪鍾 [illegible] 總制四川軍務

楊清 [illegible] 錦衣布政使陳

鎬 [illegible] 及都指揮潘勛等破之湖湘既平逐移師入

蜀時藍廷瑞與鄢本恕廖惠等擁衆保寧漢中取鄖

陽門[illegible]興下巴而惠陷通江 [illegible] 尋復所過去焉

川巡撫林俊發羅羅兵之能戰者（？）至龍灘河（亦曰龍灘河，在寧州東，龍化縣西）
（長江上流也）賊墜崖溺水者甚衆，遂擒惠。廷瑞、本恕東奔，據
漢中至大巴山（在南鄭縣西南，漢中府志：大巴山俗名九重山也）。俊復追敗之，鐘至，
與俊議不合，俊別擊鄢本恕賊，而川廷瑞等乘間收集散
亡，勢復振。鐘率兵分道進勦，而俊亦不肯而還，與鐘合。
賊依山結營，陽上就撫，以計紿師，官軍為七壘守之，賊
不得逞，其黨漸潰。鐘令（不願，注見前）土司彭世麟以計擒
廷瑞、本恕（以所掠女子詐為己女，結婚于世麟，冀為之援。及期，廷瑞、本恕及其黨至，世麟密白鐘，鐘令許其婚，因謀圖
之。黨咸來會，伏發悉擒之）。進鐘斬之，餘衆悉平（事在六年）。有廖
麻子者，獨逸去，轉掠兩川，官軍不敢擊，躡賊後，賊過民
為功，土兵皆先其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剃。

夏四月，安化王寘鐇反（安化王，慶靖王孫）。遊擊將軍仇鉞（鉞字廷威，鎮原人）討
擒之。
寘鐇素狂誕，術者言寘鐇當大貴，遂覬覦非分。其黨
指揮周昂等潛為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
以五十畝為一頃，所斂皆怨，而巡撫安惟學素殘虐，將
士銜之。寘鐇使人撩之，咸願從。寘鐇遂反，殺東、惟學，
及總兵官姜漢、太監李增，指揮等，傳檄遠近，以誅劉瑾為
名。召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討之，以太監張永
為監軍。先是仇鉞以[illegible]，在寧夏西南，聞變，即入
城，散所部兵，隸賊營，自稱疾，堅臥，而陰結壯士，伺間圖之。
及一清將至，寘鐇令昂就鉞問計，鉞方臥呻吟，伏卒猝
起，撾殺昂，乃披甲揮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遂
馳詣寘鐇第，縛之。其衆皆散，寘鐇叛十有八日而敗。檻
送京師，賜死，黨皆伏誅。鉞論功封咸寧伯。

五月，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
歲，自稱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綵為郎時，芳
方薦以結瑾，比綵為尚書，芳稍賄薦人無虛日。綵時與
同進，右陳餞討段炅，故芳黨，見瑾寵綵，芳勢稍衰，轉附
綵，盡發芳陰事，搆于瑾。瑾大怒，數于衆中斥責芳，芳大
懼，且遂乞歸。

六月，前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文升（[illegible]）以劉瑾除名，及是卒。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往往
待之決。（[illegible]）贈太傅，謚端肅。

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
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金印以進。

秋八月，劉瑾伏誅。
先是張永監軍西征，楊一清與相結納，知永與瑾有隙，
因密與謀除瑾。（[illegible]）

脫了沙余[illegible]曰[illegible]出了[illegible]
據地[illegible]請[illegible]上前[illegible]心以明不去上必[illegible]
御行[illegible]
河史稱[illegible]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意遂
決及將至京永請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時
京師籍籍謂瑾將于是日為亂（[illegible]）
會[illegible]
月[illegible]五日[illegible]永[illegible]八[illegible]永乃先期
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頭奏瑾
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
此不可緩遂執瑾[illegible]下安所歸[illegible]不成[illegible]
亦助之遂繫瑾菜廠明日帝出永奏示內閣下瑾獄帝
親籍其家得金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數并袞衣玉帶
甲仗弓弩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
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鞫午門獄具詔磔于市梟其首
（[illegible]）
購其肉啖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黜元以罪免
劉瑾既死給事中[illegible]請求詔許[illegible]凡官吏劾黜為民
諸附瑾者焦芳以[illegible]籍為民
以劉忠（[illegible]）為吏部尚書梁文儲[illegible]
大學士預機務
忠先與楊廷和同侍講筵為劉瑾所嫉出為南京禮部
侍郎尋進尚書焦芳薦之召還瑾見忠謹愼氣岸棲棲
乃傳旨以尚書專典誥敕備為學士[illegible]修會典及為

（[illegible]）
（[illegible]）

史部尚書瑾坐以小疵降侍郎李宗賢等成以[illegible]
謫南京吏部至是瑾敗二人遂同召入閣
冬十月霸州盜劉六（名寵霸州文安人）劉七（名宸寵之弟）叛
劉六劉七並善騎射初與楊虎齊彥名等從有司
捕盜（[illegible]）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徵賄
不得誣為盜令捕之六等乃投大盜張茂茂結納太
監為逃去家與太監張忠鄉（[illegible]）結為兄弟每
縱馬永成谷大用數得出入豹房侍帝蹴踘而乘間出
劫如故已茂為捕盜御史甯杲（[illegible]）所擒六等詣官
首伏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六等撥要求及是叛
入聚衆刧掠旬日間至數千殺南大長[illegible]
本霸州文安諸生六等亂起罩家匿水澤中[illegible]之
逐賊衍污其妻女繼被有膂力[illegible]賊
入其黨與六等俱為盜魁明年賊衆益多遂分為二劉
六劉七[illegible]乃轉掠山東[illegible]
山東楊虎趙鐩等掠河南[illegible]
（[illegible]）
敕諸以兵[illegible]
勅京營銳卒往討中錫[illegible]書生不習兵事[illegible]子[illegible]
不敢戰遂議招撫[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賊終不降于是廷臣
交章劾倖中錫玩寇[illegible]下獄論死而賊攘愈甚

辛未六年。春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字汝礪，應城人），從爲武昌，總制江西軍務。

江西盜起連年，官軍屢失利。金時丁母憂在籍，詔起原官，提督軍務討之。金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久之兵至，乃先擊東鄉賊，平之。（以下事俱在四年。）遂移師，以次蕩定桃源、華林及大帽山諸賊。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千餘人。立東鄉（注見前）、萬年（在饒州東南）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金方倚其力，不爲禁，士民深怨苦。

夏四月，劉忠罷。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輩猶用事。永嘗遣廖鵬謁忠，忠伏謀遝之，又卻其饋。永大恨。是年，忠典會試，帝摘試錄中舛誤，下李東陽。忠知爲中官所齮，乞省墓歸。（忠抵家，上章乞致仕，報許。言者交章請留，不報。）

秋八月，以兵部侍郎陸完（字全卿，長洲人）督邊兵討賊。

張偉、馬中錫既論罪，兵部尚書何鑑（字世光，新昌人）以京軍不能制賊，請發宣府、延綏邊兵助討，詔完統之。遊擊將許泰（字□□，江都人）、郤永（小爲良城宿人）等以兵聽調遣。師行至涿州，紀傳賊犯固安，自涿京師。帝御左順門，召閣臣及鑑諭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救不及。因命鑑召完入衞。完遂趨固安（賊各引去），檄泰、永擊賊，賊北走，京師乃解嚴。已而邊兵連破賊。完請益發大同、延綏兵濟之，丙官爭大

用張忠。忠奏賊且平，乃自請督師，冀邀封賞。詔以太監谷大用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字□了）爲總兵官，張忠監軍，統帥京軍五千會完。是時賊益南，方所濟寧，焚糧艘。大用等引師臨清，觀望不敢進。會明年正月，帝將有事南郊，賊遂以十二月初旬由省牲所犯霸，乃疾趨而北。先一日至霸州，鑑在禁闈，仰夜嚴設守備。迨明，帝召閣臣出，否鑑請早出安人心。帝成禮而還。賊知有備，西掠保定以去。（遂歲人用。此年五月劉六復犯霸州，帝召人用統兵討之，賊於長垣大敗，延議召二人還。）

冬十一月，地震。

霸州尤甚，一日中十有九震。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宏以帝耽宴樂，朝日講俱罷，上疏切諫，語及比劉忠致仕，遂以宏代。

黃河清。

自清河口（注見前）至柳鋪九十餘里，凡三日。

壬申七年，夏閏五月，都御史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咸寧伯仇鉞討平河南賊。

先是賊東楊虎溺死宿州（虎爲邊兵所追，至小黃河渡，時設伏於之，虎遂溺死。小黃河自宿州北，經河南夏邑、碭山縣界），餘眾悉奔河南，推劉惠爲首，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副之，分其眾十三萬爲二十八

營。應[illegible]以參制官軍。[illegible]

東賊，委陸完，而令澤與鉞專辦河南賊。時參將馮禎戰

死。仇鉞方與陸完及閻澤等比至，衰憚威名，奔逆，同出永順宣

慰彭明輔敗之穎州，許將神周（許州人）時與鄭等文敗之

光山，湖廣軍亦敗其別部于羅田。（羅田縣今屬黃州府）賊沿途潰

散，分其衆為二，一患北走商城，一延南出柳州。澤與鉞定計

使別將追[illegible]轉至應山。（應山今屬德安府）衆

略盡，[illegible]至江夏，為[illegible]所就，送京師伏誅。

惠追及于南行，（明[illegible]化中[illegible]今[illegible]）官軍射中其目，自縊死。

[illegible]

秋八月，陸完追賊于狼山，（狼山見前）平之。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出沒畿輔、山東之境，將及[illegible]官

軍雖屢敗之，而賊招聚散亡，旋即復振。會河南賊已平，

其勢始衰，遂走湖廣，奪舟至夏口，遇督漕都御史馬炳

然，殺之，復登岸焚漢口，指揮[illegible]追及，劉六中流矢墮

水死。劉七、齊彥名等奔東下，由黃州至鎮江，完疾趨而

前，[illegible]兵集江南北，賊猶乘

潮上下，焚掠。已而[illegible]

[illegible]颶風大作，舟走保狼山，完以兵

夜登之，劉七、齊彥名中矢，亦赴水死，餘賊盡平。

[illegible]

九月，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

帝所beloved中官奴卒，皆收為義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姓朱

氏。

召洪鍾還，以彭澤代之。

四川餘賊廖麻子、喻思俸遁[illegible]州，勢日猖獗，言官劾

鍾，乃召鍾還，以澤代。澤與總兵官時源數敗賊，廖麻子、

喻思俸皆就擒。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今屬[illegible]）、

（資州）榮昌（明縣，今屬重慶府）賊復熾，澤旋軍討平之。詔澤暫

留保寧鎮撫。

冬十一月，調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

初，大同游擊江彬，（宣府人）領邊兵討賊，及賊平，還過京師，

因錢寧（太監錢能家奴）以進。彬狡黠，大得寵，能在寧上，寧

心忌之。彬欲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請

互調操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十不便，皆不

聽。于是調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

令羣閹善射者為一營，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

呼譟達九門。又作東西官廳于禁中，親閱，[illegible]命內

官義子分領之。[illegible]

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之。[illegible]

[illegible]

文下

癸酉八年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illegible]代之

初陳金破東鄉賊士兵邀賞千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逸黠傑者多不死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撫及破桃源賊金與諸將營河南會賊賂目兵乘間逸去轉掠徽衢間餘衆復集攻剽如故至是言官劾奏乃召還以諫為都御史往代驍家工浩八屯貴溪[illegible]之裴源山諫[illegible]夜破之擒浩八又進剿樅源東鄉餘賊悉平之

秋八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善巴卒其子巴雅濟[illegible]襲封忠順王[illegible]沈湎不親政事嘗忿其屬部皆亡土魯番會蘇勒坦[illegible]至是巴雅濟遂棄其國奔土魯番蘇勒坦遣其目和卓塔濟迪齊[illegible]據守哈密

甲戌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帝每歲張燈費以數萬及是宸濠別為奇巧以獻令所遣人入宮懸掛皆附著柱壁復依檐以貯火藥遂延燒宮殿皆盡[illegible]楊廷和等請帝避殿下詔罪己又疏請早朝罷別九廟祭祀[illegible]兩宮[illegible]勸[illegible]復[illegible]閣[illegible]路[illegible]邊兵[illegible]市羅皇店[illegible]出內帑省工作減織造諸[illegible]

[illegible]帝不省

二月以禮部尚書[illegible]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費以宮保[illegible]故有是命[illegible]

夏五月費宏去

錢寧陰為宸濠欲交歡宏宏絕以珍玩拒卻之寧憾且宸濠初行賂劉瑾得復護衛瑾誅仍削奪至是宸濠得伶人臧賢[illegible]以白金數萬遍賂朝貴奔請復護衛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illegible]宏力持不可諸嬖人乘宏請廷試卷取中旨予之于是宸濠與寧合鼓傾宏寧[illegible]所得以御史劾宏弟宷不當留翰林即指為宏罪中旨責宏令自陳狀宏明日乞休命并宷致仕[illegible]

遣右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

土魯番既據哈密復遣使赴甘肅投謁書索賂[illegible]陽[illegible]以聞請遣大臣經理大學士楊廷和等交薦澤澤辭不許澤至甘州土魯番方攻掠赤斤[illegible]與我[illegible]番人嗜利仍用[illegible]金帛萬數[illegible]城[illegible]遣[illegible]二千[illegible]御史[illegible]

與鼎岐綢通爲之耳且據城爭印皆其謀澤不知而爲
之及澤還巴州[illegible]在宣鼎岐遂不返和卓塔澤迪首勝
除害方不延久之乃歛爾後要其實始以成敗[illegible]
年而巴羅鼎仍留如故

[illegible]

今[illegible]後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京師地震

九月謫編修王思[illegible]爲三河縣丞

時帝狎虎豹彼倶嬉月不視朝思疏[illegible]孝宗遺命[illegible]
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illegible]可啓[illegible]以荒志好
勇以輕身鮮留[illegible]謫三河縣丞

冬十一月[illegible]

當道以勇健[illegible]
與卒貳貫令人[illegible]嚴校[illegible]家[illegible]與史部[illegible]

殺同知何有恩[illegible]議[illegible]訓敘云[illegible]目爲亂叔迷[illegible]
于揚清兵部議以大[illegible]南何鏜[illegible]上[illegible]入
錄史馬魁[illegible]亦奏當[illegible]欲反帝遣司禮太監溫祥大理
少卿王純等往按問[illegible]祥等[illegible]
殺所指皆平人于是御史余翰[illegible]殺魁[illegible]宜[illegible]
部下翰[illegible]官而釋[illegible]不問廷臣議[illegible]
刑乃[illegible]逮[illegible]
中官送當道之[illegible]當道大慟目[illegible]卿目[illegible]死問
者傷之

十二月[illegible]加天下[illegible]

己卯十年春正月命[illegible]成禮

是日漏下[illegible]清
等又言[illegible]
日月之光[illegible]下之情不[illegible]至
[illegible]必設
戒心[illegible]

三月楊廷和罷

廷和丁父憂[illegible]乃許之

以閏四月以[illegible]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illegible]楊廷和去遂以一清代
之

冬十月[illegible]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生土人謂之活佛乃命允往迎以珠琲爲幡
幢黃金爲供具賜其僧鈔幣萬計以鹽茶至數十萬允出臨
清漕艘爲之阻截入峽江舟人難行[illegible]
進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具茶鹽始行兩月至
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拒不出劉允誘以貨番人夜
襲之奪其寶貨器械殺將士傷者數百人
十二月癸亥朔日食
丙子十一年夏大旱
五月錄自宮男子三千餘人充海戶
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諡忠宣
大夏復官致仕歸御史承前冤其爲貪猾構陷機中官

用事者終銜之不許及姓家嗣去職赴戍[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楊一清罷
錢寧素與一清有隙之者因書總一清以災異陳時
政議切近倖寧與江彬等皆大怒使人入于帝前爲蜚
語譏刺一清而武學生朱大周亦許一清陰事劉寧爲
内主一清乃力請乞骸歸
以禮部尚書毛紀字維之掖縣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是時諸部有器識雅負時望及進入閣
以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南贛地連閩廣山谷深阻盜賊易爲巢穴雖屢命征討
後討之未盡不敗年輒聚復起橫水隘名在江西南安府崇義縣東其南
爲十八左溪田打水亦日鄞江在福建汀州府長汀縣西嶺東源出寧化下流至廣東大埔縣入海
桶岡在崇義縣西北與則有謝志山等割據
和平縣西北接江西龍南縣有上中下三浰最近龍南者爲上浰其次爲中浰最南者爲下浰
有池仲容大帽山皆稱王攻剽府縣而大庾縣名今廣
陳日能大帽山詹師富諸賊復與之相應爲南安府治
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里皆亂巡撫文森長洲人
託疾避去兵部尚書王瓊聽守仁才遂特用之守仁新建
[illegible]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祀南郊遂獵于南海子。
郊祀畢帥幸海子縱獵夜半始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字維之掖縣人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紀前在禮部以帝遊佚爲憂屢再疏切諫不納及入閣
屢列皆倚重之。
六月乙巳朔日食
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擅權數導帝遊佚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
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兵何鬱鬱居大內爲廷臣所
制帝然之至是夜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
儲蔣冕毛紀追及于沙河請回蹕不聽至居庸關

[illegible]

逆。遂御史張欽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人同門不奏詔乃[illegible]

上[illegible]令指揮[illegible]不[illegible]詔欽止之[illegible]得出[illegible]帝召[illegible]欽[illegible]有[illegible]官[illegible]者[illegible]無[illegible]

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回度關。幸宣府。彬先爲帝建鎮國府第。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求幸陽和。趙

觀五萬騎入寇大同。總兵官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illegible]帝率太監張永等自陽和往援。寇引去。是役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乘輿幾陷。

防等以捷聞于朝。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復命戶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時凡調發軍馬錢糧。皆稱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

冬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廷和既[illegible]與將[illegible]毛紀[illegible]諫帝[illegible]帝令谷大用[illegible]門乃歸。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留十四日。復如宣府。

帝至德勝門外。命百官戎服[illegible]

[illegible]帝御帳殿。閣臣奏賜稱賀[illegible]

云駐在榆河親斬敵首一級[illegible]

冊帝[illegible]武帝蓮驛馬入東華門[illegible]既還宮于奉天

門陳應州所獲刀械衣器。令群臣縱觀[illegible]

行賞既畢[illegible]

幸南海子。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和等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謚孝貞皇后。

帝還京師。

夏四月乙亥朔。日食。

六月。葬孝貞皇后。

先是帝以孝貞皇后將葬。幸昌平。觀隧道。遂幸密雲[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伏謁殿。及升祔。帝至舊乃人哭面南

大學士梁儲等上疏請從者。不報。

秋七月。帝復如宣府。

帝從江彬言將遍遊塞上。託言邊關多警。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命內閣草敕。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衆皆泣諫。而帝意不

可回克不既遂復北。辛，東安門出，群臣知而送之☐

十二人并駐蹕宣府，令兵户工三部各遣侍郎一人至

司隨以往。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州，

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遂由西安歷偏頭關，抵太原，大索女樂，得晉府樂工楊騰

妻劉氏，[illegible]。[illegible]與諸近侍皆母事之，稱曰劉娘娘云。

九月，帝自加封鎮國公。

勅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掃

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五千石，吏部

如勅奉行。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以爲名之不正，言之不

順，二者于此，古今所未有也。不聽。又錄應州功，陞賞內

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封江彬、許泰皆爲伯。

王守仁平江西賊。

守仁既至贛州，知左右多賊耳目，呼老隸詰之，隸不敢

隱，因貰其罪，令詗賊，賊所爲無弗知。于是檄[illegible]廣東會

兵，先討大帽山賊。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illegible]

[illegible]

復進討大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亦皆平之。贛州知府邢珣[illegible]吉安知府伍文定[illegible]

破[illegible]等亦破[illegible]桶岡賊[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斬賊二千有奇，賊奔九連山，[illegible]

山隘絕不可攻，守仁簡壯士夜從崖下誘之，

遂乘其險，官軍進攻，擒斬無遺。[illegible]

[illegible]

境內大定。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

寇，遠近驚爲神。

明

武宗皇帝

己卯正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

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如前儀

京師地震

帝自加太師勅諭巡行兩畿三月郎中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修撰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等百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

帝降手勅諭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俾兩工部急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與員外郎陸震（[illegible]）具疏連署以進（[illegible]）修撰舒芬亦邀其同官（[illegible]）等七人上疏極諫（[illegible]）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南城人）及禮部主事萬潮（進賢人）（[illegible]）人（[illegible]）陳九川（臨川人）（[illegible]）復連疏入于是吏部郎中張衍瑞（[illegible]）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illegible]）等五十三

人禮部郎中姜龍（太倉人）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illegible]洛陽人）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illegible]）亦以其術諫帝與諸倖臣皆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正周敘（[illegible]）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illegible]）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莆田人）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既而與鞏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拳焉晚仍繫獄諸臣晝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旁觀者無不太息流涕廷臣自內閣及尚書石珤（字邦秀藁城人）疏救外莫有言者諸璫伺揚言得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手擊死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illegible]）是時天[illegible]（[illegible]）下詔獄諸臣跪既畢仍杖之于廷死者十一人（[illegible]）餘除名貶黜有差戍鏊于邊（[illegible]）鏊亦不復出矣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字德成餘姚人）按察司副使許逵（[illegible]）死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illegible]因帝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遂日夕覬覦（[illegible]）

罰令人[illegible]冊留[illegible]闕下。巡撫都御史孫燧七上章言之，皆為所邀留。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御史致仕都）、劉養正（舉人）謀逆，益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蕭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宣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代州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都御史顏頤壽（巴陵人）等持諭往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決計反。以己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皆入謝。宸濠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眾相顧駭愕。孫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殺之惠民門外。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illegible]呼萬歲。宸濠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尚書，集兵號十萬，[illegible]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諭諸郡[illegible]奪印起兵。命其承奉涂欽與眾所畜亡命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皆陷之。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

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聞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眾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等京軍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字國聲[illegible]人）、兩廣楊旦（[illegible]）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搗南昌，所至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遺偽相李士實、劉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從臾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泄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樤守城，而劫其眾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illegible]）、知府張文錦（安邱人）等固守，不能克。（[illegible]）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illegible]）臨江知府戴德孺（[illegible]）、袁州知府徐璉（[illegible]人）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眾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為先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其

黥守宮人多焚死軍士爭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

王守仁敗宸濠于樵舍擒之〔樵舍鎮名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果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于黃家渡〔在南昌縣東通饒州府餘干縣〕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璉德孺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在饒州府〕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上饒人〕以下皆投水死〔宸濠欲[illegible]婁氏嘗諫不聽及是歎曰昔紂用婦言亡我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宸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即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邊兵征勦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從倖將抵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illegible]〕

〔[illegible]〕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

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相與媢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通謀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與楊一清善除劉瑾故守仁屬之〕因備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不可徑爾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輒伍文定等辱備至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號痛聞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議欲自將獨不時府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自帝發京師江彬有逆謀名執縛長吏〔通判胡琮自縊死〕至揚州閱民居爲提督府遍刮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儀諫指止及是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輒沮乃止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

成國公朱輔爲太保魏國公徐鵬舉[illegible]及公卿大臣

皆[illegible]正[illegible]之[illegible]尚書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應天府丞寇

天叙字子惇榆次人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

時帝議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儲蔣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抗疏不可就云上始得請爲時帝駐蹕[illegible]

幸牛首山軍中夜驚左右不知帝所在大索久之乃定[illegible]

也

秋閏八月受江西俘

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纛環以諸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執之然後獻俘受捷[illegible]

守仁之擒宸濠也[illegible]帝前以守仁奏反議召之恐不至守仁乃入[illegible]自稱威武大將軍[illegible]

帝發南京

先是梁儲蔣冕伏泣還京疏入九上帝不[illegible]起秋有物若豕首隨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伏地跪泣行宮門外帝遣人取入諭之起叩頭出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繫九江府中民間訛言將有變帝心疑欲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illegible]

[illegible]仁登金山遂[illegible]揚一清第[illegible]十[illegible]揚州太監[illegible]

[illegible]數日乃得釋蔣瑤字粹卿歸安人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

帝至淸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蹄三日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挾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

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誅戒大臣赴行在議宸濠獄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楊廷和等乃召[illegible]至通州受事遂賜宸濠[illegible]仍焚棄其屍[illegible]

日帝還京師大陳俘[illegible]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道東西[illegible]

[illegible]家揭[illegible]其姓名死者[illegible]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辛巳十六年春三月癸丑朔日食

帝崩于豹房

帝于正月郊祀嘔血不能成禮輿疾歸及是疾甚謂太監陳敬蘇進曰朕疾殆不可爲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丙寅遂崩于豹房大學士楊廷和谷大用張永等以皇太

[illegible]此句[illegible]

后命移殯大內。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熜（獻王祐杬子，母獻王妃蔣氏。厚熜以世子理國事。）入嗣皇帝位。

先是，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御金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帝崩，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吏部尚書王瓊率九卿入左掖門，為門者所阻，日此出[illegible]。小事皆九卿與聞[illegible]不與聞[illegible]大谷[illegible]）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群臣，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禮官偕往。廷和恐蔣冕去則己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指儲。儲慨然請行。儲自以與大下迎天子者乎，敢以憚遠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

楊廷和請于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遣邊兵還鎮，革京城內外皇店，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庫，中外大悅。

執江彬等下獄。

彬知天下惡己，又見罷邊兵，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會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遺旨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執，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執至，並下詔獄，籍彬家，得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彬既敗，張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丙寅，即位。（是為世宗。）

世子至京師，止于郊外。禮官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世子顧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群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

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攬朝政，凡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帝即位，廷和草詔，凡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革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illegible]貢義子傳升乞匿[illegible]天子神聖[illegible]廷和[illegible]入朝有挾[illegible]以[illegible]出入[illegible]）

遣使迎母妃蔣氏于安陸。

召費宏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于是起宏為少保兼太子太保，

並復其弟宷編修。

初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即位甫六日，即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禮部尚

書毛澄，字憲清，太倉人。請于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

事授之，曰：是足為據，宜尊孝宗曰皇考。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漢成

帝立定陶王為太子，而以楚王孫景嗣定陶共王。師丹

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

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程頤濮安懿王

議，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大王，妃曰皇

叔母興獻王妃。議上，帝大怒曰：父母可更易耶？其再議。廷和等

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

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可為萬

世法。帝命不允，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等復上

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

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也。惟皇上

取法二君。……帝不聽。

五月梁儲致仕，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所論薦恩倖，至是給事中張九敘

劾瓊黨附錢寧、江彬，付錦衣獄。……

求……下瓊部……論死，……

死，戍邊。……于家……

以袁宗皐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宗皐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吏部侍郎，……

自是藩邸舊臣從龍者，……用宗皐以疾卒。

尤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俱磔于市。時京師久旱，彬誅，天

……

七月，進士張璁上疏，……興獻王廟

……

張璁時以進士觀政，見廷議……興獻王……三上……

按，帝欲乃遂……

……

……興獻帝……

……興獻……

指不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御史……

……

……

曰[illegible]人下人[illegible]亦不可[illegible]不已。則[illegible]宗[illegible]有識以審封爵[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可也[illegible]則有役[illegible]武宗上[illegible]不下乎。生為之臣者不可[illegible]騎于君[illegible]德公家恐異日不乏負父之徒也不肖[illegible]置[illegible]遂[illegible]上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入廟果如鍔言。[illegible]鍔字朝執。餘姚人。

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著為令。

九月葬康陵。在昌平州金嶺山東北。

從司議上尊廟號武宗。時[illegible]自手除[illegible]然欲以武功自[illegible]眾情遣[illegible]小子自著名號[illegible]之分甚[illegible]用人之[illegible]躬自操持[illegible]諸臣[illegible]其不入了危亡者[illegible]以此夫。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母妃蔣氏為興獻后。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啟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奉臣悍懼乃謀于內閣請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興獻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張璁知帝意猶[illegible]已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皆大禮或問以[illegible]不識禮與否獨附[illegible]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下禮部[illegible]者皆以為邪說惟兵部主事霍韜南海人給事中熊浹南昌人[illegible]璁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璁出為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為眾論所斂引疾歸。

興獻后至京謁太廟。

先是禮官具儀后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不可乃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時[illegible]數日帝[illegible]

世宗皇帝

壬午 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

清寧宮後三小殿災楊廷和等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字上貴，資縣人。亦以為言。繼曾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之火災殆禮失言之致也。帝勉從眾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銘不相能令友月糧喉部卒請增餉銘不許。遂圍公廨縱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詔擢陳九疇為僉都御史九疇曹州人時為陝西按察使。巡撫甘肅。按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餘皆[illegible]者不及[illegible]且多老弱[illegible]詔令自[illegible]募從之。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國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初太后欲從憲宗妃與王之藩例，不從。及是崩，謁祀奉慈殿。

癸未，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今青州府博山縣[illegible]）流劫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守臣，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東，乃轉掠南畿，（[illegible]）復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延蔓以逐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乃命諫與都督桂勇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執乎尾旗先亂，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追賞而迓，賊始滅。

葬壽安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崩，帝欲附葬茂陵，敕下[illegible]不敢爭。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恐動神靈，帝不從。及

是卒附葬焉。

禮部尚書毛澄罷，道卒。（澄，文簡。）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聽之歸，至興濟（宋[illegible]屬河間[illegible]今[illegible]）而卒。（[illegible]）

（[illegible]事不[illegible]大禮議起，帝屢遣中官諭意，澄[illegible]不從，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illegible]惜之，贈少傅。）

夏，太白晝見。

（是時[illegible]）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殍殣載道，帝以災異敕群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illegible]）為五經博士。

[illegible]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字天爵，婺源人）、御史王完（[illegible]）[illegible]孔子後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illegible]，宜[illegible]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部從之。至是授[illegible]翰林院五經博士，令世襲。

閏四月，帝始修醮于宮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字振[illegible]）[illegible]判官文，猶不已，[illegible]劾其[illegible]，衡乘[illegible]取大役，帝[illegible]下獄，戍邵武。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吏部[illegible]充監禮使，湛若水

李元陽字仁甫太和人顧鼎臣字九和昆山人充導引官與臣進步虛詞七章 [illegible]

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
詞干進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甲申　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字子實安仁人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
臣議。

孝宗與獻帝稱號定已二年矣萼與同官張璁在南京與
張璁同官日夜私祗朝議萼遂上疏帝指稱改稱孝
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后曰聖母并錄侍
郎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員外郎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二疏以聞萼疏 [illegible]

[illegible]

書汪俊字抑之弋陽人倚文武羣臣二百五十餘人請從萼議
後議者 [illegible]

[illegible] 議上留中 [illegible]

增號及尊南京越十數日復降手詔令再集議以聞
俊不得已與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帝又留之十餘
日始報可。

二月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沖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
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
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專恣無人
臣禮帝意遂內移最後以諫阻內官提督織造失大
忤帝旨累疏乞休及是更議大禮求去益力言官
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室奉先殿側祀獻帝俊上疏力爭
帝不聽趣建室俊遂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
召席書代之 [illegible]

尚書凡以慰孝思奏入不納一鵬乃行及秋迎主至奉安于觀德殿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 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推尊本生業已尊為帝后今復加稱皇考 [illegible]

五月謹身殿大學士蔣冕罷以石珤字邦彥玠之弟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逐汪俊用席書召張璁桂萼悉由中旨冕持建言親自裁決不關閣臣 [illegible] 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以備員內閣于朝廷 [illegible] 救濟屢其受因連疏乘罷帝以珤為廷和所不悅 [illegible] 部尚書楊廷和不欲 [illegible] 欲引以贊大禮乃聽冕致仕命珤入閣珤持力爭持論堅確大失帝意

六月以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

先是璁萼既上廷議方具議恐復疏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又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己私議不道使陛下 [illegible] 人道倫皆義若此猶可使一日 [illegible] 斯議哉 [illegible] 人疏同上帝故趣召之

[illegible] 已追尊本生皇考閣臣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廷臣面質且云本生對所發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陛下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復召二人比至都察院 [illegible] 欲倣先朝馬順故事 [illegible] 之二人懼不敢出璁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勛大喜約為內助時給事中張翀字習之潼川人等連章劾璁萼及方獻夫諸人疏下刑部刑部尚書趙鑑即劾璁等罪狀且請 [illegible] 私相語曰倘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得之特命璁萼為學士獻夫為侍講學士切責鑑等 [illegible] 學士豐熙 [illegible] 修撰舒芬楊慎 [illegible] 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璁萼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 [illegible] 是時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 [illegible]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

帝即位初求治甚銳以宇長吏部 [illegible] 起用林俊 [illegible] 彭澤 [illegible] 孫交 [illegible] 任之然帝忖好自用宇所執不見聽其議大禮尤切及是張璁桂萼等 [illegible] 士宇言內降恩澤先朝所無陛下使佞幸小人壞大夫一預其間何不為請所 [illegible] 學士 [illegible] 等起之 [illegible]

凡[illegible]追論[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持，以致[illegible]，[illegible]本生[illegible]自[illegible]言[illegible]大[illegible]何成[illegible]賓[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禮[illegible]之[illegible]自以桂萼[illegible]光宗[illegible]使[illegible]何足深罪[illegible]國家何不[illegible]實[illegible]矣。

怒，切責，皆令乞休，許之。（彬僕彭澤在部多所執持，後以言不見納，澤為官路所攻，假乞休歸。永久始終恩禮，以年老致仕。）

詔稱聖母太后，尊號去本生字。群臣伏闕哭，戍學士豐熙等于邊，杖員外郎馬理（字伯循，三原人）等于廷。

帝召見群臣左順門，示以手敕，尊章聖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群臣駭愕。而張璁、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事，且斥為朋黨。于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尚書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少卿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群臣哭文華門，爭慈懿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給事中張翀等謂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遂合群僚（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給事中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諸司部官吏部十二人，戶部三十六人，禮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二人），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豐熙、張翀及御史余翱（[illegible]人）、郎中余寬（[illegible]人）、黃待顯（[illegible]人）、陶滋、相世芳（[illegible]人）、大理寺正毋德純（[illegible]人）八人下詔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悉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illegible]以[illegible]，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于獄，[illegible]待罪。越數日，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杖。編修王相（鄞人）、王思等十六人杖死。

自是衣冠喪氣，璁、萼等勢益張。

武英殿大學士毛紀罷。

紀請宥伏闕諸臣罪，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疏乞骸骨，帝銜紀亢直，允其去。

土魯番圍肅州，命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字世威，綏德衛籍）往剿之。

土魯番比歲通貢，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已，雖有事至是，其勢頗弱，忽以一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疇（[illegible]）自甘州馳入城守，閉門，帝以獻民總制軍務，雄充總兵官往討。

八月，大同兵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大同鎮險可恃，乃度地築五堡，欲移[illegible]選役戍卒，皆怨，推戍卒戍之，衆憚往。遂趣之急，遂為亂，殺文錦，并及文錦家，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于獄，脅為帥。事聞，以蔡天祐（字成之，[illegible]人）為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已而金獻民、杭雄師過大同，叛卒疑見討，復聞侍郎胡瓚（字伯常，[illegible]人）、都督桂勇將京兵三千往討，遂[illegible]拒守。殺知[illegible]士文[illegible]代[illegible]，[illegible]被服夜走宣府。天祐請止京軍勿進，而瓚等已至陽和，頃之總兵官桂勇[illegible]首惡郭鑑等於天祐，函封送瓚，請班師。明日，鑑父郭巴子復肆焚掠，詔切責天祐。召

男鑑宗師以宋振代之。子進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

城，天府聞門，索捕之，及其黨三十餘人，皆斬以徇，衆始

定。甘州軍亂，朝廷憂之，輔臣遂率領無思，故有是命。中外無能定亂者

世門方隣楊一嚴王字仁夫

以費宏詠人陪新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詠先為吏部侍郎，及是遂晉尚書入閣。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

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尊稱由是遂定。

土魯番退，令獻民等還。

陳九疇督成士，魯番衆圻塔湧遁，自其分掠甘州者亦

為總兵官姜奭所敗，賊乃遁走，獻民等至蘭州，聞寇已

退，遂引還。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溢設褒美。

乙酉四年春三月，仁壽宮災。

夏五月，復傳陞官。

初，王邦奇在武宗朝以賄入錦衣，轉者甚衆，帝即位，悉

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詣闕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戶，同

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聽。邦奇

楊廷和…大學士…

京師大雨雹。

作世廟。

初，豐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題之，出為平宗主簿，

歷陞上官，撥首求內改，帝擢為光祿寺署丞。于是復申

前議，併請祀獻皇帝于太廟，下廷議。席書等言：

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三

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為天子，淵妄為諛詞，乞寢

其奏。不報。張璁奏曰：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

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殊死勸陛下為之；入于太廟，禮之

不得為者也，臣殊死勸陛下勿為。書復二疏勸止，帝遣

中官諭以朕欲稱宗，特以皇考為百世之宗，何不

可。而淵乃依永飾奸邪，帝意不可回，遂請于皇城

內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為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宮。

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都御史姚鏌字英之，慈谿人。討誅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為土知府田州，弘治中，猛與

思明岑濬擒兵攻陷田州，猛逃走，總督潘蕃字廷芳，崇德人。

討誅濬，議田州思明俱改設流官，降猛千戶，徙福建

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撫輯遺衆

既復祖職，從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為民害，尋以繳

平論功進秩，擢同知，非猛本意，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
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上猛反狀，請討。
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鎮往代。鎮調永順、保靖兵，令都指
揮沈希儀（字唐卿，貴縣人。）等就之進討，用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
為內應（璋，歸順州土官，女為猛妻，愛薄，以此恨猛。）斬猛長子邦彥，復誘猛殺之，以其
首獻。田州平，遂改為流官。

冬十一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閏月乙卯朔，日食。

丙戌 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字時陳，東光人。）言近日守令遷轉太頻，政多苟
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璁、桂萼亦力排宏。先是，御史吉棠
請召還一清以消朋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以鎮眾
口，命以吏部尚書入閣。（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寄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尚書席書承部之命，勸帝早召一清以定大議，孫交等皆歸罷，帝亦以一清老臣，優加禮遇。）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璁、桂萼，俱援廟見
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爭之不得。
石珤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
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況乃后妃

禮，亦所以廟見也，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
十年，何至今日忽倡為異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
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豈可使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
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丁亥 六年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大門陽堡（在龍門衛西北，即唐媯州白陽
鎮。）參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傷殆盡。（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
多畜貨貝，稍厭兵，乃徙幕東方，號土蠻，分諸部
落在西北邊者甚眾，其從父行者吉囊、俺答二部最強，據有河
套，時入寇邊。小王子徙幕在
十一年後，漸衰，事詳後，今略。）

費宏罷。

張璁、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兼翰林學士，為經筵講官，典

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璁、萼大恨，毀宏于
帝。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字子理，忠曾孫。）掌[illegible]
璁遂劾宏，列欄附部，宏遂疏乞休，帝雖慰留，然終不以
證璁、萼。于是奸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言：故大學士
楊廷和（邦奇指廷和及其子[illegible]事，[illegible]修撰[illegible]人）
與彭澤（[illegible]）[illegible]
獄，並誣宏及石珤為奸黨。（[illegible]）
臣[illegible]
[illegible]
而宏、珤皆怨望，大臣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蕭
然。[illegible]一輛而已。珤入覲，朝臣去國未有若珤
者。（[illegible]）

召謝遷復入閣。
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遷，帝遣行人齎手勅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諡文靖。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武宗數事遊畋，輒涕泣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
以翟鑾入內閣預機務。
字仲鳴，其先諸城人，徙家京師。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帝意欲相張璁，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璁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既一疏不聽。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不拜。
欽順見桂萼用事，屢召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所著有困知記，至是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等叛，來為亂，陷州城，姚鏌不能定，詔起守仁，以兵部尚書兼都御史征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阯，猺獞出沒，宜仍設土

官，俾為州判，遣與思恩知府石金人。定計招撫，收遣諸軍，祇留永順、保靖兵二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未得，爭是率眾乞降，守仁諭以朝廷威德，蘇、受及其眾皆踊躍羅拜，乃囚首自縛赴軍門請命，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眾，因上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設巡檢司十九，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時京察拾遺，桂萼為南御史所劾，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行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以憲宗無此制，駁論，因報罷不可，仍命給用萼言，速舉孟春以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材，而特旨斥鄭自璧等數人，自是禁臣言權倖，例日或中以拾遺，故被斥。已而良材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姦黨，萼奏復其官。
秋八月，復治妖賊李福達獄，謫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
福達，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今屬甘州府。逃還，更名午，為洛川人，再戍山海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逸，家再充戍，更

姓名，張寅，挾貲往來徐溝大同[illegible]，聞輸粟得太

原衛指揮，[illegible]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勳，勳大信之。其仇薛

良訟于巡按御史馬錄[illegible]，錄問得實，檄洛川父老

雜辨之，益信。勳為移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

以聞，且劾勳庇奸亂法。帝下都察院覆，如錄奏，詔責勳

對狀。勳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御史

等交章劾勳，勳再自訴，以議禮觸眾怒為言，帝心動。勳

復乞張璁、桂萼為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

宿憤，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勳，將漸

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勳益急。帝愈

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

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

下廷鞫，鄭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乃收前獄

抵薛良誣告[illegible]，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璁萼方獻夫分

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illegible]、大理

卿湯沐[illegible]等于獄，嚴刑拷問。璁等復請逮給事

御史前劾勳者，並繫獄，引見大臣，搒掠，錄不勝刑，自

誣故入人罪。璁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勳

構成冤獄，因列上諸臣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

赦不宥者五人[illegible]，謫戍邊衛者七人[illegible]，為民者十一

人[illegible]，革職閒住者十七

人[illegible]。

錄以故入人死，擬斬，獻夫力爭，乃減死，永戍煙瘴地，

遇赦不宥。良抵死，衆證皆戍，寅還職。帝以璁萼等

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

頒示天下[illegible]。

賈詠罷

馬錄之被逮也，詠遺書相慰，璁萼等搜錄篋得之，帝責

詠，詠引罪，致仕。

九月，以桂萼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萼始。

冬十月，以張璁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璁自釋褐至入閣，僅六年。時楊一清為首輔，[illegible]在

閣，[illegible]

視[illegible]等[illegible]事，帝從其言，賜之

[illegible]

七年春正月，逮前都御史陳九疇于獄，謫戍極邊，削奪

前尚書金獻民、彭澤職。

[illegible]

下九疇獄以冒貝寶例人不死帝因延之獄民不寧州時
寇退已久獻民再復奏捷帝亦頗知其事二事在一年然皆
未發也會百戶王邦奇訐楊廷和彭澤言哈密失國番
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沙呼寶所致詞連九
疇獻民部議猶未覆桂萼知帝方怨廷臣欺罔因請逮
訊前事意欲并坐廷和帝降手詔數百言逮九疇
及獻民下獄必欲置九疇于死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九
疇誤信部校之言妄報賊死罪固難免然奮身破賊保
全肅州孤城功亦足贖帝意稍回乃減死戍極邊獻民
澤皆落職廷和得免[illegible]

又有陳洸一事洸潮陽人素無行以給事中奉使遂[illegible]

[illegible]

一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程[illegible]等言瓊前攻楊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人廷臣才皆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憲字維[illegible]

綱書[illegible]入總制三邊。

三月大學士謝遷罷。

遷之赴召也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之愈厚天寒免朝參[illegible]及是以病告歸[illegible]年卒予家贈太傅諡文正。

夏六月頒明倫大典于天下制削籍故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纂為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避就以志明斷詳是帝自製序文名曰明倫大典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黜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賊。

守仁破斷藤峽賊復破八寨[illegible]

占據于此，下通仙臺、花相諸峒，（在潯州府平南縣北，與迴塡相屬）盤據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左江、右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寧，故為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軍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在藤峽迤西），循橫石江（亦曰檀木江，在潯州府武宣縣東南，潯州右江上游，與黔江合流，自此下即大藤峽）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蘇、受搗平八寨。于是藤峽復平。初守仁赴廣西，桂萼欲令乘機取交趾，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諡悼靈，後改孝潔。）十一月，立順妃張氏為皇后。

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遂棄哈密。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事固邊防，帝可之，因拘其前後使數十輩。及九疇得罪（事見前三年），邊臣遣所繫諸番還，而番貢益驕，令其黨伊蘭（[illegible]）遂引衆拉特犯肅州（[illegible]），[illegible]彭濬[illegible]之，後復遣使求貢，請以哈密城易伊蘭。璟疏請許之。兵部尚書胡世寧言：番酋變詐多端，可勿與較，但令閉關，以嚴邊備。至哈密三立三絕，不必與復。伊蘭叛亡，歸順不可遣還。帝深然其言，命璟熟計詳處。璟疏中所請，張璁、桂萼皆主璟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遣。自是土魯番許通貢，而哈密遂

城印及巴雅濟存亡，遂置不問。巴雅濟（[illegible]）

（己丑）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隆慶初追諡文成。）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莆田人）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illegible]）

二月，以桂萼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璁比，及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太原人）繪圖以獻，帝憫之，部有司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同安人）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墓瘞，遺棄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興工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illegible]

有司舉行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隆慶初追諡文忠）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字宗易任邱人）大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因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illegible]）

秋八月張璁桂萼起九月召璁還楊一清罷

璁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疏論一清及璁萼優劣乞鑒三臣賢否以定去留其同官王準（[illegible]）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復相繼劾璁萼引用私人

日因報復威權既盛寵與復多不振去之將為社稷患帝感悟並罷璁萼[illegible]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攻璁萼排陸粲之劾實一清嗾之[illegible]與璁萼俱以議禮進璁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即召璁還既準與史梁[illegible]再[illegible]一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讚（字廷美[illegible]）請削一清籍璁故三上密揭引一清貪縱功乞寬假詐以堅帝意俾璁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戊刑部員外郎陸邦仁（字仲德[illegible]人）上疏[illegible]衛

經邦疏言日食于正陽之月實兆小人[illegible]

所有其父其人乎（[illegible]）[illegible]以議禮功貴召輔政人言莫之拂天變可不畏哉疏入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問戍鎮海衛（[illegible]）今有故城在福建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從方獻夫請也（[illegible]）

世封[illegible]成永絕

十一月復召桂萼入閣

張璁既召還復上疏攻知帝必復萼因殺[illegible]功請召之帝乃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萼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

己丑九年春二月皇后親蠶于北郊

都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為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命禮官詳考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璁等因請建先蠶壇于安定門外皇后行親蠶禮既而以北郊出入未便命于西苑行之

夏四月楊一清免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訐永[illegible]金及殺永弟容多以楊一清求作墓誌[illegible]法司推問張璁從中主之一清受賄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illegible]子所賣[illegible]（[illegible]）

五月作四郊

宜則慶曆經所謂宜當事考天 〔注文漫漶，[illegible]〕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以天地合祭爲非禮洪武初李善長等建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夏至則祀皇地祇於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十年春太祖以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父母分祭有未安乃作大祀殿於南郊合祀天地於殿 [illegible] 古欲分建二郊并日月爲四張璁不敢決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義合因令璁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以爲國家合祀天地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合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及漢宋諸儒之定論太祖國初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詹事霍韜謂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僞書不足據言復上疏以爲周禮一

書于祭祀爲詳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爲據朱子亦以是書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何可詆以爲僞因逐韜繫帝大怒下韜獄于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帝特降敕書從其議分建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又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春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言又請成二郊配享帝言 [illegible] 是言大當 [illegible]

九月罷雲南鎮守中官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張璁上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晳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一

堂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之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洪武舊制籩豆用十…成化中以尚書周洪謨言增爲十二…〕牲用犢全同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璁緣帝意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宜用木主其塑像即毀〔[illegible]〕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祇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illegible]〕林放蘧瑗等六人〔[illegible]〕各祀于其鄉〔[illegible]〕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皆從之〔[illegible]〕

于外，階等。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

辛卯　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大祀殿。

禮畢，帝仍以太祖太宗並配爲不然，因諭張璁，嗣後大報祈穀但奉太祖配，尋又親定祈穀儀注，改用驚蟄節。明年，啟蟄届期，帝疾不能親，乃命代定侯郭勛代行。至十八年改行于大內之玄極寶殿，不奉配，遂爲定制。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祧廟。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祫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及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九室已備，[illegible]祖以始祖不祧，仍特享太祖位，獨東向。帝欲更定之，乃先于去年春復行特享，令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廟位皆南向，各奉其主如儀。至是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桂萼罷。

萼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及再召，頗氣懾，不敢復縱恣。

是以浙江[illegible]殿門[illegible]

三月，復罷四川鎮守中官。

帝既罷雲南中官，至是四川[illegible]浙江兩廣福建西[illegible]及獨存，而今亦寢，皆罷，凡內臣之爲鎮守者，先後[illegible]始盡云。

夏四月，禘于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illegible]以爲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勢難考，宜爲虛位以祀。[illegible]復行中允[illegible]道南[illegible]上言[illegible]姓爲顓頊之裔，宜祀顓頊。帝令廷臣集議[illegible]制稱虛位者甚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宜[illegible]定高皇帝爲始祖，當禘德祖。帝乃于太廟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歲一行。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六月，雷震午門。

秋七月，張孚敬罷。

孚敬因[illegible]以私嫌[illegible]改帝[illegible]書[illegible]之夏言[illegible]帝[illegible]數以事許孚敬，孚敬銜之，與大常卿彭澤[illegible]彭澤[illegible]南海人[illegible]用[illegible]過攜[illegible]行人司正[illegible]欲以傾言，廷鞫事露[illegible]帝斥其[illegible]令致仕[illegible]

究交通上使者復先曾以乾[illegible]年[illegible]言[illegible]張孚敬[illegible]上及廷臣[illegible]事中孫應奎[illegible]言等[illegible]侃為民澤戍邊[illegible]

八月升安陸州為承天府。

廵檢徐震奏于安陸建京師，禮部尚書李時等駁其非制，遂改州為承天府，設鍾祥縣為府治。先是尊崇獻皇帝，名其陵曰顯陵。已而錦衣百戶隨全等請遷顯陵於北，葬天壽山。帝下內閣議[illegible]臣議巳之至[illegible]

九月，以李時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張孚敬與楊一清相傾軋，讙譁不已，孚敬旣罷，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帝幸西苑。

先是西苑宮殿成，宴羣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翟鑾講豳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亭，賜宴。

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旣以開敢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于言，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及見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戍監察御史喻希禮（麻城人）、石金（于潛人）。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乞赦免議禮諸獄得罪諸臣。帝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邪？」命所司參議以聞。未上，金復言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壬辰）十一年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于是開平、岐陽、寧河、東甌四王復延世緒。

五月，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以吏部尚書去位，旣而有詔召還，獻夫屢入西樵（西樵山名，在廣州府南海縣西南），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以故官入閣。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指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編修楊名（字實卿，遂寧人）應詔上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建言諸臣，譴罰已久，未蒙收錄，是偏于怒也。且工作煩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真人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不務之事，設醮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疏入，帝怒，下獄，戍邊。

[illegible]

御史□□□□□□伏闕訟冤□□□□□□□□ 嚴與敬□□□之乃□□□□□□□□□□ 詞極哀帝□之□□□□□□□□□□□ 被□行□□□□□□□□□□ 人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劾孚敬專橫竊威福秦鰲（字子元□山人）復詆其姦

孚敬病因二疏並入帝爲罷孚敬

壬辰十一年春正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吳山（吳縣人）獻白鹿羣臣表賀

自後諸瑞異至百僚表賀遂爲常典

召張孚敬復入閣

帝復思孚敬遣鴻臚召還已而尋復見罪歸尋孚敬乞避位不許

三月釋冀子先歸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寇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噪殺瑾巡撫潘倣（洛陽人）奏瑾激變宜撫帝命總制劉源清（東平人）討之師次陽和倣捕殺倡亂數人變王保等以戕瑾師班師源清從前劾瑣事不欲已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噪殺下戶張欽出前參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爲帥與官軍迎戰源清等亦登□夜攻則城潰出塞誘外寇爲助（□□□□□□□□□□□□□□）而

太原源清請增兵諸帥禦寇而已街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清仍百道攻之死者相藉帝怒奪其職以張瓚（巡州人）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山海衛人）督餉大同察馬昇楊麟無逆志令其黨自致昇等遂結心腹擒斬首惡黃鎮等以獻亂乃定已而瓚至遣兵進入城大犒文武將吏置酒高會□□有功□而還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初興國太后入宮昭聖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昭聖太后待之又簡會延齡爲人所告（□□□□□□□□□□□□□□□□□□□□□□□□□□□□□□□□□□）帝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爲絕粟所出欲爲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萬一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以危語怵孚敬（□□□□□□□□□□□□□□□□）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爲皇后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籍

時帝久不親祀□□時享復遣郭勛代張選諫忤旨廷杖八十死而復甦遂削籍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詐盜名，而屢爲言官所劾，中懸，雖執大政，氣縮縮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屢辭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illegible]

六月南京太廟災。

時帝欲更建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災，帝遂用言等議，[illegible] 南京太廟不復建，其遺址俟增埴，悉築周垣護之，歲時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而益趣營新廟。

明

世宗肅皇帝

乙未　嘉靖十四年春正月，詔革理倉場中官。(初止[illegible]人)

初，孫交爲戶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爲數太多，([illegible]中增至十五人) 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詔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李慎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山東霑化人)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忝用內臣，惟肆貪饕，于國計無補，請悉撤，帝從之。(先是，帝既撤天下鎮守中官，至是復罷各倉場監督，其後又裁革京營提督監鎗太監等，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爲惡。)

莊肅皇后夏氏崩。

時廷臣上疏，帝以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illegible]，臣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illegible]。移時許之。已而議謚，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孝肅元后異位，用二字或四字。[illegible]與李時等以莊肅配武宗，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欲，用六字。(日孝靜莊惠[illegible]皇后) 已悟，孚敬言并是，改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初，祖宗各爲專廟，太祖廟居中，左右[illegible]文祖世室，[illegible] 而四[illegible]各有殿，有寢。[illegible] 前向世室殿寢，及昭穆廟加世室[illegible]帝詔閣臣曰：文祖[illegible]世[illegible]

字當進說，以致言者，與兩都明倫大典，凡郎
因考不可改，又以孚宜稱太常卿，從之。

二月，葬孝靜皇后。

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

經以苛虐失眾心，為亂卒所執。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經至，悉役之，[illegible]所收地歸官，又役軍築邊垣，[illegible]，囚府門，[illegible]都[illegible]。帝聞，召經回，行至廣寧，卒子擁見，笞辱之。巡按御史曾銑字子重，江都人。上言：

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釋小醜不過，此遂狃為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疾，帝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寇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為帝所諒，遂堅臥乞休。帝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趣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

帝追念宏，遣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帝嘗召李時召入無逸殿，與閱覽，[illegible]從容[illegible]，[illegible]出日是，數有咨問，宏亦時誠無隱，乖張[illegible]切之後，以寬和，朝士皆繫心之。

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悉遼東之變，欲慎擇巡撫，費宏請令九卿推舉，如京堂官例，從之。

[illegible]

冬十月，費宏卒，以入閣十[illegible]卒，諡文憲。

帝深嗟悼，賜卹有加，贈太保。宏[illegible]謙[illegible]，重得大體，三入內閣，[illegible]

中遺議擬追，以功名終。

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為兵部侍郎，總制三邊。

先是，諸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渾脫，[illegible]渡入山後，諸邊亦自懸州[illegible]人參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illegible]路人用總兵官王效[illegible]，數敗敵，[illegible]

[illegible]

戰，且偷邊備，[illegible]繁擁，[illegible]及是天和赴鎮，[illegible]為邊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其必由西，有備，必東，將敵延綏副將白爵等[illegible]尾擊之，殺[illegible]多，死其分，犯寧夏者亦為王效所破，提調進天和左都御史。

二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天壽山諸陵。

帝至沙河，見扈從者[illegible]，謂大學士李時曰：七陵在此

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于昌平增一耗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鞏華城（在昌平州東南，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為置戍守。

夏五月，毀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本明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毀之，凡一百九十六座，共重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宮。

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真人，班二品，（給其父母，官其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生，錄其禱祀功，拜尚書。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入閣，李時雖為首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

丁酉　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討安南。

初，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暠（安南前後有兩陳氏，一在宣德時，黎利僞奉以降，此自[illegible]而走[illegible]多行不[illegible]），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𬃊而自立。（[illegible]義道及[illegible]于親）嗣臣莫登庸初附暠，後與黎氏大臣阮弘裕等起兵討暠。（暠奔諒山，兵敗走死）立𬃊兄子譓為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檮。登庸破綏，捕殺檮。（[illegible]）譓逃[illegible]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懬。已，復殺懬自立，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黎寧（[illegible]）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大振旅問罪，以伯溫仕征諸□起，伯溫于家。伯溫先為大理丞，爭李福達獄，（奪職，尋起用都御史，以是削籍）命參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皆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字玉卿，婺源人）言：安南不足攖郡縣，其叛服無預中國，用兵非計。兩廣巡按御史余光（江寧人）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奪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略，而帝意忽中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諜及所撰僞大誥。（登庸[illegible]）既作大誥，五十七之命，仍遵前詔征討。（明年春，文盛復[illegible]九條[illegible]之國中[illegible]下廷議[illegible]曰：不可許，乃趣伯溫啟行[illegible]以用兵方略，以其言須兵[illegible]十[illegible]既而[illegible]六十[illegible]為[illegible]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illegible]出師。兵部尚書張瓚不敢決，復請廷議以上。[illegible]無成[illegible]帝不懌[illegible]復止。[illegible]帝以用兵事[illegible]弘討[illegible]以持[illegible]服之故，命下而前者再至十八年[illegible]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下廷臣議撫之宜及廷臣請仍命伯溫南征，[illegible]登庸[illegible]歸命無異心，[illegible]以不然，從之。[illegible]子廷[illegible]侯官人。[illegible]）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姦人劉東山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槀為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

戊戌　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字平侯，瓊山人）于獄。

初，獻皇帝廟止修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字存禮[illegible]）

之請進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爲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分宜人言傳稱萬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是考稱宗說爲近情嵩于是盡順帝旨以爲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至成王之世不聞以嚴父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即謂明堂宜本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爲子不得稱宗議配而尊廟之義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削籍[illegible]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illegible]

時夏言當國鼎臣入惟充位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東閣嚴嵩與群臣議阻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諸臣惶懼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群臣無敢異議于是帝諭群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將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爲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爲睿宗遂奉睿宗主祔太廟復配享上帝于元極寶殿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

帝以獻皇帝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大號恭進冊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群臣朝賀又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館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諡慈孝

先是帝營壽陵于大峪山在昌平府西北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葬爲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爲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大峪相視復命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

嵩等言宜衛北來慈宮南詣其舉耳如初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毋行而命指揮趙俊南往啟視陶宮于是親享承天之議起

李時卒諡文康

時在閣帝待之不如張孚敬夏言然頗少貴信恩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

己亥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壡帝第二子爲皇太子封載垕帝第三子爲裕王載圳帝第四子爲景王

以翟鑾爲兵部尚書行邊

先是鑾以憂服闋久不召夏言薦鼎臣居政府鑾賄謀召之及是帝將南巡[illegible]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

視言等因薦嵩兼兵部尚書[illegible]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illegible]曾子五十九世孫）為世襲五經博士

張孚敬卒

孚敬卒于家帝聞之傷悼不已贈太師[illegible]（[illegible]）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

初帝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閱卜兆

九卿大臣許讚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為吾母耳

乃命宣城伯衛錞（[illegible]）華亭人。遂安伯陳鏸（[illegible]三世孫）及顧鼎

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定吉竦[illegible]從行次衛輝[illegible]

也越三日至七帝入龍飛殿奉慈孝獻皇后[illegible]

三月至承天謁顯陵命作新宮曰將合葬

[illegible]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illegible]請帝還京帝報罷[illegible]

自天子出[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承天[illegible]免湖廣田賦[illegible]之[illegible]河南[illegible]之[illegible]

殿都[illegible]從[illegible]

曰帝[illegible]復[illegible]大峪[illegible]

視曰大峪不如純德[illegible]陵所[illegible]卒定南[illegible]

之議

聖見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明因公郭勛[illegible]皇帝得[illegible]言寵[illegible]嵩亦心妬言

遂相與搆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

稍遲帝大怒言上言[illegible]不恭命還前所賜銀章[illegible]

[illegible]并累所降手勅言惶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

勅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毀損命禮部

追取言[illegible]言[illegible]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illegible]

數其罪怒解命止行復論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illegible]

忠[illegible]公持上[illegible]言心[illegible]所[illegible]也再疏

[illegible]不敢負他人[illegible]忠[illegible]立[illegible]所忌[illegible]不悅

[illegible]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勅還之

復以梁材（[illegible]）為戶部尚書

材初長戶部力持[illegible]帝[illegible]及尚[illegible]廷

材[illegible]念材廉[illegible]原官材[illegible]

[illegible]公如一[illegible]如材者[illegible]天

下矣

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曰人[illegible]修而[illegible]

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illegible]公行臣

[illegible]帝[illegible]留而

用此神仙服食之術

己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字景初汶上人賑之

時河南災甚杲請從祿米給驛站臨清倉銀五萬兩以給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全活不可勝計

庚子十九年春正月翟鑾巡邊還復入閣

鑾之行邊也道遇文武大吏與戎服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傳遣不貲既事竣歸裝千輛用遺貴近遂復以原官入閣

夏五月詔勳戚子弟入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勅公侯伯子弟未任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可觀奏請敘除不率者以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勳戚皆從入學爲榮矣

秋八月殺人段朝用守敬之射洪人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楊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illegible]方士欲服食求神仙不過山棲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黼黻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最右副都御史謚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寇于黑水苑斬其子錫沙王舊作小十王今改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率多敗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深入矢盡將無鬬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名故總兵官周尚文尚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以材勇積功至總兵官又往往抗折之以故廢不相得至天和啓勸尚文復任遂率尚文盡銳奮擊之黑水苑斬濟農子錫沙王寇遁走二夏巡撫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總兵任傑等復邀擊于鐵柱泉鐵柱泉在靈州東北馬池西有泉百餘寇入必飲馬于此築堡守之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爲副都御史留鎮尚文復都督同知

冬十月顧鼎臣卒謚文康

鼎臣素柔媚其居政府議事夏言不能有爲及是卒贈太保

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字伯珍富平人于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等請稱賀爵撫膺大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恐非瑞稱賀邪佞日親爭臣日遠此

大憂也。門賦陳[illegible]

御常[illegible]

加保[illegible]詞俱切直帝愕

怒立下詔獄拷掠血肉狼藉死一夕復甦獄卒以帝意

不測屏其家人不納飲食屢瀕于死庭之泰然主事周

天佐[illegible]文[illegible]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

[illegible]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毛伯温等抵南寧檄諭登庸能束身歸命即

待以不死登庸乃率從子文明及諸部目入鎮南關稽

首[illegible]上土地軍民籍請

奉正朔不爲藩臣伯温承制許之納其圖籍檄令還國

聽命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登

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

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爲常俾令毀怨黎氏爲節

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之統理否則已之伯温受命

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

[illegible]

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illegible]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illegible]由渦河經亳州入淮

舊決口俱淤徐呂[illegible]洪爲涸[illegible]郭持平久塞不

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

運宜浚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

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illegible]

冬十月郭勛以罪下獄[illegible]言復入閣

[illegible]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

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誤字帝切責言

言謝罪且乞還家帝疾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

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時勛以

言官[illegible]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

元[illegible]有寵[illegible]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illegible]

如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發又

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頷之言官知[illegible]

言惡勛因共劾勛[illegible]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

中高時[illegible]人因劾勛貪縱不法下獄下詔錦

衣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同事多取裁決及治勛

獄[illegible]其指授[illegible]不以待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上 二十一年。夏六月，俺達寇山西。
先是俺達遣使款大同，詔卻之，俺達與辛愛遂分道入
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山東蒙陰人〕誘執之，詭
言用計擒獲，詔陞于爵。敵怒，入掠朔州，〔[illegible]〕抵廣武，
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
等敗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辛愛死，其子黃台
吉〔[illegible]〕擁衆延河西，勢分諸達，驕悍，數擾邊。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而罷，專相嵩，嵩優游然，忽自已不及。初，帝以奉道，
御香葉冠，因刻沉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臣法服，
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益親。
嵩所欲去，言遂因傾之。〔[illegible]〕
會日食，既帝下詔以為下使上之，[illegible]作[illegible]。既
入賤，而嵩詞甚[illegible]，言遂[illegible]代[illegible]人[illegible]已
六十餘，不見少[illegible]久[illegible]洗[illegible]。帝
謂其勤，益信之。〔[illegible]〕
九月，作[illegible]殿，錮工部員外郎劉魁〔字煥吾，泰和人〕于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以
侈，程工役急甚，欲速成，必得[illegible]，魁先命家人鬻棺以待，
遂上疏曰：頃營大高玄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
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
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
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
有走告皇后者，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
雜治，言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聞。時帝病悸不
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于市。久之，帝
始知妃冤。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字[illegible]，上虞人〕，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illegible]〕
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為誹謗，激
帝怒，下錄[illegible]，參議[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人等，同因逮考試
官周鑛、提學副使陳儒及經等，并論[illegible]試事畢，
由御史[illegible]方降出，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卒，民銜
重其彈劾[illegible]。先是嵩[illegible]
甫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illegible]人〕劾之，比之四凶，請急逐，帝
方嚮嵩，瑜然不采，并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排陷。

故瑜得以原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發舒其後劾嵩者益

得免矣。瑜後以大計為嵩所中[illegible]

者也[illegible]

冬十月朶顏入寇。

攻圍蔡田[illegible]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

往援乃退。

甲辰二十三年秋八月罷翟鑾。

嚴嵩入閣鑾以貲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冒

緣得進士遂斥爲民。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勳所親焦清同舉進士嵩屬給事中王交[illegible]劾帝怒下吏部都察院[illegible]帝益怒曰[illegible]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

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時大權一歸嚴嵩讚璧不得預票擬讚嘗歎曰何奪我

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諳達入寇。[illegible]

薊遼白馬谷石嶺設關入掠遵化薊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

命逮總督侍郎[illegible]遂撫薊鎮都

御史朱方下獄。[illegible]

[illegible]

今州屬大同府[illegible]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官於京師[illegible]元節[illegible]元節年老官中

黑青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噀劍絕宮中妖被寵

幸湯[illegible]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illegible]大同獲間諜

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傅保後復以禱雨功封

恭誠伯。[illegible]可學無錫人[illegible]

乙巳二十四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重建太廟成。

建殿九間仍復同堂異室[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從嚴嵩[illegible]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上

凡所批答略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

多斥之亦不敢救嵩利[illegible]以廢棄久稍永權所譴

逐亦不甚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

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嵩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

不得長跪榻前乃已二人與嵩比而謀言言不悟

[illegible]

世蕃性淫[illegible]人又[illegible]欲

鮮金逆獄兵燁謀逆會元夕後張燈挺酒饗王別室

武岡王顯槐第[illegible]搢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銅瓜擊

王腦立斃刻槐驚救被傷仆俄頃燁合王苑宮中以[illegible]

[illegible]王從者扶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帝命[illegible]

[illegible]女水殺公主[illegible]

[illegible]戮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冬十一月許讚罷

讚求去帝責其忘君愛身落職閒住[illegible]

[illegible]十五[illegible]通海縣[illegible]

駙馬太子[illegible]不可疑

[illegible]興安

帝怒[illegible]

[illegible]月四川白草番亂[illegible]

鄉初鎮松潘十七年[illegible]

是番人亂復命鄉往討[illegible]張時

[illegible]

[illegible]是松潘威茂

[illegible]

以[illegible]

是歲[illegible]西入延[illegible]兵數千駐[illegible]

門[illegible]

于馬[illegible]山[illegible]敵始退

[illegible]

秋八月大旱[illegible]

冬十月故兒[illegible]侯朱延齡[illegible]

初延齡下獄後[illegible]入[illegible]其手書有[illegible]不

明[illegible]延[illegible]如故至是竟斬西市

[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

自[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已及是[illegible]

信[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

務[illegible]免[illegible]

其[illegible]不聽[illegible]

撫山西[illegible]

[illegible]力[illegible]逐[illegible]下獄

[illegible]

建[illegible]是時[illegible]

言事之故力能[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illegible]

水入城一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河臣詹瀚請于趙皮寨[illegible]
[illegible]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冬十二月大內火釋楊爵等于獄。
初爵既下獄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illegible]相繼以言事同繫[illegible]
[illegible]不釋久之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並出三人未踰月尚[illegible]書熊浹復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廠追執爵等[illegible]
[illegible]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至是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中若有所聞遂傳詔釋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七年戊申春正月夏言罷。
[illegible]功因密薦銑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銑鵠兵爲塞翊破敵[illegible]帝亦嚮之會言擬旨褒獎者[illegible]上方望延議[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總督[illegible]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先是咸寧侯仇鸞鎮甘肅以貪縱爲銑所劾逮問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評夏言與銑交通[illegible]下吏出婦子[illegible]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于永陵[illegible]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illegible]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illegible]

秋七月[illegible]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言既逮[illegible]見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冤[illegible]
[illegible]

邁有俊才，嶠壞[illegible]同入史[illegible]屬，初被特召，與[illegible]嵩貴人抗，及居政府，與嵩共事，為[illegible]之，以是天下多稱[illegible]。[illegible]除我決機務，[illegible]以死，人方惡嵩，故[illegible]惜之。隆慶初，復官，諡文懋。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字文邦，茶陵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本（餘姚人）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並預機務。

夏，言得罪死，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自[illegible]使[illegible]，益不敢預可否，唯唯而已。

命逮寇首[illegible]人同總兵官[illegible]何文學敗之。敵犯[illegible]府，為水寨[illegible]總江浙指揮[illegible]擒斬[illegible]邏犯[illegible]小[illegible]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illegible]十善用間，[illegible]中，故戰輒有功，[illegible]子，以伯[illegible]方，精以抗強敵，故[illegible]不得入，求[illegible]嵩[illegible]不[illegible]事。小沈東[illegible]字宗[illegible]，以[illegible]激帝怒，[illegible]獄[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illegible]門食。

皇太子載壡卒。

秋七月，倭寇浙東。

初，倭嘗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倭掠。（倭自永樂末，貢使[illegible]）然利中國互市，貿易所攜私物，道貢數十倍，爾制于浙江設市舶[illegible]，駐寧波海關，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爾初年，廢市舶不設，（[illegible]）則物與倭交易，居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價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illegible]

[illegible]遂倭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恨不得返，怨恨奸民勾之，遂大為寇。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紈（字子純，長洲人）為之。紈[illegible]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行之。由是閩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疏于朝，言大姓通倭狀，閩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紈擅殺，[illegible]數人[illegible]，遂落紈職，紈聞之，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illegible]之，[illegible]無寧歲。

九月朶顔三衛犯遼東。

庚戌 二十九年秋八月俺答犯京師。

先是夏六月俺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敵引去俺答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敵陽引衆內嚮而潛遣精騎自間道潰牆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時巡按御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敕兵至通州爲守禦計盡撤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敵果大至阻白河不得渡。忬字民應太倉人。分兵剽昌平犯諸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營兵冊籍皆虛數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

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閹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令陣守命都御史商大節大節字孟堅鍾祥人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十兩令便宜募壯士時敵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都城時大同總兵仇鸞及保定巡撫楊守謙守謙字允亨徐州人各以兵至帝以鸞爲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已兵先後至五六萬人皆閉營[illegible]甚米[illegible]糗相持下[illegible]所需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士始得數餅餌餓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爲言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乃許之群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

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汝夔字大章霑化人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亦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弱逗遛[illegible]無後繼亦不敢戰於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縱以汝夔及守謙[illegible]寇遂焚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敵至西北隅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帝責將帥爲文檄督戰將帥[illegible]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在昌平州西城亦曰白楊而去仇鸞[illegible]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

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帝業將人行誅以懲後汝夔求救於嵩嵩曰我在必[illegible]不敢言汝夔臨死乃知爲嵩所賣[illegible]御史代之。王[illegible]字克敬[illegible]人

諭德趙貞吉貞吉字孟靜內江人謫荔波典史。

寇遣[illegible]貞吉奮袂大言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今必有長策貞吉請進見[illegible]功[illegible]遂[illegible]出[illegible]獄以開言路解[illegible]之令重賞功之格遣[illegible]追敵帝遣中使瞯廷臣日中莫

[illegible]

發一語衛趙貞吉忠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使宜立擢貞吉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賞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忌之[illegible]會撰敕不令督戰但賞其權且不予一卒貞吉[illegible]兀斥貞吉隨人諸將營索金犒士宜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周尚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吏部侍郎王邦瑞[illegible]兼兵部尋以營政久弛上疏論之[illegible]帝是其言于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邦瑞協理[illegible]詔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秋上番[illegible]不得[illegible]由是邊事益壞[illegible]

廢鄭王厚烷為庶人[illegible]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上疏諫帝怒[illegible]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者于獄已而[illegible]祐橏許厚烷謀不

[illegible]帝下詔數厚烷[illegible]無禮[illegible]為庶人幽之鳳陽厚烷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illegible]

削刑部郎中徐學詩[illegible]籍

先是俺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擬細事以應學詩慨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因[illegible]

[illegible]私修隙耳帝于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illegible]

[illegible]戚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悉從臣議[illegible]遂欲當己世預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

孝烈皇后。[illegible]

（辛亥）三十年春正月，戍錦衣衛經歷沈鍊（字純甫，會稽人）于邊。

初，趙貞吉請勿許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獨大言以為是。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錦衣衛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錄時特抗疏。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斗及嵩，因慷慨罵嵩，流涕交頤，遂疏劾嵩黷賄十罪，併及邪謀諂諛狀，詞均斥嵩。帝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illegible]

二月，開馬市于大同宣府。

仇鸞請與寇通，遣人持貨物結諳達義子托克托，使貢納互市，諳達許之，投書于宣大總督蘇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許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涿州人）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以仇讎示弱，時開乃奏十不可五謬。[illegible]

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秋九月，京師地震。

（壬子）三十一年春三月，罷內府[illegible]

罷十內教場以練滿內使。

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階以夏言薦，嵩忌之，階思彼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為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提督浙江備倭。

自朱紈死，浙江不設巡撫者四年，中外不敢復言海禁事。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巢外洋，招聚亡命為主，誘倭寇，黠其指揮，遣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旗號，分掠內地，無不大利，由是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滅。[illegible]

司等官，指制府諸道不平久，船敝但出，改造，乃易為船，以責內守，兵丹素務藻飾，兵船既見，賊至皆望風逃匿，以故賊下，月指，賊不發矣。明年春，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明置，今裁，故城在浙江象山縣西南。亭後舟在浙江嘉興府東。附上海縣，元為今爲江流劉家浦，今有劉家港，在今江蘇太倉州東北。金山衛，明置，今爲松江府，太倉、崇明、常熟，見前。嘉定，宋置，今爲太倉州。又明年，掠蘇州、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海州，嘉善，今屬嘉興府。崇明，今屬松江府。又崇德縣，名石門，今屬嘉興府。五季梁置，今以掠嘉興，還屯柘林，鎮名，在松江府。縱橫往來，若入無人之境，東南騷動，乃移忬巡撫大同，以李天寵代之。天寵，孟津人。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邊日苦殘掠，帝命鸞巡邊。鸞至大同，猶不行，已出鎮，川塞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總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鸞強橫，壞邊事，帝命徐階以狀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變殆不小，帝命徐階收其印。鸞聞之，憂懼，疽益劇，遂死。始，鸞與侍郎陸炳争寵，炳廉得其陰事，因恐鸞謀叛。帝奉之，時嵩爲父子，已而相惡，嵩欲殺鸞，炳亦陳鸞世蕃合謀，横狀，帝心疑鸞，召鸞賓客，問鸞反狀，以爲鸞欲出入禁中，與其左右相結，謀不軌，嵩因諭錦衣都督陸炳，其間會鸞死，炳盡發其逆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逆，戮之，傳首九邊。九月，罷大同、宣府馬市。

遣通政使，自於陕西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字廷宣，遂寧人，議濬劉伶臺至赤晏廟，在安東縣，八十里，築草灣，在山陽縣。又從新莊閘至小河口，於泇口西北，老黃河口，增高家堰堤，在安東縣西南，蘭陽縣，地名。新莊閘在清河縣，疏濬，從之。

罷馬市。

諸邊以馬市時停，大同東北俺答，大舉大同，東則入寇，大同巡撫侯鉞，言俺答既開市，復私犯邊，市馬已有，請罷市，詔罷馬市。

冬十月，築京師外城。

以邊警故，築外城二十五里，閱九月訖工。

十二月，殺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從謙，字益之，溧陽人。

中官杜泰提督光祿，從謙發其乾沒數萬，泰亦訐從謙，奏發其罪，并及宮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下詔獄。

帝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首召與史，內遷爲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甚，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甫期，頻遷，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草疏劾嵩十大罪、五奸。

古人曰[illegible]不及此我謀而拔之欲入下以[illegible]下之義
嵩錯于已可以輸君上之治功大罪陛下今為罪撥之
其職也豈可以[illegible]而令世之蔽[illegible]大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
[illegible]
[illegible]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尤切可指此為
罪密構于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
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
[illegible]
[illegible]繼盛詐傳親王令旨殺郎中史朝賓[illegible]村之
嵩謫之外于是何[illegible]竟如嵩指成獄[illegible]
方嚴[illegible]中[illegible]嚴[illegible]忠[illegible]
力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諸逆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丘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寇且教之攻
習攻戰事諸逆信用之[illegible]
至是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
敵分兵東犯薊西掠代繁峙已與趙延二十日屠掠延
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寇大同巡撫趙岢拒

[illegible]調伏敗績總兵官李琳戰死全軍皆沒
尋復犯宣大[illegible]攻薊鎮[illegible]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
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字惟約蒲州人]悉力拒守晝夜
斬其首敵驚擾乃遁
析城[illegible]盜掠尚書作亂官軍討不之
尚書[illegible]以私[illegible]作亂[illegible]近官府不能制[illegible]
謝[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保長[illegible]諸鎮民捕盜
尚書[illegible]臣欲誅之遂反[illegible]數千[illegible]
城其[illegible]門[illegible]乃[illegible]掠[illegible]官軍分道擊賊
逆之[illegible]與戰敗績已追獲于山東[illegible]
即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居[illegible]

餘萬人二三省皆震

寅 三十三年春正月朔杖六科給事中于廷

以科臣賀表違制盡予杖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軍務討倭

經為南京兵部尚書 [illegible] 詔以倭患猖獗 [illegible] 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 [illegible] 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既而用其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辦討時賊倭二萬餘據柘林用沙船 [illegible] 剽掠四出經方選狼兵為搗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勦

秋七月詔勳戚大臣入直西內

帝崇道益篤特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 [illegible] 西內侍郎程文德 [illegible] 閔如霖 [illegible] 郭樸 [illegible] 與山 [illegible] 入直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帝不悅削其入直已而發在直諸臣景和與焉景和辭免且言臣願洗心滌慮勿為帝褻用之報帝怒其無禮黜為民

乙卯 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祭祀海防

文華請事倭寇 [illegible] 先自請取倭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上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帝用嵩言即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怙寵恣睢有司費累公私財賂填委 [illegible] 因敝文華督兵戰頗到功罪雖微

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夏五月張經破倭於王江涇 [illegible]

南北要衝 部逮經下獄

趙文華恃指大吏經以位在其上獨輕之文華不悅與巡按御史胡宗憲 [illegible] 比暱趨經進兵時諸路狼兵已集惟永順保靖兵未至經欲待其至而後戰文華再三言 [illegible] 宜且慮文華輕淺視師期竟不以告文華怨疏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而永保兵已至經大破倭于王江涇斬一千九百餘級 [illegible] 為軍興戰功第一文華攘之以奏 [illegible] 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言狼兵初至經不許戰及文華宗

憲 [illegible] 以為功帝深入其言即下詔逮經至京 [illegible] 五千乞贖原宥不納遂與 [illegible] 俱論死繫獄 [illegible] 知其冤莫敢救

冬十月 [illegible] 今天府 [illegible] 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繼盛繫獄三載帝猶無意殺之 [illegible]

發且命文華偵察賊情其罪至[illegible]二年且此事已[illegible]乃文華入奏[illegible]嵩之[illegible]而不足論[illegible]統于內閣[illegible]四推之[illegible]宗憲[illegible]善之不爲[illegible]得以[illegible]實甚矣

荷寬恩今忽闖入張經疏尾奉旨處　臣卻惟臣每見草木皆欲得所況臣嘗一爲官顧下遺置欺倚以罪置嵩不可殺臣即斬臣首以代夫誅入嵩屏不奏繼遣樂逍彪必先爲張揚效死以報君父

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冤之隆慶初恤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太常卿謚忠愍張經亦復官謚襄愍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十二月山西河南地震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陷沒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嶽終南山鳴官吏軍民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丙辰三十五年春二月趙文華還京以胡宗憲總督軍務討

倭

初張經復建議以閩兗人（[illegible]）永保又以湯宜人（[illegible]）代之至是倭寇[illegible]士兵以後[illegible]無間也自行劫時倭不行而趙文華嘗出江上宜興爲重之而已

黎柘林其黨自紹興寬轉掠杭嚴徽寧闌太平延犯南京出秣陵關（在江寧縣南[illegible]）掠溧陽宜興無錫還犯[illegible]（在長洲縣西南吳地記本名虎丘唐諱虎改名武丘）轉闘數千里殺傷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爲巡撫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所殲文華欲分其功而邦輔捷書已奏文華恨之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擣倭于松江之陶宅（在[illegible]東南）進從賊窮倭悉銳來衝六兵爲文華氣奪乃定討招撫會川兵破賊周涇（在[illegible]東南）總兵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被賊湖洑文華

遂以水陸成功江南清晏請還朝許之比至言餘倭無幾盛毀楊宜而爲宗憲遂奪宜職論戍邦輔而推宗憲爲兵部侍郎督諸軍討倭

三月以趙文華爲工部尚書

文華歸後東南敗報踵至帝疑文華妄欺嵩爲曲爲解帝終不釋文華陰念帝好告訐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宗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謗默坐死帝以是爲文華忠進尚書加太子太保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迭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泰州人）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猶苦望文華帝信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文華再出與宗憲狼藉以逝酋許森無不至文華素不知兵亦倚宗憲兩人交甚固已而宗憲俘陳東平徐海（宗憲意指[illegible]）

有[illegible]所[illegible]公[illegible]大[illegible]由是[illegible]宗憲[illegible]書[illegible]宗憲[illegible]其書[illegible]宗憲[illegible]許宗憲[illegible]其衆[illegible]宗憲[illegible]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大

喜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

秋九月嶽王載輸有罪廢爲庶人自殺

初載埨交厚㷔善方士陶仲文仲文奏其忠敬奉道帝命封其
為忠孝真人予金印及載埨嗣益以奉道媚帝命銷其
忠孝真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載埨用
其術和藥得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不復親載
埨仲文衝之已而高輔為帝以藥不得志載埨為所為
者載埨不與高輔大恨乘間言載埨過失
奪其人印仲文知禍已成不敢白會有民耿安告載埨
奪其女不按治有司因發其諸不法事詔廢為庶人錮
高牆載埨自縊死妃妾皆從之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等三殿災
帝下詔引咎修齋九日止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三殿既災帝急欲建正陽門樓文華猝不能成帝不懌
且聞其視師江南黷貨冒功狀思逐之嚴嵩亦以文華因
觸暑南征疾尚未愈陷令上章稱疾帝于此令回籍休
養制下舉朝稱快嵩獨不怡者累日帝以文華雖逐未
悉其罪而言官無攻之者帝怒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千
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自請假送父帝大怒黜文華為
民戍懌思邊衛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鍊……致新水進子弟就學鍊……以忠義
鍊……大喜塞外人素聞直又恨知嚴嵩惡爭罵嵩以快
鍊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
之或馳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復痛哭而歸語稍稍
聞京師嵩大恨其黨路楷以上超接宣府世蕃屬與總
督楊順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
閻浩等所連甚衆順等詐言鍊且以說嚴公子矣
鍊名其中上之逮斬宣府市戍子袞極邊子順一子蔭
錦衣千戶楷得鈐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猶未慊
乎併取鍊子袞袞杖殺之

冬十一月諳達子錫林阿圍大同右衛
錫林阿有妾托斯齊私部曰羅罕來降楊順
謬為奇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逐縱掠二州毀
七十餘堡遂掠大同圍右衛敗而……欲以
叛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書許論……以為
便乃約托斯齊使出大西走陰山錫林阿錫林阿執而
殺之猶知所無能團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部震
動嚴嵩……乘右衛……帝不悅……臣發兵援應而以
兵部侍郎……東……代受時故將尚表以邊將入圍
城恐力……兵……戰……設許道孫及援與其部將各
一人會江東及總兵……總兵張承勳等各嚴

兵進圍乃解。

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據海島挾倭爲雄朝廷懸賞購之迄不能致既而內地有備倭亦多被勦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于獄館之杭州資給甚厚遣寧波諸生蔣州齎其家書往招直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及是遂率衆目數十人來貢泊舟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治東明設千戶所于此今改名定海直岑港海紫西北舊爲戍守要地將吏以爲入寇陳兵備之直遣其養子王滶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兵相待宗憲解諭百方直終不信要貴官爲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直疑解

乃來謁宗憲慰之甚至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本固邢臺人杭州本固下直于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論遂斬直其黨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柯梅柯梅嶺名在定海縣東北距郎外洋造新舟以遁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南泛切閩廣。

三十七年春二月總督宣大侍郎楊順以罪逮下獄。

方錫林阿入寇殺掠吏民順與巡按路楷匿不以聞路楷勢之賄以七千金給侍郎嵩撫殺及是給事中吳時來時來字惟修仙居人抗章劾順且發楷受金狀帝方怒順召還令逮順及楷下獄嵩揣不能救乃言楷受金當勘而令其黨給事中鄭茂往茂還奏事寓順辨復言楷受金無左驗請俱

海諸子是時來劾嵩朋姦張翀翀字子儀柳州人事張翀董傳策傳策字原漢松江華亭人亦于是日劾嵩翀與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又官松江嵩疑階主使乃密奏三人同日構陷必有人主之帝下三人詔獄鞫訊久之無所得三人皆謫戍然自是帝亦稍厭嵩矣。

秋八月寇圍甘州。

游擊舊作吉能前游擊子按游擊係蒙古王號故文子並襲其稱號今分作吉囊吉能吉語被漢今併改正犯永昌涼州遂圍甘州十四日始退。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乃部有司採芝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

尺以上者中貴獻芝五本者苑中所得所之所本取焉

三十八年春二月錫林阿寇薊州

錫林阿與要巴爾等諸部以大衆入犯遵化州前見總督王忬不能禦遂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軍門大亂家丁潰遼化遷安薊州玉田縣內地京師震御史丁汝方劾忬遂逮忬下詔獄論死忬既不能禦又諸將不與之...

寇五日遂掠薊州御史李遂平江北倭

倭數百艘寇海門[illegible]遂令副使劉景韶[illegible]遊擊邱陞把如皐而身駐泰州當其衝賊知如皐有備將犯泰州遂趨掘港景韶陞迎戰皆捷先是遂語諸將曰賊若由泰州出瓜洲則盡擾揚若由黃橋[illegible]趨瓜儀則運道梗若沿海而至廟灣[illegible]則絕地也及是賊果沿海東掠遂語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尾其後而蹙之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將至遂督參將何克新等禦之姚家蕩[illegible]會通政唐順之[illegible]副總兵劉顯[illegible]來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賊邱陞[illegible]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順之頭疑拔[illegible]遂合景韶與蘇本謀壘而漲以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奔至蝦子港[illegible]江北倭悉平帝賜遂金遷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爲總撫順之[illegible]

秋七月南京振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以[illegible]

子山乃于一歲中再獲白鹿以獻[illegible]帝告天瑞獻
廟皆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illegible]兵部尚
書兼侍制遷擢及採江都御史如[illegible]是復獻
白[illegible]色芝五帝益大悅賜名鶴[illegible]仙芝
告謝如[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

明

世宗肅皇帝

辛酉 嘉靖四十年。春二月辛卯朔，日食。

景王載圳之國。

初，莊敬太子薨，廷臣以裕王次當立，不報。帝晚年信方士言，二王皆不得見。載圳年少，既與裕王同日出邸，居處衣服無別，左右頗懷覬覦。至是之國。後四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太白晝見。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袁煒（字懋中，慈谿人）為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二月日食，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煒嘗以為天眷，遂暨部急上表賀，帝以煒為[illegible]首視天日，日方虧蝕，[illegible]代[illegible]。十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一分，[illegible]

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成祖舊宮也。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是夜火作，禁中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乃暫御玉熙宮。

壬戌 四十一年夏五月，罷嚴嵩，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行其志，引私人居要地。士大夫奔走嵩第，賄賂恆相屬，然既久，帝亦寖厭之，而漸親徐階。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illegible]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多受詔，多不能答。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illegible]恥而已，不復為上所[illegible]帝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illegible]

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illegible]應龍將出試復收出獄覓

要其[illegible]甚止二詰矣[illegible]小兒東[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世蕃永釋不赦法司奏[illegible]蕃及其子綿衣[illegible]客羅

龍文俱戍邊詔從之[illegible]其後[illegible]而鋼其奴嚴

年十[illegible]

通政司參議侍郎[illegible]有若

十歲特[illegible]寇遼東總兵

官[illegible]不屈死

王杲特入撫順[illegible]故名在奉天府承德[illegible]復攻鳳凰城在奉天府

[illegible]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illegible]門夜死之

秋八月加戶部尚書高燿[illegible]太子少保。

初大內災官[illegible]有言收龍涎香者[illegible]是帝索之[illegible]燿從

禁中購得八兩用[illegible]進[illegible]日獻之大稱旨賜銀幣尋

加太子少保燿初與嚴世蕃[illegible]戶部尚書[illegible]事在三十九年四月以

[illegible]及世蕃[illegible]不為公[illegible]所[illegible]乃要結嵩[illegible]

九月三殿成。

史[illegible]殿曰[illegible]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因仲文死乃命御史姜儆[illegible]王

大任[illegible]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秘書閱一年

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

[illegible]

儆大任與擬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時[illegible]

[illegible]

四十二年夏四月總兵官劉顯副總兵戚繼光[illegible]

自倭去福清[illegible]浙東江北[illegible]福建

泉州之[illegible]

[illegible]府[illegible]

既而宗憲以罪被逮[illegible]宗憲初附趙文華結[illegible]嚴嵩父子[illegible]

與言官劾其黨嵩罪[illegible]得旨逮問[illegible]

[illegible]

化府焚掠一空移據平海衛[illegible]不去自

倭陷東南破州縣衛所以百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故

名郡[illegible]大猷充總兵官[illegible]

[illegible]各兵[illegible]自浙東赴援以兵少壁城下

不敢戰[illegible]攻俟大軍之集乃與顯別遣[illegible]

[illegible]光以浙江兵來[illegible]

倭[illegible]

[illegible]顯各大猷各合攻賊于平海衛[illegible]光先登[illegible]

斬級二千[illegible]被掠者三千人[illegible]

化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為諸將所破[illegible]

攻破城池殺戮官吏人民不可勝紀轉掠舒州天下騷
然至是大斜[illegible]其後[illegible]入[illegible]復連敗之東南始得
安枕
矣。
冬十月錫林阿巴圖爾[illegible]入寇京師戒嚴。
虜數犯邊[illegible]衛長托干[illegible]今改通[illegible]
了史送[illegible]托干錫林阿[illegible]也遂以[illegible]錫林阿三
衛皆怨[illegible]于是錫林阿巴圖爾等[illegible]八
大掠而去[illegible]詔諸將趙泰孫[illegible]京師戒嚴詔諸路
兵入援[illegible]八日大同總兵官[illegible]攻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illegible]月伊王典模[illegible]有罪廢為庶人囚
宗[illegible]
典模在國多不法[illegible]
宅不與使人[illegible]
取民間子女[illegible]
不聽[illegible]
仗有司[illegible]
今世其從之
夏五月壬辰朔日食。
五月[illegible]以病免
[illegible]

良人諸身而[illegible]之及[illegible]文[illegible]
嚴嵩[illegible]伏誅
世蕃[illegible]至而[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所[illegible]用[illegible]世蕃
大[illegible]不少[illegible]
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御史[illegible]
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京[illegible]
蕃[illegible]
以[illegible]
行[illegible]
顧[illegible]
陛[illegible]
但[illegible]
第[illegible]
嚴[illegible]
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皆[illegible]老[illegible]可食[illegible]令以[illegible]

夏四月[illegible]吏部[illegible]李春芳並兼武英殿

大學士[illegible]機務

嵩[illegible]去[illegible]徐階[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illegible]

[illegible]史部[illegible]勞成[illegible]

遂[illegible]

[illegible]一年[illegible]

入[illegible]

入閣

丙寅 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

帝久不視朝[illegible]無敢

言者至是瑞獨上[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抵之地[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使[illegible]在[illegible]此

人[illegible]時[illegible]欲[illegible]得[illegible]故[illegible]留

者是不遊也[illegible]然少[illegible]之為[illegible]動太息留中

者數月日此人可方比干[illegible]非[illegible]耳[illegible]帝有[illegible]

召徐階[illegible]是[illegible]今[illegible]久安能視事

又日[illegible]不[illegible]致此病[illegible]使[illegible]能[illegible]便殿豈受此

人[illegible]罪[illegible]遂[illegible]方[illegible]奏遂留中

三月以吏部尚書[illegible]

[illegible]部[illegible]張文淵閣大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由徐階薦召入[illegible]同入閣

夏閏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旱。

秋七月寇犯萬全右衛[illegible]兵官馬芳擊敗之。

錫林阿十萬騎入西路芳[illegible]之馬[illegible]堡[illegible]請塞之

不可[illegible]亦不可開堡四門假旗鼓寂若無人比暮

野[illegible]天[illegible]呼[illegible]日[illegible]中不起[illegible]騎[illegible]者相[illegible]

[illegible]明日[illegible]然[illegible]不[illegible]日[illegible]軍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先[illegible]久[illegible]李其都[illegible]取[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

安[illegible]

石[illegible]門進其方[illegible]

火發不

能愈

十二月帝崩。

帝大漸，自西苑還大內，遂崩。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土木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高拱、郭樸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樸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

裕王載垕即位（是為穆宗）。

以明年為隆慶元年。

釋海瑞于獄。

先是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啖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于地，終夜哭不絕聲。及是，既釋，復故官，俄再遷大理丞。

穆宗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正月，罷睿宗明堂配享。

禮部尚書高儀（字子象，錢塘人）上言：先帝以睿宗配享明堂，雖當時奉睿宗配享，今陛下踐阼，睿宗已為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字本道，忻州人）上言：獻皇帝雖為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雖為武宗叔，嘗北面事武宗，今位武宗之右，揆諸古典，終為未協。臣以為獻皇帝廟，太廟不須遞遷，若守臣廟則

德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疏入，報聞而已。

追尊母杜氏為孝恪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陳氏（通州人）。

以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為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時徐階以宿學老臣居首輔，與李春芳並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于他相。

三月葬永陵。

謚曰肅皇帝，廟號世宗。

明史贊曰：肅皇帝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托，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君親大義，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紛多故，將疲于邊，賊訌于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雖剛明好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以下之主也已。

夏四月御經筵。

五月更鑿（在徐州府沛縣東北）新河成。

初，嘉靖七年，河溢，以運艱，總河都御史盛應期請于昭陽湖（有大小二湖，俱連屬山東魚臺縣滕縣間，小亦名山陽湖）東別鑿新渠以通漕。廷議從之，役興，應期罷，役中止。至四十四年，河大決沛縣飛雲橋（在沛縣南，升水中要），分為十數股，東入昭陽，運道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循行，遂得應期舊迹，請開南陽（鎮名，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北）留城（在沛縣東南，即古留城，已沒，張良封此）上下。總河都御史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不可，言河直秦溝（在徐州府蕭縣東）有所束，隘伏秋黃水盛，昭陽受之，不為漕也。乃決

討開渠督工敢懲不用命者於是河成（[illegible]）

四十里有奇又引[illegible]諸泉（[illegible]）及薛河（[illegible]）

過黃水入秦溝使不東侵運道乃大通方工未成時河

復決論者紛然詔衡依與歸成之役以修功及工竣奉

議乃息（[illegible]）

高拱罷

初徐階甚親拱及拱驟貴頗修階隙世宗疾亟拱方

直西苑遷移具出（[illegible]）所劾拱疑出階指大憾之及

帝即位階為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樸復助之因

事輒齟齬（[illegible]）

不其議言者拱益怨相與恐誣陷中御史齊康（[illegible]）為

拱劾階未幾于是論拱者甚眾拱不自安乞歸

六月以雨傷稼

帝素服修省避殿御文樓門視事

秋九月遣使振恤山東河南流民給復五年

八月[illegible]子監

九月韃靼犯山西（[illegible]）

郭樸罷

初言官劾高拱者多及樸拱歸樸亦求去帝固留之御

史龐尚鵬（[illegible]）復劾之樸攻不止遂乞歸（[illegible]）

冬十月以王崇古（[illegible]）為總督三邊

從河湟番族環列衞鎮[illegible]皆寇乃擢[illegible]
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
戊辰二年春正月杖給事中石星[illegible]為民。
星上疏曰陛下為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
朝講久廢章奏多擱[illegible]一二內臣威福自恣[illegible]天
下事將不可收帝大怒廷杖六十黜為民[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命廷臣舉邊才。
三月立子翊鈞為皇太子[illegible]
京師地震。
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州。
繼光與俞大猷均稱名將而繼光屢挫大寇[illegible]
將名更出大猷上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
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命以都督同知總
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以薊州既有總兵官
又設總理事權不一乃召還總兵官郭琥而以繼光為
之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繼光建敵臺千二百座每
臺高五丈四達臺中為三層每臺百人鎧仗糗糧具
備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相援又立車營每車一輛用
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illegible]
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illegible]
面前列以長鎗[illegible]

[illegible]寇奔則騎兵逐北又[illegible]
而以輜重為遊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入衞兵主客[illegible]
[illegible]完。
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中事[illegible]者十八九中官多
側目[illegible]
[illegible]人給事中張齊[illegible]
[illegible]為階所擠至是上疏攻階[illegible]

退帝意亦漸移許之。
冬十月[illegible]王[illegible]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illegible]
十一月宣府總兵官馬芳敗寇于長水海子[illegible]又
敗之鞍子山[illegible]
先是[illegible]以五萬騎犯蔚州[illegible]
萬騎[illegible]

頭之芳參將劉渭等由獨石出塞外斬其長于長禿[illegible]
子還至塞垣者及戰子由芳迎戰又大敗之[illegible]
[illegible]
己巳 三年夏四月以[illegible]物諸乃命[illegible]者徵史紀[illegible]已大詔[illegible]
端成學久者爲吏問其子罪者多所免兵中官[illegible]
者爲藏貲有勢家朱用其戶悲端見四點之瑞[illegible]
與革請禁其松[illegible]指通徙入[illegible]民捐其利業狀大戶[illegible]
其力指[illegible]家張撓難下命題發後爲所司備[illegible]奉行當
家巨室或竄他郡以避其見憚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帝幸太學貞吉[illegible]
[illegible]
謂[illegible]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深注意
及是遂以尚書參機務貞吉入謝奏言朝綱邊務一切
廢弛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廣東海賊曾一本伏誅
一本初與大盜[illegible]聚衆敗[illegible]
角已而總兵官俞大猷以次殲倭[illegible]不爲[illegible]
寬[illegible]所敗遁去一本降而復叛突犯雷州執參將
繆印又犯廣州殺知縣劉師顏尋復陷碣石衞[illegible]

[illegible]
谷[illegible]已收復[illegible]令與廣東會[illegible]
兵官李錫[illegible]郭成[illegible]
[illegible]
翁以[illegible]來會分三哨進一本[illegible]大[illegible]力戰諸將連破之
擒其[illegible]一本及其黨[illegible]首七百[illegible]火者萬[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京師地震有聲
十二月命[illegible]廠衞[illegible]部院事
帝以[illegible]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命廠衞密訪以
聞于是尚書[illegible]
劾[illegible]給事中舒化[illegible]等上言祖宗設廠
衞[illegible]非以察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
而奉行[illegible]今陛下委之廠衞廠衞必托之
番役此輩[illegible]之門不可不慮帝不從已而
事[illegible]寢
召高拱復入閣兼掌吏部
拱[illegible]遂[illegible]及再入閣[illegible]反徐階所爲凡
先朝[illegible]諸臣以建言[illegible]用[illegible]者一切報罷且言明
倫大典[illegible]已久今[illegible]諸臣將使[illegible]在廟之
靈何以爲[illegible]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illegible]何人
廟何以對越二[illegible]帝深然之[illegible]

仁柔，弗之竟情矛。弟頤橫鄉里，郡邑有司希拱指，辱其子弟皆拙民，追奪其田，所以拂指者無不至。

未尚寶司丞鄭履淳（字叔初，海鹽人，尚書曉之子。）下獄。

履淳上疏極言時政，（略曰：比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異洊臻，臣等當痛哭流涕于殿陛下。亦嘗[illegible]今最急者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載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否？賞罰[illegible]之策乎[illegible]。）

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爲言，乃釋爲民。（[illegible]）

庚午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罷元會。

是月月復食，給事中陳吾德（[illegible]人）疏言：歲首日月並食，天之大變，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報聞。

五月，罷京營總督，分設三大將領之。

趙貞吉既兼掌京營，[illegible]分列三大營，各有帥，今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論其弊，請分爲三營，各統以大將，復祖宗之舊。帝善之，命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與貞吉不協，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言練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爲總理。報可。未幾，復置總督協理。大[illegible]臣貞吉不能爭。

夏四月，京師地震。

秋七月，禁言官奏事挾詞。

高拱言：比來言官奏事，多挾私意，疏攻爛詆，雜以文詞，請嚴加禁約。從之。

陳以勤罷。

初，以勤入閣，徐階爲首輔，高拱方[illegible]用事，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正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構，貞吉中拱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皆正人，則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以勤歸六年卒，諡文端。）

八月，宣大告警，敕備邊。

時李春芳雖爲首輔，而政皆自高拱出。邊警猝至，拱請命侍郎曹邦輔（[illegible]）、兵部侍郎王遴（字繼津，霸州人）督師，列陣以待，以都御史栗永祿守昌平，護陵寢；起劉燾于天津，守通州；詔命總督王崇古、譚綸主進剿。機宜裁才理料，而邊境得無事。（[illegible]）

時內帑空，數下戶部取太倉錢，又傳旨市珍珠黃綠玉[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河決邳州

初新河既成而北舊河又淤徙沉○今河勢往大盛○

年七月決沛縣漕艘不得進至是復決邳州自睢寧

抵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漕道復阻河道侍郎

翁大立〔[illegible]〕遂來河連不治而在分邳臣以

為宜之計在東故道而[illegible]新衝經久之策有開泇河

[illegible]

御以避洪水帝命大立勘自相度從利便以聞已而大

[illegible]

長淮自徐州至宿遷小河口[illegible]百七十里[illegible]大

[illegible]〔[illegible]六年正月〕

以李成梁為遼東總兵官〔[illegible]〕

錫林阿人寇遼東總兵王治道戰死擢成梁署都督僉事

代之時諸邊部屢犯塞下十年間大將死者數人成

梁乃大修戎備甄拔將校收召健兒給以厚餼用為選

鋒〔[illegible]〕

冬十月諸達孫巴噶奈濟〔[illegible]〕內附詔授指揮

使遣歸

巴噶奈濟者諸達第三子塔本台吉〔[illegible]〕之子也

幼孤育于諸達妻伊克哈敦〔[illegible]〕既長娶婦

〔[illegible]〕不相得復自聘鄂爾多斯〔[illegible]〕女號三娘

子即諸達外孫女也諸達見其美奪之巴噶奈濟恚率其[illegible]

十餘人來歸大同巡撫方逢時〔[illegible]〕宣府總督王崇古

〔[illegible]〕

右上言巴噶奈濟來歸非叛[illegible]可以宣給官爵[illegible]

隨循與[illegible]以[illegible]則令諸達縛送諸叛人不

然[illegible]許巴噶奈濟[illegible]之又不然因而撫納之如[illegible]

因[illegible]故使招其故部[illegible]且死[illegible]台

吉立則令巴噶奈濟還以其眾與[illegible]抗我按兵助之此誠

安邊之良策也疏至朝議紛然[illegible]崇古

議詔授巴噶奈濟指揮使命諸邊方[illegible]

諸部大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諸達不得利伊克哈敦

思其孫日夜哭諸達患之使來請命[illegible]崇

[illegible]令[illegible]送拜特諾叛人以易巴噶奈濟[illegible]

[illegible]

送進使與巴噶奈濟來乞封請互市隨執趙全等九人來獻

詔磔于市[illegible]亦以帝命遣巴噶奈濟歸

十一月趙貞吉罷

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拱以考察科道[illegible]

圭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于是斥者三十
七人所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爲慊暰門生給事中韓
楫劾貞吉朋欺貞吉號緘吉臣掌風憲日附拱壞亂選
法疏入不從 [illegible]
欄也已臣放歸之後 [illegible]
嵩樹史編魂入皆 [illegible]
[illegible]
拱禮部尚書殷士儋 [illegible] 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士儋本附郎 [illegible] 高拱起其不綴已不爲援士儋遂結
大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

辛未 五年春二月命廷臣及朝覲官謁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封皇子翊鏐 [illegible] 爲潞王 [illegible]

三月封俺達爲順義王
已而俺答 [illegible] 復其使播之 [illegible] 選使報謝 [illegible] 不犯
大同 [illegible] 數年之安
可不時修 [illegible] 以設官 [illegible] 之力從 [illegible]
息 [illegible] 終戚蒼命自救不暇者六復條封貢八事以備邊
下廷 [illegible] 不同 [illegible] 廷閣臣 [illegible] 外示 [illegible]
爲修 [illegible] 俺答 [illegible] 名所居城曰歸化見 [illegible]
赫 [illegible] 錫秋 [illegible] 皆授都督 [illegible] 有
差封已 [illegible] 指揮如故已 [illegible] 亦
如約請命詔授官如是 [illegible] 兩 [illegible] 貢

市 [illegible] 大學士 [illegible] 不用兵 [illegible]

夏五月李春芳罷
初春芳代徐階爲首輔以安靜稱 [illegible]
故 [illegible] 公尚能 [illegible] 吾安能久容 [illegible]
數曰 [illegible]
此庶保令名 [illegible] 春芳懼 [illegible] 乞休不允 [illegible] 入
代以 [illegible] 入直 [illegible] 春芳出其上 [illegible] 芳
不能與爭自劾而已 [illegible] 拱 [illegible] 修怨 [illegible]
芳常從容爲階解拱 [illegible] 不悅 [illegible] 春芳乃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六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河南山東水

十一月殷士儋罷
御史趙應龍 [illegible] 劾士儋由內侍不堪大任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士儋遂乞休去 [illegible] 家居十餘年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六年春閏二月帝有疾
帝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夏四月以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 [illegible]
初儀掌禮部 [illegible] 疾
歸已用高拱 [illegible] 故官 [illegible] 及 [illegible] 遂
入閣

五月，帝崩。

帝疾稍甚，將崩，召[illegible]幾在[illegible]召高拱、張居正[illegible]

帝在，拱手欲言，倚在居正右旁，帝執顧也。帝令拱扶掖

還宮，[illegible]命宿乾清[illegible]拱[illegible]居正[illegible]帝大漸，召

拱、居正及高儀同受顧命，遂崩。

六月乙卯朔，日食。

太子翊鈞即位，是為神宗。

以明年為萬曆元年。

詔褒建文朝盡節諸臣，訪有苗裔者錄。

罷中極殿大學士高拱。

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結猜防。司禮中人馮保

人，次當掌司禮，拱薦陳洪及孟沖，保以是怨拱，而居

正與保深相結。[illegible]

[illegible]

道，[illegible]保升立御座旁不下，

舉朝大駭。保遂掌司禮，又督東廠，總兼內外，勢益張。

拱以[illegible]

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

之，而私以語保。保訴于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太后頷

之。明日召羣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

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

出。拱急傲騾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高儀請留拱，弗許。

乞[illegible]之。拱既去，居正遂為首輔。

高儀卒。

儀性簡靜，寡嗜好，入閣甫月餘，得疾[illegible]

以禮部尚書呂調陽[illegible]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高儀既卒，張居正以調陽易與，薦之。居正專決，調陽不

敢有所持議，然內不甚附之。

秋七月，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帝生母）為慈聖

皇太后。

故制，天子立，尊皇后為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者，則

加徽號以別之。馮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張居正以

並尊。居正不敢違也。慈聖移居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

而大柄悉以委居正焉。

帝[illegible]文華[illegible]

張居正請定三六九日視朝，餘日御文華殿講讀。

九月[illegible]人

[illegible]營建封貴[illegible]能視門戶[illegible]帝未能

冬十月，彗星見東北方。

至明年四月乃滅。

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

神宗皇帝

癸酉萬曆元年，春正月[illegible]大[illegible]

大臣京師傭奴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訊馮
保欲緣此以陷高拱令家人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
拱怨望與太監陳洪（[illegible]）謀大逆遂發緹騎
逮械高氏奴圍其第居正亦請詰主使東廠鞫問
謂日進供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illegible]）與諸
居正力解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屬錦衣帥[illegible]又
以拱僕雜列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會帝命守
禮偕都督朱希孝（成國公希忠弟）會訊大臣疾呼曰許我富
貴乃拷掠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不敢鞫而罷
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刑法司坐斬拱得白
二月御經筵

三月詔舉將才
張居正進講因言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弁
員不啻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銳臨敵何以責其折衝
禦侮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故有是
命
秋九月以方逢時總督宣大軍務
始逢時與王崇古共決貢市之議及崇古入理京營張
居正薦逢時代之手書申明約信邊境以安
四川都掌蠻叛討平
成化初都掌蠻亂尚書程信襲破其寨大壩計平之（[illegible]）
隆慶末復亂其酋阿大阿二阿方等據九絲山（[illegible]）
蔽東南上有[illegible]稱王剽掠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削仄易
（[illegible]）
守險戰皆[illegible]有都都寨（[illegible]）
連嶮陡峭數千仞僅有間道[illegible]
出入如平地者巡撫曾省吾（[illegible]）檄總兵官劉顯[illegible]中
（[illegible]）又起故將[illegible]為之副（[illegible]）
討至是諸軍集敘州誘酋阿大[illegible]遂進逼
都都寨究之所恃為險者於是顯分兵為五哨攀擊九
絲城下乘夜賊無備攀緣而上斬關入賊驚潰郭成復
破雞冠一阿二阿方（[illegible]）以次就擒凡克寨六十餘獲賊魁
三十六拓地四百餘里（[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立章奏考成法
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皆稽不報張居正請
以大小緩急為限立文簿月終註銷閣科部院遞相糾
察誤者抵罪自是政體為肅
十二月朵顏長昂（[illegible]）犯塞總兵官戚繼光
擊走之
自諸邊款塞西部撦火然獨土蠻時從居察罕腦兒（[illegible]）
擁眾十餘萬為薊門要害泰寧朵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

是年，朵顏部長董呼喇（舊作董狐狸，今改）及兄子長安（舊作長昂，今改）傍此攻後，入犯喜峯口，繼光擊敗之。呼喇乃款關請貢。至是呼喇之弟察克圖復入寇，繼光擒之。于是呼喇、長安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乞赦察克圖。繼光許之，率皆羅拜，獻還所掠人，攢刀設誓，乃釋察克圖，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敵由入薊轉而之遼，故李成梁得擅戰功。）

甲戌

二年春正月，召見朝覲廉能官于皇極門。

太祖時，外官奏事，輒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佐貳雜職有廉能愛民者，常特遣行人齎勑獎賚。宣廟以後，朝亦間行之。張居正以考察屆期，倣循典具成以上，帝乃召見浙江布政使謝鵬舉（蒲圻人）等二十人，特加獎勵，並賜銀幣。

夏四月，命內外官行久任法。

吏部尚書張瀚（字子文，仁和人）請飭有司久任，張居正善而行之。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

秋七月，淫雨，昭陵地陷。

八月，淮揚徐河並溢。

冬十月，決囚。

嘉靖季年崇奉玄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至是遂依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因從之。時承平久，盜賊蜂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令不得隱匿，以故盜賊

吏必懼，得盜輒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為衰止。

乙亥

三年春正月，徙遼東六堡。

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六堡，其地不毛，與遼陽聲援不接。李成梁請移建孤山堡于錫齊哈喇（舊作張其哈剌佃，今改；在遼陽東南，亦曰孤佃），險山堡于寬甸（亦在遼陽東南），沿江新安等四堡于長佃（亦在寬甸）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其地並據膏腴，拓境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廷議從之。

二月，始命日講官記注起居。

太祖初設起居注給事中，尋罷。至是始命日講官分直記注起居，兼錄起奏，臨朝侍班。（時編修張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乃上言請設纂修輯，見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詔令形諸章奏，悉湮沒無考，宜倣古制，而未竟，遂使野史傳用，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直，凡詔旨起居與政務，皆當見聞書之，為他年纂修之助。張居正善其議，遂有是命。位，字明成，新建人。）

夏四月己巳朔，日食既。

秋八月，以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居正當國，四維歲時餽問居正不絕。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遂入贊機務。故事，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元輔居正辦事。于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然不敢以僚自處，惟居正役所遣而已。

河決碭山。

江淮頻歲水潦爲患是年五月淮揚又大水[illegible]
有司食階老矣者罷之至是淮決高郵而北淮決高家
壩[illegible] 而東高郵[illegible]之大[illegible] 亦決淮
水漲[illegible] 淮城幾沒徐邳山陽南北漂沒千里
河道淤淺漕者數年[illegible]
九月以禮部尚書爲上和罷
上和初官庶吉士以忤嚴嵩改部曹累任按察布政使
並著清節及官尚書奏所條奏聘張居正戒越例時朱
希忠王用寫保爲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又給事
中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以言事得罪[illegible]
事中朱[illegible]不敢劾之遂謝病歸召不起[illegible]
地震冬十月再震
丙子年春正月下遼按遼東御史劉臺[illegible]于獄除名
爲民
時御史在外每處題撫按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輒
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劉臺奏遼
東大捷居正以遼按不得報捷功劾之遼罷臺奏[illegible]故
事疑[illegible]之遂抗章劾居正專擅威福至大學士高

拱私附成國公朱希忠王用[illegible]
[illegible]
余懋學傅應禎[illegible]居正以[illegible]
倭已[illegible]旨切責下獄杖[illegible]行私[illegible]
[illegible]
居正怒其黨附收入見者謂臣擅威福而臣
所行正威福也將[illegible]以悅下耶則[illegible]忠以事
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illegible]下御座
以手授居正曰先生起予[illegible]其事逮下獄詔錦衣
廷杖百遣戍之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民久之復用
他事戍潯州[illegible]
[illegible]
肥鄉[illegible]求[illegible]所歸而[illegible]後御史江東之[illegible]
[illegible]江東
二月開[illegible]
督漕侍郎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奔衝[illegible]
入海止雲梯關[illegible]一徑趨海[illegible]
流決[illegible]
成[illegible]國家時運[illegible]
亦[illegible]治河而不知治海今黃河衝決[illegible]安東以
入海諸子[illegible]之地[illegible]
匯[illegible]
而今開草灣閘七月工竣水患稍平其後[illegible]

則分流尋正流十分之七。先六寸
半生……湖仍合正河
夏五月命司禮太監馮保同法司錄囚
秋七月詔戶部明年漕糧折收十之三。
從張居正請也。……
乃……
發……不……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八月帝……
內決……
是年　月以後江……河水斷流至是徐邳淮睢與……
鄉……曹八州縣村又大決田……河……
宿遷……築十……以避之明年復決……
北淌口……南徙……山陽……河向……

……明……義鎮……入老黃河故道
……安……
明史……自……
……至……河……北至大河
河……
于……大……道……水……入淮……老黃河復
堅。
……年春……月……
……下。
……州……江……
……
……七……成化中……西……安
……
……議大征……侍郎……

代……乃……兵令總兵官張元勳江太平人……
勦村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
百有奇……灘水縣為羅定
州……
……
……
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
綸沈毅知兵……守台州……後行……
據賊……官……
十有……後……師……兵……
奇。
光……遠近分……為十二路……
置一將……不敢入犯常……位初進
兵部尚書……三疏乞歸不允卒是年……
年與戚繼光……

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冬十月杖編修吳中行……
秋閏八月乙酉朔日食不見。
……
……
居正父卒帝……
……
戶部侍郎李幼孜……
不欲居正去中旨令吏部尚書張瀚諭留……
賜……
府……

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翰久不召無人臣禮勅致仕[illegible]

[illegible]于是請留者相繼編修吳

中行檢討趙用賢[illegible]已而員外郎艾穆

[illegible]主事沈思孝[illegible]合疏言居正貪位忘親

居正大怒謀于馮保欲廷杖之學士王錫爵[illegible]等

求解于居正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修撰習孔教[illegible]

人遂杖中行等四人論戍進士鄒元標復上疏

爭亦坐杖戍南京御史朱鴻模亦以疏救中行等

五人幷斥爲民于是錫爵愼行[illegible]先後移病歸

[illegible]

從東南方起長亘天尺騎湧湧指門張居正至縣諸

[illegible]見

通鑑帝詔論在臣毋及者誅無赦諸乃已

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敕諸邊諸鎮嚴申飭境撫西番佛教其從孫[illegible]

台吉[illegible]連歲不得志求請[illegible]

古每作[illegible]

行非請達意[illegible]以迎佛爲名[illegible]

而陰襲其謀于番族[illegible]

人等交章劾崇古庇護[illegible]崇古奏辯因乞休去

[illegible]

十一月考察百官

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己思以威脅劫之欲因

此發考察百官趙志皐張位習孔教相繼遷謫南京

都御史張瀚[illegible]人皆令居正意坐考察自陳罷斥

禮部尚書何維栢[illegible]亦以自

陳免

[illegible]

戊寅六年春二月以潘季馴總理河漕

先是總河傅希摯[illegible]欲塞決口以貫桂芳往隨老黃河

故道議未決有言宜多濬海口以分水勢者合作前奏

以季馴代之季馴相度水勢[illegible]

[illegible]

力專濬海[illegible]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 明神宗

[illegible]

東關等決口及五壩則淮有所歸……

正河曰築堤防以杜潰決曰復閘壩以防外河曰創
滾水壩以固堤岸曰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曰寢開
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乃塞崔鎮等決口百三
十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堤四十餘
里柳浦灣堤東西七十餘里用徐沛……
隄滾水減水壩無不修築逾年工成自後數年河道
無大患

立皇后王氏餘姚人

[illegible]

先是帝大婚有期慈聖太后將歸慈寧宮諭居正曰
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師保之責與先生……以居正為
納采問名副使……大婚
禮典而使居正變服從吉于禮非宜乞別簡用不聽
三月以禮部尚書馬自強……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
侍郎申時行……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居正請增置閣臣……故有是請命居正推
擇居正以自強有人望而時行又其所厚遂薦用之自
強負伉直名素忤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既入閣
守位而已自強卒是冬十月
張居正葬父歸夏六月還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十 明神宗

帝大婚後居正乞歸葬父許之賜帝賚忠良銀章如楊
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勅呂調陽等有大事勿專
決馳驛之荊州聽居正處分會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
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為條列以聞既畢葬且
還朝居正以母老不能同發請俟秋涼就道帝遣
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趣之而令中官護其母由水
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長吏越界迎送身為
前驅道經襄陽南陽襄王唐王出候設宴具賓主禮及
抵京兩宮慰勞銀幣賞賚有加其母至亦如之
秋七月呂調陽罷
張居正歸後閣事獨諉張四維調陽內……乞休

[illegible]

不問及居正遇遞致仕

詔選內豎三千五百人

冬十一月高拱卒復其官[illegible]

拱家居數年及是卒張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例馮保憾未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云[illegible]

[illegible]

封李成梁寧遠伯

土默特與從父[illegible]諸大小[illegible]從弟諾木圖[illegible]與子布延台珠[illegible]從子貴台吉及察哈爾部長蘇巴[illegible]等猶大犯成梁厲擊斬之論功[illegible]恩賚有差蘇巴爾[illegible]土默特所台吉[illegible]二萬餘騎由遼河攻東昌堡[illegible]深入遼州[illegible]寨二百餘[illegible]其長九人餘首級八百四十[illegible]聞帝告謝郊廟封成梁寧遠伯[illegible]伯。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口六千六十九[illegible]二千八百五十六

[illegible]

己卯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

夏四月張居正上書[illegible]

帝[illegible]六宮多[illegible]太倉銀購珠寶居正言歲入[illegible]于舊歲出則浮于前請量入爲出罷節浮費[illegible]

[illegible]

帝[illegible]從之

秋八月減均徭加派

國初役法有事甲均徭雜差三等以戶計[illegible]甲役以丁[illegible]條鞭[illegible]以來行一[illegible]有有司藉口如故乃詔斥之於是詔減銀一百三十[illegible]有奇

八年[illegible]月帝不[illegible]

[illegible]月帝奉兩宮太后謁陵天壽山

張居正乞休[illegible]留之

居正[illegible]當國[illegible]

再上，帝慰留[illegible]復手書[illegible]諭先生[illegible]先
帝付託[illegible]
復與其父居正乃出[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遼東總兵官[illegible]烏塔[illegible]寇遼李成梁擊敗之
烏塔道甫寇[illegible]制甫[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
成梁擊走之追出塞斬首八百餘級盡毀其營
壘至秋復犯寬甸副將姚大節又敗之烏塔由是不振

六月南畿大水
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諡武襄
先是大猷以平古田功進世蔭已為巡按御史所劾
回籍羅[illegible]久之復以都督僉事起僉書後府事領車營
訓練二疏乞歸卒贈左都督[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汰冗官

先是詔南京職務清簡官不必備至是盡汰內外冗員
並裁各省徭賦[illegible]冗[illegible]皆從張居正請也
十一月度民田
初建昌知府許[illegible]以田從人法
簡而密役張居正議[illegible]用[illegible]通行丈量遂用開方法
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illegible]
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
頃視孝宗時增三百萬頃[illegible]以溢額為功有司短
縮步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遂溢額
增長
詔內官馮保自陳斥逐有差
帝即位初慈聖太后遇帝嚴太監馮保倚太后勢數挾
持帝帝甚畏之已而小璫孫海客用導帝戲遊[illegible]二人[illegible]夜
[illegible]帝[illegible]太后召帝
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竊張居正草帝罪己手詔
頗示關[illegible]過抑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于太
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監
璫孫德秀溫泰等而令諸內侍俱自陳凡保所不悅者
斥退殆盡帝由是漸惡保并亦嫌居正矣[illegible]
[illegible]

史049-463

辛巳九年春正月，命翰林官分番入直。

以張居正請，日用翰林官四人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初政，居正嘗纂古今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說，使帝易曉。至是復屬詞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款，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帝從之。

三月大閱。

夏四月，戎政尚書方逢時罷。

逢時才略明練，處置邊事，悉協機宜。先是五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無此事矣，[illegible]

所給一役累年備致行使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功名與王崇古相埒，世稱方王。

土蠻將犯遼陽，副總兵曹簠敗績。

先是土蠻將以二萬餘騎入攻錦州，遼將能明臣因[illegible]而進，部將出戰皆敗，敵乃分掠小凌河（在錦州東南）、松山（在錦州南）、杏山（在錦州西南）。總兵李成梁馳援，始出境，已而土蠻將復與諸酋聚兵塞下，謀入寇。成梁[illegible]曹簠自錦州[illegible]出塞四百餘里擊之，敵大敗[illegible]入寇[illegible]出[illegible]之，逆伏發，千總陳鵬以下三百十七人，馬駝者四百六十匹，土蠻將遂大掠人畜而去。

[illegible]

張居正上疏[illegible]至以樹皮充餉，致聚[illegible]皆元末之亂亦起于此，若[illegible]陛下宜[illegible]內庫尚有餘積，今[illegible]有限之財，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之。[illegible]

五月，罷賣民間種馬。

國初馬有官牧、有民牧，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給草場以資芻牧。後專牧于民，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既曰種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官豪右莊田占其草場，馬戶益多逃，穆宗從太僕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上馬八萬匹下令[illegible]，又[illegible]場地租銀以供[illegible]，至是以互市馬[illegible]及各邊之請，後帝末年，師[illegible]

太僕銀久之[illegible]馬[illegible]政大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一

明

神宗皇帝

壬午萬曆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

張居正上言帶徵逋賦徒為民累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肯復有盈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務新抵舊年分雜混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而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蠲以施曠蕩之恩乞勅下部議將萬曆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帝從之凡免二百餘萬有奇而是時稽藏充盈國最完富

二月杭州兵亂以兵部侍郎張佳允巡撫浙江討定之

浙江巡撫吳善言奏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搆黨大譟縛毆善言朝議以佳允才令代之甫入城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允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曰速剿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卒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愈張燒掠富室火光燭天佳允召遊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擒首五十人斬其三之二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

蘇巴爾哈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

泰寧部蘇巴爾哈與宋錦哈布延圖入犯義州成梁設伏鎮夷堡令參將李平胡射蘇巴爾哈墜馬斬之寇大奔捕斬益多自是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又時發擊于塞外敵少戢

夏四月京師旱疫

彗星見

六月丁亥朔日食

加張居正太師以前禮部尚書潘晟兼武英殿大學士吏部侍郎余有丁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晟尋罷

居正卧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命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遍閱然尚不令四維等參之會遼東奏捷加居正太師自變乃起乃為歲有丁自代歲素從受居正薦之命下甫五日歷著者交章劾罷

張居正卒

[illegible]

帝憐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葬卿僑者對上付閣介四品京職銜良第上官詞[illegible]太監護喪歸葬[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壬子常洛生[illegible]

恭妃王氏出[illegible]

[illegible]

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

冬十月太監馮保以罪謫爲奉御安置南京

初保內倚太后外倚居正專擅威福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則[illegible]者帝積不能堪然迫于太后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然猶肆橫如故[illegible]

[illegible]東宮[illegible]

去之日同事張誠向爲保所擯斥于外至是復入內乃伺間陳保過惡[illegible]帝猶未發會御史江東之[illegible]首劾保黨錦衣同知徐爵下詔獄論死李植[illegible]遂劾保十二大罪帝震怒謫保南京籍其家金寶巨萬東之并糾吏部尚書梁夢

[illegible]

龍[illegible]路保得官工部尚書[illegible]吏部侍郎王篆[illegible]皆被論得罪去于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以嚴清[illegible]爲吏部尚書

清素著清操當居正當國時清任刑部尚書不附麗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簿獨無清名帝深重之會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歸其廉儉甫半歲得疾歸[illegible]卒謚恭肅

改南京總兵官戚繼光于廣東

繼光在薊鎮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推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及

[illegible]不宜于北閫[illegible]不得志赴粵踰年[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年春二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中旨起用貿遣官有差

夏四月張四維罷

初四維與張居正款洽不敢有所爲又居正死始欲因收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因上疏言事請蠲

[illegible]宋數患深帝納其言例必爲之飛輓[illegible]復引
[illegible]所記挪有稍移登用所望甚[illegible]不足以文其過是
[illegible]

以許國欽[illegible]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四維既去申時行爲首輔國柔與相濟由是政府無間

致仕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卒[illegible]

階里居後爲尚書所厄及其嗣始得安帝元年階年已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既而張居正將歸葬

交叛[illegible]代不果[illegible]

[illegible]

百川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illegible]

乃生商武[illegible]

國家受命之始龍興東土肇[illegible]

天錫[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illegible]

[illegible]我

太祖高皇帝[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illegible]不得已以七大恨告天

[illegible]撫順來降遂[illegible]底定當負明人然

[illegible]

天[illegible]

初長白山[illegible]

允[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光爲從古所未有文[illegible]以奉所

[illegible]

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哩相傳有天女

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古倫浴于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取

而吞之遂有身尋生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

告以故命以愛新覺羅爲姓名曰布庫哩雍順以小舠

乘之命順流而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爲坐具端坐其地有三姓方搆

兵此及于河見而異之歸語衆人往詢知所由來皆

驚曰此天生聖人也遂與共舁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

息爭推此人爲主以女百里妻之奉爲貝勒其亂乃定

于是布庫哩雍順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鄂多理城

國號曰滿洲實爲我

朝開基之始數傳後有名樊察者以國人[illegible]

追者將及之有神鵲止其首追者疑爲枯木遂得免後
傳至
肇祖原皇帝
興祖直皇帝
景祖翼皇帝
顯祖宣皇帝相繼與威興 部。
景祖居赫圖阿拉地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時有
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緜而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歲誕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略蓋世號爲聰睿貝勒時諸部爭務
不已。

太祖恩威並用漸次削平會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
蘭者陰搆明總兵李成梁引兵攻古哷城主阿泰章京
阿泰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
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先後及古哷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外
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
遂并害
景祖
顯祖。
太祖聞之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吏明人謝曰

[illegible]足
太祖時年二十有五思復
祖父讎乃以
顯祖遺甲十五副起兵征尼堪外蘭于圖倫城尼堪外蘭遁于
嘉班遂克其城而歸既而復進征嘉班城尼堪外蘭乃
遁于鄂勒歡築城以居。事在是年八月
太祖尋復進克鄂勒歡城尼堪外蘭遁入邊。
太祖遣齋薩率四十人索之邊吏執以畀齋薩遂斬之而歸自
此歲輸銀幣通和好焉。事在丙戌年
冬十一月己卯朔日食。
十二月慈寧宮災。

甲申十二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釋建言諸臣外謫及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詔曰齊泰黃子
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于是浙江江西福
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illegible]
夏四月騰衝遊擊劉綎子顯之討平隴川叛。
初緬酋莽瑞體以兵服諸[illegible]
人招隴川宣撫多士寧不從而記室岳鳳方用事。[illegible]
欲弒縉遂誘士

寧內附之者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偽命代之
賊爲宣撫既而瑞體死子應裏嗣岳鳳導之入寇寧騰越
永昌諸處已降順寧（本蒲蠻地元置州今隸雲南）指揮吉繼登等戰
死事聞詔以綎爲騰衝遊擊鄧子龍（豐城人）爲永昌參將
提兵往討當是時迤西諸部皆叛以兵助緬進逼姚關（在鈞灣土州北接順寧界）
勢甚熾會綎子龍兵至諸土兵亦大集綎
與子龍大破之攀枝花地（在姚關南）乘勝追擊先後斬首萬
餘岳鳳大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符印
及蠻莫孟密地而分兵趨沙木籠山（在隴川）先據其險自
領大兵馳入隴川岳鳳度無可脫遂詣軍門降時諸部猶
觀望爲向背緬亦倚岳鳳爲心腹鳳既降諸部俱殺緬使

來歸綎率兵進緬直抵阿瓦（城名爲緬中五城之一）應裏退走阿
瓦酋猛勺詣綎降猛勺應裏從父也遂班師獻俘于朝
鳳伏誅（[illegible]）

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溧陽人）復追論居正構陷遼王王妃因上疏
訟寃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家帝命司禮監張誠等詣
荊州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餓死者
十餘輩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可一萬白金十
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事聞申時
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復

特疏言居正母年踰八旬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于
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盡削居正官奪璽
書誥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
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召還（初言路爲居正所抑至是爭[illegible]）

冬十月余有丁卒（諡文敏）

十二月以王錫爵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
爲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錫爵因救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禮部侍郎家居
五年不出至是僉家起之家屏前爲日講官數奏對擊
帝敬容受之稱爲端士及是遂以吏部侍郎入閣（[illegible]）

官儀二年（先是李植江東之與申時行相構以錫爵負時望且素惡居正當與時行抗故力推之比錫爵至乃與時行合弗善植等植等由是大沮）

詔以陳獻章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王守仁從祀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
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其章文章

初諡如字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illegible]
[illegible]宜崇祀從之終明世
從祀文廟者薛瑄[illegible]守仁等四人
乙酉十三年春二月李成梁襲巴圖爾（舊作巴土兒今改後仿此）殺哈大
嫁之
巴圖爾欲報父蘇巴爾噶之怨偕從父綽哈納婚呼達
[illegible]西部伊勒敦[illegible]等以數萬騎掠瀋
陽既退駐牧遼河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
人潛為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夜抵其帳寇已先覺
整衆迎戰成梁為殿嚴督前陣擊寇丙校以後陣繼
之斬首八百有奇至秋諸部長復犯蒲河[illegible]
[illegible]亦[illegible]合部將
營中潛出塞三百五十里擣破音登營斬首一百八級
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以尚寶少卿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
初貞明為給事中請興西北水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官南行[illegible]時以財賈不能眾及議
利皆與者十四郡[illegible]又著潞水客談論水
[illegible]
今方興水利于薊永間有成遂令貞明兼監察御史
領墾田使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為倡及明年二月已
墾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閒隱水泉分合將大行
疏濬而閹人勳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illegible]之遂罷
夏四月京師旱大雩

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是月帝步禱南郊面諭大學士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乃詔中外理冤抑免天下被災田租一歲。先是李植等疏劾尚書潘季馴朋奸阿上言劉季馴黨羅植太僕少卿江東之光祿少卿羊可立尚寶少卿至是御史蔡系周以星上疏劾羊且言陛下欲留任而刑部尚書之任付不得令今日之事盖皆由舊所劾尚書潘季馴也于是東之坑疏求罷可立復代爲植所辯御史郭世臣更定等文京察之常報可朕方安是衛臣何得紛紛乃已。

秋七月雷震郊壇。

八月京師地震。

閏九月帝謁大峪山閱壽宮。

初謁山陵用禮部尚書徐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官將下壽宮于大峪山在十一年時令懋以巡按御史屬行閱視詔其地未善欲與江東之疏爭不果既而帝再臨視在十二年遂作壽宮役既興矣在是年八月植以壽宮有石申時行與之議姻故主之可用是罷植乃與東之李可立合疏言植果占卜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參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謀國之忠時行奏辯事留初閱時植東之未言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其借事傾陷明甚帝責三人從侍半歲未幾復以王錫爵言貶三人官。錫爵與東之不合者八事大略言植等構之狀上貴之詞[illegible]朝右日[illegible]之大抵[illegible]以植言壽宮有猶恐寶祗將崩于石上至是復親往閱之終詔大學吉遂謫三人于外。

冬十一月禮科給事中王三餘安平人請帝親郊不從。

三餘請帝親郊以答天戒帝怒其疏詰不早詰責之遺官代。[illegible]

丙戌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大與人爲皇貴妃三月禁部曹言事。

妃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抗疏請立元嗣爲東宮貶廣昌典史[illegible]時帝以星變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字克蘇安溪人與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之下是言者益泛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概置不問時亦之時大起。

夏六月松茂番平。

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為民患王廷瞻字稚長蜀時督道將擊破五十八寨沒者三砦諸酋乃降[illegible]諸番歲有賞賚番要索無[illegible]

掛欠錢、酬酒錢、廷賠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六七年，勢復猖獗。

十三年夏，楊柳番入犯金城堡（在今西寧府境），安殺守將。巡撫羅遵（字道行，涇陽人）遣總兵官李應（荊州衛人）討定之。番情強烈如故。會徐元泰（宜城人）代為巡撫，使使檄諭，番不應。是年春，復攻蒲江關（今名雞公關，在府境），守將出擊，賊稍解。元泰路諭道元泰決計大征，遂遣擊周于德遊之，延總兵郭成、參將朱文達等，將諸路兵進討，命應居中節制。應薛于軍中樹赤白幟各一，下令民脅賊者，往予立赤幟下，賊黨不附賊者，往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遇急不得救，乃連破河東、河西諸賊巢，擒賊渠三十餘人，俘馘千計，梟其頭為飲器。及是六十年之恒乃得之（之恒組織，以指揮討番見賊被殺）以還，番至是班師。明年，又討破建昌（注見前）諸番及功部（今）遣府越嶲衛，以其地置屏山縣（今屬敘州府），蜀中劇寇盡平。

秋九月，王家屏罷。

家屏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乙亥十五年春三月，詔撦哩克（舊作撦力克，今改）襲封順義王。

初，諳達死，徹辰汗（舊作黃台吉，今改名）嗣。至是，徹辰汗死，子撦哩克襲。其妻三娘子，即諳達所奪之外孫女而為婦者也。撦哩克不主兵柄，為中國守邊保塞，諸部畏服之。

帝嘉其功，封忠順夫人。

夏四月，旱，京師地震。

六月，京師大雨。

溺人民無算，命順天府賑恤。

秋七月，江南水，江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

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戶部右侍郎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上言：海內困加派，宜寬賦節用，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

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九月丁亥朔，日食不見。

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諡忠介）

初，瑞自南京謝病歸，高拱、張居正相繼當國，俱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及居正卒，吏部始擬用，累遷南京右都御史。瑞力矯偷惰，有司惴恐。至是卒。僉都御史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醵金為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不絕。（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自號剛峯，天下□實不□成稱剛峯先生。）

戊子十六年春三月，詔改景泰實錄去郕戾王號，不果行。

時上下偷惰，詔敕多不奉行，景泰實錄終明世未嘗改也。

南畿、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大饑。（疫）

起前尚書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督河道。

季馴前為李植所劾，落職為民。御史李棟上疏言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又居既淤，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于今

[illegible]

是賴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學

不寒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後論者不

已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與桂芳後河漕皆

總理至是復設專官尋加季馴工部尚書

秋八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二月杖給事中李沂（沂嘉魚人）于廷斥為民

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

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論死守

有除名而鯨竟罪任職如故外議洶洶以鯨進賄乃

獲免沂拜官甫一日即上疏言之（[illegible]）

從此帝得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

獄（[illegible]）閣臣申時行等乞宥不從詔廷杖六十斥

為民（[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已乞罷乃命私家閒

住未幾復召入

己丑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食

時以日食免朝賀嗣後每元旦皆不視朝

三月免覲長官面辭

自是辭朝遂簡

夏四月召王家屏復入閣

家屏服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抵京師二月

[illegible]

[illegible]召家屏以為言帝遣中官詣家屏奬以忠愛家屏

疏請帝御朝居數日帝為一御門延見自是益稀居

不出矣

六月賑南畿浙江饑

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海溢既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賑

之

庚寅十八年春正月召見申時行等于毓德宮斥大理評事

雒于仁（于仁涇陽人）為民

于仁疏上酒色財氣四箴以攻帝失（[illegible]）

（[illegible]）帝大怒將加嚴譴會歲暮留其疏十日及是元

旦召見申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諭令于

仁自引去遂斥為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帝

復舉長子出見時行等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

不喜繁此近因諸臣所奏率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

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

罷行時行因戒廷臣毋輕毀。

二月罷日講。

帝每以講期多傳免申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

親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三月以宋纁字伯敬商邱人為吏部尚書。

纁前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節經費請蠲貸上下賴

之。[illegible]

及移吏部絕請託甚衆如介然懲與爭于政府一無所關

白屢乞休不允卒官諡莊敬。

夏六月[illegible]巡邊。

自前逆[illegible]人不支給[illegible]虜所騎[illegible]入[illegible]

中[illegible]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進[illegible]副將李聯芳[illegible]戰沒

詔復[illegible]之敗[illegible]大震將徵

[illegible]為布色圖[illegible]所誘西行[illegible]于朝

[illegible]之[illegible]賞

秋七月[illegible]日食

命兵部尚書鄭雒安肅人經略邊防

維前哲宜大張撻伐[illegible]夫人有恩恤用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三鎮[illegible]封維以洮河之難由經虜

入青海所致乃勢苗甘肅下令同北部自青海歸巢者

毋假道行巢入青海者[illegible]之布色圖欲趨

青海維設伏擊之布色圖僅以身免[illegible]後亦閩

之亦退去于是大角招番之令[illegible]附者日衆乃進兵青

海逐[illegible]二年徵[illegible]

克以叟一[illegible]等來處自復其市賞。

辛卯十九年春閏三月彗星見。

夏四月[illegible]大廟。

是後廟祀皆遣代。

六月王錫爵[illegible]

錫爵[illegible]時行[illegible]許國錫爵之三人皆南

人錫爵又與時行同郡且同舉進士相得甚歡時行

不和[illegible]十六年子衡[illegible]舉順天試第

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水錫爵[illegible]以是積與廷論

作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不報。選爵中乞罷。帝不許。及諸臣疏犯錫爵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王錫爵。帝意未決。又偕同列請建儲。不從。遂以母老乞歸。

秋。錢內蜺。

九月。申時行許國罷。

先是廷臣爭請建儲。時行請以二十年春舉行。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人請具儀注。帝怒。奪有德俸。時申時行方在告。許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爭。首列時行名。時行聞。亟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議。陰為自交宮掖之計。中書舍人黃正賓復以發為中書舍人。忠言刑部。見大紘疏。亦抗章論時行。帝怒。斥大紘。正賓為民。時行力求罷。乃聽國與家屏。又以建儲請。言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乞閱。未幾。時行亦罷。

以趙志皋為禮部尚書。張位為吏部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行既謝政。密薦志皋位自代。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閣臣宜由廷推。請令一人辭。恐開預薦之門。志皋位因疏辭。帝不允。

冬十一月。[illegible]成梁罷。

十七年以後。土蠻將數入犯。將弁多戰沒。成梁又諂事[illegible]。故惡不聞。[illegible]以首功。[illegible]敵再入寇。[illegible]月成梁東給事中任先[illegible]閱邊[illegible]遂劾[illegible]副將李寧[illegible]破[illegible]死者又數千。為巡按御史胡克儉所劾。及先[illegible]遂罷成梁官。以寧遠伯家居。

二十一年春正月。杖給事中孟養浩。除其名。

時[illegible]補給事中[illegible]疏[illegible]元子年十有[illegible]豫教之典當及時[illegible]延臣[illegible]可誦讀。近[illegible]外朝之論[illegible]忠。假[illegible]帝大怒[illegible]疏中[illegible]治年。然[illegible]一秋[illegible]於是六科給事中鍾羽[illegible]張棟[illegible]及御史鄒德泳[illegible]錦衣衛杖之[illegible]郎趙[illegible]

策環允後，咸被誅。龍附底爲叛人賈
名傳其定入陳禹謨巴拜人等周龍據江入

三月，巴拜〈舊作哱拜，今改。後倣此。〉據寧夏反。

巴拜故韃靼種，嘉靖中巴拜得罪其酋長，來降，嬰立戰功，官都指揮。帝十七年，巴拜告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巴拜雖告老，而多畜亡命，承恩性狠戾。十九年，洮河告警，巡撫御史周弘禴〈麻城人。元年進士。〉薦承恩及指揮土文秀并巴拜義子布延〈舊作哱雲，今改。後傚此。〉。巡撫黨馨〈人。〉微文秀西援，世拜謁經略鄭雒，願與子承恩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巴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騎過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欲按承恩冒糧罪，又以承恩娶民女爲妻，笞之二十。會戍卒衣糧久不給，巴拜遂嗾軍鋒劉東暘〈寧夏人。〉許朝等作亂。是年二月，殺馨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張維忠自縊死。東暘自稱總兵，奉巴拜爲謀主，承恩、許朝爲左右副將，布延、文秀爲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靈州〈花馬池〉及廣武、河西四十七堡皆陷，惟土文秀御平〈今小羅堡。〉參將蕭如薰〈字季馨，延安衛人。〉堅守不下。〈如薰妻楊氏……〉〈……勞軍士妻……〉賊攻圍數月，竟不能克。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以金帛誘河套卓哩克圖〈舊作著力兔，今改。後倣此。〉入寇，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諸酋遂搆煽，全陝震動。

王家屏罷。

李獻可之論，家屏自疏伸救，力諫帝，遂爲家屏所引疾乞歸。

帝責家屏所爲名高，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臣所希者，陛下爲堯舜之君，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使臣不希名，將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怠莫正，政亂莫匡，爲家奚頤，爲臣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爲矣。帝益不悅，遣內侍至其邸責之。于是求去益力，詔馳傳歸。家屏柄政止半載，以戇直去國，朝野惜焉。

夏四月，總督河道僉都御史潘季馴罷。

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水衝沙、築堤束水爲河漕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樁埽，綜理纖悉，以勞疾與疏乞休，不允。至是泗州大水，與撫按議論不合，得請歸，後三年卒。

五月，倭陷朝鮮。

倭酋平秀吉，〈薩摩州人。〉起人奴，初隨倭關白〈倭國官名，猶言丞相。〉信長，爲信長畫策，奪二十餘州，繼信長爲其下所殺，秀吉遂統其兵，自號關白，刧降六十餘州。朝鮮無備，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在朝鮮東萊縣南，與日本對馬島相望。〉……兵不習戰，其王李昖又沉湎酒色，弛備，倭卒至，望風皆潰，棄王城奔平壤，令次子琿攝國事，已復走義州。〈在平壤西北，遼東鴨綠江。〉七月，倭遂入王京，刧王子陪臣，掠府庫，八道幾盡沒，日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于道，廷議以朝鮮爲國藩蔽，在所必爭，遣行人諭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遼東史儒

等率師至，與戰死。副總兵祖承訓援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字桐岡，仁和人）經略備倭軍務以救之。（八月倭入朝鮮等部，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于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欲封馬民，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行長說曰：天朝幸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惟當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送後以爲非難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其說，惟敬遂報起留館，月請金行間。豐德郡有開城，南陽泉衆道大同江，至平壤城東，名大通江。）

秋九月，寧夏賊平。

巴拜叛，總督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檄副總兵李昫率兵進剿，諸堡皆次第收復，惟寧夏鎮城猶爲賊據，倚套部卓哩克圖等援，莊浪二三百騎至，賊從掠城中子女餽之。套人揚言巴與布王子爲一家，布延引卓哩克圖攻平虜，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以誘之，射布延殪之，諸寇遂遁出塞。四月，以蕭如薰爲總兵，調麻貴（大同右衛人）爲副總兵。參兵撫鎮城亦弗用。石星言陽學曾，御史梅國楨（字克生，麻城人）薦李如松（字子茂，成梁子）忠勇可任，遂命如松總寧夏兵，國楨監之。會寧夏巡撫朱正色（南和人）、甘肅巡撫葉夢熊（字男兆，歸善人）皆先後至軍，並逼城下。學曾與夢熊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城外水深八九尺。賊懼，陽求撫以緩我師，而仍結套部爲助。七月，布色圖等謀以一萬騎犯定邊小鹽池（在寧夏鎮東南），別遣宰僧（令諸作此）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爲巴拜聲援。學曾令麻貴等分擊之，皆敗去。八月，卓哩克圖復入，李剛佺（？）等

（夏府中郭將劉）如松等擊之，追奔至賀蘭山，賊拔營遁。總督給事中許子偉（□山人）劾學曾誤于招撫，悞國事。（先是學曾欲招劉東暘，許以不死。賊已殺父子既罪，遣子來，得從任。學曾以前言詔日以待之，賊復叛應。帝責學曾以逗遛不能成計，合於事無與兵事者，臣相忌之。國楨至軍，遂劾諸將觀望，而并及學曾玩寇失機之罪，帝遂大怒。）學曾被逮，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城受水浸益大圮，國楨用間紿東暘、朝、承恩，使互相殺以降，許貰其罪。二人互猜疑，至是東暘、朝遂誘殺土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等殺東暘、朝，獻之，開門降。如松率兵圍巴拜家，巴拜自縊死。俘承恩等至京師，磔于市，其餘黨悉誅。不一月而賊平。敘勞，復其官，致仕。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予世廕，武臣李如松、蕭如薰等加恩有差。（如薰爲將持重，有膽，更歷七鎮，所在有聲。後致仕歸，邊塵少，喜讀書，下筆輒能詩，爲外塞山人，絲竹七尺，崇往者無不屬所欲刻詩，衣冠自命爲名士，如薰亦能詩，賓客常滿。妻楊氏至服簪珥供客，猶不給。一時風會所趨，遂物力爲耗，識者嘆焉。）

冬十月，以李如松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

如松弟如柏（字子貞）、如梅（字子清）並率師援剿，以十二月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叱惟敬險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于營，誓師渡江。明年正月，次肅寧館（在平壤西北）。行長以爲封使至，遣牙將來迎。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於風月樓以候。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不入，形大踰後，恐登陴拒守。如松令諸軍

國之以倭柔輕朝鮮軍令祖承訓先爲其裝西南令
遊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攻其東
南軍少却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鉤梯直上倭
方輕南面軍承訓等忽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
如松如栢等已分道並入如松馬斃于砲易馬躍塹而
上麾兵益進遂克其城行長渡大同江遁已而如栢復
開城府朝鮮所失四道並復官軍既連勝有輕敵心朝
鮮人有以敵已棄王京遁告者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
蹄館（去朝鮮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圍之敗績如松戰不免官軍喪失
甚多乃退駐開城如松令諸將分據要害圍倭積粟數十萬于龍山方密遣死士焚之倭遂乏食然如松氣敗朝鮮大索亦請和議欲休息于是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其年四月倭以糧盡棄王京遁如松與惟昌入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爲營軍不敢逼倭復結營釜山爲久留計兵部尚書石星力主款議留副將劉綎作守如松乃還自倭諸此在朝鮮國城東南。

癸巳二十一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

錫爵至密請建儲以歸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
與兩弟（皇三子常洵皇貴妃出　皇五子常浩周端妃出）且並封爲王錫爵懼失
上指即奉詔擬旨進又外度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
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以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
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號以上歷皇貴妃亦擬旨進
帝竟下前論[illegible]于是舉朝大譁禮部尚書羅
萬化（字一甫會稽人）給事中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等詣錫爵力爭廷
臣諫者日數十上錫爵乃[illegible]帝追還前詔帝

[illegible]

不從既而諫者益衆岳元聲（字之初嘉興人）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等
十餘人遮錫爵于朝房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
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
二三年舉行。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鑨（字文中孫燧之孫）罷。

初張居正當國吏部權漸輕及宋纁陸光祖相繼爲尚
書稍自振飭至鑨守益堅閣臣張位等欲奪其權建議
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鑨爭之不能得
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會大計京朝官鑨與考
功郎中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力杜請謁員外郎呂允昌（餘姚人）
鑨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姻給事中王三餘。時公

論所不予者悉斥始議而大學士趙志皐弟預焉王錫
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瓦者皆在
黜中由是閣臣皆憾會言官論劾員外郎虞淳熙（杭州錢塘）
人郎中楊于廷（全椒人）主事袁黃（嘉善人）鑨議留淳熙于廷
給事中劉道隆（滑縣人）遂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秩
鑨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己同掌
察上疏爲南星訟不聽于是[illegible]郎陳泰來[illegible]員外郎[illegible]等[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illegible]

冬十一月召見王錫爵于暖閣。

時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暖閣勞之曰卿

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對曰臣今日正爲忠孝兩難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諭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悟錫爵因復言外廷以皇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益心動未幾遂有出閣之令。

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

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儀如東宮儀。

河南殿。

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建儲惟王家屏與言者合錫爵時行至錫爵皆宛轉調護亦漸以言者爲多事並封命下憲成上疏力爭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錫爵遂銜之及錫爵南星主考察憲成實左右之既遂罷中朝排多與政府抵牾至是主錫爵會推閣臣憲成擬家所推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名益高東林書院爲宋楊時講道處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 [illegible] 偕同志高攀龍 [illegible] 諸人講學其中海內聞風 [illegible] 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 [illegible] 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憲成 [illegible] 殺志不在君父官 [illegible] 志不在民 [illegible] 水邊林下志在世道君子無取焉 [illegible] 及時事 [illegible] 以此爲不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後除丕揚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 [illegible] 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爲東林黨議之始。

夏四月己酉朔日食。

五月以禮部尚書陳于陛（于陛字元忠 [illegible]）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illegible] 鄞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事爲史官益究心經史因奏請修國史詔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陛及一貫等總裁之又嘗請建東宮及 [illegible] 不報一貫先論官將逆端 [illegible] 日託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已以聽若非其人不若躬親覽之爲孝也張居正以爲刺己頗恨一貫及居正卒始遷官歷吏部左侍郎 [illegible] 及是王錫爵將謝政遂推于陛禮部尚書是一貫南京禮部尚書同入閣。

王錫爵罷。

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爲世所稱 [illegible] 以呵止封章 [illegible] 趙南星 [illegible] 用 [illegible] 被逐者衆指錫爵爲之因連章乞歸 [illegible]

秋八月以孫丕揚爲吏部尚書。

丕揚爲吏部清正不撓 [illegible] 以私者獨 [illegible] 中官請謁乃用掣籤法大選 [illegible] 及考選 [illegible] 之急選 [illegible] 聽人自掣籤 [illegible] 所銓政自

[illegible]計人錢糧又何足計乎

是一變。（丞揚既變選法，一時宮案相傳以爲至公，下逮[illegible]，不論繁簡而一憑氣目，無異于擲骰，[illegible]作竹籤倚誠之。然自其法既行，[illegible]熟習大紹作。）

冬十月，綽哈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宣府衛人）擊敗之。

蘇巴爾既爲官軍所殺，其弟綽哈率巴圖爾[illegible]特、東西用倚數侵邊。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匿鎮武，外爲空營以待。敵騎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巴圖爾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敵妥不設備，率健卒踏冰渡河，疾馳四百里，抵虜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巴圖爾尋死，諸部悉遠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一百十一　明神宗皇帝

乙未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宗室得就試。

鄭世子載堉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觀才器使，從之。詔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其後閣臣李廷機（晉江人）謂[illegible]科目原自兩途，彼此[illegible]，科目入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銜，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

夏五月，京師地震。

秋九月，青海酋永什卜（舊作永邵卜，今改）犯甘肅，參將達雲（涼州衛人）擊敗之。

永什卜者，卜王諾達從子也。部衆強盛，牙帳[illegible]授都督同知，冉達[illegible]能虎將軍，自以貢市在宣化，守臣遇已厚，不可，是乃陽許，遂西迎活佛，留據青海，歲爲邊患，嘗誘殺副將李魁，邊臣不能報，遂有輕中國心。至是九月九日，度將士必燕飲，擁勁騎直入南川（在西寧府西南，自塞外東北流入境），屬番偵告，雲伏兵要害，合番人繞出梁而峽外，掩擊其背，而自提精卒二千衝擊，大敗之，斬首七百餘級，其走峽外者，番人殲之，爲西陲戰功第一。（[illegible]）

復建文年號。

初，司業王祖嫡（信陽州人）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禮部尚書沈鯉（歸德人，字仲化）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illegible]）復以爲言，乃詔復建文年號，附事蹟于太祖實錄之末。（[illegible]）

淮水溢泗州祖陵。

冬十月，湖廣饑。

丙申　二十四年春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

夏，福建饑。

秋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

遣中官開礦。

初，[illegible]軍民[illegible]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帑用大匱，營建兩宮，

[illegible]

時府軍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闢礦硐者蜂起（帝令開採）命中官領之嗣後河南山西南直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雲南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併偕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勢橫索民財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為下有礦脈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橫暴如此廷臣疏諫帝皆不報（其後又增設各省稅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皆礦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閏八月乙丑朔日食。

九月葬孝安皇后。

梓宮發引帝託疾不送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臯以（[illegible]）員外郎王就學（[illegible]）抗疏諫帝怒[illegible]而習氣學疏不省已而詔吏部甄別郎官斥就學為民繼臯亦罷去

河決單縣。

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河臣楊一魁（安邑人）議分殺黃流以殺淮漲開清口以達淮於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在桃源北）至安東五港灌口。（在安東縣東北）長三百餘里分泄黃水入海門濟口沙七里建武家墩（[illegible]）高良澗（[illegible]）周家橋（[illegible]）石閘泄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得無患然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堌口（在今曹州府單縣南）之決如故後以黃堌口不塞致徐邳艱阻斥一魁為民

冬十二月陳于陛卒（諡文憲）

于陛在閣與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陛憂形于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至是以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以積憂成疾卒贈少保

丁酉二十五年春二月以楊鎬（商邱人）為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

征倭軍旅初以顧養謙（字益卿通州人）為經略養謙亦主款參言關白宜封為日本王二十二年冬倭遣小西飛入朝定封貢議命都指揮楊方亨等充封使同沈惟敬往養謙以侍郎孫鑛（字文融鑨之弟）自代乞身去二十四年九月方亨等至日本關白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不肯撤兵所進表文又謾無臣禮是年二月方亨歸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怒逮星并惟敬按問下獄論死（[illegible]）獄中以尚書邢玠（益都人）總督薊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而以鎬為經略時倭將行長清正等據[illegible]

[illegible]

南丹予州柏[illegible]全州[illegible]南犯全羅[illegible]南原[illegible]慶尚[illegible]遊擊[illegible]京[illegible]沈惟敬統遊擊[illegible]乃絶九月鎬抵王京倭已退也[illegible]蔚山[illegible]十二月鎬會邢玠麻貴議進兵分三協合攻蔚山賊出戰大敗奔據島山[illegible]築三砦以自固遊擊陳寅連破其二第三柵已垂拔而楊鎬與李如梅善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如梅上遽鳴金收軍[illegible]所攻不克明年正月行長救至鎬狼狽先奔諸軍[illegible]之賊乘之我兵死者無算輜重多喪失是役也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illegible]棄于一旦[illegible]朝鮮[illegible]鎬既奔還王京與總督邢玠以捷聞贊畫主事丁應泰[illegible]左[illegible]入[illegible]鎬[illegible]後[illegible]楊鎬自[illegible]功伐應泰[illegible]列敗狀乃罷鎬令聽勘而以萬世德代之[illegible]以前[illegible]路進[illegible]功

夏六月三殿災

時帝欲[illegible]聚財多假殿工爲名[illegible]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三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illegible]丁川廣[illegible]京師[illegible]數百萬[illegible]中宮[illegible]殿[illegible]也

秋七月赦

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

應龍[illegible]楊端[illegible]播州歷宋[illegible]附屬[illegible]洪武初楊鏗內附授宣慰使數傳至應龍數從征伐恃功驕蹇帝十八年貴州巡撫葉夢熊巡按陳效[illegible]疏應龍凶惡諸罪四川巡按李化龍[illegible]以時方調播州兵防禦松潘請暫免勘[illegible]川貴撫按議不合應龍性猜狠[illegible]兵[illegible]所轄五司[illegible]七姓[illegible]張時照等上變告應龍反[illegible]夢熊請發兵剿之蜀中士大夫[illegible]以[illegible]朝議命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illegible]二十年應龍赴重慶對簿[illegible]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illegible]願將兵五千征倭報效詔釋之會[illegible]撫王繼光[illegible]主嚴提勘應龍抗不出用兵之議遂決二十一年繼光至重慶[illegible]總兵劉承嗣分兵三道進婁山關[illegible]白石口[illegible]反爲所敗繼光[illegible]罷二十二年以兵部侍郎邢玠爲總督[illegible]行勘之[illegible]應龍[illegible]縛[illegible]以獻[illegible]斬[illegible]以四萬金以贖[illegible]罪[illegible]不悛

會司捧死谷疾假遂到所皆反狀剋期乃以徐璽一司及
典寧門勾當盧勛尚衞進諂其不道妄殺官吏大掠江津
南川綦江合江浸及湖廣勢遂大熾。

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

初莫登庸請封詔下而登庸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爵福
海卒子宏瀷嗣宏瀷不能輯眾為黎寧臣鄭檢所逐寧
死再傳至惟潭斷逐盛遂取兵攻殺宏瀷子茂洽復據
安南欽遣人不首得傳人於州人 上言莫之篡黎其
事逆黎之復莫其名正宜許其事歸詔以惟潭為都統
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所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郡宗

盜多竄處洲澤間時出侵掠為邊患

戊戌 二十六年夏四月土蠻特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
遇伏死

初如松恭候雖師言路交章論其和親辱國帝置不問
會遼東總兵董一元罷廷推如松代之如松感帝知氣
益奮發時土蠻特者部連寇遼東役掠無算如松率
輕騎出塞搗巢遇伏兵力戰死詔以其弟如梅代之踰
年坐擁兵畏敵劾罷 或乘諸子如松故果敢有父風其父如梅然踪動非大將才

京師旱。

六月張位罷

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素協

立嫡袁黃□日本封事張位力薦楊鎬才請付以朝
鮮軍務鎬遂又與文請約同經略事帝皆從之會鎬書主
事丁應泰劾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罔鎬
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辯給事中趙
完璧陝西人徐觀瀾常州人復交章論之位又前疏奏辯言交
章於瓜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擬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輔
臣揭帖薦舉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匿辱國損威猶云
無愧並奪職閒住 後復以妖書事除名位果于自用任氣好勝故廷臣莫之救飾亦無辭
者

秋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倭退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時倭分道屢敗不利會平秀吉死諸倭俱有歸志其
行長中途並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浦都督
陳璘等乃遣人遣鄧子龍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為
前鋒邀之釜山南海子龍殺敵 □□□□□□□□□□□
□□□□□□□□□□□□□□□□□□□□□□□□□□□□□□□□
之倭無隙可乘官軍焚其舟賊大敗以所獲者又為陸兵
所焚溺者無算詔總兵劉綎方攻 行長奔曳橋以待
□□□□□□□□□□
甚乙引出求救璘邀之中途擊殺之于是諸倭揚帆
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

與朝鮮遂無勝算至秀吉死禍始息。初萬世德代楊鎬經略[illegible]不敢戰且陰使倭退兼程驅至[illegible]總督邢玠奏捷[illegible]

以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爲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初河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今在歸德府商邱縣北出徐州小浮橋今名雲集橋在銅山縣東北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鋪在今蕭縣內至三仙臺亦在蕭縣抵小浮橋又浚漕渠自徐沛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

官軍襲浩爾齊于松山走之復其地。

故壁克巳東歸而套虜浩爾齊布色圖等頻年抄掠加故築二大壩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皆自受[illegible]總督三邊李汶內聯屬鎮外招番人襲破寇衆于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百里。

二十七年春二月以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楊應龍。

先是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勦應龍應龍遣子朝棟弟兆龍等逆戰于飛練堡在今平越府甕安縣[illegible]賊佯走大軍[illegible]官軍盡殲之國柱等皆死東之罷以郭子章泰和人代而命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軍事調東征諸將劉綎麻貴

陳璘董一元南征六月應龍乘大兵未集遂勒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圍綦江城數而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illegible]俱死之應龍因刦縣令焚掠出綦江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爲赤尋退屯三溪[illegible]在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腳苗爲助。[illegible]

十月化龍發兵重慶已而應龍寇官壩[illegible]窺蜀又焚東坡[illegible]爛橋[illegible]邀黔路梗黃平[illegible]所在告急賊復擄偏橋[illegible]出掠興隆鎮遠化龍議置勁兵商綏撫守要害通楚黔道益調諸路兵以俟大舉。

閏四月遣中官徵天下礦稅。

以皇長子婚禮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徵取各省積儲由是外解日耗。

秋八月陝西山崩。

狄道縣有山長二百餘丈聲如雷者十數夜遂陷爲池山南平地湧出五峯高一二十餘丈。

冬十月加四川兩廣[illegible]

以播州用兵故。

十二月。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奉在湖廣。恣行威虐。恃讒搆至。與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鼎等掘唐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奉奏之。帝命奉搜進內庫。因而搜括諸墓。延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請罷不治而給他處所掘。不報。巡撫支可大。崑山人。以下唯諾。惟漢陽獨分巡僉事馮應京。字可大。盱眙人。以法裁之。至是有武昌漢陽諸生被傷。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遂涌入奉廨。爭投瓦石擊奉。奉被傷。諸司馳救之乃免。可大遇變噤不敢發聲。應京捕治奉爪牙。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凌敕使。帝怒。貶應京邊方雜職。事在二十八年。既而奉又劾襄陽通判邸宅。氏族志。邸氏望出中山。推官何棟如。無錫人。棗陽知縣王之翰。州人。帝並遠謫。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往送。切齒恨奉。奉又榜列應京罪狀于衢。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廨。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眾乃投奉黨十六人于江。以可大助虐。焚其轅門。事聞。閣臣沈一貫等請撤奉回。不報。事在二十九年。會江西湖口稅使李道奏奉水阻商舟。陵截販賈。剝民掠國。帝乃召奉還。奉至湖廣二年。武昌凡再變。他之漢口黃州荊州荊門襄陽承天德安湘潭諸處變經十起。幾成大亂。而是時山東臨清民亦譟而逐稅監馬堂。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illegible]

禍以死未發。蘇州亦民變。殺稅監孫隆黨六人。有司捕亂者。民葛誠獨承論死。後遇赦得釋。奉歸時。所行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恐為民所掠。多與徒衛送之出境。應京等下京獄。久之。應京及宅棟如得釋。之翰竟瘐死。[illegible]

庚子 二十八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李化龍師至播州。

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破龍泉司。時化龍徵兵大集。大會文武于重慶。經畫誓師。分八路進兵。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入。總兵官馬孔英宣府人由南川入。總兵官吳廣[illegible]人由合江入。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入。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衛人由烏江入。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入。楚師二路。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入。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入。

陳良玭受龔節制，由龍泉入。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兼總。諸將既定，劉綎遂從綦江進兵，破其前鋒楊朝棟，僅以身免，賊將膽落，連克桑木（在遵義府西閣）、烏江（縣為烏江河渡關也）二關，奪天邦諸囤，乘勝入婁山關，克白石隘。龍率諸苗決死戰，綎親勒騎衝中堅，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海龍囤（在遵義府城北，為應龍巢穴）。時陳璘已破青蛇囤（在遵義府東），安疆臣亦奪落濛關（在遵義府城西），吳廣從崖門關（在遵義府西北）入，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遂攻燒二關，奪賊標，設路。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囤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已而八路兵大集海龍囤下，遂築長圍，更番迭攻，賊大困。化龍聞父喪，部以兵事方殷，請留。化龍念賊囤前險不能越，令馬孔英勒兵攻其後。天久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綎先士卒，克土城。應龍窘甚，散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大兵已登囤入。應龍合皇同愛妾二，閉室自縊。生擒朝棟、兆龍等百餘人，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化龍露布以聞，詔磔應龍屍，戮朝棟、兆龍等于市，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隸川、貴。

冬十月，下給事中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于獄，廷杖除名。時鄭貴妃日有寵，而王皇后多疾，左右咸稱后當貴妃即正中宮，併其子為太子。德完偵得皇長子居宮也，從內侍微知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青書之史册，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稿具草，及是上之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尚書李戴（字仁夫，延津人）、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夤係有差。閣臣沈一貫方在告，力疾草奏，為德完解，帝亦不悖命，杖德完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耶，為德完耶？如為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為德完，則再遲册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

兩淮盜起

頻年災旱，又守備礦税，兵民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以妖術倡亂徐州，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自稱宋後胄，偽言明年二月初方舉起事，發伏誅。（三才時巡撫鳳陽，疏陳礦税之害，謂陛下愛珠玉，小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民税之不省，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叛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不報。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

二十九年夏五月，罷山西巡撫魏允貞。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税，誅求百方，允貞所事裁抑，疏奏其罪，朝懸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將加譴責。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溫純（字景文，三原人）力爭，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詣闕，為允貞訟冤，言官亦連章論救，帝置不問。允貞以年六十餘，乃乞歸侍養，廷議以魏使留

民非允貞不能制。留之。允貞叩頭益力，始聽。[illegible]未幾，卒。
晉人立祠祀之。
是
畿輔、山東、河南亦地震數千里。
六月，法司請熱審，不報。
嗣後數年屢請，皆不報。獄囚久繫多死。
秋八月，復以李成梁鎮遼東。
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會總兵馬林
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東。年
已七十六矣。時土默特長安及巴[illegible]作把[illegible]已死，寇掠
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市。先是，泰寧[illegible]扶餘[illegible]

小歹青[illegible]請開木市於義州，二十三年遼東[illegible]撫李化龍[illegible]木市[illegible]從之。未幾，遂罷，并罷馬市。[illegible]
諸部射市賞利，爭就款，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左少事。
九月，趙志皋卒。[illegible]
志皋柔懦，爲朝士所輕。日本封貢，志皋與石星相應
和。星敗，劾星者必及志皋。志皋乞休，疏八十餘上，俱不
許。在告四年，卒于邸舍。[illegible]
[illegible]
以前禮部尚書沈鯉、朱賡[illegible]並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
鯉素峭直，前在禮部，持典禮，多所建白，申時行銜鯉，不

[illegible]

附已，恨忌之。一日鯉詣告，時行遂擬旨放歸。帝曰：沈尚
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帝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尚
書不肯入意，內豎密告鯉，鯉拒之。日，禁中[illegible]并所[illegible]
卒引疾歸。[illegible]時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illegible]講
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爲悚然，果遣[illegible]部侍[illegible]
母喪去。至是趙志皋卒，沈一貫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
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遂詔鯉與賡以原官入閣
參預機務。
冬十月，立子常洛爲皇太子。
時太子年二十，廷臣屢請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草勅
講下禮官具儀，而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一貫不
可，曰不正名[illegible]大事，遂降偕君爲諸王也。帝意亦悟。
俞卿日[illegible]復命改期。一貫封還詔旨，力爭，乃立

常洛爲皇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常洛[illegible]後之[illegible]常潤[illegible]惠王，後之[illegible]
[illegible]桂王[illegible]之[illegible]州。

明

神宗皇帝

壬寅萬曆三十年春二月帝不豫召大學士沈一貫具詔除礦稅旋復止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

皇太子婚禮甫畢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啓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頭起居畢帝命之前諭曰朕病篤矣惟此事朕因宮殿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臥一貫哭叩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暨諸大臣期即行翌日帝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持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田義方在帝前力爭因王言何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聽。

閏月河州黃河竭

癸卯三十一年春正月[illegible]

詔戶兵二部

時內府所供遂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萬有奇將卒以空名支餉且多剋減邊兵屢譁帝乃命戶兵二部鉤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言禮當祭而日食雖未殺則廢請改日詔期享廟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illegible]）痿疾廢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illegible]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華奎為王妃兄王如言子華壁乃妃族人王如綍子）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帝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強御忤王及是遂入訐華奎異姓子不當亂宗沈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疏至乃上之事下禮部署尚書事郭正域楚人也頗知假子事請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右華奎言親王不當勘但宜體訪正域以事關宗室不得掩覆華奎饋百金為正域壽正域嚴拒之已而撫按行勘皆言無左驗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偽王說抵實延議令從公卿集議于西闕門議者一十七人各具一疏言人人殊令廷機以禮部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

共發以上。一貫遂嗾御史康丕揚（濟南陵縣人）等劾禮部擅閉佐議，不以實聞。正域亦發一貫僞疏沮勘，及華奎饋遺事。中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奏誣，不足憑據，遂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華奎獻萬金助殿工，鳳陽宗人疑其輸賄爲之奪[illegible]，至是[illegible]宗人方與可復治楚獄不死[illegible]逮捕諸宗人，罪且與者六人，[illegible]者四十五人。）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

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正域初右華越，積忤沈一貫，給事中錢夢皋（順天人）遂希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親藩。楊應文（無錫人）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言恭王卒于隆慶時，臣父方爲舉人，任知州，何由被笞），留中不報，因乞休去。已而華奎亦奏劾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謂正域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涇陽人）亦言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皆無狀。

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字叔簡，寧陵人）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安肅人）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其文託朱東吉爲問答，東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坤曾有憂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諷），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媚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爲奪嫡地。

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字以齊，黃岡人）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于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議復出，朱賡子于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于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爲內閣者，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指施）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敕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鯉將大用，一貫忌之，欲[illegible]名，命乃諸書李三才曰：鯉公來必奪吾位，何以備之。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一貫并銜之），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皋直指爲正域、鯉所造，遂發卒圍正域舟于楊村（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捕僕隸乳媼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皦生光。生光性險賊，多嚇取人財，又嘗爲妖詩傾戚里（生光嘗僞作富商包[illegible]志刻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脅鄭國泰，[illegible]志金），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夢皋、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而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詞所波及者，正域始得歸。（正域傳通載：正域有經濟大略，自守介然，人望歸之。獄急，舟邏卒圍甚，及正域舟發，[illegible]且遮道使[illegible]，正域曰：人臣有罪[illegible]）

當伏戶部者安能自
屏黜乃歸十年卒

故仕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卒。諡文端。

家屏歸後八年，帝始寤，遣官齎物存問，及見召，時已

[illegible]

甲辰 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開泇河成。[illegible]

泇河界滕嶧，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河侍郎翁大立首議開之，事未行。已，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勘，迄無成。其後尚書舒應龍創開韓莊[illegible]，自開以引泇水之[illegible]，劉東星又開侯家莊[illegible]，[illegible]中報竣，至是侍郎李化龍與淮揚巡撫李三才[illegible]督修之，由直河[illegible]北抵夏鎮，凡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會化龍爲工部侍郎，[illegible]終其事，由是泇河遂爲漕道永利。

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

帝以陵災下詔，[illegible]大學士沈鯉請除礦稅，[illegible]沈一貫等[illegible]疏候旨上之。[illegible]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illegible]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久不報，今吾儕因陵災[illegible]而取閱，亦一機也。一貫等從其[illegible]帝得疏，疑必有急事，條觀果爲心動，戶部尚書趙世[illegible]

[illegible]亦上疏力請言今日[illegible]

[illegible]

罷礦稅，帝優答之，然不爲罷。

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以災異迭見，疏請罷礦稅，出繫囚，補缺員，錄[illegible]下廷奏，帝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爲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秋七月，大雨水。

乙巳 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

鳳陽大風雨毀陵廟。

左都御史溫純罷。

純清白奉公，歷仕南北，持察議汰，恐當妖書事起，力爲

沈鯉郭正域辨，又楚宗人殺撫臣，純言無反狀，積忤
沈一貫。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
主之。一貫所欲庇者鍾兆斗（侍御人。）錢夢皋等，皆在謫中。
一貫怒，言于帝，降旨切責純，察疏亦不下，盡留被察科
道官。純力求去，夢皋等遂連章訐純，誣以納賄。給
事中陳嘉訓、御史極論夢皋兆斗朋比為奸，請聽純歸，
以全大臣之體。帝予純致仕，夢皋兆斗亦罷歸。（一貫請留察疏。）
（主事劉元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典無此留察者。時南京察疏亦留中，後遂照察議下。元珍字伯先，無錫人。吾弼字諧卿，高安人。）
秋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濬朱旺口。（在碭山縣西。）

前年河決蘇家莊，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
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河以來，成山東南直間河，不能為
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則單沛決，豐則曹單及豐
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線，隄防宜急。會化龍憂去，曹時
聘代至，是時勝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
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隄厚，河歸故
道。
十一月，皇長孫由校生。（熹宗。）
選侍（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選侍、才人等名號。）王氏（人，即天啓所生。）
十二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中使仍留不撤。
自礦稅使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疏悉寢不報。至二十五
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幾三百萬兩，金珠寶玩、貂皮、
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告，沈鯉、
朱賡詣仁德門，帝遣司禮監陳矩傳諭，鯉因極陳礦
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
于聖躬不利。矩乃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齎諭所以
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深首肯。一貫慮
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逾月始下停礦之
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于內府，半戶工二部。
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終帝世。
丙午　三十四年春二月，雲南指揮賀世勳等殺稅監楊榮。
雲南諸衛上司有寶井，正德以後多以內臣掌之。及榮

領稅使，妄奏井多寶，綠珍璣之屬可歲益數十萬。帝特
賜之專勅，而榮所進不得什一，（台省爭請罷其誣詞，以奏稅使令合穀宜恭。）
（思正以開採為職，越人追之，任司不奉，已殺行人，迫既乃甚。）既而榮又請麗江土
知府（土官避地令開採。）木增獻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
興祖（中江人。）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關名，在府北。）以
絕西域，守鐵橋（亦在府西北。）以斷土蕃，奈何自撤藩籬，生遠
人心。不報。榮由是恃寵益橫，恣漢居民，恨入骨，相率焚
稅廠，殺委官。榮積兇悖，遂行毒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
求馬不獲，繫指揮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于是
世勳等率冤民萬人焚榮第，殺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
帝聞為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

且密疏太監陳矩請赦，帝乃止誅。宥見批勅等[illegible]

夏六月，緬內犯。

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交章劾一貫奸貪。一貫

憤，求去。帝為罷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一貫

數與沈鯉牴牾，恐去後鯉獨當國，因密傾之。帝亦嫌鯉方

鯁，令鯉同時乞休，遂並命致仕，而一貫獨得溫旨焉。[illegible]

[illegible]之矣，以明作述[illegible]卒，贈太傅，謚文恭。

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

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重慶人。）、巡撫趙楫（大興人。）建議

棄之，盡徙居民于內地。居民戀家室，或不從，則以大

軍迫之，死者狼藉。給事中宋一韓（[illegible]人。）力言棄地非

策。御史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亦以為言。帝卒用成梁議，自是

遼左藩籬盡撤。

丁未，三十五年，夏四月，伊勒敦達春（舊作銀定、歹成。）犯涼州，

官軍擊敗之。

時松山既復，定復據賀蘭山，結青海諸部寇鈔不已。伊

勒敦達春尤桀驁。（上二年連營犯鎮番衛[illegible]）總兵官

達雲與副將柴國柱（[illegible]人。）擊之，寇大敗去。未幾，青海寇

復入，將士分道邀擊，生擒其長沙喇（舊作沙[illegible]，今改。），餘敗走。

至是，伊勒敦達春復連兵犯涼州，雲與國柱及副總兵

官秉忠（榆林人。）逆戰，大破之，寇屢被挫，悉去。

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俱為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內閣惟朱賡在，帝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廷機、向高

三人，遂用之，并召王錫爵。錫爵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

氣，錫爵遣密揭力詆，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

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交章論劾。錫爵固

辭不赴。（[illegible]又三年，錫爵卒，[illegible]太保，謚文肅。）

秋八月，彗星見。

冬十一月，于慎行卒。（謚文定。）

慎行學問與制為禮部尚書，諸大禮多所裁定，以請建

儲忤帝意，家居十餘年，召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再疏

辭，不允，抵京十有二日而卒。（[illegible]）

十二月，復[illegible]武定。（[illegible]）

武定自洪武十[illegible]，以[illegible]上官尚勝首先歸附，詔設土

知府，即以勝為知府，至正德初，武定[illegible]

尋賞印府改姓鳳氏嘉靖中以武定叛（土舍鳳朝文 討土舍）
（安銓合攻鳳乳官軍討誅之求幾鳳繼祖後叛遣本 作亂用鳳氏宗族謀遂發兵圍府封印出馬敗 當鎮合鎮撫官軍討諸道兵並進搗其東川婦索禦 督撫以之以鳳。尋旬元總督府明改尋旬今為川府 川注見前東）乃改設流官。授鳳歷子思堯為經歷。以思
堯不得知府，怨望，復謀作亂，被擒，誅死。鳳氏土職遂絕。
至是鳳阿克之孫（雅瑪）與賊黨鄭舉等（（雅瑪）今改正。馬四十八人府部江行金沙）
（是時首惡悍多力，富于財，知府劉典收禁之。恐以兼全 置田復中館典復免，已復改之，如是者再四。兼包其無全 鳳乃誘阿）陰結會川（前注見）諸蠻，攻陷武定，大肆劫掠，連
破元謀（元縣今屬羅次今元州後改州屬南府雲）、武定府，索府印。會知
府移印會城，不能得，乃劫推官直抵會城，請冠帶印信
鎮撫以徵兵未集，遣人以府印投之。賊退入武定，立阿

克為知府
戊二十六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清。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廷臣請亟
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第命守臣嚴備邊。
夏六月，李成梁罷
成梁始鎮遼東，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鎮絕域。已而位
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成梁弟成材參將，子如松、如柏、如楨、如樟、如梅皆總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參將）。僕隸無不榮顯。而賜奢侈無度，軍
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入
已。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
為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若敵入內地，則
以堅壁清野為辭，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為功，殺良民冒
級，閫部共為蒙蔽，以故物議沸騰，後甲時行許國王錫
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內援，遂以去位。其所庸健兒，李平
胡、孫守廉輩皆富貴擁主，城暮氣難振，又轉相掊克，士
馬為之消耗。及成梁再鎮遼，又議棄六堡，為言者論劾。
帝素眷成梁，不之罪。及是罷，久之卒（年九十）。
秋九月，武定賊平。
鳳阿克既自立為知府，益結賊徒四出焚掠，所至殘滅。
巡撫陳用賓以總兵沐叡俱以失事下獄論死，時尋甸土

目楊應奎亦結火頭者色及土婦海冲為亂，攻破嵩明（見前注）
前吏目韋宗孝、學正龍斂死之，官吏多為賊殺。御史周
懋相急調諸道兵（注見前），等處土兵擊之，屢戰皆捷。及是，鎮
撫官分五路兵進剿，鄭舉等方西破祿豐（元縣今屬雲南府），知
縣孫夢賜力戰死，聞諸路兵已大集，舉與阿克遂奔東
川，官軍追及之，土司祿哲縛阿克、鄭舉以獻。而參政楊
俊臣亦擊敗海冲副使羅希益，復擊斬楊禮，于是武定
及元謀、羅次、嵩明、祿豐等州縣皆復，械阿克等至京師，
磔于市，乃悉置流官。
冬十一月，朱賡卒（諡文懿）
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題給事中姚文蔚

錢塘以後蒙詬病，嘗一貫沈鯉去位，時廢辛巳七千有人。二獨當國政時刻再日弛中外解體臣疏詣月數上請帝更新庶政帝雖優容之而終不能行至是卒于官贈太保。

十二月，朵顏寇薊州，京師戒嚴。

朵顏長安之子賁當丹（舊作稱衣）拔黜路邊患，與其從父莽吉爾（舊作伯彥，今改）合精入薊鎮，大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僅見火光，驚為敵至，遁入京師者日以數千，門盡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犒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以歲月補還，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唯犒定，敵以有備引去。

己亥　二十七年春三月，恭圖將大勝堡（在錦州府錦縣北）。

先是朵顏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總兵官杜松（字來清，崑山人）受總督王象乾（字子廓，新城人）指，潛搗黃台吉帳，以泰寧寇乃從寧遠中左所發，襲恭圖營，斬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部副使張拯謂彼無故被勦，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統守將聶尚仁支解之，殺掠殆盡，復深入小凌河（見二十一上），官軍禦之大敗。將杜松射大凌河（源出……流……入海），不敢救。遼人多咎松，部議亦以鬱山杜松之戮罪，自劾，松恚其言，觸按臣附會，遂有其詐功，乃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

[illegible]

雲前職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沒，松益憤，盡焚輜仗。疏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葉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御史鄭繼芳（盩厔人）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字伯舉，雲南人）貪婪不法，元翰亦疏詆繼芳。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疏，勅部院大臣評曲直，罪其論議頭例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諸臣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繼芳劾元翰好贓……元翰……遣人……官……）

庚戌　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災。

時京師人畢，正陽門樓火，給事中周曰庠（臨川人）疏言：「正陽城樓與正殿相對，義取當陽。自萬曆二十年來，大小臣工罕得覲見，朝夕左右，不過宦官，精明磨礪之心一快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都置膜外。昔年宮殿災叢已不遑，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己正南面者有無時日，則何取于正陽之名為哉？願稍振剔，勤庶政，親百姓。」疏入不報。

冬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言：「○○兩歲食四月朔，純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日也，要非偶然，德有虧，是以上天譴告如此。日之食與更，乃一時，而皇上之寢興一念，誠翻然轉移，太平盛業將緬萬世。」疏入不

辛亥 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illegible]

三才在淮久，以凌折稅監得民心。[illegible]

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布，內輸陸續延譽。[illegible]

者議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眾。工部郎中邵輔忠（定海人）劾其貪偽險橫，御史徐兆魁（宜興人）、[illegible]應甲等十餘人繼之。前何人、曹于汴（安邑人）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illegible]

[illegible]

御史吳亮以憲成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紛紛。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帝亦不罪也。

[illegible]

之[illegible]

無錫人。[illegible]江人。

三月，大計京官。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而言路又有齊、楚、浙三黨。[illegible]

張延登[illegible]為之魁，而[illegible]

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為之魁，而趙興邦附之。楚則[illegible]

甲、徐紹吉[illegible]附之。浙則姚宗文、劉廷元為之魁，而商周祚、毛一鷺、過廷訓等附之。與諸大僚聲勢相倚，而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illegible]

起年，當大計京官，惡東林者[illegible]

尚書孫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為鈞黨計。[illegible]

[illegible]

賓尹以庶子為分校官，嘗越房取其私人韓敬為第一。[illegible]

尹已陞為祭酒，而翰林院[illegible]

[illegible]

考察尹志於被察，盧旨鄉人王紹徽為之解，因發非之。又
御史金明時(蘇州人) 居官不職，慮見斥，會行為浙江巡按
鄭繼芳為書抵紹徽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時廷傳出選授御史徐縉芳人。[illegible] 乃先上疏
力攻國祚，試縉芳因及為書事。國與縉芳皆疏辨。劉瑞
則然及注名不與侍郎[illegible] 副都御史許
宏綱人。[illegible] 給事中曹于
汴、御史湯兆京[illegible]喬允升佐之。兆京謂明時假詐
要挾，逆察不揚，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

御諱。帝怒，斥比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祇
以劾圖一疏，為圖報復。上是之。[illegible]力攻不
揚，等給事[illegible]為知縣時貪虐狀，劾
罷之。而留光大、陵御史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兆斗陳
治則[illegible]御史康丕揚、徐大化人。合攻
李三才[illegible]
縉及其同官徐兆魁[illegible]
[illegible]
漸失意者相繼攻，不與及國，至秋國遂引去。明年二月
丕揚亦拜疏[illegible]之路，及帝之昵讒臣有所掛察

咸同欲一二以撓計典，而吾臣水火之爭莫甚于是年，
及丁巳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丁巳京察事見[illegible]
夏六月，大水。
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諸大吏請罷稅以甦民命，
不省。
秋九月，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卿銳心計，在戶部酌劑窾綴，裨國頗劾。福王成婚及
公主下嫁，凡額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人相訐，
世卿與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偽，與沈一貫合，遂為廷臣
所忌，論劾相繼。世卿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踰年不報，乃
乘柴車去。

壬子四十年夏五月甲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兼吏部尚書。
時帝怠荒益甚，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曹署多空，
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
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
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止各一人，都察院自溫純罷去，
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僅五人，一人領數職，在
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
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
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
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

六十餘人，時稱𠎝事云。

九月，李廷機罷。

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不諳大體。（其在禮部，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既擬奪爵[illegible]，廷機援祖訓[illegible]之，不敢出[illegible]外人[illegible]言路[illegible]）初入閣，廷臣爭論之，廷機累疏乞休，不允，杜門不出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人跡都絕，言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待命竟歸。（廷機[illegible]舉閣[illegible]六年，東[illegible]凡無式過[illegible]以貝與申時行、[illegible]一貫[illegible]相等，[illegible]章逐之，輒以[illegible]等[illegible]年俱後去，前此未有也[illegible]）

癸丑　四十一年春二月，加淮揚田賦。

時江上有倭警，鳳陽巡撫陳薦（祁陽人）請加派餉十五萬兩，何奇從之。

夏六月，詔布色圖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撦力克死，孫布色圖應嗣，求婚于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擁納台吉（[illegible]）、素囊台吉（[illegible]）及烏嚕台吉（[illegible]）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布色圖始婚于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布色圖為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矣。（[illegible]）

秋七月，兵部尚書孫瑋（[illegible]）罷。

瑋素負清望，以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illegible]方

欲振肅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御史孫居相（字伯輔，[illegible]人）、給事中孫振基（字[illegible]，潼關衛人）劾湯賓尹科場事。（賓尹[illegible]韓敬亦賓尹門下士，[illegible]年會試，賓尹[illegible]分校[illegible]）而南畿巡按御史荊養喬（[illegible]人）與提學御史熊廷弼復以賓尹鄉人事相訐。（[illegible]）

弼[illegible]，遂[illegible]攻瑋，而振基及諸給事御

史劾廷弼者[illegible]等，[illegible]背不[illegible]，南北臺諫遂各有所左右。而帝竟知瑋言，令廷弼解職。吏部尚書趙煥（[illegible]）鄉人也，性[illegible]，是聽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南昌人）、魏雲中（[illegible]人）於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疏十餘上，始予告歸。

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江西俱大水。

八月，以方從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隸錦衣衛籍）、吳道南（[illegible]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朱賡卒、李廷機罷，葉向高遂獨相，屢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至是始命二臣入閣。時道南在籍，踰年乃至。葉

事廷臣受官先面謝始蒞任帝久不視朝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從哲爲言帝令先蒞任道南始視事

九月吏部尚書趙煥罷

煥素有清望于朝臣無所左右頗推不善東林故黨人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字紫垣息縣人）給事中孫振基等所劾煥遂乞罷葉向高請諭煥起視事（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難在朝者[illegible]在野者[illegible]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illegible]自今以後[illegible]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主張[illegible]得發舒而毋[illegible]當事之[illegible]天下事尚可爲也）煥乃出既而御史湯兆京以振基出外不移咨都察院守故事力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邦華（字孟闇吉水人）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孫居相及郎中賀烺（丹陽人）復交章劾煥擅權帝爲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踰月乃許乘傳歸

甲寅 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字[illegible]襄陽人）爲吏部尚書

繼之年八十餘耄而憒一聽從黨意指文選郎王大智（下四人）繼之所倚信已而復任胡來朝（[illegible]人）舊皇定制科道外轉必會都察院吏科協議自趙煥始及繼之皆不令與聞都給事中李瑾（襄陵人）抗章力爭御史周起元等亦引故事言瑾爭之尤頃來朝不能難乃疏其黨舉起攻之瑾亦三上來朝亦三疏詆訶頗窮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爲傳兩相非可爲制乞收前令以從舊制帝一無所避分時給事中張國儒已而推京卿法不當轉外來朝以其異已遂出之繼之不能禁也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諡孝定）

太后性嚴明萬歷初政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聞之弗善也日帝入侍太后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太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福王之藩也鄭貴妃欲遲之明年以祝太后誕爲辭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來上壽乎貴妃乃不敢留王[illegible]而太后崩

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福王婚費至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又設官店于崇文門外以供福邸及府第成廷臣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四十一年春廷臣復交章力請帝以明春爲期已貴妃請莊田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illegible]）

王曰乾訐奏鄭貴妃內侍姜嚴山與妖人孔學及妖人[illegible]上不許用[illegible]王曰乾[illegible]太后[illegible]死欲擁立福王（[illegible]）

[illegible]以宮之帝宜怒集向高請帝以靜處之因言

[illegible]不宜發宜留中而別論法司治諸奸人[illegible]

定福王明春之國期以息群疑帝納其言尋又改期

向高封還手詔力諫帝不得已從之至是始令就藩歷

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所積累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頃

[illegible]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又奏

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

鹽河東引遏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釋楚宗囚禁者六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得白至是禮部

侍郎孫慎行（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力言楚宗殺趙可懷不得為叛乃

稱太后[illegible]釋之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于昭陵

秋八月禮部侍郎孫慎行罷

慎行慕鄉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

[illegible]

慎行乃集廷臣議[illegible]八人益大恨疏上留中于

是過廷訓亓詩教相繼攻之慎行遂連疏引歸[illegible]

[illegible]人獨持久之[illegible]行人司副凡七年而事始竟

葉向高罷

[illegible]

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藎帝心重之而其

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

[illegible]

會臥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

[illegible]臥不出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為非體及主與丑

會試章奏皆從閣中尤為異事累疏引退賜優旨慰留

至是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帝允其去

乙卯　四十三年春三月丁未朔日食

夏五月狂人山東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宮門擊

傷守門內侍至殿前簷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

案問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止

中收敵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瘋癲稽其貌實係黠猾

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

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

既以風顛奏刑部郎中胡士相（[illegible]）等復訊一如廷元

指[illegible]一人謂持梃入人宮[illegible]遂偕入東宮[illegible]

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會提牢主事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散飯獄中，私詰差，得其詞甚悉。（差初不肯承，已云不敢說。之寀麾左右出，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一不知姓名老公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死了我們救汝。乃授我棗木棍，導我由厚載門入到宮門，守門者阻我，我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執。）之寀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凶犯，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字以孝，武進人）疏有奸戚二字，帝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剪除，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言貴妃遣璫建佛寺，璫置陶造甓，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賣田貿薪往市于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不勝憤，持梃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臣據為口實，遂以風癲二字為定案。越數日，問達以員外郎陸夢龍（字君啟，會稽人）言，令十三司會鞫。（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保處送灰，龐、劉在玉皇殿前商量，與我金壺一、銀壺一。龐、劉言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吃有著有。小爺者，內監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以成張[illegible]陸夢龍詳訊之，具得內監龐保、劉成主使狀。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中外籍籍，語多侵國泰。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字武莪，宜興人）前攻國泰，且侵貴妃。（[illegible]上謂是人言非人非也，[illegible]如果國泰[illegible]已知不能庇，唯陛下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illegible]，請令國泰自任保皇太子皇長孫，一切[illegible]）

起居恶，顧國泰深[illegible]（[illegible]諸臣亦謂陛下[illegible]預發[illegible]發張差以[illegible]）好人王日乾上變，言巫蠱事，謂已逮成，至是復涉成，帝心動，命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雁行立左階下，召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及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我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御史劉光復越次言[illegible]，帝不[illegible]，命中官[illegible]，太后不[illegible]，劉光復對[illegible]，錦衣衛[illegible]）復手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毋株連。責諸臣言：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帝復謂諸臣：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叩頭出，遂磔差於市，掠死成、保於內。（中馬三道等皆流，其事遂止。帝不見群臣二十有五年，至是一出，以釋群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涉有跡，故子為之，不遂罪也。[illegible]亦兄[illegible]）

秋閏八月，河套諸部犯延綏，官軍禦之，敗績。

是時套虜號十萬，然其眾分四十一枝，多者二三千，少

不過千騎惟布色圖之子擁農士噶爾等諸部為套中之主先是寧夏克錫里（舊作猛克什力今改）等以款貢不遂恣肆延綏撫總兵官蕭如薰隨所向以勁騎邀擊屢敗之一遂遠去至是猛克什力求封王且求市賞邊臣不許遂與農士噶爾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由高家（堡在神木縣東北）大柏油（堡在神木縣西北）柏林（堡在神木縣西南）中道波羅（堡在榆林府東北）西道神井（堡在延安府西）雙山（堡在榆林府）諸城堡皆被毀圍副將孫弘謨禦之大柏油遇伏敗績士卒死傷過半官秉忠聞警入援遊擊張榜詣封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副將杜松等夏總兵杜文煥（…）援之拔帳平其學之寇始敗退秉忠被劾罷去。

冬十月京師地震。

丙辰 四十四年。

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建元天命元年。臣等謹按一代之史臣所編纂史家紀傳必據實以徵文按…前卷中所載與前既已…大東…正統編目于周末元末書宗明一…人…于…紀年…以…係…明統未…而伏惟我

國家…興之始…明…大書以昭

國…景…

…大公至正之心實超越千古謹于萬曆四十四年以後…月特書用表

…之統而萬曆則仍存明之紀年庶前後體例均歸畫一而我

…創業之規…與…數之盛必將…萬世又

我

太祖高皇帝自誅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盛葉赫等九部來侵大破其眾（事在癸巳年）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為葉赫所誘將…我助防哈達之兵征克其城獲之以歸（事在己亥年）輝發貝勒拜音達理亦貳于葉赫數背盟約帝兵滅之撫定其國（事在丁未年）烏拉貝勒布占泰背戰敗被俘釋遣歸國申以姻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悛遂大舉伐之布占泰勢窮奔于葉赫其國遂滅（事在癸丑年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既而我

太祖復定葉赫布揚古布…錦台什…其城錦台什…布揚古…事在己未年）

太祖既削平諸國德威遐播又以我國書先以蒙古字合國語聯綴成句創造滿洲文字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上下字無別因加圈點分析之定旗制有四旗以純色為別自黃白紅藍四色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分左右翼規模宏遠帝業已成于是諸貝勒大臣等咸奉表勸進以正月壬申朔即

位

太祖高皇帝以是年為天命元年

是歲兩畿山東河南大饑

夏秋陝西山西旱蝗江西廣東水

三月辛亥朔日食

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于晝地流星晝隕于濟數（大名府屬今隸…）地震二十八天火

九百首[illegible]今屬[illegible]雨救。河內女奴。逆東兵端吐火。四脊
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稱于今日者。凡山東大饑。人相
食。黃河冰凌溢。衆以太白經天。輔星[illegible]刀金
水忽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鬥。為恒風。為枯旱。天譴愈
深。而陛下所行皆逆天拂經之事。此誠危急存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貴牛嘯哭之時也。故以人
[illegible]臣斬之無之說進[illegible]
[illegible]
帝不省。
今爲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延綏破寇。文煥赴救。大破之。遂代官秉忠鎭延綏。屢敗
寇宋浩爾齊布延參[illegible]沙津[illegible]
降。既而復與濟農合駐高家楮林。[illegible]
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illegible]
九九部落中[illegible]馬牛羊之數[illegible]
安科蒙克錫[illegible]
之。遂[illegible]不行。志沙津乃與濟農蒙克錫
里[illegible]布延等相繼[illegible]延綏遂少事。

夫亦可惜矣

秋八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羣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
命舉行。然一講而輟。後不復舉矣。
九月。兵部請給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
當新戎器以應秋氣。不省。
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災徧天下。有司請
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帝但敕羣臣修省而已。
秋七月癸亥朔。日食。
吳道南罷。
道南[illegible]未嘗
一見帝。及挺擊之變。帝召見羣臣于慈寧宮。道南始得
面謁。自後不再見。前年典會試。副都御史沈季文[illegible]
子同和以代倩[illegible]事覺。同和遂戍。[illegible]
事遂[illegible]其黨文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史[illegible]
人。和[illegible]攻之尤力[illegible]道南不能[illegible]
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illegible]閣臣之言官。
臣辱國已甚。請立[illegible]文炳[illegible]疏救文
炳。復詆道南[illegible]二十七上。帝
撫慰留[illegible]乃歸[illegible]

戊午十六年夏四月京城地坼水湧

大清兵克撫順

將我

太祖親率步騎兵二萬進發臨行書七大恨告

天其詞曰 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雖起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 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 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出邊入我境侵奪我以盟言殺其出邊之人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轉嫁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眾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獲遣兵驅逐恨五也 邊外葉赫獲罪於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也

天以哈達人授我明乃挾制我使還其國 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之

天建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 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故

天厭扈倫而佑我也 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剖斷恨七也 欺凌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告諸貝勒大臣以興師之故遂趨撫順圍其城遣人以書諭遊擊李永芳永芳降撫順東州瑪哈丹三城及臺堡悉下 撫順守將張承胤與總兵張承胤往援

分兵為三據險立營以待

大軍乘風奮擊大破其營承胤及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等皆戰死士卒逃歸者十無一二

事聞神宗震悼 ……不報 ……如故

日中有黑子。

閏月起楊鎬經略遼東

初征倭事竣復用鎬巡撫遼東皆著韓略之罪破之言官劾其閑冗罷去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悉遼事起兵部侍郎往經略

六月復以趙煥為吏部尚書

先是丁巳京察鄭繼之與署部侍郎李鋕主其事考功郎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由紹吉等意繼之惟受成而已一時清流與黨人觸迕者斥逐殆盡削籍在籍不免人僥則中以拾遺誤行遼論上之因為遼功劾之善類為空至是繼之去

位方向敘以煥為鄉人老而易制力引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亓詩教指揮由是黨勢益張與繼之前

為群黨所誠

京師地震

秋七月

大清兵克清河堡

時

大兵由鴉鶻關入圍清河城守將鄒儲賢張旆以兵萬人

四守城上矢石俱下

大兵梯城而登不避矢石遂克之儲賢旆皆戰死

在四面之中東距鴉鶻關南距靉陽北距撫順清河既失

令逃潰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關。帝賜楊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九月，加天下田賦。

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瘠有苗變不加外，餘省照萬曆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三釐五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時遼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民生困斃矣。

茂陵災。

冬十月，彗星見。

見氐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日逼紫微垣，凡三十四日乃

己未，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

長竟天。又星隕地震，時方議進師，識者以為兵敗之徵。

二月，楊鎬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與兵部尚書黃嘉善（嘉善即墨人）、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鎬進兵。鎬乃于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合總兵官馬林（林蔚州人，馬芳之子）出開原攻北，合葉赫（[illegible]）[illegible]監其軍；杜松出撫順攻西，以趙夢麟（夢麟榆林人）、王宣（宣亦榆林人）為翼；李如柏從鴉鶻關（[illegible]）出清河攻南；

東南則以劉綎出寬甸，由涼馬佃（在寬甸東北，亦曰[illegible]）搗後，以副使康應乾監之。而令遊擊喬一琦（一琦字伯奇，上海人）別監朝鮮兵為助。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一日會二道關（在今興京城西）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illegible]下遊水自邊外流入，經興京東北境，[illegible]西流至奉天府承德縣，為太子河），乘勢趨薩爾滸（舊作撒爾滸，今改）谷口。我

大清方築界凡城（在[illegible]北，[illegible]），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至，伏精騎于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凡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吉林崖。松引軍圍崖，別遣將營薩爾滸山，松軍攻崖方戰。

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二旗兵赴界凡以為援，而別

遣六旗兵攻松別將于薩爾滸山上。明日，六旗兵大戰，破薩爾滸軍，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擊。松與夢麟、宣皆死，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在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明置三岔關），聞松軍敗，結營自固。

大清兵乘高衝擊，林大敗遁去（[illegible]）。潘宗顏力戰死。鎬聞，急檄止如柏、綎兩軍。如柏由虎欄關，

大清哨兵二十人見之，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柏軍大驚，奔走相蹴，死者亦千餘人。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illegible]寬甸東北，出鎮江路[illegible]五十餘里為深河[illegible]小徑[illegible]），克二營。時

大清兵守棟鄂路，聞綎[illegible]，遂[illegible]綎。綎不知杜松軍覆，[illegible]

敗衆進登阿布達哩岡遍

大清兵亦從門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綎西岡上。軍自高馳下奮擊。[illegible]綎遁。潰者復從旁夾擊。已乃張松旗幟。紿其去甲門紿綎。綎營中人亂。力戰死。綎養子劉招孫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綎於諸將中最驍勇。大小數百戰名震海內。所用鑌鐵刀百二十斤。天下稱爲劉大刀。自綎死。[illegible]邊事日難爲矣。本朝賜卹謚忠壯士卒脫者無幾。時康應乾兵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

大清遂移師趨擊。大破之。應乾僅以數百騎免。一琦敗走朝鮮營。朝鮮帥懼率衆降。一琦投崖死。是役也。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士卒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尋逮下詔獄論死

以四月以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

初宗文丁憂後還朝。欲補官。而吏部推請諸疏率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己。疏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令其代請。廷弼不從。宗文銜之。至是[illegible]復吏科。遂命閱視遼東士馬

六月以熊廷弼爲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楊鎬既敗。廷議以廷弼習遼事。拔[illegible]

[illegible]

命代鎬經略。未出京。我

大清兵已克開原。馬林敗沒。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朝鮮亦不足恃。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報允。北關在奉天府西北旋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等三人以祭死節之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李如楨如楨成梁第三子。素不知兵。由父廕歷官至右都督。並在錦衣。會其兄如柏革任。遼人謂李氏世鎮遼東。邊人憚服。非再用李氏不可。當事者遂以爲請。帝從之。如楨抵遼陽。鎮使守鐵嶺。嶺故李氏宗族墳墓所在。時如楨柏遼東其族黨部曲高貲者悉徙之。西城中爲空。如楨月報城中守遷瀋陽。及鐵嶺被圍。竟斥不救。城遂失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堡名。在奉天府鐵嶺縣東北。以近柴河名鎮江堡名。在奉天府鳳凰城東南。與朝鮮分界處等諸要口。使首尾相應。帝從之。廷弼初抵遼。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召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始安而還。所至招集流移。[illegible]。虎皮驛在奉天府承德縣南。與遼陽州接界。靉陽在奉天府承德縣東南

秋九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奏章。不報

時遼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傳諭之退。而諸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上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

知陛下能弱怃深宫将恢却之乎。帝深韪其言，顾其不及。

庚申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鲜乞援。

是时我

大清兵攻破北关，降叶赫。[illegible]进攻朝鲜国王李珲（昖之子。二十六年袭封。）上疏乞援，而朝议欲听[illegible]报遣谓宜赐衡阳[illegible]宜遣官宣谕，或命将[illegible]其说[illegible]

疏称二百年忠诚，事大死生一节，[illegible]兵之[illegible]诸将[illegible]以安其心。帝是其议，然[illegible]阁臣[illegible]不遣官也。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谥孝端。）

大学士方从哲哭临毕，召见弘德殿，[illegible]长久，从哲请补阁臣用人，命下[illegible]命，帝许之。从哲叩头出，复如故。

秋七月，帝崩。

先是帝不豫，不食者半月，外庭忧危。皇太子未得见。[illegible]

[illegible]

惟中书[illegible]

京[illegible]人，侍郎孙如游[illegible]诸臣

勤职，辅理嗣君，越二日崩。遗诏发帑金百万充边赏，罢一切矿税及监税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诸臣。

光宗皇帝

（讳常洛，神宗长子，母王恭妃。万历十年八月生，二十九年立为皇太子。四十八年八月即位，九月崩。）以史继偕、沈㴶为[illegible]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神宗末，方从哲独当国，请补阁臣，帝从哲议。[illegible]给事中[illegible]从哲意，以[illegible]名上，疏未发。

二人俱在籍，至是帝召用之。[illegible]

勇士[illegible]以勇士[illegible]

[illegible]

帝有疾。

初，郑贵妃侍神宗疾，居乾清宫，及帝嗣位，犹未移。[illegible]帝以珠玉及美姬八人进帝，知选侍李氏[illegible]帝宠，因请立为皇后，帝力疾御门，趣礼部具封仪。于是礼部侍郎孙如游力争，得寝。时郑贵妃使内侍崔文升进泄药，帝由此疾剧，[illegible]

[illegible]

矣。后郭遍謁諸士，泣擬危急狀，言鄭李交固，其包藏禍心。于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言于朝，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宮。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方從哲。

以何宗彥（字君美）、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韓爌（字象雲，蒲州人）、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葉向高復入閣。

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史繼偕、沈㴶尚未至，帝遂復有宗彥等命。而宗彥、國祚、向高亦俱在籍，惟一燝、爌入直。（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為首輔。）

帝召見方從哲等于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尚書周嘉謨、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并及給事中楊漣，以小臣特預顧命，帝數目之。命封選侍為皇貴妃。選侍挾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帝曰欲封后，帝不應，群臣默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帝喜，命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紅丸稱忠臣者再。諸臣退俟宮門外，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復進一丸。明日昧爽，帝崩。選侍據乾清宮，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專，群臣入臨，為閹人所格。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燝請皇長子所在，群閹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紿曰第出即返。遂抱皇長子疾趨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一燝與惟賢遂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群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illegible]）

選侍李氏移居噦鸞宮。

選侍欲專大權，必欲與皇長子同居，廷臣憂之，合奏先選侍移宮。[illegible]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也，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恆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將來有不忍言者。選侍得光斗疏大怒，將加嚴譴，數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為者？選侍益怒，邀皇長子議，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為然，趣擇日移宮。[illegible]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illegible]一日楊漣復抗疏

[illegible]

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斷斷必不可不遷
臣等之在今日必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
今日于是一燝[illegible]廣漣[illegible]詣閣[illegible]日催旨[illegible]立宮門以
俟選侍不得已乃移噦鸞宮長子復還乾清宮[illegible]
[illegible]
皇長子由校即位[illegible]
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歷四十八年
即以今年為泰昌或議以明年為泰昌後年為天啟元
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歷以後為泰昌明
年為天啟從之。時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惟王
安足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起用直臣[illegible]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內閣
完[illegible]中外翕然稱賢
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拔賢才中外欣
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蔭封乳母客氏奉聖夫人
進忠初為帝母王才人典膳[illegible]
[illegible]
朝先與客氏私比所請得封客氏及進忠人亦通殷客
氏遂薦劇而發進忠同人深相得帝嗣位進忠客氏並
有寵封客氏奉聖夫人蔭其子侯國興錦衣衛及進
忠兄釗俱錦衣千戶[illegible]

[illegible]
諭內閣數選侍[illegible]罪[illegible]
選侍陵虐聖母[illegible]
[illegible]
閣[illegible]選侍[illegible]八妹[illegible]入井[illegible]朝上
[illegible]之[illegible]上書內閣言新君御極之時不當專以逆
恃先帝遺愛[illegible]俾先帝下體未寒不能保其妃女于
是左光斗首上疏述移宮事[illegible]
[illegible]
選侍沒[illegible]聖母及要挾[illegible]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
諸狀方從哲封還上命帝不允復降諭數選侍過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在日言朕今停選侍封號以
慰聖母在天之靈[illegible]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
而諸臣何以仰窺朕心矣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
選侍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illegible]
[illegible]乃再揭內閣[illegible]選侍為不仁
人[illegible]
滋亦上疏其陳移宮[illegible]且言選侍自投八妹入井
蜚語何自起[illegible]之疏[illegible]為他年之實[illegible]
[illegible]一爆方為
解乃止[illegible]

之故帝覺[illegible]
年[illegible]
冬十月葬定陵[illegible]
諡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明史贊曰神宗沖齡踐阼[illegible]
[illegible]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illegible]爲經略遼東
廷弼有膽略知兵然性剛好謾罵物情不甚附給事中
姚宗文向與廷弼同在言路意氣相得及[illegible]
以廷弼不薦己已怨及出關按廷弼以其[illegible]
積怨大[illegible]
御批通鑑輯覽 卷[illegible]
[illegible]
宗文還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群策而雄獨智[illegible]
其同類攻擊之於是御史顧[illegible]
人[illegible]等先後劾廷弼[illegible]
遼[illegible]廷弼[illegible]罷以應泰代之[illegible]
精敏強[illegible]用兵非所長廷弼在[illegible]
[illegible]更易[illegible]部大[illegible]
乞食應泰下令招降[illegible]二城優其食[illegible]民雜
居[illegible]不利後應泰[illegible]以此敗[illegible]

[illegible]
以孫如游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朝[illegible]如游以帝爲皇長孫時未就外傳[illegible]
報可至是遂入閣
十二月方從哲罷
先是光宗崩中外皆[illegible]可灼而從哲[illegible]有[illegible]可灼
[illegible]御史王安[illegible]首劾從哲[illegible]
以自[illegible]從哲因[illegible]可灼俸一年已而御史郭宗
[illegible]
御批通鑑輯覽 卷[illegible] 一
[illegible]
[illegible]于是御史[illegible]
中[illegible]太常[illegible]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
[illegible]等相[illegible]可灼罪不容[illegible]而從哲
反爲[illegible]法安在[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
以上[illegible]進中極殿大學士[illegible]其致仕[illegible]

未盡臣獨業國成之一無所匡救入用姚宗文閱遼封疆
吾熊廷弼去遼遼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階之而
從哲亦其
罪首也

明

熹宗皇帝

辛酉 天啟元年春二月遼陽右數日逆出

閣臣孫如游罷

如游入閣言者以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懇乞去帝輒慰留至是疏十四上乃許之後四年卒謚文恪

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字宇衡沁水人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我

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與戰城因守

大軍奮勇縱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總兵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等死 世功楡林衞人 城遂拔總兵陳策童仲揆等援瀋陽聞城陷敗殁

大兵分路擊敗之策死仲揆與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等皆死國卿亦死將張名世吉不可殁彼遼陽守備死之

大兵乘勝直趨遼陽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城引太子河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

大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兵

固守我

大清左四旗兵先登城。城中拒戰，運其守城官牛維曜、高出等俱縋城遁。城中大亂，我右四旗兵亦登城。總兵泰撤北鎮遼陽，知事不濟，不肯淵。銓曰：吾當死于此，公無城守責，宜急去，退保河西，圖後舉。銓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縊死。其弟姚居秀從之。火焚懷死。銓被執，諭之降，不屈，令還，銓北向拜闕，遂辭父母，乃縊死。我

大清命移都之。副使何廷魁、僉事崔儒秀、監軍高出……其妻高氏、金氏投……自縊死。……入。遼陽既下，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

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

夏五月壬申朔，日食。

以王化貞為巡撫廣寧。

化貞前以參議分守廣寧，蒙古部心及遼瀋失，廷議推化貞為巡撫。時廣寧止孱卒千餘，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人，激勵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然化貞素不大略，不習兵事，欲恃西部為援，遂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以罷，時謂其才，……從之。

立皇后張氏。

太監魏忠賢……殺司禮太監王安。

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嗾給事中霍維華（東光人）劾之，謫南海子淨軍，絕食三日不死，遂撲殺之。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之。兩人愈相結，用司禮監王體乾（昌平人）及李永貞（通州人）、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與忠賢議，究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之。爹曰：賊已……爲之忠賢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字元平，穎水人）為兵部尚書。

初，廷弼罷，帝念其守遼功，仍議起用，及瀋陽、遼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帝乃馳遣

三入……詔至京，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以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亦曰三汊河，在奉天府海城縣西南，遼河）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賜尚方劍，及行，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王化貞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守備，分守要害，議已上，廷弼謂：今日但當固守廣寧，不宜分兵，防河兵分則力弱，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又以馬能守，化貞謂遼不行，惱且恚，事下廷弼……中外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

英黯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豫徒有能糾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無可卸此則一二兩勁兵可立致帝即從之未幾我

大清兵渡江（注見）守將陳良弼遣千總文龍文能遂引兵取其城王化貞遣以大捷奏與朝皆喜敕命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敗朝士方以鎮江爲奇捷聞廷弼言多不服而化貞再疏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深以爲然奏言時不可失請令廷弼進駐廣寧以遏總督王象乾前。（注見）移

鎮山海化貞即渡河進師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illegible]）

（[illegible]）化貞無功而還（[illegible]）

（[illegible]）

秋九月葬慶陵（[illegible]）

論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明史贊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構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四川永寧（注見）土司奢崇明反

永寧奢氏自洪武後世爲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崇明以疏屬襲外恭內陰鷙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朝廷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領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衢州西安人）議汰其老弱龍等遂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官二十餘人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興文（[illegible]）知縣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死之崇明盡所部與徼外雜羅凡數萬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蠭起附之全蜀震動乃進

圍成都僞號大梁設丞相以下官左布政使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將入覲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赴援督右布政使周著（[illegible]）按察使林宰（漳浦人）等分陴固守設伏賊怒因而造雲梯樓高與城齊又潛納其黨城中爲內應燮元悉擒斬之斬一百餘人又命死士突出斬一賊首焚其樓賊少卻已而援兵漸集石柱女土官秦良玉（忠州人[illegible]）先遣其兄邦屏弟民屏以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自統精兵趨省兩川兵部侍郎援兵亦陸續至賊然亦日益挫（[illegible]）

（[illegible]）

將羅乾象遣人輸款願殺賊自效燮元許之令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即于是夜縱火焚賊兵亂崇明父子倉皁走瀘州乾象以衆來歸成都圍解下攻邦俱在明守燮元亦已授四川巡撫帥師追崇明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據重慶不下燮元督楊玉等奪二郎關在重慶府巴縣西北據其險佛圖關在巴縣西通涪洛二江處亦爲總兵杜文煥所破諸將迫重慶而軍城中乏食燮元以計擒樊龍殺之張彤亦爲亂兵所戮遂復重慶遵州尋亦復。

冬十一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與及嘉謨爲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惡龍錫華偵致出之外璫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人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爲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壬戌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illegible]亦不至廷弼亟勸化貞慎重毋輕出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少卿何喬遠晉江人御史江秉謙字兆豫歙人周宗建[illegible]侯震暘江人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鬬恃有閣臣今無望矣

帝命廷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爲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我

大清兵已西渡遼河攻西平堡招副將羅一貫降不從旬梯柵進攻克之一貫死會化貞遣遊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會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撥總兵劉渠合師前進與

大清兵遇乘機急戰。

大兵衝擊之會射殪得功遂奔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

大兵追擊至平陽橋渠秉忠及副將劉徵參將黑雲龍等皆死之僅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素爲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爲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在廣寧東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城中驚潰參政高邦佐字以道襄陵人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閉閣理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去化貞莫知所爲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西走先是廷弼已離右屯次閭陽驛距廣參議邢慎言益都人請馳救爲僉事韓初命所阻遂退還

一 及是與化貞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見上）及前屯（明以元瑞州置廣寧前屯衛，今廢，故城在寧遠州西南）。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萊陽人）、胡嘉棟（西華人）等先後入關，獨邦佐留松山，自經死。我

大清兵入廣寧，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進克義州，師還遼陽。至京師，鶴鳴懼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侯震暘（字得一，[illegible]人）、少卿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董應舉（字崇相，閩縣人）、何喬遠（字穉孝，晉江人）請逮廷弼、化貞以伸國法，獄具，二人並論死，鶴鳴尋亦罷歸。

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

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位母奢社輝攝事，社輝者，崇明女弟也，嘗與崇明子寅爭地相仇。而邦彥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兵已陷成都，邦彥遂挾位以叛，為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率兵首襲畢節（明衛，今為縣，屬貴州大定府），陷之，諸部頭目蠭起為助。乃分兵西破安順（注見[illegible]）、平越（[illegible]），東下瓮安（[illegible]）、偏橋（[illegible]），陸廣河（[illegible]），邦彥自[illegible]水西軍[illegible]直逼貴陽。當是時，永寧[illegible]水西復起，貴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觀。巡撫李標（[illegible]人）方受代，已去，[illegible]巡按御史史永安（[illegible]人）、提學僉事劉錫元（長洲人）悉力拒守，[illegible]督民兵分陴以守，賊攻不能克，則治壘若柵，斷城中出入。總兵張彥芳率兵二萬赴援，踰龍里（注見元），不得進。諸將馬一龍自身張[illegible]戰，敗，外援遂絕，賊攻城益急，城中糧盡，人相食（先食糠，繼草木，敗革，併盡，遂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啖，[illegible]民之女，饑食[illegible]殺以饗軍）。而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遣兵，不能飛久。巡撫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分兵三道進，督[illegible]甲城殺安邦彥（[illegible]與邦彥同反者），邦彥驕，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左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衆城懽呼更生。貴陽受圍十餘月，城中戶[illegible]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全，皆樣及永安、錫元功也，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以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承宗以知兵名，廣寧既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言，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承宗疏言：邊臣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illegible]，而以文官指揮；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illegible]有才略者授之餉，鐵如[illegible]任其部自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為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illegible]兵、[illegible]水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illegible]事宜十六[illegible]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宦官交章論沈㴶[illegible]一綫土之蝕魏忠賢比而
斷[illegible]及周嘉謨[illegible]履疏乞休許之乘間言客
氏既出復入[illegible]碩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
摩[illegible]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納[illegible]先是客氏已遣
[illegible]

擧內操

魏忠賢勸帝選武閹鍊火器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狗
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㴶
交通閹人庠兵大內中旨切責[illegible]
等先後疏諫皆不聽[illegible]中出入鉦[illegible]喧震內外。

[illegible]內閣諸[illegible]何[illegible]孫慎行[illegible]方從哲進紅丸罪
慎行[illegible]為禮部尚書既至即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事斥
從哲[illegible]
[illegible]
帝以舊輔[illegible]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
主慎行議從之[illegible]詔削官階[illegible]帝[illegible]諭之給
事中魏大中[illegible]以九卿議久稽趣之[illegible]一百

士有餘人[illegible]欲[illegible]從哲[illegible]獨刑部尚書黃克纘[illegible]
人[illegible]及給事中汪慶百[illegible]人在之希內廷意也于是大
學士韓爌[illegible]如未[illegible]合奏言[illegible]
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illegible]不知及先帝召
[illegible]
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乃進紅丸少頃復進[illegible]先
帝服藥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知脈者以藥嘗試先帝[illegible]尚未能
此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從哲反費可灼及御史
王安舜有言先比罰俸[illegible]之太輕何以慰皇
考服中外宜如從哲[illegible]其官[illegible]可灼昇
不家訴[illegible]考[illegible]大貴[illegible]又
在可灼上請旨宜[illegible]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
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亦行引疾去

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illegible]攻大學士
沈㴶[illegible]請[illegible]諸臣[illegible]已有成獄不
當[illegible]此[illegible]不識下陰
[illegible]用人行政[illegible]離間之漸
起于[illegible]之[illegible]
五月彗星隕[illegible]

[illegible]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森嘗救一妖狐，狐斷尾以報，其尾有異香[illegible]），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之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為有司所捕，斃于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眾。至是好賢見遼東失陷，四方多事，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為識，遂陷鄆城，俄復陷鄒滕嶧（[illegible]嶧縣[illegible]），滕縣五經博士孟承光（[illegible]）遇害，鄒縣知縣姬文允（[illegible]）被執不屈死（[illegible]），三月城破，文允[illegible]死（[illegible]）。

[illegible]其父前[illegible]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趙彥（[illegible]人）[illegible]練民兵，分守諸要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統山東軍討賊，戰于[illegible]，未幾，兗州為賊陷，知縣楊炳及都司楊國棟所敗，已而犯夏鎮，截漕舟，劫掠運官，軍[illegible]。破之運道，始通賊又攻曲阜，知縣孔聞禮[illegible]民兵[illegible]守，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間，彥欲攻鄒，遊擊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曰：攻鄒，[illegible]不如搗其中堅，滕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合遊兵[illegible]，鄒城賊[illegible]大軍至，賊精銳[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山[illegible]大小數十戰，賊[illegible]，乃令天津僉事來[illegible]人[illegible]及[illegible]，又大破

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騎走，擒之，送京師，磔于市。鴻儒臨刑，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既事，凡七月而滅（[illegible]），好賢亦捕得（[illegible]）。

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復巡撫王化貞削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左化貞，遂授文能總兵，累加左都督，令是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illegible]）。

秋七月，沈[illegible]罷

刑部尚書[illegible]，再疏劾，淮比之蔡京，淮亦劾紀庇熊廷弼獄（[illegible]），[illegible]刑部[illegible]，顧大章[illegible]。熊廷弼[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淮交攻，俱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淮不自安，乃引去。自淮首[illegible]，[illegible]兵之[illegible]開（[illegible]）。

八月，以孫承宗經略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哈爾[illegible]所據，[illegible]目助[illegible]官，[illegible]總兵王象乾[illegible]，[illegible]又[illegible]八里鋪，[illegible]設守兵四萬人，[illegible]兵備僉事袁崇煥[illegible]

人以爲非保白之勢而萬頃不能狀承宗請身往定
之乃與諸關門相度〔[illegible]〕不若築寧遠要害與
覺華島相掎角[illegible]不如保自當折衝[illegible]之關
以方劍御門臨遣以寵其行承宗既至議定修關事明
職守以馬世龍爲[illegible]總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
覺華島副將趙率教[illegible]守前屯[illegible]築城堡數十
兵十一萬造甲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歲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設敗衂[illegible]

九月[illegible]賊
時陝州[illegible]兵計欲加[illegible]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弟由檢爲信王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illegible]講學[illegible]數十年
泰昌時兩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
院[illegible]同志講學
等講學其中[illegible]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

年[illegible]兵科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illegible]郭興治[illegible]爲元
標所[illegible]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爲門戶元標疏辯求去
帝已慰留允厚復繼劾之[illegible]而魏忠賢方竊政傳
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illegible]從吾言宋之不競
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illegible]乃[illegible]力[illegible]且乞罷
去乃得溫旨而與治復力攻其元標乃[illegible]元標
從吾遂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illegible]
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敗於前矣[illegible]元標不能
用及是皆果驗

以周延儒爲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illegible]
大[illegible]
彭[illegible]
神宗[illegible]
築寧[illegible]
[illegible]已復入[illegible]

閩官兵擊鄭之傍築城彭湖以居巳而巡撫[illegible]益

[illegible]

而案師爲文律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攻擒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據澎湖[illegible]

[illegible]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出劉門以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illegible]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賞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充役于山海關頒發將士[illegible]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二月太白晝見

[illegible]

閣臣[illegible]行[illegible]事拜大學士[illegible]二歲乞休遂許之[illegible]史繼偕亦致仕

[illegible]

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

[illegible]

先是崇明兵既克重慶貴州兵亦復遵義已而遵義再爲賊所陷將官[illegible]破殺朝議加燮元兵部侍郎爲四川總督討賊至是燮元[illegible]取永寧諸將佐曰攻久不得志于賊者[illegible]以分賊以合也乃檄諸軍合長驅

前進破賊崇與奢氏[illegible]合兵拒戰賊大敗遂入青岡坪

[illegible]

亦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illegible]州城

[illegible]

尋爲參將羅乾象所攻克賊勢益蹙乃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借[illegible]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寧燮元收走之諸將[illegible]勝遂入龍場生擒崇明妻安氏及其弟崇輝斬獲[illegible]崇明父子竄深箐得免時燮元以永寧既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而貴州巡撫王三善以崇明竄入水西[illegible]師六萬進討屢戰皆捷遂渡渭河

[illegible]

[illegible]陸廣河直抵大方

[illegible]

安位[illegible]其母社輝走火灼

[illegible]

安邦彥[illegible]

[illegible]行不敢出三善既連破賊[illegible]輕敵心謂賊不足平[illegible]大方久之食糧[illegible]不得已退師乃焚大方[illegible]東[illegible]賊[illegible]之副總兵秦民屏參將王建中[illegible]遂爲賊所[illegible]

[illegible]

于是賊勢復張

客氏殺光宗選侍趙氏裕妃張氏于別宮殺之

[illegible]

客魏肆惡虐妃嬪自其[illegible]

[illegible]

樓[illegible]飲之[illegible]

[illegible]客氏以討[illegible]之帝[illegible]

所寵爲貴人左右無敢言者皆疑妃以讒失寵李成妃
爲之乞憐客魏仰之亦幽成妃別宫先預儲食物賴焉
閱半月不死斥爲宫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爲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爲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等京察斥黜
去小人諸齊楚浙黨人亦先後罷天下快之至是問達致仕南星代爲
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人有所屬不敢
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
不納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南星嘗言見泉無
之廣微入内閣三詣南星門閽人辭見又嘗歎曰見泉無
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次骨與忠賢比而齮南星

欲去南星東林諸賢咸懼向高擬援方略欲引南星等[illegible]
[illegible]
宣[illegible]大中袁化中[illegible]
[illegible]
一邦華[illegible]居相[illegible]之宗[illegible]
[illegible]
忠賢頗憚之于外事未敢大逞

十二月地震

南京鳳陽[illegible]揚[illegible]同日俱震

魏忠賢提督東廠

初神宗末刑罰弛縱而廠衛緝捕亦漸稀至是忠賢

青鎮及告忠賢以小禮表章額東廠事中旨俱出擬
[illegible]已而付月自[illegible]許顯純[illegible]爲鎮
撫理刑羅織無辜鍛鍊成獄廠衛之毒于斯而極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柴[illegible]諸州邑庫藏已被搜括其餘今盡括之[illegible]
將何以應不納

甲子四年春正月[illegible]

宗彦[illegible]修有執[illegible]宗[illegible]同類[illegible]去之宗
彦方[illegible]部事[illegible]不安其位而去[illegible]
以[illegible]家足入閣及是[illegible]太傅

二月京師地震

宫殿動搖有聲帝[illegible]不安于[illegible]月始定地復屢震

夏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忠賢[illegible]日[illegible]抗疏劾其大罪二十有四[illegible]

[illegible]

薦文震孟江秉謙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人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妊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窯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搒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竟令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蒞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仇行傾陷為事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之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㴶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為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效謀叩馬獻策者實有其人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

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為之彌縫更相表裏迭為呼應伏乞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並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 [illegible] 疏上忠賢懼求解于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為剖析王體乾等皆左右之帝懵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于次日下嚴旨切責漣 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于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詗知懼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御皇極殿衛人擐甲夾陛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 中書舍人吳懷賢讀漣疏擊節稱歎注其旁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其奴告之忠賢下懷賢獄拷死籍其家 吳懷賢休寧人

秋七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燝 燝字闇夫南昌人

自楊漣上疏被責廷臣益憤交章論忠賢不法 則給事中魏大中許譽卿御史劉業楊玉珂陳良訓太常卿胡世賞祭酒蔡毅中勳戚則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則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凡七十餘人 毅中字宏甫 道亨新建人 大學士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帝不許未幾燝疏復至言忠賢竊大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尚留左右忠賢得疏大怒當是時忠賢以諸廷臣交章劾己無所發憤思得一人立威乃矯旨廷杖百令羣閹至燝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僅屬杖已絕而復甦羣閹更肆蹴踏越四日卒御史

若上官律例引拔選十惡傾死法今以批駁湛腑之忠臣逆璫十輩乃礪磚之□蹟于我而下史筆書之豈不上累聖德乞復其故官概格賜卹時禁中方失火李應昇復言部郎之杖血少腸祝融之怒驟旋作天譴甚明伏冀矜恤俱不報[illegible]

案向高疏

御史林汝翥[illegible]向高甥也方巡城有內二監爭奪人財物鬪于途汝翥笞之時萬燝甫杖死魏忠賢矯旨命杖汝翥[illegible]汝翥懼逃之城外尋闖疑匿向高第聚而[illegible]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留盡收圍中使汝翥尋出[illegible]向高以時事不可為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行人護歸[illegible]

河決徐州

決魁山[illegible]堤城中水深丈餘遷州治于[illegible]

[illegible]而治河[illegible]言及者

封光宗選侍李氏為康妃

魏忠賢矯旨加選侍封號帝從之[illegible]與前移宮諭相背時盛謂前諭出自王安後旨出自忠賢故彼此牴牾帝實不辨也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御史崔呈秀[illegible]按淮揚贓私狼藉比還朝攀龍備發其事考察故事[illegible]發其貪穢狀南星議戍之詔革職聽勘呈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首涕泣乞為義子且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

[illegible]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illegible]受魏廣微旨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欲于選郎夏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illegible]嘉遇疏辨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與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謂大中嘉遇并黜九疇[illegible]誣結黨南星遂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illegible]攀龍亦引去[illegible]

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

光斗籍

先是萬燝杖死葉向高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有濟國

一死生以之卒不去至是廷推吏部尚書漣持議不預于

廷等推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上之中

旨責漣大不敬又以允升等為漣與星私人責于廷光

斗與漣朋比並削籍而推徐兆魁吏部侍郎喬應甲副

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為清議所擯者也由是

天下大權一歸忠賢矣。

韓爌罷。

葉向高既去爌為首輔致書閣中止首輔票擬爌微

獄分爌推諉忠賢怒言論爌阿黨協恭而貞次輔毋

伴食殘罔抗疏乞休中旨責爌歸非于上撼揣求去遂

聽罷（爌每事持正為善類所倚然爲有晉衛龍單尹竟緣弘于護故李與從右去已而忠賢意頗不能載所蹤實欲又深結忠獻想事先敝二千餘當田宅爲稅被以爲者擯止于先）

察

十二月逮內閣中書汪文言下鎮撫司獄

文言初以布衣任俠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貲為監

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先是三黨與東林交搆後為東設奇間之浙人果相疑而浙宗都之勢以東林不得參至其閒了並文勢之交人謀）因交

結東宮伴讀王安與之講流品安悅之光宗初立外

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新政文言交關力為

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亦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案

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遂與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

俱與往來給事中阮大鋮（字集之懷寧人）與光斗大中有隙

（大鋮與光斗同里當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以爲不可人不之之光斗亦不以爲然）

（光斗言中之使補工科人心恨之）嗾其同官傅櫆（臨川人）

人劾文言與光斗大中交通為奸利旨下文言詔獄葉

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求去忠賢終憚向高尚不深

究而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

禍延搢紳僑然之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

（事在是年四月）是方忠賢併撫疏劾其欲翦除東林而獄遂

解志不得逞乃以劉僑不任事削其籍而用許顯純代

欲興詞獄而動之是御史梁夢環（字□東□人）希忠賢指未

巳復劾文言下詔獄逮之下北鎮撫司獄郎命顯純鞫治

而大理丞徐大化亦希忠賢指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

權納賄乎是東林之禍遂作。

朱國楨罷

國楨繼爌為首輔魏廣微覘之驕媚給事中李恒茂

人三疏劾國楨遂引疾求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

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遣行人護歸（□□□□）

第

五年春正月（□□□□）以御史崔呈秀言

劉忠賢（□□□□）以□□□□遂用為腹心日與計□□

廷給事中李恒茂人（□□□□）□□□□忠賢□以中旨□□

其官戰中旨與出朝廷以爲變亂市中李實生祠上言教中者派別中者工旨不中由而津出與就士學
李實生尋升三殿工忠賢以閣工故自至外劇學秀崔化人
必用人腐譜移時光足從東謀規居後以已意默指神
便覽，冊若東向高攀龍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
等百餘人目爲邪黨，而以魏廣微主不光人大垣徐人位
頁參各霍維華等爲正人進之忠賢伊偉是鄰問已
而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錄以宋水滸傳名次等
諸名目爲點將錄令忠賢按名黜汰及是呈秀復進同
志諸錄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由是
群小無不登用善類爲之一空秀不二歲晉兵部
廷與錢時忠賢門下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等

錄孫承宗家屬既充軍其後楊漣左光斗等十餘人又有中從五虎十狗之號所謂十孩兒
秋太監等各就官爵稱爲五彪之外又有十狗其孩兒四十孫等又
孫之號所謂者乃其部爲忠賢之附者極其不難之以進
龍朝鍾明具門如市此之不附已及以權勢相轄者輯合其
量所去諸所領昭不可悉數點其黨亦深畏之有名日
效城人吳淳夫皆江人李夔龍江陵人是文
與孫人倪文煥揚州人曹欽程江西德化人凡人民
吳人爲鬼於金壇人

三月我
大淸進都瀋陽
先是
太祖高皇帝命築城界藩營建宮室尋自界藩遷于薩爾滸遼
陽既克乃于城東五里築城備宮闕之制建爲東京至
是以瀋陽形勝之地復自東京遷都之是爲
盛京

夏四月太白晝見
重修光宗實錄
御史楊維垣文人首劾三案於事中霍維華之謂誣
劉一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
斗而與沈㴶世人王志道人等請改光宗實錄中
言元之死孝可灼找擁護世廷與王志道等京卿附魏忠
賢排根東林諸人數論其實實于三案及京察癸亥封
典延事無與也但群小欲藉忠賢力爲報仇凡異己者
概指爲東林黨而去之清流之禍遂不可解未幾楊維垣人位生
封疆事收場有御史石三畏趙南京察張力說孫不揚
孫等了是生者皆名死者追奪已又極論三案請以
其後付史館三畏文人
忠賢門下十孩兒之一也

六月朱延禧罷
中書令閣臣朱延禧魏中賢爲元臣延禧執不可御史田景
新阿忠賢意攻去之
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
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詔獄
蓋之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月下張明史趙南星逮問在一
以省文六月今并書
先是獄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李三才及漣光斗等二
十餘人許顯純坐漣等以移宮罪徐大化求于魏忠
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贓可指宜坐以楊鎬熊廷弼賄則
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以爲然乃令顯純復鞫文

[illegible]

言五毒備至使引漣等納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
豈有貪贓楊大洪袁化中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
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復蹶目視曰此真妄書異時吾
當與面質顯純遂刪削之而具獄詞以上遂光斗各
坐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作覆
多所牽引中有漣光斗等六人遂下詔獄而星三等俱
削籍下所在撫按追贓遂光斗等先後逮至鎮撫拷訊
拷掠血肉狼籍贓不皆承光斗私語曰彼殺我有二法
因我不承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中令獄卒潛斃之二
也承則當下法司或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誣
服冀得乃送法司忠賢仍命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
始皆失計矣七月漣光斗大中同夕為獄卒所斃[illegible]

[illegible]

化中朝瑞亦斃惟大章[illegible]諸人皆斃無以厭
人心乃移付法司定罪布告天下仍移鎮撫司大章曰
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其弟大部訣投繯而卒初漣
等被逮秘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入適成
六瓣或以為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吾儕其
有幸乎已而果然皆以六人為六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

死而賊表竟[illegible]按驗追見光斗至死[illegible]以實子死家
賊黨破大中[illegible]以父[illegible]建[illegible]臨死行人中止之乃
破服[illegible]行探刺起居[illegible]姓名潛伏旅舍
[illegible]

秋八月毀天下書院

御史張訥閣中人上疏力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
衡等因請毀其講學書院于是元標慎行從吾懋
衡俱削奪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及天下一切書院皆
毀訥為忠賢鷹犬竭力忠賢深德之書院既毀未幾
遂祠建矣[illegible]

以周如磐[illegible]人黃立極[illegible]元氏人為禮部尚書
馮銓涿州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輔臣缺詔推老成端謹者禮部尚書周如磐以年老推
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復援之推廷弼之獄紹軾
與銓謀居多[illegible]
[illegible]
先是銓資淺年未及因忠賢黨李魯生上言成例為

老而非必老乎年齡乃稱病而歸有科臣周鑣遂摘用如磐閏三月削籍歸紹軾未踰年亦卒

魏廣微罷

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憫諸人立斃獄請廣微止之廣微不自安乃疏言漣等在今日誠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卿寺之佐縱使贓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無令緹騎嚴刑追比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忠賢怒已不可解遂連疏乞歸景榮亦罷

殺前遼東經略熊廷弼傳首九邊

先是法司論廷弼獄與王化貞俱論死已而楊左諸人俱坐贓斃獄忠賢黨門克新（汝陽人）有三提等趣殺廷弼及是遂棄市傳首九邊化貞竟不誅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崇人）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籍產不足償其子兆珪自刎死姻族家俱破（武弁蔣應陽為廷弼訟冤立斬太倉人孫文豸顧同寅作詩誄之為邏者所得二人坐誹謗死並及其同郡編修陳仁錫修撰文震孟削籍仁錫字明卿長洲人震孟字文起長洲人）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字登之灤州人）代為經略

初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命帝遣內官王應坤犒邊賜承宗蟒玉忠賢因令應坤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大恨趙南星等被逐承宗方西巡薊遼念抗疏帝弗省往在講筵有奏對聞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

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曰承宗擁重兵將清君側公立齏粉矣忠賢懼甚繞御牀哭帝亦心動令內閣擬旨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制違者法不宥夜啓禁門論兵部發三道飛騎止之又諭九門守閹如承宗至齊化門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還忠賢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中從者數騎而已忠賢稍解而其黨李蕃徐大化等交章劾承宗承宗累疏求罷不許會馬世龍有柳河之敗（[illegible]）世龍并及承宗承宗求去益力遂許之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略第至謂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illegible]）右寧前諸城守具移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退錦右諸城既撤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illegible]）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道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餘姚人）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為之副如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為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樸（[illegible]）

[illegible]

人貸艱謂之致死，事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去未應雅，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黨無所容，忠賢大喜，恐刊黨人名示天下。托黨人已罪未可悉編名其中。

丙寅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商城人請集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章疏，倣明倫大典，編輯成書，頒示天下。霍維華亦以為言，至是作三朝要典，起乙卯至乙丑。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施鳳來平湖人、楊景辰晉江人、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詆諆東林，暴揚罪惡。[illegible]

修光宗實錄，凡事關三案，倂據要典以改。及書成，忠賢令閣臣撰御製序文，冠其首，刊佈中外。

二月，尚寶卿以下之臣[illegible]代為繆昌期[illegible]

先是杖[illegible]

大清兵圍寧遠，高第擁兵不救，以前參政袁崇煥守寧遠城外，民悉攜貨入城，撤前屯及山海關兵，將士[illegible]人心始固。

大清兵攻城，不克[illegible]立發西洋巨礮[illegible]

第[illegible]代鎮關門[illegible]

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蘇松巡撫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諭德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攀龍自沉于池，順昌等俱下獄死。

[illegible]崔呈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出餞，與同起臥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旗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耶！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旗尉歸，以告忠賢，大怒。[illegible]昌期前與湖廣鄉試程文，論中刺趙高、仇士良，寓忠賢。嘆之楊漣劾忠賢二十四罪疏，或言昌期代草，而高趙諸人去國，昌期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illegible]曰不識丁。[illegible]應昇、尊素繼漣抗疏力攻忠賢，宗建首劾忠賢[illegible]尤有智慮，為羣小所深忌。[illegible]與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李實為兵，求援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問事者[illegible]周起元[illegible]之家，於是[illegible]忠賢[illegible]

賢益遣從其詞實知實與前巡撫起元起元已削籍素有隙
起元撫吳[illegible]
目僞爲實奏詞劾起元爲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且
與繆昌期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竄入順昌等名矯旨逮
逮之順昌聞旗尉將至謁道南祠〈祠祀楊龜山〉爲文以告歸
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以其衣冠付
沉于池表云臣雖削奪猶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
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遺逮聞其死莫不傷之順昌
故有德于鄉里民聞其被逮憤怒號冤開讀日不期而
集者數萬咸執香爲周吏部請命旗尉厲聲罵曰東廠

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鋃鐺于地聲琅然衆
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魏太監邪遂蜂擁上
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立斃一人餘負重
傷踰垣走巡撫毛一鷺不能發一語知府寇慎吳縣知
縣陳文瑞素得民心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足
旗尉往浙江逮黃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
變爭共用而沉之旗校泅水以逃失駕帖不敢往尊素
聞之乃自投詔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忠賢不得已而自期先事[illegible]不撓[illegible]三

千備受五毒不勝刑而斃[illegible]
[illegible]
尊素獄至許顯純答坐贓數千〈宗建二千〉順昌宗建應昇五日一酷拷
順昌輒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順昌噀血唾顯純面
罵益厲遂于夜中潛斃之〈時六月十七日及領屍已三日皮肉皆腐僅存髮髻〉
宗建爲顯純酷訊偃卧不能出聲顯純罵曰何能詈魏
公〈[illegible]〉丁不識否以沙囊壓之而死〈六月十八日〉尊素知獄卒
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時獨應昇尚在尊素將
嗚呼之曰仲達我先行矣遂死〈閏六月朔日〉明日應昇亦死
起元逮至則順昌等已俱斃顯純酷加拷掠竟如
懸贓十萬餘貲不足親故多爲破家及九月亦斃之獄

中時以順昌等慘死詔獄與前楊左諸人先後略同遂
與高攀龍並稱爲後七君子以配楊左等共十有三人
爲道開時外節之最烈者云〈攀龍學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夏五月，王恭廠災。

王恭廠，火藥局也。是日雷震，火藥自發，地中[illegible]聲不絕，烟塵障空，白晝晦冥，屋宇民[illegible]並仆，死者無算。

六月，地震。

先是五月，薊州、遵化震三日。及是，京師、天津、宣大、山東、河南皆震。

閏月，建魏忠賢生祠。

浙江巡撫潘汝楨[illegible]人。疏請建忠賢生祠于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illegible]，勒石記功德，閣臣撰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illegible]總督閻鳴泰[illegible]部內建祠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巡撫朱童蒙建祠，[illegible]延用琉璃。[illegible]

[illegible]

天[illegible]德[illegible]坐[illegible]神[illegible]用[illegible]皆[illegible]

泰人。[illegible]迎忠賢[illegible]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內外，祠宇相望，有建于宣武門外者。工部郎中曾[illegible]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illegible]之，削其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illegible]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illegible]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illegible]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

[illegible]

馮銓罷。

銓以媚事魏忠賢登宰輔，素與崔呈秀昵。呈秀欲入閣，[illegible]吳淳夫力攻銓，又[illegible]丁紹軾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御史[illegible]攻罷紹軾，而[illegible]忠賢意，疑復以計沮之。自是羣小攜貳。

京師、江北、山東旱蝗。

秋七月，以施鳳來、張瑞圖晉江人。李國櫓高陽人。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鳳來素[illegible]及在閣，惟以和柔自媚于忠賢。瑞圖于諸事務迎合魏忠賢，忠賢建祠碑文多出其手，[illegible]褒美忠賢詞極[illegible]瑞圖筆也。國櫓[illegible]十四年，忠賢以同鄉故拔之。

九月，我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爲天聰元年

顧秉謙罷

自秉謙爲首輔凡魏忠賢所害忠良皆歸其票擬三朝要典之作秉謙爲總裁是非列謬特甚及見帝小[illegible]各有所在何黨中日夜交糾秉謙不自安遂乞歸 [illegible]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卿寧國公

三殿告成 [illegible] 太監李永貞奏魏忠賢功吏部尚書周應秋亦奏如永貞言忠賢遂進上公加恩三等良卿前已封肅寧伯晉侯 [illegible]

封良卿爲肅寧伯至是復進封公已而諸邊築隘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報言忠賢區畫方略諸書獎關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蔭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雖其族孫希孔希孟世襲都督同知傅之琮馮繼先俱都督僉事奏報臣細瑣頌忠賢稱廠臣不名山東奏產麒麟[illegible]極等崇飾言祠臣修德致仁瑞[illegible] [illegible]

數月不返忠賢促之始入凡忠賢亂朝廷每事請命內旨客氏爲內主也

丁卯七年春正月以太監崔文昇總督漕運河道

文昇先侍光宗藥爲廷臣所論已放南京 前事貝 魏忠賢作三朝要典遂召還至是命兼督河漕

二月召王之臣還

先是袁崇煥與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既而之臣奏留桂崇煥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而守至是朝議以二人既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命崇煥盡統關內外軍 崇煥 [illegible]

勅太康伯張國紀回籍

國紀皇后父也后性嚴明見魏忠賢及客氏亂政數于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帝至后宮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帝默然而忠賢聞之益很會有張匿名榜于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爲之邵輔忠孫杰欲因此興大獄借國紀以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草一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順天府丞劉志選年老而階進無階 [illegible]

劉明高南京工部主事上疏進論紅丸事力詆孫慎行忠賢大喜擢至府丞時年已七十餘矣敢家人
一言謂已老必先忠賢死也覽上之疏中極言國紀罪末
一言毋令人嘗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恭忠賢謂后非
國紀女故云疏上事下洶洶帝無所問但令國紀自新而
已忠賢意大沮梁夢環偵知之復申論忠進疏且故詆
丹山藍田二語忠賢將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國𣚴及
王體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紀竟勒歸故里
○遣瑞王常浩及惠王常潤桂王常瀛之藩
三王皆帝叔父魏忠賢欲援進諫不利其在內御史張
訥希指即疏趣之藩于是三王以次就國瑞王先之漢中惠王繼之
荊州桂王之衡州侯恂希指數劾意貶拙率小反盛稱忠賢節

一贊爲國前御下詔獄矣
○逮前刑部侍郎王之寀之寀于天啟初爲刑部侍郎後以要典削籍
下獄死
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闡冤殄之芟
四面羅元儆何以加豐且云條例據硃力障狂瀾于既
倒者魏廣微也當逗之拔萬以秩五臣之盛事赤忠報
國獨成巨典于不刊者爲臣也當請入簡端以揚一德
之休風又言王之寀首立與刪孫慎行宜加遣戍之宋于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蠹小根忠賢諭其逐之之宋下詔獄坐以贓八千瘐死
之次

[illegible]

慎行亦遣戍寧夏未行而忠賢敗故緩之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子監許之
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疏曰孔子
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
禮宜並尊林釬字實甫同安人司業林釬援筆塗抹即夕
掛冠櫺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爲奏請從之釬坐削籍
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時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兵至大凌河等城士卒皆逃遁進圍錦州太
監紀用總兵趙率教遣使請和我
大清遣書責之袁崇煥令滿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繞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已分兵抵寧遠城下崇煥督將士登陴列營壕內用
礮拒擊而滿桂亦率尤世威以兵來赴我
大兵攻圍旋擊大敗之追至城下尸填壕塹皆滿寧
遠圍自解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毀大小凌河二城
而還時稱寧錦大捷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
崇煥乞休乃以王之臣代之及論功文武增秩賜
蔭者數百人崇煥止增一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封忠賢從孫鵬翼爲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爲東安侯

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

良卿[illegible]以蔭錦衣[illegible]封良卿以殿工[illegible]

封伯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良卿嘗代天子享南郊祭

太廟于是天下皆知忠賢之將篡矣。

八月帝崩遺詔以弟信王即位。

先是帝不豫召閣部科道諸臣于乾清宮諭以魏忠賢[illegible]

王體乾等恪謹忠貞可計大事[illegible]下任

賢勿疑諸臣竝不敢[illegible]遺數語入[illegible]遺詔以弟信

王嗣位王[illegible]夕入居宮中[illegible]明如[illegible]入臨內

使十餘人傳呼[illegible]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

[illegible]不得間或云忠賢欲[illegible]位[illegible]以時未可止之也

信王由檢即位[illegible]為[illegible]赦。

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追諡母賢妃劉氏[illegible]為孝純皇后。

立妃周氏[illegible]為皇后

追尊光宗選侍李氏[illegible]為莊妃

以撫育恩也。

冬十月[illegible]

十一月放魏忠賢[illegible]

帝[illegible]忠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外史[illegible]人

錄[illegible]吏[illegible]忠賢十大罪[illegible]

二祖列宗[illegible]七[illegible]九

凡十通關節[illegible]帝[illegible]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元求[illegible]應元故忠賢[illegible]

從也帝知之斥應元安置[illegible]天下。

帝命錦衣衛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

偕縊死[illegible]

一年[illegible]其屍[illegible]

呼[illegible]

自[illegible]

罷諸[illegible]中官

詔天啟時建死諸臣[illegible]其家屬

黃[illegible]

山陰[illegible]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

[illegible]一[illegible]斥[illegible]

不自安乞休去

十二月以錢龍錫[illegible]

來宗道[illegible]為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預機務

帝以施鳳來等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做古

枚卜典召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

次探之得龍錫標[illegible]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

二人復得進登鴻臚並命入閤

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等伏誅

先是熹宗崩客氏出外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致呂不韋所為帝大怒命笞殺之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四

明

莊烈帝

戊辰崇禎元年春正月詔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門

尊熹宗皇后為懿安皇后

三月葬德陵

諡曰悊皇帝廟號熹宗

[illegible]

贈[illegible]諸臣

諸忤逆璫者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黃尊素[illegible]

郎有名既而鄒元標為從吾高攀龍諸人亦俱贈諡

旌以求言[illegible]

御史[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尚公[illegible]封[illegible]

建[illegible]則[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此為[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入亦如[illegible]

是月[illegible]十五日[illegible]亦如[illegible]日始

[illegible]

夏四月[illegible]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忠賢既伏誅廷臣爭請召崇煥至是遂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崇煥[illegible]旨以方略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任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復請賜崇煥尚方劍假之便宜帝悉從之

[illegible]

五月李國楷罷

國楷雖擬忠賢同罪然亦持正論于廷乞歸爲[illegible]孫承宗自代旋卒于家[illegible]

毀三朝要典

魏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猶持局上疏力詆東林[illegible]翰林院編修倪元璐[illegible]人再疏攻擊楊維垣[illegible]元璐遂上疏請毀[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罷

宗道代李國楷爲首輔事多詭隨編修倪元璐請毀要典時來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爲清客宰相景辰先與宗道爲要典副總裁一旬始當其攻倒閣已變乃請毀要典今日定有勸之遂與宗道同罷

秋七月浙江海溢

海寇鄭芝龍（泉州南安人）降。

閩海故多盜，芝龍尤猖獗，[illegible]然官軍不能追捕，將士不敢當其鋒者。遣使撫諭，遂降。命福建巡撫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illegible]使從已用之，芝龍先後擊殺賊盜李魁奇、鍾斌等，并擒[illegible]後又平山寇劉香。[illegible]

[illegible]

革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歲賞。

先是廣寧塞外插漢諸部[illegible]及薊鎮喀喇沁三十六家歲授撫賞，至是盡革去之。會歲饑，諸部請粟，復不許，因是攜貳，我人清悉收用之。

寧遠兵變。

川湖兵戍寧遠者，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于譙樓，自肅上疏自劾，旋走中左所，自經。督師袁崇煥聞變馳至，捕首亂[illegible]之，請令祖大壽（遼東人）仍駐錦州，中軍副將何可綱（遼東人）隨己駐寧遠，而[illegible]守關門，遂[illegible]及發奏。巡撫情度支大絀，錦州、薊鎮兵相繼譁，戶部尚書畢自嚴（淄川人）言：歲之出浮于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群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可者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增關稅等項，屑屑宜之，飭民以重困。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劉鴻訓免，尋遣戍。

先是魏忠賢黨[illegible]起，至之諸執政李[illegible]等，故當事忠賢，不敢有所為，自鴻訓至[illegible]剛毅，然士林次第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孫之獬[illegible]

[illegible]

而學知[illegible]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敏，請民困由吏治失，請帝久任責成，帝嘉納之。宗延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內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

心以為侵己職，[illegible]之命覈中書改敕之故，下舍人田嘉璧獄，而給事中李覺斯（[illegible]人）言事由兵部，且索送輔臣審定，中書歸咎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帝必欲見事，乃御便殿，問諸閣臣，皆云不知。帝怒，命廷臣劾奏，于是覺斯言應歸咎御史吳玉（[illegible]）[illegible]主使，[illegible]帝[illegible]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illegible]已大怒，由命內閣擬[illegible]臣[illegible]戍代州，兵部尚書王在晉[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任數逆臣[illegible]于文華[illegible]以[illegible]刑科都給事中章允儒（[illegible]人）等所論有差。

[illegible]

詔會推閣臣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大名人及謙益

等名以上時[illegible]

人城人[illegible]

書溫體仁[illegible]以錢謙益不與[illegible]周延儒[illegible]禮部尚

方奏對稱旨[illegible]

[illegible]

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典試浙江關節受

賄不當與閣臣選[illegible]

一觀斗米上青天[illegible]

中式[illegible]

[illegible]

必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于文華殿命體仁謙益

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

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

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

賄舉朝無一人言者臣不忍見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

得不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而執政皆

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

熱中觖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

閑曹今者特[illegible]之正爲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眞黨

[illegible]

也允儒因論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大啟明可鑒帝怒令

禮部[illegible]

[illegible]

獨延儒[illegible]

言內[illegible]

[illegible]

御史[illegible]

十二月[illegible]入關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陝西饑流賊大起[illegible]

先是陝西[illegible]延綏[illegible]

不恤民艱[illegible]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

賊王左掛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

祥自稱闖王[illegible]

饑軍亦爭起爲盜[illegible]自定耳已

而帝從給事中劉懋言[illegible]裁驛站[illegible]山陝游

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illegible]

己巳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

道登嘗召對帝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對曰容臣退閣中檢閱回奏帝有慍色又問章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也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前在禮部多有爭執及柄政後拱手入直私交閹寺為言路所劾帝惡下其章廷議尚書王永光等亦所劾有據遂放歸

三月定逆案

詔定魏忠賢逆案閣臣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止四五十人帝不悅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因曰忠賢一內豎耳倘非外廷助虐何遂至此其內廷同惡者亦當入議爌等以不知內侍為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和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爌定之于是案內羅列殆無脫遺至是上之帝親加裁定首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等六人俱立斬曰交結近侍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許顯純等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楊維垣等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俱充軍曰諂附擁戴太監李實等十五人亦俱充軍曰交結

[illegible]

近侍又次等擬徒三年輸贖為民徐紹徵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坐徒三年輸贖為民曰交結近侍減等黃立極等四十四人俱革職閒住又於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知之方案初定[illegible]

以楊鶴為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鶴武陵人[illegible]

鶴初官僉都御史忤魏忠賢罷去帝即位復官進左副都御史上言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士大夫之元氣[illegible]

[illegible]

閣中災祥神智佞人乃升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軍務討賊先是王大梁由略陽通漢中餘賊犯洛川淳化等十餘州縣閣原進兵周大旺等掠涇陽富平及鶴至商洛道移兵撫剿承疇已先擊斬王二于白水又追斬大梁于漢南[illegible]左掛雷雨[illegible]斬周大旺[illegible]保安[illegible]多計撫鶴不能撫[illegible]延安榆林間隨處皆賊[illegible]

夏五月乙酉朔日食

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是日大統回回曆推食二分三十四秒回回曆推食九分五十二秒）

（惟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已而光啟法驗）

（中國曆法隸欽天監回回曆特設回回科出自西域洪武以來與大統參用）禮部尚書徐光啟

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無怪今日

之失宜及時修治參用西法（光啟以義和以來有經度[illegible]）

（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交會[illegible]考前史[illegible]）

帝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推步光啟爲監督（[illegible]）

西法之行自此始（西洋[illegible]）

（六日[illegible]十二[illegible]十五分[illegible]）

六月袁崇煥殺總兵官毛文龍于雙島（[illegible]）

崇煥素惡文龍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復遼語因遣寓書方略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比崇煥抵任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益不懌遂決意誅之至是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懌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帳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帳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拜畢登山因詰文龍違令

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強崇煥數以十二罪當斬數畢文龍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惕息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尚方劍斬文龍于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之遂犒其軍以上情馳聞帝意殊駭既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東江不能無帥即以副將繼盛攝之予計使文龍部下爲遊牒增餉歲至十八萬帝皆報可自文龍專閫海外前後糜餉多虛張失實部下健兒勁卒不下二萬然崇

煥亦其跋扈難制故必欲殺之然東江此然巨鎮自文龍死勢日以弱且勁兵失主離心甚者投盜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illegible]十[illegible]人[illegible]）

秋八月總督川湖貴州軍務朱燮元平水西賊

先是王三善遇害貴州官軍屢爲安邦彥所敗廷議以川師不協請畫一人統之（[illegible]）

（[illegible]）

崇明年老無能爲邦彥亦乞撫燮元聞之[illegible]

燮元以父喪去賊復熾帝元年起燮元故官兼攝貴州至是燮元徵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自率大兵駐陸廣逼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赤水衛在大定府畢節縣[illegible]）聚十餘萬來攻燮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遣兵三路搗其巢四川總兵侯良柱（[illegible]）副使劉可訓（[illegible]）過賊于永寧與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千人積年巨寇始盡（[illegible]）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

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大軍入龍井關以蒙古喀爾沁台吉布爾噶圖貸受貸入邊用爲嚮導遂攻克洪山口（在遵化北[illegible]）別將克大安口（在遵化[illegible]）會于遵化山海關總兵趙率敎入援戰死（[illegible]）遂圍遵化[illegible]三屯營（[illegible]）巡撫王元雅（[illegible]）及保定推官李獻明（[illegible]）見永平推官何世球[illegible]前任知縣徐澂[illegible]遵化知縣[illegible]

人[illegible]遵城拒守城破皆死之（[illegible]）

臣于平谷[illegible]方略[illegible]丁汝夔將士[illegible]

以成基命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孫承宗復爲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視師通州

基命請速召還故輔承宗以兵事帝然之乃命基命入覲面召承宗入對其陳方略帝稱善曰卿且爲朕保護京師承宗出語下二十刻矣郎周閱都城五

鼓而畢後出總督城明日夜半忽傳有守通州時烽火三鄉承宗從二十七騎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illegible]）御史方大任（[illegible]）總兵官楊國柱（[illegible]）合兵固守而以間復馬蘭（[illegible]）

兵（[illegible]）屯（[illegible]）城

總兵官滿桂督師袁崇煥先後入援

時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河（[illegible]）下順義我

太宗文皇帝命尚諭各城（[illegible]）

天聰[illegible]
天命我國與爾明[illegible]
太祖[illegible]
天又[illegible]

納明來降者撫納者有天運攸歸得因進軍薄京城營
天者與人豈能然非我侍偏進兵也
于城北土城關之東總兵官滿桂入援以五千騎先至
屯德勝門外
大兵至桂進戰城上發大礮佐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帝
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崇煥偕督師祖大壽
何可綱等入衛所過諸城皆留兵以守既至京師帝甚
喜命盡統諸道援軍與桂大壽俱召見平臺慰勞備至
崇煥請入城休兵不許命屯兵外城如滿桂例亦不許
詔天下鎮巡官勤王
于是宣大總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東山西各巡撫皆
奏帥師入衛詔應天鳳陽陝西鄖陽浙江巡撫俱勤王

已而山東援兵潰于良鄉遂撫臣如祀從其兵官張鶴鳴下獄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于獄總兵官祖大壽擁衆奔出關
初崇煥既殺毛文龍請和欲藉此成功以修理故疆我
大清方有事朝鮮亦欲假此以固其兵因得一意東討乃
遂使以書相往來已而崇煥奉旨戒諭語亦因爲止
而書辭往來後崇煥復以書謝致龍錫錫亦阻之
大清兵深入所破隘口皆崇煥汛地崇
煥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
謂崇煥擁兵坐觀朝士因前通和誣其召兵將以脅
爲城下之盟帝聞之不能無惑會崇煥營沙窩門外
伏兵臨日我

大軍分道攻擊之崇煥從殺營城東南隅近方抵木
大軍刻期道戰不戰而還會我
大清設間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歸
太宗文皇帝實錄
不從召見崇煥及大壽于平臺崇煥以殺毛文龍及
且責其援兵逗遛縛付詔獄成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
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兵臨城下非他
時比帝不省大壽在旁戰慄懼并誅出即與何可綱擁
衆東潰毀山海關去遠近大震大壽先嘗坐事當死賴
崇煥救免基命言于帝從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督師
孫承宗亦遣馬世龍追慰世龍先以帝旨諭自效密令上
言自刻日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
承宗移鎮關門大壽斂兵待命

我
大清兵薄永定門武經略滿桂及總兵官孫祖壽等俱
戰歿
我
大清兵既薄京城尋貝勒人還
太宗文皇帝不攻而遣使齎書議和遣日德勝門後營前地
而分兵下固安良鄉知縣死之

遣[illegible]與史[illegible]之，[illegible]羅至，庶吉士劉之綸、副總兵申甫
棟崇[illegible]死。
特重督以指。
大清兵遂出其後擊殲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袁崇煥下獄，特設文武兩經略，以尚書梁廷棟[illegible]。及
滿桂爲之，屯西直、安定二門。帝趣桂出師，桂以眾寡
殊未可輕戰，中使趣之，不得已，乃移[illegible]
南城外二里，[illegible]列柵以待。明日出戰，
大清以精騎四面蹙之，桂及[illegible]戰死，不支，遂[illegible]京師。
大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錢龍錫。
御史高捷、史[illegible]，爲先[illegible]引用之，頗爲
龍錫所抑。兩人因是大恨，方袁崇煥之殺毛文龍也，捷報
龍錫有[illegible]，龍錫爲此一事，俱與閣臣商論而後成
[illegible]以[illegible]龍錫及[illegible]下獄，[illegible]上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
[illegible]
棘求職意也。

以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illegible]
大學士預機務。
延儒性機警，善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溫體仁比，嫉爲
吉者所劾，帝不疑，特命入閣。時都人[illegible]以私財
聚眾助官，取如寵力言其便，[illegible]帝[illegible]與郊
寵言合，由是受知。象坤[illegible]命守城，郊[illegible]不懈，帝[illegible]之。
遂並命入閣。
庚午三年春正月，[illegible]
中書舍人加[illegible]以[illegible]
十遂劾[illegible]抱
奇，[illegible]何麻子[illegible]之論

工部[illegible]刻[illegible]上疏三疏，引[illegible]先
[illegible]
兵部侍郎劉之綸[illegible]師[illegible]遵化，收[illegible]
之綸以庶吉士[illegible]方略，帝壯之，命[illegible]具鄉兵
帝御召見，擢翰林[illegible]超擢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之
綸未嘗什伍一兵，費數百金製木爲西洋大小礮，又製獨
輪火車、偏廂車[illegible]，而所請弓矢器甲
皆不以時應，所[illegible]士又不[illegible]之，綸以爲
言且請[illegible]兵一[illegible]爲進取計，帝亦不能盡從。[illegible]桂方

職殺朝廷大震之綸昌風雪晉謝前進。也通州而東

大清兵亦已由通州東渡兒香河進抵永平[illegible]因援兵皆觀望獨之綸前

約總兵官馬世龍與自勉趨永平牽制而親率所部直

抵遵化距城八里屯娘娘廟山[illegible]逆詢。

大清以三萬騎迎戰兵交之綸發火礮頗有所擊傷再發

則礮炸軍亂左右請結陣徐退之綸慨然曰吾受天子

厚恩誓捐軀以報戰不提死耳敢言退者斬乃再戰自

旦至酉士殊死力鬬矢盡短兵接之綸知不可為大呼

曰死死負天子恩解佩印付家人曰持此歸報朝廷俄

身被兩矢遂死全軍盡殁世龍等在薊州竟擁兵不救

二月立子慈烺為皇太子

三月李標罷。

標在閣稍久頗能隨事匡益然將方爭門戶帝亦深疑

朝臣有黨遂連疏乞休去。家居五年卒少傅諡文節。

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

先是我

大清兵既取遵化永平復拔遷安灤州留兵守

之遂分兵向山海關督將官[illegible]力戰乃還攻撫寧昌

黎皆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及[illegible]祖大壽在東與也

龍及四方援軍[illegible]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

城尚無恙承宗遣一將戍開平[illegible]

[illegible]于後建昌[illegible]尋援方拔我

大清復遣十萬騎相拒承宗遣師取道冷口隨名在遷安縣東北而歸承宗

始復四城[illegible]遂入京師復遵化[illegible]

六月流賊陷府谷。

先是陝西五鎮兵入援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譁而

懼誅皆合于賊巡撫張夢鯨憂憤死詔以洪承疇代之

起前總兵官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便宜討賊時王左

掛等方攻宜川為官軍所敗文煥檄而之左掛及其黨

王子順苗美等皆詣降獨王嘉允不受撫其別賊從神

木渡河入山西陷蒲縣[illegible]分道東犯趙城洪洞汾

西汶澤西掠石樓永和吉縣及王嘉允襲破黃甫川清

水木瓜二營遂陷府谷掠其城總督楊鶴方主撫不

容二官四出陷賊于是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

江龍等皆就撫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間賊不焚殺

而淫掠如故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庵紅軍

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本名張獨行狼諸賊所在蠡

起官軍東西奔擊旋撲旋熾終莫能制而延安賊張獻

忠[illegible]亦聚衆據十八寨[illegible]有八大王已而降賊王左掛謀以綏

德叛承疇[illegible]又與文煥擊破獻忠于[illegible]獻忠遁

以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武進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體仁以訐錢謙益爲時論所惡，多發其陰事，或言體仁[illegible]帝愈信體仁無黨，周延儒復援之，遂與宗達並入閣。

秋七月，磔薊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錫下獄，尋遣戍。

史䇰疏言龍錫主張崇煥，欺君誤國，遂其出都，將以崇煥所畀重賄轉寄姻家，巧爲營脫。帝怒，[illegible]五百物與獄鞫上，以斬帥爲崇煥擅殺，議和則龍錫未

許。帝召諭廷臣于平臺，磔崇煥[illegible]錫下獄，令廷臣議罪。時韓爌等小臣名逆案者，方日爲翻案計，謀以龍錫敵倒東林，欲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輔臣，以指崇煥爲逆首，龍錫等爲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偶。賴既定溫體仁、王永光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探帝意，廷棟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其川[illegible]故事，改[illegible]，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中允黃道周[illegible]復上疏申救[illegible]久之，帝意亦漸解，乃減死戍定海衛。

冬十一月，增田賦。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請[illegible]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illegible]命戶部尚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于是增百八十五萬有奇，合八[illegible]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愁怨。明年給事中[illegible]

[illegible]之于民，山海關中外兵皆額[illegible]八萬，今只十八千，合衛門援兵，非擬原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稽察。[illegible]宗之于民不可不禁苛，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延綏[illegible]道御史吳甡（字鹿友，興化人）賑之。

[illegible]大饑[illegible]之民流亡[illegible]之七[illegible]帝特發帑金十萬[illegible]

甡用西安推官史可法（字憲之，大興人），如詔書從事，人便之。

[illegible]一魁等請降，楊鶴受之，一魁尋叛。

先是[illegible]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illegible]其眾[illegible]陷慶陽合水（[illegible]慶陽府），鶴招撫[illegible]一魁求撫，別賊金翅鵬、過天星、獨頭虎、上天龍等[illegible]後降，鶴設御座于城樓，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illegible]散，或歸農，或[illegible]殺其[illegible]同官[illegible]一魁[illegible]李老柴[illegible]

夏四月。

牧字[illegible]修官

六月。副總兵曹文詔大同人。敗賊于河曲。

自大[illegible]初起延綏以北為逃兵為邊盜延綏

寇為饑民邊盜則王嘉允主之。王嘉允、王左掛為[illegible]

而左掛伏誅。嘉允復敗。嘉允自[illegible]

文詔追其[illegible]之嘉允遁[illegible]復自[illegible]陽突犯[illegible]

自左[illegible]所殺其衆共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為首。自用

[illegible]殺那[illegible]紅狼[illegible]過天星[illegible]及高迎祥張獻

忠皆聚山西而上天龍過天星亦衆會其三十六營衆

二十餘萬。米脂人李自成[illegible]

[illegible]

與獻忠等合。

錢象坤罷。

象坤溫體仁門生也。體仁為逆議[illegible]然無所附

和。及是御史水佳允人。[illegible]

待官即奏殺延棟故出象坤門。佳允疑象坤陰之。語侵

象坤。周延儒意延[illegible]象坤。象坤遂引疾歸。延儒[illegible]

識。

秋八月。戊[illegible]

大清兵圍大凌城。

遊擊趙[illegible]擁明不[illegible]

承宗謂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

遂以七月興工。築甫竣。我

大清兵已抵城下。撫臣邱禾嘉以四面合圍。別遣一軍截錦州

大道。城外[illegible]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不[illegible]聞之。與總

兵官吳[illegible][illegible]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小凌河。

次長山。[illegible]連戰。大潰。監軍道張春

[illegible]副將祖大樂等被執。諸將張吉甫等戰死。總

兵官祖大壽堅守不敢出城。援自此絕。至冬。大凌糧盡。

食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副將何可綱不從。大壽遂殺

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降于我

大清。大壽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縱歸。大[illegible]

[illegible]

何如寵罷。

如寵官禮部時。會宗婚嫁格于有司者[illegible]餘人。用如寵

言。[illegible]婚嫁者過千。帝欲[illegible]得免。及入

閣。為周延儒溫體仁所扼。遂乞罷。[illegible]久之。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illegible]總理

工二部。

帝初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競門戶。不足

倚乃復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宦寺。內臣出

以[illegible]命[illegible]工部如徐文輔故事[illegible]

[illegible]吏部尚書閔洪學[illegible]

率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肯實心為國朕亦何藉內臣衆

不能難然諸監率多侵剋軍資臨陣先走致務益壞

下楊鶴獄遣戍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御史謝三賓[illegible]及巡按御史吳甡劾鶴主撫誤國逮

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十一月孫承宗罷

長山之敗言者論不已及承宗築城起釁承宗遂引疾

歸[illegible]

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等反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

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字初陽嘉定人）官遼久[illegible]

[illegible]遼人可用乃以有德仲明為遊擊九成為

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有德等赴援[illegible]天大雨

衆無所得食卒與諸生角有德治之衆大譟九成

先賫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償適在閒衆怨遂與其子

應元刼部卒劫有德有德從之遂兵大掠陷陵縣臨邑

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舍之陷青城新城[illegible]

[illegible]而新城受禍尤酷[illegible]王

[illegible]

戍[illegible]

[illegible]山東巡撫余大成[illegible]

兵皆與遊戰乃移兵逼萊州元化亦至與大成皆力

主撫撫賊所過郡縣無遮擊者是賊佯許元化降遂抵

登州元化遣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燾兵皆叛可[illegible]

青世彥[illegible]南兵[illegible]方勝[illegible]退可大兵遂敗

羽林[illegible]

燾兵半降賊遣歸為內應士民爭請勿容入元化不從

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導賊自東門入城

遂陷[illegible]元化自刎不殊與同被拘官俱執惟可大

死之[illegible]有德乃推九成為主[illegible]之仲明又

父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糧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

撫大成[illegible]所[illegible]帝革大成元化職[illegible]

[illegible]

元化[illegible]

五年春正月逮孫元化赴京[illegible]

兵[illegible]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

詩曹文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劉守備[illegible]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鄭以偉徐光啓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以偉嘗讀書過目不忘而不能章疏疏中有何況二字以爲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駭[illegible]光啓精通[illegible]能[illegible]須附外僚而閣臣自是不專用翰林光啓[illegible]才有志用世及入閣年已老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illegible]

六月京師大雨水。

秋七月以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八月[illegible]敗賊于慶陽。

先是文詔與逆賊[illegible]等分掠德化甘泉宜君清澗米脂[illegible]等城皆大掠[illegible]總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追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間道至與嘉謨[illegible]合大戰西濠[illegible]斬千餘[illegible]生擒杜三楊老柴餘賊[illegible]攻莊浪[illegible]

等連兵圍合水[illegible]文詔往救賊以精騎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驚疑相告曰曹將軍沒矣而文詔馳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軍乘之賊大敗[illegible]文詔復與總兵賀虎臣[illegible]楊麒[illegible]甘泉之虎兕凹[illegible]總督洪承疇[illegible]平涼[illegible]鄜州[illegible]其黨殺獨行狼郝臨菴以降承疇[illegible]四百人餘皆散遁入蜀中巨寇略盡[illegible]

以朱大典巡撫山東督軍討登萊賊。

初余大成孫元化既論罪朝廷以徐從治爲山東巡撫謝璉爲登萊巡撫並駐萊州[illegible]時賊先已破黃縣[illegible]分兵攻萊從治璉與總兵楊御蕃分陴固守久之外圍日急諸援兵俱屯昌邑不敢進從治時以間出兵掩擊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熊明遇主撫[illegible]從治[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疏十數上[illegible]乃議設總督以侍郎劉宇烈[illegible]任之統馬步軍二萬五千勢甚盛而宇烈素無籌畧日遣使詣賊賊亦以撫[illegible]

恐之。已而賊用元化所製西洋大礮攻城，從治中礮死。

萊城益危。越兩月，登復為賊所誘，出城被執，將士死者甚衆。[illegible]于是舉朝頗憤，詔逮孚烈下獄，罷尚書明遇，並絕撫議，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太監高起潛監護軍，與督主客兵數萬，及關外勁旅四千八百餘人合剿之。總兵金國奇將關寧兵，副將祖大壽、吳襄、吳三桂[illegible]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仍以德州副將牟文綬馳救平度，殺賊甚衆，有將至昌邑，斬國臣，祖寬為前鋒，有德逆戰于沙河，黃龍[illegible]。寬殊死戰，國臣繼之，賊大敗，諸軍乘勝進至城下。賊夜半東遁，萊州圍解。守者猶疑賊詐，礮擊。起潛遣中使入諭，闔城相慶。越日，國奇等進兵黃縣，斬賊首萬二千，俘八百有奇，逃散及墜海死者無算。賊竄歸登州，官軍築長圍守之。

九月，流賊逆陷山西州縣。

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號曹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illegible]全晉震動。部議令宣大總督張宗衡[illegible]馳赴平陽，巡撫許鼎臣[武進人]駐汾州，分地守禦。已而李卑[illegible]、賀人龍[illegible]、艾萬年[illegible]、米脂[illegible]將關中兵千，鼎臣檄以自從，宗衡怒其不從己檄之遣，二將皆之遼從賊，承[illegible]閻人擒摩盤山。[illegible]

[illegible]賊分其衆為三：闖王、[illegible]據交城、鎮太原、[illegible]上天龍[illegible]據吳城[illegible]與汾州紫金梁、張獻忠據沁州武鄉，附遼州。

癸酉　六年春正月，命曹文詔節制山陝諸將討賊。

關中賊稍盡，悉走入山西。御史張宸極言文詔威名夙著，今秦賊滅且盡，宜勅令入晉協剿。帝從之，遂有是命。文詔東渡河，抵霍州，敗賊汾河、孟縣，追及下壽陽。巡撫許鼎臣遣謀士張宗先大軍嘗賊，賊驚潰，文詔追擊之，斬混世王。餘賊為遊擊猛如虎[illegible]所敗，遂走，遇文詔兵于方山[illegible]，復敗之[illegible]定襄。壽陽賊盡平。鼎臣令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文詔迎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其平遙賊[illegible]。已而文詔復破賊澤州，又襲擊[illegible]。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illegible]寇修武，圍懷慶，官軍擊之，遁走。別賊復闖入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illegible]力戰卻之。賊遂自邢臺[illegible]西下，抵武安。先是，副將左良玉[illegible]與賊戰武安，良玉大敗。河北三府所屬州縣焚劫殆遍。[illegible]王名當塗[illegible]上疏告急，[illegible]遣親兵倪寵[illegible]

六月延儒請以中官高起潛盧九德等監諸將軍事
曹文詔自山西移師會討文詔敗賊後屢[illegible]
龍文追破老鸛鋼于清源[illegible]
石泉鎮把總八[illegible]
之不幾寺納諸將姓半以限以三月而文詔爲巡按御
史劉令譽所劾調大同總兵初文詔在洪洞與巡按劉[illegible]
河南文詔與見罪復相失令譽遂摭他事劾之部議文詔當發石驛調之大同賊初揚[illegible]
官軍復登州山東平
登州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其北有水城與大城相接
開水門以通海船賊恃此可走故不下及被圍久李九
成出城搏戰官軍擒之于陣賊衆互已殲其二李九成孔有德
孔有德耿仲明[illegible]氣大沮于是耿明亮等
督其水門外逸偽倚斋人偃有德載子女財帛先出海仲
明以巨艦繼之皆逃官軍逐入大城攻水城不下遊擊
劉良佐以城穴城策使人泅水入地中穴城置火藥轟之城
崩官軍逐入賊退保遂衆闖[illegible]
由招之始降中[illegible]餘人有德及投海死甚衆有德等
走旅順自旅順黃龍入遂擊斬毛承祿陳光福等斬九
成子應元惟有德仲明逃去乃獻京于朝廷之有德
仲明在之降于我
大清
夏六月周延儒罷

延儒爲首輔以體仁欲奪其位務爲恭謹取悅于帝延
漸而之復由疏以媚延儒而陰伺其短延儒不知也體
仁與毛士龍欲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等以之臣閣延
儒對曰用之臣亦可寧用呂純如帝意而止體仁益大
恨會延儒子弟家人趁邑中邑中民發其隱所用巡撫
孫元化復附登州于是言路交章劾延儒延儒謝其受臣
盜帥一馳斷帝意頗動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
儒與武弁李元功招搖朝臣謂延儒至前許下爲鼠
皇上入語悖逆帝大怒下元功詔獄窮治延儒親體仁
爲援體仁不應延儒大窘引疾歸體仁遂爲首輔既是
延儒罷體仁當國[illegible]
自[illegible]爲[illegible]于外[illegible]不入[illegible]文[illegible]
秋七月我
大清兵取旅順總兵官黃龍死之
孔有德耿仲明怨龍邀擊必欲報之會鴨綠江有警龍
遣水師往援旅順空虛有德等遂導
大清兵襲其城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自刎死部將
[illegible]大清向可[illegible]副將尚可
喜救與龍相犄角龍既死亦降于
大清自[illegible]上勢益[illegible]不能成[illegible]
巳
九月以錢士升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
主升故田錢龍錫門下龍錫出獄周延儒呼之嘆曰上
怒甚就救殊艱龍錫深德延儒未幾溫體仁手龍錫逆
延儒語且謝曰非公等安得生體仁佯曰上固不甚怒
也聞者直體仁而惡延儒士升以座主故因歸心體仁
體仁亦以士升鄉人遂引與共政
冬十一月以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何吾騶（廣州香山人）並爲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應熊驕諂與故而性陰狠溫體仁力援之遂與吾騶同
入閣
賊渡河陷澠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

賊盡集河北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俱于左
良玉湯九州扼其前京營兵遏其後賊連戰皆敗欲逃
阻于河大困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進朝信之爲入
奏會天寒冰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無扼之者遂
略澠池伊陽盧氏巡撫元默（靜海人）督軍禦之賊突盧氏
山中由間道入內鄉大掠南陽汝寧[illegible]所在告
急賊始趨陝內高迎祥隨李自成屠蕩及渡河自成
始別爲一軍
甲戌七年春正月以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總督河南山陝川湖
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分遣諸將擒斬諸賊黑金翅等[illegible]條

龍[illegible]百七十餘人最後又克延水關（一名[illegible]水關在延安府延川縣東[illegible]）
賊鑽天哨開山斧[illegible]負[illegible]下臨黃河[illegible]久不下奇瑜潛師出[illegible]其不意[illegible]
二賊俱殲境內削平奇瑜威名大著至是賊躪豫楚[illegible]
議以諸撫鎮事權不一請設大臣統之乃進奇瑜兵部
侍郎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時又以大名兵備[illegible]盧象昇知兵命撫治鄖[illegible]
賊自[illegible]遂入四川陷夔州
時[illegible]集六路諸賊（老[illegible]大天王等）[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南入四川[illegible]巴[illegible]
等六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山西河南湖廣四川撫治鄖陽[illegible]至有[illegible]

[illegible]州地稱天險及是失守遠近震[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illegible]朔日食
夏四月山西[illegible]
山西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大饑人相食陝西亦
大旱[illegible]蝗[illegible]之
六月[illegible]陳奇瑜[illegible]車箱峽（[illegible]）[illegible]賊[illegible]
奇瑜[illegible]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先是張獻忠等十三[illegible]家[illegible]漢中南別賊之入四川者

亦以羅汝才[illegible]鄖陽分兵下蜀之[illegible]河南一[illegible]湖川
一向商南商於乃馳至均州[illegible]陝西[illegible]鄖陽[illegible]河
南[illegible]湖廣[illegible]人因道興以其別其四面向奇瑜借家
翼督帥上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斬
三千餘級別將鄧玘等分道擊賊復迎戰擒其黨十餘
人又命參將賀人龍追至紫陽凡八晝夜賊走漢中[illegible]
餘賊見官軍盛大潰[illegible]分[illegible]商雒[illegible]李自成等悉
遁入興安州之車箱峽峽四山[illegible]中[illegible]十里易入
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且用
石塞其口路絕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
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窘甚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資賂

奇瑜左右及諸將佯乞降奇瑜意輕賊肯驗色遂還
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
撫官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甫出峽即大譟
盡殺安撫五十餘人所過七州縣略陽賊數萬亦來
會關中大震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其部衆已[illegible]喀爾喀擁衆
降因旋師入邊四路[illegible]進自宣府趨應州道略大同宣
鎮郎保安攻下堡寨無數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張

[illegible]

全昌等不敢戰我
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宗衡及全昌文詔皆坐遣戍
以逸撫吳甡言留全昌文詔隨撫剿總兵討流賊
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以洪承疇代之
給事中顧國寶御史傅永淳交章劾奇瑜受降縱賊詔
錦衣官逮訊而以洪承疇代明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大
學士溫體仁謂山西巡撫吳甡曰流賊癬疥疾不足憂
也[illegible]之者木幾論戍邊
賊自陝西出犯河南
賊聚陝西至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蹂躪鳳翔平涼臨
洮鞏昌諸府數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原道

陸夢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圍隴州傅□[illegible]日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illegible]人
龍合擊大破之賊乃[illegible]命降運[illegible]弱兵四道入陝逆將
自成遂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盧氏汜水滎陽時左
良玉扼新安澠池等邑自保而賊衆其目李乃移生梅
山[illegible]溱水[illegible]開[illegible]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亥八年春正月以洪承疇出關討賊
賊聞承疇出關大會于滎陽老回回[illegible]裹眼左金

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
王及高迎祥（自成時皆與迎祥合）張獻忠與十三家七十二營
議敵官軍來央李自成進曰匹夫猶奮況十萬衆乎官
兵無能為也宜分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
裏眼左金王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指陝兵過天星
扼河上緩河南兵迎祥獻忠及自成略東方老回回九
條龍往來策應陝兵鋭卒以射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
子女玉帛惟均衆如自成言迎祥與獻忠並起民間
所向成乃迎祥支黨及是遂相別迎與俱東攻江北兵
單弱翟郎先將（[illegible]）之潁州
尹夢鰲（[illegible]）通判趙士寬（[illegible]）皆拒賊不敵投水

死（[illegible]）知州（[illegible]）城上數十賊登
[illegible]持大刀殺賊數十賊至
[illegible]
鳳陽及其弟副使鶴騰子大同一門皆死賊攻鳳陽
[illegible]其他官紳士庶死難者共一百三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時忠烈稱獨盛城陷後亦無一人向賊乞憐者賊怒遂
焚之
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illegible]）戰死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言鳳陽[illegible]防護陵

陽陵寢不報及是賊自壽州犯鳳陽國相帥指揮袁瑞
徵呂承蔭等以兵三千迎戰頗有斬獲俄賊數萬至官
軍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歿賊遂犯皇陵焚享殿（[illegible]）
（[illegible]）
安遠不及救帝聞變素服避殿遣一御史[illegible]
樂大飲曰成從賊忠求皇陵小閹善鼓吹者忠不與
自成怒偕迎祥西逝獻忠獨東[illegible]
（[illegible]）
由太湖[illegible]宿松
夏四月吳宗達罷
秋七月溫體仁專政充位而已及是乞歸

六月賊復走陝西總兵官曹文詔與戰死
初孫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既見河南兵盛復分
遣將追陝西張獻忠由英霍取道麻城入陝會高迎祥
李自成于鳳翔與官軍遇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
文詔聞信急請承疇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
賊但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當由涇陽趨淳
化為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遇賊真寧（[illegible]）
（[illegible]）斬首五
百追三十里文詔率步兵千三賊八[illegible]合圍矢蝟
集賊不知為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
中叛卒識之某賊曰此曹總兵也[illegible]附叢急文詔左

右跳盪于擊殺數十人轉鬭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賊乘勝掠城火照西安

賊中承疇力遏之涇陽三原間賊不得過（文詔忠勇冠諸將[illegible]）

（其死後[illegible]中外[illegible]相慶[illegible]間之深爲[illegible]惜[illegible]皆諱[illegible]事有[illegible]遂[illegible]致[illegible]）

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illegible]俱爲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震孟在講筵每以箴規諷帝數進[illegible]人臣震孟講[illegible]論君使臣以禮反覆陳說帝爲出尚書侍郎胡世賞于獄帝嘗足加于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爲引下賊焚鳳陽陵寢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illegible]而臣不能憂國爭公一統之初強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寬政先收人心以遏亂萌徐議瀦財之源毋徒斛擇而漁請多切中時弊至是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擬旨視貞者不久至發所擬獨當帝特擢至發與震孟並入閣（[illegible]知縣行取授禮部主事累遷光祿[illegible]以[illegible]世宗[illegible]由外僚入閣自至發始）

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敗績

賊爲洪承疇所遏[illegible]由盧氏復抵于世威[illegible]從入商雒山中參將以下劉所部二千人不肯入山大譟賊乘之來朝逃[illegible]世威[illegible]八大[illegible]與賊戰失利敗走賊遂出關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留陝西事聞命解世威任（後宜大經略盧象昇言世威[illegible]善撫士[illegible]機[illegible]數千[illegible]客[illegible]今當用[illegible]之[illegible]乃命赴象昇軍[illegible]）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時流賊已蔓延半天下洪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軍務尚方劍

九月洪承疇破賊于渭南

象昇既加總督詔令關以西承疇任之關中時迎祥自成等分兵迎祥犯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略富平三原以東承疇逆擊迎自成小捷[illegible]泉賊將高傑（米脂人）通于自成妻邢氏（邢氏[illegible]自成[illegible]分[illegible]傑[illegible]）懼誅挾之來降承疇復身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自成大敗東走迎祥亦屢敗東遁華陰南原絕嶺與自成偕出朱陽關（在陝州盧氏縣西）與獻忠合

王應熊罷

應熊爲楊一鵬所取士一鵬得罪[illegible]者并劾應熊遂引疾乞歸

冬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罷

震孟與溫體仁不合[illegible]事中許譽卿以鳳陽皇陵被焚劾體仁誤國體仁[illegible]有劾譽卿爲人營求遷擢者

體仁擬旨斥譽卿爲民吾騶震孟力爭帝責二人徇私
撓亂並罷之體仁性忮橫而中阻深所欲推擠陰令人發端而已承其後欲排擠陰使故觸帝怒往往爲之移帝初未嘗有迹

賊陷陝州攻洛陽

賊薄閿鄉左良玉祖寬禦之不克遂陷陝州攻洛陽良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獻忠走嵩縣迎祥自寗走偃師鞏縣略魯山葉縣陷光州會象昇自湖廣督師至合寬等擊敗之于確山。

丙子九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于滁州。

是時賊勢猖獗諸將率畏懼不前象昇每慷慨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絶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戒勅有功時師次鳳陽諸將來會象昇乃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爲危形況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爲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藉所用之餉皆資賊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調關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輒求援求調不應則委罪分應之何以支持又言臨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則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剿法無堵法有職法無守法其言皆切中事宜而朝廷不能盡用也會迎祥圍廬州不能破分道陷含山和州殺知州[illegible]進圍滁州象昇與祖寬羅岱等推馳抵滁城下奮戰賊大潰追斬無數伏屍滁水爲流數里賊乃趨鳳陽圍壽州犯潁霍蕭碭靈壁虹縣總兵劉澤清曹州人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illegible]總兵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寬大樂兵大戰七頂山在裕州[illegible]殲自成精騎殆盡

以前禮部侍郎林釬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釬以忤魏忠賢去忠賢誅起官南禮部侍郎謝病歸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illegible]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不得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矣帝迂其言命釬以原官入閣。

二月山西饑人相食

寧夏兵亂殺巡撫王楫秦安人

寧夏兵以饑相不能指餉兵譟而殺之副使丁啟睿永城人捕斬首惡六人乃定。

以武舉陳啟新淮安人爲給事中

啟新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弟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惡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吏授都御史

[illegible]

秀才授。仍言崇禎時行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
欽行故請此資格之病也。仍制舉非御史教官得為之，
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亦斷不取。此行取考選之
病也。請停利口，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灰餉田賦，以
甦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東抃給事中。
朝士謀懲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illegible]
逃出。
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
迎祥、自成自敗于象，後分部出入陝。迎祥由[illegible]
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穿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洪
承疇督左光先、曹變蛟擊之，自成走環縣。未幾，官軍敗于羅
家山，[illegible]盡亡士馬，部將杜飛、兵俞冲霄被執，自成勢
復振。
夏四月，我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我
太宗文皇帝繼承丕緒，勵精圖治，規模宏遠。征服[illegible]平定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御略呼爾哈齊蒙古各部[illegible]不候總長威以永教合
政城縣地所向成功，跡遂斯人心潤朋諸貝勒大臣

[illegible]

[illegible]上尊號。
太宗文皇帝固辭不允，諸臣再三懇請，乃受
尊號，曰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定，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為崇德元年，大赦。
建
[illegible]
時溫體仁以刻[illegible]，[illegible]升獻，因獄大指謂寬以御衆，
簡以御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意不懌。
有武生李璡者，請搜江南富戶，令報名輸官。士升擬旨
下刑部提問，上疏言：都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資，未
聞無益于國用，寖致十一。保富招一，今秦晉楚豫已
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
與富家為難。今帝報曰：聞欲沽名，前疏已足沽名，因
盛也。士升引罪乞罷，許之。[illegible]
因言前行一切[illegible]
選所[illegible]不足惜，願陛下姑留臣言，以為他日思。
帝大怒，諸臣力救，得不罷民。
六月，林釬帝以孔貞運[illegible]賀逢聖[illegible]黃士俊[illegible]

[illegible]進禮部尚書[illegible]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逢聖[illegible]初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生祠，或傳上梁文出逢聖手。忠賢敗，帝詢逢聖，曰無之。[illegible]顧習知其[illegible]，逆[illegible]御[illegible]召逢聖，至是與貞運、士俊俱入閣。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塞。

大清兵入喜峯口，[illegible]由間道至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事中王家彥[illegible]以陵寢震驚劾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自請督師，命合與中官羅維寧、宣大總督梁廷棟相犄，顧然皆不敢戰。

陝西巡撫孫傳庭（字伯雅，代州人）擊高迎祥于盩厔，擒之，送京師伏誅。

[illegible]代洪承疇為巡撫[illegible]首[illegible]王[illegible]闖[illegible]傳庭檄副將羅尚文[illegible]之，又督賀人龍[illegible]追斬于黑水峪[illegible]下，從死賊黨乃共推李自成為闖王。

諭廷臣助餉。

未幾，又括勳戚文武諸臣助餉，開銀鐵銅鉛諸礦。

八月，唐王聿鍵（太祖九世孫）起兵勤王，廢為庶人錮之。

先是流賊起，王捐金繕城，又援潞藩例乞增兵三千人，不許。至是京師戒嚴，王倡義勤王，帝切責之。行至裕州，與流賊遇，亡其內豎二人。事定，下部議，廢為庶人，幽之鳳陽。

我

清兵東歸。

九月，以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象昇奉詔入衛，至已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為總督。宣大素苦饑，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粟至二十萬。

帝諭九邊奉以為式。

冬十月，削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宗周因陳時政，語多激切，為溫體仁所忌，[illegible]告去，至天津，聞京師戒嚴，留不行。上疏極言體仁奸邪致亂政，[illegible]外及宦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為民。

明

莊烈帝

丁丑崇禎十年春正月　丁丑朔日食

賊犯安慶

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闖塌天等自襄陽東下其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合營火逢淮揚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採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楊御蕃分汛固守安池道史可法親率兵當賊衝賊遂從間道犯安慶連營百里總兵左良玉馬爌劉良佐合兵往援皆大破賊賊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國維檄良玉搜山不應率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酆家店殺參將程龍陳于王等四十餘人遂陷和州含山攻天長破盱眙良玉令河南士民合疏留己竟不赴援已而總兵牟文綬偕良佐來赴賊始遁獻忠入湖廣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先是我

大清往征朝鮮攻克義州渡嘉山江進薄平壤朝鮮京城道大國王李倧遣使受盟因許其通和而朝鮮復屢背約陰持兩端我

太宗文皇帝乃親統大軍征之長驅直入遂克王城國王李倧遁于南漢山城

大軍圍之其妻子及群臣盡被俘獲已而渡江口瀕海之地

又江華島城在朝鮮江華府北海中復為

大軍所取倧勢窮蹙乃上明所給敕印奉表出降朝鮮皮島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夾攻之副總兵金日觀力戰死皮島遂為

大清所取

三月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嗣昌以父憂在籍會尚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無可任者乃以嗣昌為之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事有口才所對敏捷帝以為能所奏請無不從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為四正六隅十面之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帝下詔有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或因糧為均輸布告天下

帝以武臣驕惰數失事總兵王忠張全昌惟左良玉以六合破賊功非自劾

夏四月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畿河南山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文燦官閩廣久未識其為人因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既至燦盛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語

[illegible]

及中原寇亂文煥方中酒與案鳴曰諸臣誤國耳才文
煥往詔令尉董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求將也
銜上命與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此賊吾今與
公旦夕且召文煥因不覺惜失言因請有五難四不可
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承即公不從命矣文
煥詞屈憊曰諸中使趙朗與吉之乎初文煥自貴州
從家斯水與土人姚明恭為姻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
相善嗣昌擁兵積備流賊以寇劫欲年賊規引一人自
助明恭因薦文煥且謂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
至是以文煥總理南贛五省軍務文煥拜命即辦左
良玉[illegible]六千人為已有而大[illegible]

[illegible]

者[illegible]千人以自護弓刀甲[illegible]

[illegible]

制其下與秀宣不和大旆文煥不得已遂遁南兵然良
下卯貫不為用嗣昌亦于[illegible]乃以逆將媾與潞有才兵
五千人隸焉已而京營將[illegible]得功[illegible]連破賊兵
威甚振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合剿
滅賊賊將懼及文煥至京軍隳撓益撫文煥頗決計招
撫[illegible]之怒[illegible]嗣昌為救乃解

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

體仁在閣八年日與異己者為仇帝以為樸忠思眷無
爽比[illegible]仁自念排擠者眾恐眾怨歸已[illegible]勿不立
宜復陶拔[illegible]不發亦不令錢故所中傷人不能盡知延
臣[illegible]之[illegible]先後不可勝計布衣楊光先至與櫬上奏帝
命[illegible]其[illegible]立罪責[illegible]死至是常熟人張漢儒
計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illegible]

[illegible]

谷搆[illegible]遂下詔獄謙益[illegible]其[illegible]解于司禮太監曹
化淳化淳故王安門下也謙益嘗為安作碑文與[illegible]

[illegible]

懼求漢儒[illegible]知之與其黨告體仁體仁密奏帝前并坐
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
奸狀及體仁預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詔下漢儒等
立枷死體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illegible]

[illegible]

兩淮[illegible]山西大旱山東河南[illegible]

秋八月以劉宇亮[illegible]為禮部尚書[illegible]

觀人。諱成爲禮部侍郞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國觀爲人陰鷙谿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讐東林
密薦于帝遂攻柄用時體仁雖去國而國觀與張至發
並效其所爲傾險偪窒國事日壞。
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自成窺蜀中空虛乘間陷寧羌破七盤關在保寧府廣元縣北七盤嶺
上分三道入蜀總兵官侯良柱禦之于綿州戰死遂連
陷昭化劍州梓潼江油綿竹青川進逼成都不克洪承
疇督曹變蛟來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
里不絕中者二十七蕃復自成引殘卒竄入岷州及西
河宋置岷州明改爲衞今爲岷州屬鞏昌府西和縣元置禮店明初改千戶所成化中置禮縣今屬秦州山
中。
以中官曹化淳提督京營。
復以李明哲提督五軍營杜勳提督神樞營閻思印提
督神機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戊寅十一年春正月發南京冗官。
夏四月張獻忠僞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當是時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驍勇大則
曹操獻忠嘗僞爲官兵欲紿襲城左良玉適至獻忠奔
良玉追前鋒發矢射之中額良玉馬亦及刀拂獻忠面馳
脫乃免會熊文燦爲總理刊撫賊賄財與獻忠有
舊請文燦許撫獻忠劍撫不能戰思丙恐至是得陳洪範

隸總理麾下爲總兵大獻忠舊識也當死洪範救之事見前因遣間齎重
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毋死公豈忘之邪願率
所部降以自効洪範亦許爲告文燦受其降巡按御史
林銘球廣東海陽人分巡道王瑞栴永嘉人與良玉謀俟獻忠
至而執之文燦不可乃止。
張至發罷。
至發當國誣黃道周顏溫體仁援爲言者所劾至是中
書舍人黃應恩以賄請得罪詔逮之至發憤其遞疏
請帝優容爲參論下應恩獄至發乃乞休自引三當
去未嘗稱疾也忽得旨因藉調理時人傳笑以爲遵旨
患病云至發與溫體仁皆由外僚超擢非由翰林多不服又皆不學無術見之亦以其學術而輕之故後
上因命帝思用外臣特勅召對廷臣擢及全體主發引薦爲十五年四月李打家
五月熒惑逆行至秋乃滅。
帝素服減膳詔諸臣修省。
六月孔貞運罷。
貞運先與黃士俊賀逢聖同相已而兩人相繼罷去士俊
十年十二月罷逢聖十一年二月罷及是貞運代張至發爲首輔會帝親
自考選諸臣登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頗有所更
及命下閣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登下部議行道
新御史察官朝房貞運一以諸卷說多難行新御史遂有
劾之者貞運即引歸國變後貞運哭臨慟絕不能起卒年六十八諡文
以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入國用四川人爲禮部尚書方逢年入

范復粹黃縣人。爲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
兼掌兵部
初嗣昌掌戶部議借都城賃舍租一年可得五十萬勛
戚內官多匿不奏得僅十三萬然嗣昌由是得帝眷至
是與嗣昌等並入閣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
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初遷安郭鞏以逆案論戍其鄉人爲訟冤楊嗣昌時巡
撫宋平聞于朝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長壽人
爲總督于是言官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
情一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歙縣人。主和

議時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會廷推閣臣道周名
在列帝不用用嗣昌等帝疑道周怨望嗣昌復摭拾道
周前辭論德疏中有文章氣節不如鄭鄤鄤字峚陽武進人天啟進士語鄤方以逼父杖母爲世詬病鄤鄤者以庶吉士與文震孟同建言削籍歸溫體仁憾震孟因劾鄤假乩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吾嗣出其從母舅大學士吳宗達帝震怒不俟讞成而嗣
自因言鄤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鄤何用講綱
常爲且其意從微凡內從遏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
乞罷免帝優旨慰之及是召內閣及諸大臣于平臺并
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
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
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曰臣三疏皆爲

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
可不言至倚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
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
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稱旨帝屢駁詰道周曰今日
獨立敢言之人少諂諛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
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僞而辯行僻
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
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
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偏稍不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
官不圖恣肆乃爾不當拷問念爾講官姑出候旨遂叱
之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
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
念其名高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
黨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

八月傅冠罷。
時有章奏發自御前者冠以爲揭帖援筆判其上既知
誤惶恐引罪帝卽放歸
九月戎
大清兵入塞燕京戒嚴
大清兵分路入牆子嶺青山口薊遼總督吳阿衡[illegible]人敗
死監視中官鄧希詔遁去遂深入抵牛欄山總監高起
潛兵敗逃由盧溝橋趨良鄉下畿輔城四十有八前大

學士高陽孫承宗（易李不剛鑑忠之）一門殉節死（者子孫家人皆從）
[illegible]
州渡河下山東州縣十有六（年事在明年正月）執德王由樞（見崇王）[illegible]
（六世）布政使張秉文（字含之[illegible]）等死之（[illegible]）

（于是濟南[illegible]）
詔盧象昇督兵勤王。
象昇遭父喪請守制不許詔督山西總兵楊國柱王樸
虎大威諸軍入援時楊嗣昌與總督中官
高起潛陰主和議象昇心非之會召對平臺帝慰勞之
咨以方略對曰命臣督師臣意主戰帝色變良久曰廷
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借餉形勢甚悉帝壯之而戒象
昇持重命與嗣昌起潛議是時帝心知
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恥言和故爲廷議以答象昇象昇
山與兩人議不合仰日陛辭嗣昌送之屏左右欲有言
久而不能出口第丁寧勿輕戰而已象昇念帝意頗銳
而事多爲起潛撓惜其師請分兵嗣昌定議宣大山西
三師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
及二萬越數日嗣昌至軍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
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
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赬然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

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尚方劍當先加已頸安得
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
邊講和往來數日其事始創於監督受成本兵通國共
聞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元忠本瞽人嘗賣卜丁寧冬往議款到邊之其議和事大不得要領而止）又數日命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
無以盡臣職起潛曰恐掣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始終各
持一議。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于潼關。
先是自成從洮犯蜀諸將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
又爲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命曹變
蛟窮追設伏于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

十八騎遁商洛時關中賊略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
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窺陝西亦以求撫紿熊文燦孫傳
庭復引兵敗之于閿鄉靈寶賊窘甚怨得文燦止兵檄
謂毋妬我撫功縱部下收殺傳庭快快而還未幾承疇
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冬十二月。方逢年罷。

時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贓私者人亡産絕爪
蔓親戚遂輕議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書劉之鳳責
逢年疎忽逢年引罪仍罷歸

督師侍郎盧象昇敗于鉅鹿死之

是時。

大清兵分三路深入一由淶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
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令將分
道出禦敵大戰慶都猶未敗衄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
嗣昌乃奏落象昇尚書銜以侍郎督師象昇自擁兵衞
與流賊角大小數十戰賊避鋒幾俱烏合之衆一敗即
散走故所向摧破及是
大軍在前又爲嗣昌所扼兵力單餉久乏將士饑甚自知
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
不患不得生衆皆流涕奮仰睨旋進至鉅鹿南賈莊中
官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贊畫主事楊
廷麟請出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場吾
以一死報君猶爲薄耳廷麟詣起潛起潛不應象昇率
僅五千行至嵩水橋與
大清兵遇總兵王樸先引兵逃去惟虎大威楊國柱從象
昇勒麾下卒居中大威帥左國柱帥右大戰移時乃休
兵夜半被圍明日騎益大至圍三重象昇麾兵力戰砲
盡矢窮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獨奮鬭身中四矢三
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死一軍盡亡惟大威國柱得脫起
潛聞敗遂倉皇遁嗣昌既夙惡象昇而起潛懼坐罪
謀言象昇死狀嗣昌疑不死詔驗視廷麟遣將得其屍
麻衣猶被體一卒遥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肅拜衆
皆失聲哭皆奔走南泣曰盧公死誰恤我者競立祠祀

之順德知府于穎（今避入）疏其狀以上事始白詔故斬
之踰兩月乃得殮（象昇嘗三贈劍未賜數一襲傳受十生下如恩不及後群臣多爲之請帝先中嗣昌言不給及嗣昌敗乃加贈恤福王時追諡忠烈本朝賜諡忠肅）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
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于獄
朝議移承疇薊遼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兵不歸則流
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于邊非譁則逃無益帝不
能用尋又移傳庭于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爲楊嗣昌所
阻憤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詔斥爲民逮繫論死

二月劉宇亮罷

初宇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

汾州不敢戰居

大清兵南北至天津乃勅總兵劉光祚邀迎詔斬光祚旗前而光祚適有武清之捷乃宥之復其職乞帝責其前後才罪削籍。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山口

帝逮治失守封疆諸臣巡撫顏繼祖總兵吳阿衡等三十六人倶引棄市 [illegible]

夏四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于鎮平關 [illegible]

初賊梁馬士秀等降良玉處其衆于許州外有大州諸將寄寄之遣賀良玉率諸將人援士秀等假良玉軍號給人城縱火殺官吏職良玉家至是良玉南還擊賊馬進忠于鎮平關降之復遣將劉國能降七秀等于是熊文燦上言兵威大震賊歲月可平帝優詔報之

薛國觀罷

初國觀之相也帝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親試之將天夫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疑者止三十七人然帝意已屬定第假是為名居數日國觀與楊嗣昌等同相明先後居政府者八人 [illegible] 用范復粹及國觀 [illegible] 守而已至是召對國觀無一語帝微諭責其緘默大怒委任國觀遂乞休去 [illegible]

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 [illegible] 魏照乘 [illegible] 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薛國觀力援入閣

張獻忠叛于穀城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受調遣日日肆劫奪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 [illegible] 力言于熊文燦文燦不省洪承疇等人俱羅汝才請戰疑見初亦乞降文燦益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殺之鈿毀穀城進陷房縣知縣郝景春 [illegible] 及其子鳴鑾皆死之 [illegible] 左良玉羅岱進擊之至羅猴山遇伏岱被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 [illegible]

六月發內帑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加征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九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七十三萬有奇又汰郡縣佐貳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于是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秋八月削熊文燦官命楊嗣昌督師討賊文燦 [illegible] 逮下獄

帝聞穀城之變大怒削熊文燦官以軍中不可無帥命

戴罪視事及問左良玉跋扈狀遂命嗣昌往代(注)又以
下獄論死(明年十月棄市)嗣昌既受代乃大誓勸左良玉陳洪
範等畢會嗣昌以良玉有大將才其兵亦可用請拜良
玉平賊將軍報可良玉既假將軍印志益驕選使以書
謝嗣昌嗣昌不悅

庚辰十三年春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于太平(縣屬今四川達州)

是時賊分為二西則張獻忠羅汝才犯蜀東則革裏眼左
金王等四營分擾隨應麻黃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
伏漢房興遠間楊嗣昌駐襄陽而令左良玉專剿獻忠
及是良玉合諸軍至枸坪關(亦曰萬平關在興安州西南與四川太平縣界)與賊
遇擊之獻忠敗走良玉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嗣
昌謀以陝西總督鄭崇儉從西鄉入蜀賀人龍李國奇從
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以遏諸將道劉良玉不
從引兵追獻忠營太平縣大竹河(在縣東北亦曰大竹河其上流即北江下流至陝西)賊
(步明縣)入漢良玉駐漁溪渡未發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
九滾坪(在太平縣)(與下瑪瑙山俱)見瑪瑙山峻險將據之官軍
抵山下賊已踞山巔乘高鼓噪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
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為三已當其一崇儉兵當
其一以兩最弱而七兩軍夾擊賊阻險不可攻良玉令
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獻忠四十斬首級掃地
王曹威白馬掃天王等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
遁入興歸山中勢大衰

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及黃道周下獄尋
遣戍

道周貶江西按察司照磨時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
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
擬旨責學龍濫薦帝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
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尚書李覺斯
(東莞人)讞輕擬旨切責再擬謫戍煙瘴帝猶以為失出除
覺斯名尚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至矣過此
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
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乎道周得矣非我聖
主殺之萃也仍以原擬請乃詔戍廣西

以謝陞陳演(演浙江[illegible]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帝簡用閣臣
每親發策試所條對既能合旨緣中官探得帝所問數
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遂被擢用

五月石砫女官秦良玉敗羅汝才于夔州

汝才犯夔州遇官軍良玉至以兵邀擊敗之
斬千餘級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六人汝才走大寧(大寧今屬夔州)

姚明恭罷

明恭出趙興邦之門公論共不直柄用後鄉人請興邦謚
之明恭不自安請告歸遂罷

御批國觀[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九蓮[illegible]

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
[illegible]由人[illegible]亦已[illegible]之
[illegible]乃[illegible]
識文[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甚矣

六月薛國觀以罪免尋逮入都賜死

國觀柄政一踵溫體仁所爲而才智遠不逮深宮亦眷
如帝初甚倚譽之後意亦漸移帝慮國用不足國觀請
借助于戚畹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爲言國瑞孝定太后
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與庶兄國臣搆釁國臣上言父
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願助國爲軍資故國觀言之
帝因欲盡借所言四十萬不應則將加嚴追或教國瑞
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衢示無所有嘉定
伯周奎與有連代爲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
追不已戚畹皆自危會皇五子病宦官妄假言孝定太
后已爲九蓮菩薩降神言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殀俄

皇子殤帝大恐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爲侯盡還所納金
銀而追恨國觀待除內豎初帝嘗與見國觀語及朝士
貪婪國觀言使廠衛得人安敢如是時東廠太監王德
化在側汗出沾背于是專察國觀陰事悉以上聞國觀
不知也及是行人吳昌時吳江人當考選恐國觀抑己因
其門人以見國觀爲許第一當得吏科建命下乃得禮
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爲國觀賣己與所善東廠謀盡發國觀
受賄不法事以達于帝帝遂借票擬發怒[illegible]
國觀下五府九卿科道會議革國觀職放歸帝怒猶未
已會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以聞而東廠所遣偵
國觀邸者值中書王陞彥至[illegible]得其平日招
搖通賄狀[illegible]部[illegible]陞彥
詔獄窮治頃之給事中袁愷[illegible]復上疏刊劾[illegible]尚
以陞彥行賄有據不俟其復命出而遣使往逮國
觀國觀遷延不赴久之始入都遂賜死事在明年八月

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竄四川諸州縣

初賀人龍屢破賊楊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玉
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願人龍日須後命由是兩人皆
不爲用獻忠遁開縣良玉因縱獻忠在彼公見勇良玉乃
閣而不攻賊得與民市鹽米鉤路收潰散西走白羊山
與羅汝才合時曾擊天星方鏡大昌諸[illegible]巫山欲渡
江爲官兵所扼獻忠至遂與之合獻忠雖屢敗氣益甚

至巫江岸有不前者輒斬之賊爭死鬬官軍[illegible]敗績
渡屯萬頃山歸巫大寧先是嗣昌以川地[illegible]令兵驅賊
而蹙之可盡殄及是聞賊已聚蜀界乃自夷陵溯舟
而上而獻忠勢已張其黨掠過天星等東西奔突官軍
往來追逐不能及獻忠遂陷大昌進屯開縣[illegible]宋州
夔州府張令[illegible]戰死參將良玉亦敗賊遂北陷劍州將入
漢中總兵趙光遠有人能扼之平陽有丈[illegible]賊不
得逞乃北巴西據綿州趨成都陷瀘州復至開縣樹目
在重慶三撫人龍合圍之又九檄在良玉兵皆不至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遂入河南

先是楊嗣昌在夷陵檄自成出令將自成出鄖渡[illegible]

國之策，復淆中（古今復嶺因山為城所謂赤甲）自成大困（塌賊將多出降，自成欲自縊，以養子雙喜勸而止。有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知之，與步入叢祠，顧而歎曰：人言我當為天子，盍卜之，不吉，若斷我頭以降。宗敏諾，卜三，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君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會巡撫邵捷春移營，成兵閩者撤，自成乃盡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啟泰；移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臨淮人，拒守二日，城陷）。與土寇一斗穀等合，殺萬安王采䤵（伊王支庶，居永寧），攻偃師，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人。金）為賊所殺，自成于是勢大熾（初，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信乃與舉人牛金星、卜者宋獻策俱投自成。獻策長三尺，獻讖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喜。信因說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戮為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餉者不辨自成與信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信又編口號使兒童歌之曰：迎闖王，不納糧。以相煽誘，從自成者日眾矣。）

冬十一月，南京地震。

十二月，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饑，人相食。

辛巳　十四年春正月，督師楊嗣昌追張獻忠于開縣，敗績，獻忠遂東犯。

先是，楊嗣昌以監軍萬元吉（元吉，南昌人）知左良玉跋扈不可使，又慮賀人龍收束奕不可無備，檄副將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分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其歸路，良玉不聽（時嗣昌下令，敢有納降者死，募能斬獻忠者賞。是時諸將各自為戰，獻忠自會師後連戰皆敗，一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寒甚，乃自縊將之）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行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在縣東），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杰邀戰，士杰深入，所當披靡。獻忠登高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前部無鬬志，乃密選壯士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驟下，良玉兵先潰，如虎突圍出，士杰與遊擊郭開皆戰死。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而獻忠已席捲出川，下夔門，抵興山，絕荊門驛，置楚蜀消息中斷。

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

先是，援兵過洛陽者，喧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賊。侍郎呂維祺方家居，勸王散財餉士，不從。及是賊大至，總兵王紹禹等入城守禦，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語，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明日賊跡而執之，遂遇害。世子由崧裂而逸（舉者紹禹、郭頭、呂維祺等，皆被執死。南陽人，以舉人死難者，舉人張民表等。明山李賢死之）。賊既殺王，刲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入王宮，發金以賑饑民，來附者日眾（世子由崧即福王也，所在發金令為饑民，以賑死士，與邀擊名衛，及副將陳永福等固守開封），自成攻七晝夜，不克，解去。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

楊嗣昌以襄陽爲軍府所儲金甲器各數十萬皆聚焉
門設副將防守啓閉甚嚴及是獻忠令羅汝才綴鄖陽
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二百里殺嗣昌使者于道取其
軍符以二十八騎給入襄陽城時襄陽不知敗問合符
信遂納之夜半火從中起城陷賊縛襄王翊銘酌巵酒曰吾
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
害參議張克儉（[illegible]人）推官鄺曰廣（[illegible]人）南海遊擊黎民安
皆死之獻忠因得其所失妻妾後二日乃去[illegible]
[illegible]
人
二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荊州沙市（縣名在[illegible]見前）聞襄陽洛陽皆陷憂懼
不食死以丁啓睿代爲督師啓睿本庸才懼李自成不
敢討聞張獻忠在南陽始稍移師專剿獻忠從之
夏五月范復粹罷
薛國觀罷後復粹爲首輔御史魏景琦劾其與張四知
學淺才疏伴食中書貽譏朝內帝以安邦下之吏亟是
洛陽陷帝召對廷臣語及福王被害泣下復粹曰此天
數帝曰雖天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等懼不能對尋致
仕去

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松山
我
大清兵圍錦州久環城列營刈附近禾稼復分兵義州直
田城中屢出兵皆敗還前後斬獲無算
太宗文皇帝以書諭祖大壽降大壽不答洪承疇調馬科吳三
桂等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我
太宗文皇帝聞之親率大軍陣于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承
疇等懼以數千騎嘗陣旋敗走伺
大軍還則遣兵從後追襲相距百步我
太宗文皇帝復令轉戰張弼等率數人指揮布陣士卒望見皆
披靡于樸見三桂等遂夜遁去
大軍往來截擊承疇等軍士皆奔竄四出自杏山迤南沿
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勝計曹變蛟走入松山
與承疇堅守帝命順天巡撫楊繩武總督遼東等處諸
軍往援
儲濟運河涸京師大疫
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于信陽
獻忠自南陽犯信陽（[illegible]）
羅山附近信陽諸州縣幷潛附者傳道遂東[illegible]獻忠
自竊羅山之敗心畏良玉及屢勝頗有驕色至是良玉
追擊之信陽大破之降賊衆數萬獻忠被重創乘夜東
奔良玉遣之命大兩江沿道總官兵不能進獻忠去

從巳復出內城將西走山又為副將王允成所敗與從
目素所從止數十騎瑞羅汝才已先與自成合獻忠逆
內以投自成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
之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獻忠陰與獻忠
五百騎因已東走此地非我所當留也因遁去道科上
賊一斗穀兩錢寸誅其後餘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illegible]人伍議十折逸死之以汪喬
年[illegible]安人為總督
自成陷河南勢大盛帝以成同佯帶宗龍移討陝西別
動保定總督楊文岳[illegible]合兵[illegible]宗龍馳入關與巡撫
汪喬年議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

兵來從[illegible]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
威繼之[illegible]不能與又拯合其軍結營保兵宵潰走[illegible]
宗龍守入日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皆項城
商水扶溝皆陷聚縣圍[illegible]即攻城而乃羅[illegible]為總
督
召周延儒復遵初復入閣
初延儒田居順從東林游[illegible]
陷錢謙益遂得東林及士命[illegible]
[illegible]
御妖稱[illegible]

湖等要之說延儒曰公若再出可重得賢聲延
儒以為然溥友吳昌時為交關近侍溥鉉復助為謀曾
帝亦厭思延儒而溥益遂販畫是日與賀逢聖俱召入
閣溥等首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
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諸所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
戶蠲民間積逋凡兵燹處先遍免見年兩稅蘇松常嘉
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及召還言事遷謫
諸臣[illegible]帝皆欣然從之
冬十月突州[illegible]
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鏌[illegible]總兵猛如虎死
之

如虎隨楊嗣昌至荊州嗣移駐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
城拒戰殺賊數千及城陷猶短兵巷戰[illegible]
北面叩頭謝帝自刎[illegible]參政艾毓初[illegible]
知縣姚運熙[illegible]等死之[illegible]
[illegible]
城[illegible]賊遂陷鄧州等十四城而攻開封高名
衡及陳永福協力拒守永福射中自成一目自成遁也
[illegible]
[illegible]

4十五年春正月起孫傳庭爲兵部侍郎督京軍援開封

李自成圍開封益急開封故宋汴都金人重築厚數丈賊用人攻法于城堞處鑿藥龕中火然藥發當輒崩壞名曰放迸城土堅火迸皆外擊賊騎多焚死賊駭而去

南陷西華等府陳州副使關永傑（永傑字人傑[illegible]人）知州侯君擢（君擢字[illegible]）城破殺之鄉官崔泌之（[illegible]人）舉人王受爵俱罵賊死賊從睢州等陵太康數十郡縣悉被殘燬商邱知縣梁以樟全家殲焉已復還攻開封爲持久計詔釋傳庭于獄特召見獎勞甚至命督京軍赴援

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于襄陽死之

初秦中精銳盡沒于項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二萬使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營于襄陽自成解郾圍來拒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收步卒二千入城拒守賊盡銳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賊怒諸生劉漢臣等助城守劓刖幾二百人時左良玉在郾擁兵觀望不赴救帝方命孫傳庭救開封傳庭甫釋馳赴會喬年敗沒人龍潰入關中帝即命傳庭往代且諭誅人龍傳庭至乃數其開縣噪歸襄城逃走二罪斬之而撫定其部曲

我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虞城人）不能救與三桂遣將守危

大清兵復敗走會松山副將夏承德遣子爲質約日獻城

大軍如期攻之城遂拔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民仰字長白渭南人）總兵官曹變蛟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寧遠關門勁卒盡沒錦州城內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率所部以城降杏山塔山皆下（大壽[illegible]帝諭）諸鎮將惟吳三桂一軍時諸將多擁厚貲賂權要故僅以外結被罪（[illegible]）

三月魏照乘罷

照乘居位四年御史徐殿臣劾其暱妾棄妻縱婿爲奸[illegible]照乘劉欲號御史劉之勃（之勃字安[illegible]鳳翔人）復劾之遂引疾歸

夏四月謝陞罷

初我

太宗文皇帝屢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請主和以紓急帝許之職方郎中馬紹愉齎敕書往和我

太宗文皇帝優禮有加後以書報遣人送之還山海還其書非敕一日新甲私告傅宗龍宗龍以語謝陞陞後與朝中大僚于帝前言宗龍之言帝召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劾陞言上意主和以是言官交章劾陞帝怒其洩屬削籍去新甲亦由此

得罪。［以帝密以和議委新甲……］家……帝怒甚……已功遂論下獄，尋棄市。

五月，以鄭三俊爲吏部尚書。

用延儒言也。帝以老成名德不可輕棄，請召三俊爲故吏部尚書。李日宣［……］以會推閣臣得罪［……］，命三俊代之。延儒又請以劉宗周爲都察院，范景文爲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麒［……］皆……

以延儒九列中外翕然稱延儒爲賢［……］

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貴陽人］總督鳳陽軍務。

初，汴圍急，督師丁啓睿及左良玉往救，獻忠乘間陷亳州，入英霍，于是復糾別賊陷舒城，據之［……］，逃陷廬州［……］

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光，起馬士英代之。

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饋朝貴，坐遣戍。至是禮部侍郎王錫袞［祿豐人］薦其知兵，周延儒力贊之，遂自戍所起。

[illegible]

用。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罷，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並兼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李日宣雖被譴，德璟、景昉、甡三人已先有旨入閣，德璟等以日宣故，再辭新命，因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及是，三人召對，稱旨，遂並入直。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于朱仙鎮，諸鎮皆潰。

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楊文岳、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夕拔營走襄陽，諸軍皆潰。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在開封府城西北十七里］河灌賊，賊偵知之，遂移營高阜，亦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聲如雷，城中百萬戶皆蕩盡，得脫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撫按以下不及二萬人，賊亦漂沒萬餘，乃拔營去。時孫傳庭方治軍關中，帝以開封急，屢趣之出關，傳庭言秦兵新募不堪用，不聽，不得已抵開封。開封既陷，總攻賊于南陽，敗之，追奔三十里，至郟縣三塚頭，賊棄甲仗軍資于道，官軍趨利，遂爲所乘，大潰，傳庭乃走。

［一入關是役也，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謂之柿園之役。］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入薊州，遂下畿南山東州縣。

一時國內外亦起三將又設十二將于門鎮保定各將

一汞平順天保定真定天津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

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棋布無地不防而事

權反不一警報至徵諸鎮入援而我

大清兵已克薊州分道南攻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進

下兗州等府凡攻克八十八城魯王以派十葉于搶自殺

樂陵陽信東原安邱等諸郡王皆死當是時[illegible]

[illegible]

閏月李自成陷汝寧崇王由樻及總督楊文岳等死之

自成併合羅賊[illegible]

[illegible]

寧總兵虎大威中礮死城陷文岳被執大罵賊殺之

[illegible]

之城尚以大砲擊殺之[illegible]備僉事[illegible]知府

傅汝爲[illegible]劉潔[illegible]馮名

聖汝陽知縣文師頤[illegible]不屈死時河南郡邑

無不殘破朝廷不復設官遺黎多結寨自保大者洛陽

李際遇汝寧沈萬登南陽劉洪起兄弟眾各數萬諸小

寨附之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吞併中原禍亂于是

爲極遂明年帝下詔蠲租赦罪已不可爲矣。

下給事中姜埰字如農萊陽人行人司副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于錦衣

衛獄遣戍

先是有造爲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其言

直達御前及是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切埰疑

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獨重故責之特嚴如

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人

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蜚語傳播清禁

此必大奸巨惡欲激陛下之怒斥言官之口將來禍變

爲陛下言天下事者皆隕之恐不獨爲言官[illegible]

爲朝廷治亂之源也是時帝方憂勞天下[illegible]

帝覽疏省怒所頒戒諭[illegible]

深疑于帝[illegible]

下詔獄考訊[illegible]

請召對及入見延儒[illegible]

爲獨坐閣[illegible]

諮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帝不許帝疑開元意有所爲詰問者久之開元但言小臣面奏而大臣致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帝不懌命之退延儒等備命補牘從之開元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陳奏日夜謀之（時開元補牘所投）及奏上不更及延儒他事帝大怒命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素怨延儒令窺延儒之指以聞帝益怒甚命嚴訊鍛煉及開元子獄養性懼而之同官不敢卸奉命已而部微有奏之帝責問帝意已斷解還坼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移刑部定罪已皆遣戍坼延州 方坼開元下獄疑或謂延儒當救於帝而劉宗周以救二人削籍徐石麒又以救宗周罷去延儒竟誅一言

癸未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

自成初掠楚湖所得城邑輒焚燬遁去及湖廣封敗泰顯攀殺成州乃衛與王由儉（僞王見湖）使從軍府荊襄諸郡及湘陰王儼鉞（文爲湘陰王）遂犯承天（陵中有永谷白業）焚獻陵（盛陵宮城）成仍撫宋一禎人（獻陵）約兵於中選擇守孫禧（宮人有）而走將使爲（官）刻南王璞人 欽禧升 介新派（官太保）等子制死之衛下承天州縣自號順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仍自成義）改汝才爲新順王又改襄陽爲襄京修襄王宮殿居之僭號新順王改以牛金星爲相設官僭名尚書 左右 十一將軍 分左輔右弼六政府[illegible]

汝才乃召汝才並其子俱以其衆[illegible]約之以二十騎往汝才手帳中殺之並其衆皆以牛金星爲根本改襄陽曰襄京修襄王宮殿居之僭號新順王又以牛金星爲相設官僭名尚書 十一將軍 左輔右弼六政府[illegible]要地設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illegible]王由樸等俱封伯官吏各者諸授僞職自成會事十[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乙丑朔日食

夏四月戊[illegible]

大清兵北還周延儒自請督師許之

時

大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illegible]命諸將[illegible]延儒不得已請自行[illegible]帝大喜[illegible]

大清兵[illegible]

大清兵已退乃言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遂歸京師

五月以魏藻德（順天通州人）爲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藻德初官修撰（[illegible]殿試第一）長于辯說應對捷給先是都城

一戒嚴疏陳兵事又召對稱旨帝喜其有抱負遂擢至政

府去釋褐甫四年也既入閣一無建白但倡議令百官

捐助而已

吳甡罷

初帝以襄陽荊州承天連陷召對廷臣陳滅賊甡[illegible]

向屢疏請可往督湖廣師甡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赴

武昌扼賊南下帝以所需兵多餉難得又南京隔遠不

必退守甡奏言左良玉跋扈張獻忠督師楊嗣昌尤搜後

兵一萬不發臣不如歸且向良玉跋扈若子與時臣

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兵聚因擁而下遽伺甚緩

宜兼顧非退守也帝乃令兵部速發兵衞當與因難

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二萬界甡又言此兵

一方北征後撫備後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甡累請帝曰徐

之撤備則兵自集卿獨往何益甡再向周延儒出行御例

受命夕發行辭從卽部撫甡以近他而不部勸撤措

通兵陳演又以關門不可無備爲留之甡不得已以五

月辭朝先一日帝猶命中官劉錫等將甡趨衙怒下部

責其逗遛奄輟行入直帝出甡所劾舉部數作陳行問

演等護惜之故下甡獄追以奉旨

周延儒罷

延儒自通州回帝大加獎勞居數日錦衣衛事駱養

性盡發所刺軍中事（駱養性本延儒所薦背延儒與中官結[illegible]）

帝大怒責延儒欺蔽罪（[illegible]）延臣交議延儒居禁待罪

自請戍邊帝猶降旨許馳驛歸（[illegible]）

（[illegible]）

張獻忠陷武昌沉楚王華奎于江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

聖等死之

獻忠分兵陷大冶廣濟蘄水諸縣自成東下蘄黃廣濟兵

自從逆趨陷黃梅遂陷廣濟蘄州蘄水入黃州黃民盡

逃乃驅婦女剷城尋殺之以填塹又西陷漢陽武昌及

旁近屬邑執楚王華奎而沉諸江長史徐學顏（字君求）

子淵攀舟沉之（[illegible]）

人大學士賀逢聖（[illegible]）

大戰乃盡殺其宗室餘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爲

兵餘皆殺之（[illegible]）

觀獻忠殺人以日不投屍江面日上江鱗塡楚

下諸郡州縣迎降又尚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

下令發楚邸金賑饑民附者甚衆十一州縣悉附時官

（[illegible]）

六月如錫…知縣…鑑…折如嗚…又迎江
…江
…

六月，雷震奉先殿。
遣官告太廟，敕羣臣修省。
秋七月，京師大疫。
自二月至是月，死者無算，詔釋輕犯，發帑療治，瘞五城暴骸。
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左良玉遂復武昌。
獻忠既僭號武昌，李自成在襄陽聞之，忌且怒，貽書譙責。併左良玉復西上，僞官吏多被殺，獻忠乃悉衆棄[illegible]
湖南，于是河陽、蘄、黃、漢陽諸州府皆反正。良玉乃來開
入武昌，立軍府以駐。師獻忠遂陷岳州，欲渡湖，[illegible]下
于神，不吉，擲珓而詢，將渡，風大作，獻忠怒，[illegible]艦
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驟而逼長沙，巡按劉熙祚[illegible]
[illegible]
縋城，俗吉王、惠王往[illegible]
殿材，叔[illegible]
護三王人，乃身入水死，城陷，見殺。獻忠又陷寶慶、
常德，發故督師楊嗣昌祖墓，斬其屍見血。欲攻辰州，上
[illegible]
其冬，[illegible]

建昌、撫州、吉安、袁州、臨江，皆設官[illegible]
[illegible]獻忠忌良玉在東，不敢犯，乃決策入川中。
冬十月，李自成陷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
諸郡。
當是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惟自成與
張獻忠存，而自成在襄陽尤勁，擁兵所向，從牛頭君恩
言：關中山河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
資其兵力，攻取山西，以向京師，此上策也。自成從之。
孫傳庭之敗于柳溝而歸也，乃下令守潼關，扼上游，
發新卒，繕器，積粟，將火車二萬輛，復增關而守之。適
關中歲饑，苦征繕，士大夫日望其出關滅賊，上尊傳庭，帝
亦屢詔趣之。傳庭不得已，率師東出，抵寶豐縣，
[illegible]以萬騎迎戰，大敗，賊追之。會天大雨，道濘，糧車
不進，自成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乃分軍爲三，
令白廣恩從大道，高傑親騎從間道迎糧，陳永福守營。
傳庭既行，永福兵亦爭發，不可禁，遂爲賊所躡，于南陽
傳庭還戰，賊陣五重，官軍克其三，已而陷却，火車奔，騎
兵亦大潰，賊從而蹙之，傳庭大敗，自成爲伴逐利一
日夜，喪其甲士死者四萬餘人，失兵器輜重數
十萬，傳庭奔河北，轉趨潼關，賊從之，賊遂至，傳庭日
[illegible]悉在關中，不如退入西安，據城固守，傳庭
[illegible]一入關，則不守，關入秦，前有我用，不戰已而

自成攻關廣恩戰敗傳庭登陴固守賊分兵從山徑逾出其背關城遂陷傳庭躍馬揮刃失刃衝賊陣殁監軍副使喬遷高同戰死賊遂陷華陰渭南[illegible]臨潼攻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自成入秦王府秦王存樞[illegible]授偽官[illegible]巡撫馮師孔[illegible]以下死者十餘人[illegible]

[illegible]布政使陸之祺[illegible]等皆降自成據省城大自成乃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illegible]部賃尸[illegible]國策也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閱兵渭橋鉦鼓震天地諸將自[illegible]陳永福等皆降[illegible]以先[illegible]中自下自成折箭[illegible]惟高傑以竊自成妻故走延安爲李過所追折而東復渡[illegible]以待自成兵所至屠城鳳翔乃陷米脂[illegible]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縣[illegible]不下屠之以偽[illegible]榆林亦不下自成大發兵攻之兵備副使都任[illegible]員外郎王家[illegible]里居總兵官尤世威世祿[illegible]守血戰七晝夜城陷

[illegible]忠烈爲天下最賊遂東[illegible]寧夏[illegible]慶陽韓王[illegible]皆[illegible]復取[illegible]一門死之知府[illegible]屈[illegible]攻蘭州[illegible]巡撫林日瑞[illegible]于是三邊皆沒[illegible]

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李建泰[illegible]副都御史方岳貢並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建泰先官祭酒頗有學[illegible]黃景昉罷[illegible]

東閣臣無冠都御史者岳貢一人而已

十一月周延儒以罪逮至賜死

初延儒薦用侯恂[illegible]范志完督師[illegible]又任選郎吳昌時交通內侍把持朝局延儒既去山東僉事雷縯祚[illegible]劾志完[illegible]再交通中官[illegible]下中左門[illegible]乃下獄論死始有[illegible]昌時紀[illegible]死人皆謂[illegible]其門人[illegible]蔣德璟[illegible]復勝[illegible]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入京師[illegible]當[illegible]王應熊[illegible]召延儒知帝怒甚[illegible]留道中俟應熊

人冀得請帝知之應熊既抵京命之歸未幾應熊子延儒
至安留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成請同
官申救皆不許及是志完自將棄市勒延儒自盡籍其
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六

明

莊烈帝

甲申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崧稱帝于南京以明年為弘光元年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illegible]

[illegible]

春正月賊李自成僭號于西安

自成僭稱王[illegible]國號大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下
加諡號以李繼遷為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
為之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五等爵
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
人子三十八男五十五人[illegible]
[illegible]是日大風
霾黃霧四塞行[illegible]不相見也民不滿三尺素[illegible]
義何自成用[illegible]其[illegible]日若一貧賤細
民今[illegible]道天背理吾見汝婦之萬良

也。自成大怒，立斬殺之。

李建泰自請督師，勅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親征，決戰。建泰家曲沃，富于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行，朕當傚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御正陽門樓親餞。建泰行數里，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成疾，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方城守，建泰即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以尚方劍怵之，或曰金御史毓峒監軍，亟排出親信，乃納之，遂屯城中。

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李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耳。卿向勉之。景文辭，釋獄。張國維非罪，帝立從其言。李自成逼，有請帝南幸者，命議。閣臣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張獻忠入四川。

獻忠自荊州轉掠夔州，破夔州，石砫土官秦良玉馳援，兵寡

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遂陷佛圖關前。先是四川巡撫陳士奇已謝事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人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遂陷。士奇等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指揮顧景前告獻忠曰：寧殺我，無害帝子。獻忠怒，遂害王，并殺景。天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死者。獻忠大怒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等。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真定。

自成渡河，遂陷蒲州、汾州，進陷太原，遂陷真定。

世子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拒，食盡，退守寧武。賊遂

振關，總兵姜瓖降。

衆拒守，真定知府邱茂華以中軍謝加福害之，以城降。

賊攻彰德，常澳亦降。

下諭罪己。

詔令……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

南遷及二子撫軍江南皆不報內臣高起
潛杜勳等分監諸鎮及近畿要害
陳演罷
演在閣亡所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劉澤清總督王永
吉請撤寧遠總兵吳三桂守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
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
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擁貲
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呼
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敗中誘賊

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益力攻破之遇吉
巷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
（本朝賜諡忠武）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
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歷大
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
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
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
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于李自
成
自成將至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不知瓖已降
血嬰與共守瓖布
之不與城存亡及自成至景瑗開門延降自成執代王傳㸄
[illegible]景瑗不跪自成欲官之景瑗搶地以
頭觸階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嘆為忠臣而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府杜勳至鳴騶郊迎三十里外
巡撫朱之馮[illegible]登城誓守將士皆散走呼無應者
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
頭自縊於城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帝召廷臣于平臺諭曰國君
死社稷朕將焉往[illegible]請命太子往江
南[illegible]
向來小人倡為[illegible]致民窮[illegible]帝不悅責其朋
民罷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總兵官[illegible]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
[illegible]通先以兵入衛[illegible]而自成至通
與之[illegible]總兵官李守
鑅力[illegible]往往[illegible]
[illegible]朝廷有某議事

甲夜馳騎及是日午巳時兵部發塘報報賊攻外城去無
一還者賊逆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也帝召問羣臣
莫對有泣者賊環攻九門門外先設三大營賊至
悉降守陴者缺餉以內侍內侍守城事百司皆不
敢問丙午日入自成設座彰義門外降賊太監杜勳侍
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視太監曹化淳等縋之入勳
勳備稱賊勢請帝自爲計帝怒叱之出并下親征詔召
駙馬都尉鞏永固（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尚光宗女樂安公主）以家丁護太子南
行永固叩頭曰親臣不敢有家丁相向涕泣
而已。

京師陷帝崩于煤山

杜勳既叱出曹化淳復縋之下賊勢頗熾日暮帝出宮
實因在也及日晡化淳遂啟彰義門賊盡入帝出宮登
煤山望見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返宮
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周奎田宏遇（宏遇陝西人帝貴妃父已卒）
第以劍斫長平公主嘆曰汝何故生我家（太子投奎家不得入匿民間）
（定王初介後爲定獻于白成永定二王亦被執皆不屑自成爲之宮中事封太子爲宋王失之內人不知所終平公主絕而復甦至本朝順治二年所請遺駙周顯復仍故也事由此第給予厚加主粧逾年病卒）
趣皇后自盡后即承旨自經又手刃殺妃嬪數人聲日北
聲內城亦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
襟爲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
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

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以帛自縊于山亭遂崩太監
王承恩縊于側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
偽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企郊乾州人以吏部員外郎降賊）等騎而
從登皇極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
后崩自成命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
者皆掩泣（昌平州之士民醵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移藩面封之一門嗣卷）田妃墓
在鹿馬山如時羣臣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景文吳橋人）
（瑩至宮門道宮人自驚由矣後趨朝京城已塞道從者請至學士遺書曰寬出安於此塞寺旁自升經其）
（本朝賜諡文忠）戶部尚書倪元璐（元璐上虞人聞陷自縊北向拜一父母）
（本朝賜諡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邦華吉水人走文丞相祠自經）
（本朝賜諡忠肅）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家彥莆田人聞城陷不死至民舍自經）
刑部右侍
郎孟兆祥（子章名進士亦從死）（兆祥澤州人城陷守正陽門賊至自縊門下子章明妻王氏亦從死）
（賜諡忠貞）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邦曜餘姚人城陷將自經家人解之乃飲藥而死本朝賜諡忠介）
大理寺卿凌義渠（義渠烏程人首觸柱血被面以帛自經本朝賜諡忠清）
（戚畹太常少卿吳麟徵（麟徵海鹽人守西直門城陷自經本朝賜諡忠節））
（右庶子周鳳翔（鳳翔山陰人聞變整衣冠自經本朝賜諡文節））
（左諭德馬世奇（世奇無錫人聞變自經本朝賜諡文忠））

亦明日卯帝崩東宮二王被執作書別母衣冠拜死

署司業兵部郎中母拜氏受事氏求氏並衣冠死予

本朝賜諡文肅。左中允劉理順城陷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

寇多中州人聞其死入弔曰此吾鄉之劉狀元也

鄉多厚德遂不羅拜號泣而去。本朝賜諡文烈。

理更字負人。檢討汪偉與京城陷偕其妻耿氏賦詩訣刃自縊不能以家累汝我不能為賊污也乃並縊死

紀子偉妻耿氏曰吾去矣上不負君下不負所學我死汝復何投繯自縊死

本朝賜諡文毅。其弟偉宗於京城陷時衣冠

請官篤林院檢討

承甫佳允日身出近不守臣身死臣官職於門事自此賊入

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逐竄縣瑤東主投井死

投井從者持之下馬見井中有人妻子作忠臣勿入

出之佳允大呼曰吾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入速

也遂死。本朝賜諡忠節。

中吳甘來。甘來字堅吳賊將至見自縊不得入持蘆竹經命

末當之事爾聚之以驗安盤不亦盡

興國泰成所知先生大甘來字受和江西新昌人

大理寺丞直衣冠北向拜投繯死。本御史王章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百十六 明莊烈帝 八上

章典守中光時京城成門賊入城章亭衣冠

馬吏牛以死從下馬傳賊至撫章曰賊不顧死章

服冠帶吾事何忠賜謹節。陳良謨良謨字

戌聖嘉寧吏巨武進人。陳良謨字民吾其事已往未有

之日吾宜死矣幸死身忠請父母家時妻時氏方

不當公此候不如其死無有不死如其子良謨日我

時我已死不能久居身妻孝勸自吾死君臣皆死

本朝賜諡恭節。

德聖朝良字士亮鄞人。時王氏京事陳純

本朝賜諡忠節。時其妻陳亦死從妻人勝也

德母遂自經死。

趙譔譔字良臣中城成被執兵部郎中成德其母張氏同死

成德字玄叔霍州人恭惠欲自經不能傳宮中母張氏與其弟幣賊入不得死

家觀聞賊入事使之成本禍者卿先覓子歸不及

而先生知為賊之子及子婦皆死十八人門闔者死

盡京國兵部郎中周之茂為其家先死並女

旡難。本朝賜諡恭愍。

茂德字之茂恭仕為不可而次殺首投井死

吏部員外郎許直。許直字若瑞如皋人城陷

茂字穢江人許直日不容死以經死。本朝賜諡忠節。

尚舜人。許直年父母死觀以經死

辱及方作此詩送歐以示何大陰之為自

經死。本朝賜諡忠節。兵部

外郎金鉉。鉉字伯玉武進人城陷朝見

叩從者力救之鉉出知帝已崩即解帶

日死。本朝賜諡忠節。

之大夫員外郎寧承烈。承烈字某宗

與太宗烈直武進人自經死

宋天顯自縊不可。天顯江華人

朝臣故亦有自縊不可

大典人。光祿寺署丞于騰雲。騰雲字

自經成字知州馬象乾及其妻孫氏

孝成賊入寧波之姚文輿其子

又在衣冠從父兵時共兵將指揮姚成

祖之位心別文丞者慟哭自經死。 時

附官城伯衛時春。時春七世祖從

惠安伯張慶臻。慶臻自縊寧其叔興父

王國興。國興字伯陽。新樂侯劉文炳

惠安伯衛時春。時春字宗臣

王國興日賊入城見帝母太妃殉

土母太后弟其子封侯兄弟之文

太后周太后爾子弟國公生母瀛國太夫人

成攻西直門勢不支文炳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百十六 明莊烈帝 九

官宣官百官以死殉國者太夫人徐氏

文炳妻王氏投井死及其弟

井死其子其夫人皆死

已而投井死同家婦女

以井死者數十人

我承國以死

承國。指揮同知李若珪。

時從死自經死者十七人

下而宗主時同時死

官人自經死者一人

閣中自經死者數十百人

以死為義

是宦官中之又有自經死者

上官曰我國亡自投死

自隨從一身投井

自

城闖入[illegible]越三日已[illegible]爽[illegible]令[illegible]師[illegible]世孫[illegible]大[illegible]

上魏藻德陳演等率百官入賀勸進自成不許[illegible]

改官制六部曰六政[illegible]

其餘[illegible]召見朝官以人[illegible]多設[illegible]因[illegible]之[illegible]官則或

用或否[illegible]不用者[illegible]掠[illegible]

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不能[illegible]

掠責賍賄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是時賊

內府州縣俱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與得天命會

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座忽若有神人

之者座下龍爪鱗俱動自成恐亟下鑄金璽及永昌

錢皆不就[illegible]聞山海關吳三桂兵起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夏四月敗

大清兵破李成于山海關自成奔還京師僭號于武英殿

遂奔山西

初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自

成挾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

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illegible]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親

部賊十餘萬執吳襄于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

石[illegible]出關外三桂懼乞降于我

大清求共討賊時統兵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遣

使報之[illegible]

水火[illegible]

遂選兵疾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寨

大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于一片石遂山海關三桂開關

出迎我

大清令三桂兵以白布為識使之先驅遂入關時賊兵皆

多歷戰陣殊死搏戰于關內自北山亘海

大軍布陣不能備及海岸乃令軍士繫[illegible]布列對賊陣居

伺其氣衰擊之且戒勿越伍賊進退衝敵陣既列三

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搏戰賊力鬭圍開復合戰良

久

大軍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雨墮天

[illegible]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為

大清兵[illegible]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殘踐死者無算僵

屍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

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時牛金星[illegible]

[illegible]乃悉鎔

所掠宮中金及宮中[illegible]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

餅騾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于武英殿追尊七

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

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

子二王西走而使賊將左光先谷可成殿後衛自成[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

大軍定京師。

自成既西奔，我

大軍所至，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建碑亭，殯殮悉如典制，並葬帝妃袁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皆如禮，令臣民服喪三日，尋議加謚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贊曰：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爲，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illegible]

明之亡非[illegible]使然，流賊逆犯，大命有歸，兵亂益[illegible]兩端[illegible]得知[illegible]建[illegible]明[illegible]則[illegible]乘[illegible]迹[illegible]延[illegible]亦可以知帝之蒙難[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其身爲亡國之君矣。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監國于南京。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王，常洵[illegible]

初，十六年，嗣封福王。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凶問已至，淮人[illegible]南京人心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勤王，在浦口，[illegible]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潞王常淓（穆宗孫，潞簡王翊鏐之子）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及郎中周鑣（金壇人）、僉事雷縯祚（[illegible]人），力持其議，兵部侍郎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右都御史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詹事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皆然之，移書可法（大器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可法遂遺南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基之十一世孫）、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致書于可法，可法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宏基（達之十一世孫）等、戶部尚書高宏圖（字研文，膠州人）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以兵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松江華亭人）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擁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遣官江北，勢甚張，可法不得已，乃以福王名告廟（將文武官俱集內官宅，韓贊周令各署名，姜曰廣曰[illegible]乃會議于朝，議先殯先帝而後行，明日[illegible]史可法曰[illegible]之子[illegible]）。

乙酉，迎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北儀鳳門外）。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讎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王鐸（孟津人）並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

[illegible]通鑑綱目[illegible]十五[illegible]明大體[illegible]

軍務

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勳臣無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競薦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輩呪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宏圖士英並為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會有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起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宗周時削籍家居疏方至旋授……未知凶問旨下遂起故官）徐石麒為右都御史（[illegible]）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同部協理京營戎政（時北都[illegible]帝命國維赴江浙督餉出都十日而城陷至是召還）餘皆遷擢有差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擬設錦衣東西兩司坊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日夕謀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且引高傑等疏趣可法親師而自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改元士英即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乙巳可法陛辭（[illegible]）以總兵劉澤清[illegible]

中字永發事樓以下從許命[illegible]人可法改[illegible]之在後[illegible]

例分淮揚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

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

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落婦女民惡之知府馬鳴騄（金城人）推官湯來賀（南豐人）堅守月餘（[illegible]）傑知不可攻意稍息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兵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惟傑桀驁可法夜縋城下詣傑營傑旦日謁可法據理詰責傑色變皆可法撫慰備至以溫語慰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制矣越已申七防禦文檄必取覘而後行可法

夷然爲具疏亟其衆于瓜洲瞭又大喜可法乃開府（[illegible]）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

明進封左良玉爲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寧南伯許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便道督戰（事在是年正月）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字雲從黎平衛人）急詣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巳從正紀（良玉所部官名）盧鼎言開讀如禮諸將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繹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猶變至此

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諸將皆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命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砲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玉爵爲侯蔭一子錦衣千戶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居江西皆與良玉首尾相倚爲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illegible]武昌著也）

明分置應天蘇松巡撫。

以左懋第爲應天安徽巡撫祁彪佳（[illegible]）爲蘇松巡撫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劉氏和之少府事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illegible]）禮部員外郎湯有慶（[illegible]）之家竹楼[illegible]刑部尚書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皆誅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illegible]）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illegible]）總督京營戎政。

先是[illegible]遣將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沭陽且陳錄卿兵備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illegible]）爲賊所度使進逼淮上進士武愫（[illegible]）爲賊防禦使招撫徐淮而賊所遣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率兵剿擊學禮走（[illegible]）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illegible]）爲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遣切還[illegible]家[illegible]逆[illegible]（[illegible]）

大清下[illegible]

六月明進士[illegible]

命諡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以思非美諡[illegible]
[illegible]周后曰孝節烈皇后又追諡其生母劉貴妃曰孝
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illegible]
母鄒氏曰恪貞仁壽皇太后[illegible]
[illegible]
丁寺為李自成所害乃追諡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illegible]

明召阮大鋮陛見

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崇禎末以避流賊居南京頗[illegible]以逞才名無錫顧杲與吳縣楊[illegible]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鋮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揣將同利日事報復時高宏圖姜日廣張愼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鋮因薦大鋮知兵勅大鋮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illegible]及孔昭[illegible]大鋮同贊周過[illegible]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以潛[illegible]史可法等[illegible]大鋮才士英亦言大鋮從中[illegible]遂命大鋮冠帶陛見大鋮乃上守江策[illegible]一要兩合十四疏疏中自訟[illegible]中在北是且[illegible]

大中為大逆于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illegible]等並言大鋮逆案巨魁不可召給事中羅萬象[illegible]天府丞郭維經[illegible]大理寺丞詹兆恆[illegible]逆案不可翻[illegible]以是日進[illegible]乃切責萬象等弘圖復請下九卿科道[illegible]亦不聽。

明吏部尚書張愼言罷。

時大起廢籍愼言薦前大學士吳甡前尚書鄭三俊王命召甡陛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illegible]之龍羅詬于廷指愼言及甡為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illegible]指甡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請與[illegible]用文臣不及武臣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愼言[illegible]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愼言[illegible]且謂愼言當[illegible]懷二心乞[illegible]陛見命且議愼言欺蔽罪[illegible]疏辨乞休時兩解之[illegible]吳甡亦竟不復召愼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illegible]

寓鎮湖宜城間劉孔昭士英兵從勿藥卒。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錢謙益等議欲立潞王事具前。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異議紬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覬留政地翊先望于定逆案欲濟阮大鋮擬其子以銅臭爲都督女弟夫未廢行陳授總戎姻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先朝罪人盡登膴仕亂名器大與特剝三使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謫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奸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爲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結祚懷異圖而史

逆案朱統人武進張孫振人霍山……

他士英恨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以舒地盡失無可臨游而止

……入駐京口浙江人衡都司……其進之不御軍嚴四將兵

恣橫功僞良甫兵納而投之江遂有附已而守居之大閱總浙兵鎮良將鎮兵與相戰遂有脫射殺大閱兵大殺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承錢等遣大彪佳勒治四將斬劇郵破難家民大悅……

之疏奏不省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士英奮四異東林倫左良玉爲應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

貪不法且言省受張獻忠僞官周文江麻城人重賄爲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將上行私諸狀可稱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搏劾直攀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叱志孔候命時有內命設陽從介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伶田成張執中等涕泣言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凡事可無上慮明日遂留士英士英乃具良玉請行速志孔而命湖廣逮澍地復以御史督湖廣……

於湖中……遷湖廣……不起下……京……以救

時袁崇煥亦倚士英不得已乃免建調遂擢其玉[illegible]
其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明封劉侍十戶常應俊乃爲衛伯
應俊本晋王[illegible]值應用[illegible]應俊實負行以免于難
王[illegible]以病辭[illegible]是封爽伯世襲太監韓贊周
盧九德及內閣內臣朋侍忠田成張執中等亦以翊戴
功各廕其弟姪有差
明命僉事[illegible]以[illegible]州
時山東俱破以將梁滿成僉爲府兵[illegible]命[illegible]州[illegible]
南京陞兵部尚書[illegible]
閏六月
大兵克[illegible]以海道入[illegible]及[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侍郎[illegible]
南[illegible]吏部尚書[illegible]

大兵[illegible]八年
[illegible]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
大清
我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通
好而難其人懋第以陳姓于[illegible]欲因是返[illegible]行乃
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
太僕少卿馬紹愉偕往而命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
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爲陳新甲[illegible]
新甲既死紹愉以附戰致獲罪及是紹愉[illegible]
起官郎中乃道於心擇[illegible]紹愉勿遣[illegible]
[illegible]
工不吉[illegible]州人命仍遣前命懋第行言臣此行死生未
卜請以辭闕之一日[illegible]陛下以先帝梓宮爲心聲
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宗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
黎則思河北山東之赤子誰與更念時時整頓士馬必
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

而安泉疆其言甚切命[illegible]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
三千人護行命王不吉[illegible]以太[illegible]河上料理戰
守候北使同[illegible]懋第等方行兵[illegible]懋第等以
廿月朔至張家灣氏
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陵
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於所居而哭之既以是月二
十八日遣還由都陳洪範[illegible]身往江南
招諸將劉澤清[illegible]是自滄州
追還懋第[illegible]京[illegible]懋第[illegible]之
[illegible]

李自成遁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真定益悉衆迎

戰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却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關

入山西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鳩合潰散走平陽以[illegible]役其黨李巖

[illegible]

復遁歸西安遣別賊[illegible]兵中[illegible]總兵趙光遠進略保寧

[illegible]也以兵拒之乃遁[illegible]自成[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官吏生[illegible]民[illegible]

明以張有譽為戶部尚書

內批特[illegible]用[illegible]耶張有譽為尚書高宏圖封還力諫

不聽[illegible]

究大鋮[illegible]

明以中旨起之

明釋高墻罪宗為庶人

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聿鍵

王爵不許[illegible]命從居廣西不[illegible]

[illegible]

閩一月[illegible]改福州為[illegible]

[illegible]

大清兵取[illegible]

[illegible]

大兵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明以廠衛緝事官多罷之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言[illegible]疏言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

治亂不可不革命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illegible]巡撫[illegible]往亦上疏極論其弊大學士[illegible]曰廠

[illegible]之[illegible]事不除[illegible]社且不可知何

[illegible]之[illegible]御史[illegible]而罷緝事官不設

[illegible]及巡撫都御史龍

[illegible]之[illegible]死之

[illegible]之勁持不可因

[illegible]之力[illegible]湖廣輪重有

被掠者皆逃竄。已而[illegible]文光[illegible]總兵劉佳引率兵二千從川北來救，設守。諸王大姓逃去者半。[illegible]至是賊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刻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繩以吊，野藥向城樓。之勃屬城石擊賊，卻二三里，皆喜以爲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敝，不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獨王率妃妾自沈于井。之勃、文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外，將殺之，忽有龍居下，乘賊以[illegible]

爲[illegible]文光往引卒六月[illegible]副使張繼孟[illegible]人、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僉事劉士斗[illegible]、[illegible]人張孔教（字[illegible]，會稽人）、蜀府左長史鄭安民[illegible]人、[illegible]成都同知方堯相（字[illegible]人）、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死之。[illegible]

明南京修興寧宮落成。

先是，洛陽之陷，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守[illegible]家。王既立，始遣迎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命于[illegible]日內擇[illegible]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illegible]

[illegible]

修興寧宮[illegible]以居母妃，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爲大興伯。[illegible]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爲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前[illegible]巡撫樊一蘅（[illegible]宜賓人）爲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

時張獻忠已掠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蘅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蘅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米壽圖（[illegible]人）巡按四川，命吏部仍揀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應熊等乃號召將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曾師大舉會巡撫馬乾（[illegible]人）[illegible]復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安[illegible]。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爲總統，合參將楊展等所[illegible]萬人，再復敘州。副將曾英[illegible]人[illegible]遵[illegible]甲[illegible]人[illegible]一蘅節制。其他擁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illegible]州人）、參將范文光（內江人），松茂則詹天顏（龍巖人），夔萬則譚[illegible]。一蘅遂移駐納溪，[illegible]見[illegible]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進。獻忠頗懼。[illegible]事皆在明年下[illegible]

大清兵入蜀[illegible]獻忠[illegible]

大兵北旋。[illegible]衛復[illegible]各

大清兵[illegible]

明以越其杰[illegible]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illegible]其最大者開封[illegible]劉

洪起南陽則蕭應司洛陽則李際遇諸鎮中獨洪起
尚好義斂殺取行功當與巡按御史陳潛夫敗賊將
陳德于柳園潛夫因請于朝曰為將軍馬士英不聽前
僉事越其杰本不識道戊敖居南京以士英姻婭特起
為河南巡撫老憊不知兵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
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訐潛夫于士英[illegible]
[illegible]
竟調潛夫還以淩駉[illegible]代之。

明選淑女。

時以母妃命選淑女璽奄借端肆擾閭閻者至鄰里連
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illegible]
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則并驗
一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御史朱國
昌[illegible]亦以為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嗣後使太監李
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俶裝一容。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謚。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雖予贈謚世廕立廟于雞鳴山賜
額曰旌忠其列于祀者文臣二十四人[illegible]
[illegible]
武臣七人[illegible]

[illegible]
內臣一人。[illegible]婦人九人。[illegible]文臣七人。[illegible]武臣十五人。[illegible]內臣六人[illegible]
[illegible]
頃鉉彭坊俞志虞諸臣殉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
周之茂[illegible]以不屈死前[illegible]其闕未邀賻邮他如御史張
恒[illegible]員外郎鄒逢蘭行人謝于宣[illegible]郎中李逢
申知縣鄒逢吉[illegible]等皆拷死亦竝覆辯論聯南北阻
絕多未能核實也[illegible]
[illegible]

明封鄭芝龍爲南安伯

尋命爲總兵官鎮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逵統舟師駐鎮江防守。

明以阮大鋮爲兵部侍郎巡閱江防

大鋮之召也大學士高宏圖以去就爭。馬士英意稍沮遂同月條旨起復用安遠侯柳祚昌升入中旨薦起大鋮兵部添注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撓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大鋮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鋮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可駭之後繼之少宰司農亦有旨上卿亦從此出未幾而大鋮司馬又繼之其爲墨敕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鋮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鋮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偏裨已優爲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不發尋命大鋮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九月明黃得功邀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真不克。

初史可法諭得功與傑釋隙相結及是登萊總兵黃蜚將之任來與得功同姓有兄弟好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己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所騎他騎馳有號一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鬭挾其槊而挾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鬭時傑潛師襲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爲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爲母賻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日廣與高宏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勳臣朱國弼保國公承五世孫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上阮大鋮進用益爲所疾日廣遂抗疏乞休大要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慚無術調和近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寢卻先帝之政變多所與出口首寵爲實皆所付閣臣附會行之得之閣廷推等所得部臣肯陰邪貪發之士秉先等所得動臣與力陰南還盡鎖紫崇狂稱之李閣臣等所得人物明識搏大論之倪元璐等亦得之言官附貪椅舉劍之史可法等被劾後發亦陪撲等得又敢紡發力以未甫封百次取官何兴之城輔下發符遂於等之取大決康聯之人切長便質之賢習其豈可以部詩臣待罪移舉東術存間菽此倘死無處終從招傳卿乞務名遼紛甲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鋮等滋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蔑忠臣李國楨爲言交章攻之日廣又與士英面訟日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士英抵辭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定功耳爭辯久之宗室朱統鏡人劾逮希士英指行士英嗾以

官使彈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爲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人[illegible]亦劾其違制與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鎭疏攻曰廣以三家背事及迎立異議爲詞誹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鋇復劾曰廣五大罪[illegible]引用東林[illegible]死[illegible]曰廣既逝疏

[illegible]

誣錢謙益乞休至是始得請[illegible]

[illegible]

曰廣遂還江西[illegible]

人[illegible]總兵[illegible]附桂王由榔迎曰廣以爲[illegible]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召命以大讐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因進四策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illegible]

[illegible]

命猶其言官付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假[illegible]

甚激欲殺之[illegible]宗周[illegible]不許遂抗疏劾士英[illegible]

[illegible]

立國伊始[illegible]

陛下首[illegible]

史可法[illegible]

[illegible]

復自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鋇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牆所在欲以[illegible]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自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illegible]宗周時在丹陽[illegible]適京口軍亂[illegible]士英以統鋇言爲信亦懷恐于是澤清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illegible]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危鎭之自爲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除結死黨迫胡乘輿如宗周入都臣等自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illegible]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自陳大鍼進用宗周復請作王詐其乘傳歸里將行疏陳五事[illegible]

[illegible]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害 高傑移駐徐州

初可法出巡淮安劉[illegible]馬進揚州請餉爲進取

責，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侵尋發答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為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祿為閣標前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由歸開窺宛洛、荊襄以為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言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父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為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開歸，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黃汝，與傑相犄援。傑遂與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字□□，韓城人）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徐州土賊程繼孔（蕭縣人，前被擒至京，乘亂逃歸，聚眾至徐州），傑擒斬之。

明逮前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鋮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劉宗周等，于是盡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陛（嘉興人）等十餘人，及所譜蔡奕琛、唐世濟（烏程人）、張孫振、袁弘勳（□□人）等布列要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光斗之弟，故與大鋮世讐，又嘗劾士英，大鋮益恨。刺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許都，東陽人，家□□□□□□□□□□□□□□□□□，光先以撫標兵討之，都乞降，遂殺之），[illegible]至是光先已去，而都之黨復叛，大鋮因坐以激變，遂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疏救，士英、大鋮并恨彪佳，嗾張孫振劾其納賄，彪佳遂移疾去。（明年杭州破，彪佳不食，自沉池中而死。本朝賜謚忠敏。）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illegible]）。及例轉之時，當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別，擬黜元□（□□人）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援其私人更易。始至御史黃耳鼎（新淅人）、給事中陸朗（□□人）尤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內傳留用，耳鼎亦復官。石麒發其罪，耳鼎疏詆石麒，朗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陳辯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不許，命馳驛（[illegible]）。大居□□。（本朝賜謚忠襄。）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務。

時馬士英掌中樞，不能無悔，復自以[illegible]正人，引閹黨，務以報劉，以逆案攻阮大鋮，大鋮并撼之。及見北都從逆諸臣[illegible]者，倡言且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以今日成[illegible]，士英因疏糾光時亨[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諸人皆附東林，故[illegible]不之及，[illegible]入，俱復與官。

珍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絳珍竄歸河南至
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州城士英主之即授原官
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李清駁之稍彥附賊矣
權士英黃晴遁賊入宮青衣候賊賊敗竄歸安能復收
河北總督何官贊畫賊臣士英等勿恤也 [illegible]

明大學士高宏圖罷。

初阮大鋮入見以宏圖不附東林引爲同志宏圖顧力言
逆案不可翻大鋮及馬士英並怨之一日閣中言吏故唐 [illegible]
閣乞休詔遣史可法諭旨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許
之 [illegible]

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

先是命太監王肇基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
羅萬象熊汝霖言止及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催督
織內庫及戶工二部錢糧等以高起潛請也又于浙閩
增派二十萬亦令元德併解部前。

明以張捷爲吏部尚書楊維垣爲通政使

馬士英獨握票擬一聽阮大鋮計劃政潮賄賂公行
尚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鋮所內
推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所昵長久傷維垣力排趙直
禮部尚書錢謙益因上疏薦維垣及蔡奕琛且頌士英
功有逆案貽阮大鋮事楊維垣遂得授通政使奕琛亦
[illegible] 授吏部侍郎

我

大清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戊

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統師西討李自成。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統師下江南。

明定江北鎮兵制。

江北四鎮每鎮額兵三萬既而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一萬五千。時總督袁繼咸馬士英等所題因汰其軍。偁六萬所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聽。[illegible]

黃士彥薦賢材衣士彥討逆賊[illegible]繼咸幼之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且言繼咸嘗劾左良玉立他宗而良玉不從良玉闕之變擢上疏明其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illegible]衛良玉尊朝廷矣

黃士彥巢縣人。

十一月明鳳陽陵災

松柏皆燼。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

獻忠既有全蜀遂僭號大西國主僞稱大順元年修蜀王府居之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嚴錫命為左右丞相汪兆麟江鼎鎮龔完敬為尚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為將軍賜姓張氏[illegible]蜀川中士大夫受偽職[illegible]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江鼎鎮南充人龔完敬彭縣人尹伸敘州人吳宇英廣元人。遣諸偽將分屠各府州縣士集于青羊宮盡殺之[illegible]殺成都民于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illegible]殺其[illegible]以殺人多少敘功其殺男女[illegible]益毒川中人[illegible]絕[illegible]城內[illegible]成拱云後二年獻忠[illegible]

大清兵至漢中進忠降[illegible]

大兵追之獻忠[illegible]

行狩遇

明史可法師進次揚州出

可法聞李自成欲還陝西決策北行[illegible]進徐州可法遂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畧中原計時[illegible]各分汛地[illegible]

北爭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往可法自往之令[illegible]下之

武築壘徐河南岸可法以自成未滅上書[illegible]志在偏安而遂能自立者[illegible]

[illegible]

大清兵入宿遷

我

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府劉鎮國[illegible]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壁城南相持半月而解

役分兵扼守，諭曹溶等縣皆降。可法以四月十[illegible]日入[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人[illegible]

土英曰：昔以馬故有是事，耶此史公妙用也。[illegible]河督史應[illegible]功，耗費軍資，應宜賞其[illegible]為叙功補[illegible]地[illegible]川楊七聽命守人。

明命榷酒稅。

馬士英請榷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士英又請免童生府州縣試，分上中下戶納銀，即赴院試。又奏開助工等例，禁錮益其民間，因有搶盡江南命填塞馬家口之謠。

明逮治前甘肅巡撫何謙人(謙山[illegible]人)等。

御史沈宸荃(慈谿人)言：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推先帝拔永吉為總督，不救國危；擢縉彥典中樞，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寬法用之，而永吉擬望遣道，縉彥復從賊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呂大器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竭兵秣馬以報國讎，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祖德成都人)尚可容假以家國乎？疏入，永吉、縉彥釋勿問，逮謙、祖德等付法司治之。

明桂王常瀛卒於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悸致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illegible]，[illegible]次[illegible]由榔，初封永明王。

大兵下江州[illegible]唐王事[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廣西[illegible]順治三年八月[illegible]，[illegible]撫瞿式耜等迎由榔[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于肇慶[illegible]永曆[illegible]

大兵克廣州[illegible]式耜[illegible]大兵[illegible]梧州[illegible]正月[illegible]又走桂林，又走武岡[illegible]順治五年[illegible]大兵[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十八年[illegible]國[illegible]

人[illegible]

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河南府。

尚傑至徐州，沿河築墻，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國

太[illegible]朱為聯絡河南北，張縉彥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綱[illegible]承城

人[illegible]于季[illegible]計走[illegible]全[illegible]

劉洪起自[illegible]水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望風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許定國等並走，沈邱、河南撫鎮飛章交急，命保率兵進屯歸德為備。（大兵引由孟津南下，[illegible]）

明命馬士英閱兵。

將大閱京營，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丁[illegible]無度，荒酒漁色，閹人田成等擁寵，士英益亦因之竊權固位，攻以貽成，識者皆知其不堪旦夕。（[illegible]）

明重頒三朝要典，命追卹逆案諸臣。

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寀、楊漣等，而為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冤，乃命求三朝要典，宜付史館，詳覆令翻定刊行。吏部尚書張捷乃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之，案諸臣因並追卹與典，[illegible]

焚要典諸臣罪[illegible]，復理其說，[illegible]

[illegible]

有狎僧大悲，自稱齊王，又稱潞王，為趙之龍所捕，下鎮撫司勘訊。阮大鋮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諸臣擁潞王，可一網盡也。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為大鋮訟冤，修好於大鋮，大鋮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旣秘，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乙酉　福王由崧弘光元年。是年五月，我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明亡。

春正月，明以南京宮殿成，推恩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予蔭，仍以士英擎父開閣，以先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illegible]）

明定北都從逆諸臣罪，刑部尚書解學龍擬定為

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倣唐制六等定罪。學龍議定為[illegible]分別上之，一等應磔者十一人，[illegible]

允昌。（皆貢舉）三等應絞擬贖者七人（翰林院修撰某人允昌浙江人。給事中陳名夏等。）四等應戍擬贖者十五人（等。吏部主事王孫蕃等八人。）五等應徒擬贖者十人（通政司參議某等。）六等應杖擬贖者八人。（工部員外郎呂兆龍等。同考餘姚人）其留北後逃歸者十九人（少詹事項煜等。）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給事中翁元益等。又吉陽人）已經錄用者十人（兵部尚書張縉彥等。）奏入，命以明錮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永錮，賊黨宋學顯、汪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科臣方拱乾名在五等，以陷賊獨馮，拱乾得放入。）至是學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被補，不臣受僞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意欲假刑律，欲緩其死，誤之士，釋來士執正論，上之，且命停刑，罷郎擬命責授以

詳者，中允士英大怒，亟並已併及大鋮，嗾張孫振等排等罪，上欲加死，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為訊其繼見行私賄，[illegible]軍，[illegible]以下，[illegible]等諸[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傑部兵進次歸德，定國方屯睢州，故與傑有怨，（嘗上書賊，故深。）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款于我

大清，且送其子渡河，傑欲移師止睢，定國聞之，招定國相會，[illegible]，[illegible]，傑自以[illegible]，傑以心輕定國，遂

入城，其黨止之，不聽。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傑醉，定國夜伏兵，傳呼入，殺傑，傑部將大怒，攻城，自東門入，老弱無孑遺，定國奔

[illegible]之行，定國恐後伏兵傳呼入，呼其黨等并遁走。傑既定國[illegible]無[illegible]，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雖盡欲十人定國，傳將[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以二姬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未起，泉[illegible]，定國所殺之。

[illegible]，日傑部將[illegible]軍攻城。

大清，引兵來，定國自東門入，老弱無孑遺，定國奔[illegible]，引兵來，由城中大罷，史可法遣命[illegible]，[illegible]，投睢州，[illegible]，其妻子[illegible]之乃

城守，走降于

明以吏部侍郎張縉彥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詩復以舊中允為右都御史，皆阮大鋮援之也。

明以衛允文為兵部侍郎，總督興泗防剿軍務。高傑既死，部下兵將大亂，欲為雄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可為矣。遂馳至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傑甥，請用為提督，代統其眾，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撫定其軍，黃得功、劉澤清、良佐聞可法欲以本身將傑軍，遂有扼之之意。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欲陰阻可法，乃馳為贊畫。士英遂以允文為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兵馬，移駐[illegible]。防剿軍務，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以[illegible]撤傑兵回揚州，改令劉良佐防[illegible]。）

我

大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

我
大兵爭潼關賊將劉芳亮迎戰奮擊敗之仍斬撫寧[illegible]
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偽伯馬世耀以七
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藍關竄走
武關入襄陽復走武昌我
大兵兩道追躡擊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敗追至
賊衆迭破走之[illegible]

月明以阮大鋮為兵部尚書
命大鋮以尚書協理部事仍巡閱江防大鋮雖長中樞
視一切兵事不問顧時時挑六部權任劉應賓[illegible]為
文選郎銓政所歸考選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為給事
御史嘗欲羅織復社名士官科者絕後者予其
誣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
北都之陷太子[illegible]不知所終或傳其
已遇[illegible]太子者自稱[illegible]

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安邱人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司
府部九卿科道辨驗其為[illegible]奏係故駙馬都尉
王昺[illegible]姪孫王之明[illegible]東宮家破南
奔鴻臚少卿高夢箕[illegible]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
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illegible]穆虎[illegible]于午
門外指其城外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為真
與[illegible]等明[illegible]得功郎抗
[illegible]
[illegible]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
[illegible]絕奸謀在其[illegible]疏請保全東宮且斥
上其奏為奸臣以王之明自供其明將書明界節諭之

而已。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illegible]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越
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為假下童氏錦衣衛獄以前
巡按御史陳潛夫嘗予送[illegible]稱臣同下獄治之中外
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
兩朝[illegible]倫好貽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群疑。
我
大清兵定河南。
我
大軍既定關陝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以外兵自龍門

關及南陽三路同趨歸德兗州郾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款附遂進取睢州巡按御史凌駉及其從子潤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悉定。

明寧南侯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故與馬士英有隙（士英築板磯城爲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而）黃澍還其軍中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爲請良玉踟蹰弗應會士之明事起良玉卒不聽心甚不平欲借此激衆以將已怨者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亦以士英救其僞太子大懼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爲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稱事功爲賊迎棄先帝于定七英首翊之要典先帝手翦士英復修之又身死中伏皇貶逆名禁軍請日幾立由我陛下御位之初……明仁士英直計難忘逆變賈默女傳視登極復引用阮大鋮雖黨疑人倚三案從人生平不快意之人一概打盡令天下士民寒足解恨令皇太子至誣受分割士英一手握定據留叢逆之力拱範京師明諸之劉正宗恐以十七年忍君付諸哥以九有感氣於思寸喉）士英入疏上遂引兵而（謀以示先帝乞立肆市朝傳首抒憤）東下從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里士英大懼乃命阮大鋮劉孔昭率兵會黃得功趨上江防禦袁繼咸兩救太子以逆止之不聽（良玉之發武昌巡撫何騰蛟已移……）

夏四月明周鑣光時亨伏誅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鑣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縯祚。

先是馬士英以鑣縯祚皆主立潞王議指爲黨曰周鑣雷縯祚黨令朱統鍇劾奏雷縯祚及周鑣光時亨下獄士英復言二人與熊汝霖謀向以鑣從弟阮大鋮亦與鑣有夙嫌遂于是御史羅萬爵言（……）王懷等逆疏武德鑣縯祚亡比祈爲成案請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入情益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備陷鑣縯祚狀士英益怒因謂鑣實召良玉兵遂戮鑣及時亨而賜縯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大鋮輩急殺之。

明徵兵黃得功等將兵入救。

左兵將至馬士英令劉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王爲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大兵將及淮南連疏告急請召對群臣大理少卿姚思孝欽御史何可騁人黃斌卿成友謙南遷入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若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明左良玉死于九江。

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爲疏草候旨繼咸歸乃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約良玉兵入城殺掠縱火焚其城而去良玉已病遽及見城中火光大息曰吾負臨侯（臨侯繼咸……）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

諸將共推為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尙盛自彭澤以下皆
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在繁昌縣）迎拒夢庚于銅陵破之
解其圍阮大鋮等日上良玉檄告以逆謀賞得功卒復敗
兵衆了敏子璣力封得功靖國公命移家太平一意辦
賊（[illegible]良玉心方謀[illegible]後左總兵惠登相本降寇遇又早遇良玉恩有[illegible]書言留待後軍發行大舉日若此則反不知我前曲為之[illegible]敗將[illegible]大誠登相以為兵不足乘遂引兵趨江夢庚諸將乃[illegible]還兵而）

大清兵已至江北夢庚遂執袁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備（黃岡千餘歸附亮亦投湖走水死夢庚北行亦不屈死[illegible]咸宜春人[illegible]亦投[illegible]）本朝賜諡忠毅。

我

大清兵克泗州。

大軍自歸德趨行穎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巡
撫先奪泗北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我
大兵遂夜渡淮距日道五十餘里不及。

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可法初聞
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玉
稱兵犯闕朝議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黃得功已破良玉軍可
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岩敗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
許定國兵且至殺戮高氏部兵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
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揚州總兵劉肇基請[illegible]白洋河（在桃源縣北自宿遷[illegible]即黃水之下流也）趨泗請皆敗一戰可法持不許于
是（[illegible]）

大清兵大至面城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明
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
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
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用砲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
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
督師也乃殺之（可法死後其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翌年家人以衣冠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梅花嶺（梅花嶺在揚州府城外東北）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
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青州人）馬應魁（貴池人）莊子固（[illegible]）
[illegible]江思誠等皆死衛允文（韓城人）赴水死兵部侍郎張伯
鯨（江都人）知府任民育（[illegible]）同知曲從直（[illegible]）王纘爵（[illegible]）
[illegible]人知縣周志畏（[illegible]）羅伏龍（[illegible]人）吳道正（[illegible]人）[illegible]運使
楊振熙（[illegible]人）[illegible]王志端（[illegible]人）蘇客（[illegible]）盧渭（[illegible]人）歸[illegible]
[illegible]等皆死之貝外郎何潤（[illegible]人）[illegible]七吳爾壎（[illegible]）
人皆參可法軍事城破亦投井死其他諸生[illegible]
[illegible]
節者不可勝紀（[illegible]）
大清[illegible]史可法[illegible]忠[illegible]

五月我

我
大淸兵循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文
驄從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擢文驄常鎭巡撫。兼督沿
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淸兵隔江相持。
大淸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爲
獲勝也。日奏捷。己丑夜
大淸兵乘霧而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
遶之。悉潰。蘇松巡撫霍達（長安人）及文驄俱走蘇州。鴻逵
等總兵大掠。遁還閩中。
[illegible]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敗軍奔還。南京大震。福王先定。夜半跨馬自通
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關遁。馬士英以黔兵自
衛。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立之。[illegible]
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
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
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使者。得功泣曰。願
效死。[illegible]

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率衆納款。戚自
號國公。[illegible]之子駙馬都尉齊贊元（尙光宗女遂平公主）靈璧
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禮部
尙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幷城內居民迎附。高傑子
元爵及廣昌伯劉良佐等。亦于沿途歸附。得馬步兵二
十三萬。
大兵遂入屯城中。時刑部尙書高倬、吏部尙書張捷、副都
[illegible]
我
大淸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宣府人）劫福王由崧以降。靖國公
黃得功死之。明亡。
南京旣定。我
大淸遣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趨太平。福王登舟。欲渡江
未。
大兵蹴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衣葛衣
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戰。
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
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

朱朝弼等[illegible]悉國其妻聞之時雄遂挾福王以降所屬亦自縊總兵翁之琪投江死

總兵及部衆俱降我

大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爲布政司以應天府爲江寧府分領部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

王師遂進平浙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七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唐王

乙酉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我 臣等謹案明自北都淪陷宗社已墟惟

國家應天順人光宅區宇薄海中外咸歸正朔福王以敗亡餘燼偷息金陵首尾纔及一歲我

皇上謂[illegible]義分其尚有[illegible]可從建炎南渡偏安之例

特命於輯覽明紀末分注附編書法前代史家編[illegible]之體天命已至正號[illegible]上[illegible]萬[illegible]至唐桂二丁顛沛轉徙已無尺土一民[illegible]苟延元不足登諸紀載乃蒙

[illegible]指示等於[illegible]之流[illegible]謂事[illegible]有可稽宜著其[illegible]亡若[illegible]之形以益[illegible]大人命雖[illegible]之成目當時賞罰故老[illegible]問臨死如餡貞心不貳亦有詳加闡錄[illegible]使歷[illegible]無[illegible]大義[illegible]今[illegible]者用示有邪之炯鑒而立臣道之大防至公至平更從宋史等所莫及臣等謹遵

論旨[illegible]實錄[illegible]及明史列傳所載參以王鴻緒史稿諸書採摭編次以[illegible]不紀年[illegible]大書揭綱凡國變[illegible]定兩[illegible]與二王竄播事實俱分條案凡[illegible]叙其下務[illegible]核以詳傳說至其朝死節諸臣均已於乾隆四十一年[illegible]

恩賜諡今[illegible]特[illegible]洛加[illegible]旌其大書[illegible]著[illegible]而[illegible]一卷[illegible]

賜諡[illegible]十則

聖天子表章忠義之盛心而與勝朝殉節諸臣錄亦可以互相考證云 夏六月我

大清兵克杭州故明唐王聿鍵 明太祖九世孫唐端王碩熿之孫[illegible]子器[illegible]之子 據之稱

監國。時

大兵已定南京故明鎮江守將總兵官鄭鴻逵等擁衆遁閩浙道焚掠

天兵進徇常州、徽州，皆下之。（徽州[illegible]了敝衣[illegible]）

[illegible]

留兵二千駐蘇州，尤重恐遁杭州。故明潞王常淓

（潞簡王翊鏐之子。）方流寓于杭，諸臣聞福王見執，請常淓監國，

不受。不數日，

大兵至，常淓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計，率衆開門迎降。

[illegible]

紹興諸郡悉望風納款。

故明左都御史劉宗周以與馬阮不合，退居山陰。聞杭州城陷，慟哭不食，移居郭外。

[illegible]

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粒二十三日卒。

[illegible]

故明文淵閣大學士高宏圖

[illegible]

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行人陸培[illegible]亦先後殉節。

[illegible]

[illegible]嘉興已歸附，而土豪屠象

美等復集衆據城拒守。

大兵還攻之，半月而破。故明吏部尚書徐石麒死焉。

[illegible]

時唐王聿鍵以被叛出高墻，[illegible]

王命移居廣西平樂府，行至杭州，遇鄭鴻逵及戶部侍郎何楷、戶部郎中蘇觀生[illegible]等，遂奉以入閩。

臣等謹案：明自北京之變[illegible]

[illegible]天命，敢抗顏行，[illegible]所自取哉[illegible]

[illegible]

故明兵部尚書張國維等以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以海，明太祖九世孫，[illegible]之子。）

時浙江屬郡多已降，寧波惟一同知治府事，已斂圖籍

迎附故明刑部員外郎錢肅樂[illegible]力議拒守。士民
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illegible]
[illegible]王以海往台州迎監
人[illegible]乃表請監國。會諸生鄭遵謙[illegible]
之[illegible]殺招撫使於江上。與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聚兵紹
興。給事中熊汝霖[illegible]九江兵備僉事孫嘉績[illegible]
人[illegible]等自餘姚應之。因共迎以海於台州。以海即日赴
紹興。用方逢年[illegible]議。稱為監國。以國維為
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畫錢塘而守
[illegible]兵官方國安[illegible]
人。亦自金華至。與王之仁等皆加封爵[illegible]

[illegible]列木城於沿江要害。聯合諸營為持久計。
[illegible]

閏六月。故明禮部尚書黃道周等以唐王聿鍵稱號於福
州。鄭鴻逵等擁唐王聿鍵至閩。道周與鴻逵迎於郡[illegible]御史
張肯堂[illegible]南安伯鄭芝龍[illegible]等奉聿鍵稱監國。鴻
逵請急正位。不然無以厭衆心。諸臣皆以監國名正。俟
出關建號未遲。而擁立者利推戴功。不數日即定議稱
號於福州。改福州為天興府。即布政司署為
行宮。[illegible]隆武。加鴻逵為侯。鄭芝龍[illegible]為伯。兵事機

皆委之芝龍。以天興延平[illegible]化四府為上游。汀
州邵武漳州泉州四府為下游。各設撫按。議簡職守兵
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
之。閩浙兩粵之餉不支其半。乃議預借兩稅一年。令舉
下府縣紳士輸助。設行縣[illegible]求解者。官吏督追。閭
里騷然。[illegible]

[illegible]

唐王聿鍵以黃道周為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illegible]授官
行在

唐王聿鍵重道周學行。禮敬備至。時召何吾騶蔣德
璟等未至。道周為首輔。又以張肯堂為吏部尚書。何楷
為戶部尚書。郭維經[illegible]為吏部侍郎。蘇觀生為
翰林學士[illegible]部行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道周上[illegible]道周與[illegible]衆議抑芝
龍[illegible]
鍵將郊天。芝龍稱疾不出。何楷言禮莫大於郊。二

勒營不陪祀無人臣禮士英惡其風節命守都察院印

鴻逵扇毆上將阿止之閩人益怒咸知不爲所容語告

去並遁登戰其一耳則芝龍使部將楊耿爲之也

秋七月我

大清兵定江西

先是

大兵至九江故明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率所部三十六

營來降江西巡撫曠昭[illegible]棄南昌走瑞州劉城望風

奔潰故明益王由本[illegible]在建昌與布政

使夏萬亨[illegible]使王養正[illegible]知府王域[illegible]等起兵

[illegible]推官劉允浩[illegible]南昌推官史夏隆[illegible]起兵

拒守[illegible]閏六月有客兵爲亂

總城郭破由本奔旗埔饑食歸唐王聿鍵于福州萬

亨等城下南昌俱死之[illegible]

開迎降民衆導守隅兵殺之裂開城兵與民互相殘殺

月不靖唐王聿鍵以李翔[illegible]爲新城知縣會殺

率民兵出城拒敵

大兵自間道入城民兵皆散翔與御史徐伯日人[illegible]俱死

之[illegible]

大兵進克贛州廣信[illegible]遂取吉安撫州寧都[illegible]

[illegible]會故明益宗永寧王

慈炎招連子嗣土兵數萬復撫建昌入撫州考功主事

揭重熙[illegible]文選主事曾亨應[illegible]皆舉兵與相

犄角副總兵李永茂遊擊副將徐必達把秦和未幾戰

敗永茂奔贛州慈炎亦以糧盡退保建昌

大兵追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部皆平惟贛州未下適唐王聿鍵手書至贛加左庶子

楊廷麟兵部右侍郎劉同升[illegible]吉水人國子祭酒廷麟

同升乃與永茂集士大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協謀舉

事在忠誠所致四方之士各率家丁自齎糧入社者

境三萬人

唐王聿鍵遣其大學士黃道周以兵出江西

唐王聿鍵好學通典故然國勢衰微兵食困乏政歸鄭

氏諸大帥多跋扈觀望聿鍵不能有所爲鄭芝龍鴻逵

皆擁兵私人爲請要官聿鍵不從以是愈怨望

大清遣御史黃熙允[illegible]招撫福建熙允與芝龍同里芝龍

密使迎款聿鍵欲出兵以銷謗自道周知芝龍終

無意出關乃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義師聿鍵給空劄百

函以七月二十日啓行[illegible]一月糧以扇聲勢動得

[illegible]

兵部侍郎萬文英爲兵部員外郎監道周軍事[illegible]

遺黎聯絡聲勢遠近響應

八月我

大清兵克松江。

先是南京既亡，列城俱下，而州縣多聚兵自保者。嘉定士民推左通政侯峒曾（[illegible]之子）爲主，與進士黃淳耀（字蘊生）等誓死固守。江陰諸生許用亦倡言城守，以典史陳明遇主兵，出戰不勝，乃請前典史閻應元（字麗亨，通州人。已遷英德主簿，道阻不之官，寓江陰）入城，屬以兵事。

大兵力攻城，應元守甚固。而松江在籍兵部右侍郎沈猶龍（字雲升）、中書舍人李待問（字存我）、羅源知縣章簡（[illegible]）等亦募壯士數千人守城。會吳淞總兵官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於泖湖，總兵官黃蜚擁千艘自無錫至，猶龍聯絡二師，而參將侯承祖（[illegible]世襲[illegible]）守金山衛，遙相應援。

大兵爭嘉定，峒曾乞師於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赴之，戰敗而還。外援既絕，城中矢石俱盡，天雨城圮，

大兵入城，峒曾赴水死之。（[illegible]賜謚忠節[illegible]）

至是，

大兵進取松江，志葵、蜚戰敗于春申浦，城遂破。猶龍出走，中矢死。待問守東門，簡守南門，俱見執，死之。（[illegible]賜謚忠烈[illegible]賜謚忠節[illegible]賜謚[illegible]）

大兵遂攻金山，承祖與子世祿猶力守，城破，巷戰踰時，父子俱死。（[illegible]）志葵、蜚亦就執，至江陰城下，令說城中人降。（[illegible]）城中不應。

大兵悉衆攻閘，四面發大砲，城中死傷無算，堅守自如。八月二十一日，

大兵從祥符寺後城入，衆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閉戶中，書舍人戚勳（[illegible]）[illegible]人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斬之。（[illegible]賜謚烈[illegible]）時崑山人亦嘗拒守，兩日[illegible]（[illegible]）

唐王聿鍵以黃景昉、呂大器、路振飛、朱繼祚（[illegible]）、曾櫻（字仲[illegible]）俱爲大學士。

初，振飛總督漕運，[illegible]唐王聿鍵方以罪錮[illegible]守陵中官[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尤甚者，以私錢助之，而上

疏乞與寬罪宗[illegible]之变時號[illegible]州[illegible]

振飛左都御史振飛赴召途拜文淵閣大學士至則大

事已去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贈之[illegible]

日上常臣等不敢因循必奮然直言[illegible]上不敢背切[illegible]未必非中興之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illegible]古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古之效君[illegible]分[illegible]見[illegible]臣[illegible]下而[illegible]因[illegible]書史而務末明備凡上所[illegible]者[illegible]下[illegible]

言曲中聿鍵之[illegible]云　櫻皆爲閣建泰政方保鄭芝龍

之龍盛以皆爲之聿鍵起爲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蘇觀生何吾騶吏部尚移張肯堂於都察院聿鍵所置閣臣

至多前後幾三十人然不令票旨皆聿鍵親爲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下成侯

故明靖江王亨嘉靖江王守謙十世孫自稱監國唐王聿鍵執殺之

亨嘉世封桂林聞南京破招集諸蠻起兵自稱監國[illegible]

僭號召廣西巡撫瞿式耜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式耜拒不往而檄思

恩參將陳邦傅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下梧州

執式耜囚之桂林遣人取其敕印初式耜議立桂王常

瀛子安仁王及唐王聿鍵監國式耜以爲倫序不當立

不奉表勸進至是爲亨嘉所囚乃遣使賀聿鍵因乞援

聿鍵喜而亨嘉爲兩廣總督丁魁楚[illegible]所攻勢窮乃

釋式耜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執亨嘉械送福

州廢爲庶人幽之尋聿鍵封璉平蠻伯鎮兩廣擢式

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代之式耜不入守

退居廣東。

魯王以海遣兵犯杭州敗遁

魯王將方國安王之仁自富陽渡江犯杭州總督張存

仁進剿督兵迎擊斬首四千級其餘衆俱據富陽

大兵進取之於關頭追奔二十餘里斬國安子士衍初馬

士英擁兵渡江欲詣魯王以海以海諸臣力拒之乃

投方國安軍尋復與國安聯兵謀窺杭州爲

大兵所敗溺江死者無算士英國安乃聚衆江東錢山杭

州系橋范村等處所在肆掠

大兵進剿國安水軍數萬盡殲焉

九月我

大清兵入湖廣流賊李自成竄死其衆降於唐王聿鍵

初李自成既走陝西

大兵攻潼關僞伯馬世耀迎戰敗死遂關破自成遂棄西

安由龍駒寨走武關入襄陽復走武昌

大兵兩道追躡連戰之鄧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

河九江窮追至賊老營大破之擒八賊是時左良玉東

下武昌空無人自成屯五十餘日衆尚五十餘萬改江

夏曰瑞符縣尋爲

大兵所追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通城竄

於九宮山是月自成留李過守寨而自率二十騎略食

山中為村民所困不能脫自縊死（[illegible]）

明湖廣總督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率（[illegible]）五萬人驟入湘陰長沙人不知其詣降也懼甚攝偏沅巡撫傅上瑞（武定人）長沙民（[illegible]）人爭騰蛟出避騰蛟曰死於左死於賊一也何避焉（[illegible]）與監軍湖北道僉事章曠（字于野，華亭人）謀遣部將萬大鵬等往撫致騰蛟手書召之曰公等歸朝猶不失保富貴諸將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歡諸將旗招其黨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歸騰蛟騰蛟增兵十餘萬未幾自成兄子錦（初名過）李過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復擁衆三十萬騾至澧州乞降故明湖南巡撫堵允錫（字仲緘，宜興人）議撫之騰蛟亦馳檄至允錫乃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稱詔犒軍皆踴躍拜謝（[illegible]）事鍵大喜加允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北（[illegible]）擢手書獎勞錦等皆賜名授官號其營曰忠貞營封之制（[illegible]）

年陷帝都覆廟社其衆數十萬悉歸騰蛟一時詫異者而騰蛟上事鍵疏但言元兇已除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己功事鍵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騰蛟固辭封爵不允令規取江西

冬十月我

大清兵克徽州

先是徽州聞南京破故明知府秦祖襄及休寧（[illegible]）皆遁推官溫璜（[illegible]）以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召士民紳諭之故明右僉都御史休寧金聲糾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與相犄角且聯絡其鄉前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職方郎中尹民興（[illegible]）（[illegible]）遣使通表唐王事鍵事鍵拔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諸道軍聲遣兵取旌德寧國諸縣會故御史黃澍降於

大清導

王師間道襲破之執聲至江寧聲語門人江天一（字文石，歙縣人）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對曰天（[illegible]）從公起兵可不同公殉義乎（[illegible]）遂與中軍吳國楨副將陳有功等俱被殺（[illegible]）

兵者有寧國府三衢[illegible]沈[illegible]

等亦俱敗死[illegible]

自守黃澍復以城叛[illegible]闔門死之[illegible]

唐王聿鍵遣使於魯王以海魯王以海不受

唐王聿鍵使給事中劉中藻[illegible]頒詔浙東時求富[illegible]者爭欲應之魯王以海下令將返台州熊汝霖[illegible]出詆嚴拒不納張國維馳疏上聿鍵[illegible]聿鍵乃召中藻還自是閩浙如水火矣

臣等謹案唐王假息閩海魯王竊據紹興其地正相[illegible]

天兵[illegible]

唐王聿鍵妃曾氏至福州

曾氏警敏頗知書每羣臣奏事妃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聿鍵頗憚焉

我大清兵攻吉安還屯峽江

先是大兵屯泰和故明副將徐必達戰敗楊廷麟乃大享士於贛州賊西與劉同升乘虛復取吉安臨江唐王聿鍵命加廷麟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劍便宜從事是月大兵進攻吉安必達迎戰大敗赴水死[illegible]僉僉事[illegible]撥兵至[illegible]

大兵還屯峽江[illegible]升兵部右侍郎[illegible]元吉兵部右[illegible]

十二月唐王聿鍵自福州駐於建寧

時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浙中諸將請出衢州蘇觀生以事權悉為鄭氏所挾請聿鍵出贛州聿鍵遣觀生先行趣贛州募兵以曾櫻鄭芝龍留守福州十二月聿鍵發福州駐建寧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道至聿鍵擢來賀戶部侍郎然兵食匱乏人心離散迄不能成軍也

唐王聿鍵督師大學士黃道周兵敗於婺源死之

道周進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其將[illegible]陣亡道周見執諸軍潰走大兵追至開化總兵何德高光輝副將黎琼龍勝陳辰等俱死[illegible]道周至江寧幽別室中從容著詩文數卷閱百日絕命衣帶間遺東華門坐不起因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臨刑者從之隸下上

中書舍人蔡紹謙（淸流人 紹謙一作蔡 ……）與二人好名兵部主事趙士超（閩縣人）廣信通判毛玉潔（六合人 玉潔一作毛玉 ……）婺朱家第等皆死之。（賢信等亦為 ……）

（胡向倩及儲……勢 ……國治兵 ……賢 ……）

韋鍵又以大學士傅冠（字元甫 進賢人）為督師 …… 湖東兵事 冠溪者……不能救為給事中揭重熙所劾 或又言其時酒乃許我任久之。

大兵至汀州 死之 有可不屈 …… 于汀州 血漬地 久而猶……

（入 …… 賜諡忠烈。）

丙戌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 春正月 唐王聿鍵遣將分道出兵不果行

鄭芝龍知物論不平 不出關無以弭衆議 乃請以鄭鴻逵為左先鋒出浙江 鄭彩為右先鋒出江西 築壇行推轂禮 鴻逵出城 歷數仟地各擁衆數 一號數萬 抵出關 託候餉 仍駐不行 ……

（鍵 …… 不 …… 行 …… 而還 …… 如故 …… 通 …… 不 …… 入見）

二月唐王聿鍵移駐延平

（當稱故父而不稱 …… 于聿鍵大慨下 …… 不從 …… 御史 …… 其 …… 于 …… 有內患 …… 聿鍵 …… 于 …… 我 …… 能 …… 由 …… 不 …… 志矣 …… 邑 …… 人）

聿鍵決意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為犄援 鄭芝龍不欲聿鍵行 令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擁聿鍵不得行 遂駐延平

吏部司務王士和（……）……聿鍵命刑賜文武諸臣 且各 …… 相人 對 …… 備 …… 權兵部主事 ……

（……）

三月唐王聿鍵遣使勞師 ……軍於紹興

…… 以海 …… 鄭 …… 唐王聿鍵 …… 加 …… 兵部 …… 光 …… 持 …… 以海 ……

陸清源（…… 人）…… 銀十萬兩犒勞浙東軍 士方國安縱兵盡奪其餉 留清源軍中 後 …… 於 …… 出 …… 我 ……

（[illegible]）

我

大清兵克吉安遂圍贛州

楊廷麟自吉安赴贛，將朝唐王聿鍵，以萬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禎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敞（江陵人，居正之孫）調雲南兵，及抵江西，而南京已破，因退還吉安。廷麟留收其守，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頗立功，而元吉約束嚴，諸將不悅。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張安者，汀贛間峒賊四營之號勇者，戰為廷麟招降，有取撫州功，且招他營皆降，唐王賜名龍武新軍。元吉以安營為足恃也，復視廣東軍與粵軍解體，然安卒故為賊，任掠自如。廷麟遣援湖西，所過無不殘破。至是，

大兵攻吉安，諸軍皆內攜，新軍又先往湖西，不時至，城中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屯皂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兵棄城罪，其衆遂西去。

大兵進至皂口，元吉不能禦，退入贛城。

大兵乘勝進圍之。唐王兵部侍郎劉士楨促新軍張安赴援，安逗遛延，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雩都召新軍來救，戰於梅林，再敗。廷麟乃散其兵入贛，與元吉憑城守。[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六月，我

大清兵克紹興，魯王以海遁入海

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等以五月二十日抵杭城，魯王以海諸軍列營錢塘江東，延袤二百餘里，艤舟江上以待。

大兵木其舟筏，不能渡，忽江沙漲，水淺可涉。二十七日，

大兵騎馬徑渡，方國安衆兵戰艦，拔營走紹興，劫以海南行。江上各營聞報，一時俱潰走。六月一日，

大兵入紹興，國安挾以海來降，遁入守之會，守者猶以海得脫于台州，航海走舟山。國維防遏四邑，留僕樂國維遁守東陽，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詩二章，赴水死。

兵部尚書余煌等皆死之。[illegible]

大兵進克金華，侍衛大學士朱大典閉門死守……時

以海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從之至舟山守將黃斌卿[illegible]

不納乃浮海至厦門遂走南澳[illegible]

[illegible]

丁彌[illegible]明諡忠節閩中大震鄭芝龍假言海寇入犯須往備禦

拜疏即行盡撤兵回安平鎮守關將士皆隨之仙霞嶺

二百里間遂空無一人

大兵至[illegible]

大兵[illegible]

秋七月戊

大清兵克衢州。

唐王聿鍵巡按金衢一府兼視學政御史王景亮[illegible]

江[illegible]人衢州知府伍經正[illegible]推官鄧巖忠[illegible]皆不屈死

曾王以海所遣鎮將張鵬翼及伯吳凱總兵項鳴斯等

亦死之江山知縣方名人。[illegible]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

義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闔城被誅於是可迎降

遂付其印綬自縊死[illegible]

[illegible]初楊文驄走處州唐王聿鍵以在鎮江時與之有舊

拜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至

是聞衢州告急命與誠意伯劉孔昭兵援衢

大兵至文驄不能禦退走為追騎所獲與監紀職方主事

孫臨俱不降被殺死[illegible]

八月戊

大清兵克建寧

鄭鴻逵聞關外關兵至徒跣疾走三日而抵浦城唐王

聿鍵聞之御鴻逵留

毛師至仙霞嶺關門無一守兵遂從容過嶺長驅直入條

大兵入閩者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不必

仙霞嶺也唐王巡撫上游閩府兼領閣務鄭為虹字天[illegible]

[illegible]入浦城縣上民出走自守空城無何城破為虹與

給事中黃大鵬[illegible]死之[illegible]

[illegible]

唐王聿鍵奔汀州。我

大清兵克延平。

閩中自鄭芝龍去後，羣情益離沮。聞上持敕朝命門出黃示臣民芝龍詐稱海盜在海關布衣蔬食曉夜焦勞上起為亂亦下詔自責聽郡縣立君之意按得閩中出關迎降者一自姓以下其姓名令錦衣衛官對衆焚之

唐王聿鍵決計赴贛將發數分遣鄭彩來迎

將至衛州合化遷延聿鍵遂以八月二十一日

自延平倉卒出走，留兵部侍郎朱延平知府王

士和居守，猶載書十餘篋自隨。既聞追兵且至，哭

而弃數口方全汀州。延平蒙至，士和召父老曰吾

雖一日郡守，當與城存亡。老等可速出，毋使數萬生靈

由我殞。衆泣，士和亦泣，退入內署，謂友人曰吾一介

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生。其友勸止之，士和正色曰

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為。從容正衣冠，閉戶投繯死。

詔謚節愍。

大兵遂克延平。

臣等謹案：唐王自僭號福州，不能以致留日上下遠民入閩南可以開路乃當打破卻不能所以自固其與福建之吐一稱文武道出名如出一轍尤可嘆也。

我

大清兵至汀州，獲唐王聿鍵，滅延平。

唐王聿鍵在汀州

大兵奄至，從官奔散。聿鍵與妃曾氏俱就執，賜給中使家人門。大兵既至總兵官都督僉事胡上琛奔赴汀州飲酖而死熊緯孚文忠由汀入閩上擊福州衛人與聿鍵抽身

至九瀧，投於水。聿鍵死於福州。陽由于成瀧波汀城上

通判等俱死。

按明總兵姜正希率兵二萬，夜襲汀州，乘夜

登城。

大兵擊敗之。斬所餘殺。又破總兵師福於分水關。人告

縣巡撫楊文忠見執死，文忠謚節愍。遂襲克福州，唐王

護尚書曹學佺依官大學士死之。

大軍取福州，分兵徇漳泉諸府縣，相繼下。閩地悉平。鄭芝

龍自安平奉表來降。其子成功成功初名森唐王賜以國姓更名成功

不從。芝龍既入朝，成功與鄭鴻逵、鄭彩等各率所部叛

入海。

冬十月，我

大清兵克贛州。

故明總督萬元吉素有才，從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

命，恪然坐城上，諸將更不安。陷河

大兵攻贛，凡指為贛兵民從

大兵營中…

學士劉生道兵亦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諸將敗潰
亦遣兵助千楊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數千
元吉欲待水師至并力而中書舍人袁從鶚一作衍
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南昌人兵部主事黎遂球美字
周番禺人募水師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兵部主事王其寍
安福人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黎遂
球若慈母之乘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
聽
大兵聞水師將至乘夜截諸灘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
受遁還舟中火藥戎器盡失於是兩廣雲南軍皆不戰
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會閩汀州破人情益洶懼守者
亦疲甚

大兵用鄉導夜登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大至城上發砲
碎外城遂破鄉將揚元吉出城元吉歎曰為我謝贛人
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赴水死楊廷麟走
西城投水死城上發炮衆擁黎遂入蛟螭寺自焚死姚奇
允自縊於文廟楊文薦病困不能起執送南昌絕粒而
死雜賢勝諡忠節廷麟元吉文薦俱諡節愍一時同殉者
太常卿少卿管湖西兵備僉事彭期生字觀我而下凡數
十人 [illegible]

天溝從之到岳會剪疾倒及見執其弟勸之降不聽既而罵
八 [illegible]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一

丙戌 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冬十一月故明兵部尚書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等以桂王由榔[illegible]

初桂王常瀛子[illegible]未幾病卒由榔嘗[illegible]尚書丁魁楚[illegible]大器李永茂及[illegible]以智等[illegible]乃共推由榔桂太[illegible]

[illegible]王氏因諸[illegible]何[illegible]可者魁楚方[illegible]月十四日稱監國于肇慶以魁楚[illegible]

[illegible]

細勒卒取韶州[illegible]唐王代鍵受敏從而不[illegible]榔復還肇慶十一月十八日遂[illegible]以肇慶府署為行宮

[illegible]

故明大學士蘇觀生等以唐王聿鍵稱號於廣州

丁魁楚之將[illegible]由榔也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惡[illegible]之日欲專定策功[illegible]居己上拒不與議呂大器亦以其[illegible]觀生[illegible]唐王聿鍵弟聿鐭[illegible]浮海至南[illegible]

[illegible]

村王由榔遣兵攻廣[illegible]

在下山桐道路中彭[illegible]上聞四方淡潘欲行論
唐王[illegible]至廣州以[illegible]侯陳宋文俶序及監國
先後[illegible]因[illegible]生怨謀殺之
嘉發不[illegible]
際泰督師由[illegible]道[illegible]兵赴三水化
興故[illegible]泰使[illegible]降化龍
信之乘[illegible]討從往[illegible]
四數赴水死[illegible]大[illegible]桂式耜[illegible]
以[illegible]化[illegible]督師[illegible]人[illegible]大鋼遂以化澄
為尚[illegible]亦能
[illegible]

寧[illegible]支之宗[illegible]為之[illegible]方各[illegible]其十以為[illegible]
[illegible]彭[illegible]
[illegible]以大義與[illegible]致合
[illegible]得一[illegible]
十二月[illegible]
人[illegible]廣州[illegible]下[illegible]廣東下
[illegible]務紛[illegible]為太[illegible]任
[illegible]先及[illegible]小[illegible]才便[illegible]
何[illegible]有[illegible]明[illegible]人[illegible]者好為大[illegible]精兵
[illegible]可十萬[illegible]特[illegible]湖巡[illegible]者[illegible]入
[illegible]之用為吏[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大納賄[illegible]

[illegible]用數十人[illegible]生[illegible]之[illegible]能[illegible]招[illegible]
[illegible]其衆白日殺人[illegible]之門以示威
城內外大[illegible]
大兵由[illegible]州[illegible]州[illegible]下之[illegible]郎用其[illegible]
[illegible]廣州報[illegible]觀生信之是月十五日[illegible]
[illegible]集[illegible]
大兵已[illegible]觀生此之日[illegible]州[illegible]尚有[illegible]得[illegible]至此妄言
或衆如是者三
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得兵[illegible]兵皆[illegible]由倉猝
不能集觀生乃自縊死[illegible]
各[illegible]自縊[illegible]
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朝[illegible]及太僕[illegible]卿[illegible]子衛人[illegible]行人梁[illegible]
[illegible]人新城知縣[illegible]人[illegible]等皆死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方[illegible]嬰[illegible]下[illegible]家[illegible]城上
為近[illegible]所[illegible]之食[illegible]受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
先人地下[illegible]而絕[illegible]王俱死何吾[illegible]及[illegible]等恐
降
桂王由[illegible]
[illegible]太監王坤用[illegible]政[illegible]務作[illegible]倒數以內
批授官由[illegible]爭之不[illegible]中[illegible]幼[illegible]得

兕瞿式耜力救乃免及是聞廣州已破肇慶大震式耜
請駐峽口坤不從以朱治憪為兩廣總督守肇慶由
榔出走以二十一日至梧州上西峽遂奔梧州
我
大清兵至順慶流賊張獻忠伏誅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
選等潰走川南
獻忠據成都遣偽將軍分據各府州縣川中民苦乃謀
窺西安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眾出川北又欲
盡殺川兵偽將劉進忠故統川兵聞之率一軍逃奔
大兵至漢中進忠來奔乞為鄉導至臨亭界大清獻忠驟
行猝遇
大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於是
大兵擒獻忠出斬之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其黨偽平東
將軍孫可望偽安西將軍李定國偽撫南將軍劉文秀
偽定北將軍艾能奇偽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但潰走
川南明故明川中諸將競擁兵自固[illegible]
[illegible]
光[illegible]
天數能[illegible]
由不意賊[illegible]死[illegible]
土王[illegible]
貴州境

大兵追至肇慶故明巡撫朱治憪戰敗死之[illegible]遂入逼
以侗之旋師王祥等因復取保寧一郡故明總督侍郎
樊一蘅再駐江上為復規全蜀計乃列上諸將功宜加
諸將功狀於桂王由榔由榔拜一蘅戶兵二部尚書加
太子太傅祥等進爵有差
臣等謹按孫可望李定國等本張獻忠義子自
王師定蜀可望等竄走滇黔中遂據其地及其後窺伺粵南史各
傳率從附載末為臣則臣等恭讀御批於二王本末鄭
重明指示以可望定國等身為賊黨其所將平東安西等
號皆獻忠偽授自應重加貶絕書賊書偽以正其罪
王二王及其臣下銜參
舉遂其[illegible]之例故書自正其稱號以明自
以原官尺寸權衡具存謹書
隶亡
大兵等[illegible]
謹於
楚中之梅
則乎

丁亥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肇慶桂王由榔奔桂林
由榔既西走瞿式耜兼道趨赴由榔已越梧州而西
大兵自廣州向肇慶總督朱治憪棄城去由榔走平樂
大兵入肇慶遣別將徇高雷二府進取梧州巡撫曹華迎
降由榔欲走依何騰蛟於湖廣丁魁楚王化澄皆棄由
榔去化澄走潯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惟式耜及吳炳宦[illegible]

吳貞毓[illegible]等從乃由下樂兵部侍郎[illegible]
抵桂林。[illegible]
選人[illegible]東莞人[illegible]以吳炳[illegible]為大
學士同式耜入閣辦事[illegible]遣使勞何騰蛟趣其兵入
衛。徵四川文安之[illegible]東閣[illegible]王錫袞[illegible]入閣[illegible]不
能達安之[illegible]以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illegible]為六卿丁時魁
亦不至[illegible]
金堡[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吳貞毓[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平樂桂王由榔奔全州以其大學士瞿式耜留守
桂林。
大兵復下平樂克之潯州相繼破由榔大恐命武岡總兵劉
承允以兵至全州丁由榔奔避之瞿式耜極陳桂林形勢
[illegible]由榔不聽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
學士兼吏[illegible]部尚書賜劍便宜從事以焦璉[illegible]為
總兵[illegible]封陳邦傅為思恩侯守昭平由榔遂
走全州
四川賊孫可望遣其將李定國等入貴州
孫可望[illegible]

巡撫米壽圖[illegible]兵[illegible]以眾寡不敵拜
之[illegible]敗[illegible]拒[illegible]與寧知縣吳
子騏[illegible]九[illegible]戶部主事劉[illegible]楊[illegible]兵抗
賊[illegible]敗[illegible]
降趙大[illegible]不屈遂與家屬十二人同見殺[illegible]
州[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我
大清兵攻桂林
由榔既出奔桂林危甚其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川巡
按御史鄭延奔走[illegible]布政使朱盛調副使楊垂雲桂
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逃惟瞿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
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等[illegible]兵
部侍郎丁元曄代[illegible]御史[illegible]
[illegible]
大兵已薄桂林以[illegible]入文昌門[illegible]式耜[illegible]
[illegible]

大兵東還桂林始[illegible]全[illegible]
四川賊孫[illegible]
先是[illegible]沙[illegible]
公率大[illegible]
真[illegible]大[illegible]撫[illegible]
[illegible]湖[illegible]大設分道[illegible]
[illegible]之水[illegible]以[illegible]
向來[illegible]野[illegible]
闖之不敢至永昌[illegible]攻[illegible]不能下[illegible]
擊殺傷甚多定[illegible]長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下[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闖[illegible]兼程[illegible]焦夫人弟[illegible]仇[illegible]

[illegible]兵久困沙兵[illegible]其來迎之[illegible]
解楚[illegible]於[illegible]泥[illegible]大敗[illegible]可[illegible]破[illegible]
及變永[illegible]居之[illegible]
[illegible]
劉文秀[illegible]兵敗投水不死
與而[illegible]公[illegible]久[illegible]爲[illegible]賊來公能

共事和與[illegible]有[illegible]知[illegible]
師可[illegible]不[illegible]知因[illegible]忠
僞號不投[illegible]撫[illegible]力[illegible]定
定大理[illegible]永昌[illegible]
[illegible]
湖[illegible]李[illegible]阿楚力[illegible]其[illegible]投[illegible]萬[illegible]
人[illegible]過[illegible]不[illegible]思[illegible]人[illegible]上[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流[illegible]知在[illegible]得保全[illegible]東之[illegible]忠[illegible]
我
大清兵克長沙
始[illegible]既[illegible]故明總督何騰蛟在湘陰[illegible]兵保境

如平時桂王由榔進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師
至是率南大將軍[illegible]王允才復下湖南桂王
總兵王進才故守[illegible]之退保長沙與援兵將[illegible]
春關揚言之餉大掠而去并及湘陰
大兵進逼長沙進才走湖北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湖
南巡撫章曠亦走寶慶
大兵遂克長沙湘陰先是劉承允受騰蛟節制[illegible]
賓兩月桂王由榔為其將劉承允劫遷於武岡州
由榔之至全州也劉承允迎不願如禮既而跋扈不可
制遂可擅殺王坤於永州矯由榔命晉己爵為安國公
總督改賜尚方劍封其弟承永武岡伯錦衣指揮使
吉翔文安伯郭承昊太平伯嚴雲從清江伯御史毛壽
登爭之吉翔怒激承允令由榔杖壽登及劉湘客吳德
藻萬六吉於午門外承允又力為申救得免皆奪職兵
部尤劉科道須承允功德者輒無虛日至是聞
大兵將至承允揚言翟式耜已通款迨由榔即日發至
州移居武岡改曰奉天府張先[illegible]與承允為難伏兵
邀於城由榔南渡河浮橋獨免兇寶遂大掠新寧承
允請救騰蛟解兵之始大內是由榔敗誤皆決於承允矣
桂王由榔遣兵犯[illegible]州以走

由榔命李赤心等攻[illegible]月餘
大兵來援赤心等大敗步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
州衛[illegible]先是湖南劉承允僭稱赤心爲[illegible]計非堵允
錫不能禦乃加允錫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劍便宜
行事允錫疏請得給空敕鑄印頒賜[illegible]兵在將領
議其專
桂王由榔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以兵犯廣州敗走
初邦彥見桂王由榔於肇慶擢兵部給事中退請[illegible]還
諭蘇觀生邦彥間使臣彭燿被殺遂變姓名入高明山
中及
大兵已定廣州剡城悉下邦彥乃潛謀起兵有余龍者
萬元吉所募兵未行而贛州失龍等千餘人無所歸聚
甘竹灘為盜他處率多附之至二萬餘人桂王總督朱治
㵪招降之未幾謀歸而唐王所置廣西巡撫張家玉[illegible]
[illegible]
覺斯[illegible]賞以編[illegible]奉表桂王由榔由榔進家玉兵部尚
書[illegible]
大兵擊敗如璉被殺家玉走[illegible]
兵由海道入珠江[illegible]桂林[illegible]
得[illegible]而收功於
彼也[illegible]以為然邦彥[illegible]兵犯廣州圍其城龍

卒故無紀律

大兵自桂林還投揚言取甘竹灘趙等領其家屬退邦彥[illegible]乃遣門人馬應芳往說邦彥順從

無何

大兵至說戰敗應芳設伏赴水死江門戍兵還江東殺

大兵攻家玉於新安[illegible]

[illegible]邦彥乃率高明戍兵家衛下

江門處之

五月我

大清兵克衡州。

故明總兵盧鼎乃從何騰蛟駐衡州而張先璧兵突至

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挾騰蛟走祁陽又間道

走辰州騰蛟脫還走永州甫至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

州騰蛟與將偏侍郎嚴起恆[illegible]江由走白牙市

大兵遂克衡州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皆自為盜賊衛州守將[illegible]

降

大兵數其罪支解之遂進大[illegible]道克永州以[illegible]知府守

之故明湖將周金湯[illegible]知城內虛夜鼓譟而登知府

[illegible]走全州復陷永州

魯王以海遣兵犯崇明

以海既旋海走南澳復走長垣以熊汝霖為大學士封

鄭彩建國公鄭芝龍[illegible]與侯張名振定西侯[illegible]進馬湖

伯遣兵犯崇明[illegible]旋

[illegible]以海所置知縣[illegible]之子[illegible]遣其[illegible]水

師兵部右侍郎沈廷揚[illegible]用師北犯崇明抵福

山[illegible]分[illegible]

大兵所執[illegible]之降不從[illegible]

六月朔[illegible]行其將師大學士[illegible]何騰蛟入[illegible]遣還

騰蛟在白水由鄉[illegible]道中何告以劉承允專恣罪令人

武岡徐之騰蛟乃以兵事屬鉦曠而走靖由榔於武岡

由榔及其太妃皆往見承允由小校以騰蛟薦至大將

稱門生已漸倨騰蛟在長沙徵其兵承允大怒言先調

黃朝宣張先璧軍皆辜臏親行今乃折箠使我速驅至

黎半執騰蛟下吏餉數萬乃走訴騰蛟騰蛟遣騎行承

允乃至騰蛟為請於由榔得封伯且與為姻承允益驕

至是思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請用為戶部尚書專領

餉務由榔不許由榔召騰蛟圖承允騰蛟固無如承允

何也騰蛟無兵由榔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

隸之及辭還賜銀幣命群臣郊餞承允伏千騎襲騰蛟

印選卒力[illegible]乃[illegible]自[illegible]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陷平樂梧州諸郡。

由榔大學士瞿式耜遣總兵焦璉進取陽朔平樂，陳邦傳由賓州取潯，合兵陷梧州，於是廣西全省地復為由榔所有。由榔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式耜請由榔返全州，又請還桂林，皆不許。

魯王以海以兵犯福州，敗走。

以海遣兵犯漳州，復平和。鄭彩阮進等犯福州，敗還，旋襲據連江，陷長樂永福羅源寧德諸縣。

八月

大清兵克武岡，桂王由榔奔柳州。

大兵克常德寶慶，前趨武岡，城死，馬吉翔扶由榔奔靖州，命其大學士吳炳分道護由榔世子走城步。吏部上書侯偉時□□從之，既至，城已陷。

大兵所向克捷，劉承允以武岡降，給事中□部尚書□作霖冠帶坐堂上，不從被死。由榔遂自靖州奔柳州。

道由古泥，總兵侯性、太監龐天壽率舟師迎由榔，會大雨，登舟，內監狼狽泥淖中，饑餓無人色，性供張備。時皆備，由榔尋封性祥符侯，天壽掌司禮監，從官皆不至，隨行者惟馬吉翔，各部諸司出者吉翔一人掌之，由榔進吉翔爵為伯。

桂王由榔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以兵犯廣州，敗死。

子壯家居九江村，桂王由榔遙授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廣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會

大兵入廣東，子壯不行，及□宗王陳邦彥與舉兵，湖陽賴其肖等先後舉兵，子壯亦以是月率兵九江村兵，舉張□，獨鬼茍戰，乃與邦彥約共攻廣州，謀故指揮使楊可觀等為內應。子壯先發，駐五羊驛，事洩，可觀等死。得引退，用彥宿，亦率兵伏兵禺珠洲側何

大兵覺，發合戰，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

大兵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皆

大兵也，陣動。

大兵順風追擊，遂大潰。子壯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庠陣歿。邦彥奔三水，會故御史麥而炫□□□□□□，以故主事朱實蓮南海人□□□□□□，亦以城迎邦彥，與諸生朱學熙□城固守。邦彥自起兵日，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苦，故頗得最強。□兵敗諸將之收者十□□□□□外無援，僅越數月城

破常德死邪彦率數十人巷戰衍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母殷經拜哭之旋就執餽之食不食繫獄五日遂戮死高明亦破貿巷戰死子先而於[illegible]州不降磔死。[illegible]

[illegible]

我

天清兵克永州。

將

大兵盡定湖南地何騰蛟趨南還胡一青奔道桂林嚴起恒劉湘客等亦至城中止焦璉軍騰蛟率諸將助守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擁衆萬餘至與璉兵欲鬭會瞿式耜處璉兵亦至騰蛟爲調劑桂林以安乃與瞿式耜議遣璉永忠與印選等分扼興安靈川永寧義寧諸州縣使各自爲守。

九月桂王由榔奔象州。

初狼兵將覃遇春率衆從扈瞿式耜仍至桂林斬之由榔之走柳州也遇春妻子迎謁出柳復以其子鳴珂爲總兵領其部曲至是鳴珂等復仇與柳州守道龍文明相攻殺文明走死大掠城中矢及由榔舟由榔南走象州。

冬十月[illegible]以海道兵附[illegible]以海道其大學士劉中唐王聿鍵爲將[illegible]

[illegible]

不從[illegible]

我

天清兵克衡州。

故明總兵蕭曠本武昌諸生爲劉承允偏裨何騰蛟令往黎平召將張及承允降令降將陳友龍招曠曠不從已而城破曠死之友龍遂盡劫騰蛟眷屬以去[illegible]

十一月我

天清兵克沅州。

故明貴州巡撫米壽圖死之[illegible]偏沅巡撫傅上瑞[illegible]與劉承允並誅死

我

大清兵攻全州

大兵既定湖南進攻全州滁陽何騰蛟率焦璉郝永忠盧鼎趙印選胡一青等五將合力守拒大戰全州城下會

大兵解圍去桂王由榔以爲騰蛟等功加騰蛟太師其焦璉並進爵爲侯封趙印選新寧伯胡一青興寧伯

我

大清兵克梧州

故明總兵陳邦傅在梧州造舟師將犯肇慶適

大兵游騎瞰端溪

大兵沿流追擊往上梧城邦傅不知所爲急遁走潯州。

大兵進入梧州

十二月桂王由榔還桂林。

由榔在象州聞梧州復破欲走南寧瞿式耜等力爭乃以是月初五日還桂林以嚴起恒爲大學士瞿式耜王化澄同入直。何騰蛟仍出督師。

我

大清兵克全州。

郝永忠駐全州有言陳邦傅將襲其幟取之往佔城者。永忠即撤兵駐還桂林盧鼎從之焦璉不知其故亦倉皇走平樂人情危懼[illegible]復命爲除監軍御史調護力爭不可衆怒欲出外之[illegible]全州鎮道遂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附王二

戊子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春正月總兵金聲桓叛以江西附于桂王
由榔

聲桓本左良玉部將

王師南征聲桓自九江率衆歸附令與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聲桓計殺體忠以其營王得仁代之得仁亦闖部裨將所稱王雜毛者也江西既平授聲桓總兵恃衆驕恣江西巡撫章于天制之聲桓得仁心怏怏會遣其客雷德復通款于桂王由榔以聲桓妻子在京師未敢發會有以兩人陰事告巡按御史董學成者聲桓得仁聞之且聞其妻亦自京師下反狀遂決以是月二十五日閉城門部勒舍營兵圍成官署殺之并及副使成大業執巡撫章于天於江中迎故明在籍大學士姜曰廣入城以資號召遣人奉表由榔由榔封聲桓昌國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統兵陷九江揚言將窺江南或說聲桓曰寧州若沿上流文武皆在為宜先攻之不然且何其後聲桓從之立召得仁還與并力犯贛以米不先守者賊圍贛州

大兵守禦甚固久之不能拔聲桓乃令得仁往擾贛上

下而引兵踰嶺犯雄韶

故明朱容藩僭稱監國于夔州尋敗死

時四川地皆附于桂王由榔容藩本明宗室在由榔命為總制而李乾德楊喬然等又先後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兵將亦自相攻擊號令不行惟保敘州一隅由榔已死容藩遂僭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于夔州稱制封拜御史錢邦芑以南地失無所歸由貴州走蜀責以大義容藩責其黨頗散由榔命其大學士吕大器代之大器至涪州過將軍李占春營具言由榔無恙容藩失機僭竊當誅罪占春以為然李乾德亦檄諸鎮致討合兵攻之容藩乃見殺王祥兄弟以兵攻石砫土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

魯王以海殺其大學士熊汝霖

時以海寓於海島鄭彩專柄與其大學士熊汝霖有隙遣兵潛殺之并殺汝霖幼子又殺其義興侯鄭遵謙皆投屍海中 熊汝霖鄭遵謙 以錢肅樂為大學士

二月戊

大清兵至臨川桂王由榔奔南寧

郝永忠在桂林不得入擄掠城外圍練兵盡破木東千

八月，[illegible]戰敗，兵與羅式耜、[illegible]式耜力調劉承忠乃棄

驛與安全。[illegible]

大兵前鋒至靈川，承忠戰敗，入桂林，尚由榔夕西走。

式耜力拄，不可。言者謂縱不至如[illegible]，逃不已。

國勢危，兵氣愈熾，民心皇皇，復何所倚？瞻由榔

左右皆尚速驚。式耜又[illegible]

可知者，以走為策，則何地不危？[illegible]

不過欲予死耳。式耜[illegible]

當議之。適夜半，由榔已行，出城。承忠聞之，大掠，後太

常卿黃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宮人嬪何騰蛟令焦璉乃出

釋。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外如洗。不

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耜息城中餘燼，安撫

遣近焦璉及諸鎮劉金湯、熊兆佐、胡一青等各歸所部。

至騰蛟亦自永州至，兵心粗定。由榔自梧州走南寧，故[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我

大清兵攻桂林。

人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虛直抵北門。何騰蛟、焦璉

胡一青等分門力戰拒守。

大兵乃還。引全州，攻全州。桂王由榔在南寧。瞿式耜遣

使迎由榔，又入，迎還居中。由榔給式耜與[illegible]為之泣下

我

大清兵克興化，遂進復福建沿海所陷諸州縣。

魯王以海自浙入閩，[illegible]攻陷一府一

州[illegible]

師進閩，克興化，我以海人[illegible]文魁攻湯芬府

[illegible]

以海兵潰，時魯復以海不敢更見閩，乃以寓浙東。凡

[illegible]

是月，以什卜成棟叛，以廣東附於桂王由榔。

成棟本高傑部將，以徐州歸大兵，隸隨征。

王師平粵，自以功大，不得受賞，受佟養甲節制，常懷

異謀。及是，合金和聲之同反，計益決。是月十一日黎明

成棟令其兵集教場，諸將欲為變，成棟請養甲出

城撫[illegible]，養甲以眾兵[illegible]之，以叛，遂傳檄各屬，遣使

附于由榔。[illegible]聞之，亦舉梧州叛降由榔。

封成棟惠國公，[illegible]以獻忠為兵部尚書。大

[illegible]

五月，桂王由榔遣兵陷全州。

時金聲桓李成棟相繼叛

大兵在湖南者姑退何騰蛟乘間復取全州遂偕保昌侯曹

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曹[illegible]等進攻

永州。

我

大清兵圍南昌

時征南大將軍都統譚泰等帥師討金聲桓進克九江

南康饒州諸府進薄南昌而分別將搜[illegible]諸逆

於西山未下營血刃已數百里

大兵遂圍南昌聲桓相兄成功[illegible]降未至先謀知殺之

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攻者李先進七寨之得不破[illegible]

聲桓等入攢擁兵急何[illegible]人掩擊之其大將王南昌中

伏大敗于七里街遂盡撤城外屯兵入城堅壁不出其

部將請戰不聽遣所署江西巡按吳[illegible]則乞師于桂王

由郴守閘[illegible]陳狀但[illegible]誇其強[illegible]為親

督

大兵[illegible]出兵[illegible]用鐵[illegible]王家渡[illegible]

[illegible]

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兵[illegible]

實甚焉

大兵所得田以[illegible]定諸郡縣聲桓等但守空城而已

[illegible]

六月桂王由梧[illegible]至肇慶

李成棟請由郴入廣州由郴[illegible]

疏言[illegible]中將[illegible]

行[illegible]之號號令既遂人心漸復[illegible]

檄[illegible]之役計過又疏合給事中蒙正發[illegible]

不報遂至肇州[illegible]陳邦傅為慶國公

[illegible]

秋八月桂王由梧至肇慶

[illegible]李成棟迎由[illegible]自粵如劉承允[illegible]

等由郴乃駐肇慶成棟進[illegible]開成棟大將軍以其

[illegible]承允為[illegible]使封南陽伯成棟[illegible]

將不宜久在外由郴名式耜式[illegible]

閣政有[illegible]

成[illegible]不同[illegible]一切大政[illegible]

[illegible]

忠[illegible]

自[illegible]

號與其[illegible]　瞿[illegible]起[illegible]

部尚書郭之奇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吳貞
毓化澄及李用楫堵允錫萬翺程源等主楚者內結馬
吉翔外結陳邦傅十起龍御史彭年劉湘
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為之外
元允元允方樹攻擊彭年等自為心腹
張聘八日為五虎
權可獨把也吉翔亦與陳八諸動朝事吉翔及中
官龐天壽大學士起恒化澄與嚴起恒化澄乞去天麟
奏留之劉湘客等復相攻擊劾起恒吉翔天壽無已太
妃召天麟與論武岡危難賴吉翔左右今擬劾嚴責

首天麟力為兩解辛未當事者而彭年等益怒不止由
榔知群臣水火甚今閣臣太廟然當盟顧不能解
冬十月李成棟犯贛州敗走
李成棟駐南雄聲率部眾及閣議王化澄號稱百萬度嶺
犯贛州以攻南昌營兩未立會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
昇等出兵大敗之成棟單騎走
成棟退屯南康
十一月桂王由榔遣兵復陷湖南州縣
何騰蛟遣將攻永州陷城月大小三十六戰
追獲 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

李甲存將劉慶別將陷衡爾蕭常德忠進才
赤心尚必正等將排湘潭州臨武縣寶慶州郴州荊門
宜城洛州攸湖南地大半復為由榔所據騰蛟議進取
長沙窺武昌以援從可喜曰由榔遣封林圖由楚之計
不納
已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至湘潭桂王由榔督師大學士何騰蛟死之
由榔逸督堵允錫與馬進忠有隙令李赤心尚必正等
進忠所取常德進忠大怒盡驅將民出城焚廬舍走武

岡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他守將皆焚營潰湖南
州縣為空 赤心等亦畏見害棄城旋東下走長沙
騰蛟時駐衡州大駭乃令允錫向江西檄進忠由益陽
出長沙與諸將畢會而親謁忠貞營邀赤心入衡部下
常六千人寶忠貞營掩襲不從行止擇吏行二十八往
將至湘潭其軍已東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
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
大兵知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捕騰蛟所部將也
爭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罵叱之遂擁之去絕食七
日乃殺之諸軍迷散赤心等走廣西
桂王由榔進其大學士朱天麟等官

陳邦傅[illegible]金堡[illegible]受其賂[illegible]已

監軍朱天麟因擬令[illegible]堡大憤[illegible]乃去[illegible]

六人[illegible]天麟[illegible]由榔所擬故天麟[illegible]

由由榔[illegible]大駭[illegible]交[illegible]

取還天麟所擬而罷天麟遂辭位由榔[illegible]不可

陛辭[illegible]由榔[illegible]孤矣[illegible]

所擬由嚴起恒意欲入[illegible]之是[illegible]起恒不入而天麟

獨[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御史中[illegible]合人省天麟[illegible]化[illegible]物[illegible]

亦為時[illegible]等所攻碎冠服辭去由榔乃召何吾騶黃士

俊入直[illegible]

皆知[illegible]絕不[illegible]一人[illegible]曰我

[illegible]

事而獨使[illegible]

其意亦為堡等發也

[illegible]

我

大清兵克[illegible]金聲桓等伏誅

聲桓部將[illegible]中守[illegible]門其偏裨[illegible]來降

大兵因[illegible]攻[illegible]門[illegible]

赴之而[illegible]已從[illegible]門[illegible]而[illegible]城遂[illegible]聲桓中

二矢赴湖水死[illegible]一[illegible]天[illegible]

等皆伏誅[illegible]投[illegible]家[illegible]死[illegible]臨江

袁州諸府皆下[illegible]

二月我

大清兵平[illegible]成棟敗死

[illegible]犯[illegible]州不能[illegible]兵[illegible]

大兵既定[illegible]成棟兵[illegible]諸將欲抗

[illegible]成棟不可大[illegible]去者已大半成棟

命酒[illegible]既大[illegible]馬[illegible]水[illegible]馬俱沈

[illegible]日後見成棟[illegible]水中始知其死諸營皆潰

大兵追至[illegible]城下[illegible]由榔以杜永和為兩廣總

督駐廣州代成棟閻可義守南雄可義尋死以羅成耀

代之命[illegible]以[illegible]江楚各省兵馬

三月我

大清兵克衡州

何騰蛟既死堵允錫乃入衡州[illegible]

大兵至戰敗[illegible]走[illegible]

大兵遂入衡州[illegible]虎關

[illegible]忠貞

[illegible]允錫[illegible]允錫及子

進人宣川留兩志甚遠之忿猶[illegible]遣允錫於盤軍僉事
何闓役閩闓遣楊州何桂王由榔遣[illegible]起恒劉湘客宴
稱忠貞營在貴向亦宜已至省標引乃以允錫為
由榔於衡慶之延遂怨闓得勞之閩門但甚
[illegible]
我
大清兵克福安
魯王以海大學士劉中藻既陷福寧旋移駐福安固守
不下至是

大兵破城中藻冠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吞金屑死時以海
已盡失閩地鄭彩見事勢窮蹙遂棄以海去張名振阮
進奉以海居舟山[illegible]
夏四月孫可望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榔
可望既得雲南故明在籍御史臨安任僎議尊可望為
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而李定國劉文秀故
可望同輩[illegible]且自謂兩人不為下可望以事杖定國諸
武場欲以威眾孫李從有隙可望聞桂王由榔在肇慶
李[illegible]等遂加封爵必得封爵為上方足以相制議遣使
奉表楊畏知亦素以[illegible]可望為[illegible]乃遣畏知及永昌故兵
部郎中龔彝赴肇慶道可望意請王封由榔大學士嚴
起恒給事中金堡等皆謂不可與[illegible]由劉
李上爵不過之王公而以劉李侯爵可也[illegible]封可望
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寺卿趙昱
為使加畏知兵部尚書[illegible]陳邦傅駐
梧州[illegible]先是允錫[illegible]
[illegible]允錫
念李亦心[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可望為[illegible]合改封平
遼王易敕以行[illegible]慶
國公陳邦傅中軍也守潯州城州[illegible]亦欲自結可
望乃於邦傅外矯命封可望秦王因稱其有可制李亦
心也邦傅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用所給空敕令胡執恭
齎往可望大喜郊迎士何畏知等至可望駭不受曰我
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偽也執恭亦曰我亦偽也其時
桂王所封實止兩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使下畏知
及執恭獄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犯南安敗走
桂王由榔遣兵度嶺犯南安贛州分兵兩路竄信豐龍南遁崇
義
大兵合擊[illegible]於其木城大破之
八月我
大清兵定湖南
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師師克長州進攻寶

慶王進才爲進忠等所敗潰去分兵守永州清兵守將
遺望風乘鼓走全州用金漢能進佐等立柵大松橋
拒戰敗之下其城復克桑平府郝永忠奔永從縣
大兵躡其後永忠返戰擊破之永忠攜妻子潛遁
九月爵王以舟道入舟山
以海以七月中至健跳所
大兵圍之會阮進攻至得解大時張肯堂方以私財募兵
海上以舟艦肯堂書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至是
以海遂遣張名振阮進合軍討斬黃斌卿入居舟山以
肯堂爲大學士吳鍾巒爲禮部尚書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南雄

下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帥師征廣東除久侍
兵襲南雄桂王由榔守將江起龍倉皇棄城去羅成耀
方駐韶州聞之亦棄輜重走高州

頭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韶州桂王由榔奔梧州

是月六日

大兵下韶州由榔聞成關不守大懼登舟走梧州加瞿
吉翔兵部尚書與嚴起恆並相李元允將守肇慶瞿式耜馳

疏請留不聽陳邦傅諂由榔俗州以兵將營守肇慶兵
入衛

二月桂王由榔下其給事中金堡等獄

堡等既逐述大恨勢益横戶部尚書吳貞毓等欲排去
之畏李元允爲援不敢發會由榔走梧州元允留肇慶
陳邦傅適遣兵入衛貞毓輩之得爲翊程源乃合諸給
事御史劾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及堡等五人
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由榔以彭年有諸附功免議下
堡等錦衣獄杖之大學士嚴起恆跪求由榔舟力請留守
大學士瞿式耜亦疏論救皆不納命決可定議堡以語
觸待忌與時魁並論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由榔再召朱天麟入

[illegible]

我

大清兵圍廣州

時李赤心已死養子李來亨代領其衆推高必正爲主

大兵圍廣州桂王由榔命陳邦傅與高必正東援邦傅故與
李元允有隙意在修怨又恐必正等之覬覦其境也陰
合胡將姚存登等連結[illegible]合來亨等謂兵上可遂相
讐殺必正怒而歸邦傅[illegible]遂[illegible]合必正三水俱不敢
進廣州城守久李元允弟[illegible]提拒戰甚力由榔封爲安

肅伯。

我

大清兵克全州

平南王孔有德帥師征廣西，曹志建敗歿。

大兵入龍虎關，焉進忠復敗於瓜里，走入武岡。桂林大震。百姓苦諸鎮鈔掠，殺迎

王師。長驅入全州。開國公趙印選、胥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敢出。

大兵遂入嚴關，無一禦者。

夏六月，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嚴起恒官，尋召還。

起恒潔廉，遇事持平，與馬吉翔、龐天壽共患難久，無所

許。五虎欲起恒誣爲邪黨，及五虎得罪，起恒反力救，吳貞毓等憾之，乃請召還王化澄，而合攻起恒。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由榔不悅，奪德復官。起恒力求罷，由榔慰留之，不得，放舟竟去。會鄖國公高必正入朝，貞毓欲藉其力以傾起恒，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決矣。必正詣之，有爲起恒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陵公，陵公反救五虎，此長者，公何以爲奸？必正見由榔，乃力言起恒虛公可任，請由榔手敕追與俱還。

孫可望復遣使來，封爲秦王。由榔

可望欲得秦封不已，又景國公命遣使至梧州問故。由榔始知爲諸帥所挾，式耜上疏請斬以謝，不納。馬吉翔議封可望澂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江安人）、給事中劉堯珍（舞陽人）等助之，且請卻所賂白金。鄖國公高必正尚在梧州，因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爲若請北京恩宥族，亦曰公與南宗氏竊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敢與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挾朝廷，居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詞甚嚴，且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可望不得封，益怒。

秋九月，孫可望率兵至貴州。

可望由雲南東發，貴州匡國公皮熊走，清浪衛進執之。

奪其兵，又遣白文選攻破遵義，忠國公王祥自刎死，降其衆二十餘萬。張先璧、馬進忠皆歸於可望，勢益強。

孫可望遣兵據嘉定。

初桂王由榔遣李乾德入蜀，自巡撫進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軍務。乾德察諸將，惟袁韜、武大定可用，力說之，攻佛圖關，取重慶，因何諸將大會，將以位尚書李占春上。占春怒，卒然乾德欲襲取之。乾德告其自有兵，走踞山谷間。于大海、袁韜不克，擒乾德所取其將而返，行遂之。諸將益相猜。從武大定從其言，攻楊展，展與大定皆殺兄弟負之，食已而乾德刺展，韜擒殺之。分其營與入城不前，乾德可望聞展死，將圖蜀，乃爲

廣敢將逆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遣劉文秀度金
沙河出黎州，趨嘉定，招大定。乃拒自奇於川南，振師還
敘州。可望之將大定大敗，可望擒錦宗殿，德劉其
救由□□不可進，□家人□其將御史升
□水氣□□
□文秀降，乃遣其名臣下□州出春敗走于大海，在
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人楚與出春來降於
王師。文秀遂振蜀。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廣州。
廣州城三面臨水，李成棟在時復築兩翼附于城外，爲

砲臺，水環其下。
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杜永和偏將范承恩約內應，夾砲
臺之木
大兵騎從彼道得砲臺。是月二日克其城，承恩來降，永
和由海道奔瓊州。
我
大清兵克桂林，桂王由榔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等死
之。
王永祚朝一青以循餉入桂林，桂江一帶皆空壁。
大兵益深入，是月五日，式耜檄趙印選出城爲戰守計，不
肯行。再趣之，則擁家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
蒲纓與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
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勳請式耜上馬速走，
式耜不聽，叱退之。適其總督□□張同
敞之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爲留守，當死，子
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敞正色曰：古人恥獨爲君子，公顧
不許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命酒與飲，一老兵侍，式耜命
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以送桂王由榔。是夕兩人秉
燭危坐達旦，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
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降，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
囚之民舍。兩人對與室，詩賦倡和得百餘

首。閱四十餘日，將就刑，式耜從容衣冠，南向拜訖，與
同敞並死。同敞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式耜
敞。賜謚忠宣，同敞賜謚忠烈。
桂王由榔奔南寧。
由榔至潯州，亂卒夜掠街市，火光燭天，由榔僅解維衛
兩而去，陳邦傅在潯，遣飛騎先往遮□，往官于滕江，殺
部郎潘駿觀、董英、許子等；由榔狼狽至南寧，胡一青
趙印選率兵奔□州。
我
大清兵克平樂。
大兵由桂陽至平樂，桂王由
榔山西將軍朱旻如，□□□人。

守城破良如殺其妻子自刎死焦璉方往興安嚴關

之遂走梧州良如璉皆殉節

辛卯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春二月我

大清兵克肇慶高州梧州柳州諸府

總兵許爾顯克肇慶及羅定州徐成功克高州線國安馬蛟麟克梧柳二州桂王由榔南陽伯李元允安肅伯李建捷自肇慶走南寧尋請出監出取高雷兵復據廣東郡縣

孫可望遣兵至南寧迎桂王由榔遂殺其大學士嚴起恒

由榔走南寧見事急乃遣編修劉茝封孫可望冀王二字可望仍不受稱秦王知由榔與等尚假何如與可望不聽李定國勸可望遣兵迎終其事可望許之先遣部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卒五千迎由榔九儀直上嚴起恒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寧有吝恩如是求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于江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人臣皆以阻封議者朱天麟力勸由榔從可望請趨雲南諸臣以起恒被殺皆不

可乃命天麟經略左右兩江土司而自封可望爲秦王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言多侵可望由榔因留爲東閣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慟以頭上冠擊可望遂殺之楚雄人立祠以祀畏知諡忠節

三月我

大清兵克嘉定

劉文秀既撫旋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至是

大兵南征文選鎮國戰敗皆遁走

王師遂入嘉定桂王由榔巡撫川南僉都御史范文光感詩一章仰藥死巡撫川北僉都御史詹天顏兵敗于石泉執不屈死給事中尚書樊一蘅時已致事避山中九月亦遘疾卒范文光詹天顏俱賜諡忠節

夏四月桂王由榔遣其大學士文安之督師四川爲孫可望所阻不果行

文安之應由榔召至梧州從赴南寧以大兵日逼而雲南又爲孫可望所據不可往念川中諸鎮兵尚强欲結之爲援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由榔從之加安之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劍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宏譚詣譚文爵

守素等。公侯伯卿令[illegible]有[illegible]而悉之道
兵伺於都督邀止安之道。奮力與敵敗。回留數月。乃令
入湖廣安之道客他鄉。無所歸。復其責[illegible]道湖南撫
可望遂以軍戎之事節制。

秋八月。我
大清兵克舟山。舒王以海遁入海。

都統金礪。劉之源。總兵陳錦。提督田雄等。往征舟山。
以大艦乘潮出洋。至蛟門。舒王以海遁。阮進拒戰。敗死。
進。[illegible]

大兵乘大霧。直抵螺頭門。守將劉世勳。張名振。兵部
尚書張肯堂奉以海航海去。屬大學士張肯堂城守。城
中兵六千。拒守十餘日。

大兵掘地道破其城。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子婦
一女孫先死。乃從容賦詩自經。一時同死者。兵部尚書
李向中以下凡二十一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大作。其大學士沈宸
荃沒於海。[illegible]

九月。我
大清兵克潯州。

定南王孔有德。率師駐桂陽。遣總兵線國安等分略
定廣西郡縣。桂王由榔走南寧。陳邦傅在潯州。會國安
兵至。兵敗走武靖。邦傅遣使與俱降。瑾不從。邦傅殺之。函
其首遣使以潯南之地及所部兵來歸。[illegible]

冬十一月。舒王以海遁於金門。

以海將次廈門。鄭成功移之金門。禮待頗恭。以海既失
其眾。乃自去監國號。遣使間道奉表於桂王。由榔久之。
張名振亦奔成功。事以海益懈。以海猶不能平。將往南
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illegible]
降不從。戮於杭州。[illegible]

十二月。桂王由榔奔廣南。

孫可望既移駐貴陽。議移由榔自近。擁以作威。其宗學
增報者。曾延生。恐由榔入。學士吳貞毓言不可移。既至
[illegible]
大兵臨廣西。諸府相繼下。從江由榔召可望臣其說。有兵至

遂潰依李元允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之海島[illegible]
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龐天壽結可望堅主走黔[illegible]
人延生言不敢決。元允疏請出海由榔不欲就可[illegible]
[illegible]府潰遁再下諸臣議終不決亡何開國公趙印選衞
國公胡一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由都邑出水道
走土司抵瀨湍。二將報
大兵益近桐庫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亥羅江土司。
追騎相距止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稍安久能資抵廣南
歲已暮矣月始抵廣南[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二十[illegible]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illegible]

壬辰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春二月孫可望迎桂王由榔于安隆所

可望遣兵迎由榔入居安隆所。改[illegible]為安龍府可望歲以
銀八千兩米百石為供從官皆取給[illegible]宮室卑陋服御
粗惡守將承可望意無復人臣[illegible]由榔不堪其[illegible]將
馬吉翔掌戎政龐天壽督勇衞營俱諂事可望[illegible]人學
士吳貞毓不附已令其黨冷孟銋吳象元方[illegible]
彈擊且訐孟銋等日秦王宰天下我其敢以內外事盡
付戎政勇衞二司大權歸我公等為羽翼貞毓何能為
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主事胡士瑞[illegible]
將怒[illegible]皆比其之徒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illegible]
舞禪受[illegible]以[illegible]可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諷[illegible]可望殺
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盡委吉翔天壽於是士瑞與給
事中徐極[illegible]員外郎林青陽[illegible]
衡人[illegible]發其姦謀由榔大怒兩人求救于太妃乃
免

夏五月李定國犯湖南

定南王孔有德率師兵出河池向貴州以
大軍駐桐州疫癘[illegible]可望乃謀入犯使李定國馮雙禮[illegible]出

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筸出沅州，會於武岡，以攻桂

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出敘州，白文選由遵義出重

慶，會於嘉定以攝成都。可望言於由榔，封定國西寧王、

文秀南康王。定國進攻靖州、武岡，俱陷之，行徑逼守桂

林

我

大清兵襲桂王由榔總督侍郎揭重熙於廣信，殺之。

先是，金聲桓既伏誅，江西諸郡並敗，獨總兵張自盛衆

數萬走閩，重熙入其軍，約廣信曹大鎬、劉鼎鎔發兵部

侍郎傅鼎銓亦往來兩家軍中，自發掠部，兵戰敗就擒。

鼎銓為所在守將所執，繫南昌獄，論降不從，死。事在順治八年

至，見重熙率數十人赴大鎬於百丈際，遇大鎬遁軍營

山，椎牛營在衆就營炊食

大兵復得之，率衆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重熙

竟死其不得日，發衣冠拜呼所死，及就刑，指首受刃，顏

色不改。大鎬等亦敗死。自是江右之阻兵抗命者盡矣。

重熙等賜諡忠烈；鼎銓以曾受流賊偽職，有虧廷議，不予諡。

六月，我

大清兵克高雷廉瓊諸府

我

大兵自雷州進取，別遣將攻欽州，擒小桂王由榔南陽

伯李元胤。元胤爲兵所執送，罪前不順命，與弟建捷俱斬下

市，遂克瓊州，杜永和降。巡撫高雷廉瓊四府右僉都

御史張孝起走避龍門島，既就執，不食七日死之。賜

諡忠節

秋七月，李定國陷桂林。

李定國由西延大埠嶺而進

大兵遇於全州，不利，定國遂長驅抵桂林，擁衆來攻，城遂陷。定南

王孔有德自經。定國獲陳邦傅及其子曾禹，去其皮而

徇之。[illegible]

[illegible]定國分兵犯廣西郡縣

梧州、柳州相繼陷。文選攻陷辰州，總兵徐勇戰

歿。

八月，孫可望遣兵犯四川

可望遣劉文秀等入四川，進據成都

大兵退保保寧，文秀合衆來攻，逼城下，連營十五里

大兵迎擊，大敗之，獲其將王復臣

十一月，我

大清兵擊敗李定國于衡州。

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帥師南征，次湘潭，馬進

忠等遁去。

大兵遂進，至衡山縣三十里，遇李定國，其衆兼程趨衡州，方列

賊定國兵已至。
大兵奮力衝擊，定國兵敗走，斬獲無算。遂旋師，謙親王自率精騎追之，過伏，歿于陣。定國乃收兵退屯武岡。

癸巳，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春二月，李定國自湖南遁走廣西。
定國既遁，隔絕勢諸將兵力益强，不復稟孫可望。劉文秀可望忿其會定國敗于衡州，可望使人召之赴沅州議事，將以爲罪而殺之。定國知其意，遂不行。可望之同率馬進忠等犯永州，定遠大將軍多羅貝勒屯齊等會師自衡州進擊，未至，定國已遁，度龍虎關而去，遂入廣西。

時
大軍已克復桂林府，定國乃據柳州。
三月，我
大清兵擊敗孫可望於寶慶。
可望自率兵追李定國，由靖州進次寶慶。
大兵偵知之，自永州迎擊，與馮雙禮等遇於周家坡。雙禮營山頂，據地險，與
大兵相拒。可望師前軍乘夜往與雙禮合，明日，率衆下山來犯。
大兵分路會擊，可望大敗，斬馘甚衆。可望遁還貴州，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

夏，李定國犯廣東。
孫可望恨李定國逼己，然以其兵在外，不敢輕料敵，仍厚撫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思據地自固，乃與馬寶由懷集進賀縣，攻陷肇慶。
大兵自廣州來援，敗之四會河口。定國移兵犯平樂，陷之。府江道周永緒、平樂知府尹明廷等遇害。又攻高州、廉州、雷州諸府，亦俱爲所陷。
秋，桂王由榔遣使於李定國。
先是，由榔在安隆，孫可望挾以自做，日食就寡，窘困備至。而御史任僎、中書方于宣等屢勸進於可望，可望遂自設內閣六部等官，可望欲設六部翰林官，慮人議其僭，乃以范應旭、馬兆義任偽吏部，禹年英爲戶部兵部，青蒞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英兵部，以寵蠱務可望其號，可望令其由翰林入禁議之，由他久□□，可望乃自設內閣六部官，以文安之爲東閣大學士，方之不爲用，走川東，故劉體仁等以改太府爲朝廷，改印文爲八疊，盡易其舊。由閣之發，擅殺閣中官張福祿、全爲國。已聞李定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濟國乎。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縯、胡士瑞嘗劾馬吉翔、龐大壽，宜可與謀。由榔命召之，五人皆涕泣，引以告大學士吳貞毓。貞毓曰：主上憂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林青陽請行，乃命作乞假歸葬，而使員外郎蔣乾昌撰敕，命中書朱東旦四川人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內陽□□盧門首，至定國所，定國援

救感泣許以死。迎然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輕發。會[illegible]
至是青陽久未還。由榔時密使往促。貞毓以紛林孔目
周官(簡州人)對都督鄭允元(允人)曰。吉翔最久在側。假他
事出之外。無有濟。由榔乃令吉翔與使祭往土常瀛及
太妃墓于梧州。而密令遣周官諭定國。時青陽亦已還
至南寧。為守將當榮所留。變遣別[illegible]吉告由榔。由榔
善。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出撫救。錫鄭胤潤臣金印。令
吉遣付青陽至廉州。周官與青陽遇。偕至高州。賜定國。
定國拜受命

甲午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春三月。孫可望遣人劫桂王由榔。殺其
大學士吳貞毓等
馬吉翔之出使也。在道微知林青陽密救事。遣人至李
定國營偵之。主事劉議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預謀也。
告以兩使密救狀。吉翔鑑賬改報孫可望。可望大怒。作
疑吉翔預謀。遣其[illegible]鄭國赴南寧逮之。會張鐫劉土瑞
李元開(吉化人)以由榔親試。鄭遵徐極朱東旦及御史林
鍾人。(湖廣人)以父兄皆于役官。擢天壽及吉翔弟都督雄飛
忌撓。與其黨鄭國方謀為之。而鍾續極鐫土瑞亦知事
洩。倉皇訪吉翔天壽。表裏為奸。由榔見事急。即下廷臣
議鄭。天壽與吉翔[illegible]雄飛兆世陽倚可望。而鄭國亦已械

吉翔子安隆與諸臣。而飛貞毓謝不知。國怒因收貞毓
道入由榔所居。迫勒[illegible]察其謀者。由榔懼。不敢正言。
謂必外人假敕為之。遂約日[illegible]自偏鍾允元。鍾
璉元嚴赫鐫土瑞東旦[illegible]及太僕少卿趙賡禹(玄州)
人 御史周允吉[illegible]宋德亮[illegible]員外郎任斗墟(鄭縣人)。
十事易士佳[illegible]蔡縯[illegible]等又入由榔所。搆擒貞毓為國
而出。其[illegible]張鐫[illegible]宋德亮朱企鋐等。迫由榔逮貞
毓[illegible]名。由榔忍慍而退。謝曰。國等嚴刑拷掠。獨貞毓以大
臣免。宋不勝楚大罵。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鐫厲聲曰。
今日顯等直承此獄。猶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
承。國又問曰。上知否。鐫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
以欺君悖國盡實奏。詔為罪殺。可望。可望請由榔親裁。
由榔不勝懼。下諸臣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及總憲亮孟
鐫金鐶將御璉等。詞國曰。此輩盡當處死。倘留一人。將
為後患。於是御璉執筆。佐辰擬旨。以鐫為首。為國為首
罪。婁難餘為從罪。斬。由榔以貞毓大臣。旨於可望。罪殺
諸臣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其家人合葬於
安隆北關之馬場。已而青陽還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
(貞毓[illegible]賜謚忠[illegible])
冬十月。李定國[illegible]
李定國兵[illegible]新城。城中糧盡。殺馬為食。
[illegible]

將軍珠瑪喇等亦率舟兵進擊敗之于擲州斬其副將
一人既抵新會定國攻圍以待
大兵會擊奪其山纛獲甚衆定國大敗遁去
乙未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春三月李定國遁走南寧
定國圍新會敗走
大兵追擊及于興業縣境又敗之於橫州江殿敗之定國焚
橋而去
大兵躡之定國率殘兵自橫州走南寧粵東高雷廉等三
府二十州十八縣及廣西橫州等二州四縣悉平

夏六月孫可望遣兵犯常德敗走
可望遣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等率衆六萬船千餘艘
分兵由常德攻岳州武昌而文秀自留攻常德
大兵設伏邀擊之焚獲戰艦甚多賊衆大敗明臣赴水死
雙禮被重創走降其將四十餘人文秀遁歸貴州
丙申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春二月李定國走安隆以桂王由柳州
雲南
大兵至南寧李定國戰敗將由安隆走滇孫可望偵知之
使白文選促由榔移黔文選雖為可望用然心深直其

所爲因以情告由榔[illegible]遣往依西府至西府謂定國
也定國不從除文選[illegible]之其[illegible]由榔[illegible]安南衛走雲南
所守滇者爲劉文秀[illegible]寶九儀文秀數怨
可望遂私迎定[illegible]兵[illegible]討中由榔封定
國爲[illegible]文秀[illegible]弟[illegible]封[illegible]公令文選
選[illegible]定國也悉[illegible]所部兵隨
之軍中然[illegible]在[illegible]波[illegible]
桂王由榔以其文安侯馬吉翔入閣辦事
李定國[illegible]由[illegible]挾馬吉翔[illegible]及其家人令步將
勒[illegible]武收[illegible]殺之吉翔因請[illegible]定國客[illegible]武吉
翔復媚之因相與結於定國而微爲辨冤定國名
吉翔入謁即[illegible]可造功千古無兩吉翔卒望見
顏色死且不朽何足辭也定國乃大喜吉翔因
日諂定國客令說定國爲己入內閣遂與定國客相結
盡握中外權[illegible]亦復用事定國與劉文秀皆稱二
人[illegible]光祿少卿高勣[illegible]與人御史鄔昌期[illegible]患之合
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倖之門恐滋奸弊復
蹈秦王轍疏上定國文秀遂不入[illegible]由榔怒命
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國客金維新走告定國曰勣等
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即偕文秀入救乃復
官
丙[illegible]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秋九月孫可望以兵攻桂王由榔于雲

南與李定國戰可望敗走遂降于我

大清

是年春由榔遣張虎送可望妻子還黔可望遂舉兵反

由榔然人心咸不直可望部下諸將皆願歸命定國馬

進忠等說可望請以白文選為大將可望從之乃留馮

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統諸軍前行李定國劉文秀帥

師禦之是月至三岔河與可望夾水而軍文選輕騎奔

定國可望遣張勝馬寶由霑益間道襲雲南而自將勁

卒攻定國戰方合其將馬惟興先遣一軍投降可望狼

狽奔回定國恐會城有失遣文秀文選追之而自引兵

先還遇張勝于渾水塘擒而殺之馬寶亦歸定國可望

至貴州馮雙禮紿言追兵且至可望知人心已散潛挈其

將程萬里赴

大軍前款可望行至沙子嶺總兵楊武追襲幾殆賴

大兵馳救方免可望遂挈妻子至長沙來降雙禮截其子

女玉帛與文秀同歸雲南由榔封雙禮慶陽王進忠漢

陽王惟興等進爵為公

臣等謹案孫可望本獻忠餘孽既乃陽為歸附遂求爵命而又擁兵跋扈反覆相向及為李定國所敗始以窮蹙來歸歸其頭顱不當實為除賊之處然當日國朝新附姑行封賞[illegible]

特命削除世職

自爾予奪無據好惡之至公足糾愆懲惡者莫及予深念而予叙防夫懲勸於千古也

戊戌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夏五月我

大清兵平貴州

寧南靖寇大將軍宗室羅託等由湖南平西大將軍平

西王吳三桂等由四川征南將軍趙布泰等由廣西分

兵三路入黔時劉文秀已死李定國使劉正國楊武守

三坡紅關諸要隘以防截馬進忠守貴州將兵自

奇聞有才武於定國定國自將擊之楚師自鎮遠入定

國不及援粵師亦由都下南丹那地獨山諸州會於貴陽

進十六道入貴州平

六月我

大清兵克遵義

蜀師至三坡劉正國拒戰大敗自水西奔回雲南

大兵遂克遵義

初李定國既敗孫可望兵以為無患武備盡弛與郎官金簡進[illegible]之[illegible]方大而我[illegible]用之中[illegible]之[illegible]亦安那二王老丁兵事胡謝謹如此定國悉之桂能且久安耶[illegible]由榔欲[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可降時未及前[illegible]路收書至定國始還遣[illegible]臣[illegible]

今雲南字萬

藏山陰人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入雲南李定國敗走桂王由榔奔永昌

時二將

大兵俱集貴州，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至，遂會于平越府之楊老堡，咸明入。而李定國與馮雙禮扼雞公背，圖復貴州，使白文選守七星關，[illegible]以[illegible]蜀兵。別遣[illegible]，適大兵得由水西直取烏撒，文選[illegible]棄關走霑益州。[illegible]兵至盤江，[illegible]。[illegible]府。[illegible]從下流[illegible]入，交除定國使其將[illegible]。

大兵擊之，破其衆，師[illegible]又進攻之，[illegible]定國大敗，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散走不相[illegible]。

[illegible]將由[illegible]行入[illegible]。獨[illegible]由榔命諸將[illegible]定國等[illegible]行入議，是[illegible]前途尚遠，今暫發[illegible]。

丙國[illegible]復未幾也，由榔遂走永昌。

[illegible]臣等謹案：[illegible]入[illegible]後已無地自存，[illegible]定國等[illegible]抗我

[illegible]入[illegible]史文之書[illegible]乃[illegible]我

[illegible]不與[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

之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雲南，桂王由榔奔騰越。

是月三日，

大兵行[illegible]入雲南省城，永[illegible]報[illegible]由榔復走騰

越。

二月我

大清兵克永昌，桂王由榔奔緬甸。

白文選自霑益追及李定國，定國俾之斷後至玉龍關。

大兵追擊之，文選敗，由右甸道走木邦。

大兵克永昌，渡潞江，定國設伏於磨盤山。

大兵覺之，分精甲先搜伏處，定國不能支，遂走[illegible]道。總兵靳統武[illegible]兵四千從由榔將[illegible]時[illegible]多恐道梗，令從由榔夜走，前[illegible]兵[illegible]火光[illegible]天，右輔[illegible]沐天波，[illegible]仍[illegible]定國[illegible]由[illegible]木河是為緬界，緬人[illegible]從官盡去兵器，方許入境，至蠻

莫土司，緬人以四舟迎之，從官皆自覓江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於緬甸。

[illegible]

夏五月，緬人置桂王由榔于赭硜，以兵防之。

初，由榔至井亘，其黔國公沐天波等[illegible]之走戶臘二河不聽，緬人遂大臣過河，[illegible]以為假天波出黔國公印[illegible]由榔[illegible]關上[illegible]得緬[illegible]定月[illegible]井亘[illegible]至[illegible]五日至赭硜

始知前隆行者盡被緬人掠為奴多自殺帷帳王子等
入十人流入暹羅緬人於赭硜置草屋居由榔以竹為
城從行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為笑樂大為
緬人嗤。
秋八月我
大清兵定四川。
初李赤心養子來亨等久竄廣西其衆食盡且懼
大兵進討率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將
王光興譚宏等附之衆猶數十萬桂王由榔大學士文
安之因率來亨及劉體仁袁宗第等十六營由水道襲
重慶會譚宏譚詣殺譚文諸將不服安之欲討二人二
人懼率所部降於
大兵諸鎮遂散安之亦卒至是
大兵進取川南克敘州馬湖二府總兵杜之香降成都餘
黨聞風逃遁。
大兵追至新津斬溺無算全川底定於是獻忠餘孽之據
蜀者亦盡矣。
桂王由榔令其黔國公沐天波以臣禮見緬酋。
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羣蠻其酋欲誇示諸國請天波過
河令椎髻跣足用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泣告衆
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驚憂王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罪
益大任國璽與禮部侍郎楊在[illegible]劾奏之[illegible]

祭代寧司禮與翔神勳李國泰為奸明日吉翔奏大臣有
三日不舉火者桂王由榔不應明日吉翔國泰合奏由
榔怒以御寶擲下吉翔即擊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因從
加此任鄧凱等衆未來[illegible]侍從好事為一書進才由[illegible]言
翔恨之由榔覽止一日與泰中稱大國璽又疏論將事
三不可解中吉翔等之嘗吉翔思出險吉翔不悅而令閣
臣鄧出險策國璽從之焚其日將
事至此猶抑言官使不言耶
臣吾謹案桂王所任吉翔龐天壽從路北
臨復殘在廣流離流身無所而李國泰龐天壽代天壽
寧可禮監與馬吉翔表裏為奸在若當時人誰知纔
情罰可服於日前遂相其主而桂王受制羣闕至於
流播緬方猶不知悟明代宦寺流毒
積漸之勢遂至此極亦良可浩歎耳。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沅江。
桂王由榔之走永昌也道過沅江土知府那嵩實其子
燾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
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由榔既走緬甸李定國不
敢深入聞白文選在木邦與之謀與文選討不合定國
乃引兵自孟定過耿馬抵猛緬孟艮不附定國移兵滅
之據其地遣使號召諸土司兵嵩亦於沅江起兵應之
至是
大兵進討城破嵩登樓自焚合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
死[illegible]謚烈愍
庚子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九月白文選攻緬甸不克。
文選自木邦至錫箔[illegible]至緬兵大掠進攻阿瓦索桂王

由榔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緬酋所居，文選誌[illegible]之，城
已破，為緬人所紿退兵十里，城中偽襲復固，反為所敗。
文選乃引兵赴孟艮，會李定國，復同文選赴阿瓦
辛丑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八年夏五月，李定國、白文選會兵攻緬甸，不
克。
桂王由榔久居赭硜，從官資用盡竭，錦衣趙明鑑謀竊
其世子以出，為馬吉翔等所阻，李定國以三十餘疏迎
由榔，俱不達。白文選復密遣人告由榔，言不敢速進者，
恐有他害，必得緬人送出為上策，由榔卽以書答之。文

選乃陰造浮橋，將迎由榔，為緬人所覺，事不果。至是定
國、文選會兵阿瓦，使人入緬求由榔，緬人不許，以象兵
與定國戰，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擊之，緬人大
敗。退保新城，然終不肯出由榔。定國、文選復議以舟師
攻之，遣人於上流造船，為緬人所焚，定國、文選移兵洞
烏，未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還。
秋七月，桂王由榔從官盡為緬人所殺。
時緬酋弟弑兄自立，欲盡殺由榔諸臣，乃遣人告由榔
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咒水。馬吉翔、李國泰
邀諸臣盡往，至則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
之，凡殺四十二人。吉翔、國泰及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

王維恭、綏寧伯蒲纓、將軍魏豹、都督馬雄飛、吏部侍郎
鄧士廉、禮部侍郎楊在、御史鄔昌期、任國璽、光祿少卿
高勣、兵部郎中金簡等皆預焉。天波[illegible]
俱[illegible]
雖義以馬奸得手不至[illegible]惟[illegible]鄧凱以傷足不
行獲免。緬人復以兵圍由榔所居，其左右被殺及自縊
者不可勝數，惟存由榔與其眷屬二十五人。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至緬甸，緬人執桂王由榔獻之於軍前。
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
阿等帥師征緬，兩路進兵，於十一月初八日會師木邦，
李定國先奔景線，白文選奔錫箔，恃江為險。

大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文選復奔
茶山，總兵馬寧等率偏師追之，及於猛養，文選降。
大兵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由榔，否則兵臨
城下，後悔無及。是月初一日，
大兵至緬城，緬酋懼，初三日遣數十人至由榔所，連坐擁
之去，并其眷屬送軍前。
大兵凱旋，明年四月，由榔死於雲南。六月，李定國走死猛
臘，其子嗣興與劉文秀子[illegible]俱來降。
臣等謹案：[illegible]之初[illegible]三桂實主
其事，當時三桂[illegible]等
[illegible]初稿以三桂[illegible]
其姓名但書愛星阿等[illegible]
皇上[illegible]
親加[illegible]三桂[illegible]兵[illegible]

竊倖逾執迷由衷不足為三桂之功適足以正三桂之罪蓋三桂非果能効力本朝也正欲藉我天威盡剪明宗枝葉而李定國白文選又皆其比肩委質南人勢難並立亦因此盡事殲除而後可以據滇南不虞後患然時方鼎革宿將猶存[illegible]然肆逆也遂中朝素有成茲如奉恩秦拜諸人者相機輸誠然後三桂倔然自以為無一人能制其死命遂假旗藩之事乘機背叛此三桂之蓄奸已非一日正與晉撤司馬懿之用心相似而其逆蹟先露於握兵征滇之時彼既不能盡忠明代又不思效節本朝反覆狃詐實千古亂賊之尤正宜據事直書用彰元惡臣等恭聆

宸諭炳若日星眞足褫姦回既死之魄明春秋誅亂之義謹閱譯

御詞詳悉錄載以正罪狀俾

萬世永為定案云